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二四四冊目次

陳眉公訂正清異錄四卷（宋）陶穀撰　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　〇〇一
廣弘明集三十卷（唐）釋道宣輯　明刻本　〇八九

陳眉公訂正清異錄四卷

（宋）陶穀撰

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

淸異錄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陶穀撰。穀字秀實，邠州新平人。本唐彥謙之孫。避晉諱，改陶氏。仕晉爲知制誥、倉部郎中。仕漢爲給事中。仕周爲兵部侍郎、翰林承旨。入宋仍原官，加戶部尚書。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皆採摭唐及五代新穎之語，分三十七門，各爲標題，而註事實緣起於其下。陳振孫書錄解題以爲不類宋初人語。胡應麟筆叢嘗辨之。今案穀雖入宋，實五代舊人。當時文格，不過如是。應麟所云良是。惟穀本北人，僅一使南唐，而花九品九命一條，云張翊者世本長安，因亂南來，先主擢置上列，乃似江南人語。是則稍不可解耳。豈亦雜錄舊文，删除未盡耶。所記諸事，如出一手。大抵即穀所造，亦雲仙散錄之流，而獨不僞造書名，故後人頗引爲詞藻之用。樓鑰攻媿集有白醉軒詩，摭其自序，亦引此書，則宋代名流，即已用爲故實。相沿既久，遂亦不可廢焉。

陳眉公訂正淸異錄卷之一

宋　陶　穀秀實父撰

明　黃承玄與叅

岳元聲石帆　藏

天文

龍潤

李煜在國時自作祈雨文曰尚乖龍潤之祥

跋扈將軍

隋煬帝泛舟忽陰風頗緊歎曰此風可謂跋扈

將軍

奇水

雨無雲而降非龍而作號爲奇水

天公絮

雲者山川之氣今秦隴村民稱爲天公絮

赤眞人

周季年東漢國大雪盛唱曰生怕赤眞人都來

一夜春後大宋受命

吼天氏

呂圖貧秋深大風隣人朱錄事富而輕圖後疊

小紙擲圖前云呂圖洛師人也身寒而德備一

日吼天氏作孽獨示威於圖

聖琉璃

王衍伶官家樂侍燕小池水澄天見家樂應制

云一段聖琉璃

豔陽根

僞閩中書吏韋添天字謎云露頭更一日眞是

豔陽根

碧翁翁

晉出帝不善詩時爲俳諧語詠天詩曰高平上

監碧翁翁

地蓋

王彪天賦云溥爲地蓋浩作星衢

潤骨丹

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𤹫夏曉雲

中秋午月冬日方出春雪未融暑簟淸風夜階

急雨各製一銘曉雲云作萬變圖先生一笑冬

曰云金羅騰空映簷曰醉春雪云消除痰癖名
潤骨丹清風云醒骨真人六月惠然

冷飛白

老伶官黃世明常言逮事莊宗大雪內宴鏡新
磨進詞號冷飛白

天公玉戲

比丘清傳與一客同入湖南客曰凡雪仙人亦
重之號天公玉戲

花鞴扇

俗以開花風爲花鞴扇潤花雨爲花沐浴至花
老風雨斷送蓋花刑耳

驚世先生

驚世先生雷之聲也千里鏡電之形也

千里燭

道士王致一曰我平生不曾使一文油錢在家
則爲扇子燈出路則爲千里燭意其日月也

迷空步障

世宗時水部郎韓彥卿使高麗卿有一書曰博
學記偷抄之得三百餘事今抄天部七事迷空
步障霧　威屑霜　教水露　冰子雹　氣母虹　屑金星

秋明大老天河

地理

黃金母

汾晉村野間語曰欲作千箱主問取黃金母意
謂多稼厚畜由耕耘所致

空青府

契丹東丹王突買巧石數峰目爲空青府

圓光石

趙光逢奴往淮壖偶得一石四面玲瓏類大光
逢愛之名曰圓光石

隱士泥

秣陵孟娘山土正白色曰白墡土周護始調塗
其四堵因呼隱士泥

寵仙

桑維翰壽辰幸潸德獻太湖石一塊上有鐫字
金飾曰寵仙

琉璃變

鄭泉叔賦臘月雨云且雨且凍山徑滑是誰作此琉璃變

四時節

桂林一日之間具四時之氣遷謫者惡之號爲四時節

節木汴州

廣陵東南一都會凡百頗類京師號節木汴州

地上天宮

輕清秀麗東南爲甲富兼華夷餘杭又爲甲百事繁庶地上天宮也

青銅海

汴老圃紀生一鋤芘三十口病篤呼子孫戒曰此土十畝地便是青銅海也

七絃水

武夷山有石如立壁巔隱一泉分七派山僧頭堅名爲七絃水

小蓬萊

違命侯苑中鑿地廣一頃池心疊石象三神山號小蓬萊

麥家地理

臘雪熟春雪殺麥田翁以此占豐儉爲麥家地理

十辛

積麥以十辛良下子不得過三辛收潑不得過三辛上場入倉亦用辛日

君道

蕭閒大夫

劉鋹僭立奢靡自恣在宮中自稱蕭閒大夫

候窗監

南漢劉晟殿側置宮人望明窗以候曉宮人謂之候窗監

仁爐義鞴道薪德火

周杜良作唐太宗畫像贊云仁爐義鞴道薪德火

摘瓜手

人君號能[illegible]才者莫如唐太宗然瀛洲十八人
許敬宗乃[illegible]如摘瓜手耳取之既多其中不
容無濫

掃國眞人

隋裴寂待選京都一日郊飲遇老人畫地上沙
土曰掃國眞人又曰玉環天子又曰丘丹上聖
告寂云三百年中最雄者此三人耳寂醉卧及
醒已失老人矣後人紬繹其名掃國者太宗之
剗平僭暴也玉環太眞妃子字玄宗以妃而召

亂玉環天子是玄宗明矣憲宗始以兵定方鎮
之强終以丹躁滅身兵丹之目其憲宗之謂乎

避賢招難存三失五皇帝

昭宗丁不可爲之時遭無所立之地人戲上尊
號曰[illegible]云蓋帝嘗曰朕東西所至禍難隨之願
避賢者路三謂三王帝后及楊柳昭義五謂全
忠行瑜克用茂貞韓建

彩局兒

開元中後宮繁衆侍御寢者難於取捨爲彩局
兒以定之集宮嬪用骰子擲最勝一人乃得專
夜宦璫私號骰子爲剗角媒人

大曆元年

王曦紹僭號梁閩越淫刑不道黃峻曰合非永
隆恐是大曆元年

孟蜀弔伐

孟蜀瀕危大軍弔伐僞祖遣皇太子玄喆平章
事王昭遠統兵捍禦玄喆乳臭子昭遠僕厠材
太祖歎曰孟昶都無股肱爪牙其亡不晚矣

紫明供奉

武帝宣內供奉賜坐食卄露毬蜜搗山藥油浴
既退使夜宮嬪離次上獨映琉璃燈籠觀書久
之歸寢嚴王才人問官家今日以何消遣上曰
綠羅供奉已去皂羅供奉（宮人特髻）不來與紫明供
奉燈相守熟讀尚書無逸篇數遍朕非不能取
熱鬧快活正要與弦管鶯聲暫時隔破

容易郎君

晉少主志於富貴纔進姓名即問幾錢拜官賜

職出於談笑幸臣私號容易郎君

大體双

劉鋹昏縱䎞出得波斯女年破瓜黑腯而慧艷善淫曲盡其妙鋹嬖之賜號媚猪延方士求健陽法又乃得多多益辦好覿人交選惡少年配以雛宮人皆妖俊美健者就後園褫衣使露而偶鋹扶媚猪延行覽玩號曰大體双又擇新採異與媚猪對鳥獸見之熟亦作合

官志

風力相國

越公楊素專恣既又包藏可畏四方集心不敢直指故以風力相國槩之力一作刀

潤家錢

南漢地狹力弱事例卑猥州縣時會僚屬不設席而分饋阿堵號潤家錢

分身將

梁將葛從周忠義驍勇每臨陣東西南北忽焉如神晉人稱為分身將

肉雷

來紹乃唐酷吏俊臣之裔天稟慘忍以决罰為樂嘗掌郡陽生靈困于孽手創造鐵繩千條或有令不承則急縛之仍以其半䌫手往往委頓每肆枯木之威則百囚俱斷轟響震動一邑時呼肉雷

百和參軍

袁象先判衢州時幕客謝平子癖於焚香至忘形廢事同僚蘇收戲刺一札伺其亡也而投之

云鼎炷郎守馥州百和參軍謝子平

撷金煉玉東雪量珠

王播拜諸道塩鐵轉運使祕書丞許少連賀啓云云

玉芽金卤

僞唐徐履掌建陽茶局弟復治海陵塩政塩檢烹煉之亭牓曰金卤履聞之潔敲培舍命曰玉芽

赤心榜

張韋宰華亭治政凜然凡有府使賦外之需直
判邑門民感其誠指爲赤心榜

小宰羊

時戢爲青陽丞潔己勤民肉味不給日市豆腐
數箇邑人呼豆腐爲小宰羊

抱冰公事

袁州宜山縣丞晁覺民自中原避兵南來困于
羈旅衣冠衣服皆市于隣邑一吏專主之既回
判多寃來皆寘甾獄當其役者曰又管抱冰公
事也

牛皮纏鐵鼓

蘇州錄事參軍薛朋龜廉勤明察胥吏呼爲牛
皮纏鐵鼓言難緩也

軟繡天街

李翔以親王尹開封謂之判南衙羽儀散從粲
如圖畫京師人歎曰好一條軟繡天街近日士
大夫騎吏華整者亦號半里嬌

人間第一黃

僞唐賦臣褚仁規籍隸泰州刺史惡其不法縱
舉有賴民請吻儒爲二詩皆隱語凡用黃字幅
指金陵銀貼事乃上聞詩曰多求囊白肤蒼
蒼頭人間第一黃 云白黃隱金銀字

膽撩

何敬洙帥武昌府司參彭湘傑骨細膽怯就中
膽撩尤甚敬洙擬掌公廚郡中號爲膽撩

褭頭冰

宋𪉩主簿視天眡廟已如木乇百姓呼爲褭頭

冰天眡去後和𣄴來尉䟘得天眡餘𣘹那以儒
而文民間語曰去了褭頭冰却得一段骨碌
璃

名字副車

鄧州別駕令狐上選政食性疎百姓呼名字副
車

人事

歸依

[illegible]馬氏[illegible]遐居長沙[illegible]

會無虛日人目爲鬧侯

九龍燭

[illegible]宗初載深謀密歲祫禮數從生日

例外[illegible]賜九龍燭十挺

呷大夫

家道常事修仕僞蜀爲太子左贊善大夫而人皆謂[illegible]何道酒氣將過呷門求飲不通大道已見墨點滿筆書壁門酒家乾咲去唯存呷大夫

九福

天下有九福京師錢福眼福病福屏帷福吳越口福洛陽花福蜀川藥福秦隴鞍馬福燕趙衣裳福

蜂窠巷陌

四方指南海爲烟月作坊以言風俗尚淫今京師鬻色戶將及萬計至于男子舉體自貨進退恬然遂成蜂窠巷陌又不止烟月作坊也

木匠總號運金之藝又曰手民手貨

鼎社

廣順三年以柴守禮子榮爲皇子拜守禮太子少保致仕皇子即位是爲世宗守禮居西洛與王溥王彥超韓令坤之父結友嬉游[illegible]僭擬逾制時人爲一日其[illegible]已謂之鼎社洛下多妙妓守禮曰點卜名以片紙書妓字押字大如掌使人持呼之被遣者詣府尹出紙呈示尹從旁僉字妓見紙畫時爭到

買喚子號曰鼎社

到頭巷王徽庶門生

魏仁浦長百僚提獎單陋[illegible]至列郡又附他相仁浦不悅一日浮屠仁普來乞山資留飯而隱蠍至以束素贈別戲仁普曰到頭巷王徽庶門生今昔所難即而笞之[illegible]面不類人唯唯而退

女及第

齊[illegible]進士之稱[illegible]收用乾字[illegible]者稱進花銀碗

俗呼爲尉將指爲女及第

人家經商

京師[illegible]曰媒 與故倣貨取直者京師人皆謂錢莊經商

不動尊

宣武劉伐民也鑄錢爲業子海游爰求叙卷劉子爵之死日郎君家庫便許多錢可教做不動尊可悟爛了風流抛散能使幾何劉子云我鉢唤算子倍長生鐵況錢可彼几日燒香禱祝天

地三光要錢生兒絹生孫金銀千百億化身豈止不動尊而已爲人父者聞此可以少戒

觝牢

廣席多賓必差一人假留掛後者光院卒錢[illegible]

號碎果

金搭膝

溫韜少無賴奔人幾死市[illegible]拜迎數百匙稱之[illegible]以爲[illegible]金[illegible]爲搭膝[illegible]

鄧世尊

或曰不肖子破產破業所病不瘦其父奈何同馬安仁曰爲鄧世尊而已又問何謂曰鄧子以奔兢放行乞安邑錢爲飯鬼佛世尊欲與一切衆生結緣因緣遂於舍衛次第而乞合二義以名之非不肖子尚誰當乎

三債一悅

參糺翰卓家時語友人吾有富貴在造物未還三債是以知之上債錢貨中債妓女下債書籍

既而錢硯功成一日酒後謂親密曰吾始望不及此當以數語勸子一杯其人滿酌而引公云吾有三悅而持之一曰錢二曰妓三曰不敢遺天下書公徐云吾術露大甚自罰一觥

女行

烟脂虎

朱氏女沉悍技妬嫁爲陸慎言妻慎言宰尉氏政不在已吏民語曰烟脂虎

魏子䰟

代日婦人爲蛇于蠱謂性若蟲蛇行傷[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尋丈壯畏服小君萬一不[illegible]則叱
[illegible]爲紺匾箸中安燈盞然燈火大壯屏息
[illegible]龍如枯木土偶人諢目之曰補闕燈檠

黑心符

一妻不能[illegible]一家從可知以之卿諸侯一國從
可知以之相天子天下從可知益夫夫婦婦而
天下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惟女子小人爲難養

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論語之教也牝雞之晨
惟家之索書之訓也無由遂在中饋易之戒也
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繼後世之助也
公綏文姜夫人[illegible]而殘[illegible]氏呂氏[illegible]而
幾亡漢文帝牽制於獨孤廢嫡立敗大業之
傾高宗溺於武娼故失成權階大周之[illegible]
乘尚爾況庶人乎又況[illegible]室況[illegible]
髮之情常有[illegible]
家以[illegible]許氏以[illegible]

見爲夫者[illegible]少妾入巧言房簀之間夜以[illegible]
[illegible]不可拔妻計日行夫勢日[illegible]
饞口禁不得哆如絡[illegible]頭鐶不得動如提[illegible]
身[illegible]不得自由而至寒熱饑[illegible]
在我出入起居在彼不在我使爲不信[illegible]
爲不義惟命使爲不忠惟命使爲不[illegible]
躬行[illegible]大惡之所不爲惟命呼令殺人則[illegible]
頭[illegible]呼令自殺則恐刀[illegible]
爲[illegible]以夫婦[illegible]力夾[illegible]追[illegible]以犯再

拜謝之復以事達步辯之曰[illegible]
嘗吾便跪而進上不知有親知有吾妻而已下
不省有幼省有吾妻而已人孝以[illegible]不聞今
不見彼尚且流汗積踵[illegible]
栗振[illegible]恐妻語之厲而色之莊也其[illegible]
有家則妻擅其家有國則妻據其國有天下則
妻指麾其天下令一縣則小君[illegible]守一州則
夫人並坐論道經邦[illegible]則于飛[illegible]
連理人[illegible]

晚猶有是非俗雖澆猶分善惡有因如此君必
亂之有國如此朋必絕之有閭里如此鄰必去
之有民如此官必刑之有子如此父母必逐
而殺之有同氣如此兄弟必紛紜而捨之有父
如此有祖如此有伯叔如此子孫姪如此必色
變心移東西南北而避之婦人遂啓口爲虫蛇
發喉爲雷霆展身爲電轉身爲風涇春秋改
白爲黒指吳作越號女作男無力翻飭不自
勝甚在其間愚以度日坐以待盡或十年或六

七年或二三年齒髮且衰壽命且盡貨均彼養
而懷之則嬴秦合晉之事萌而媒通聘之迹
見矣婚丈夫君已不用友已不齒鄉巳不錄兄
弟不親子孫不集人非高於泰山鬼責深於滄
海其家虛矣老方悲其蔂見矣死尤辱妻而繼
焉有格言也就大小之乃品格於是逢縷嘗爲
就子孫言之乃逆心鑽徹骨髓就朋友親族言
之乃一輪車四停歷甚者至于殺夫首十縣
刀鋸宽箸市刺然不絕而門庭蕪然世人皆爲

之□□□者皆無也吾年六十目見耳聞不可
勝數今刻於□有妻固所不免當待之如賓客
防之如盜賊以德易色修已率下妻既正子孫
敢不正乎萬一不幸中道鼓盆巾櫛付之侍婢
米鹽界之嗣子日授方略坐享宴安又或無嗣
孤寡則宜歸老翁姪以心與之孰敢不盡君更
盛□發定且眼身殉家至暗親友不□□子
孫不□□無已乃己悔難信難處須知吾戒篇
門□□之靈鑑在前無復縷縷立石中堂承茂

求爺稱越吾言祖先明神共賜誅殛百世循之
真萬金之良藥也　右萊州長吏于義方黒心
符一卷錄以傳後黒心者終篇之總名也陶氏
子孫其戒之哉

木香勸盞

邑藏男內特甚未仕將欲出則闔假于細君細
君滴水於地指曰不乾須前歸若去遠則以燈
印指至其所以爲遠家之驗因筵聚方三行酒
藏色欲起席朋友以其□□□□悉□□形

子244-012

香印迴界耳是當罰也吾徒人撰新何一聯劾
吉商一蕊衆以爲善乃俱起一人捧硯吟門箭
宣小香二令能迴水五申通藏飲盡別云細彈防
事水短爽戒時香別云戰兢思水約俑劍赴香
期別云出佩香二尺歸防水九寶別云命緊逡
迴水特牽決定香藏連沃六七巨甌吐嘔淋漓
阮上馬牽䉤目若大人催淮但道被木香薊盞
留住

君子

髯佛

滑州賈寧性仁恕賑饑救患者雅愛爲之以寧
多髯遂皆以髯佛呼之

老鴉陳

巴陵陳氏累世孝謹鄉里以孝鴉陳目之謂烏
鴉能反哺也

返生錢

城儒士林修巳深方脉治病不求報謝人致
餽再三哀懇則留百餘一時人名爲返生錢

泰火香爐

蕭中趙節度賠劉直鄉人敬之嘗作爐火詩云
近冬惜火爲泰火透春擁爐成香爐用香隨時
有輕重進身君子合知無

天梳日帽

唐隱君子用游瓛一日冬晴就湯泉沐髮風
朝暉之下適所親者至曰高年豈不自愛而草
草若是耶游瓛笑而答曰天梳日帽他復何需

安富大夫

岐下梁摛以市隱爲樂有府從事來見將爲言
於岐帥而官之摛怒府從事徐曰先生之量未
易量也人之貧者富之人之病者安之人之賤
者貴之人視先生貧且病之窮叟耳而皆反其
所樂而今而後敢以安富大夫目先生

棣友

滎陽賈禹鈞生五子子儀等友愛天至儀曰吾
與汝等離兄弟之拘牽眞棣友也

百衲經

閩士劉乙嘗乘醉與人爭妓女既醒慚悔集書籍凡飲因酒致失賈禍者編以自警題曰百悔經自後不飲至于終身

粱天羨七百二十碗

周維簡隱洪州西山嘗云得米三四石粱天羨七百二十碗足了一年之獲

虛飣玲瓏石鎮羊

湖上菜爲晉王記室予過其居知非夜命客閒食品目第一虛裝玲瓏石鎮羊予曰好改作飣

字便是一句詩七藻令取夜來食目對面塗注云吾平生以順人情爲佛事獨選學士可乎

私麼

蟲使

莊宗好伶官奉閻肩天姿乖狠衆皆畏憚以其閩人號爲蟲使

腹兵

荊楚賈者與閩商爭宿邸荊賈曰爾一等人橫面蛙言通身鱗甲天生玉網腹內包藏閩商應之曰汝韋腹兵亦自不淺蓋謂荊字從刀也

鑿空太使爲險三郎

唐州衙內都知兵馬使蔣阿善迎合上官刻兵刻民諂妄詐欺逞以智數劉序行第三時號鑿空太使爲險三郎

瓮精

螺川人何昔溥有文章而屈意於五侯鯖尤甚酒人以瓮精稱之

[illegible]飯

的乳二神仙

太祖陳橋時太后方飯僧于寺曜不測寺主僧嘗以手敲上受揖的乳二神仙

引飯大師

禪家素粥飯先鳴槌維那掌之衆林目淨槌爲引飯大師維那爲繫槌都督

鉢盂精

行腳僧喬某子驢峯子不念佇詩以入衆覓著汝何不[illegible]禪宗手揚典曰味盂精日與會取奪命

閭

掃地和尚

王建僭位後有一僧常持大帚不論官府人家寺觀遇即汛掃人以掃地和尚目之建末年於諸處寫六字云水行仙怕秦川後王衍秦川之禍方悟水行仙即衍字耳

雙撚布

長安慕上人四時止雙撚布爲三衣執一鬼脚杖而巳

寄生髮

梓潼雙髻寺僧書一頌曰撞來好個寄生髮云云趺坐而化

寒灰道者

俞郢隱天竜山大寒則於廚內取麸火一器亦納在於王者呼寒灰道者全利頭[illegible]僧衆能素菖白禿落痂糊頂禪人皆呼爲寒灰道者

泥融覺

比丘稱柔游廬山春雨路滑忽仆石上蚩是洞見本歷上大夫稱爲泥融覺

仿金塗縷沉水香紐列環

晉天福三年賜僧法城跋遮那（袈裟環也）王言云勑法城卿佛國棟樑僧壇領袖今遣內官賜卿仿金塗縷沉水香紐列環一枚至可領取丁

無無老

沙門愛英住池陽村下人之語曰萬論千經不如無念無營時郡娼端瑩娖多姿而富情異技女中傑爲進士張振相以無念無營有情有色

翠一聯云門前草滿無無老床底錢多有有娘

猪羊三昧

窮胸僧行修食必大炙人戲之云修院主猪羊雞鴨三昧正受

紫織方

獲麥禿士賈徵僧齊如貫愛予翰旋織小疊勝羅染楹服號紫織方

頗忠

蔡高僧道忠行化餘杭一錢不還兼供僧院

□□□□一齋延僧廣備蒸作人人各曰來日
□□□者蒸壺會中之化人惟曰買麵救齋麵
忠

舟航化

玄奘論道釋云道有爲宗舟航化佛無爲宗虛
空化

湯餅藏油蓋飽喫佛

燒金告行比丘道食湯餅餼人楚大詔延僧侶
於旅集大詔長子以長紙書湯餅藏油蓋飽喫佛
捞念坐處念不動聲色如法人食而退

清異錄　卷之一　三

梵嫂

相國寺星辰院比丘澄暉以艷娼爲妻每醉點
胸曰二四阿羅烟粉釋迦又沒頭髮浪子有房
室如來快活風流光前絕後忽一少年踵門謁
暉願置酒參會梵嫂暉難之凌晨但見院牌用
紙漫書曰敕賜雙飛之寺

偎紅倚翠太師

李煜在國微行娼家遇一僧張席煜遂爲不速
之客僧酒令謳吟吹彈莫不高了見煜明俊醞
藉契合相愛重煜乘醉大書右壁曰淺斟低唱
偎紅倚翠大師鴛鴦寺主傳持風流教法久之
僧擁妓入屏帷煜徐步而出僧妓竟不知煜爲
誰也煜嘗密諭徐鉉鉉言於所親焉

僧蔬佛傘

宜興寺有越捨橋募文云僧蔬交舞丁當耙於
風飲佛傘高架棍埋生乎日雖其造語脫落亦
當軌撥而不書誰人製撰

清異錄　卷之二　六

三隻襪

去習者雲行至紙帳山而感其三隻襪常川二
補一歲久裂帛交雜望之葬葬焉自呼爲獅子
襪

五百斤鐵葫胡

汴州封禪寺有鐵香爐大容三石都人目之曰
香井號鐵鑊一木櫃蔽其頂游者香畢以白衣
真人張帽寮寺門收此以爲一歲修本院釋
栽封四務但日費不敷撥此身面前者五

百斤鐵蒸胡好一件堅牢常住

肉香爐肉燈臺

齊趙人好以身爲供養且謂兩臂爲肉燈臺頂心爲肉香爐

仙宗

饕餮仙

近世事仙道者不務煉欲多捜黄白術貪婪無厭宜謂之饕餮仙

花餅道人

五朝泉州有貧士行乞得錢盡買花麻餅食之羣小兒呼爲花餅道人

長生籙

華陰士人子別莊莊老鵶谷因收刈與密友飲夜闌乘月出莊信步似十餘里至一宮殿中皆儒妝婦人玉宇寶臺上安玉匣大標金字曰長生籙二人覩一金翠雙鬟女幾[illegible]可九琳上[illegible]伯校玉書先吞法師長發三天悲泰迸滑算下十年二人失聲忽然不見身在扁石侍木

闕中

太飛丸

吳嶽臨卭人以多疾齋禱于青城山紫極院置設飯梓樣畢假寐齋廳夢天人稱白翦刀館來使一竹簡題曰太飛丸錬心法用藍解仙人一物注曰世間白蝙蝠是其契合之節甚詳仍戒以絕嗜慾方可服

氤氳大使

朱起家居陽翟年踰弱冠姿韻爽逸伯氏虞部有女妓寵寵艷秀明慧起甚留意寵尤繫心緣館院各別種 礙隔起一志不移精神恍惚有密友詣郊藝起從至郊外獨之次逢青巾短袍擔節杖藥篋者熟視起曰郎君幸值貧道否則危矣起因該異下馬拜之青巾曰君有急宜言吾能濟起再拜以寵事訴青巾笑曰世人陰陽之契有繾綣司總統其長官號氤氳大使諸鳳緣契數當合者須鴛鴦牒下乃成雖伉儷之正婢妾之微買笑之昵命期之

祀真君龍一道爲我即爲子喝之臨去留[illegible]
一旦發長起曰是塢靈家子凡朔龍以爲往教人
皆不見自此七日外可合合十五年而絕起[illegible]
戒往來無阻後十五年龍疫病而殂青巾蓋[illegible]
也

殮和閤

太上明皇[illegible]小上[illegible]青[illegible]休措存日月[illegible]日中
[illegible]於范丘林行挹日月之道[illegible]
[illegible]上清紫虛吞日月氣法蜀天師杜光庭所[illegible]
作殮和閣奉行如上[illegible]

清異錄　卷之一　三

香祖

蘭雖吐一花室中亦[illegible]人彌旬不歇故江
南人以蘭爲香祖

昌九

宜春太守虞杲郡齋植菖蒲五盆[illegible]
自號昌九言頗賜保養

[illegible]

終南山出瓔珞[illegible]軟碧可愛莖甚小有子纍纍
[illegible]真上真似瓔珞

[illegible]名草

杜有[illegible]前措插生之草明年及第以漆彩飾
之安几硯間號科名草

蕉迷

南漢貴[illegible]趙純節性惟喜芭蕉凡軒窗館宇[illegible]
種之時稱純節爲蕉迷

草帝

[illegible]山叟[illegible]芭蕉歌路云草中一種無倫比
[illegible]草帝[illegible]

清異錄　卷之一　三

扇子仙

南海城中蘇氏園幽勝第一廣主嘗與幸姬李
[illegible]至此[illegible]綠蕉林廣主命筆大書蕉葉
曰扇子仙蘇氏於廣主草宴之所起扇子亭

綠天

懷素居零陵[illegible]芭蕉[illegible]
代紙[illegible]

劍交道作綠天銘

翠羽侯

齊保大二年國王幸飲香亭賞新蘭詔苑令取

跨溪美土爲器列佚擁培之具

蕭某郡假節侯

蘆之爲物大類此若但霜雪便陵改素爲愧耳

故好事君子號蘆爲蕭某郡假節侯

護階君子

常保衡呼麥門冬爲護階君子金登玉舞

爲綠雲殿

一元木公

苑松抑屈爲不材之章有門生離介爲四字曰

一元木公實不稱名苑松益白日登天可以下

視百草矣

綠衣元寶

苔一名地錢一名綠衣元寶王彥章葺園亭壘

壇種花急欲苔蘚少助野意而經年不生顧弟

[illegible]猶見

土三材

[illegible]用花人樂根祭果蔬筋備紛纖土生面

以土三材亦草中之門石

綠參差

芭蕉詩最難作胡部陽嶠一篇云野人無帳幄

愛此綠參差云云

木

綠卿

王彥臨池賦云碧氏方澄宅鱗魚而蕩漾綠卿

高拂宿烟霧以參差

節氏

三堂人家在柱礎有文曰虎中子生成記初云

虎中子姓節氏化龍之後也隔十數字云與箏

箭令詩派支離更堅文同志莫道又其後云生

子猫[illegible]儉俟餘皆漫滅不存疑是昔人種竹

記竊謂虎是松支 是頗苗是筍

圓通居士

比丘海光住廬山石虎巷夜夢人長清瘦而踱

衣白捨身爲菴中供養具俄窗外竹生一筍花
紫簇如夢者之衣既成竹六尺餘無節貞滑瑩
淨宮州太守聞之意將奪取竹一夕自倒太守
尋罪去光乃用爲拄杖目曰直兄光來都下予
目見之光云夢者自稱閒通居士予遂小篆此
四字于杖之首令黑漆之

丁香竹

荊南判官劉彧棄官游秦隴閩粵篋中收大竹
拾餘顆每有客則斫取少許煎飲其辛香如雞
舌湯人堅叩其名曰謂之丁香竹非中國所產
也

平頭筍

海南島中一類筍極腴厚而其短島人號平頭
筍

天親竹

秦維吉僕竹自起一種有成林者因用三拄杖
兩歧後聞浙人云此起天親竹有將出一番雙
筍故倒皆分歧亦非年年有之

不平生

崔咸蹉跎失志洛南天親觀頗幽雅常陪友生
夜月招涼于古槐下戲曰予不登九品此槐不
得爲手版想亦助不平也是後朋從呼槐爲不
平生

錦心氏繡腹郎

懿宗時求老槐於城北筆頭谷李殊莊亦不下
百年矣樹腰刻小字一曰錦心氏一曰繡腹郎
云殊之曲愛其故刻記之

淺色沉

同光中秦隴野人得栢樹解截爲版成器物置
密室中將發芳之若樹類沉水初得而焚之亦
不香益性不宜火此淺色沉耳

木僊

張爲明隱巢山林有古松十餘株謂人曰予人
中之仙此木中之僊也

文章樹

小曲江豐茅之間有古樹常因狂風發其一根

細者黑白花紋甚奇人又以公之手筆冠世曰
□門之筆樹

二義亭
同州郃陽縣劉靖家兄弟不異居宅旁榆樹下桑內鄰梧桐生叢枝明年壤中白楊生榆盃鬱茂相若鄉人號榆爲義桐桐爲小義白楊爲義孫分先後也縣令出官錢爲修二義亭

漏春和尚
新栽柳樹必用泥固瀝其本頗類比丘頂相

清異錄　卷之一　二三

伯玉宅前揷柳初春吐芽伯玉曰且得漏春和尚一一無意盍取杜子美漏洩春光有柳條之句

通天筍
衍州人家竹林中生五筍後稍無節曰櫬者神之名通天筍

蚓蝸竹
江浙間有一種斑竹其葉斜紋如蟲狀山民曰此蚓蝸竹也

韉鞢樹
金鄉路上一老榆往來者就樹下易草屨倒以北挂懸而去行人指爲韉鞢樹

省便珠
釋知足嘗曰吾身爐也吾心火也五戒十善香也安用沉檀箋乳作夢中戲人孫之但摘窗前楝子桵櫰和口者指爲省便珠

佛影蔬
新羅論迦邏島有筍曰佛影蔬中國雖人無此

清異錄　卷之一　二六

一種

邊幼節
余舊筍幼備休與作茶總曰邊幼節字脆中骨林琅玕之裔也以湯光建隆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立石

清異錄卷之一　終

宋　陶　穀秀實纂

明　沈中英僞林　同訂
　　沈元昌鴻生

花

小南强

南漢地狹力貧不自揣度有欺四方傲中國之志每見北人盛誇嶺海之强世宗遣使入嶺館接者遺茉莉文其名曰小南强及本朝鋹王面縛僞臣到闕見洛陽牡丹大駭歎有縉紳謂曰此名大北勝

睡香

廬山瑞香花始緣一比丘晝寢盤石上夢中聞花香烈酷不可名既覺尋香求之因名睡香四方奇之謂乃花中祥瑞遂以瑞易睡

獨立仙

孟昶時每臘日內官各獻羅體圈金花樹子梁守珍獻忘憂花縷金于花上曰獨立仙

錦洞天

李後主每春盛時梁棟窗壁柱拱階砌並作隔筒密插雜花榜曰錦洞天

黃玉玦

錢俶以翁信鎮湖州後圃芙蓉枝上穿一黃玉玦枝榦交纏不知從何而穿也信截榦取玦以獻人謂真仙來遊留此以警世耳

百葉仙人

洛陽大內臨芳殿莊宗所建牡丹千餘本其名

品亦有在人口者具于後

百葉仙人淺紅　月宮花白　小黃嬌深黃
雪夫人白　粉奴香白　蓬萊相公紫花黃綠
卵心黃　御衣紅　紫龍盃
三雲紫　盤紫酥淺紅　天王子
出樣黃　火焰奴正紅　太平樓閣千葉黃

玉鴉叉

泉州民間許司馬從剛薔薇花太繁欲分於別地栽掘花根下掘得一石如鴉狀白色潔然

鄴人遂呼薔薇為玉鷄苗

樓羅曆

劉鋹在國春深令宮人鬬花凌晨開後苑各任採擇少頃物還宮鎖花門膳訖普集角勝負于殿中宦士抱關宮人出入皆搜懷袖置樓羅曆以驗姓名法制甚嚴時號花禁負者獻耍金耍銀買燕

駢文峻

許智老居長沙有木芙蓉二株庇可畝餘一日盛開賓客盈溢坐中王子懷言花不踰萬若過之受罰指所携妓賈三英胡錦辭文峻以酬直智老命僕厄采凡一萬三千餘朶子懷慚被納主人醜而默遁

十二香

吳門于永錫專好䕺花吟十二香詩今錄其名

萬選香 拔枝剪房 [illegible]

水玉香 [illegible]

自得香 [illegible]

撲蝶香 [illegible]

富貴香 [illegible]

[illegible]香 [illegible]

一寸香 [illegible]

[illegible]香 [illegible]

混沌香 [illegible]

君子香 [illegible]

使者香 [illegible]

紫風流

廬山僧舍有麝囊花一[illegible]紫色正紫類丁香號紫風流江南后主詔取數十根植于移風殿賜名蓬萊紫

婪尾春

胡嶠詩瓶裏數枝婪尾春時人罔喻其意桑維翰曰唐末文人有謂芍藥為婪尾春者[illegible]乃最後之盃以芍藥殿春亦得是名

金剛不壞王

懿宗賞花縊歎云長生白久醜黃其拜金剛不壞王謂菊花也

山大紅球

閩[illegible]後花紅滿[illegible]

[illegible]

昧宜召六宮設三昧燕

花經九品九命

張翊者世本長安因亂南來先主擢置上列時邪西平昌令卒翊好學多思致嘗戲造花經以九品九命升降次第之時服其允當

一品九命

蘭　牡丹　蠟梅　酴醿

紫風流 睡香異名

二品八命

瓊花　蕙　巖桂　茉莉

含笑

三品七命

芍藥　蓮　簷蔔　丁香

碧桃　垂絲海棠　千葉

四品六命

菊　杏　辛夷　豆蔻

後庭　忘憂　櫻桃　林檎

梅

五品五命

楊花　月紅　梨花

千葉李　桃花　石榴

六品四命

聚八仙　金沙　寶相

紫薇　凌霄　海棠

七品三命

散水　真珠　粉團　郁李

薔薇　米囊　木瓜　山茶

迎春　玫瑰　金燈　木筆

金鳳　夜合　躑躅　金錢

錦帶　石蟬

八品二命

杜鵑　大清　滴露　刺桐

木蘭　雞冠　錦被堆

九品一命

芙蓉　牽牛　木槿　葵

胡葵　鼓子　石竹　金蓮

花九錫

瞽志錄載羅虬撰花九錫然亦須蘭蕙梅蓮輩乃可披襟若夫容鄭躑躅望仙山木野草直惟阿耳尚錫之云乎

重頂帷障風　金錯刀剪折　甘泉浸

玉缸貯　雕文臺座安置　畫圖

翻曲　美醑賞　新詩詠

五宜

對花焚香有風味相和其妙不可言者木犀宜龍腦酴醾宜沉水蘭宜四絕含笑宜麝簷蔔宜檀韓熙載有五宜說

瀛州玉雨

司空圖菩薩縈謂梨花為瀛州玉雨

嚴山圭木

韓恭叟離合㟲桂二字為嚴山圭木

慈恩傳粉綠衣郎

陶子召客於西宅為酴醾開宴無以侑勸請坐人各撰小名得有思致者七是日十一客賞花至八十夜三鼓而罷家慈有酴醾酒因紹吾十八之樂沒世不可得矣白雪君因子天花花八人遠恩得粉綠衣郎獨步春沉香密友

花使

劉原本香事有稱宜故貴插枝者云有宜枝杖此洛社故事也

花腊

洛陽流變而酴醾盛開時置書冊中冬間取以插鬢為花腊耳

香受綬帶

許熊當賞酴醾詩云香瑕纔綬帶爭纓絡

花太醫

蘇直善治花瘠者腴之病者安之時人號為花太醫

接牡丹法

常以九月取角實根如麩拌細土挑動花根掘窠入土一尺細土三寸泥漿澆灌覆土將滿有花當生如[illegible]得中心[illegible]氣緊

敵花爬至鼎鼐大如盌面

[illegible]香

以線爲簿爲第一

洛白揚紅沐黃江紫

瑞香有洛白揚紅沐黃江紫花之變極矣

菓

瑤聖奴

大貢年內中柑樹結實帝日與貴妃賞御呼爲

瑤聖奴

徐甘樹

吳中晨桃特異後唐莊宗曰昔人以橘爲千頭

木奴今此不爲徐甘樹乎

梅頭朱翁

馬長樂別墅有數種梅樹紫粉分心軟帶之類

冷金丹未熟

來禽百枚用蜂蜜浸十日取出別入蜂蜜五斤

細丹砂末二兩攪拌封泥一月出之陰乾名

冷金丹[illegible]食一兩[illegible]

省事三

北戎蓮實狀長少味出藕頗佳然止三孔□淺

語轉拼其名曰省事三

蜜父蠟兄

建業野人種梨者誆其味曰蜜父種枇杷者將

其色曰蠟兄

青灰蔗

甘蔗盛於吳中亦有精粗如昆侖蔗夾苗蔗青

灰蔗皆可煉糖桄榔蔗乃次品糖坊中人盜取

未煎蔗液盈甌啜之功德漿即此物也

金香大丞相

莊宗小酌進新橘命諸伶咏之唐朝美詩先成

曰金香大丞相兄弟八九人剝皮去滓子若箇

是汝人帝大笑賜所御軟金盃

赤心翁

予嘗以鴨卵及蓮枝。絲紅餉符昭遠作遠途

一詩云平脂初出赤心翁[illegible]狀赤心翁

河東飯

晉王嘗窮追汴師糧運不繼蒸栗以食軍中遂
呼栗爲河東飯

雞冠棗

睢陽多善棗雞冠棗宜作脯醍醐棗宜生啖或
謂蒼兒玉花兒

紅雲宴

嶺南荔枝固不逮閩蜀劉鋹每年設紅雲宴正
紅荔枝熟時

玉枕藷

嶺外多藷閒有發深山邃谷而得之者枚塊連
屬有數十斤者味極甘香人多自食未嘗貨於
外本名玉枕藷又號三家藷

土麝香

嘗因會客食瓜言最惡麝香坐有延祖曰是大
不然吾家以麝香種瓜爲鄉里冠但人不知制
伏之術耳求麝一錢許懷去後旬日以藥末撒
發見送每種瓜一窠根下用藥一捻既結破之
微有麝氣次年種其子名之曰土麝香然不用
藥麝香耳

掌底園

櫻桃之盛睢陽地名掌底園尤繁妙有一樹收
千斤一石者

東崗李

東平李鋗方庭有云罩氏中東春之孫種來
得名

天公掌

洪母璨稱最大者號天公掌次者號擺背羊

月一盤

蜀孟昶月旦必素飧性喜薯藥左右因呼薯藥
爲月一盤

四十團

賈人自嶺外道得一枝龍眼已乾乾凡四十團
共千枚至荆南獻高保勉因作小琅玕榼子三
盛之名之曰海珠叢

繡水團

龍眼金齊時出其名繡水團用[illegible]也設本

草一號荔枝奴

玉角香

新羅使者每來多鬻松子有數等玉角香重堂棗御家長龍牙子惟玉角香最奇使者亦自珍之

鐵脚梨

木瓜性益下部若脚膝筋骨有疾者必用焉故萬家號爲鐵脚梨

黄金纇

丘鵬南出甘蔗啖朋友云黄金纇

百二子

河東葡萄有極大者惟土人得啖之其至京師者百二子紫粉頭而已

御蟬香

洛南會昌中瓜圃結五六實長幾尺而極大者類蛾綠其上皺文酷似蟬形圃中人連蔓移土檻貢上命之曰御蟬香挹腰綠

百子瓮

果子繁者惟夏瓜冬瓜石榴故嗜果者目瓜爲百子瓮

獨子青

遼東一處有瓜若燒沃則以酒代水實成破爲十瓣若瓣中止有一子而長數寸食一顆可作十日糧國人珍之名獨子青

瓜戰

吴越稱霅上瓜錢氏子弟逃暑取一瓜各言子之的數言定剖觀負者張宴謂之瓜戰

香選

瓜最盛者無踰齊趙車擔列市道路濃香故彼人云未至齊交先聞香選

閩香玉女

閩士越科臨川人赴調會京師旗亭各舉鄉產閩士曰我土荔子眞壓枝天子釘坐眞人天下安有敵者撫人不識荔枝之未腊者故盛主楊梅閩士不忿遂成喧競旁有滑稽子徐爲一絕云閩香玉女含香雪吳美人兒郎爲火雲草木

飛鸖亭底事青明經對赤參軍

煨中綃

寒門瓜品中澱脚綃灰鶉其色香味可魁本類也

稧實

崔遠家墅在長安城南就中稧澁產巨蒳貴重一時相傳為稧實又曰下宵桃

竹青案

唐末韋方貢國物產不通吳漢有商歸自閩越

以橄欖獻于蜀君明日分賜大臣禁帥郝惟處曰此公類收吾鄉竹青案加之一時又方得蓮味官家何用賜臣所喜者金棱路緋盤耳

九天材料

一時之果品類幾何惟俟路廣川塘白鹽藥物煎藥漿粉各隨所宜郭崇韜家最善乎此知味者稱為九天材料

爽團

澄[illegible][illegible]下爽團法用色金杏新水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什草皆丁香蜀椒縮砂白荳蔲鹽花沉檀龍麝皆取末[illegible]麪攪拌日晒乾候水盡味透更以香藥鋪後其力成矣宿醒未解一枚可以蕭然

百益紅

白益一損者棗一益百損者梨醫氏目棗為百益紅梨為百損黃

賜紫櫻桃

温庭筠曰葡萄是賜紫櫻桃黃麥是鍍金木槿

雲英麨

鄭文寶雲英麨予得食酷嗜之寶贈方籍遺焉芋雞頭[illegible][illegible]慈姑百合並擇淨肉爛蒸之風前吹暖少時石臼中搗極細入川糖蜜熟再搗令相得取出作一團停冷性硬淨刀隨意切食糖多為佳蜜須合宜過則大稀

蔬

昆味

落蘇本名茄子隋煬帝緣飾為昆侖紫瓜人間只名昆味而已

千金菜

高國使者來漢隋人求得菜種酬之甚厚故因
名千金菜今萵苣也

翰林齏

右補闕張從授余翰林齏法每用時菜五七種
擇去老壽者細長破之入湯審硬軟作汁量淺
深慎啓閉時檢察待其玉潔而芳香則熟矣若
欲食先鍊雍州酥次下乾齏及鹽花冬春用熟
筍夏秋用生藕亦刀破令形與齏同既熟攪于

羹中極清羨虛賞狂翰林躬爲之

胡麻自然汁

羨金寺義逸汁置瓷器中煉胡麻自然汁投之
厚入白鹽揭蓋攪勻淡淡湯備此乃餘杭壽醒
師法非專僞者加煉熬忽非益佳

百歲羹

俗謂齏爲百歲羹言至貧亦可具雖百歲可長
享也

于[illegible]

湖南馬氏有雞狗坊卒長能種子母蕨

龍鬚菜

龍鬚菜出閩中凡百毒悉能解之引蔓而生土人
號龍鬚菜

一束金

杜頎食不可無韭人惡其嗽候其僕市還潛取
棄之怒駡曰奴狗奴狗安得去此一束金也

鑿鑿葱

鑿鑿葱趙魏間有之幾如拄杖巍但盈尺耳

和事草

葱和羨衆味若藥劑必用甘草也所以文言曰
和事草

五鼎芝

北方桑上生白耳名桑鵝貴有力者咸嗜之呼
五鼎芝

南方韭

南方韭名蔓菜類潤而圓方一作厥

玉乳蘿蔔

王爽善食度子弟不許仕宦每年止火田王乳
羅蜀壺城馬面菘可致千緡

蔟蔟精

江南吳協劉寳王同省殊不相下時方嚴冽廳
後有芥叢長協曰可謂介然特立寳王曰誠如
公言但根黄髮之旨變成蔟蔟精耳協巳罪面
開而啖之

鱉遐丹

孟貫獻詩于世宗遂賜九品有藥性論序曰紅
莧爲敵鱉之遐丹

題[illegible]

保大中村民於腐木上得菌幾一捷狀如蓮花
菜而色赤黄因呼題頭[illegible]

筍奴菌妾

江右多菘菜粥筍者惡之罵曰心子菜蓋筍奴
菌妾也

金毛菜

石髮吳越亦有之然以新羅者爲上彼國呼爲
金毛菜

笑矣乎

菌蕈有一種食之令人得乾笑疾士人戲呼爲
笑矣乎

休休散

湖湘習爲毒藥以中人其法取大蛇斃之厚用
茅草蓋簇幾旬則生菌蕈發根自蛇骨出候肥
盛采之令乾搗末糝酒食茶湯中遇者無不赴
泉壤世人號爲休休散

麝香草

昔五代宮中呼麝香草

三無比

[illegible]漢老有夜[illegible]菜文其名曰雨花菜又以蔓菁菜
[illegible]汁入後[illegible]三無比

[illegible]鳥一炙[illegible]仙三餅

昔[illegible]李[illegible]求道[illegible]山中野蔬自供有問[illegible]曰
日[illegible]以[illegible]鳥一炙[illegible]
[illegible]所視者以[illegible]道者

旦暮必以來解

纏齒羊

表居道不求聞達爲肴範開延入府肴範病酒厭膏膩肴道曰大王今日便得貧家纏齒羊詢其故則蔬茹

淨街槌

瓠少味無韻葷素俱不相宜俗呼淨街槌

藥

迎年佩

咸通後士風尚於正旦未明佩紫赤囊中盛人參木香如豆樣時時傾出嚼吞之至日出乃止號迎年佩

師子朮

潜山產善朮以其盤結醜怪有獸之形因號爲師子朮

三青蔓

擬清參真君外伏狗杞爲三青蔓其苗爲換骨茶

鍊骨湯

潜山道人年一百一歲隱長官好修攝服黃冠[illegible]來乃吳茱萸艾葉川椒杜仲乾木瓜木[illegible]爲丸上松花隱信之名曰鍊骨湯此仙家[illegible]水炙香

錦郎

檳榔合瓤甚美絕象曰錦性體堅剛耐於斷削余治爲書軸因名錦郎

謬劑而已

醫之於人功次天地其間濫吹盜名取貴無功有害藥乎藥乎謬劑而已

一藥譜

苾芻清本頁於醫藥數百品各以角貼所題名字詭異余大駭究其源底答曰天成中進士侯寧極戲造藥譜一卷盡由新意改立別名因時多艱不傳于世余以禮求假錄一通用娛閑暇

假君子 牽牛

昌明童子 川烏頭

木叔 胡椒

[illegible]

雪眉同氣 白扁豆　金丸使者 檳榔
[illegible] [illegible]子　貫老 陳皮
[illegible] 沉香　化米先生 神麯
[illegible]三官 吳茱萸　散[illegible] [illegible]
三[illegible]小玉 [illegible]　中黃節士 [illegible]
騎火中 前胡　導河掾 木猪苓
嗽神 五味子　曲方氏 防風
創堅中尉 三稜 一作都[illegible]　白天壽 吳朮
洞庭奴隸 枳殼　黃英石 [illegible]香

綠劍真人 菖蒲　魏去疾 阿魏
禹孫 澤瀉　[illegible]師 [illegible]
風稜御史 史君子　雪如來 白蘞 一云白芨
風味團頭 縮砂　[illegible]侯 款冬花
骨鯁元君 [illegible]　[illegible]郎 黃芩
調[illegible]參軍 [illegible]仁　黑司命 [illegible]
知微老 白薇　太清[illegible]者 [illegible]
既濟公 [illegible]　冷翠[illegible] [illegible]
脫[illegible]兒 [illegible]仁　濁翁 [illegible]

[illegible]居士 [illegible]子　陰陽給事中 甘草
[illegible]大夫 [illegible]龍膽　野文 白頭翁
[illegible]八座 蛇床子　玄[illegible]仲長統 皂莢
[illegible]王 覆盆子　仁[illegible] 川練子
石仲寧 滑石　命門錄事 安息香
隱上座 郁李仁　水狀元 紫蘇
飛[illegible]者 牙硝　帝[illegible] 蘇合香
[illegible]和尚 [illegible]　金山力士 自然銅
窮男 甘松　冰[illegible] 薄荷

草東林 大腹皮　[illegible]都尉 [illegible]
[illegible] 威靈仙　玲瓏[illegible]去病 藿香
千[illegible]人　延年[illegible] 桑白皮
木[illegible] [illegible]　黃香影子 梔子
六[illegible] 五味子　[illegible]明[illegible] [illegible]膠
山[illegible]珊瑚 木通　中央粉 [illegible]
[illegible] 首烏　丈[illegible]香 丁香一作丁皮
[illegible]丹 [illegible]　海[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椒[illegible] [illegible]子　無名印 地榆

無憂翁 枇杷葉　鬼木串 槐角
黑參星 夜明砂　續命筒 乾漆
黨龍石血 皮桑　羽化魁 五加皮
青涼繖 香薷　度厄錢 建菀
殤王 山茱萸　聖龍鬆 瞿麥
翻胃木 常山　醒心杖 遠志
玉皇瓜 馬兜鈴　偷蜜珊瑚 甘草
德兒 杏仁　混沌蟆蛉 高生
永嘉聖腩 乾胭脂　紅心石 赤石脂

藥本 五靈脂　靜風尾 荊芥
正坐丹砂 附子　逆陽子 兔絲子
山屏 黃藥　脾家瑞氣 肉豆蔻
甜面淳于 密陀僧　別骨香 青皮
痰宮霹靂 半夏　玉虛飯 [illegible]
鎖骨根 苦參　黑龍衣 鱉甲
小帝青 [illegible]　百辣雲 生薑
穆帝米 麥蘖　半夏精 天南星
夜合 [illegible]　沙田蝦 [illegible]

無聲虎 大黃　小昌明 草烏頭
草兵 [illegible]　巢州元助 烏梅
百子堂 草果子　皺面還丹 人參
號珍綠 綠礬　賊參 [illegible]
不死麪 茯苓　火泉 竹瀝
比目沉香 烏藥　陸續丸 蔓荊子
地白 瓜蔞根　天砂 [illegible]
滴膽芝 黃連　新羅白肉 白附子
爽香孀 丁香 一作丁香　破關符 通草

干絲皮 杜仲 [illegible]　血稻 [illegible]
川元奢 [illegible]　九女春 [illegible]
百藥繡 [illegible]　英華庫 [illegible]
通天拄杖 [illegible]　赤人佩 [illegible]
月明霖雨 [illegible]　丈夫頭 [illegible]
飛天蓋 [illegible]　步雲拄杖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草魚目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廢頭豹子 柴胡　丑寶 牛黄
雅宸屏風 艾　九畹菜 澤蘭
安二天 當歸　天通絲 木香
旱水晶 明礬一作明砂　還元大品 地黄
兩平章 羌活　死水白 僵蚕
一寸樓臺 蜂巢　三尺錦 枸杞
無情丁 硼砂　拔萃國 麝香
綠須姜 細辛　笑醫金 菊花
走根群 乾葛　八月珠 茴香

銀條德星 山藥　理光烏藥 良姜
糧聖 畢撥　破軍殺 大戟
吉祥許 桔梗　金孫錢 蔓荊
綠子蠶 茅術　良驛七宿 葶藶
庶家大器 秦艽　滴金卵 延胡索
鬼丹 苦參一作盧 鬼一作兒　宜州樣子 白豆蔻
虎塊斑 貝母　參後 知母
葛金黄 紫菀　秦矣 蒺藜
西天叟 [illegible]　艾陰 益智

五福繚 白歛　保生菜 藁本
俄奴 谷春　蒜腦藷 百合
備身琴 芫花　玉靈片 石膏

黄庭泉
長生之藥惟積久灌溉丹田為上儒家以津液為種青泉祖黄庭也

草師婆
福德絲吉祥草草師婆皆謂艾也

大靈豆

華山陳搏有大靈豆服一粒四十九日不饑筋骨如故顏色反嬰

肝天
藥有五天決明為肝天紫菀為肺天神麹為脾天遠志為心天蓯蓉為腎天

草衾丹砂
耆老婦人好鈸烙以瓦片煖肚名為草衾丹砂凡陰寒覺足疾用之

補調絡

椒又名䭀䭀蜀產者上葉偶木故[illegible]

故赤花應土故黃膜垂金故白子循水故黑五

行全足草中大丹服餌家重之

却老霜

却老霜九鍊松枝為之辟穀長生

日面天腸福衢壽車

大清草木方云服黃母者成日面天腸餌鍾乳

者登福衢壽車

草劍刀圭

高麗博學記云酥名大刀圭醍醐名小刀圭蜜

名水刀圭乳腐名草劍刀圭

火輪三昧

凡病膏肓之際藥效難比鍼灸之所以用也鍼

長於宣壅滯灸長於熟血古人謂之延年火又

曰火輪三昧今人有病必灸亦大癖也

火齊庫

清黎公晚年頗親脂粉故常服食用硫黃

樓鍛鍊[illegible]千日烹煉名火齊庫

開日進一隻焉始亦見功終致絕命

大道丸

食草木方黑豆一升去皮貫衆一兩甘草如之

茯苓吳朮縮砂仁減半剉了用水五升同豆熬

投火須文武緊慢得中直至水盡揀去藥取豆

搗如泥作雞頭實大有蓋瓷罐密封貴衆亂江

淮人累入山林多餓死入谷山有利當利權友

瞬製此藥名大道丸嚼一丸則恣食菌葉可為

終日飽雖異草殊木素所不識亦無毒甘甜與

進仮糧一同獲濟者衆

回頭青

香附子湖湘人謂之回頭青言就地剗去轉首

已青用之之法砂盆中熟擦去毛作細末水攪

浸澄一日夜去水膏熬稠捏餅微火焙乾復浸

如此五七遍入藥宛然有沉水香味單服尤清

禽

[illegible]木

[illegible]

一鷄日我小虫無數況損命莫知紀極豈不寒
心輸曰汝要我破除羨本雖親而實疏也

插羽佳人

家少年尚畜鴿號半天嬌人以其蠱惑過於嬌
女艷妖呼爲插羽佳人

白鷗䑋

陳喬張仳之子秋曉並游玄武湖時羣鷗游泛
仳子曰一舳内太蕭湘喬子俄顧卒吏云此白
色水禽可作脯否僉議云張仳子半世風毛陳

喬男一堆牛屎喬子從是得陳一堆白鷗脯之
名

家常腽肭臍

腽肭臍不可常得野雀久食積功同亦峻緊蕪
家常膃肭臍也

婆娑兒

鄭遨隱居有高士問何以閣目對曰不注目於
婆娑兒卽側耳於鼓吹兩玩閣而聽蛙也

黑鳳凰

禮部郎康凝畏妻甚有聲妻嘗病求烏鴉爲藥
而積雪未消難以網捕妻大怒欲加捶楚凝畏
懼涉泥出郊用粒食引致之僅獲一枚同省劉
尚賢戲之曰聖人以鳳凰來儀爲瑞君獲此免
禍可謂黑鳳凰矣

兀地奴

世呼鼈爲兀地奴爲謂其行步蹣跚耳

減脚鵞

御史符昭遠目鴨頗類乎鵞但足短耳宜謂之

減脚鵞

軒郎

韓中書浮部雅作鶴賦有曰倚彼軒郎治茲松
府

書空匠

書空匠者乾祐中冷金亭賞菊分賦秋鴈族子
以書鴈光範詩曰天持閑雲秋靜時書空匠
首聯相上云云

翎毛末

韓幹家藏三叉雁圖有替云伺察非常為[illegible]德長

濯陽公

宣城開元寺殿上有鶴云巢沙門梵嚴稱濯陽公開府記

尾亭倸

鸛多往殿閣鴟尾及人家屋獸結窠故或有呼尾亭倸者

青喜

李正巳被囚執夢云青雀噪郎報喜也是旦果有群雀啁啾色皆青蒼至今李族居淄青者呼雀為青喜

鳳隱

韋嗣立宅後林麓蓬窩有黄鶴一雙游于左側每韋氏有吉慶事則先期盤翔時人議曰人君德感鳳凰呈瑞世未嘗無鳳凰非可出之時而自隱耳今山鶴為韋氏家候祥報吉否則與鳳凰隱同意者也

半瑞

吳興羅捕者得一鳥紫翠色役勢可喜山民朱神佐以兩錢叔初郎位此是珍祥獻之必推賞與印重價偕羅者攜詣杭將獻鳥無故而殞滑稽者多以半瑞之言嘲神佐

肉寄生

章貢小家川蘇氏山林多鴝鵒客清坐可悉屬飫一綱數十百啣嗟可具故其黨戲之曰此君家肉寄生也

九苞奴

動植廣疏云[redacted]一名九苞奴謂其有文無德真鳳凰之奴隸

[illegible]

[illegible]頤量天休俱為鄆州從事頤文辨天休木訥[illegible]一日有吏人獲錦雉來獻頤戲曰此物毛羽雜錯鳴不中律呂亦啞瑞而已矣天休[illegible]曰[illegible]以[illegible]不之擇何可取其如[illegible]不畀而[illegible]遠矣頤

蜀之因茲日益參商訟于有司至於祖罵辱親
朋之時惡者批史牘若發誚之可消歎竟日曰
為鳳凰案

長生綱

鶉之為性聞同類之聲則至執其性必求鶉之
善鳴者誘致則無不獲自號引鶉為長生綱

族味

鵪捕之者多於網而獲故雌雄牽子同被羈類
世人文其名為族味

碧海舍人

隋宮者劉繼詮得芙蓉鷗二十四隻以狀毛色
如芙蓉帝甚喜置北海中曰鷗字一品鳥宜封
碧海舍人 乘一 有兆

人日鳥

南唐王建封不識文義族子有動祖疏繹史錄
之其載鵲事以傳寫訛謬分一字為三變所稱
人日鳥矣建封信之每人日開筵必首進此味

痴伯子

葛從周養一息鳥甚馴忽突籠飛去從周罵書
堂中侍者以念從周方食小僕報桐樹上復見
從僕擊之乃一鵐也忽罵曰不解事奴此癡伯
子行動何所用促斗黥浪天所失脈名也

嘍十三

脈勝軍有鳥乃天毒所產見聞者必羅殃禍急
向鳥連呼十三口然後歸坐存兆十一時許可
虔偽漢象州刺判史龍暖武人極毒巴名又父
名偶子名取亦毒之部人呼鳥曰嘍十三鵲曰

不柰何蛩口秋風部屬私相告云君使君祖諱
飯皆號亦當稱餓家郊耶

納膾場小尉

取魚用鸕鷀俠提為甚當塗芰塘石阜民莊舍
往爲畜鸕鷀于家幾小舟往晰日造一丁取魚
供家邑尉過時見之謂阜民曰小舟郎納膾場
鸕鷀乃小尉耳復曰江湖漁郎耶鸕鷀乃小尉
耳復曰江湖漁郎用鸕鷀者名烏頭網

錦地鷗

閩中造霧花紋鷓鴣斑點試茶家珍之因展蜀畫鷓鴣于書館江南黃是甫見之曰鷓鴣亦數種此錦地鷓也

觀自在

耶律德光入京師春日聞杜鵑聲問李崧此是何物崧曰杜鵑唐杜甫詩云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京洛亦有之德光曰許大世界一箇飛禽任他揀選要生處便生不生處種也無佛經中所謂觀自在也

淵明鬼

太府少卿潘崇有處女名妙玉詠杜鵑云一九苞叔殘毛羽淵明鬼

項刻蟲

後周武帝置官于濟川釀毒藥爲酒年以供進所用材品不一名野夜一作叉酒從者皆取大辟捨罪而驅策之官長歲頒續命金以毒氣熏蒸官被者多危從卒恐怯鷓爲一一掠鳥項刻蠹蝮蛇爲劈歷蜂爲小啊

九羅一作九

明宗戲厭勝書鬼車九首妖怪之魁凡所遭觸滅身破家故一名九羅其掌之者曰天血使者然物可以類勝羽毛中凡十種鬼車切畏之宜用烹製召巫爲祭盡禳禬之法焉

相如錦

相如文君用鷫鸘裘貰酒長沙狼士王滄與名倡董和僚客爲麗服衾鷫鸘狀號相如錦久而都下亦效之

獸

白沙龍

馮翊產羊膏嫩第一言飲食者推馮翊白沙龍爲首

珍郎

天后好食冷修羊腸張昌宗冷修羊手札曰珍郎殺身以奉國

角僊

華清宮一鹿十年餘不養人呼曰角僊

玉署三牲

道家流書言麈鹿麅是玉署三牲神僊所享故

奉道者不忌

糟糠氏

僞唐陳喬食蒸肫曰此糟糠氏面目殊乎而風

味不淺也

金鞍使者

王昶領金錢市名馬凡得五匹各有位號曰金

鞍使者千里將軍致遠侯渥洼郎騏國公

靈壽子

武宗爲頴王時邸囿蓄禽獸之可人者以備十

玩繪十玩圖于今傳播

九皐處士 鶴　　玄素先生 白鷳

長鳴都尉 雞　　靈壽子 龜

惺惺奴 猴　　守門使 犬

長耳公 驢　　鼠將 猫

茸客 鹿　　辨哥 鸚鵡

麝香騟

魏王繼岌奉命伐蜀王衍苑馬數百皆逸足也

繼岌命甄選之得二十許匹称償不可言

[illegible] 錦耳驄　騎十二　趁日驄

伊[illegible]　蹈冰騟　長命騮　孫兒驄

龍[illegible]　入白哥　捺地雲　錦地龍

雪面娘　月影三　玉尾騟　撒沙騮

天花洛　旋風白　零地嬌　六尺金

斷蝶奴

後唐莊化公主有虎角發二猫雌

雄各一有雪白者曰御花朶而馬者惟白尾

而已公主呼爲麝香騟妲已

尾君子

郭休隱居太山畜一胡孫謹恪不踰規矩呼曰

尾君子

黃奴

大門庭有之家生一黃犬識人喜怒願指習之

為作歌云吾家黃奴頰黃耳

綠耳[illegible]

江南後[illegible]宜春王從謙常[illegible]

宮中後圃妃侍觀桃花爛開意欲折而條高小黃門取綵梯獻時從瀛王乘駿馬擊毬乃引鞚至花底痛採芳菲顧謂嬪妾曰吾之綠耳梯何如

菊道人

亳社吉祥僧刹有僧誦華嚴大典忽一紫兔自至馴伏不去隨僧坐起聽經坐禪惟餐菊花飲清泉僧呼爲菊道人

白雪姑

余在輦轂至大街見揭小榜曰虞大博宅失去猫兒色白小名白雪姑

鈍公子

天成長興中以牛者耕之本殺禁甚嚴有盜屠私販不敢顯其名兔稱曰格餌一作不 亦猶李甘家[illegible]號甘子爲金輪藏楊虞卿家號魚爲水花羊陸象仙家號象爲鈍公子李栖筠家號羊爲獨孤牛石虎將號虎爲黃猛余思時號龍爲大聖鑛俱以避諱故也

肉胡床

吉祥庵杜重威馬也肉胡床景延廣馬也

肉籠燒丹

開運中御士曹德道來謁曰陳龍肉籠燒丹借驢修養論其說肉籠者木牛木似侍牛爲膳乃供廚借驢者素女容成閉陽采陰之意

四足仙人

魯人東野賓見道吳至盱眙村店使僕夫糴米拾薪俱未來而馬已脫鞍解絡伺於芳秀也賓王羨曰綠耳公俯爲四足僊人我是兩腳饑鬼

黃毛菩薩

予冒罹莊合左右有四老者不爲欺心事山右鯉直諱名擒倒借光不畏殺牛見村舍懸刈牛頭腳告友人曰天下人所喫皆從此黃毛菩薩身上發出臨了殺倒却有天在

噬宥宅

李道殷卒田遊士田俊家飲有道術能攝伏鬼神[illegible]以爲[illegible]人[illegible]松下

以茅草枝稍營一巢爲臂董猳息之所名曰跋
青宅

陳眉公訂正清異錄卷之二終

陳眉公訂正清異錄卷之三

宋 陶 穀秀實父撰
明 沈元𤊹爽生
沈元熙廣生 同校

蟲

金金折枝蜻蜓

後唐宮人或網獲蜻蜓愛其翠薄遂以描金筆塗翅作小折枝花子金線籠貯養之爾後上元賣花者取象爲之售于游女

花賊

溫庭筠嘗得一句云蜜官金翼使徧于知識無人可屬久之自聯其下曰花賊玉腰奴予以謂道盡蜂蝶

篆愁君

臨川李善寧之子十歲能即席賦詩親友嘗以貧家壁試之略不構思吟曰椒氣從何得燈光鑿處分拖涎來藻飾惟有篆愁君拖遞指蝸牛也

莎亭部落

浮屠氏彌陀經云極樂世界有白[illegible]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故今人目為西方部落至於呼鸚鵡為莎亭部落不知何為

青林樂 古會稽

唐世京城游手夏月採蟬貨之唱曰只賣青林樂婦妾小兒爭買以籠懸窗戶間亦有驗其聲長短為勝負者謂之仙蟲社

爾雅蟲

小符拆字為賦得爻緒餘余過其家正見在賓來呈蜜小符曰此蠹雅哉予曰予將以蠹為二出雅字以張本若作爾雅蟲無疑也適中其謀轟笑而已

魚

一錢命鯢鰷

江南葉微郎熙載臨好鯢鰷庖人私語曰韓吏書一命二鯢鰷

鯉魚多是龍化額上有真書王字者名王字鯉此尤通神

琉璃大夫

晉時小池畜老鱉大如食盤不知何人題闌柱曰琉璃大夫烏衣開國何元美後失鱉所在、

平福公

唐故宮池中有一六目龜或出曝背人[illegible]其甲上有刻字微金字號如日平福公君靈古老傳是武宗王美人所養龜猶腹也借音而已

水晶人

二三友來訪買得蝦鮮只饌語及唐士人遊風至長須國娶蝦女事客曰吾家中目蝦女豈不好白角衫果個水晶人滿座無不大笑

黃大

偽德昌宮使劉承勳嗜蟹但取圓殼而已親友中有言古重二觔承勳曰十萬白八敵一黃大不得謂得有八足故云

[illegible]以蟹肉為一品膏嘗曰四方之味
當許含黃伯為第一後因食二螯發傷其右血
流[illegible]將絕自是戲純蟹為爽石蟲

軟釘雪龍

[illegible]䭕飿作羹治四方罕有得法者周朝寺
人楊承祿造脫骨獨為魁冠衆中時亦宜索承
祿進之文其名曰軟釘雪龍

水族加恩簿

吳越功德判官毛勝多雅戲以地產魚蝦海物
四方所無因造水族加恩簿品敍精奇有錢氏
子得之余觀私家一久全錄

水族浙地之産[illegible]者晉陵毛勝令敵
所出也須鱗殼甲和[illegible]殊薦嘗登盤皆可於
日陵[illegible]說不是盡其妙故各揚乃德各敘所
材然後[illegible]精[illegible]美假以封之令[illegible]
海族[illegible]大能[illegible]於海者[illegible]族號令[illegible]開
寧有不可[illegible]水國饗[illegible]常以天饒居
上自名[illegible]觀[illegible]者宜不[illegible]

玉柱[illegible]乃江瑤之文名
令[illegible]德步王江珠珊瑚仙姿瓊琦紺體天賦
[illegible]絕作宜用[illegible]碧稱為靈淵國追號上
[illegible]元年[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忠美俟滄浪頭隱浪色尚入[illegible]
[illegible]日中郎將白中隱貧乃厚德[illegible]其雄姿
姝形中尉[illegible]甘[illegible]淡然于體[illegible]用實[illegible]
鮮王德公季遐純潔內含奕妙外濟滄浪頭[illegible]

[illegible]淵國上相無比白中隱可含珍大元帥豐甘
上柱國無[illegible]淡然可天味大將軍遠勝王
季遐可清淵[illegible]相[illegible]
爽國公[illegible]令
令多[illegible]行尺一今[illegible]然君海天付巨材
[illegible]城[illegible]遠珍俟[illegible]以爾[illegible]處士甲藏用
[illegible]許[illegible]師宜授爽國公圓珍巨美功
[illegible]以爾甘黃州甲杖大使成宜作解蘊中足
材[illegible]名[illegible]以爾

子244-045

解微子形質肖[illegible]風味專門咀嚼設陳當眞下

列宜授爾郎黃少相

甘鬆左右丞 乃船葉仲局

令合州刺史仲局重負雙宅剛截不發既命之

爲合津令陸之爲怒誠君矣粉[illegible]功大備之賞

難宜授紫髯將軍甘鬆左右丞[illegible]試甘園內史

清腴館學士 文明靈蚘先生

令靈蚘先生外無排腸之皴內無鯁喉之亂宜

授紅鍋祭酒清腴館學士

擂藍錄事 [illegible]

令惟爾清臣劑腥引與[illegible]之鄉宜授擂藍錄

事守招賢使者

參曹必用郎中 鯖名時充

令[illegible]郎中時充鑄材本美妙位無高宜

授諸御劾兆軍使之 惟州諸軍事

[illegible]名自主大子

令雉獨自主大子貌則清雁材極美俊宜授肾

[illegible]

醉吾公 [illegible]

令甘[illegible]究爾調鼎之材[illegible]吾湖滑宜封醉吾

公

[illegible]甲尚書 蟹名甲[illegible]

令甲折衝捍禦于中巧也[illegible]于外懷也合[illegible]

自防不問寒暑智也步武[illegible]緩不踰規矩仁也

故前以澄甲尚書祭其迹顯其能宜授金九[illegible]

相允助君

典[illegible]大夫 [illegible]名大尾先生

令長尾先生惟吳越人以謂用先生治猶準頁

罷敢宜授與[illegible]大夫倘不使者

新美合人 [illegible]

令允[illegible]新美合

人

侯府令史 [illegible]

令和氣長朱于房酒方沉酣與蕭一座批勃少

進神明頓還余以其脫形治目務最宜授懷

府令史

甘盤校尉（烏賊名甘盤）
令甘盤校尉吐墨自衛白事有警宜授噀墨將
軍
[illegible]龜名元介卿
元介卿爾卜灼之効吉凶了然所主大矣宜
授通幽博士
同體合用功臣（借眼公乃水母）
令借眼公受體不全兩相藉賴宜授同體
合用功臣左右衛駕海將軍

點花使者（李藏珍郎真珠班希[illegible]）
令李藏珍照乘走盤暎價不貲班希裁簪製器
不在金銀珠玉之下藏珍宜授圓輝隱士班希
宜授點花使者
梵纈參軍（[illegible]）
令房叔化粉篩湯丸聚識丹器屏突通振[illegible]遶
閼可知佛樂阮用光運體施功物皆滑瑩羅
文類乎貝孫照綴投勤參參可觀小有文采叔
化可參山太守[illegible]突通可尚沃郎梵

[illegible]參軍[illegible]企令[illegible]用光可檢校大輝光宜
光[illegible]文可馬衣丞
濟饒都護（[illegible]）
令[illegible]淺味餌所取材世或烹調以
爲[illegible]疾瘥殄矮股跳梁江伯夷宋帝
酷好[illegible]江小尉源工得售亦號甘肥
田青宜授凡禮郎中潔宜授濟饒都護行水樂
令伯夷宜授宋少[illegible]尉伯海[illegible]屯江小尉宜
授追風使試洛波太守

銀絲者參德郎（[illegible]）
令以行歸[illegible]文[illegible]宜授[illegible]腸
御史仙篤海吏使以[illegible]十六[illegible]大烹允
尚宜授珍仙君子[illegible]餅下炭所膾清
妙見稱杜陵宜授[illegible]使銀絲者參德郎以爾
楚解隱釜[illegible]櫂價[illegible]宜授偵准別駕以備
縮頭仙人[illegible]宜授[illegible]頭刺史
[illegible]標役尚[illegible]宜授添尉太

監以爾導長福曲直靡常鮮載其美宜授泥絲
護以爾管統省家菜伯可備煎和宜授長白侯
同猛司管局平章事以爾備員君上屈龐無狀
見收從人宜授鍊身公子以爾唐少連泄堀下
護以護充庖宜授保福軍節度使

春榮小供奉 河東名黃蔫可

令黃蘼可爾澤斂可長然失於經治取傷於存
故世以醉甕隱士爲爾之目特授三德局秉春
榮小供奉

輔庖生 蘋名新簽氏

令新簽氏爾潑饑無衛淆雜有材恭新妖亂臨
盤肆餐物以人汗百代寧洗爾之行尺累有由
矣宜特補輔庖生

表堅郎

令蔬頭生平泥沙薄有可采宜授表堅郎

肢體

髭聖

唐文宗虬須壯通人號髭聖

何首烏

吉州霞客史何一面有黑誌連耳右腮號何
首烏

玉版刀

小字作畴閣明窗深爐之會時唐際串脯玉乾
滋行宜取以佐觴衆賓用小刀削食獨立佑之
左右咬嚼捷如虎兒一坐諱云丘王簿口中自
有玉版刀也

十樣佛

世有十樣佛皆禿首者也一僧二尼三老翁四
小兒五優伶六角觝七泅魚漢八打狐人九禿
瘡十酒禿

五百斤肉磨

晉姐時有官者屢習之體質魁梧食量寬饒人
物鼻搖布若豺虎可附當云卿腹中不是肉可是
乃五百斤肉磨

髮宅

張崇納府迴生日不遲且人齋僧道献功德疏

所見之詞往往上比彭李有草衣吏聞之笑曰分身變宅會歸幾滅韋囊汗穢煩惱所生何足多戀或言于崇崇以壽月免大押領出

黑京

臨沂路村人依大樹賣瓜有行者四五人避近一處因互問鄉里或云汴京咸京洛京鄴京惟黥面武士未對坐末儒生矣聲曰君莫非黑京否眾俱不曉天下多口不饒人蒲德無賴藉措大打頭僊伶次之

針史

自唐末無賴男子以劄刺相高或鋪輞川圖一本或砌白樂天羅隱二人詩自首至有以平生所歷郡縣飲酒蒱博之事所交婦人姓名齒行第坊巷形貌之詳一一標表者時人號為針史

作用

齒牙春色

費陶德位貴而性通豁尤善捧腹大笑人謂師德為齒牙春色

口歡手怒

和魯公凝倜儻厚德每滑稽則哄堂大笑時博士楊承勞罷草理有省郎閻晉公笑聲戲謂楊曰承相日歡笑承旨曰予爲宰筆墨方揮掃之際亦謂大博手怒耶

無字歌

長沙獄掾任韶祖擒歸吏出行有賣藥道人行吟曰無事歌呵呵亦呵呵哀哀亦呵呵不似荷茱希軍子人人與筒丌[illegible]未大作聽上假閻羅韶祖審思豈非異人急遣訪求已出城矣

混沌譜

華山陳真人隱於睡馬揚士寇朝一常事真人得睡之趣略後還鄉侍卧而已郡南劉垂範往謁其從以睡告垂範當寢外聞鼾鼾之聲雄美可聽退而告人曰寇先生睡中有樂乃是希調其所迹或曰未審譜記何如垂範以濃墨塗八為幅題曰混沌譜云即此是也

郭尚賢嘗云服餌導引之餘有二事乃養生之大要梳頭洗腳是也尚賢每夜先髮後腳方寢自云梳頭洗腳長生事臨臥之時小太平

輕薄蓮花

江行簡江西人口吻甚惡當世之事莫不品藻一經題品終身不可逃醜識者增其號行簡舌頭爲輕薄蓮花

守中論

楊玢靖恭諸楊也遇改天子婆娑田里自以多

言數窮不如守中著守中論

軟舌虛空藏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浮屠者流謂若將妄語誑衆生自招拔舌塵沙劫今世假裝桃杏義修樓閣縉士大夫尚不能免況屠沽乎余不敢詆訾輒借菩薩名加兩字稱口軟盡虛空藏

居室

竹節洞

洛下公卿第宅恭奇而郭從義爲符巧匠疾奇獻樣起竹節洞通貫前窮人以爲神工然從義亦不甚以爲佳終往他所

不思議室

歙代州佛法鄉宇險制佛骨至起不思議室將表道體工半帝升遐

薝蔔館

杜岐公別墅[illegible]建薝蔔館室形亦六出器用之屬俱象之按本草卮子一名木丹一名越桃然正是西域薝蔔

會龍橋

蜀相許寂相王衍衍終秦川寂至洛以尚書致仕園館引水爲溪架巨竹爲橋號會龍橋謂竹可以化龍耳

秋聲館

余銜命渡淮入廣陵界維舟野次縱步至一村圃有碧蘆方數畝中隱小室榜曰秋聲館時甚愛之不知誰家之別墅意主人亦雅士也

延曦亭

周初樞密王峻會朝臣于不預吏引坐覽暉亭
□□人昤其名呼吏問之曰太尉暇日悉閑居焉
於此爲娛玩焉

㛹宮

㛹宮孟蜀高祖晚年作以畫屏七十張關百紐
而闔之用爲寢所

合薰閣

長安富室王元寶起高閣以銀鏤三稜屏風代
籬落密置香槽自花鏤中出號含薰閣

自在窓

韓熙載家故縱姬侍第側建橫窓絡以絲繩爲
觀覗之地初惟市物後或調戲贈與所欲如意
時人目爲自在窓

棧王家

王驥家壽春出郊隔山陂以木棧通之其門人
遂目爲棧王家

鳳凰京

金陵雜得京字因賦限張正見詞下行燈宵詩
設記之華燿荔枝燭光絢鳳凰京

金迷紙醉

癡醫孟斧昭宗時常以方藥入侍唐末竄居蜀
中以其熟於宮故治居宅法度奇雅有一小窓
室牖煥明器皆金紙光瑩四射金采奪目所親
見之歸語人曰此室暫憩令人金迷紙醉

小魯軒

宜春城中有堆阜郡人謂之袁臺地屬李致致
有文馳聲累築室於袁臺取登東山而小魯之
義榜爲小魯軒

策勳亭

吳門王希默簡淡無他好惟以對鏡爲娛整飾
眉鬢終日無倦以杜甫爲勳業頻看鏡之句作
策勳亭

剖金堂

宜城何子華有古橙四株面橙建剖金堂霜降
子熟開□□與衆共之

五窓

善談者莫儒生若也老拙幼學時同舍生劉垂
尤有口材曾號虛空鉢說他所得志事今字記
一說曰有錢當作五窟室吳香窟貯梅棣萼
香窟周懸麝臍越香窟植巖桂蜀香窟栽椒蘗
香窟畦蘭四木草各占一時係日入宿窟便足
了一年死且爲香鬼況於生乎其人化而貧財
不副心而卒

假天

貧者以屋不露明上安油瓦以爲微光又或四
隣局窄則半空架版疊垛箱筥分寢兒女故有
假天假地之稱

高明世界

陳摩詰司農少卿省女兒于姑蘇適上元夜觀
燈車馬喧闐目奪神醉嘆曰微冰霜泛烟水乍
見此高明世界遂覺神明頓還舊觀

野春亭

武陵儒生苗彤事園池以接賓客有野春亭者
雜植山花五色錯列

長慶赤

穆宗喜華麗所建殿閣以紙膏膠水調粉飾牆
名雪花泥又一等鰾清和丹砂末謂之長慶赤

藏用仙人

廣府劉龑僭大號晚年亦事奢靡作南薰殿柱
皆通透刻鏤礎石各置爐燃香故有氣無形上
謂左右隋帝論車燒沉水却成麄疎爭似我二
十四箇藏用仙人縱不及堯舜禹湯不失作風
流天子

蝶菴

李愚告人予夙夜在公不曾爛遊華胥國意欲
於洛陽買水竹作蝶菴謝事居其間菴未下手
銘已畢工菴中當以莊周爲開山第一祖陳摶
配食然忙者難爲沾籍供牒

醉漚亭

王震爲天福國子博士好觀雨中漚珠稠出沒
每雨就四階狹處寓目而心醉焉張麟瑞戲
之曰公宜以此亭爲醉漚

衣服

珠絡平金翎天幞頭

唐顏弱薄閃大扇雜物其間有珠絡平金翎天幞頭一事

順果

郭王愛侍之好別製幞頭都如唐巾但更雙腳常伸摩耳其徒號為順果

聖逍遥

同光既即位猶襲故態身預俳優尚方進御巾

裹名品曰新今伶人所頂尚有合其遺製者曰聖逍遥安樂巾珠龍便巾清涼寶山交龍太守六合舍人二儀幞頭鳥程樣玲瓏高常侍小朝天玄虛令漆相公自在冠鳳三千日華輕利巾九柴雲黑三郎慶雲仙聖天宜卿凡二十品

李家寬

清泰燕服凡兩品幞頭李家寬者漆埏加金緣玫盤門脚差細

安豐頂

南漢僭創小國乃作平頂帽自冠之由是風俗一變皆以安豐頂為尚

化巾

桑維翰服雜質紗大人帽廣袤四方名為化巾

韓君輕格

韓熙載在江南造輕紗帽匠帽者謂為韓君輕格

減樣方平帽

羅隱帽輕巧簡便省朴人窩做學相傳為減樣方平帽

千重襪

唐制立冬進千重襪其法用羅帛十餘層錦夾絡之

欹帽

近上所頂名京樣遍或戲呼為上巾口號繼嘗孫晟都市見朝士某不去欹帽試回視之乃某人遍邸第上巾次

吳越孫妃嘗以一物施龍興寺形如朽木筯僧不以爲珍偶出示舶上胡人曰此日本國龍蕊簪也增價至萬二千緡易去

蒸黃透繡袍子

明宗天資恭儉嘗因苦寒左右進蒸黃透繡袍子不肯服索托羅氈袍衣之

遵王履

宣宗性儒雅令有司倣孔子履製進名魯風鞵宰相諸王倣之而微殺其式別呼爲遵王履

脫玉條

武帝緣金丹示孽中境躁亂內作與醫局希旨進脫玉條用錦作虛帶以冰條裸腹繫之心臟俱涼移時銷鎔復別更替

佛光衫

潞王從珂出馳獵從者皆輕零衫佛光袴佛光者以雜色橫合爲褌

小樣雲

晉人裝束大亦欲疏略則兩級冠清泰間都下星貨鋪賣一冠子銀爲之五朶平雲作三層安置計止是梁朝物匠者遂依倣造小樣求售

十指倉

曹翰事世宗爲樞密承旨性貪後常將錦纈金線絲綵繡十有北狄者千貫之者詩曰不作錦衣裳裁爲十指倉千金包汗脚慚愧繰絲娘

雨倦

張崇帥廬在鎮不法晞於聚斂從者數千人出遇雨雪皆頂蓮花帽琥珀衫所費油絹不知紀極市人稱曰雨仙

小太清

臨川上饒之民以新智創作醒骨紗用純絲蕉骨相兼撚織夏月衣之輕涼適體陳鳳閣乃始以爲外衫號太清氅又爲四袴肉衫子呼小太清

[illegible]

同光年上因暇日晚霽登興平閣見霞彩可人命染院作霞樣紗作千褶裙分賜宮嬪[illegible]

閩尚之蔽窄衫裙號拂拂嬌

氅裝

男子出家學佛始衣襟疊連裙黲黜謂之氅裝

闍單疊垛衫

諺曰闍單疊垛衫肥人也覺瘦言若闍單破裂狀疊垛補衲蓋掩之冬

鳳尾袍

鳳尾袍者相同采維錦時未作絹衣也謂其纖縷穿結類乎鳳尾

芭蕉衫

余在翰苑以油衣敝故遣吏市新者回云馬行油作鋪目紙入朝遇雨衫芭蕉衫一副二貫

圓頭債

晉朝服者承人之供入韈之賤猥家天祭一日大暑方下直還私室裸袒揮拂未幾吏巾使促呼左右急報襆巾余嘆曰何時低頭中欠此圓頭債大使於林莽懶還之也

裝飾

[illegible]粉譜

咸通中岐下喚客人朝因言其家有舊書名古[illegible]載古今妝飾殊制

開元御愛眉

五代宮中畫開元御愛眉小山眉五岳眉垂珠眉月稜眉分梢眉涵煙眉國初小山尚行得之宦者竇季明

胭脂暈品

僖昭時都下奼子鋪妝唇妹女以此分妍否其點注之工名字差繁其略有胭脂暈品石榴嬌大紅春小紅春嫩吳香半邊嬌萬金紅聖檀心露珠兒內家圓天宮巧洛兒殷淡紅心猩猩暈小朱龍格雙格一作[illegible]唐媚花奴樣子

淺文殊

范陽鳳池院尼童子年未二十穠艷明俊頗通賓游創作新眉輕纖不類時人以其佛弟子謂之淺文殊眉

[illegible]作[illegible]下同

洛陽少年崔瑜卿多貲喜遊冶嘗為娼女玉潤子造綠象牙五色梳費錢近二十萬

北苑妝

江南晚季建陽進茶油花子大小形製各別極可愛宮嬪縷金于面皆以淡妝以此花餅施于額上時號北苑妝

膠煤變相

瑩姐平康妓也玉淨花明尤善梳掠畫眉日作一樣唐斯立戲之曰西蜀有十眉圖汝眉癖若是可作百眉圖更假以歲年當率同志為修眉史矣有細宅乜一作眷而不喜瑩者謗之為膠煤變相自昭哀來不用青黛掃拂皆以善墨火煨染指號薰墨變相

陳設

篩英條

大寶[illegible]一簾赤紫色人在簾閒自外望之絕無所有於天寶之說蓋宮禁物也後歸于漢[illegible]以為篩英云耳

尊重纈帳

顯德中創行尊重纈淡墨體花深黃工部郎陳昌達好緣飾家貧貨琴劍作纈帳一具

六合被

莊宗滅梁平蜀志頗自逸命蜀匠旋織十幅無縫錦為被材被成賜名六合被

起紋秋水席

顯德中高麗裝起紋秋水席色如葡萄紫而柔薄類綿疊之可置研函中吏偶覆水水皆散去不能沾濡不識其何物為之

楊花枕

盧文紀有玉枕皆故尤枕之輕實者悉不可用親舊間作楊花枕贈之遂獲安寢自是縫青綃充以柳絮一年一易

水精金脈屏風

成德節度王鎔求長生不死日延異人方士坐堂下取水精金脈屏風焚香禱祈飛昇可鐵吏民笑不可笑

闢磨大同篁

李文饒家藏會昌所賜大同篁其體白竹也闢磨平密了無罅隙但如一度膩玉耳

左宮枕

左宮枕青玉爲之闊方千長可寢二人冬溫夏涼醉者破醒夢者遊僊云是左宮王夫人左宮以授杜光庭光庭進之蜀主與皇明帳爲蟒宮二寶

皇明帳

自知詳傳至晁但稱皇明帳不知所自色淺紅恐是鮫綃之類於皺紋中有十洲三島象施之大小牀皆稱可此爲帳耳夜則燦錯如金箔狀杲敗失所在

玉羅漢屏

京城狀器者孫氏有木類小石異石色赤綠上有胡人如紫頭坐僧順類真京人相沿號玉羅漢爲孫家

逍遥座

胡床施轉關以交足穿便條以容坐轉縮須臾重不數斤相傳明皇行幸頻多從臣或待詔野頓扈駕登山不能跂立欲息則無以寄身遂創意如此當時稱逍遥座

青紗連二枕

舒雅作青紗連二枕滿貯酴醾木犀瑞香散蘂甚益鼻根尚白鄭秦甫運見之留詩曰陰香裝甑入青紗還與歡眠好事家夢叟却成三色雨沉山不敢鬪清華

綽伏金盤

五代五十年間易姓告代如飛鐵上併然官爵益爛小人乘君子之器富貴出於非意視國家安危如秦越不相涉故將相大臣得以竊享燕安佚時貴勢以逞其奢同坐分列不□集燕前王於方丈之案不勝則傳提二案并案以花玉果蔬餚餅醯醬品不相參差數百副之一樣寶器御饌官家倒不能辨

脯貸箸

陸龜蒙謂諸有味居笠澤有一竹禪床常用偃
憩時十月天已寒侍童忘施氈褥龜蒙已坐綠
起呼曰此節目翁須是與些衣服不然他寒我
也寒

夏清侯傳

保大霸王同氣昌宜春王從益材性夙成製撰
多不具藁擬下邳侯革華傳作夏清侯傳云侯
姓于氏諱秀字絳之渭川人也曾大父仰森碧
虛郎大父挺凌雲處士父太清方隱於幽閒數

以卓立聞自名衣綠綬佩玉玦秦聞之就拜爲
綠大夫秀始在胚胞已有祖父相生而操持而
月凜然愈因風雨而文虎韡而斑斑秀之謂也
不門閫昇霄聳凌態猗猗遠勝其父久之材
堅可用時秦王病暑常溫爲下常侍不稱旨有
言秀甚忠能碎身爲王得之必如意王亟召從
者爲追鋒車旁午於道既至引對王大悅詔有
司金闕刊粉秀以華故鼎新之幾然後剖析其
林那……令今又敘其方位稹密於是

風采德能一變有司奏上殿王宣旨云汝識卿
之晚賜姓名爲平瑩封夏清侯實食嚼谷三百
戶瑩以賜姓名改字少華自此棲殿庭敝王容
迷深瑩專奉起居往往薦於妃嬪以身藉瑩向
之嘗冒汗而隱不復見如疑然游於廣寒宮王
病良愈謂左右瑩每近吾則四體生風神志猶
爽雖古清卿清郎何以尚茲寵遇從瑩假貫侍
郎羽果支頭使沉水卷足功臣添悉皆出其下
瑩服日沐浴葛珠水熏酣有穗香館齋安居詠

簟子之詩以自娛感于鐵此君之所爲牧之大
夫之謗回所作中有勞於霸武爲施箭小於漢
高白虎殿之處名童子寺之宿接未嘗不傷其
類而長太息也不掛于位前後五年秋歸田閒
夏直軒閣功日大僕何秦王有寒疾不可以風
席溫肉牽兼拜羅大周爲竹閤齋家享中爲瑩
幅將軍同司卧起瑩絕不占蹤跡卷而了者瑩
側跡城中每火冥朝空日色如敘則憶昔甚今
淚數行下以下大之骸骨得葬以便就第終王

世不用子嗣節葬國有罪除其封人以疑秋史嘐之既不契風雲但以時見於士庶家亦得人之禄而後世尚術學萎流落遍於四方惟西北地寒方稱迹不至云

器具

十二時盤

唐内庫有一盤色正黄圓三尺四周有物象元和中偶用之覺逐時物象變更日如辰時花草間皆戲龍轉巳則為蛇轉午則成馬矣因號十二時盤流傳及朱梁猶在

魚英托鑊椰子立壺

劉鋹僞宮中有魚英托鑊椰子立壺四隻各受三升頗海人亦以為罕有魚英蒸魚腦骨燒治之可以成器

仙臺秘府小中甘

郭從義嘗洛第發池得一器受五升餘體如綠玉形正方其中可用杵物四角有胡人坐頂傍有篆文曰仙臺秘府小中甘鼓鮮鴨杜湯雜編仙臺秘府乃武宗修和藥餌之所

神通盞

文宗居宮堅卑損動御擊射頗以甜飲為限類御才小尸者㕓東之乎路内說事則造黄金盞以金遣倚麦芰為玦束盤其貲中空盞滿則可潛引入盤中人初不知也遂有神通盞了事盤之號

五位缾

五位缾自同光年開運盛行以銀銅為之高三尺圍八九寸上下直如筒樣貴家其日有微穿處可以傾酒名曰紫竹家家用之

銀稜木瓜捆樣桶

陶文昌微時貧窘不能自給就賣酒為財本身晚年尤甚以木瓜益脚膝銀稜木瓜捆樣桶滑足益用木瓜樹解合為桶也

七尚盆

[illegible]盆亦無其奇惟[illegible]元標學問[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之為濟背流九曲[illegible]盆

小海甌

耀州陶匠創造一等平底深盌狀簡古號小海甌

抵鵲盃

抵鵲盃杭州刺史元自誠物也頗堅而色淺黃夏月用浸桃李雖無堅雪而水與果俱冰齒盛冬貯水則竟不凍

古景盤

郭江州有巧思多創物見遺古景盤銅爲之花唇平底深四寸許底上出細筒殆數十每用時滿添清水擇繁花插筒中可留十餘日不衰

燕羽觴

九節中書廚宰相飲器有燕羽觴似常盃而狹長兩邊作羽形塗以佳漆亦有李朝病目惡五色耗明凡器用類改令黑

不二山

吳越孫總監承祐富傾霸朝用千金市得石綠一塊天質嵯峨如山命匠治爲博山香爐峰尖上作一暗竅出烟一則聚而且直穗凌空實美觀親朋傚之呼不二山

夜溺

溺器坊中新水以於道書溺器曰夜溺見於唐人詩云

瓊中游女

余家有貌美新瓊中陷園林美女象又嘗以沉香水精飾入銀瓶滿貯香散騎常侍黃森目閣翰林飄裊薰香瓊中游女非好事而何

水晶不落

白樂天送春詩云銀花不落從君勸不落酒器也乃屈卮鑿落之類開運宰相馮家王有箱樣水晶不落一隻

玉太古

李煜僞長秋周氏居柔儀殿有主香宮女其焚香之器曰把子蓮三雲鳳折腰獅子小三神字金鳳口罌玉太古容華鼎凡數十種金玉爲之

平一公

傳學記云度量衡有虞所不敢廢衡與同一度量衡孔安國注謂丈尺斛斗斤兩令文其名曰平一公尺度曰大貞斗量曰平品王又曰吉個王丹曰又十遂知雞林人亦解齋合也

光明爽

出行如危家一物不可闕闕則不便於我輩集鶩雁倚者罹其害故須物物輕便不取小薄鉛拾叠糊紙左右掩為鏡室曰照屜曰光明爽後撰遠涉器具數十種皆如光明爽

烏舅金奴

江南烈祖素儉寢殿燭不用脂蠟灌以烏臼子油但呼烏舅燃上捧燭鐵人高尺五云是楊氏時馬廄中物一日黃昏急須燭喚小黃門掇過我金奴來左右竊相謂曰烏舅金奴正好作對

百八丸

和尚市語以念珠為百八丸裴休見人誂此則善色因彌口手中把常佛皆子未見有隨三峰者也

入雞爐

有貴家子弟上莊墅監穫稻天寒野迥須附火窮引往山坳守禾舍拾杉枝燃之令乃留竹成煩北丘闕炭低密州不出兩日淚然走出叫曰入阱淚奄擁入難烘勝如喫十五大棒

還元竹

自紙行予世箇崇之制遂絕予曾與所親討嘗取江湖大竹火上出汗候色變白磨之破之闊半寸長七寸厚三分兩兩膠固面目拄外細線繇約三道編聯使卷舒快利每片書字一行密則倍不欲人見者加墨其上宜從還元竹終以身未至南但成漫語

方亭侯

明皇因對寧王問卿近日棊神威力何如王奏臣憑托陛下聖神庶或可取上喜呼將方亭侯來二宮人以玉界局進遂與王對手

方便囊

唐季王侯競作方便囊重錦為之形如今之照袋每出行雜置衣巾篦鑑香藥詞冊頗為簡快

金頭黃鋼小品

針之為物至微者也問諸女流醫工則詳言利病如右得之用筆也朱湯匠氏諸孫祖好四方所推金頭黃鋼小品醫工用以砭刺者大三分以製衣小三分以作繡

龍酥方丈小驪山

吳越外戚孫承祐奢僭異常用龍腦煎酥製小驪山山水屋室人畜林木橋道纖悉備具近者畢工承祐大喜贈蠙裝龍腦山子一座其小驪山中朝士君子見之云圍方丈許

金剛炭

金剛炭有司以進御爐圍徑欲及寸[illegible]唐宋下代皆然方燒造時置式以受炭[illegible]必退之小炭一爐可以終日

劉鋹自結珠龍九五鞍獻闕下頗甚勤勞

小摩尼數珠

漢以來帝之嗣手中常持小摩尼數珠凡一百八枚若今時呼也郡允明抔去

玉平脫雙蒲鋺

開運既私寵馮夫人其事猶秘會高祖御器用有玉平脫雙蒲劉鋺高祖所愛帝取以賜馮人咸訝之未久冊為皇后

傳音獅

同昌公主薨帝傷悼不已以傳音獅賜安國寺貫通異禍其狀如高僧[illegible]寶為之花鳥皆玲瓏臺上安燭既燃熾則玲瓏者皆動丁當清妙響盡絕響莫測其理

淨君

高山節中[illegible]上有八句詩云淨君[illegible]深大[illegible]然一堂中[illegible]心[illegible]

金泥五箭令

晉少主北遷至孟津界一古寺識下所[illegible]來進令五付[illegible]塚箭仍泥金作盤花但朱柄折耳

薛麗刀

薛[illegible]刀圖里人[illegible]最精凡花竿接無不冠絕常持[illegible]令利以[illegible]汴[illegible]殺人遂名此樣為薛麗刀

碧金僊

有刀鑷者攜一鏡色碧體瑩背有字曰碧金僊大中元年十二月銅坊長老白九峰造余以俸

粧五石換之置于文瑞堂呼為[illegible]此言

光音王

光叔之賢曾昌[illegible]思之命引[illegible]成今字寶鏡離合鏡字須臾以光音王奏帝曰何[illegible]王耶帝不懌而罷距寡宗歸位止三四年

驕龍杖

天師杜光庭驕龍杖紀如猩肉重過玉石似非岩谷所為相傳是個人留賜

流星車

陽行[illegible]於游幸乃造平底大車下設四臥輪舁軸安五輪凡二十輪牽以駿馬騎去如飛謂之流星車

巧先生

石[illegible]信[illegible]如[illegible]常[illegible]大北夜門庫私取錢[illegible]似大[illegible]所拒[illegible]不敢明言但云不見又手錢能有同類戲曰何不問巧先生求之意以鎖口尚[illegible]鑰識[illegible]

倡匠

箴識瑣縷物也然文夫整[illegible]婦人作為給此無以代之余名之曰[illegible]倡匠

王風神

余游少室[illegible]院大[illegible]以[illegible]遁曰經[illegible]院王主風神而[illegible]者

黑金社

[illegible]白鹿洞游七[illegible]冬寒[illegible]
[illegible]黑金社十月[illegible]
[illegible]以是日始也

星子炭

唐宣宗命方士作丹餌之病中熱不敢衣綿擁爐冬月冷坐殿中宮人以金盆置麩炭火少許巡御直煖手而已禁中因呼麩火爲星子炭

黑太陽

黑太陽法出自韋鄉公家用精炭搗治作末研米煎粥搜和得所預辦圓鐵範滿內炭末運鐵面槌實擊五七十下出範陰乾範圓細若盞口厚如兩餅飲盛夾爐中熾十數枚烘燃徹夜習人謂炭豈此類邪

虛州大中正

焚香頗是七寶既密爐既深非逆七治灰則淺深峻緩將焉托哉乞之爲功實大命之曰虛州大中正

伴月大士

令出有書生張奉世貧苦飄泊是邪許又之有宜之門我取洲河爲來又能洪依戶[illegible]依[illegible]又各[illegible]其能支[illegible]

君亦有數也彼日夕差使齊看大士功力如神開者莫不大啖蓋而運節敏速盤無餘味也

木齒丹

修[illegible]爲木齒丹法用奴婢相憑者執梳理髮無數小食多愈神

高密侯

江南周則少賤以造雨傘爲業其後成進叔關後主戲問之言臣家於木雨傘造二十貨之性霪雨連月則道大亨後主頗後滋至于遍遍盛明從拾廣來後主日非我用卿面高實乃高密侯提携而起家也明年當時特以爲高密侯實諸之耳

漆方士

王丕相溥還政開拓門方吉驗答報指手筆然不過百字自而事與親黨相關勸於紙扎封疊遣赤漆小版書其上僕吏以帊裝傳去辭一時間日發數十公自爲木版後後加塡拒安插面以[illegible]則識之故又有漆方士漆雕開

之名

光濟叟

同光年高麗行人至副使者部少卿上柱國朴昌吏文雅如中朝賢士既行吏掃除其館舍得餘燭半挺其末紅印篆文曰光濟叟蓋以命燭也

鐵了事

杜岐公悰以剜耳匙子爲鐵了事見悰敗槖有云悰封邠國公恐非此字

火寸

夜中有急苦於作燈之緩有智者批杉條染硫黃置之待用一與火遇得燄穗然既神之呼引光奴今遂有貨者易名火寸

二儀刀

上儀爲漢鐵精而工細余中表以剪刀二柄遺賂皆交股屈環遇物如風經年不用一上有鑿字曰二儀刀

[illegible]常以假子爲猩猩二十一又曰象六謂六變成副

眉公訂正清異錄卷之三終

陳眉公訂正清異錄卷之四

宋　陶　穀秀實父撰
明　黃承乾碧玉
　　黃承昊履素　同校

文用

月團

徐鉉兄弟工翰染崇飾書具嘗出一月團墨曰此價值三萬

截鋒都尉

蜀多文婦亦風土所致元微之素聞薛濤名因奉使見焉微之矜持筆硯濤走筆作四友贊其略曰磨潤色先生之腹濡藏鋒都尉之頭引書媒而黯黯入文畝以休休微之驚服傳記止載濤滿花箋五雲高之何而遺此故錄之

硯友

余家世寶一硯不知何石形正圓腹作兩池底分一面曰以承之泉潤可愛背陰有字云硯友銘云[illegible]先生製天受[illegible]硯[illegible]為人[illegible]非友而誰似是唐物

定名筆

唐世舉子將入場嗜利者爭賣健毫圓鋒筆其價十倍號定名筆筆工每賣一枝則錄姓名俟其榮捷則詣門求阿堵俗呼謝筆

剡溪小等月面松紋紙

先君畜白樂天墨跡兩幅背之有角有方長小黃印文曰剡溪小等月面松紋紙臣彥古等上彥古得非守臣之名乎

五劍堂

范丞相質一墨表曰五劍堂造裏曰天關第一煤下有臣字而磨滅其名究其所來質遼東物也

雪方池

和魯公有白方硯通明無纖翳得之于峨嵋比丘公自題硯室曰雪方池

[illegible]以上海

[illegible]閣彬公余同條一硯四圍有

子244-066

少金紋如面浴者處士方爲獻詩曰金紋見浴
比連璣假借文章取茲名

仙翁硯

南昌吳省躬好硯成癖畜硯什一枚腹有刃痕徐
鉉名之爲削石肖躬以近凶不用自此爲仙翁
硯蓋取道家四目老翁之說

小金成

小金成命者徐鍇之硯體純紫而微腰有綠紋
如城之女墻是以得名

四鐶鼓硯

宣城裁衣肆用一[illegible]以[illegible]爲硯
村買之琢爲四鐶鼓硯製以白玉環方圓適一
尺

發光地菩薩

舒雅才韻不在人下以戲狎得[illegible]之心一
日得海螺甚奇宜用滑紙以[illegible]
中有無心斑[illegible]人往省門下[illegible]
[illegible]之側[illegible]發光地菩薩[illegible]

發光地十地之一也出華嚴書

旺宗郎君

歐陽通善書修飾文具其家藏遺物尚多皆就
刻名號研室曰紫方館金筆[illegible]
鎮紙曰套子[illegible]小連城[illegible]千鈞史[illegible]
硯[illegible]界尺曰由准氏筆曰旺宗郎君[illegible]
半身龍

三灾石

甫頻士文爽兼人而矜躁爲甚當至僉[illegible]
家見欽硯頗見退語同行者曰吾見[illegible]子
三灾石也同行不諭請問之曰字札不奇研一
灾文辭不[illegible]研二灾心[illegible]研三灾同行者
欽佩領之

寶帶

僞唐宜春王從謙喜書札學晉二王[illegible]
取諸葛筆一枚酬以十金勁妙甲當[illegible]
人寶帶士人往往爲呼寶帶

蜀人景煥博雅士也志尚靜隱卜築玉壘山茅堂花樹延以自娛嘗得墨材甚精止造五十團曰以此終身墨印文曰香璧陰篆曰副墨子

麝香月

韓[illegible]留心翰墨四方膠煤多不合意延歙匠朱逢於書館傍燒墨供用命其所曰化松堂墨又曰玄中子又自名麝香月匣而寶之熙載死妓妾攜去了無存者

外品

建中元年日本使真人興能來朝善書札有譯者乞得章草兩幅皆文選中詩外題楊綰[illegible]中爲翰林編排官音譯[illegible]迺出兩幅示余筆法有晉人標韻紙兩幅一云女兒青微絀一云卵品光白滑如鏡而筆至上多退非善書者不敢用意惟雞林紙似可比肩

[illegible]枝

[illegible]楊炎相張文蔚楊涉薛貽矩[illegible]賜各一箱相枝斑竹筆[illegible]

匀密紋如兔毫歙石紋似之用況形象之歙産也

字厄

蔡邕非紈素不下筆[illegible]若賦古今人多觀晉人墨跡類是第一等傳先生可謂自重今人不擇紙而書已網敗圖更不用故紙者字之大厄也

尺二寃家

少師楊凝式書畫獨步一時求字者紙軸堆疊

若垣壁少師見則浩歎曰無奈許多債主真尺二寃家也少時惟閑古木載[illegible]余勿習[illegible]年長以來始覺以能爲累

治書奴

裁刀治書參差之不齊者其筆墨硯紙間蓋似奴隸職也却似有大功於書且通門下揩摽界行直字札稍穩而還幅無狀不裁而後之夫可也未飾而用者猶爲人助之者固可成之者刀如此[illegible]正余爲裁刀爭功見哉之

先生□□無事日月長故耳

退筆塚

趙光逢薄遊襄漢濯足溪上見一方磚類碑上題字云禿友退鋒郎功成鬢髮傷冢頭封馬鬣不敢負恩光獨孤貞節立磚後積土如盎微有苔蘚蓋好事者瘞筆所在

化化箋

余未冠時遊龍門山寺欲留詩求紙僧以鐵紙進余題六字曰化化箋還之僧惘然請其故答曰紙之用惡則供溷材一化也再徙取諸圊溷積之一家匠質別抄粧麵店裹蔬果家塗成此紙二化也設曰化化箋備雜用可也書字盡不可也巢只與人不可之甚汝禿士不通世故放過三十杖亦加感幸否乎今年往風波豪氣挫減不能爲是事矣

鄱陽白

先君子畜紙百幅長如一匹絹光緊厚白謂之鄱陽白問饒人云本地無此物

研光小本

姚顗子姪善造五色箋光緊精華研紙版乃沉香刻山水林木折枝花果獅鳳蟲魚壽星八仙鐘鼎文幅幅不同文縷奇細號研光小本余嘗詢其訣顗姪云妙處與作墨同用膠有工拙耳

武器

玉柄龍

劍方碑將其父嘗與朱梁驍人同在開陽長史入命以下納儲君若逃家所有宜付之後汾陽王誕日部曲競獻珍異碑將以父所寶玉柄龍奉之意汾陽阿翁也得歎久日貫是劍既歲四年歸汾陽

護聖將軍

貞明末帝夜於寢閣擒刺客乃康王友孜所遣帝自戮之遂以所用劍名曰護聖將軍□一備

壓代令

安□□□□劍□□□奏上乞封劍爲堅利侯

條屬以[illegible]力止之

風流箭

寶曆中帝造紙箭竹皮弓紙間密貯龍麝末香每宮嬪群聚帝躬射之中者濃香觸體了無痛楚宮中名風流箭為之語曰風流箭中的人人願

丈威

隋煬帝將征遼將軍麥鐵杖見帝慷慨誓死扞敵帝賜御副鐵[illegible]丈威

托地仙

陰杖雖侍卜全魏州石屋林多有之楊[illegible]腸鉛鼓竹[illegible]音不下此蓋與所用多是絕[illegible]龍簡[illegible]不[illegible]托地仙[illegible]腰奴過陽嬌金精鳥[illegible]也更有風火杖雪[illegible]國出藉軍中不取

小遮邀

[illegible]遮[illegible]起[illegible]語代器械之名以犯者為不[illegible]其略者劍曰奔命[illegible]刀曰小遮邀鈴曰有二斧曰鐵蜈蚣甲曰千斤使弓曰瀟尚書弩曰百步王箭曰飛郎鼓曰聖牛兒鑼曰響八旗曰愁竹鉛鐵蒺藜曰冷尖

十二機弩

宣武廳子都尤勇悍其弩張一大機則十二小機皆發用連珠大箭無遠不及晉人極畏此文士戲呼為急龍車

火龍標

梁祖自初起每令左右持大赤旗幾急之際用以指揮軍祖自目為火龍標

玉髮兒腰品

唐劍具稍短常施於腰下者名腰品唐人韋景珍有四方志呼腰品為[illegible]象袖[illegible]玉髮兒腰品修飾若神人李太白贈[illegible]之見感為詩云玉劍誰家子西秦豪俠兒謂景珍也

金翅將軍

[illegible]所有小瑩鐵田十年不磨治亦若鏡面遇賊[illegible]不[illegible]已[illegible]復從樹常以侯剋

卿其驗若神日以香酒奉之設次于中寢曰金
趨將軍之位

酒漿

太平君子
穆宗臨芳殿賞櫻桃進西涼州蒲萄酒帝曰飲此
頓覺四體融和真太平君子也

天祿大夫
王世充僭號謂群臣曰朕萬幾繁總所以輔朕
和氣者唯酒功耳宜封天祿大夫永賴醇德

魚兒酒
裴晉公盛冬常以魚兒酒飲 其法用龍腦凝
結刻成小魚形狀每用沸酒一盞投一魚其中

會春王
唐末馮翊城外酒家門額書云飛空却回顧謝
此會春王然王字末大書酒也字飄散逸非世
俗書人謂是呂洞賓題

大公[illegible]
[illegible]真蒲中進士也有異術一日召十數客面
前一方寶案上有一小銅盤盤中一黑匙曰公
是以匙次第置客口中皆覺有酒一杯許又渓
又以[illegible]八[illegible]之[illegible]皆次魚次雞 [illegible]
同[illegible]八[illegible]有文曰天公[illegible]曰
如[illegible]作[illegible]者[illegible]但恐要龍見不肯奉借

甘露經
汝陽王璡家有酒法號甘露經四方風俗諸家
材料莫不備具

玉浮梁

[illegible]聞李太白好飲玉浮梁不知其果何物[illegible]得
吳婢使釀酒因促其功答曰[illegible]
試取一盞至則浮蟻兩聯也乃[illegible]太白所欲卷
此耳

快活湯
當塗一種酒麴皆發散藥見風即消[illegible]久醉
又無腸腹滯之患人號曰快活湯士大夫[illegible]
[illegible]

後唐時高擢遷其膳部侍郎韓中一來中一通
書史臨行乃封使殺出新豐林慮漿而賜之

觥籌獄

荊南節判單天粹宜城人性耽酒日延親朋强以巨杯多致狼狽然人以其德善亦喜從之時戲語曰單家酒筵乃觥籌獄也

雜瑞樣

酒不可雜飲飲之頭昏酒者亦醉蓋生取煉之殊官法私方之異飲家之所深忌苑業者[illegible]

胡適冬至日延客以諸家釀遺之酒為具席半客恐私相告戒適疑而問之一人曰某罷君家百氏漿次日所畏者雜瑞樣耳

麴世界

河陽釋法常性英爽酷嗜酒無寒暑風雨常醉醉即熟寢覺即朗吟曰優游麴世界爛漫枕神仙嘗謂人云酒天虛無酒地綿邈酒國安恬無君臣貴賤之拘無財利之圖無刑罰之避[illegible][illegible]可[illegible]而止也[illegible]而入[illegible]

都則又豪勝浩渺而不思覺也

丑未觴

今閩道中賜丑未觴法用雞卵投羊脂子麓置醇濃可醒消醉發伏

蘿宮集大成

雍都酒海也梁本常和泉病於甘劉拾遺玉露春病於辛[illegible]劉[illegible]慶雲春病于[illegible]光祿大夫致仕韋炳取三家酒攪合澄清欲之遂為雍都第一名蘿宮集大成蘿宮謂炳州倚杜

禍泉

置之餅中酒也所[illegible]喜怒交矣禍福得失岐矣倘[illegible]身狂乎日不敢為者為之平日不[illegible]為之言語嬉焰事隱穿機見益擊人附人乎一言發之日禍泉而已

綠[illegible]

吟[illegible]者無早晚無寒暑集困醉愁亦如之[illegible]陸[illegible]之[illegible]有無限[illegible]音任一[illegible]

鎮鄉借貸賒符一不邸日必飲飲必醉醉不蘇貧不應俗號魏蓋病偏搗本草細檢素問只無此一種藥

茗荈

十六湯

蘇廙（作虞二本皆虞今從之）仙芽傳第九卷載作湯十六法以謂湯者茶之司命若名茶而濫湯則與凡末同調矣煎以老嫩言者凡三品（自第一至第三）注以緩急言者凡三品（自第四至第六）以器標者共五品（自第七至第十一）以薪論者共五品（自第十二至第十六）

第一得一湯

火績已儲水性乃盡如斗中米如稱上魚高低適平無過不及為度（蓋一而不偏雜者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湯得一可建湯勳）

第二嬰湯

薪火方交水釜纔熾急取旋傾若嬰兒之未孩欲責以壯夫之事難矣哉

第三百壽湯（一名白髮湯）

人過百息水踰十沸或以話阻或以事廢始取用之湯已失性矣敢問皤鬢蒼顏之大老還可執弓抹矢以取中乎還可雄登闊步以邁遠乎

第四中湯

亦見夫鼓琴者也聲合中則妙亦見夫磨墨者也力合中則濃聲有緩急則琴亡力有緩急則墨喪注湯有緩急則茶敗欲湯之中臂任其責

第五斷脈湯

茶已就膏宜以造化成其形若手顫臂嚲惟恐其深瓶嘴之端若存若亡湯不順通故茶不勻粹是猶人之百脈氣血斷續欲壽奚獲苟惡斃宜逃

第六大壯湯

力士之把針耕夫之握管所以不能成功者傷於麤也且一甌之茗多不二錢若盞量合宜下湯不過六分萬一快瀉而深積之茶安在哉

第七富貴湯

以金銀為湯器惟富貴者具焉所以策功建湯業貧賤者有不能遂也湯器之不可捨金銀猶琴之不可捨桐墨之不可捨膠

第八秀碧湯

石凝結天地秀氣而賦形者也琢以為器秀猶在焉其湯不良未之有也

第九壓一湯

貴欠金銀賤惡銅鐵則瓷瓶有足取焉幽士逸夫品色尤宜豈不為瓶中之壓一乎然勿與誇

珍衒豪臭公子道

第十纏口湯

猥人俗輩煉水之器豈暇深擇銅鐵鉛錫取熱而已夫是湯也腥苦且澀飲之逾時惡氣纏口而不得去

第十一減價湯

無油之瓦滲水而有土氣雖御胯宸緘且將敗德銷聲諺曰茶瓶用瓦如乘折腳駿登高好事者幸誌之

第十二法律湯

凡木可以煮湯不獨炭也惟沃茶之湯非炭不可在茶家亦有法律水忌停薪忌薰犯律踰法湯乖則茶殆矣

第十三一面湯

或柴中之麸火或焚餘之虛炭木體雖盡而性且浮性浮則湯有終嫩之嫌炭則不然實湯之友

第十四宵人湯

茶本靈草觸之則敗糞火雖熱惡性未盡作湯

泛茶減耗香味

第十五賊湯 一名賤湯

竹篠樹梢風日乾之然鼎附瓶頗甚快意然體性虛薄無中和之氣為茶之殘賊也

第十六魔湯

調茶在湯之淑慝而湯最惡煙燃柴一枝濃煙蔽室又安有湯耶苟用此湯又安有茶耶所以為大魔

龍陂山子茶

開寶中竇儀以新茶飲予味極美奩面標云龍陂山子茶龍陂是顧渚之別境

聖楊花

吳僧梵川誓願燃頂供養雙林傅大士自往蒙頂結菴種茶凡三年味方全美得絕佳者聖楊花吉祥蕊共不踰五斤持歸供獻

湯社

和凝在朝率同列遞日以茶相飲味劣者有罰號為湯社

縷金耐重兒

有得建州茶膏取作耐重兒八枚膠以金縷獻于閩王曦遇通文之禍為內侍所盜轉遺貴臣

乳妖

吳僧文了善烹茶游荊南高保勉白于季興延置紫雲菴日試其藝保勉父子呼為湯神奏授華定水大師上人目曰乳妖

清人樹

偽閩甘露堂前兩株茶鬱茂婆娑宮人呼為清人樹每春初嬪嬙戲摘新芽堂中設傾筐會

玉蟬膏

顯德初大理徐恪見貽卿信鋌子茶茶面印文曰玉蟬膏一種曰清風使恪建人也

森伯

湯悅有森伯頌蓋茶也方飲而森然嚴乎齒牙既久四肢森然二義一名非熟夫湯甌境界誰能目之

水豹囊

豹革為囊風神呼吸之具也煮茶啜之可以滌滯思而起清風每引此義稱茶為水豹囊

不夜侯

胡嶠飛龍澗飲茶詩曰沾牙舊姓餘甘氏破睡當封不夜侯新奇哉嶠宿學雅是當家為耶律德光所虜北去後間道復歸

雞蘇佛

猶子彝年十二歲予讀胡嶠茶詩愛其新奇因令效法之

令效法之近晚成篇有云生涼好喚雞蘇佛回味宜稱橄欖仙然蘇亦文詞之有基址者也

冷面草

符昭遠不喜茶嘗為御史同列會茶歎曰此物面目嚴冷了無和美之態可謂冷面草也飯餘嚼佛眼芎以甘菊湯送之亦可爽神

晚甘侯

孫樵送茶與焦刑部書云晚甘侯十五人遣侍齋閣此徒皆請雷而摘拜水而和蓋建陽丹山碧水之鄉月澗雲龕之品慎勿賤用之

生成盞

饌茶而幻出物象于湯面者茶匠通神之藝也沙門福全生于金鄉長于茶海能注湯幻茶成一句詩並點四甌共一絕句泛乎湯表小小物類唾手辦耳檀越日造門求觀湯戲全自詠曰生成盞裏水丹青巧畫工夫學不成却笑當時陸鴻漸煎茶贏得好名聲

茶百戲

茶至唐始盛近世有下湯運匕別施妙訣使湯紋水脈成物象者禽獸蟲魚花草之屬纖巧如畫但須臾即就散滅此茶之變也時人謂之茶百戲

漏影春

漏影春法用鏤紙貼盞糝茶而去紙偽為花身別以荔肉為葉松實鴨脚之類珍物為蕊沸湯點攪

甘草癖

宣城何子華邀客於剖金堂慶新橙酒半出嘉陽嚴峻畫陸鴻漸像子華因言前世惑駿逸者為馬癖泥貫索者為錢癖耽於子息者為譽兒癖耽於褒貶者為左傳癖若此叟者溺於茗事將何以名其癖楊粹仲曰茶至珍蓋未離乎草也草中之甘無出茶上者宜追目陸氏為甘草癖坐客曰允矣哉

苦口師

皮光業最耽茗事一日中表請嘗新柑筵具殊

豐簪紱叢集纔至未顧尊罍而呼茶甚急徑進一巨甌題詩曰未見甘心氏先迎苦口師衆噱曰此師固清高而難以療饑也

傾蓋

無心炙

段成式馳獵饑甚叩村家主人老姥出彘臑五味不具成式食之有逾五鼎曰老姥初不加意而殊美如此常令庖人具此品因呼無心炙

蓮花餅餡

郭進家能作蓮花餅餡有十五隔者每隔有一折枝蓮花作十五色自云周世宗有故宮婢流落因受顧于家婢言宮中人號蕋押班

縷子膾

廣陵法曹宋龜造縷子膾其法用鯽魚肉鯉魚子以碧筍或菊苗爲胎骨

自然羹

蜀中有一道人賣自然羹人試買之盌中二魚鱗鬣腸胃皆在鱗上有黑紋如一圓月汁如淡水食者旋剔去鱗腸其味香美有問魚上何故有月道人從盌中傾出皆是荔枝仁初未嘗有魚并汁笑而急走回顧云蓬萊月也不識明年時疫食羹人皆免道人不復再見

赤明香

赤明香世傳仇士良家脯名也輕薄甘香殷紅浮脆後世莫及

玲瓏牡丹鮓

吳越有一種玲瓏牡丹鮓以魚葉鬭成牡丹狀既熟出盎中微紅如初開牡丹

五福餅

湯悅逢士人於驛舍士人揖食其中一物是爐餅各五事細味之餡料互不同以問士人嘆曰此五福餅也

輞川小樣

比丘尼梵正庖制精巧用鮓臛膾脯醢醬瓜蔬黃赤雜色鬬成景物若坐及二十人則人裝一景合成輞川圖小樣

逍遙炙

睿宗聞金仙玉真公主飲素曰令以九龍食輿裝逍遙炙賜之

單籠金乳酥

韋巨源拜尚書令上燒尾食其家故書中尚有食帳今擇奇異者略記

單籠金乳酥 是飯中用獨隔通籠欲氣隔

曼陀樣夾餅 公廳爐　巨勝奴 酥蜜寒具

婆羅門輕高麵 籠蒸　貴妃紅 加味紅酥

七返膏 七卷作圓花恐是糕子　金鈴炙 酥攪印脂取真

御黃王母飯 遍縷印脂蓋飯麵裝雜味

通花軟牛腸 胎用羊膏髓　光明蝦炙 生蝦則可用

生進二十四氣餛飩 花形餡料各異凡二十

生進鴨花湯餅 廚典入內下湯

同心生結脯 先結後風乾　見風消 油浴餅

金銀夾花平截 剔蟹細碎卷

火焰盞口䭔 上言花下言體　冷蟾兒羹 冷蛤蜊

唐安餤 鬭花　水晶龍鳳糕 棗米蒸破見花乃進

雙拌方破餅 餅料花角　玉露團 雕酥

漢宮棋 二錢能印花煮　長生粥

天花饆饠 九練香　賜緋含香粽子 蜜淋

甜雪 蜜爁太例麵　八方寒食餅 用木範

素蒸音聲部 麵蒸像蓬萊仙人凡七十字

白龍臛 治鱖肉　金粟平䭔 魚子

鳳凰胎 雜治魚白　羊皮花絲 長及尺

逡巡醬 魚羊體　乳釀魚 完進

丁子香淋膾 醋別　葱醋雞 入籠

吳興連帶鮓 不發缸　西江料 蒸彘肩屑

紅羊枝杖 蹄上裁一羊得四事　升平炙 治羊鹿舌拌三

八仙盤 剔鵝作八副　雪嬰兒 治蛙豆莢貼

仙人臠 乳瀹雞　小天酥 雞鹿糝拌

分裝蒸臘熊 存白　卯羹 純兔

青涼臛碎 封狸肉夾脂　箸頭春 炙活鶉子

暖寒花釀驢蒸 耿爛　水煉犢 炙盡火力

五生盤 羊豕牛熊鹿並細治　格食 羊肉腸臟纏豆莢各別

過門香 薄治群物入沸油烹　纏花雲夢肉 卷鎮

紅羅飣 前自　遍地錦裝鱉 羊[illegible]鴨卵脂副

蕃體間縷寶相肝 盤七升

湯浴繡丸 肉糜治隱卵花

[illegible]十二種

北[illegible]生[illegible]

細供沒忽羊羮　集成小餃

飛鸞膾　咄嗟膾

剔縷雞　夾[illegible]十[illegible]生

龍鬚炙　千金碎香餅子

清異錄　卷之四　註

花折鵝糕　修羊寶卷

交加鴨脂　君子飣

越國公碎金飯　雲頭對爐餅

剪雲析魚羮　虞公斷醒酢

魚羊仙料　紫龍糕

十二香點臛　春香泛湯

淨餅　象牙䭔

湯[illegible]浮萍麪　金[illegible]韭[illegible]艾炙

[illegible]　[illegible]花面夾

加料鹽花魚屑　專門膾

拖刀羊皮雅膾　折筋羮

香翠鶉羮　朱衣餤

重[illegible]　露[illegible]山子羊蒸

加[illegible]　天孫膾

添酥冷白寒具　金[illegible]菜[illegible]

晴[illegible]龍味　高[illegible]

乾坤夾餅　乾[illegible]天[illegible]

含漿餅　撮高巧裝壇樣餅

清異錄　卷之四　吏

楊花泛湯糝餅　天真羊膾

魚[illegible]水加工將[illegible]　[illegible]羊成美公

[illegible]髮膾　[illegible]含春侯 [illegible]一名鄭土

新治月華飯　[illegible]球超肉

縷金龍鳳蟹

煬帝幸江都吳中貢糟蟹糖蟹每進御則上旋

潔拭殼面以金縷龍鳳花雲貼其上

消災餅

僧家[illegible]之食右宮人出方巾所包[illegible]

命引入獻酒一提偏用酒溲麵炉餅以進嬪嬙
道奏曰此涌突餅乞强進半枚

滹沱飯

光武滹沱有公孫豆粥之薦至今西北州縣
有號粥爲滹沱飯

學士羹

竇儼嘗病目幾喪明得良醫齋之勸令頻食羊
眼儼遂終身食之其家名雙晴羹世人有呼爲
學士羹者

道場羹

江南印山普作道場羹雜麵蔬筍非一物也

清風飯

寶曆元年內出清風飯制度賜[illegible]令造進法
用水晶飯龍睛粉龍腦末牛酪漿調事畢入金
提缸垂下冰池待其冷透供進惟大暑方作

[illegible]湯

[illegible]齏不及貿者名樸碣論事各以法乳湯
[illegible]浣花中衆所煎者

同河餅

天成中帝令作同河餅法用碎肉與麵溲和如
常方截每隻二寸厚蒸之

轉身米

貴有力者治飯材舂擣簸汰但中心一顆存焉
俗謂之轉身米

雙弓米

單公潔陽翟人址言貧嘗有所親訪之留食饌
魅於正名但云吸少許雙弓

麥穗生

吳門蕭遘仕至太常博士家習庖饌慕虞悰謝
諷之爲人作粲子坐止用肥羜包卷成雲縷然
美觀而已別作散飣麥穗生濃味殊冠

鄒平公食憲章

段文昌丞相尤精饌事第中庖所榜曰鍊珍堂
在途號行珍館家有老婢掌修之法指授女
僕老婢名膳祖四十年閱百婢獨九者可嗣法
文昌自編食經五十章時稱鄒平公食憲章

寒消粉

張彌守鎮江一日會客作加酥油光酒及酥炙生副戎許彝蓉招入不諳此饌甚嗜之他時再聚忽問前日盛饌有人曰寒而消者尚可得否彌紿之曰此名能消首金牛國所貢間用寒消粉煎成寧可復得衆客無不絕倒

回湯武庫

臘日家宴作臘四方用種種輕細不拘名品治之如大豆加以湯液滋味益時人以為節饌遂

與老宜兒女輩聚飲食中以雜味為之者間記于册季冬既大寒可以停食物家家多方鳩集羊豕牛鹿兔鴿魚鵝百珍之衆預期十日而所造至正旦日方成以品目多者為上用製湯餅盛筵而薦之名回湯武庫大梁奉牒成行

社零星

下鄉以裘蔚至節逢秋社莊丁皆戲社零星蓋用豬羊雞鴨粉麪蔬米為羨

東簫羊

和魯公守以春社遺節饌用盦惟一新樣大方碗覆以剪鏤蝦蟆鋪羅軟肉品物不知其幾種也物十而飯二為饗庭社日為之名辣驕羊

剝皮丹

唐末天降兵禍兵革徧海內時多饑儉秦宗權破巢魁於汝城遂為節度使潸日州桊強名曰藩府粒食價踰金產通衢有飯肆偶聞撈諸門日貨剝皮丹每服只賣二千服以饒世世彼時之民與犬豕何以異

玉尖麪

趙宗儒在翰林時聞中使言今日早饌玉尖麪用消熊棧鹿為內餡上甚嗜之問其形製蓋人間出尖饅頭也又問消之說曰熊之極肥者曰消鹿以倍料精養者曰棧

十遂羹

石耳石髮石線海紫菜鹿角脂菜三一綠少魚[illegible]某白石決明蝦魁鮨右用雞羊鶉汁及菜[illegible]蛤蜊[illegible]汁用然水蒸清與三汁相和鹽酎[illegible]

多汁為良十品不足聽闕忌入別物恐倫類雜則風韻去矣

小四海

孫承祐在浙右嘗會客指其盤筵曰今日坐中南之蝤蛑北之紅羊東之蝦魚西之栗無不畢備可謂富有小四海矣

鴈擔

富家出游運致僕具皆用綵樣檯象以紫苫蓋覆畢來兩人舁之其行列之盛有若鴈行旁觀號為鴈擔

入珍王人

晉入珍王人也嗜食無節凡是為羨饌為廚司大耗惡醋為小耗

張手美家

闤闠門外通衢有食肆人呼為張手美家水産陸販隨需而供每節則專賣一物徧京輻湊號曰濃家偶記其名播告四方事目服者

元陽臠 元日　油畫明珠 上元油飯

六一菜 人日　涅槃兜 二月十五

手裏行廚 上巳　冬凌粥 寒食

指天餕餡 四月八　如意圓 重午

綠荷包子 伏日　辣雞臠 二社飯

羅睺羅飯 七夕　玩月羹 中秋

盂蘭餅餡 中元　米錦 重九糕

宜盤 冬至　萱草麪 臘日

法王料斗 臘八

酒骨糟

孟蜀尚食掌食典一百卷有賜緋羊其法以紅麴煮肉緊卷石鎮深入酒骨淹透切如紙薄乃進注云酒骨糟也

建康七妙

金陵士大夫淵藪家家事鼎鐺有七妙齏可照面餛飩湯可注硯餅可映字飯可打擦擦臺麪可穿結帶餅可作勸盞寒具嚼著驚動十里人

釋鑾輿天台山居頌湯玉人甌糟箕上茆謁湯
餅堂滑櫃蕎岐秀焉耳

花餅員外
皇建僧舍旁有鬻花餅者人由此人號為員外官
春鬻德中也都人呼花餅員外所取錢用錢令
之

滿天星 金米　糝拌 炙粟餅
金餅餅員外 糝外有花 花紋肚內有花
大小虹橋 暈子　木密不匕麪 粱和子也

玉葵亥卯未相粥白玄黃
魏王繼岌為都統以羊乳粥粥為之號應聲
為平章事過門行補党所具小饌粥所遺粥其
品門栗粥乳粥豆沙加糖粥二種皆以各取
少許研和而食厨官遂有玉葵亥卯未相粥白
玄黃之語

玉積叉名錦餅
吳叔文自謂客詩云曉葵洗玉杵爽餅發金絲
拌開小叔由詩謂為真錦繡脩

于闐法全蒸羊
于闐法全蒸羊廣順中尚食取法為之西施捧
心學者金魂
黃綠

龍腦香遊小兒
以龍腦為傳像者有矣未見者征吾遊汴都龍
興寺惠乘寶一龍腦小兒雕製巧妙彩繪可人

刀圭第一香
昭宗嘗賜崔胤香 黃綾角約二兩御題曰刀

圭第一香酷烈清妙焚豆大亦終日旖旎蓋
成通所製賜同昌公主者

乾健香
江南山谷間有一種奇木曰麝香樹其老根焚
之亦清烈號乾健香

靈芳國
後唐龍輝殿安假山水一鋪沉香為山阜薔薇
水蘇合油為江池苓藿丁香為林樹薰陸為城
郭黃紫檀為屋宇白檀為人物方圍一丈三尺

成門小牌曰靈芳國或云平蜀得之者

曲水香

用香末布篆文木範中急覆之是爲曲水香

旖旋山

高麗使王王大世選沉水近千斤叠爲旖旋山象衡岳七十二峰錢俶許黄金五百兩竟不售

鬬香

中宗朝宗紀韋武間爲雅會各攜名香比試優劣名曰鬬香惟韋溫挾椒塗所賜常獲魁

半等香

清泰中荆南有僧貨半等香貧富不二價不見市香和合疑其仙者

鷓鴣沉界尺

沉水帶班點者名鷓鴣沉華山道士蘇志恬偶獲尺許修爲界尺

香燕

李煜保大七年召大臣宗室赴內香燕凡中國外夷所出以至和合煎飲佩帶粉囊共九十二種江南素所無也

鷹嘴香

番禺牙儈徐審與舶主何吉羅洽密不忍分判臨岐出如鷹嘴者三枚贈審曰此鷹嘴香也價不可言當時疫於中夜焚一顆則舉家無恙後八年番禺大疫審焚香闔門獨免餘者供事之呼爲吉羅香

沉香甑

有賈至林邑舍一翁姥家日食其飯濃香滿室賈亦不喻偶見甑則沉香所刻也

山水香

道士譚紫霄有異術閩王昶奉之爲師月給山水香焚之香用精沉上火半熾則沃以蘇合油

伴月香

徐鉉或遇月夜露坐中庭但爇佳香一炷其所親私別號伴月香

雪香扇

孟昶夏月水調龍腦末塗白扇上用以揮風一

夜與花蘂夫人登樓望月悞墜其扇爲人所得外有效者名雪香扇

沉香似芬陀利華

顯德末進士貫顯於九仙山遇靖長官行若奔馬知其異拜而求道取箧中所遺沉水香焚之靖曰此香全類斜光下等六天所種芬陀利華汝有道骨而俗緣未盡因授鍊仙丹一粒以柏子爲糧迄今尚健

三匀煎去聲

長安宋清以鬻藥致富嘗以香劑遺中朝簪紳題識器曰三匀煎焚之富貴清妙其法止龍腦麝末精沉等耳

奪真盤飣

顯德元年周祖創造供薦之物世宗以外姓繼統凡百務從崇厚靈前看果雕香爲之承以黃選突疊格禁中謂之奪真盤飣

[illegible]以雕出異香劑和面造之

[illegible]不[illegible]中[illegible]三匀四絶爲乞兒香

[illegible]子

長安大興善寺徐理男楚琳平生留意香事莊嚴僧子供佛之品也峭兒延賓之用也自奉之等也檀那槃之門琳和尚品字香

大尺雪檀

南夷香槎到文登盡以易匹物同光中有舶上檀香色正白號雪檀長六尺地人買爲僧坊刹竿

握君

徐鍇觀在廬陵由于烘香如意紫檀鏤成芬藝[illegible]結心時出清以今易致行被僧則頂帽具之不假比香亦不[illegible]故名爲握君

清門處士

海舶來有一沉香翁剜鏤若鬼工高尺餘雕審以上見越王王曰爲清門處士發源於心清聞妙香也

後唐福慶公主下降孟知祥長興四年明宗晏駕唐室避亂莊宗諸兒削髮爲苾蒭間道走蜀時知祥新稱帝爲公主厚待猶子賜予千計勑器用局以沉香降眞爲鉢木香爲匙筯錫之常食堂展鉢衆僧私相謂曰我輩謂來頂相衣服均是金輪王孫但面前四軒家具有無不等耳

衣贊

鬼樓墓衣

葬處土封謂之鬼樓凡隨品一如生前炊餅一如倒合木桶上作倒鑊形亦有兜用一重光發者或刻領物象名墓衣

泉臺上寶冥遊亞寶

顯德六年世宗慶陵發引之日百司設祭於道翰林院楮泉大若盞口余令人雕印字文文之面曰泉臺上寶背曰冥遊亞寶

瘵衣

世疾癃一職又病勞瘵則毀矣大第傳之五臟而以侵蝕血絕然後捨去人死則有蟲出中者病如前人非死不已一傳十十傳百展轉無窮故號衰疾

永息菴

有倘闕亦已四十四致仕須製棺題曰永息菴置諸寢室人勸移之俯仰曰吾欲見之常運死想滅除貪愛耳壽七十八無疾而逝

漆宅

余嘗臨外氏之喪見介亡孫裝內器余因嘗棺槨甚如法漆工曰七郎中隨身富貴只贏得一座漆宅差可自休

布漆山

天成開運以來俗尚厚棺有停之中寢人立兩邊不相見者因肆號布漆山

漆宮沙府

蘇司空禹珪薨百官致祭侍御史何發撰祭文曰漆宮永閟沙府告成禮畢余問沙府之說曰自隧道至塞棺之穴皆鋪沙以防陰雨泥滑名沙府俗人常引用之

大小脫空

長安人物繁習俗侈喪家陳設寫像其衣以紙繪金銀者曰大脫空諸外面設色者曰小脫空製造列肆茅行俗謂之茅行家事

土筵席

葬家聽術士說例用朱書鐵券若人家契帖標四界及主名意謂亡者居室之執守不知爭地者誰耶蒼蒼冥冥若魏丞之尚方長尚不答三尺號曰券臺貧無力則每祭祀以席爲之謂之土筵席

鬼

會舉人名鬼

釋種令超游南嶽與至觀隨修逢一精衆家人同憩道側超問其所之因密語曰我鬼人也凡舉子入試天命後見一嶽發護之欲以散給其聰明其中爲名第及時運未偶者則無所護衛詰以第曰爲兒戲耶我們其數也俾進來下宮直下視未前獄開會一人以陰德增減耳

神

侯白唾神荼

侯白隋人性輕多戲言嘗唾壁畫中神荼像人因責之應曰侯白雨腳墮地雙眼覷天太平田地步履安然此皆爾耶安敢罪侯白哉

紫相公

進士于則遇外親於洞陽未至十餘里飯于野店旁有紫荊樹村民祠以爲神呼曰紫相公則烹茶因以一杯置相公前策馬徑去是夜夢瞰冠紫衣人來見曰陳州于則公惠一方茶甌之飲謀有天平走穿雷州當去偕然皆嗜茶而不飼者饋以先生謝但飲茶人以可謂非常之也因曰古贈詩曰降酒先生風韻高撥銀公于是清家有牙粉骨功成從小喫嘗銜馬蹋擂盡則是日以小分錢銀匙打茶故月爲撥銀公子則家茶蔬圃中祠之年年獲收

小玉菓

盩厔吏魁召士人訓子翁館于門士人素有証牙一日復作左腮掀腫遂張口臥意似齊騰忽聞有聲發於齦齶若切切語言人馬喧鬨漸次直口外痛頓止至半夜卻聞蚕來之聲仍云小都郎回活玉某也似呵喝狀類上奏俄然直入口彈指項齒大痛不可具告士人勸呼符祝用符水士人從之痛已腫消竟不知何怪也

陳眉公訂正清異錄卷之四　終

子244-088

廣弘明集三十卷

（唐）釋道宣輯

明刻本

廣弘明集三十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唐釋道宣撰。道宣姓錢氏，丹徒人，隋末居終南白泉寺，又遷豐德寺、淨業寺。至唐高宗時乃卒。持戒精苦，釋家謂之宣律師。唐志載廣宏明集三十卷，與此本合。然二十七卷以後每卷各分上下，實三十四卷也。其書續梁僧祐宏明集而體例小殊，分爲十篇：一曰歸正，二曰辨惑，三曰佛德，四曰法義，五曰僧行，六曰慈濟，七曰戒功，八曰啟福，九曰悔罪，十曰統歸。每篇各爲小序，大旨排斥道教與僧祐書相同。其中如魏書釋老志本於二氏，神異各有紀錄，雖同爲粉飾，而無所抑揚。道宣乃於敘釋氏者具載其全文，敘道家者潛刪其靈蹟，然則冤親無等，猶爲最初之佛法，迨其後世味漸深，勝負互軋，雖以叢林古德，人天瞻禮，如道宣者，亦不免於門戶之見矣。其書採摭浩博，卷帙倍於僧祐。如梁簡文帝被幽述志詩及連珠三首之類，頗爲泛濫。然道宣生隋唐之間，古書多未散佚，故墜簡遺文往往而在。如阮孝緒七錄序文及其門目部分，儒家久已失傳，隋志僅存其說，而此書第三卷內乃載其大綱，尚可推尋崖略。是亦禮失求野之一端，不可謂無禆考證也。神僧傳稱僧祐前身爲南齊剡溪隱嶽寺僧護，道宣前身即爲僧祐。殆因道宣續僧祐之書，故附會是說。又稱道宣卒於乾封二年，而書末有遊大慈恩寺詩，乃題高宗之諡，殊不可解。又註曰一作唐太宗，蓋知其牴牾，爲之遷就。考雍錄載慈恩寺貞觀二十二年高宗在春宮時爲文德皇后立，則太宗猶及見之。然大慈恩之名可以出高宗之口，不可以出太宗之口。殆原本題爲御製，後人追改歟。

廣弘明集序

唐釋道宣撰

自大夏化行布流東漸懷信開道代有澆淳斯由情混三堅智昏四照故使澆薄之黨輕舉邪風淳正之徒時遭佞辯所以教移震旦六百餘年獨夫震虐三被殘屛禍不旋踵畢顧前良殃咎已形取笑天下且夫信爲德母智實聖因肇祖道元終期正果據斯論理則內傾八慢之惑㪅此求情則外蕩六塵之蔽蘊然累表非小道之登臨廓爾高昇乃上仁之翔集然以時經三代弊五滓之沉淪識蒙邪正詮人天之法

網是以內教經緯立法衣以攝機外俗賢明垂文論以弘範昔梁鍾山之上定林寺僧祐律師學統九流義包十諦情敦慈救志存住法詳括梁晉列辟羣英留心佛理構敘篇什撰弘明集一部一十四卷討顏謝之風規總周張之門律辨駮通議極情理之幽求窮較性靈誠智者之高致備于秘閣廣露塵心然智者不迷迷者非智故智士與言舉旨而心通標領迷夫取悟繁詞而方啟神襟若夫信解之來諒資神用契必精爽事投玄模故信有三焉一知二見三謂愚也知謂生知佩三堅而入正聚愚謂愚叟滯四惑而

溺欲塵化不可遷下愚之與上智中庸見信從善其若流哉是以法湮三代並惟寡學所纏故得師心獨斷禍集其計向若披圖八藏綜文義之成明尋繹九識達情智之迷解者則正信如皎日五翳雖掩而逾光矣余博訪前敘廣綜弘明以爲江表五代三寶載興君臣士俗情無異奉是稱文國智藉文開中原周魏政襲昏明重老輕佛信毀交貿致使工言既申佞倖斯及時不乏賢剖心特達脫穎拔萃亦有人焉然則昏明互顯邪正相師據像則雲泥兩分論情則倚伏交養是以六術揚於佛代三張冒於法流皆大士

之權謀至人之適化也斯則滿願行三毒之邪見淨名降六欲之魔王咸開逼引之殊途各立向背之弘轍今且據其行事決滯胥陵喻達蒙泉疎通性海至如寇謙之拒崔浩禍福皎然鄭藹之抗周君成敗俄頃姚安著論抑道在於儒流陳琳綴篇揚釋越於朝典此之諷議涅而不緇墜在諸條差難綜緝又梁周二武咸分顯晦之儀宋魏兩明同乘弘誘之略沈休文之慈濟顏之推之歸心詞彩卓然迥張物表嘗以餘景誠爲舉之弊於庸朽綜集牢落有漢陰博觀沙門繁贊成紀願惟直筆即而述之命帙題篇披圖藻

鏡至若尋條揣義有悟賢明孤文片記撮而附列名曰廣弘明集一部三十卷有梁所撰或未討尋略隨條例銓目歷舉庶得呈諸未覩廣信釋紛擬人以倫固非虛託如有隱括覽者詳焉

廣弘明集目錄

卷第一

歸正篇第一

序　釋道宣

商太宰問孔子聖人

佛為老師

漢顯宗開佛化法本內傳 作者未詳

後漢書郊祀志

吳主孫權論敘佛道三宗

宋文帝集朝宰論佛教

元魏孝明召釋道門人論前後

卷第二

釋老志　北齊魏收

述佛志　隋王劭

卷第三

遂古篇并序　梁江淹

歸心篇　北齊顏之推

七錄序　梁阮孝緒

卷第四

敘梁武帝捨事道法　釋道宣

上武帝捨事道法啓 并敕　邵陵王綸
敘齊高祖廢道法事　釋道宣
通極論 并叙　隋釋彥琮

卷第五
辨惑篇第二
序 二首　釋道宣
辨道論　魏曹植
老聃非大聖論　晉孫盛
老子疑問反訊　孫盛
均聖論　沈約

難均聖論　陶隱居
答陶華陽　沈約

卷第六
敘列代王臣滯惑解　釋道宣

卷第七
敘列代王臣滯惑解 餘

卷第八
敘元魏太武廢佛法事　釋道宣
敘周武帝集道俗議滅佛法事
二教論 篇十二　釋道安

卷第九
笑道論 凡三十六條并啓　周甄鸞

卷第十
敘周武帝更興道法事　釋道宣
敘釋慧遠抗周武帝廢教事
敘任道林辨周武帝除佛法詔
敘王明廣請興佛法事

卷第十一
箴傅奕上廢省佛僧表　釋道宣
對傅奕廢佛僧表 并啓　釋法琳

卷第十二
決對傅奕廢佛僧事 并表　釋明槩

卷第十三
辨正論 并序　釋法琳

卷第十四
內德論　唐李師政

卷第十五
佛德篇第三
序　釋道宣
釋迦文佛像讚 并序　釋支遁

阿彌陀佛像讚并序
文殊師利讚
彌勒讚
維摩詰讚
善思菩薩讚
法作菩薩不二入菩薩讚
聞首菩薩讚
不眴菩薩讚
善宿菩薩讚
善多菩薩讚

首立菩薩讚
月光童子讚
萬佛影銘　釋慧遠
晉襄陽丈六金像頌并序
文殊像讚　殷晉安
文殊師利讚并序
佛影銘并序　宋謝靈運
佛讚　宋范泰
與謝侍中書
答范光祿書　謝靈運

和范光祿祇洹像讚三首并序
和從弟惠連無量壽頌
維摩詰經中十譬讚八首
佛記序并敕啓三首　沈約
列塔像神瑞迹并序
牙像詔　梁武帝
出古育王塔下佛舍利詔
上菩提樹頌啓并敕　梁簡文帝
菩提樹頌并序
唱導文

禮佛唱導發願文　梁王僧孺
懺悔禮佛文
初夜文　王僧孺
卷第十六
奉阿育王寺錢啓　梁簡文帝
謝敕苦行像并佛跡等啓
謝敕參迎佛啓
答敕聽從舍利入殿禮拜啓
謝敕賚銅供造善覺寺塔露盤啓
謝敕使入光嚴殿禮拜啓

謝敕使監善覺寺起刹啓
謝御幸善覺寺看刹啓
敕答　梁武帝
謝敕賚錢幷白檀香充法會啓　梁簡文帝
謝敕賚栢刹柱幷銅萬斤啓
千佛願文
爲人造丈八夾紵金薄像䟽
與僧正教
與廣信侯書
與慧琰法師書二首

答湘東王書
寺刹佛塔諸銘頌九首
棲禪精舍銘
卷第十七
立舍利塔詔　隋高祖
舍利感應記　隋王劭
慶舍利感應表并答　隋安德王雄等
卷第十八
法義篇第四
序　釋道宣

釋疑論　晉戴安公
與遠法師書
答戴處士書　釋慧遠
難釋疑論　周道祖
重與遠法師書　戴安
答周居士難釋疑論
答戴處士書　周道祖
與戴處士書　釋慧遠
答遠法師書　戴安
報應問　何承天

答何衡陽書　劉少府
與諸道人辨宗論　謝靈運
答綱琳二法師難并書
答綱公難
答琳公難
問謝永嘉　宋王弘
答王衛軍問并書　謝靈運
重答謝永嘉書　王弘
答王衛軍書　竺道生
與安成侯姚嵩義述佛書　後秦主姚興

通三世論 諮什法師　鳩摩羅什
答後秦王姚興書　後秦王姚興
通不住法住般若
通聖人放大光明普照十方
通三世
通一切諸法空
謝後秦主姚興珠像表　姚嵩
上後秦主姚興佛義表
答安成侯姚嵩書　後秦王姚興
重上後秦主姚興表　姚嵩
重答安成侯姚嵩　後秦主姚興

析疑論　唐釋慧淨
廣析疑論　釋法琳

卷第十九

內典序　沈約
南齊皇太子解講疏
南齊竟陵王發講疏 并頌
南齊竟陵王解講疏二首
與荊州隱士劉虬書　蕭子良
與南郡太守劉景蕤書

爲竟陵王致書劉隱士　齊庾杲之
請御講啓　梁簡文帝等
答請御講啓敕　梁武帝
重請御講啓　簡文帝等
重答御講啓敕　梁武帝
又請御講啓　梁簡文帝
又答御講啓敕　梁武帝
謝上降爲開講啓　梁簡文帝
奉請上開講啓
答請開講啓敕　梁武帝

重謝上降爲開講啓　梁簡文帝
御講般若經序　梁陸雲
御講摩訶般若經序　梁蕭子顯
發般若經題論義　梁都講法彪
謝開講般若經啓　簡文帝
答謝開講般若啓敕　梁武帝

卷第二十

上大法頌表　梁簡文帝
大法頌 并序
上皇太子玄圃講頌啓

玄圃園講頌 并序　梁昭明太子

答玄圃園講頌啓令　梁武帝

為亮法師製涅槃經疏序　梁元帝

梁簡文帝法寶聯璧序　梁簡文帝

莊嚴旻法師成實論義疏序　梁元帝

內典碑銘集林序　唐釋玄則

禪林妙記前集序

禪林妙記後集序

法苑珠林序　唐李儼

卷第二十一

答雲法師請開講書　梁昭明太子

上昭明太子啓　梁釋法雲

答雲法師書　梁昭明太子

謝敕賚水犀如意啓

解二諦義令旨 并問答

解法身義令旨 并問答

謝敕賚看講啓

謝敕參解講啓

謝敕賚制旨大涅槃經講疏啓

謝敕賚制旨大集經講疏啓

答廣信侯書　梁簡文帝

與廣信侯書

答王心要書　梁蕭映

卷第二十二

佛知不異衆生知義　沈約

六道相續作佛義

因緣義

形神論

神不滅論

難范縝神滅論

性法自然論　陳釋眞觀

因緣無性論 并序　朱世卿

北齊三部一切經願文　魏收

周經藏願文　王褒

寶臺經藏願文　隋煬帝

請御製三藏聖教序表　唐釋玄奘

答玄奘法師前表敕　唐太宗

重請三藏聖教序啓　釋玄奘

三藏聖教序　唐太宗

謝敕賚經序啓　釋玄奘

答謝賚經序啓勅　唐太宗
述三藏聖教序　唐高宗
謝皇太子聖教序述啓　釋玄奘
答法師玄奘謝啓書　唐高宗
金剛般若經注序　唐褚亮
金剛般若經集註序　唐李儼
與翻經大德等書并偈　唐柳宣
答柳博士書并頌　釋明濬

卷第二十三

僧行篇第五

序　釋道宣
道士支曇諦誄　晉丘道護
鳩摩羅什法師誄　後秦釋僧肇
武丘法綱法師誄　宋釋慧琳
龍光寺竺道生法師誄
曇龍法師誄　謝靈運
廬山慧遠法師誄
若耶山敬法師誄　宋張暢
新安寺釋玄運法師誄　南齊釋慧琳
南齊安樂寺律師智稱法師碑　唐裴子野

廬山香鑪峯寺景法師行狀　齊虞羲
南齊禪林寺尼淨秀行狀　沈約

卷第二十四

沙汰僧徒詔　宋武帝
以僧顯爲沙門都統詔　魏孝文帝
立僧尼制詔
聽諸法師一月三入殿詔
令諸州衆僧安居講說詔
贈徐州僧統并設齋詔
歲施道人應統帛詔

爲慧紀法師亾施帛設齋詔
述僧中食論　沈約
述僧設會論
問沙汰釋李詔　北齊文宣帝
答沙汰釋李詔表　北齊樊孝謙
弔道澄法師亾書　梁簡文帝
與東陽盛法師書　梁王筠
與汝南周顒書　梁釋智林
與皋法師書　梁劉峻
與皎法師書　梁王曼頴

答王曼穎書　梁釋僧旻
弔震法師亡書　梁劉之遴
與震法師兄李敬胐書
弔僧正京法師亡書
東陽金華山栖志　劉孝標
與徐僕射領軍述役僧書　釋眞觀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陳徐陵
諫周太祖沙汰僧表　周釋曇積
貽仙城慧命禪師書　晉戴逵
酬戴先生書　釋慧命
弔延法師亡書　隋薛道衡

卷第二十五
福田論　隋釋彥琮
敘高祖皇帝問出家損益詔表　釋道宣
出沙汰佛道詔　唐高祖
敘太宗皇帝令道士在僧前詔表　釋道宣
制沙門等致拜君親敕　唐高宗
上高宗皇帝沙門不合拜俗表　釋威秀等
上雍州牧沛王論沙門不應拜俗啓　釋道宣等
上榮國夫人楊氏沙門不合拜俗啓
簡諸宰輔敘佛教隆替狀
列佛經論明沙門不應敬俗
白朝宰群公沙門不應拜俗啓
敘朝宰會議沙門致拜君親事九首 并序
停沙門拜君詔　唐高宗
上沙門應不拜親表　唐程士顒等
上釋在道前表　唐馮神德
上榮國夫人楊氏論拜親無益啓　釋道宣等
上請不拜父母表　釋威秀等

上拜親有損表　釋静邁等
上親同君上不致拜表　釋崇拔
統論前議優劣并讚　釋道宣
沙門不應拜俗總論　釋彥琮
卷第二十六
慈濟篇第六
序　釋道宣
究竟慈悲論　沈約
與何胤論止殺書　周顒
敘梁武斷殺絕宗廟犧牲事　釋道宣

戒殺訓　顏之推
斷酒肉文四首　梁武帝
敘梁武帝與諸律師唱斷肉律　釋道宣
卷第二十七上
戒功篇第七
序　釋道宣
與隱士劉遺民等書　釋慧遠
與蕭諮議等書　梁元帝
答湘東王書　梁簡文帝
與梁朝士書　釋曇瑗

與瑗律師書　釋慧津
答淨律師書　釋曇瑗
天台山顗禪師所受菩薩戒文　隋煬帝
統略淨住子淨行法門序　釋道宣
淨住子淨行法門　蕭子良
卷第二十七下
淨住子淨行法門 餘
卷第二十八上
啓福篇第八
序　釋道宣

與朗法師書　北魏主拓跋珪
與朗法師書　晉司馬昌明
答晉主昌明書　釋僧朗
與朗法師書　秦主苻堅
答秦主苻堅書　釋僧朗
與朗法師書　燕主慕容垂
答燕主慕容垂書　釋僧朗
與朗法師書　南燕主慕容德
答南燕主慕容德書　釋僧朗
與朗法師書　秦主姚興

與林法師書　晉王洽
南齊皇太子禮佛願疏　沈約
南齊南郡王捨身疏
捨身願疏
千僧會願文
四月八日度人出家願文　梁簡文帝
八關齋制序
爲人作造寺疏
謝敕賚納袈裟啓三首
爲諸寺檀越願疏

設無礙福會教　梁蕭綸
答湘東王書　梁簡文帝
與琰法師書二首
與劉智藏書　梁元帝
與約法師書　沈約
與印闍梨書　劉之遴
與雲僧正書　王筠
與長沙王別書
答雲法師書　劉孝綽
遺陽山寺願文　北齊盧思道

北齊武成帝以三臺宮爲大興聖寺詔
魏收
修起寺詔　後周明帝
隋文帝爲太祖武元皇帝行幸四處立寺建碑
詔　李德林
於相州戰場立寺詔　隋高祖
行道度人天下敕　隋煬帝
於行陣所立七寺詔　唐太宗
爲戰亾人設齋行道詔
度僧於天下詔

斷賣佛像敕　唐褚亮
與暹律師等書
捨舊宅造興聖寺詔　唐太宗
爲太穆皇后追福手疏
二教鍾銘　周武帝
大興善寺鍾銘序 未詳作者
西明寺鍾銘 未詳作者

卷第二十八下

悔罪篇第九

序　釋道宣

謝敕爲建涅槃懺啓 并敕　梁簡文帝
六根懺文
悔高慢文
懺悔文　沈約
羣臣請陳武帝懺文　陳江總
摩訶般若懺文　梁武帝
金剛般若懺文
勝天王般若懺文　陳宣帝
妙法蓮華經懺文　陳文帝
金光明懺文

大通方廣懺文
虛空藏菩薩懺文
方等陀羅尼齋懺文
藥師齋懺文
娑羅齋懺文
無礙會捨身懺文

卷第二十九上

統歸篇第十

序　釋道宣
淨業賦 并序　梁武帝

孝思賦 并序
遊七山寺賦　梁宣帝
宿山寺賦　梁王錫
鹿苑賦　魏高允
大乘賦 并序　魏李顒
詳玄賦　釋慧命
玄圃園講賦　蕭子雲
夢賦　釋真觀

卷第二十九下

傷愛子賦　江淹

無爲論 并序
伐魔詔 并序　元魏釋懿
奉伐魔啓
慰勞魔書
檄魔文　晉釋道安
魔主報檄
破魔露布文
平魔赦文
奉平魔赦文啓
平心露布文

卷第三十上

四月八日讚佛詩四首　釋支遁
詠八日詩三首
五月長齋詩一首
八關齋詩三首 并序
詠懷詩五首
述懷詩二首
詠大德詩一首
詠禪思道人 并序
詠利城山居

念佛三昧詩集序　釋慧遠
念佛三昧詩四首　晉王齊之
薩陀波崙讚
薩陀波崙入山求法讚
薩陀波崙始悟欲供養大師讚
曇無竭菩薩讚
諸佛讚
法樂辭十二章　齊王融
栖玄寺聽講畢遊邸園應司徒教
述三教詩　梁武帝
開善寺法會詩　梁昭明太子
望同泰寺浮圖詩 并和五首　梁簡文帝
夜望浮圖上相輪
賦詠五陰識支詩
賦詠百論捨罪福詩　劉孝綽
蒙華林園戒詩　梁簡文帝
蒙預懺直疏詩
和太子懺悔詩　梁武帝
奉和皇太子懺悔應詔 并序　王筠
講席將訖賦三十韻詩依次用　梁昭明太子

旦出興業寺講詩　梁簡文帝
和劉尚書侍五明集詩　梁元帝
奉和昭明太子鍾山解講 并和二首　梁陸倕
八關齋夜賦四城門詩　梁庾肩吾等
正月八日燃燈詩應令　梁簡文帝
遊光宅寺詩應令
被幽述志詩 并連珠二首
臨終詩　謝靈運
臨終遺表　沈約
臨終詩　陳釋智愷
入攝山栖霞寺 并序　江總
至德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升德施山齋三宿決
攝山栖霞寺山房夜坐簡徐祭酒周尚書并同
定罪福懺悔詩
遊羣彥
仰同令君攝山栖霞寺山房夜坐六韻　徐孝克
同江僕射遊攝山栖霞寺　陳後主
遊攝山栖霞寺 并序　江總
靜臥栖霞寺房望徐祭酒

仰和江令君　徐孝克
營涅槃懺 并序
遊虎丘山精舍　江總
紀事　釋道宣
往虎窟山寺詩 并和五首　江總

卷第三十下
春日從將軍遊山寺　陳從事
別才法師於湘還郢北
敬酬解法師所贈
通士人篇
從遊天中天寺應令　陳沈炯
同庾中庶肩吾周處士弘讓遊明慶寺
從駕經大慈照寺詩 并序　北齊盧思道
五苦詩　周釋亡名
遊明慶寺詩　陳姚察
詠像詩三首　陳張君祖
贈沙門竺法頵三首 并序
道樹經讚
三昧經讚
代答張君祖 并序　陳庾僧淵

答庾僧淵　張君祖
又答張君祖　庾僧淵
謁方山靈巖寺詩　隋煬帝
奉和方山靈巖寺應教　隋諸葛潁
正月十五日於通衢建燈夜升南樓　隋煬帝
奉和通衢建燈應教　諸葛潁
捨舟登陸示慧日道場玉清玄壇德衆　隋煬帝
臥疾閩越述淨名意 并序　隋王胄
展敬上鳳林寺　隋薛道衡
奉和武帝三教詩　梁釋智藏
謁并州大興國寺詩　唐太宗
詠興國寺佛前幡
遊大慈恩寺詩 并和　唐高宗
奉和竇使君同恭法師詠高僧二首
秋日遊東山寺尋殊曇二法師

廣弘明集目錄 終

廣弘明集卷第一

唐　釋　道　宣　撰

序

歸正篇第一 明佛爲大聖凡俗歸依 二儀三五不足歸敬

夫邪正糺紛愚智繁雜自非極聖焉能兩開所以欲王天魔猶能變爲佛相況餘色有孰可言哉固知一洲萬國一化千王互興廢立不足論評是以九十六部宗上界之天根二十五諦討極計之冥本皆陳正朔號三齊於人中咸稱大濟敷四等於天下又有魯邦孔氏遵禮樂於九州楚國李公開虛玄於五嶽匪

稱教王皆述作於先王賛時體國各臣吏於機務斯並衡分限域 謂赤洲以東孔老之化及蔥河以西異部之所說也 辨御乖張理路天殊居然自別何以明其然邪故西宇大夏衆計立於我神東華儒道大略存於身國孰解妄想流愛纏綿於九居倒情徙滯袪除於七識致令惑網覆心莫知投向昏波漾目寧辨歸依不可效尤務須反本原夫小道大道自古常談大聖小聖由來共述至於親承面對曾未覺知雷同體附相從奔競故有罔念作聖狂哲互稱即斯爲論未契端極昔皇覺之居含衛二十五年九億編戶逆從太半素王之在赤縣明學三虛子夏愧而致疑顏回獨言莫測以斯論道又可惑焉夫以會正名聖無所不通根塵無礙於有空陶冶莫滯於性欲形不可以相得挺金姿之四八心不可以智求垂不共之二九斯止一人名佛聖也故能道濟諸有幽顯咸所歸依自餘濡漸天衢之所未陟且自方域位殊義非叨僭若夫天無二日國無二王惟佛稱爲大聖光有萬億天下故令門學日盛無國不仰其風教義聿修有識皆參其席彼孔老者名位同俗不異常人祖述先王自無教訓何得比佛以相抗乎且據陰陽八殺之略山川望秩之祠七衆委

之若遺五戒捐而不顧觀此一途高尚自足投誠況有聖種賢蹤則爲天人師表矣是知天上天下唯佛爲尊六道四生無非苦者身心常苦義畢驅馳不思此懷妄存高大夫而可大則不陷於有爲旣屬非常固可歸於正覺有斯事類故敢序之云爾

商太宰問孔子聖人 出列子

太宰嚭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也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義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聖非

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為聖人乎夫子動容有
間曰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
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據斯以言孔子深
知佛為大聖也時緣未升故默而識之有機故舉然
未得昌言其致矣

佛為老師 出老子符子

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符子云老
氏之師名釋迦文余尋終古三五帝皇有事西奔窣
闐東逝故軒轅遊華胥之國王邵云即天竺也又陟
崑崙之墟即香山也老子迹涉扶風史述於流沙而

道家諸記皆西昇崑丘而上天矣以事詳之並從於
佛國也故伯益述山海申毒之國偎人而愛人郭璞
博古者曰申毒即天竺也浮屠所興今聞之說曰地
殷土中物壤琛麗民博仁智俗高理學立德厚生何
負諸夏古稱愛人之國世挺賢聖之人豈虛構哉

漢顯宗開佛化法本內傳 未詳作者

傳云明帝永平十三年上夢神人金身丈六項有日
光寤已問諸臣下傅毅對詔有佛出於天竺乃遣使
往求備獲經像及僧二人帝乃為立佛寺畫壁千乘
萬騎繞塔三帀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高陽門上顯節
陵所圖佛立像并四十二章經緘於蘭臺石室廣如
前集牟子所顯傳云時有沙門迦攝摩騰竺法蘭位
行難測志存開化蔡愔使達請騰東行不守區域隨
至維陽曉喻物情崇明信本帝問騰曰法王出世何
以化不及此荅曰迦毗羅衛國者三千大千世界百
億日月之中心也三世諸佛皆在彼生乃至天龍鬼
神有願行者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衆
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及處或五百
年或一千年或二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化
導之廣說教義文廣故畧也傳云永平十四年正月

一日五嶽諸山道士朝正之次自相命曰天子棄我
道法遠求胡教今因朝集可以表抗之其表畧曰五
嶽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
死罪上言臣聞太上無形無名無極無上虛無自然
大道出於造化之前上古同遵百王不易今陛下道
邁羲皇德高堯舜竊承陛下棄本追末求教西域所
事乃是胡神所說不參華夏願陛下恕臣等罪聽與
試驗臣等諸山道士多有徹視遠聽博通經典從元
皇已來太上羣錄太虛符祝無不綜練達其涯極或
策使鬼神吞霞飲氣或入火不燒或履水不溺或白

日升天或隱形不測至於方術無所不能願得與其比校一則聖上意安二則得辨眞僞三則大道有歸四則不亂華俗臣等若比對不如任聽重决如其有勝乞除虛妄勑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南嶽道士褚善信華嶽道士劉正念恒嶽道士桓文度岱嶽道士焦得心嵩嶽道士呂惠通霍山天目五臺白鹿等十八山道士祁文信等各賫靈寶眞文太上玉訣三元符籙等五百九卷置於西壇茅成子許成子黃子老子等二十七家子書二百三十五

卷置於中壇饌食奠祀百神置於東壇帝御行殿在寺南門佛舍利經像置於道西十五日齋訖道士等以柴荻和檀沉香爲炬遶經泣曰臣等上啓太極大道元始天尊衆仙百靈今胡神亂夏人主信邪正教失蹤玄風墜緒臣等敢置經壇上以火取驗欲使開示蒙心得辨眞僞便縱火焚經經從火化悉成煨燼道士等相顧失色大生怖懼將欲升天隱形者無力可能禁效鬼神者呼策不應各懷愧恥南嶽道士費叔才自憾而死太傅張衍語善信曰卿等所試無驗即是虛妄宜就西來眞法善信曰茅成子云太上者

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作謂之太素斯豈妄乎衍曰太素有貴德之名無言教之稱今子說有言教即爲妄也善信默然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遍覆大衆映蔽日光摩騰法師踊身高飛坐臥空中廣現神變于時天雨寶華在佛僧上又聞天樂感動人情大衆咸悅歎未曾有皆遶法蘭聽說法要并吐梵音歎佛功德亦令大衆稱揚三寶說善惡業皆有果報六道三乘諸相不一又說出家功德其福最高初立佛寺同梵福量司空陽城侯劉峻與諸官人士庶等千餘人出家四嶽諸山道士呂惠通等六百

二十人出家陰夫人王婕妤等與諸宮人婦女二百三十人出家便立十所寺七所城外安僧三所城內安尼自斯已後廣矣傳有五卷畧不備載有人疑此傳近出本無角力之事案吳書明費叔才感死故傳爲實錄矣

後漢郊祀志 出范曄漢書

志曰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統其教以脩善慈心爲主不殺生類專務清淨精進者爲沙門漢言息心剃髮去家絕情洗慾而歸於無爲也又以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所行善惡後生皆有報應所

貲行善以練其精神練而不已以至無生而得為佛也身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常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羣生也有經書數千卷以虛無為宗包羅精粗無所不統善為宏闊勝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所明在視聽之表歸依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生死報應之際無不憮然自失也魏書云其佛經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三世也其修道階次等級非一皆緣淺以及深藉微以為著率在於積仁順蠲嗜欲習虛靜而成通照也云云

吳主敘佛道三宗（出吳書）

孫權赤烏四年有康居國大丞相長子棄俗出家為沙門厥名僧會姓康氏神儀剛正遊化為任時三國鼎峙各擅威權佛法久被中原未達江表會欲道被未聞化行南國初達建鄴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為妖異有司奏聞吳主曰佛有何靈驗邪會曰佛晦靈迹出千餘載遺骨舍利應現無方吳主曰若得舍利當為立塔經三七日遂獲舍利五色耀天剖之逾堅燒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蓮華照曜宮殿臣主驚嗟希有瑞也信情大發因為造塔度人立寺以其所任為佛陀里又以教法初興故名建初寺焉下敕問尚書令闞澤曰漢明已來凡有幾年佛教入漢既久何緣始至江東澤曰自漢明永平十年佛法初來至今赤烏四年則一百七十年矣初永平十四年五嶽道士與摩騰角力之時道士不如南嶽道士褚善信費叔才等在會自憾而死門徒弟子歸葬南嶽不預出家無人流布後遭漢政陵遲兵戎不息經今多載始得興行又曰孔丘李老得與佛比對不澤曰臣聞魯孔君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羣世號素王制述經典訓獎周道教化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

有逸民如許成子原陽子莊子老子等百家子書皆修身自翫放暢山谷縱佚其心學歸澹泊事乖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俗化民之風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為經始立道學敕令朝野悉諷誦之若以孔老二教比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今見章醮酒脯葬琴行之似俗）吳主大悅以澤為太子太傅云云

宋文帝集朝宰論佛教（出高僧等傳）

文宗即宋高祖第三子也聰睿英博雅稱令達在位

三十年嘗以暇日縱容而顧問侍中何尚之吏部羊玄保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彌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辨措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也范泰謝靈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爲政必求性靈眞奧豈得不以佛理爲指南邪近見顔延之折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法深尤爲名理並足開奬人意若使率土之濵皆敦此化則朕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尚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蔽更荷褒拂非所敢當之至如前代羣英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渡江已來則王導周顗庾亮王濛謝尚郗超王坦王恭王謐郭文舉謝敷戴逵許詢及亡高祖兄弟及王元琳昆季范汪孫綽張玄殷覬等或宰輔之冠蓋或人倫之羽儀或置情天人之際或抗迹煙霞之表並稟志歸依措心歸信其間比對則蘭護開潛深道崇邃皆亞迹黄中或不測之人也慧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爲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要若使家家奉戒則罪息刑清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誠如聖旨羊玄保進曰此談益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謂秦楚論強兵之事孫吳盡吞併之術將無取於此也帝曰

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對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爲志苟在吞噬亦無取堯舜之道豈惟釋教而已哉帝曰釋門有卿亦猶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也自是文帝致意佛經及見嚴觀諸僧輒論道義廣延殿會躬御地筵同僧列飯時有沙門竺道生者秀出羣品英義獨拔帝重之嘗述生頓悟義僧等皆設巨難帝曰若使逝者可興豈爲諸君所屈時顔延之著離識論帝命嚴法師辨其同異往返終日笑曰公等今日無愧支許之談也云云

元魏孝明召釋道門人論前後 出魏書

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召佛道二宗門人殿前齋訖侍中劉騰宣敕請法師等與道士論議以釋弟子疑網時清通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僧曇謨最對論帝曰佛與老子同時不斌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時以充侍者明是同時最曰何以知之斌曰案老子開天經是以得知最曰老子當周何王幾年而生周何王幾年西入斌曰當周定王即位三年乙卯之歲於楚國陳郡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十四日夜子時生至周簡王四年丁丑歲事周爲守藏吏簡王十

三年遷爲太史至敬王元年庚辰歲年八十五見周德淩遲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斯足明矣最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三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後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經四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西遁據此年載懸殊無乃謬乎斌曰若佛生周昭之時有何文記最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既是制法聖人當時於佛迴無文記何邪最曰仁者識同管窺見不弘遠案孔子有三備卜經謂天地人也佛之文言

出在中備仁者早自披究不有此迷斌曰孔子聖人不言而知何假卜乎最曰惟佛是衆聖之王四生之首達一切含靈前後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觀自餘小聖雖曉未然之理必藉蓍龜以通靈卦也侍中尚書令元乂宣敕語道士姜斌論無宗旨宜下席又問開天經何處得來是誰所說即遣中書侍郎魏收尚書郎祖瑩等就觀取經帝令議之太尉丹陽王蕭綜太傅李寔衛尉許伯桃吏部尚書邢欒散騎常侍溫子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更無言說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衆帝加斌極刑三藏法師菩提流支苦諫乃止配徒馬邑

廣弘明集卷第一

音釋 廣第一

澆古堯切漓也 踵之隴切足跟也 湮於眞切没也 綜子宋切總括也 繹羊益切究尋也 琳力尋切 糺吉酉切糺紛繒繚亂也 懱莫結切輕易也 曄域輒切 嚭匹鄙切 申毒申音捐毒音篤申毒西域國名 偎烏恢切愛也 愔於金切 雒盧各切與洛同 煨燼煨烏恢切燼徐晉切煨燼火餘也 恧女六切慚也 懅其據切懼也 峙直里切屹立也 覬几利切 邃雖遂切深遠也

廣弘明集卷第二

唐釋道宣撰

釋老志 出魏書

齊魏收

大人有作司牧生民結繩以往書契所絕羲軒已還至於三代墳典之迹為秦所焚漢採遺籍復若山丘固使六家七略班馬區異釋氏之學聞於前漢武帝元狩中霍去病獲昆邪王及金人率長丈餘帝以為天神列於甘泉宮燒香禮拜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云身毒天竺國有浮圖之教哀帝元壽中秦景憲受大月氏王口授浮圖經

後漢明帝夢金人項有日光飛行殿庭傅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圖遺範仍與沙門迦攝摩騰竺法蘭還雒陽又得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帝令畫工圖之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緘經於蘭臺石室浮圖或言佛陀聲相轉也譯云淨覺言滅穢成明道為聖悟也凡其經旨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歷三世識神常不滅也凡為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麤鄙經無數形澡練神明乃致無生而得佛道也其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為著

率在於積仁順蠲嗜欲習虛靜而成通照也故其始
修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若君子之三畏也又有
五戒去殺盜婬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云
奉持之則生天人勝處虧犯則墜鬼畜諸苦又善惡
生處凡有六道焉諸服其道者則剃落鬚髮釋累辭
家結師資遵律度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給
謂之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近也其根業各差謂之
三乘聲聞緣覺及以大乘取其可乘運以至道爲名
也上根者修六度進萬行拯度億流彌歷長遠登覺
境而號爲佛也本師釋迦文此譯能仁謂德充道備

堪濟萬物也降於天竺迦維羅衛國王之子生於四
月八日夜從母右脇而出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天
降嘉瑞亦三十二而應之以二月十五日而入涅槃
此云滅度或言常樂我淨明無遷謝及諸苦累也又
云諸佛有二義一者真實謂至極之體妙絕拘累不
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量限有感斯應體常湛然二
權應者謂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時修短應物
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體不遷但時無妙
感故莫得常見耳斯則明佛生非實生滅非實滅也
佛既謝往香木焚屍靈骨分碎大小如粒擊之不壞

焚亦不焦而有光明神驗謂之舍利弟子收奉竭香
華致敬慕建宮宇謂之爲塔猶宗廟也故時稱爲塔
廟者是矣於後百年有王阿育者以神力分佛舍利
役諸鬼神造八萬四千塔布於世界皆同日而就今
洛陽彭城姑臧臨淄皆有阿育王寺蓋承其遺迹焉
而影迹爪齒留於天竺中途來往者咸言見之初說
教法後皆著錄綜覈深致無所漏失故三藏十二部
經如九流之異統其大歸終以三乘爲本後有羅漢
菩薩相繼著論贊明經義以破外道皆傷諸藏部大
義假立外辭而以內法釋之傳於中國漸流廣矣漢

初沙門皆衣赤布後乃易以雜色至於微言隱義未
之詳究有沙門常山衛道安性識聰敏日誦萬餘言
研求幽旨慨無師匠獨坐靜室十有二年覃思搆精
神悟妙賾以前出經多有舛駁乃正其乖謬爾後沙
門傳法大著中原魏先王建國出於玄朔風俗淳一
與西域殊絕故浮圖聲教未之得聞及神元與魏晉
通聘文帝在洛陽昭成在襄國備究南夏佛法之事
太祖平中山經郡國見沙門皆致敬禁軍旅無有所
犯有沙門僧朗與其徒隱于泰山帝致書以繒素氈
毯鉢錫爲禮今猶號朗公谷焉天與元年下詔曰夫

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沒神蹤遺軌信可依憑其敕有司於京城建飾容範修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歲作五級佛圖耆闍崛山及須彌山殿加以繢飾別構講堂禪房及沙門座莫不嚴具焉太宗踐位亦遵先業京邑四方建立圖像仍令沙門敷導民俗皇始中趙郡沙門法果戒行精至開演法籍太祖詔徵以為沙門統綰攝僧徒言多允愜供施甚厚太宗崇敬彌加於前永興中前後授以輔國宜城子忠信侯安城公之號皆固辭帝常親幸其居以門狹小不容輿輦更廣大之年八十餘泰

常中卒帝三臨其喪追贈老壽將軍趙胡靈公初果年四十始為沙門有子曰猛詔令襲果所加爵云云所述沙門等文多不載　世祖燾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業每引高德沙門與共談論四月八日輿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御門樓臨觀散華以致禮敬世祖平赫連昌得沙門惠始本張氏清河人聞羅什出經詣長安見之觀習禪定於白渠北晝則入城聽講夕還處靜三輔有識者多宗之劉裕滅姚泓留子義真鎮長安真及僚佐皆敬重焉後義真之去長安也赫連屈丐追敗之道俗少長咸見坑戮惠始身被白刃而體不傷屈

丐大怒召始於前以所佩寶劍自擊之又不能害乃懼而謝罪後至京都多所訓導人莫測其迹世祖重之每加禮敬自初習禪至於沒世五十餘年未嘗寢臥跣行泥塵初不汚足色踰鮮白世號曰白脚阿練自知終期齋潔端坐僧徒滿側凝泊而絕停屍十日容色如一死十餘年開殯改葬初不傾壞舉世異之送葬者六千餘人莫不感慟中書監高允為傳頌其德迹冢上立石精舍圖像存焉世祖雅好莊老諷味晨夕而富於春秋銳志武功雖歸宗佛法敬重沙門而未覽經教深求緣報之旨及得寇謙之道以清淨

無為有仙化之證遂信行其術司徒崔浩奉謙之道尤不信佛每與帝言數加誹毀謂虛誕為世費帝以其辨博頗信之會蓋吳反於杏城關中騷擾帝西伐至長安入寺中觀馬沙門飲從官酒入其便室見有財產弓矢及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蓋以萬計帝先忿沙門非法浩時從行因進其說下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敕留臺下四方一依長安行事又詔曰彼沙門者假西戎虛誕妄生妖孽非所以齊一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已下有私養沙門者皆送過期不出沙門身死容者誅一門時恭宗為太子監國素

敬佛道頻表陳刑殺之濫又非圖像之罪再三帝不許乃下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妄假睡夢信胡妖鬼以亂天常自古九州無此也誇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闇君亂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鬼道熾盛視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已來繼代禍亂天罰亟行生民死盡五服之內鞠為丘墟千里蕭條不見人跡皆由於此朕承天緒屬當窮運之弊欲除偽定眞復犧農之政其一切蕩除胡神滅其蹤迹庶無謝於風氏矣自今已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其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雖言胡神問今胡人若有

若無皆是前代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眞呂伯強之徒接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眞實至使王法廢而不行蓋大姦之魁也世有非常之人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偽物有司宣告在所諸有佛圖形像及胡經皆擊破焚除沙門無論少長悉坑之是歲眞君七年三月也恭宗言雖不用然猶緩宣詔書遠近預知各得為計京邑四方沙門多亡匿而免者其金銀寶像經論大得秘藏至於土木寺塔聲教所及皆畢除毀集論者曰帝本戎馬之鄉素絕文義之迹既叅軍事所往誅殄唯斯為政

餘無涉言故殺史官恥述過也屬崔浩銜構莫識佞辯遂行誅除時以為一代之快意也不久癘及追悔者無由視崔浩若仇讐淫刑酷毒為天下同笑也初浩與寇謙之同徒苦與浩爭浩不從謙之曰卿今促年受戮滅門戶矣至眞君十一年浩誅備五刑時年七十帝頗悔之然事已行難中修復恭宗潛欲興之未敢言也時法令寬弛篤信之家奉事沙門竊法服誦誦者殷矣至十三年二月因癘而崩子晃讒死而孫立焉檢別傳浩非毀佛法宗尚天師寇謙之學仙道也妻郭氏敬信釋典誦金剛般若經浩取焚之捐灰

於厠及幽執檻車送于城南使衛士十人行溲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浩曰斯吾投經之現報也初浩得肆其佞誅夷釋門深文加誚昌言下詔以為妖鬼之大魁也帝未委之可謂非常之人能行非常之事信矣浩門既誅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親姻也盡夷其族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驗矣集論者曰自古三公之加刑者斯最酷也豈非恨其飾詐邪佞濫毒仁祠致癘及躬無由自免顯戮讒構彌悔前愆克己復禮固難則矣不自責於闇惑方乃作虐尤人終非靜過畢為噬臍

者所及昔龍逢之遭夏桀比干之剖殷辛立炮烙以
樹嚴刑設酒池以悅臣妾時人豈謂為正化也縱而
飾非褒而唱善及後南巢被放白旗懸首無有代者
身自當之國除身喪無所追牧禍不旋踵自貽伊戚
降斯已後代代率然禪讓之道魏文開其實錄覈於
終古堯舜其猶病諸故佛經曰二儀尚殞國有何常
斯至言也世祖若能撫躬反問本詠幽都禮義之所
不行慈濟由來莫識不知昔乘何業奄有中原如何
恣此凶昏行茲傲虐事不可也用此自勵追悔絕乎
時有沙門玄高者空門之秀傑也通靈感衆道王河

西涼平東歸太武信重為太子晃之師也晃孝敬自
天崇仰佛法崔冦得倖於帝恐晃攝政或見危逐遂
窃譏於帝謂有異圖可不先慮帝乃信之便幽太子
於深宮帝夢其祖父執劒怒曰太子仁孝忠誠允著
如何信讒帝寤集朝臣以述之諸雄伯曰太子無事
枉見幽辱又帝信之以眞君五年正月下詔曰朕承
祖宗重光之緒思闡鴻業恢隆萬代武功雖昭而文
教未暢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域內安逸百姓富
昌宜從制度為萬世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
序授子任賢安全相付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

今不易之令典也可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
更舉賢良以備列職擇人授任而黜陟之其朝士庶
民皆稱臣於太子云云崔浩又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
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此勿論事迹難
明若不早除必為巨害帝又納之即幽太子死之又
收高於平城南縊之即宋元嘉二十一年也爾夜門
人莫知其死忽有光明繞塔入房有聲曰吾已逝矣
弟子等奔赴屍所請告遺訣高㸐然起坐曰大法應
化隨緣盛衰盛衰在迹理恒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
當如我耳汝等死後法當復興善自修心無令後悔

言已便卧而絕崔浩讒辭旣深能令父猜其子乃至
幽死兇沙門乎太武以眞君十三年二月五日崩太
子先已幽死吳王以九日即位改元永平十月一日
吳王又崩帝孫諱濬即位改元興安是為文成帝也
廟號高宗然佛教遂大光明四海此洲萬國無王不
奉北魏雖除南宋彌盛稱為眞君明王不亦惑乎猜
子而信賊臣孰可悼乎感獲而自嬰禍斯酷甚乎民
思反政存立非一興安元年高宗踐極下詔曰夫為
帝王者必祇奉明靈顯彰仁道其能惠著生民濟益
羣品者雖存往古猶序其風烈是以春秋嘉崇明之

禮祭典載功施之族況釋迦如來功濟大千惠流塵境等生死者歎其達觀覽文義者貴其妙門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擯羣邪開演正覺故前代已來莫不崇尚亦我國家常所尊事也世祖太武皇帝開廣邊荒德澤遐被沙門道士善行純誠如惠始之倫無遠不至風義相感往往如林夫山海之深怪物多有姦淫之儔得容假託諸寺之中致有凶黨是以先朝因其瑕釁戮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斷景穆皇帝每為慨然值軍國多事未遑修復朕承鴻緒君臨萬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諸州城郡縣於

衆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任其財用不制會限其有好樂道法欲為沙門不問長幼出於良家性行素篤鄉里所明者聽出家率大州五十人小州三十人足以化惡就善播揚道教也於是天下承風朝不及夕往時所毀圖寺並還修復佛像經論皆得顯出于時罽賓王種沙門師賢者東遊涼城又遊京下值罷佛法權假醫術而守道不改於修復日即為沙門同輩五人帝親為下髮賢為僧統云云興光元年秋敕有司於五級大寺為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軀各長一丈六尺用赤金二十五萬斤沙門曇曜帝禮

為師請帝於京西武州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彫飾奇偉冠於萬代今時見者傳云谷深三十里東為僧寺名曰靈巖西頭尼寺各鑿石為龕容千人已還者相次於北石崖中七里極高峻佛龕相連餘處時有斷續佛像數量孰測其計有一道人年八十禮像為業一像一拜至于中龕而死尸僵伏地以石封之今見存焉莫測時代在朔州東三百里恒安鎮西二十餘里往往來者述之誠不思議之福事也皇興元年高祖孝文誕載於恒安北臺起永寧寺七級佛圖高三百餘尺基架博

敞為天下第一又於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又搆三級石佛圖高十丈榱棟楣楹上下重結大小皆石鎮固巧密為京華壯觀延興元年顯祖獻文禪位於太子僧崙一名宏即孝文也年五歲聰聖玄覽窮神知幾既初踐位顯祖移御北苑崇光宮統習玄籍建鹿野佛圖於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巖房禪室禪僧居之承明元年顯祖太上皇崩造建明寺爾後建福度僧立寺非一太和十六年下詔每年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聽大州一百人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著

今以爲常准太和十九年帝幸徐州白塔寺顧諸王侍臣曰此寺近有名僧嵩法師者受成實論於羅什後授淵法師淵又授登紀二法師朕每翫成實可以釋人深情故至此寺道登雅有義業高祖眷賞恒侍講論於禁內及卒帝悼惜施帛千疋設一切僧齋京城七日行道下詔曰朕師登法師奄至殂背痛怛摧慟不能已已比藥治慎喪未容即赴便準師義哭諸門外緇素榮之西域沙門跋陀者有道業帝所敬重詔於少室山陰立少林寺以居之公給衣供二十一年五月詔曰羅什法師可謂神出五才志入四行者

也今常住寺猶有遺蹤欽悅修迹情深遐遠可於舊堂所爲建三級佛圖又見逼昏虐爲道殄軀既暫同俗禮應有子胤可推訪以聞當加叙接先是立監福曹又改爲昭玄備有官屬以斷僧務即如今同文寺崇玄署是也高祖時知名沙門有道順慧覺僧意慧紀僧範道辯慧度智誕僧顯僧義僧利並以義行重爲有魏孝文聖天子也五歲受禪十歲服冕太和十八年遷都於洛二十年改姓爲元氏文章百篇冠絕終古初登詔誥假手有司太和已後並自運筆前後諸帝不能及之如僧行篇所下詔也世宗即位下詔

曰緇素既殊法律亦異故道教彰於互顯禁勸各有所宜其僧犯殺人已上罪者依俗格斷餘犯悉付昭玄以內律僧制判之熙平元年詔遣沙門慧生使西域采經律涉七載正光三年冬還所獲經論一百七十部景明初世宗詔大長秋卿准代京靈巖寺石窟於洛南伊闕山爲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去地三百一十尺後以斬山太高費功難就奏移就下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爲世宗造石窟三所從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二十四載方成用工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肅宗熙平中於城內

起永寧寺靈太后親率百僚表基立剎塔有九層高四十餘丈費用不可勝計景明寺塔亦其亞也爾後官私寺塔其數甚衆神龜元年司空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寺塔漸多妨民居事畧云如來闡教多約山林今此僧徒眷戀城市豈湫隘是經行所宜浮諠是栖禪之地當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且任者既失其眞造者或損其福乃釋氏之糟糠法門之社鼠內戒所不容王典所宜棄矣奏可未幾天下喪亂加以河陰之禍朝士死者復捨其家爲寺禁令不復行焉興和二年詔以鄴城舊宮爲天平寺世宗已來至武定末

沙門知名者有慧猛慧辯慧深僧暹道欽僧獻道晞
僧深慧光慧顯法榮道長並見重道俗自魏有天下
至於禪讓佛經流通大集中國凡四百一十五部合
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後天下多虞王役尤甚
於是所在編戶相從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猥濫
之極自中國有佛法未之有也畧記僧尼二百餘萬
其寺三萬有餘流弊不歸一至於此識者所以太息
矣道家之源出於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資萬
類上處玉京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為飛仙之主千
變萬化有德不德隨感應物厥迹無常授軒轅於峨

眉教帝嚳於牧德大禹聞長生之訣尹喜受道德之
旨至於丹書紫字昇玄飛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靈
洞之說不可勝紀其為教也咸蠲去邪累澡雪心神
積行樹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昇天長生世上是以
秦皇漢武甘心不息勞心竭事所在追求終莫之致
退恨於後故有欒大徐氏之誅然其道惑於人故學
非一靈帝置華蓋於濯(濯一作)龍設壇場而為禮及張
陵受道於鵠鳴因傳天官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
其事大行齋祀跪拜各有成法於是三元九府百二
十官一切諸神咸所統攝又稱劫數頗竊佛經及其

劫終稱天地俱壞其書多有禁秘非其徒不得輒覯
至於化金銷玉行符勑水奇方妙術萬等千條上云
羽化飛天次稱消災滅禍故好異者往往而尊事之
初文帝入賓於晉從者云登仙伊闕太祖好老子之
言誦詠不倦天興中儀曹郎董謐上服食仙經數十
篇乃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鍊百藥封西山以供其
薪蒸令死罪者服之多死無驗太祖猶特修焉太醫
周澹苦其煎採之役欲廢其事陰令妻貨仙人博士
張曜妾得曜隱罪曜懼死因請自辟穀太祖許之給
曜資用為造靜堂於苑中給洒掃民二家而鍊藥之

官仍為不息久之太祖意少懈乃止世祖時道士寇
謙之字輔真南雍州刺史讚之弟早好仙道修張魯
之術服食餌藥歷年無効有仙人成公興傭作謙家
後謙之筭七曜惘然不了興曰何為不釋謙之曰我
學筭累年近筭周髀不合興令依言布之俄爾便決
謙歎服欲師事興固辭求為謙之弟子未幾與入華
山居石室與採藥與謙服不復饑又共入嵩高山石
室曰當有人將藥來得但食莫疑尋有人將藥至皆
是毒蟲臭物謙之懼走興還具問便歎息曰先生未
仙正可為帝王師耳與事謙之七年便曰不得久留

明中應去至期果卒見兩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錫杖及鉢至輿屍所輿欻然而起著衣持鉢執杖而去謙之守志嵩嶽以神瑞二年十月遇大神乘雲駕龍導從百靈集於山頂稱太上老君謂謙之曰自天師張陵去世已來地上曠職上谷寇謙之文身直理吾故教授汝天師之位賜汝雲中新科二十卷自開闢已來不傳於世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張偽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大道清虛寧有斯事專以禮度為首加之以服食閉練使玉女九疑十二人授謙導引口訣遂得辟穀氣盛顏色鮮麗弟子十餘

人皆得其術泰常八年十月有牧土上師李普文來嵩嶽云老君之玄孫也昔居代郡桑乾漢武帝時得道為牧土宮主領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十八萬里其中為方萬里者有三百六十方遣弟子云嵩嶽所統廣漢方萬里以授謙之作誥（云云）錄圖六十卷眞經付汝輔佐北方泰平眞君出天宮靜輪之法能興造克就則超登眞仙矣又云地上生民末劫垂及行教甚難男女立壇宇朝夕禮拜（云云）又云兩儀之間有三十六天天別三十六宮宮有一主其赤松王喬韓終張安世劉根張陵近世仙者並為翼從命謙之

與羣仙為友又云佛者昔於西胡得道在三十二天為延眞宮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斷絕人道天上衣服悉然始光年中初奉其書獻之世祖乃令謙之止於張曜辟穀之所供其食物朝野聞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崔浩獨異其言因師事之受其法術上疏贊明其事曰臣聞聖王受命則有天（一作大）應而河洛圖書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此昔漢高英聖四皓猶或恥之不為屈節今清德隱仙不召自至斯誠陛下侔蹤軒黃應天之符也豈可以世俗常談而忽上

靈之命臣竊懼之世祖欣然（時年九歲）乃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嶽迎致其餘弟子在山中者於是崇奉天師立道壇顯揚新法布告天下道業大行浩事天師甚謹拜禮人或譏之于時中嶽道士三十餘人至起天師道場京之東南重壇五層依新經制度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齋肅祈請六時月設厨會數千人謙之奏曰陛下以眞君御世建靜輪天宮開古未有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世祖從之至道壇受符籙備法駕旗幟盡青以從道家之色也自後諸帝即位皆如之恭宗見謙之奏造靜輪天宮必令高不聞雞犬聲

與上天神交接功後萬計經年不成乃言於世祖曰人天道殊卑高定分今謙之欲要以無成之期說不然之事財力費損百姓疲勞無乃不可乎必如其言未若因東山萬仞之崖為功差易帝深然之但為崔浩贊成難違其意沈吟久之曰吾亦知其無成事既爾何惜五三百工真君九年謙之卒葬以道士之禮諸弟子以為屍解變化而去靜輪天宮竟不成便止時京兆韋文秀隱中嶽世祖徵問方士金丹事對曰神通幽昧變化難測可以闇遇難以預期臣昔受於先師未之為也世祖重其豪族溫雅遣與尚書崔頤

詣王屋山合丹竟不成時方士至者前後數十人歷出名行河東祁纖好相人世祖賢之拜纖上大夫頻陽絳略聞喜吳劭導引養精年百餘歲神氣不衰恒農閻平仙博覽百家不能達意然辭對可錄帝授官固辭扶風魯祈遭赫連虐避地寒山教授數百人好方術少嗜慾河東羅崇之餌松脂不食五穀云受道中條山有穴通崑崙蓬萊得見仙人往來帝令還鄉立壇祈請詔河東給所須崇入穴百步遂窮召還有司以誣罔不道奏罪之世祖赦之以開待賢之意東萊王道翼隱韓信山四十餘年斷粟食麥通經章符

錄不交時俗顯祖令青州刺史召赴都仍守本操遂令僧曹給衣食終身太和十五年詔曰夫至道無形虛寂為主自有漢已後置立壇祠先朝以其至順可歸為立寺宇昔京城之內居舍尚希今者里宅櫛比人神猥湊非所以祗崇至法清敬神道可移於都南桑乾之陰嶽山之陽永置其所給戶五十以供齋祀之用仍名為崇虛寺可召諸州隱士圓滿九十人遷洛移鄴踵如故事其道壇在南郊方二百步以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五日壇主道士高人一百六十人以行拜祠之禮諸道士罕能精至又無才術可高

武定六年有司報罷之河東張遠遊河閒趙靜通等齊文襄王別置館京師重其道術而禮接焉

今撿天師寇謙之叙陳太上老君所言同夫蓬萊之名海下崑崙之虛府天上也又云三十六土萬里為方三百六十等何異張角之三十六方乎案後漢皇甫嵩傳云鉅鹿張角自稱大賢郎師奉事黃老行張陵之術用符水呪法以治百病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行化自法轉相誑惑十餘年間眾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之民莫不必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之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千人訛言蒼天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邑寺門作甲子字中平元年三月五日內外俱起皆著道士黃服戴黃巾或殺人祠天于時賊徒數十萬眾初起潁川作亂天下並為皇甫嵩討滅餘黨不盛今猶服之

述佛志 出齊書

隋王邵

劭曰釋氏非管窺所及率爾妄言之又引列禦寇書述商太宰問孔子聖人事又黃帝夢遊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佛神遊而已此之所言髣髴於佛石符姚世經譯遂廣蓋欲柔伏人心故多寓言以方便不知是何神怪浩蕩之甚乎其說人身心善惡世事因緣以慈悲喜捨常樂我淨書辨至精明如日月非正覺孰能證之凡在黔首莫不歸命達人則慎其身口修其慧定平等解脫究竟菩提及僻者爲之不能通理徒務費竭財力功利煩濁猶六經皆有所失未之深也已矣

廣弘明集卷第二

音釋 廣第二

符舒救切 月氏氏章移切月氏西域國名 戡苦含切克也 淄側持切臨淄郡名 壙苦謗切深也 毯吐敢切毛席也 繢胡對切與繪同 綰烏板切繫也 氐音低與氏同 跣息淺切足親地也 眩黃絹切惑也 癘力制切疫也 溲踈鳩切小便也 嗸五勞切衆口愁也 炮烙炮蒲交切灸也烙盧各切燒灼也 縊於計切自經也 蹷居月切跳也 鐫子全切剝也 榱倉回切椽也 謐覓筆切 辟穀辟必益切辟穀絕粒切 劭上召切 櫛側瑟切櫛比也 鄴魚怯切地名 黔其廉切黑也

廣弘明集卷第三

唐釋道宣撰

遂古篇并序　梁江淹

僕嘗為造化篇以學古制今觸類而廣之復有此文
兼象天問以遊思云爾
聞之遂古大火然兮水亦溟涬無涯邊兮女媧鍊石
補蒼天兮共工所觸不周山兮河洛交戰寧深淵兮
黃炎共鬬涿鹿川兮女妓九子為氏先兮蚩尤鑄兵
幾千年兮十日並出堯之間兮羿迺斃日事豈然兮
常娥奔月誰所傳兮豐隆騎雲為靈仙兮夏開乘龍

何因緣兮傳說託星安得宜兮夸父鄧林義亦艱兮
尋木千里烏易論兮穆王周流往復旋兮河宗王母
可與言兮青鳥所解路誠亶兮五色玉石出西偏兮
崑崙之墟海此間兮去彼宗周萬二千兮山經古書
亂編篇兮郭釋有兩未精堅兮上有剛氣道家言兮
日月五星皆虛懸兮倒景去地出雲煙兮九地之下
如有天兮土伯九約寧若先兮西方蓐收司金門兮
北極禺強為常存兮帝之二女遊湘沅兮霄明燭光
向焜煌兮太上司命鬼之元兮山鬼國殤為遊鬼兮
迦維羅衛道最尊兮黃金之身誰能原兮恒星不見
頗可論兮其說彬炳多聖言兮六合之內心常渾兮
幽明詭性令智惛兮河圖洛書為信然兮孔甲豢龍
古共傳兮禹時防風處隅山兮春秋長狄生何邊兮
臨洮所見又何緣兮蓬萊之水淺於前兮東海之波
為桑田兮山崩邑淪寧幾千兮石生土長必積年兮
漢鑿昆明灰炭全兮魏開濟渠螺蚌堅兮白日再中
誰使然兮北斗不見藏何間兮建章鳳闕神光連兮
未央鐘簴生華鮮兮銅為兵器秦之前兮丈夫衣綵
六國先兮周時女子出世間兮班君絲履遊泰山兮
人鬼之際有隱淪兮四海之外孰方圓兮沃沮肅慎

東北邊兮長臂兩面亦乘船兮東南倭國皆文身兮
其外黑齒次裸民兮侏儒三尺並為鄰兮西北丁零
又烏孫兮車師月支種類繁兮馬蹄之國善騰奔兮
西南烏弋及罽賓兮天竺于闐皆胡人兮條支安息
西海濵兮人迹所極至大秦兮珊瑚明珠銅金銀兮
琉璃瑪瑙來雜陳兮硨磲水精莫非真兮雄黃雌石
出山垠兮青白蓮華被水濵兮宮殿樓觀並七珍兮
窮陸溟海又有民兮長股深目豈君臣兮丈夫女子
及三身兮結胷反舌一臂人兮跂踵交脛與羽民兮
不死之國皆何因兮茫茫造化理難循兮聖者不測

況庸倫今筆墨之暇爲此文令薄暮雷電聊以忘憂又示君乎梁典云江淹位登金紫初淹年六歲能屬文爲詩最長有遠識愛奇尚年二十以五經授宋諸王待以客禮初年十三而孤貧采薪養母以孝聞及梁朝六遷侍中夢郭璞索五色筆淹與之自是爲文不工人謂其才盡然以不得志故也有集十卷深信大竺緣果之文余撿其行事與傳同爲綴述佛理不多錄其別傳知明賢之雅志耳

歸心篇

北齊顏之推

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素歸心勿輕慢也其間妙旨具諸經論不復於此少能讚述但懼汝曹猶未牢固略重勸誘耳原夫四塵五陰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羣生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慧豈徒七經百

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老莊之所及也內外兩教本爲一體漸極爲異深淺不同內典初門設五種之禁與外書仁義五常符同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畋狩軍旅燕饗刑罰因民之性不可卒除就爲之節使不淫濫耳歸周孔而背釋宗何其迷也俗之謗者大抵有五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無方爲迂誕也其二以吉凶禍福或未報應爲欺誑也其三以僧尼行業多不精純爲姦慝也其四以糜費金寶減耗課役爲損國也其五以縱有因緣而報善惡安能辛苦今日之甲利益後世之乙乎爲異人也今並釋之于下云

釋一曰夫遥大之物寧可度量今人所知莫若天地天爲精氣日爲陽精月爲陰精星爲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有墜落乃爲石矣精若是石不可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屬一星之徑大者百里一宿首尾相去數萬百里之物數萬相連闊狹從斜常不盈縮又星與日月光色同耳但以大小爲其等差然而日月又當石耶石既牢密烏兔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錯違其間遲速理寧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

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寧當氣墜忽變爲石地既滓濁法應沈厚鑿土得泉乃浮水上積水之下復有何物江河百谷從何處生東流到海何爲不溢歸塘尾閭渫何所到沃焦之石何氣所然潮汐去還誰所節度天漢懸指那不散落水性就下何故上騰天地初開便有星宿九州未畫列國未分剪疆區野若爲躔次封建已來誰所制割國有增減星無進退災祥禍福就中不差懸象之大列星之數何爲分野止繫中國昴爲旄頭匈奴之次西胡東夷一作越彫題交阯

獨棄之乎以此而求迄無了者豈得以人事尋常抑必宇宙之外乎凡人所信唯耳與目自此之外咸致疑焉儒家說天自有數義或渾或蓋乍穹乍安斗極所周筦(一作管)維所屬若所親見不容不同若所測量寧足依據何故信凡人之臆說疑大聖之妙旨而欲必無恒沙世界微塵數劫乎而鄒衍亦有九州之談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氈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石船皆實驗也世有祝師及諸幻術猶能履火蹈刃種瓜移井倏忽之間千變萬化人力所為尚能如此何況神通感應不可思量千里寶幢百由旬座化成淨土踊生(一作出)妙塔乎

釋二曰夫信謗之興有如影響耳聞眼見其事已多或乃精誠不深業緣未感時儻差間終難獲報耳善惡之行禍福所歸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獨釋典為虛妄乎項橐顏回之短折伯夷原憲之凍餒盜跖莊蹻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強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更為實耳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為惡而儻值福徵便可怨尤即為欺詭則亦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也又安所依信而立身乎

釋三曰開闢已來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悉責其精潔乎見有名僧高行棄而不說若覩凡猥流俗便生誹毀且學者之不勤豈教者之為過俗僧之學經律何異士人之學詩禮詩禮之教格朝廷之士略無全行者經律之禁格出家之輩而獨責無犯哉且闕行之臣猶求祿位毀禁之侶何慚供養乎其於戒行自當有犯一被法服已墮僧數歲中所計齋講誦持比諸白衣猶不啻山海也

釋四曰內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耳若能誠孝在心仁惠為本須達流水不必剃落鬚髮豈令罄井田而起塔廟窮編戶以為僧尼也皆由為政不能節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穡無業之僧空國賦算非大覺之本旨也抑又論之求道者身計也惜費者國謀也身計國謀不可兩道(一作遂)誠臣狥主而棄親孝子安家而忘國各有行也儒有不屈王侯高尚其事隱有讓王辭相避世山林安可計其賦役以為罪人也若能皆化黔首悉入道場如妙樂之世儴佉之國則有自然秔米無盡寶藏安求田蠶之利乎

釋五曰形體雖死精神猶存人生在世望於後身似

不連屬及其沒後則與前身猶老少朝夕耳世有冤神亦見夢想或降僮妾或感妻孥求索飲食徵須福祐亦為不少矣今人貧賤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功德以此而論可不為之作福地乎夫有子孫自是天地間一蒼生耳何以身事而乃愛護遺以基址況於己之神爽頓欲棄之乎故兩踈得其一隅累代詠而彌光矣凡夫矇蔽不見未來故言彼生與今生非一體耳若有天眼鑒其念念隨滅生生不斷豈可不怖畏邪又君子處世貴能克己復禮濟時益物治家者欲一家之慶治國者欲一國之良僕臣妾臣民與

竟何親也而為其勤苦修德乎亦是堯舜周孔虛失愉樂一人修道濟度幾許蒼生免脫幾身罪累幸熟思之人生居世須顧俗計樹立門戶不得悉棄妻子一皆出家但當兼修行業留心讀誦以為來世資糧人身難得勿虛過也

七錄序　梁阮孝緒

日月貞明匪光景不能垂照嵩華載育非風雲無以懸感大聖挺生應期命世所以匡濟風俗矯正彝倫非夫丘素墳典詩書禮樂何以成穆穆之功致蕩蕩之化也哉故洪荒道喪帝昊興其爻畫結繩義隱皇頡肇其文字自斯已往沿襲異宜功成治定各有方冊正宗既殄樂崩禮壞先聖之法有若綴旒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逮也而有志焉夫有志以為古文猶好也故自衛反魯始立素王於是刪詩書定禮樂列五始於春秋興十翼於易道夫子既亡微言殆絕七十並喪大義遂乖逮於戰國殊俗政異百家競起九流互作嬴政嫉之故有坑焚之禍至漢惠四年始除挾書之律其後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至孝成之世頗有亡逸乃使謁者陳農求

遺書於天下命光祿大夫劉向及子俊歆等讎校篇籍每一篇已輒錄而奏之會向亡喪帝使歆嗣其前業乃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總括羣篇奏其七畧及後漢蘭臺猶為書部又於東觀及仁壽闥撰集新記校書郎班固傅毅並典秘籍固乃因七畧之辭為漢書藝文志其後有著述者袁山松亦錄在其書魏晉之世文籍逾廣皆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魏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謂為朱紫有別晉領秘書監荀勗因魏中經更著新簿雖分為十有餘卷而總以四部別之惠懷之亂其書畧盡江左草創十

不一存後雖鳩集淆亂已甚及著作佐郎李充始加删正因荀勗舊簿四部之法而換其乙丙之書沒略衆篇之名總以甲乙爲次自時厥後世相祖述宋秘書監謝靈運丞王儉齊秘書丞王亮監謝朏等並有新進更撰目錄宋秘書殷淳撰大四部目儉又依別錄之體撰爲七志其中朝遺書收集稍廣然所亡者猶太半焉齊末兵火延及秘閣有梁之初缺亡甚衆爰命秘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別藏衆書使學士劉孝標等重加校進乃分數術之文更爲一部使奉朝請祖暅撰其名錄其尚書閣內別藏經

史雜書華林園又集釋氏經論自江左篇章之盛未有踰於當今者也孝緒少愛墳籍長而弗倦臥病閑居傍無塵雜晨光纔啓緗囊已散宵漏既分綠袠方掩猶不能窮究流畧探盡秘奧每披錄內省多有缺然其遺文隱記頗好搜集凡自宋齊已來王公搢紳之館苟能蓄聚墳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見若聞校之官目多所遺漏遂總集衆家更爲新錄其方內經史至于術伎合爲五錄謂之內篇方外佛道各爲一錄謂之外篇凡爲錄有七故名七錄昔司馬子長記數千年事先哲愍其勤雖復稱爲良史猶有

捃拾之責況總括羣書四萬餘卷皆討論研覈標判宗旨才愧疎通學慚博達靡班嗣之賜書微黃香之東觀儻欲尋檢內寡卷軸如有疑滯傍無沃啓其爲紕繆不亦多乎將恐後之罪予者豈不在於斯錄如有刊正請俟君子昔劉向校書輒爲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隨竟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別集衆錄謂之別錄即今之別錄是也子歆撮其指要著爲七畧其一篇即六篇之總最故以輯畧爲名次六藝畧次諸子畧次詩賦畧次兵書畧次數術畧次方伎畧王儉七志改六藝爲經典次諸子次詩賦爲文翰次兵

書爲軍書次數術爲陰陽次方伎爲術藝以向歆雖云七畧實有六條故別立圖譜一志以全七限其外又條七畧及二漢藝文志中經簿所闕之書并方外之經佛經道經各爲一錄雖繼七志之後而不在其數今所撰七錄斟酌王劉王以六藝之稱不足標牓經目改爲經典今則從之故序經典錄爲內篇第一劉王並以衆史合于春秋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今衆家記傳倍於經典猶從此志實爲繁蕪且七畧詩賦不從六藝詩部蓋由其書既多所以別爲一畧今依擬斯例分出衆史序記傳錄爲

內篇第二諸子之稱劉王竝同又劉有兵書略王以兵字淺薄軍言深廣故改兵爲軍竊謂古有兵革兵戎治兵用兵之言斯則武事之總名也所以還改軍從兵兵書既少不足別錄今附于子末總以子兵爲稱故序子兵錄爲內篇第三王以詩賦之名不兼餘制故改爲文翰竊以頃世文詞總謂之集變翰爲集於名尤顯故序文集錄爲內篇第四王以數術之稱有繁雜之嫌故改爲陰陽方伎之言事無典據又改爲藝術竊以陰陽偏有所繫不如數術之該通術藝則濫六藝與數術不逮方伎之要顯故還依劉氏各守本名但房中神仙既入仙道醫經經方不足別創故合術伎之稱以名一錄爲內篇第五王氏圖譜一志劉略所無劉數術中雖有曆譜而與今譜有異竊以圖畫之篇宜從所圖爲部故隨其名題各附本錄譜既注記之類宜與史體相參故載于記傳之末自斯已上皆內篇也釋氏之教實被中土講說諷味方軌孔籍王氏雖載于篇而不在志限即理求事未是所安故序佛法錄爲外篇第一仙道之書由來尚矣劉氏神仙陳於方伎之末王氏道經書於七志之外今合序仙道錄爲外篇第二王則先道而後佛今則

先佛而後道蓋所宗有不同亦由其教有淺深也凡內外兩篇合爲七錄天下之遺書秘記庶幾窮於是矣有梁普通四年歲維單閼仲春十有七日於建康禁中里宅始述此書通人平原劉杳從余遊因說其事杳有志積久未獲操筆聞余已先著鞭欣然會意凡所抄集盡以相與廣其聞見實有力焉斯亦康成之於傳釋盡歸子慎之書也

古今書最

七略書三十八種六百三家一萬三千二百一十九卷

五百七十二家亡 三十一家存

漢書藝文志書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三千三百六十九卷

五百五十二家亡 四十四家存

後漢藝文志書若干卷

八十七家亡

晉中經簿四部書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萬九百三十五卷其中十六卷佛經書簿少二卷不詳所載多少

一千一百一十九部亡 七百六十六部存

晉元帝書目四部三百五袠三千一十四卷

晉義熙四年秘閣四部目錄

宋元嘉八年秘閣四部目錄一千五百六十有
四袠一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五十五袠四百三十八卷）

佛經

宋元徽元年秘閣四部書目錄二千二十袠一
萬五千七十四卷

齊永明元年秘閣四部目錄五千新足合二千
三百三十二袠一萬八千一十卷

梁天監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術數書目錄合
二千九百六十八袠二萬三千一百六卷（秘書丞殷鈞撰秘閣四部書少於文德故書不錄其數也）

新集七錄內外篇圖書凡五十五部六千二百
八十八種八千五百四十七袠四萬四千五
百二十六卷（六千七十八種八千二百八十四袠四萬三千六百二十四卷經書二百三種二百六十三袠八百七十九卷圖符）

內篇五錄四十六部三千四百五十三種五千
四百九十三袠三萬七千九百八十三卷（三千三百一十八種五千三百六袠三萬七千一百八卷經書一百三十五種一百八十七袠七百七十五卷圖也）

外篇二錄九部二千八百三十五種三千五十
四袠六千五百三十八卷（二千七百五十九種五千九百七十八袠六千四百三十四卷經書七十六種七十八袠一百卷符圖）

七錄目錄

經典錄內篇一

易部本四種九十六帙五百九十卷

尚書部二十七種二十八帙一百九十卷

詩部五十二種六十一帙三百九十八卷

禮部一百四十種二百一十一帙一千五百七
十卷

樂部五種五帙二十五卷

春秋部一百一十一種一百三十九帙一千一
百五十三卷

論語部五十一種五十二帙四百一十六卷

孝經部五十九種五十九帙一百四十四卷

小學部七十二種七十二帙三百一十三卷

右九部五百九十一種七百一十帙四千七百
一十卷

記傳錄內篇二

國史部二百一十六種五百九帙四千五百九

十六卷
注曆部五十九種一百六十七帙一千二百二十一卷
舊事部八十七種一百二十七帙一千三十八卷
職官部八十一種一百四帙八百一卷
儀典部八十種二百五十二帙二千二百五十六卷
法制部四十七種九十五帙八百八十六卷
僞史部二十六種二十七帙一百六十一卷

雜傳部二百四十一種二百八十九帙一千四百四十六卷
鬼神部二十九種三十四帙二百五卷
土地部七十三種一百七十一帙八百六十九卷
譜狀部四十二種四百二十三帙一千六十四卷
簿錄部三十六種六十二帙三百三十八卷
右十二部一千二十種二千二百四十八帙一萬四千八百八十八卷

子兵錄內篇三
儒部六十六種七十五帙六百四十卷
道部六十九種七十六帙四百三十一卷
陰陽部一種一帙一卷
法部十三種十五帙一百一十八卷
名部九種九帙二十三卷
墨部四種四帙一十九卷
縱橫部二種二帙五卷
雜部五十七種二百九十七帙二千三百三十八卷

農部一種一帙三卷
小說部十種十二帙六十三卷
兵部五十八種六十一帙二百四十五卷
右一十一部二百九十種五百五十三帙三千八百九十四卷
文集錄內篇四
楚辭部五種五帙二十七卷
別集部七百六十八種八百五十八帙六千四百九十七卷
總集部十六種六十四帙六百四十九卷

雜文部二百七十三種四百五十一帙三千五
百八十七卷
右四部一千四十二種一千三百七十五帙一
萬七百五十五卷
術伎錄內篇五
天文部四十九種六十七帙五百二十八卷
緯讖部三十二種四十七帙二百五十四卷
曆筭部五十種五十帙二百一十九卷
五行部八十四種九十三帙六百一十五卷
卜筮部五十種六十帙三百九十卷
雜占部十七種十七帙四十五卷
刑法部四十七種六十一帙三百七卷
醫經部八種八帙五十卷
經方部一百四十種一百八十帙一千二百五
十九卷
雜藝部十五種十八帙六十六卷
右十部五百五種六百六帙三千七百三十六
卷
佛法錄三卷外篇一
戒律部七十一種八十八帙三百二十九卷

禪定部一百四種一百八帙一百七十六卷
智慧部二千七十七種二千一百九十帙三千
六百七十七卷
疑似部四十六種四十六帙六十卷
論記部一百一十二種一百六十四帙一千一
百五十八卷
右五部二千四百一十種二千五百九十五帙
五千四百卷
仙道錄外篇二
經戒部二百九十種三百一十八帙八百二十
八卷
服餌部四十八種五十二帙一百六十七卷
房中部十三種十三帙三十八卷
符圖部七十種七十六帙一百三卷
右四部四百二十五種四百五十九帙一千一
百三十八卷
文字集畧一帙三卷序錄一卷
正史删繁十四帙一百三十五卷序錄一卷
高隱傳一帙十卷序例一卷
古今世代錄一帙七卷

序錄二帙一十一卷
雜文一帙十卷
聲緯一帙一卷
右七種二十一帙一百八十一卷阮孝緒撰不
足編諸前錄而載於此
孝緒陳留人宋中領軍歆之曾孫祖慧眞臨賀太守父彥太尉從事中郎孝緒年十三略通五經大義隨父爲湘州行事不書南紙以成父之淸年十六丁艱終喪不服綿纊雖蔬食有味則吐之在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孝緒於講座心驚而返合藥須生人參

自采於鍾山高嶺經日不値忽有鹿在前行心怪之至鹿息處果有人蔘母疾即愈齊尚書令王晏通家權貴來候之傳呼甚寵孝緒惡之穿籬而遁晏有所遺拒而不納嘗食醬而美問之乃王家所送遂命覆醢及晏被誅以非黨獲免常以鹿林爲精舍環以林池杜絕交好少得見者御史中丞任昉欲造之而不敢進睨鹿林謂其兄履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太中大夫殷芸贈以詩任昉止之曰趣舍苟異何用相干於是朝貴絕於造請唯與裴貞子爲交（貞子即子野之謚）天監十二年秘書監傅昭薦爲並不到天子以爲苟立虛名以要顯譽自是不復徵聘故何胤孝緒並得遂其高志南平元襄謂履曰昔君大父舉不以來遊取累賢弟獨執其志何也孝緒曰若麏麚盡可駿馭何以異夫騄驥哉王作二閣及性情義並以示之請爲潤色世祖著忠臣傳集釋氏碑銘丹陽尹錄姸神記並先簡居士然後施行鄱陽忠烈王孝緒姊夫也王及諸子歲時致饋一無所受嘗自筮死期云與劉著作同年是秋劉杳卒孝緒覗曰吾其幾何數旬果亡年五十八皇太子遣使弔祭賻贈甚渥子恕追述先志固辭不受門人謚曰文貞處士孝緒甚博極羣書

無一不善精力强記學者所宗著七錄削繁等諸書一百八十一卷並行於世編次佛道以爲方外之篇起於是矣

廣弘明集卷第三

音釋 廣第三

涬 下頂切溟涬大水貌 媧 古華切女媧古之神聖女 涿 竹角切郡名 羿 研計切
斃 毗祭切臥也 夸 苦瓜切 碭 式羊切芒碭 豢 胡慣切養也 洮 徒刀切
名 簴 其呂切鐘簴 懸 僂 烏禾切國名 裸 郎果切赤體也 滹
垠 五巾切崖也 跂 丘智切蓮舉也 脛 胡定切腳脛也 醼 於甸切合飲也 慝
也 渫 先結切漏洩也 汐 音夕海潮早曰潮晚曰汐 躔 直連切星所行也 縠
切 多 趾 諸市切 餕 踖 之石切 騎 切 雞 切 詭
也 髦 莫袍切髮也 儴佉 梵語也此云貝 嚓
頡 胡結切 淆 胡交切 胐 肪 脰
緗 息良切淺黃色也 据 居御切 紕繆
切 參 所今切參藥名 睍 五計切 膺 切 膲
騤 驥 騤 騤 並駿馬名 騁 單 閼 切

廣弘明集卷第四

唐 釋 道 宣 撰

敘梁武帝捨事道法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四登位在政四十九年雖億兆務殷而卷不釋手内經外典罔不厝懷皆為訓解數千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不緣寢處虛閑晝夜無怠致有布被莞席草屨葛巾初臨大寶即備斯事日唯一食永絶辛羶自有帝王罕能及此舊事老子宗尚符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帝乃躬運神筆下詔捨道文曰維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為喻能使衆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為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通機德圓取聖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垢啟瑞迹於天中爍靈儀於象外度羣迷於慾海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乖四句語絶百非應迹娑婆示生淨飯王宮誕相步三界而為尊道樹成光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好生厭怠自期二月當至雙林示乃湛說圓常且復潛輝鶴樹闍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值大聖法王

誰能救接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子經遲迷荒耽事
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迷知返今捨
舊醫歸憑正覺願使未來世中童男出家廣弘經教
化度含識同共成佛寧在正法之中長淪惡道不樂
依老子教暫得生天涉大乘心離二乘念正願諸佛
證明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于時帝與道俗二萬
人於重雲殿重閣上手書此文發菩提心至四月十
一日又敕門下大經中說道有九十六種唯佛一道
是於正道其餘九十五種名為邪道朕捨邪外以事
正內諸佛如來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發菩提

心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子而化迹既邪止
是世間之善不能革凡成聖其公卿百官侯王宗族
宜反偽就眞捨邪入正故經教成實論云若事外道
心重佛法心輕即是邪見若心一等是無記性不當
善惡若事佛心強老子心弱者乃是清信言清信者
清是表裏俱淨垢穢惑累皆盡信是信正不信邪故
言清信佛弟子其餘諸信皆是邪見不得稱清信也
門下速施行

上武帝捨事道法啓 并敕　邵陵王綸

天監三年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將軍丹陽尹邵陵
王上啓云臣綸聞如來嚴相巍巍架于有頂微妙色
身蕩蕩顯乎無際假金輪而啓物託銀粟以應凡祗
般若之利刀牧涅槃之妙果洗生死之苦海濟常樂
於彼岸故能降慈悲雲垂甘露雨七處八會教化之
義不窮四諦五時利益之方無盡並水清日盛霧豁
雲除爝火翳光塵熱自靜可謂入俗化於蒙底出世
冥此眞如使稠林邪遲之人景法門而無倦渴愛蟄
瞽之士慕探賾而知迴道樹始於迦維德音盛于京
洛恒星不見周鑒娠徵滿月圓姿漢感宵夢五法用
傳萬德方兆華俗潛啓競扇高風資此三明照迷途

之失憑茲七覺拔長夜之苦屬值皇帝菩薩應天御
物負扆臨民含光宇宙照清海表垂無礙辯以接黎
庶以本願力攝受眾生故能隨方逗藥示權因顯崇
一乘之旨廣十地之基是以萬邦迴向俱稟正識幽
顯靈祇皆蒙誘濟人與等覺之願物起菩提之心莫
不翹勤歸宗之境悅懌還源之趣共保慈悲俱修忍
辱所謂覆護饒益橋梁津濟者矣道既光被民亦化
之於是應眞飛錫騰虛接影破邪外道堅持正國伽
藍精舍寶剎相望講道傳經德音盈耳臣昔未達理
源稟承外道如欲須甘果翻種苦栽欲除渴乏反趣

鹹水令啓迷方粗知歸向受菩薩大戒戒節身心捨老子之邪風入法流之眞教伏願天慈曲垂矜許謹

啓

四月十八日中書舍人臣任孝恭宣敕云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植勝因宜加勇猛也

敘齊高祖廢道法事

昔金陵道士陸修靜者道門之望在宋齊兩代祖述三張弘衍二葛郄張之士封門受籙遂妄加穿鑿廣制齋儀糜費極繁意在王者遵奉會梁祖啓運下詔捨道修靜不勝其憤遂與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

齊又傾散金玉贈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法帝惑之也於天保六年九月乃下敕召諸沙門與道士學達者十人親自對校于時道士呪諸沙門衣鉢或飛或轉呪諸梁木或橫或竪沙門曾不學方術默無一對士人擁閙貴賤移心並以靜徒為勝也諸道士等雀躍騰倚魚睨雲漢高談自矜誇衒道術仍又唱言曰神通權設抑挫强禦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令薄示小術並辭退屈事亦可見帝令上統法師與靜捔試上統曰方術小伎俗儒恥之況出家人也雖然天命令拒豈得無言可令最下座僧對之卽往尋覓有僧

佛儀一名曇顯者不知何人遊行無定飲噉同俗時有放言標悟宏遠上統知其深量私與之交于時名僧盛集顯居末座酣酒大醉昂兀而坐有司不敢召之以事告於上統上統曰道士祭酒常道所行止是飲酒道人可共言耳可扶輿將來於是合衆皆憚而怯上統威權不敢有諫乃兩人扶顯令上高座旣上便立而含笑曰我飲酒大醉耳中有所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此言虛實道士曰有實顯卽翹一足而立云我巳現一卿可現二各無對之顯曰向呪諸衣物飛颺者我故開門試卿術耳命取稠禪師衣鉢呪

之諸道士一時奮發其呪一無動搖帝敕取衣乃至十人牽舉不動顯乃令以衣置諸梁木又令呪衣都無一驗道士等相顧無賴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自號為內內則小也謂我道家為外外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小百官處外為大矣靜與其屬緘口無言帝曰驗臧否便下詔曰法門不二眞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為本祭酒道者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仍有祇崇麴糵是味清虛焉在胸脯斯甘慈悲永隔上異仁祠下乖祭典皆宜禁絕不復遵事頒勒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者並付昭玄大統上

法師度聽出家未發心者可令染剃爾日斬首者非一自謂神仙者可上三爵臺令其投身飛逝皆碎屍塗地僞妄斯絶致使齊境國無兩信迄于隋初漸開其術至今東川此宗微末無足抗言帝諱洋即元魏丞相高歡之第二子也嫡兄澄急性爲奴所害洋襲其位代爲相國魏曆將窮洋築壇於南郊筮遇大橫大吉漢文之卦也乃鑄金像一寫而成魏收爲禪文魏帝署之即受其禪爲大齊也凡所行履不測其愚智委政僕射楊遵彥帝大起佛寺僧尼溢滿諸州冬夏供施行道不絶時稠禪師箴帝曰檀越羅剎治國

臨水自見帝從之覩羣羅剎在後於是遂不食肉禁鷹鷂去官漁屠辛葷悉除不得入市帝恒坐禪竟日不出禮佛行繞其疾如風受戒於昭玄大統法上面掩地令上履髮而授焉先是帝在晉陽使人騎駝救曰向寺取經函使問所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奄如夢至一山山半有佛寺羣沙彌逆曰高洋駝駝來便引見一老僧拜之曰高洋作天子何如曰聖明曰爾來何如曰取經函僧曰洋在寺嬾讀經令北行東頭與之使者反命初帝至谷口木井佛寺有捨身癡人不解語忽謂帝曰我去爾後來是夜癡人死帝尋崩於晉陽

通極論 并敘

釋彥琮

原夫隱顯二途不可定榮辱眞俗兩端孰能判同異所以大隱則朝市匪諠高蹈則山林無悶空非色外天地自同指馬名不義裏肝膽可如楚越或語或默良逾語默之方或有或無信絶無有之界若夫雲鴻震羽孔雀謝其遠飛淨名現疾比丘憚其高辯發心即是出家何關落髮棄俗方稱入法豈要抽簪此即染淨之門權實而莫曉倚伏之理吉凶而未悟遂使莊生宗齊一之論釋子說會三之旨大矣哉諒爲深遠寔難鉤致竊聞陰陽合而萬物成鹹淡和而八珍美何廢四時恒序五味猶別以此言之豈眞俗之混淆隱顯之云異或有寡聞淺識則欲智凌周孔微庸薄宦便將位比帝王强自大以立身謂一人而已矣不信有因果遂言無佛法輕毀泥曰賤慢沙門愚襲廚儒戲招笑禍或有始除俗服狀如德冠天人纔挂僧名意似聲高海域傲然尊處詳爲極聖豈知十纏猶障三學靡聞不隨機而接物竟抱愚而自守悲夫二子殊途一何踳駮高懷達士孰可默哉其欲解紛挫銳假設旗鼓雖復俱有抑揚終以道爲宗致其猶

五色綺錯近須彌而會同萬像森羅依虛空以總集
歸根自芸芸之物吞谷實茫茫之海斯誠光贊於佛
道述奬於玄門庶令無我無邪允謙允敬式貽後進
論之云爾
有梵行先生者高屏塵俗獨栖丘壑英明逸九天之
上志氣籠八紘之表藉茅枕石落髮灰心棄衣殊年
續之袍繩牀異管寧之榻自隱淪西嶽數十年矣確
乎不拔澹然無為每而歎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
濟天下但蒼生擾擾繫以愛羅不可自致清昇坐觀
塗炭復須棄置林藪分衛人間於是屈跡暫遊方踐

京邑次於灞上有行樂公子者控龍媒於流水飛鶴
蓋於浮雲繡衣侯服薰風合氣璁勒金鞍爭光炫日
定知擲果之愛是屬潘生割袖之寵已迷漢帝接軫
城隅陪曹王之席連鑣池側追山公之賞道逢先生
怪而問曰先生貌若燕趙之士髮如吳越之賓容色
似困陳蔡衣製不關楚賓徐行低視細語顰眉丸鉢
恒持無異顏回之瓢器錫音乍振何殊原憲之藜杖
此地未之覩我嘗所不聞敢問先生何方而至先生
靜默良久徐而對曰觀子馳騁於名利荒昇於色聲
戴天猶不測其高履地尚不知其厚吾聞坎井之內

本無吞舟之鱗榆枌之間詎有垂雲之翼吾非子之
徒歟其可識乎試當為子言之幸子暫留高聽吾師
也德本深搆樹自三祇之初妙果獨高成於百劫之
末總法界而為智竟虛空以作身寧唯氣稟二儀道
周萬物而已斯故身無不在量極規矩之外智無不
為用絕思議之表不可以人事測豈得以處所論將
啓愚夫之視聽須示眞人之影跡其猶谷風之隨嘯
虎慶雲之逐騰龍感應相招抑惟常理於是降神兜
率之宮垂像迦毗之域氏曰瞿曇種稱剎利俗名悉
達道字能仁乃白淨王之太子也家世則輪王迭襲

門風則聖道相因地中三千既殊於雜邑國朝入萬
有踰於稽嶺宗親籍甚孰可許焉暨吾師生也坤形
六動方行七步五淨雨華滿國二龍灑水遍空神瑞
畢臻吉徵總萃觀諸百代曾未之有然復孕異堯軒
產殊禹契至如黑帝入夢之兆白光滿室之徵徒曰
嘉祥詎可擬議身邊則金色一丈眉間則白毫五尺
開卍字於胷前蹋千輪於足下大略以言三十有二
非可以龍顏虎鼻八彩雙瞳方我妙色校其昇降者
也雖復呂公之相高帝世謂知人若譬私陀之視吾
師未可同日於是宗業大寶正位少陽甲觀洞開龍

樓迴建至如多才多藝允文允武非關師保自因天
骨或於太子池臨泛之辰博望苑馳射之際力格香
象氣冠神功試論姬發曹丕莫之與擬漢盈夏啓寧
足涉言父王宿衛甚嚴喻視彌篤九重禁闥聲聞則
四十里三時窗殿姬麗則二萬人然以道性恬凝志
願沖固雖居三惑之境不改一心之節歷王城之四
門哀老病之三苦乃自嗟曰人生若此在世何堪脫
屣尋眞其於斯矣于時桃則新花落雨青春始仲月
則半輪低閣永夜方深觀妓直之似橫屍悟宮闈之
如敗冢天王捧白馬而踰城給使持寶冠而詣闕雖

復秦世蕭史周時子晉許由洗耳於箕山莊周曳尾
於濮水方茲去俗何其蔑如是以仙林始抽簪之地
禪河起苦行之跡沐金流之淨水遊道場之吉樹食
假獻糜座因施草於是十方智圓六通神足魔兵席
卷大業剋成獨稱爲佛是吾師也法輪則奈國初轉
僧侶則憍陳始度至於迦葉兄弟目連朋友西域之
大勢東方之遍吉二十八天之主一十六國之王莫
不服道而傾心餐風而合掌於是他化宮裏乃弘十
地耆闍山上方會三乘善吉談無得之宗淨名顯不
言之旨伏十仙之外道制六羣之比丘曾前則吐納

江河掌內則搖蕩山谷論刧則方石屢盡辯數則微
塵可窮斯乃三界之大師萬古之獨步吾自庸才談
何以盡縱使周公之制禮作樂孔子之述易刪詩子
賜之言語商偃之文學爰及左元放葛孝先河上公
柱下史並驅馳於方內何足道哉自我含靈福盡法
王斯逝遂使北首提河春秋有八十矣應身粒碎流
血何追爭決最後之疑競奉臨終之供嗚呼智炬消
慈雲滅長夜諸子誠可悲夫於是瞻相好於香檀記
筌蹄於貝葉三藏受持四依補處而我師風無墜特
恃斯乎但世道紛華羣情矯薄人代今古豈于像運

既當徂北稍復東漸所以金人夢劉莊之寢摩騰佇
蔡愔之勸遺教之流漢地創發此焉迄今五百餘年
矣自後康僧會竺法護佛圖澄鳩摩什繼踵來儀盛
宣方等遂使道生道安之侶慧嚴慧觀之徒並能鉤
聲挂冠翕然歸向緇門繁熾焉可勝道吾少長山東
尚素王之雅業晚遊關右慕黃老之玄言俱是未越
苦河猶淪火宅可久可大其唯佛教也歟遂乃希前
代之清塵仰羣英之遠迹歸斯正道拔自沈泥本號
離欲之逸民摧邪之大將吾之儔黨其謂此乎公子
慼頞而言曰觀先生之辯雖可談天然其所說何太

虛誕竊尋佛本啓化之辰當我宗周之運自云娑婆總攝靡所不歸或復光照無際聲震有頂或復八部雲臻十方輻湊計天竺去我十萬里餘俱在須彌之南並是閻浮之內那忽此間士庶無至佛所如來亦何獨簡不賜餘光弗生我秦漢靡載我墳籍詳此二三疑惑逾甚僕聞貞不絕俗隱不違親所以和光於塵裏披蓮於火內至若束帶垂纓無妨修德留鬚長髮足可閑居且道本虛通觸無不是何必絕棄於冠簪專在於錫鉢竊以不傷遺體始著孝心莫非王臣終從朝命今既搢衣髡髮未詳其罪不仕天子無乃

自高敢諮先生請當辨析先生曰吾聞大音不入於俚耳其驗茲乎猶欲以寸管窺天小螺量海而我法門夐出非吾子之能極吾且仰憑神力更為言之吾師化道含弘靈鈞遠被但眾生緣薄自為限礙耳何關佛威之不大聖澤之無均其猶日月垂象麗天雷霆發音動地而簡於聾瞽豈光微聲小者哉然佛遊舍衛有餘二紀三億之家猶不聞見何怪邊地十萬里乎竊以周孔之生本惟華夏之邑夷狄不信其理何邪至於東方朔之升天淮南王之入籙然乘鸞排霧世有其人欲不長於神仙猶寄之而弗載寧解味

吾師之道術書之於停史乎況值秦皇焚典經籍不全何容守此局文遂無大見然有惑彼正真甘茲隨俗未悟身之非潔豈達命也無常服翫則數重不止慳貪則一毛難落屑屑頑民可悲之甚吾已無係於形骸誰有營於炫好鬚髮既剪我心自伏衣惟壞色愛情何起所以五級而持想六時而繫念蕭然物外是曰逆流竊聞夏禹疏川則有勞手足墨翟利物則不恡頂踵殺身以成仁餓死而存義此並有違於大孝然稽盛美於羣書吾養性栖玄立身行道方欲廣濟六趣高希萬德豈學子拘之於小節顧在膚髮之

間哉扇逐榮名餘事從北面之朝也其若劬淺祿微唯勞諸走無暇功高位極常懼危溢不安千仞棄珠一何賤寶但火內之蓮非吾所發染而不染何爾能知公子曰先生強誇華以飾非護墻茨而不掃請聽逆耳之篤論略條其弊也四焉僕聞玉樹不林於蓁葮威鳳不羣於燕雀先生道雖微妙門人獨何庸猥或形陋族微或類卑神闇無三端可以參多士無十畝可以為匹夫憧王事之不閒恥私門之弗立寄逃役於佛寺之內縱容身於法服之下見人不能敘寒溫讀經不解立正義空知高心於百姓背禮於二親

非所以自榮其弊一也僕聞采椽土堦之儉唐堯之所以字民瓊室玉臺之盛商辛之所以敗俗況如來行惟少欲德本大悲只應宴坐於塚間經行於樹下何宜飾九層之刹建七寶之臺不愍作者之勞不慚居者之逸非所以自約其弊二也僕聞無自伐功老聃之極敎不讚已德唯佛之格言勞謙則君子終吉克讓則聖人上矣必若內德克盛自然外響馳應賓侶坐致揄揚豈況佛心澄靜亡諸得失之咎如何獨許世尊之號不欲推人然彼羣經莫二之宗各談第一之稱自生矛盾將何以通非所以自遜其弊三也

僕聞情存兩寶心愼四知方曰通人之雅懷廉士之高節或散之於宗族或棄之於山水況玄道淸淨反俗沙門而復繼無厭之求貪有爲之利勸俗人則令不留髓腦論賑施則便無讓分毫或勝貴經過或上容至止不將虛心而接待先陳出手之倍數此乃有識之同疾海內之共知非所以自廉其弊四也僕直言雖苦可爲藥石惟先生高見覽以詳之先生曰吾子不笑何謂道邪子但好其所以同寧知其所以異徒欲圯毀未損金剛吾道弘邃豈可輕矣吾聞萬機斯總聖皇所以稱大百川是納巨壑所以爲深王則不恥於細民海則無逆於小水況吾師大道曠無不瀆有心盡攝未簡怨親自當品戒德之小大混族類之高下故有除糞庸人翻涉不生之位應書貴士倒墜無間之獄內秘難識外相孰知子何自擅爲銓衡吾未相許爲水鏡若但以貌取人失之遠矣遂使叔向伏鬷蔑之語長者悟沙彌之說且復窮通有運否泰無恒或始榮而後辱或初微而後盛異轍紛綸可略言也至如立錐無地非慕堯舜之德餘苗不紹豈傳湯武之聖詎知吞併六國其先好馬牧人約法三章則唯亡命亭長樊灌起販屠之肆伊呂出厨釣之

間歷代因循高門相襲遂爲四海强族五陵貴氏冠冕陵雲風流蓋世暫若朝陽晞露羨草肆之難留宿草負霜混螻蟻之莫別是知用與不用虎鼠何常尋末窮本人倫一槩那忽輕以乘軒蔑茲蓽牖雖復才方周旦亦何足觀嘗試言之朝市虛煩身心空弊智者同棄賢人共鄙但覺斯懷之可入所以避地而歸來吾則厭來苦而知昨非子便就往欲而惑今是寧自安貧樂道少賤多能奚用太廟之犧牲豎子之烹鴈吾今素質自居默念無雜不假導於仁義豈亂想於繁華固亦驕遺牝牡自忘寢膳詎守寒溫之小才

音義之薄伎修心可以報德何局定省之儀弘化可以接引寧止俯仰之事此吾所謂一勝也吾師空閑樂處不唯聚落輕徵務納豈獨珠瓔是以栖形五山遊神三徑或受童土或餐馬麥讃淨心之小施譏雜相之多捨庶令藉此而建善根因茲而表誠信斯自束脩大體供養恒式豈佛身之欲須乃含生之達志便以凡俗難悟憍嫉未除競獻名寶利收多福所以玉槃高刹掩日聳於半天繡桷飛甍連雲被於寓內爭名好尚善將焉在著相寡識遂及乎斯雖乖至眞之理足感榮華之樂生民唯此爲功如來亦何抑說

此吾所謂二勝也吾聞議無價之奇寶莫欲拯貧讃不死之神香只將愈疾但衆生信邪巫之狂藥捨正覺之甘露困毒已深懐迷自久吾師之出世也本許救濟爲功知我者希無容緘默使物識眞以迴向何是非而自取若夫二佛不竝於世兩日不共於天厥號無等庶弘至教非如君子之小聖事謙讓之風者已然至理同歸逐情異說是經稱最各應宜聞此吾所謂三勝也吾聞不趨四民之利莫致百鎰之金但大患未亡有待須養吾稱乞士則受之以知足子名施主則傾之以國城何容責我之貪非不自揣已之

慳斂是驗分財相得獨應管鮑乎吾聞天王武庫出給尚不由臣下況吾師福物取與寧獨任凡僧本雖四輩而來今屬三寶而用爲道與供義乖行福既爲十方常住非曰私擬諸已自專則法律不許請衆則和合無由不知子何德以能銷吾何情而敢擅只懼我之同咎豈欲貪利者哉竊以粒重七斤投水則煙火騰沸飯餘一鉢與人則羣類充滿佛飡無格於餓犬寧有惜於餓烏是知輙用固以招愆迴施詐而獲益眞是衆生之薄福則非吾師之褊心至如餓鬼不覩川流病人弗覺美味罪關於餓病豈流味之無也

竊聞功臣事主粟帛不次而酬勲明主責躬蒼旻不言而効德子弗能自慨之無感專謗吾師之不惠持此饕餮何以爲人至若鄭侯傾產於交遊田君布心於賓客空規豪蕩之聲勢詎擬福田而推揚此吾所謂四勝也吾雖言不足而理有餘子但驚所未聞惑於所不見吾之所說子可悟矣公子曰先生雖高談自雲終類守株所論報應何其悠眇僕聞開闢混元分剖清濁薄淳異稟愚聖派流至如首足之方圓翔潛之鱗羽命分修短身名寵辱莫非自然之造化詎是宿業之能爲竊見景行不虧夭身世而嬰禍狂勃

無禮竟天年而享福遭墮若斯因果何驗且氣息則聚生散死形神則上歸下沉萬事寥廓百年已矣何處天宮誰爲地獄庸人之所信達士未之言先生猶或繫風請更量也先生曰公子辯士哉見何庸淺所談不驗百世所歷無越八荒詎能曉果報之終期察因緣之本際不可局凡六識罔聖三明者也吾聞播殖百穀非獨水土之功陶鑄四生詎止陰陽之力既有根於種類亦無離於集起竊見或體合夫妻子孫不孕或身非鰥寡男女莫均至於螢飛蟬化蜂巢蟻卵非構兩精之產豈從二藏之妊若但稟之於乾坤

人亦奚賴於父母一須委運慈孝何歸是知因自參差果方環互支分三報星羅萬品或今身而速受或來世而晚成此理必然亦何而朽竊以賞罰不濫王者之明法罪福無舛業道之大功政治則五刑罰祿位賞幽祇則三塗罪人天福目前可以爲鑒誡豈伊吾之構虛論哉子未陷囹圄誰信有廷尉不遊岱宗便謂無鬼府但善惡積成則殃慶有餘被之茂典爾所未悉至如疏勒涌泉之應大江橫石之感羊公白玉郭巨黃金驄標鮑宣之馬珠降噲參之鶴爰及宣王之崩於杜伯襄公之懼於彭生白起甘死之徵李

廣不候之驗陸抗殃則遺後邪恩禍則止身斯甚昭著孰言冥杳雖有知無知六經不說然祭神祭鬼三代攸傳必也死而寂寥何求存以仁行無寧棄儒墨之小教失幽明之大理子可惜良才大甚愚僻早須歸悔體我眞言公子曰先生雖懸河逸辯猶有所蔽僕聞天生烝民剛柔爲匹所以變化形器合養氣靈婚姻則自古洪規嫁娶則列代恒禮罪應不關於子胤道亦無礙於妻妾遂使善慧許賣華之約妙光納施珠之信衆香六萬尚曰法師毗邪二千猶名大士何獨曠茲仇偶擁此情性亢龍有悔其欲如之品物

何以生佛種誰因續此先生之一蔽也僕聞猛獸爲暴民之業毒蟲含傷物之性所以順氣則秋獮除害則夏苗天道之常何罪而畏至於牛豕充犧羔鴈備禮運屬廚人之手體葬嘉賓之腹本天所生非此焉用然後鳥殘自死虎聽內律如何關養形命空作土塵此先生之二蔽也僕聞天列箕星地安泉郡酒之爲物其來尚久銷愁適性獨可茲乎所以嵇阮七賢與情於斗石之量勛華兩聖盛德於鍾壺之飲管則藉此而談玄于則因茲而斷獄聞諸往哲未嘗不醼但自持之於禮何用阻衆獨清此先生之三蔽也僕

聞八政著民天之食五味資道器之身降茲呼吸風霞餌飲芝露敢爲生類罔弗由之自可飽食用心無廢於道業何假持齋倦力有乏於勤修此先生之四蔽也先生若改斯蔽僕亦慕焉先生曰吾聞剛強難化固當爾耳子之蔽乎自不知其蔽吾之通也子豈識其通由此觀之未可與言道也竊以鄙言無遜尚避至親邪行不仁猶慚先達然其男則幾雛豭羨雙飛以求娶女則僅辭乳哺怨空房而感情苟貪小樂公行世禮積習生常混然誰怪此而無恥尤類鶉鵲匆將羣小之制婚敢非高尚之敦雅且婚者昏也

事寄昏成明非昌顯之裁範諒是庸鄙之危行獨有展禽柳下之操可以厲淫夫彭祖獨臥之術可以養和性斯固播之於良書美之於方策況乃吾師之成敎也弘淨行之宗經豈復順彼邪風嬰茲欲網將出六天之表猶無攜妓妾既超四空之外焉可挾妻孥唯有二果白衣繫業通許一牀居士精而難混但品物之生自有緣託何必待我之相配方嗣於吾師獨不聞同一化生士無女業咸屏四大法喜資形此吾所謂一通也吾聞生死去來本方步蠖顯晦上下無畏循環業之所運人畜何准是以衛姬蜀帝之徒牛哀伯奇之類狐爲美女狸作書生抑亦事歸難思豈易詳也竊以持戒無畏兎龍含德不懼蜂蠆怖鴿投影猛虎越江我善則報之以明珠人惡則應之以毒氣諒由息之生殺豈禽獸唯害物邪雖復飛走別形惜身莫異輪迴無始誰非所親恕已爲喻亦何不忍詎可宰有生之血肉充無用之肌膚至若死而歸土物我同致所以黄不食黿孔猶覆醢況吾仁慈之隱惻孰甘美於肥鮮但五律漸開雙林永制此吾所謂二通也吾聞酒池牛飲著乎在昔雖百六數窮亦亂國斯起三十五失抑有由之但令身酩酊是焉可驗

來生幽暗將復何已至如丈舉之觴不空玄石之瞑難悟蓋惟耽酒之狂客易可以論至道哉但使深酣則過多微醺則從薄欲言飲而無失未之有也往賢之所嚴戒良以此乎縱不關物命亦無宜舉酌此吾所謂三通也吾聞戒自禁心齋唯齊志可謂入道之初行教民之本法但支立而已身亦何知若縱情嗜欲終爲難滿所以節限二時足充四大覺蹬之附後見野狼之對前危亡之期既切饑渴之情遂緩自忻道勝而肥何嗟食短而倦竊以帝王之祠宗廟夫子之請伯陽猶須絕味辛葷清居齋室況吾欲亡身

而訪道寧復留心於矣膳者哉此吾所謂四通也莫謂子所不能謂吾爲蔽吾之所辯幸子擇以從之公子於是接足叩頭百體皆汗兎飛膽喪五色無主旣如料虎復似見龍怳焉若狂莫知所對先生摩頂勞曰吾唯愍物子何怖邪公子稍乃自安泣而對曰僕本生下邑無聞大覺之名禀性疎野翻踵外邪之見不遇先生幾將禍矣比承下風之末精義入神仰恃大慈追收前失請容剃落受業於先生之門也先生曰子悟迷知返善矣哉

廣弘明集卷之四

音釋　廣第四

莞古丸切小蒲也可以爲席　爝即略切火也　娠失人切妊也　扆隱豈切書斧扆屏風也

內閙同　懌羊益切悅也　麴糵麴丘六切糵魚列切麴糵酒媒也　朐其俱切脯挺也

中日昃日昳　踦駮踦尺尹切駮北角切　縶陟立切　鑣悲嬌切馬

衛外謚也　榆枌榆羊朱切枌符云切榆枌木名　偰音薛契同　赭章也切赤也　夐

兄部切　惇都昆切厚也　蒹葭蒹音兼葭音加蒹葭葦屬　鬷䕫鬷子紅切

結切人名　桷古岳切椽也　甍眉耕切屋棟也　饕餮饕吐刀切貪財餮他結切貪食也

食　鰥古還切無妻曰鰥　鱯夏縛切　酩酊酩莫迥切酊都挺切酩酊醉甚

也

廣弘明集卷第五

唐　釋　道　宣　撰

辨惑篇第二 明正邪互舉往哲相陵較而考定不勞龜鏡

序

俗之惑者大略有二初惑佛爲幻僞善誘人心二惑因果沈冥保重身世且佛名大覺照極機初審性欲之多方練病藥之權道故能俯現金姿垂丈六之偉質流光遍燭通大千而闡化致使受其道者獲諸塵沙內傾十使之纏外蕩八魔之弊故能履水火而無礙儛龍鬼而怡神三明六通暢靈襟之妙術四辨八

解演被物之康衢其道顯然差難備叙至於李史稱道繞闡二篇名位周之史臣門學周之一吏生於厲鄉死於槐里莊生可爲實錄秦佚誠非妄論而史遷褒之乃云西遁流沙漢景信之方開東夏道學爾後宗緒漸布終淪滯於神州絕智守雌全未聞於環海蒙俗信受飾詐揚眞乃造老子化胡等經比擬佛法四果十地劫數周循結土爲人觀音侍老黃青度命赤章厭祝斯言孟浪無足可稱方欲凌佛而跨法僧矯俗而爲尊極通鑒遠識者自絕生常瑣學迷津者或同墜溺且道德二篇涓子所說伯陽爲尹而傳是

則述而不作至於四果以下全非道流斯乃後學門人廣開衢術言輒引類翻累本宗故神仙傳云無識道士妄傳老子代代爲國師者濫也葛洪可謂生知之士千載之一遇也諸餘碌碌等駕齊驅佛經無敘於李聃道書多涉於釋訓人流慕上古諺之常言惡居下徒今俗之行事所以隨有相狀無不擬議道本氣也無像可圖今則擬佛金姿峙列天堂地獄連寫施行五戒十善曾無異迹終是才用薄弱不能自立宗科竊經盜義倚傍稱道至如楊雄太玄超然居異抱樸論道邈術開權道莊惠之流可爲名作南華近

出亦足命家豈若上皇之元竊取漢儀之號剖生左腋用比能仁之儀斯途衆矣具如後顯又俗惑三際之業時輕四趣之報人死極於此生生亦莫知何至由斯淪滯出竟無緣若不統敘長迷逾遠深嫌繁委何得略之

又

序曰夫解惑之生存乎博見義舉傳聞闇託信爲難辨舟師故四不壞淨位居人流之始一正定聚方稱涉正之域餘則初染輕毛隨風揚扇不退添木雖磨不磷是以辨惑履正開於悟達之機宅形安道必據

稱明之德自法流震旦信毀相陵多由臆斷師心統
決三際必然之事乃謂寓言六道昭彰之形言為虛
指夫以輪廻生死隨業往還依念念而賦身逐劫劫
而傳識所以濠上英華者方生之論枉下睿哲稱其
鬼不神可謂長時有盡生涯不窮禹父既化黃能漢
王變為蒼犬彭生豕見事顯齊公元伯纓垂名高漢
史斯途衆矣難備書紳無識之倫妄生推託便言三
后在天勸誘之高軌陳祭鬼饗孝道之權猷斯則乖
人倫之典誤越天常之行事詭經亂俗不足言之若
夫遠追崇宜之淡經叙故身之務昭穆有序尊祖重

親追遠慎終由來之同仰踐霜與感列代之彝倫安
有捐擲所生專存諸已橫陳無鬼之論自許有身之
術前集已論今重昌顯固須讐校名理尋討經論卷
部五千咸經目閱義通入藏妙識宗歸若斯博詣事
絕迴惑竊以六因四緣乘善惡而成業四生六道紹
升沈之果報茲道坦然非學不達豈可信凡庸之臆
度排大聖之明畧哉況復列十度之仁舟濟大心於
苦海分四諦之階級導小智之邪山三學以統兩乘
四輪而摧八難梗槩若此無由惑之又以寺塔崇華
糜費於財帛僧徒供施叨濫於福田過犯滋彰譏嫌

時俗通汚佛法咸被湮埋故周魏二武生本幽都赫
連兩君偏唯獫狁鄉非仁義之域性絕陶甄之心擅
行殲殄誠無足怪今疏括列代編而次之庶或迷沒
披而取悟序之云爾

辯道論　魏曹植

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云傅說上為辰尾宿歲星
降為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
鉤弋死於雲陽而謂之屍逝柩空其為虛妄甚矣哉
中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
嘗問人言誠能抑嗜欲闔耳目可不衰竭乎時庭中

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無情欲可忍無耳目
可闔然猶枯槁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衰竭非談也
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余前為王莽典樂大夫
樂記云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
帝奇而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
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又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
君山論之曰頗得少盲專一內視情不外鑒之助也
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竇公便以不鑒證之吾
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士有董仲君者繫獄佯
死數日目陷蟲出死而復生然後竟死生之必死君

子所達夫何喻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蟄蟲夏潛震雷冬發時變則物動氣移而事應彼仲君者乃能藏其氣屍其體爛其膚出其蟲無乃大怪乎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郄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本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姦詭以欺衆行妖慝以惑人故聚而禁之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餘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詞繁寡實頗竊有怪言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福欒大之徒矣桀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偽乃如此耶又世

虛然有仙人之說仙人者儻猱猨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為仙人乎夫雉入海為蜃燕入海為蛤當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與黿鼈為羣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而顧為匹夫所誷納虛妄之詞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效或殞于沙丘或崩乎五柞臨時雖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為天下笑矣然壽命長短骨體強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半之虛用者殀之其斯之謂歟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也初封東阿郡王終後謚為陳思王也幼含珪璋十歲能屬文下筆便成初無所改世間術藝無不畢善邯鄲淳見而駭服稱為天人也植每讀佛經輒流連嗟翫以為至道之宗極也遂製轉讚七聲升降曲折之響故世之諷誦咸憲章焉嘗遊魚山聞空中梵天之響乃摹而傳于後即備見梁法苑集然統括道源精究仙錄詐妄尤甚故著論以詳云

老聃非大聖論

晉孫盛

須獲閑居復伸所詠仰先哲之玄微考大賢之靈術詳觀風流究覽行止高下之辨殆可髣髴夫大聖乘時故迹浪於所因大賢次微故與大聖而舒卷所因不同故有揖讓與干戈迹乖次微道亞故行藏之軌莫異亦有龍虎之從風雲形聲之會影響理固自然非召之也是故箕文同兆元吉於虎兕之吻顏孔俱

全逍遙於匡陳之間唐堯則天稷契翼其化湯武革命伊呂贊其功由斯以言用舍影響之論惟我與爾之談豈不信哉何者大賢庶幾觀象知器觀象知器預籠吉凶預籠吉凶是以運形斯同御治因應對接羣方終保元吉窮通滯礙其揆一也但欽聖樂易有待而享欽冥而不能冥悅寂而不能寂以此為優劣耳至於中賢第三之人去聖有間故冥體之道未盡自然運用自不得玄同然希古存勝高想頓足仰慕淳風專詠至虛故有栖峙林壑若巢許之倫者言行抗轡如老彭之徒者亦非故然理自然也夫形躁好

靜質柔愛剛讀所常習慯所希聞世俗之常也是以見偏抗之辭不復尋因應之適覩矯誑之論不復悟過直之失耳按老子之作與聖教同者是代大匠斲駢拇敵指之喻其詭乎聖教者是遠救世之宜違明道若昧之義也六經何嘗闕虛靜之訓謙沖之誨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我於老彭尋斯旨也則老彭之道已籠罩乎聖教之內矣且指說二事而已非實言也何以明之聖人淵寂何不好哉又三皇五帝已下靡不制作是故易象經墳爛然炳著棟宇衣裳與時而興安在述而不作乎故易曰聖人作

而萬物覩斯言之證蓋指說老彭之德有以髣髴類已形迹之處所耳亦猶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豈若於吾言無所不說相體之至也且顏孔不以導養為事而老彭養之孔顏同乎斯人而老彭異之凡斯數者非不亞聖之迹而又其書往往矛盾粗列如左大雅縉紳幸袪其弊盛又不達老聃輕舉之旨為欲著訓戎狄宣導殊俗乎若欲明宣導殊類則左袵非玄化之所孤遊非嘉遁之舉諸夏陵遲敷訓所先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未有譸張避險如此之遊也若懼禍避地則聖門可隱商朝魯邦有無如

者矣苟得其道則遊刃有餘觸地元吉何違夫心於戎貊如不能然者得無庶於朝隱而神仙之徒乎旨裴逸民作崇有貴無二論時談者或以為不達虛勝之道者或以為矯時流遁者余以為尚無既失之矣崇有亦未為得也道之為物惟怳與惚因應無方唯變所適值澄渟之時則司契垂拱遇萬動之化則形體勃興是以洞鑒雖同有無之教異陳聖致雖一而稱謂之名殊自唐虞不希結繩湯武不擬揖讓夫豈異哉時運故也而伯陽欲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民欲執今之有以絕古之風吾故以為彼二子者不

達圓化之道各矜其一方者耳

老子疑問反訊　孫盛

道經云故常無欲以觀其妙故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舊說及王弼解妙謂始徼謂終也夫觀始要終覩妙知著達人之鑒也既以欲澄神昭其妙始則自斯以已宜悉鎮之何以復須有欲得其終乎宜有欲俱出妙門同謂之玄若然以往復何獨貴於無欲乎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盛以為夫美惡之名生乎美惡之實道德淳美則

有善名頑嚚聾昧則有惡聲故易曰惡不積不足以
滅身又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而發於事業又曰部
盡美矣未盡善也然則大美大善天下皆知之何得
云斯惡乎若虛美非美為善非善所美過美所善違
中若此皆世教所疾聖王奮誡天下亦自知之於斯
談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人不為盜常使
民無知無欲使知者不敢為又曰絕學無憂唯之與
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下章云善人不善
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

大迷盛以為民苟無欲亦何所師於師哉既相師資
非學如何不善師善非尚賢如何貴愛既存則美惡
不得不彰非相去何若之謂又下章云人之所教我
亦以教人吾言甚易知而天下莫能知又曰吾將以
為教父原斯談也未為絕學所云絕者堯孔之學耶
堯孔之學隨時設教老氏之言一其所尚隨時設教
所以道通百代一其所尚不得不滯於適變此又闇
弊所未能通者也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和其光同其塵盛以為老聃可
謂知道非體道者也昔陶唐之莅天下也無曰解哉

則維照任眾師錫匹夫則駭然禪授豈非沖而用之
光塵同波哉伯陽則不然既處濁位復遠導西戎行
止則猖狂其迹著書則矯誑其言和光同塵固若是
乎余固以為知道體道則未也
道經云三者不可致詰混然為一繩繩兮不可名復
歸於無物無物之象是謂惚恍下章云道之為物唯
恍與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此
二章或言無物或言有物先有所不宜者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下章執者失之為者敗之而
復云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或執或否得無陷矛盾

之論乎
絕聖棄知民利百倍孫盛曰夫有仁聖必有仁聖之
德迹此而不崇則陶訓焉融仁義不尚則孝慈道喪
老氏既云絕聖而每章輒稱聖人既稱聖人則迹焉
能得絕若所欲絕者絕堯舜周孔之迹則所稱聖者
為是何聖之迹乎即如其言聖人有宜滅其迹者有
宜稱其迹者稱滅不同吾誰適從絕仁棄義民復孝
慈若如此談仁義不絕則不孝不慈矣復云居善地
與善仁不審與善仁之仁是向所云欲絕者非邪如
其是也則不宜復稱述矣如其非也則未詳二仁之

義一仁宜絕一仁宜明此又所未達也若謂不聖之聖不仁之仁則教所誅不假高唱矣逮至莊周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又曰田常竊仁義以取齊國夫天地陶鑄善惡兼育各禀自然理不相關梟鴆縱毒不假學於鸞鳳豺虎肆害不借術於麒麟此皆天質自然不須外物者也何至凶頑之人獨當假仁義以濟其姦乎若乃冒頓殺父鄭伯盜鄶豈復先假孝道獲其終害乎而莊李掊擊殺根毀駁正訓何異疾盜賊而銷鑄干戈覩食噎而絕棄嘉穀乎後之談者雖曲爲其義辯而釋之莫不艱屯於殺聖困躓於忘親也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上章云聖人之在天下也百姓皆注其耳目師資貴愛必彰萬物如斯則知之者安得希哉知希者何必貴哉卽已之身見貴九服何得佩實抗言云貴由知希哉斯蓋欲抑動恒俗故發此過言耳聖教則不然中和其詞以理訓導故曰在家必聞在邦必聞也是聞必達也不見是而無悶潛龍之德人不知而不愠君子之道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旣不以知多爲顯亦不以知少爲貴誨誘綽綽理中自然何與老聃之言同日而語其優劣哉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也孫盛曰老聃足知聖人禮樂非玄勝之具不獲已而制作耳而故毀之何哉是故屛撥禮學以全其任自然之論豈不知叔末不復得返自然之道直欲伸已好之懷然則不免情於所悅非浪心救物者也非唯不救乃獎其弊矣

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貞正也下章云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爲奇善復爲妖尋此二章或云天下正或言無正旣云善人不善人師而復云爲妖天下之善一也而或師或妖天下之正道一也而云正復爲奇

斯反鄙見所未能通也

或問莊老所以故發此唱蓋與聖教相爲表裏其於陶物明訓其歸一也矣盛以爲不然夫聖人之道廣大悉備矣猶日月懸天有何不照者哉老氏之言皆駁於六經矣寧復有所愆忘俟佐助於聃周乎卽莊周所謂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者也至於虛誑譎怪矯詭之言尚拘滯於一方而橫稱不經之奇詞也盛字安國仕晉爲給事中秘書監少遊涉墳索而以史籍爲懷故曰賢聖玄邈得諸言表而仁愛自我陶染庶物漸漬之功莫過乎經史著晉陽秋二十餘卷評老氏中賢之流故知爲尹述書乃祖承有據孫子云老子就肖子學九仙之術尋乎導養斯言有徵至於聖也則不云學故語曰生知者上學知者次王何所位

典達鴻觚故班固序人九等之例孔丘等爲上上類
例皆是聖李聃等爲中上類例皆是賢聖有王聖亞
聖賢有大賢中賢並以神機有利鈍故智用有漸頓
也盛叙老非大賢取其閑放自牧不能兼濟於天下
坐觀周衰遁於西裔行及夲壤死於
扶風葬於槐里非遁天之仙信矣

均聖論　沈約

自天地權輿民生攸始遐哉眇邈無得而言焉無得而言因有可言之象至於太虛之空曠無始之杳茫豈唯言象莫窺良以心慮事絕及天地蕞爾來宅其中毫端之泛巨海方斯非譬然則有此天地已來猶一念也我之所久莫過軒犧而天地之在彼太虛猶軒犧之在彼天地齷齪之徒唯謂赫胥爲遠何其瑣

瑣爲念之局邪世之有佛莫知其始前佛後佛其道不異法身湛然各有應感感之所召跨大千而咫尺緣苟未應雖踐跡而弗覩娑婆南界是曰閻浮葱嶺以西經塗密邇緣運未開自與理隔何以言之夏殷已前書傳簡寡周室受命經典備存象寄狄鞮隨方受職重譯入貢總括要荒而八蠻五狄莫不愚鄙文字靡識訓義不通咸納贄王府登樂清廟西國密塗厥路非遠雖葉書橫字華梵不同而深義妙理於焉自出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豈非區區中國緣應未啓求其會歸尋其旨要寧與四夷

之樂同日而語乎非爲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宜隱故也炎昊之世未火未粒肉食皮衣仁惻之事弗萌懷抱非肉非皮死亡立至雖復大聖殷勤思存救免而身命是資理難頓奪實宜導之以漸稍啓其源故燧人火化變腥爲熟腥熟既變蓋佛教之萌兆也何者變腥爲熟其事漸難積此漸難可以成著迄乎神農復垂汲引嘉穀肇播民用粒食歉腹充虛非肉可飽則全命減殺於事彌多自此已降矜護日廣春蒐免其懷孕夏苗取其害穀秋獮冬狩所害誠多頓去之難已備前說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其生不忍其死

聞其聲不食其肉草木斬伐有時麛卵不得妄犯漁不竭澤畋不燎原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肉食蠶衣皆須耆齒牛羊犬豕無故不殺此則戒有五支又開其一也逮于酣醟于酒淫迷乎色詭妄於人擾濫自巳外典所禁無待釋教四者犯人人爲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爲生品之末上聖開宗宜有次第亦由佛戒殺人爲業最重也內聖外聖義均理一而蔽理之徒封著外教以爲烹羊豢豕理固宜然惑者又云若如釋氏之書咸有緣報之業則禹湯文武並受刲剮周公孔子俱入鼎鑊是何迷於見道若斯之篤耶試尋

斯證可以有悟矣

難均聖論　　陶隱居

論云前佛後佛其道不異周室受命象寄狄鞮隨方受職西國密塗厥路非遠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非爲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宜隱㷼人火粒變生爲熟蓋佛教之萌兆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生不忍其死聞聲不食其肉草木斬伐有時麛卵不得妄犯又戒有五支四者犯人人爲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爲生品之末内聖外聖義均理一諸曰謹案佛經一佛之興動踰累劫未審前佛後佛相去宜

幾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關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世旣闍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寡夫子自以華禮興教何宜乃說夷法故歎中國失禮求之四夷亦良有別意且四夷之樂裁出要荒之際按諸四裔亦密邇危羽之野禹迹所至不及河源越裳白雉尚稱重譯則天竺罽賓久與上國殊絶衰周已後時或有聞故鄒子以爲赤縣於宇内止是九州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圖而經像眇昧張騫雖將命大夏甘英遠届安息猶弗能宣譯風教闡揚斯法必其發夢帝庭乃稍就興顯此則似如時致通閡非關運有起伏也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羣生何辜今之澆薄羣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濟者夫爲罪莫過於殺肉食之時殺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爲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躓乎若秔糧未播殺事難以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爲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兼四戒犯人爲報乍輕一殺害獸受對更重首輕末重亦爲未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有時者蓋欲大明仁義之道於鳥獸草木尚曰其然況在乎人而可悖虐非謂内惕寡方意在緣報覩迹或似論情頗乖不審於内外兩聖其事可得是均以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謹備以諮洗願具啓諸蔽

荅陶華陽　　沈約

難云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關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世閻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無荅曰釋迦出世年月不可得知佛經既無年曆注記此法又未東流何以得知是周莊之時不過以春秋魯莊七年四月辛卯恒星不見爲據三代年既不同不知外國用何曆法何因知魯莊之四月是外國之四月乎若外國用周正耶

則四月辛卯長曆推是五日了非八日若用殷正耶周之四月殷之三月用夏正耶周之四月夏之二月都不與佛家四月八日同也若以魯之四月爲證則日月參差不可爲定若不以此爲證則佛生年月無證可尋且釋迦初誕唯空中勹明不云星辰不見也瑞相又有日月星辰停住不行又云明星出時墮地行七步初無星辰不現之語與春秋恒星不現意趣永乖若育王造塔是敬王之世閻浮有四此道已流東國者敬王已來至於六國記注繁密曾無一槩實王立塔非敬王之時又分明也以此而推則釋迦之

與不容在近周世公旦之情何得未有

難云夫子自以華禮興教何宜乃說夷法故數中國失禮求之四夷亦良有別意答曰弘教次第前論已詳不復重辨

難云四夷之樂裁出要荒之際投諸四裔亦密邇危羽之野禹跡所至不及河源越裳白雉尚稱重譯則天竺屬賓久與上國殊絕衰周已後時或有聞故鄒子以爲赤縣於宇內止是九州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圖而像眇昧張騫雖將命大夏甘英遠屆安息猶弗能宣譯風教必其發夢帝庭乃稍興顯此則似時有通礙非關運有起伏也答曰本以西域路近而大法不被此蓋由緣應未發非謂其途爲遠也其路既近而此法永不東流若非緣應未至何以致此及後東被皆由緣應宜發通礙各有其時前論已盡也

難曰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羣生何辜今之澆薄羣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澆者夫爲罪莫過於殺肉食之時殺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爲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躓乎若秔糧未播殺事難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爲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

兼四戒犯人爲報乍輕一殺害獸受對更重首輕末重亦爲未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以時者蓋欲大明仁義之道于鳥獸草木尚曰其然況在乎人而可悖虐非謂內傷寡方意在緣報覩迹或似論情碩乖不審於內外兩聖其事可得是均以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謹備以諮洗願具啓諸蔽答曰民資肉食而火粒未啓便令不肉教豈得行前論言之已具不復重釋衆生緣果所遭各有期會當昔佛教未被是其惡業盛時後之聞法是其善業萌時善惡各有其時何關淳厚之與澆薄五支

之戒各有輕重非殺戒偏重四支並輕且五業雖異而互相發起犯人之戒人重故先出犯獸之戒獸輕故後被訓戒之道次第宜然周公孔子漸弘仁惻前論已詳請息重辨若必以釋教乖方域之理外此自一家之學所不敢言

廣弘明集卷第五

音釋 廣第五

懾之涉切怖也 獫狁獫音險狁音允獫狁北狄也 猱奴刀切猿屬 柞音胙木也五柞宮名 邯鄲邯音寒鄲音丹邯鄲複姓也因國名立姓 兕詳里切獸名似牛一角 丕皮彼切與否同塞也 愒許葛切恐也 拇莫厚切將指也 齩五巧切齧也 祛去魚切却也逐也 聃丁含切 衽汝鴆切衣襟也 譸竹尤切張誑也 貊莫白切北方國豸種 怳兄往切怳惚不明貌 渟特丁切水止也 馺蘇合切疾也 梟鴆梟堅堯切鳥名鴆直禁切毒鳥也 鄶古外切國名 蕞在外切小貌 齷齪齷於角切齪楚角切齷齪急促局陿貌 鞮音低狄鞮西方夷種 贄職吏切玉帛也 歉苦點切食不飽也 獮息淺切秋獵曰獮 麛音迷鹿子也 醟音詠酒失也 刲口圭切割也 躓陟利切跲也 黃能能奴來切獸名黃能即黃熊也

廣弘明集卷第六

唐釋道宣撰

叙列代王臣滯惑解

有唐太史傅奕者本宗李老猜忌釋門潛圖芟翦用達其部武德之始上書具述既非經國當時遂寢奕不勝其憤乃引古來王臣訕謗佛法者二十五人撰次品目名爲高識傳一帙十卷抄於市賣欲廣其塵又加潤飾增其罪狀至於張魯據於漢中黃巾反於天下斯並李門勃逆皆覆而不顯非謂篤論之文乎若夫城高必頹木秀斯拔推我清峻故有異道嫉之

不足怪其鄙吝未見厥徒皁隸有加惱辱明非目覩何事屛除故因其立言仍隨開喻此則古來行事釋判天分未廣見者謂爲新致聊陳舊解略顯由途賚此神開可稱高識又傅氏寡識才用寄人集叙時事廢興太半坑殘焚蕩之事可號非政所須沙汰括撿之條斯寔王化之本故僧條俗格代代滋彰此乃禁非豈成除毀傅氏通入廢限是謂披毛之夫終淪塗炭可悲之甚矣奕學周子史意在誅除搜揚列代論佛法者莫委存廢通蹤二十五人大略有二初則崇敬佛法恐有淫穢故須沙汰務得住持其二則憎嫉昌顯危身挾怨故須除蕩以暢胸襟初列住持王臣一十四人傅奕高識傳通列爲廢除者今簡則興隆之人宋世祖唐高祖王度顏延之蕭摹之周朗虞愿張普惠李瑒衛元嵩顧歡邢子才高道讓盧思道二列毀滅王臣一十一人傅奕高識傳列爲高識之人今尋乃是廢滅者魏太武周高祖蔡謨劉晝楊衒之荀濟章仇子陀劉惠琳范縝李緒傅奕初序沙汰僧衆者夫以稊稂之穢青田榮華之弊白首者良有以也故六羣之過與舍衛十濫之僞起毗離大聖因立條章無學由而正犯遂有七擯量其小失四法拔其

大愆張綱目而示三千顯律儀而陳八萬故得正像咸稱有道內外同號無塵自法漸王門金科之刑無隆僧羅海岳藏疾之隙滋彰舉統以法繩之亮鮮之儀可覩隨機以時勸勉握泥之喻自隣人誰無過垂珠之誠有津醜迹易欣掩耳之失難覩所以宋唐兩帝王顏等賢鑒物性之昏明曉時緣之淳薄縱釋門之紛蕩則淄澠一亂彈僧徒之得失則涇渭殊流斥貪競之鄙夫毀藏積之僧滓存高尚之道德延重惠以攝人至如漢魏齊梁之爲政也恢恢天網取漏吞舟察察王政事兼苛濫所以大弘佛法通濟於五乘

該洽明時陶漸於清濁使濁者知歸今自新於大造清者容養悟適化之多方其猶大赦天下逋逃因之改容忘瑕納衆羣小以之遷善堯舜豈非聖主而化不及丹朱漢祖焉樂亂階而亮貫高之逆孔門季路雖儕而預升堂釋種達多乃邪而參清衆是知權道抑揚神幾利用或收或縱事出乘時後序除廢三寶意者夫以保形存命有生之所貴重財愛食鄙俗之共珍故位稱大寶無以權於死生力拔青山莫有亡於老病斯佛教也故四山常逼王位非常三相恒遷生涯有數斯實錄也俗有讖記之傳不知由何而得

或云口授或述符圖虛然顯密布露士俗竊以五運更襲帝者一人自餘凡叟誰之顧錄周祖已前有忌黑者云有黑人次膺天位故齊宣惶怖欲誅稠禪師稠以情問云有黑人當臨天位稠曰斯浪言也黑無過漆漆可作邪齊宣妄解手殺第七弟渙故可笑也周太祖初承俗讖我名黑泰可以當之旣入關中改爲黑皂朝章野服咸悉同之令僧衣黃以從讖緯武帝雄畧初不齒之張賓定霸元嵩賦詩重道疑佛將行廢立有實禪師者釋門之望帝亦欽重私問後運是誰應得實曰非僧所知帝曰如讖所傳云黑者應

得僧多衣黑竊有所疑實曰僧但一身誰所扶翼決非僧也帝曰僧非得者黑者是誰實曰至尊大人保信浪語外相若闘豈言至聖黑者大有老烏亦黑大豆亦黑如是非一可亦得耶帝聞有姓烏姓竇者假過誅之元其情本疑意在釋遂即蕩除魏太武本是戎鄉素無文墨八歲登位一信崔浩故兩帝厚身信讒信讖陵殘佛化自取殃及旋踵更興興由時來不在人力故經傳云佛化惟達終於六萬歲時住持小聖功在九億無學不可削也蔡謨已下上事諸賢並挾私忿於僧有隙發憤忘身何況佛法極筆而書罪

狀深文而挂刑網禿賊以驚視聽妖胡而動王臣且律令條章未若凝脂之密滔滔天網自有陷目之夫言賊斯即盜科述妖乃當死例書表盛云妖賊未識妖賊是誰可謂匿名之書足投諸火如須勘撿虛迹自形前後上事雖有十賢荀濟一夫差有才用自餘運寫未足人聞傳奕後來謂自脫穎言無典據才氣虛劣瓦礫云寶賢愚所輕然奕素本道門起家貧賤投僧乞貸不遂所懷蓄憤致嫌固其本志武德之始西來入京投道士王歸歸左道之望都邑所知見其飢寒延居私宅歸通人也待以上賓三數日間遂通

其婦入堂宴語曾不避人𪗋有兄子爲僧寺近𪗋宅
因往見之奕大瞋怒僧便告𪗋𪗋初不信曰傅奕貧
士我將接在宅豈爲不軌耶僧曰叔若有疑可一往
覘相將至宅果如所言𪗋掩氣而旋𪗋有女壻爲果
毅常以爲言奕旣竊妻而傳妖不可筭矣如唐吏部
唐臨冥報所傳神爲泥人固其宜哉如別所顯隋大
業八年天子在遼有王文同者郊東王堡人也夙與
僧爭水磑之利敕令巡問軍實乃矯詔集僧三木加
身考令臣反并令引邑義同謀遂誅翦僧徒於河間
郡殺道俗近一千人傳符達於蒲州酷聲遍於天下

時竇慶爲河東太守以狀奏聞帝大怒於河間戮之
未及加刑百姓臠之生噉乃及於土地以此反例下
述及僧亦相符此然初因僧起謗毁佛法感因宿忿
不思累劫之溺而欲一時泄之泄在帝臣非關上事
非位不謀已如前咎徒爲舉斧終陷磨臍故集者隨
傳叙之庶後葉之龜鏡也
後魏世祖太武皇帝初立道學置道壇廢佛宗帝姓
託跋氏諱佛釐後名燾鮮卑胡人之別種也西晉之
亂有託跋盧據有朔方晉就封爲代王盧孫什翼鞬
或云珪部落逾盛衆十萬北連雲中西據陰山雲中

南去漢塞四千里以東晉孝武太元初南至朔東三
百里平城爲都二十餘歲依華造殿宗事佛道登位
三十四年至晉帝隆安中第二王託跋燾立時年八
歲尚在幼冲信任司徒崔浩浩尤不信佛情重李老
仙術以道德經授帝令諷味因便重之登位二年召
天下方士有道士寇謙之者道門之魁傑也自云於
嵩高值天尊飛下召謙賜以天師之號今奉太平眞
君置靜輪天宮可獲仙道列辟聞之若遺而浩深信
之帝由是於平城郊置道場方二百步重層崇峻并
備厚禮具如釋老志所述後改號太平眞君以遂寇

謙之道命也因蓋吳作亂關中有沙門畜弓矢浩便
進說與吳通謀遂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四方亦然
唯留臺下至眞君七年遂一切蕩除坑僧破像自以
爲得志也爲讒所斁幽殺太子惡疾殃身方族誅崔
浩何嗟及矣不久爲閹人宗慶所殺便崩其孫嗣立
即開佛法天下大明第六帝孝文是稱文祖改姓爲
元改代爲魏去胡服定官名衣冠華夏移都河洛佛
法大興然世祖勇於武略怯於文雅輕於自審重於
信僞而奕叙爲命世之明后寔誣也哉尋奕搜檢列
代上事言及釋門者大略五焉前已顯之今重冒辨

一以業運冥昧報果交加二以教指俗僞終歸空滅三以寺宇崇麗顧陵嫉之四以僧有雜行抄掠財色五以僧本緣俗位隆抗禮五相雖惑多以雜行者爲言焉斯不達之曲士也夫出家者取其發足超方形心異俗執持聖種震懾魔王天帝尚來下拜龍神無不奉者非無五三雜行犯法負心婆娑於色味貪婪於名利斯等行乖佛化正法稱涅槃謂爲禿人梵網呼爲大賊戒海如屍不納僧條財法絕之斯禁顯然妄咎於佛深不可也至如俗士純臣有國常有行貞潔者重之爲貪競者罪之可以見一士乖僻合國

並誅一官濁濫舉朝同翦斯不可也事見後魏書及十六國春秋世祖見一寺過起通國斬僧無問少長一時殘戮可謂虜官長也判事雷同爽引以爲明界明者逃矣又以見僧受供厚禮頻繁自不能拔茹而增狀僧爲福田奉之自獲其報官是攝政祿之以盛其功今王賜臣下讓祿者是誰俗施僧財不受者常有無祿之官不聞於國受俸之士充牣九州豈以一士受賕朝廷爲之廢務一僧濫施釋門由此致嫌又不可也是知清濁異途道俗通有憲臺繩糺於失法詳刑科處於重輕斯俗政也戒律以檢於七非擯罰

以正於三格僧制以遮其外犯法令以勗其內心此佛教也是則道俗律令具足光明昭彰於四俗顯昌於五衆有何不盡須爾上言所以上帝高居於九重殷鑒四海列辟靡監於王事職司其憂爾非其司妄行干政徒爲濫職何用當官故後之上事希有從之者故經說四依擬分僞濫人識難辨法智易明何得見一僧行過上累佛宗見一戒或虧便輕正法止可以道廢人以人不弘道也不可以人廢道以道高出天人抑又詳之今以五常檢人何人能具五孝檢士何士備之讀易而忽陰陽講禮而存倨傲闇君賊臣

代代常有尸祿亂政時時更繁孔門三千顏生獨爲德行君人二十九代唐堯常據其首初略述統詳則釋門藻鏡者殷矣

周高祖武皇帝志存道學躬受符籙猜忌佛門帝姓宇文氏諱邕太祖魏丞相黑泰之第三子也族本鮮卑元魏之末太祖挾魏平陽王西頓關中經魏四帝二十三年薨世子洛陽公受魏禪稱周當年被廢立弟寧都公爲帝四年崩諡明帝兒小立弟魯國公爲帝即高祖也改號保定元年深謀獨斷猜忌爲心晦迹親疎以蒙智術保定六年改元天和前後經于一

紀大冢宰晉國公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躬受遺詔輔翼帝圖雄畧攝御光時佐國恐有廢立便引入內殺之并子十人族大臣六家改元建德誅除雄武摧翦扞城慮遠權衡英威自若而能克己勵精露懷臣下常袍非食勞謙自持躬履行陣步涉山谷故得士卒之心死而不厭時有讖記忌於黑衣謂沙門中次當襲運故帝初大信佛以事逼身遂行廢蕩以建德三年納道士張賓佞辯便滅二教更立通道觀用暢本懷至建德五年平齊旣訖自以爲滅法之福祐也改元宣政至五月因癘而崩於雲陽子贇嗣位殺齊王父子十人正月一日改元大成禪位其子衍改元大象自號天元皇帝便開佛法然則禍深福淺過掩其功明年五月崩謚曰文宣後年正月改元大定二月內禪位有隋故奕述云觀武帝爲政果決能斷此其志也旣除妖邪之教唯務強兵五年之間大勳斯集盛矣其有成功也集者曰奕云無佛則國安祚遠如何周祖誅除纔了凶崩忽臨則奕爲狂矣然則武帝唯武曾不遲疑隨心快意便行誅戮害叔毀佛欺罔已深祚促曆移固其宜矣況復癘及其身呼嗟何及殃鍾禍集又可悲涼乃以指正佛爲妖邪指僞道

爲師奉閻君荒主豈符夏殷固謚法之司魏周滅法之主俱爲武者不亦宜乎餘有除毀相狀感於苦報如別具述

宋世祖孝武皇帝沙汰僧徒并致政事帝姓劉氏諱駿文帝之第三子也爲父討逆斬兄劭於南郊幷子三十一人自立改元孝建二年誅叔義宣大明二年誅王僧達父子有羌人高闍反事及沙門曇標下詔曰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教而專成逋藪加以姦心頻發凶狀屢聞敗道亂俗人神交怨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其誅坐遂設諸條禁自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詔雖嚴重竟不施行先是晉成帝時庾冰專政欲令沙門致敬王者何充王謐等駁議不同及桓玄篡位復述前議俱不果行備如別述世祖以大明六年使有司奏議令僧致敬旣行剗削之虐鞭顏皴面而斬之人不勝其酷也且僧拜非經國之典亦不行之大明八年崩子業立尋爲明帝所奪而傅奕叙爲高識之帝濫刑何識之可高耶倏忽絕嗣身名俱滅可爲殷鑒矣案蕭子顯述曰宋氏自稱水德承運典午正位八君十年五紀四經絕嫡三號中興閒闢禍難相陵骨肉何可言哉

大唐高祖太武皇帝沙汰釋李二宗詔帝以武德末
年僧徒多僻下詔澄簡肅清遺法非謂除滅尤爲失
旨故詔云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深思利益情在護
持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
澄源宜從沙汰斯正詔也而奕敘爲滅法則誣君罪
因值容養寬政網漏吞舟故存其首領耳餘如後述
奕又引元魏尚書令任城王澄奏議不許邑里更造
伽藍妨人居住又引尚書令高肇奏僧祇戶粟散給
貧人閑其表奏無除毀狀但在匡政理教除其僻險
斯之詳糺弘護之規諫矣

後趙中書太原王度奏議序石虎下書問曰佛號世
尊國家所奉閭里小人無爵秩者爲應得事佛否又
沙門皆應高潔貞正行能精潔然後可爲道士今沙
門甚衆或有姦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度奏
以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故禮有恒饗佛生西域
非中華所奉漢氏初得其道唯聽西域人立寺都邑
魏承漢制趙由舊章請趙人不聽詣寺已爲沙門者
遣還初服朝士多同此議虎下詔曰度議佛是外神
非諸華所奉朕出邊戎宜從本俗夫制由上行永世
作則苟允事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爲道士樂事佛

者悉聽餘有奕爲潤飾多陳妖詐道家之書僞妄自
昔黃書合氣士女淫行赤章厭禱幽明亂起是知妄
作者凶亂俗者殺罪有餘矣何者奕云佛圖澄令弟
子遊說郡國支遁之徒爲其股肱翻三玄妙旨文飾
邪教斯言訕謗天地不容何者佛圖澄者得聖之人
也乳孔流光不假燈炬之照占鈴映掌坐觀成敗之
儀兩主奉之若神百辟敬之如佛預啓東儲之戚前
表石葱之禍及難生妖現諫虎以刑濫法深饗壽不
遙斯言甚切而奕乃云令虎殺姪取其帝位何斯言
之過歟又云支遁之徒爲其羽翼晉氏南度止一道

林雖是同時江山胡越安得散身奔北股肱趙朝又
云翻三玄妙旨文飾邪教此亦虛言何得妄旨且道
之述作止在五千自餘千卷都是虛詐備詳魏日姜
斌事乎然則自忖者審謂僧亦然且佛之教義綸綜
有歸前後文理無相乖競壽經道經濫竊何甚不能
自立一義並傷佛宗或四果十地連寫內經或地獄
天堂全書佛旨斯並業行之昇沈報因之盛則也問
以位行階級則事逾河漢如何敘集圖傳迷俗亂眞
無纖毫以助化有山岳之負犯枉沒卒歲又可悲夫
叅漢字道明陳留人晉太常彭城王紘表以肅祖好

佛道手畫形像於樂賢堂經歷寇難而堂猶存宜敕著作咸使作頌顯宗出紘表博議謨曰佛者夷人唯聞變夷從夏不聞變夏從夷先帝天縱多才聊畫此像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今欲發王命勑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為夷狄作一像之頌於義有疑焉康帝即位拜司徒永和四年五月詔書下固執不就上疏乞骸骨及孝宗臨軒徵謨不至自旦至中皇太后詔罷朝公卿奏送謨廷尉以正刑書謨率子弟素服詣廷尉待罪詔免為庶人便杜門不出斯並剛愎之鄙夫井坎之固量也而奕叙為純臣未為篤論何者謨之諷議局據神州一域以此為中國也佛則通據閻浮一洲以此為邊地也即目而叙斯國東據海岸三方則無無則不可謂無邊可見也此洲而談四周環海天竺一地之中心夏至北行方中無影則天地之正國也故佛生焉況復隄封所及三千日月萬億天地之中央也唯佛所統非謨能曉且庸庶生常保局未執自古同謂家自為我土衆人自以為我民良不足怪也中原嵩洛土圭測景以為中也乃是神州之別中耳至時餘分不能定之江表島夷地卑氣厲情志飛揚故曰揚州晉氏奔之更稱文國變夷從夏

斯言有由則孔子居九夷非陋也且有德則君人無道則勃亂故夏禹生於西羌文王長於東夷元魏拓跋宗族北狄並君臨瀆岳鄉明南面豈以生不在諸華而逆其風化也至如由余西戎孤臣秦穆因而霸立日磾獫狁微類漢武納而位存故知道在則尊未拘於夷夏也蔡謨堅固自守未曰通人拒詔違命負罪殿廢正刑可矣抑又詳之盈尺徑寸之珠璧本唯絕域窮神達理之睿聖不限方維故崆峒非九州之限崑崙乃五竺之地而黃帝軒轅並西奔而趣之李老尹喜又接武而登之斯何故耶知可歸矣且見機而作無俟準的至如夏桀之為政也焚黃圖誅能逢秦政之酷暴也燒經籍坑儒士時俗傳之無道之君也然埏埴塼瓦非曰桀功起于黃帝末尊呂德然累葉盛行義須發取古人有言堯舜未必全聖桀紂何能極愚然而並歸咎於夏殷尊嚴於唐虞者偏黨不倫之詭經也蔡氏禍隘何足可稱唐待進鄭公魏徵策有百條其一條曰問佛經興行早晚得失答珠星夜隕佛生於周辰白馬朝來法興於漢世故唐堯虞舜靡得詳焉孔子周公安能述也然則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納須彌於芥子之中覆日月於蓮花之下法

雲慧雨明珠寶船出諸子於火宅濟群生於苦海磬
待砥則截骨而斷筋車得膏則馬利而輪疾誠須精
心廻向執志歸依宜信傳敎之言無從蔡謨之議斯
國之重臣也可謂高識有歸故太宗敬而制碑手書
其石祔葬於昭陵爲萬代之模楷也蔡謨年事俱盡
功用罕施自揣無能而固辭於公政可也而叙華夷
事隔未曰通人又不足可稱焉
宋顔延之琅琊人有文章好飲酒放達不護細行宋
元嘉中遷太常沙門慧琳以才學迥拔爲太祖所賞
每升獨榻之禮延之嫉焉曰此三台之座豈可使刑

餘居之帝變色延叙之爲名士斯可知也以琳得寵
於文帝延之非莅政之能官嫉而譏之旣不預朝廷
退居里閈子竣爲揚州刺史乘軒還宅延之負杖避
而譏之不營産業布衣蔬食獨遊野外時謗以其不
參朝賢而顯論所不及豈不以無預獨榻之榮嫉琳
而謂刑餘也餘如達性論所評議也然顔公著論褒
讃極多至如通佛影迹通佛頂齒爪通佛衣鉢杖通
佛二旣不然皆置言高拔群英之所模楷者刑餘之
言一時之貶琳耳其四論並見宋陸澄續法論
蕭摹之蘭陵人宋元嘉十二年爲丹陽尹奏稱佛化

被於中國已歷四代塔寺形像所在千計進可以繫
心退足以招勸自頃已來敬情浮末不以精誠爲至
更以奢競爲重違中越制宜加檢裁不爲之防流遁
未已請今後鑄銅像造塔寺先詣所在陳事列言待
報聽造觀斯奏狀抑止奢競非曰除滅斯寔任持之
相居然昌顯矣
周朗汝南人宋世祖時仕廬陵王史上書曰自釋氏
流教其來有源舒引容潤旣亦廣矣而假粹醫術託
以卜數外刑不容內教不悔而横天地之間莫之糺
察今宜伸嚴佛律禪重國令其疵惡顯著者悉宜罷

遣餘則隨其藝行合爲之條例使禪義經誦人能其
一食不過蔬衣不出布若更度者則令先習義行本
其神心必能草腐人天竦精已往者雖侯王家子亦
不宜拘意同前矣
虞愿會稽人事宋明爲中書舍人正直忤言帝好奕
頗廢政事愿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好帝怒令
拽下殿初無懼色二三日復召來明帝以下所居故
第起湘宮寺制置宏壯愿曰此寺穿掘傷螻蟻博尨
焚蟲豸勞役之苦百姓筋力販妻貨子呼嗟滿路佛
若有知念其有罪佛若無知作之何益忤旨出守晉

安此寔大慈之本懷得佛之遺寄而奕謂爲除彈匪其意乎

魏張普惠常山人善百家之說太和中遷諫議大夫至孝明立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營造寺像略無休息乃上諫略云伏願淑愼威儀萬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禮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書奏不報淸諫如此而奕弄筆妄加荒穢之淫僧遊於宮內恣行非法凡是妃主莫不通淫百姓苦之而上不覺斯言姦蕩何

得妄施宮禁有限防禦有則擅言婬僻縱筆陳妄據太史之任總淸愼之機專搆私憤顯行輕毀梟能食毋君子恥聞亭曰梧人漢后夜適非狂非醉斯言難玷但奕自行婬穢其黨例有妻孥故李耳李思王之編戶張衡張魯天師子孫宗胤顯然無宜不有不知今日道士何爲效僧遠財絕色淸高獨往不拘俗累甚可怪也故奕重其財色毀僧同之如老子化胡經云既化胡王令尹喜爲佛性強梁者毀形絕好斷其妻娶不令紹嗣故名沙門自餘輭善任從其本則妻子不絕也約斯論事觀中道士衣冠容制不異俗流妻子承嗣義依道法不可怪也是以仙童玉女侍老君之側黃庭朱戶述命門之事深欲擬僧斯蹤難泯遂行流謗固其然哉

魏李瑒趙郡人魏延昌末爲高陽王友于時人多絕戶爲沙門瑒上言曰禮以教世法導將來跡用旣殊區分亦別故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嗣然則絕嗣之罪大莫甚焉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寧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靈太后責以鬼教謗毀佛法瑒曰竊欲淸明佛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棄眞學妄爲訾毀且鬼神之名

皆是通靈達稱三皇五帝皆號爲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自美亦云能事鬼神禮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應世導俗其道幽隱名之爲鬼愚謂非謗靈太后不罪後遇害於河陰詳瑒上言欲沙汰僻左非爲疵謗矣

劉晝渤海人才術不能自給齊不士之著高才不遇傳以自況也上書言佛法詭誑避役者以爲林藪又詆訶婬蕩有尼有優婆夷實是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百許萬并俗女向有四百餘萬六月一損胎如是則年族二百萬戶矣驗此佛是疫

胎之鬼也全非聖人之言道士非老莊之本籍佛邪說爲其配坐而已詳晝此言殊塵聽視專言墮胎殺子豈是正士言哉孔子見人一善而亡其百非鮑生見人一惡而終身不忘弘隘之迹斷可知矣狂哲之心相去遠矣然則天下高尚沙門有逾百萬財色不顧名位莫緣斯德隱之妄張婬殺一年誅二子沙門且然一歲有二男編戶誰是吐言孟浪未足廣之而奕重爲正諫及後上事還陳此略考校則劉晝之門人矣

楊衒之北平人元魏末爲秘書監見寺宇壯麗損費

金碧王公相競侵漁百姓乃撰洛陽伽藍記言不恤衆庶也後上書述釋教虛誕有爲徒費無執戈以衛國有飢寒於色養逃役之流僕隸之類避苦就樂非修道者又佛言有爲虛妄皆是妄想道人深知佛理故違虛其罪咎又廣引財事乞貸貪積無猒又云讀佛經者尊同帝王寫佛畫師全無恭敬請沙門等同孔老拜俗班之國史行多浮險者乞立嚴勤知其眞僞然後佛法可遵師徒無濫則逃兵之徒還歸本役國富兵多天下幸甚衒之此奏大同劉晝之詞言多庸猥不經周孔故雖上事終委而不施行而奕美之徹於府寮致使浮遊浪宕之語備寫不遺斯乃曲士之沉鬱非通人之留意也

廣弘明集卷第六

芟師銜切除也 廝息慈切賤役也 稊稂稊徒兮切稊稗也稂音郎根莠也 泯武盡切水名 苛賀多切虐也 歸丘水切 堡博抱切 磑五對切磨也 臠力兗切堤切肉也 瑒音陽玉也 燾徒到切 犍居言切 黷徒谷切蒙也 賕音求枉法受財 盬音古不堅固也 薨呼肱切侯死曰薨 扞侯旰切衛也 篡初患切逆而奪取之 斮職略切與斫同 皴七倫切皮細起也 薰蕕薰許云切香草蕕與周切臭草 訛 予爾切與毀同毀也 紘惠萌切 愎蒲逼切 日磾日音密磾都奚切金日磾 人名 挺埴挺式連切埴常職切挺埴和黏土也 砮乃乎切石名可爲箭鏃 豸池爾切有足曰蟲無足曰豸

廣弘明集卷第七

唐釋道宣撰

荀濟潁川人後居江左博涉羣書志調矯俗初與梁武帝布衣相知及帝登位仕不及之濟負氣曰會盾鼻上磨墨作檄耳帝深不平之梁州刺史陰子春左遷濟作大詩贈之文傳時俗或稱于帝者帝曰箇人雖有才亂俗好反不可用濟以不得志常懷悒快二十餘載見帝信重釋門寺像崇盛便于時上書論佛教貪淫奢侈妖妄又譏造同泰寺營費太甚必爲災患其表略以三墳五典帝皇之稱首四維六紀終古之規模及漢武祀金人莽新以建國桓靈祀浮圖閹豎以控權三國由茲鼎峙五胡仍其荐食衣冠奔於江東戎教興於中壤使父子之親隔君臣之義乖夫婦之和曠友朋之信絕海內殽亂三百年矣濟所控詞述於僻者至於貞槃絕俗固莫敘之斯偏黨也述金人之初降致莽新之篡等並妄擬也至如周斬紂首豈見佛經秦坑儒士非關釋化禮崩樂壞未覩浮圖戰國無主何關僧僞乃云綱紀之亂何能亂之夫婦父子何人不是但妄言耳不足述之然濟極言罔僧深訾佛者統知上書必不會旨亦知不能排除佛

法直是恨帝不拔於微流無榮官於朝廷也所以鄙
詞罵僧深文毀佛其實寄意罵於上帝也後之醜詞
竝擬斯矣濟表云稽古之詔未聞崇邪之命重沓歲
時禘祫未嘗親享竹脯麪牲欺誣宗廟違黃屋之尊
就蒼頭之役朝夕敬妖怪之胡鬼曲躬供貪淫之賊
禿航信邪胡諂祭淫祀恐非聰明正直而可以福祐
陛下者也濟吐斯言故動怒也梁祖享祀於曒俐四
時交易於溫凊流涕動於臣下與言賦於孝思故景
陽臺至敬殿咸陳文祖獻后之奠何得言未嘗親享
故反前事肆情罵之竹脯麪牲用替犧粟蘋藻礿祭

豈唯有梁之時屈尊就卑乃萬代之希有遺若脫屣
豈百王之虛構哉自非行總八恒位隣上忍安能行
慈絕欲於盛年長齋竭誠於終事哉又曰臣請言得
失推校是非案釋氏源流本中國所斥投之荒裔以
御魑魅者也乃至舜時竄檮杌於三峗左傳允（捐音）姓
之姦居于瓜州是也杜預以允姓陰戎之別祖與三
苗俱放於三峗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
燉煌爲月氏迫逐遂往蔥嶺南奔又謂懸度賢豆身
毒天毒仍訛轉以塞種爲釋種其實一也允姓與三
苗比居敘跡和洽其釋種不行忠孝仁義貪詐甚者

號之爲佛佛者戾也或名爲勃勃者亂也而陛下以
中華之盛冑方尊姚石羌胡之軌躅竊不取一也案
允姓之居燉煌西戎也懸度賢豆等南梵也西戎即
敘禹貢所傳懸度已下荀濟加謗不讀一史奚以定
之尋夫懸度乃北天之險地乘索而度也賢豆天竺
仁風所行四時和於玉燭土絕流霜七衆照於金鏡
神機猛利人傳天語字出天文終古至今無相篡奪
斯是地心號中國也人行忠孝何謂無之濟之所言
同田龍罪三皇非五帝者詎可闕哉又按釋迦出戎
剖脇而誕摩邪遂殂事符梟獍年長爭立內不自安

背父叛君逆節彌甚違多殺石難陀引弓變革常道
自餓形骸安能濟物聚合兇徒易衣削髮設言虛誕
不足承稟九十六道此道最貪叶彼淫愚衆多崇信
至如瑠璃誅釋瞿曇路左視之在生親尚不存既歿
疎何能救斯即不行忠孝若天下習之陛下則無以
自處不取者二也尋經剖脇而誕義出前經以壞天
師功德大故非諸人供可以奉之又知母人命將欲
終故生七日已上報天中然則脇誕背剖此亦有之
不同梟獍如何濫委引弓投石事出權行叛君逆節
一何誣謗自餓以化外道變俗以靜貪門而云諸道

佛道最貪全成毀嘗誅國而不護國示業難亡羣典廣之理路蕪沒濟巧於全會補貼成文斯曰有才不妨無狀濟又云今僧尼不耕不偶俱斷生育傲君陵親違禮損化一不經也觀濟此指專擬帝躬深知僧尼絕欲用則超生斯義可從固所不逆然不偶斷育斥帝行之無容顯論寄僧罵上也又云凡在生靈夫婦配合産育男女胡法反之多營泥木專求布施寧非巨戾二不經也濟之不經斯事顯也胡法不淫胡從何有泥木布施舉事見譏然佛之非胡乃為天種胡乃戎類本異梵鄉猶言神州號為漢地今檢漢者

止可方于梁漢雖曰初封帝都在於京洛自餘吳楚末曰中華陸渾觀戎又戎變夏矣唯佛一法斂絕色心胡梵二種生生常習濟云姦胡矯詐自稱大覺而比丘徒黨行婬殺子僧尼悉然害螻蟻而起浮圖費財力而角堂宇若牟尼能照而故縱婬殺便是詐稱慈悲徒能照而不能救又是大覺於羣生無益而夭下不覺三不經也斯又巨謗之大怪通人達士豈其言哉猥曲醜事豈照此矣然大盜取國天下之罪人行婬殺子自是佛法之賊濁現則擯於四國來報則沈於三途而謂僧尼悉然加誣之大甚也又云大覺

無慈又云於生無益斯並以愚量智以聖齊凡抗大覺之成化失淳人之弘善可謂螗蜋有拒輪之勇井鼃滯坎井之心哉濟云胡法慳貪唯財是與直是行三毒而害萬方未見修六度而隆三寶四不經也且財食厚生貪夫之所沒積而能散廉士之恒情六度擅捨為初唯佛宗而立位三寶佛為教主及正覺之流慈無佛法安知六度之功絕慈風豈識三寶為正化濟以不得其志沒齒陷之但增貪競以咎人未顯厭身以袪滯俗中恒士尚不虛言濟寔鄙夫輕馳才筆獨不聞顧雍拜萬戶封家人不知葛亮受三都賞

庫無尺絹謝安平百萬賊愀然改容能仁捨四有帝遺如涕唾斯實錄也況復捨身受身觀三界如牢獄唯財唯食誠八微之毒虵衣鉢自隨若鳥之遊空府去留無滯類鳧之泛長川此等之徒名沙門也故經云僧無犯戒不清淨者若反於此不名為僧豈得以賊臣虐主等稷偰與唐虞稱莽荊棘比嘉苗及美木夫立言設諫清濁兩分全謂以昏兇都奄諸髦彥理不可也于時有梁之為政也仁育為初帝則絕欲蔬食僧則詞林義窟肓行鼅黽足可投畀豺虎矣通人為論理則統之去瑕掩過士之恒務故魯之儒行唯

孔一人濫吹竊服時唯傾國僧之眞偽權實難分唯佛得知餘存視聽故濟不達無足煩論恨其早被火灰面陳豈不知返濟云佛家遺教不耕墾田不貯財穀乞食納衣頭陀爲務今則不然數十萬衆無心蘭若從教不耕者衆天下有饑乏之憂遺教設法不行何須此法進退未爲盡理五不經也然濟知有遺教則知有蘭若之徒未知教有張弛豈委三寶基業但佛德宏大天供尚自下臨僧田福廣神壤義當上涌教有開合隨根制宜不可局以糧粒用道以通利物故經云若我弟子如法修行如來白毫相中無量功

德百千萬分取一分供我弟子受用無盡故知爲道出家爲道興供爲道而受爲道弘福道本虛通非俗籌議故受四事還宗佛德經云如法受施千金納之必乖佛化杯水不許何得妄言惟貪財食又經云住我施受入闇無見反此而行如空無盡者是也是知心外無境見境是心故使供施隨心積散非外經云六度在心不在事斯正言也引證可知濟云涅槃發問世尊滅後經教若爲得與波旬經別觀此發問則瞿曇存日門徒不能分辨眞僞況中華避役姦詐之侶焉不迷惑者尋濟此言全非有識文明滅度魔佛

難分豈述佛世門人不識經中三種四依考定魔佛邪正非濟所知彼亦不述又云中華避役姦侶焉不迷惑者斯是讒言誠非所解非避役者堪能辨之爾何不論掩善揚惡專爲務也涅槃經云避役出家無心志道我當罷令還俗爲王策使斯正言也如何不錄以上之濟又云涅槃闍王害父耆婆敘狀佛以理除令其迷解俗唯事結惑網逾深故以陰界入中求父不得本唯妄想謂父實人横生圖害取其重位若先達解知父本空何心起逆國亦非有由佛開化達悟妄心退悔慙謝獲無根信濟不達此以事徵理斥

天子注經譏臣下逆亂謂佛說無父無父須除執迹毀教不足怪其愚闇也餘有瑣碎似像之事比擬繁論固同此例又引張融范縝三破之論前集備詳有抗融縝之詞見於後述乃云融縝立論無能破之是虛言也濟云自古帝師諸侯賓友千載一逢猶如旦暮賢明希世宇宙獨立今乃削髮千羣不臣萬衆稱爲帝師未之可也姚石玉食三千佛寺瓊宮八百供敬厚矣終獲苗亂屠滅宋齊已降莫懲前失餘有罵僧醜詞足可掩耳畢寄詛帝之語同莊蒙之寓言焉又曰僧出寒微規免租役無期詣道志在貪淫竊盜

華典傾奪朝權凡有十等一曰營繕廣度僭擬皇居
也二曰興建大室莊飾胡像僭比明堂宗祀也三曰
廣譯妖言勸行流布礫帝王之詔敕也四曰交納梟
布賣天堂五福之虛果奪大君之德賞也五曰豫徵
收贖免地獄云極之謬殃奪人主之刑罰也六曰自
稱三寶假託四依坐傲君王此取威之術也七曰多
建寺像廣度僧尼此定霸之基也八曰三長六紀四
大法集此別行正朔密行徵發也九曰設樂以誘愚
小俳優以招遠會陳佛土安樂斥王化危苦此變俗
移風徵租稅也十曰法席聚會邪謀變通稱意贈金

毀破遭謗此呂尚之六韜秘策也凡此十事不容有
一萌兆微露即合誅夷今乃恣意流行排我王化方
又擊鴻鍾於高臺期闕庭之箭漏掛旛蓋於長刹放
充庭之鹵簿徵玉食以齋會雜王公之享燕唱高越
之贊唄象食舉之登歌歎功德則比陳詞之祝史受
儭施則等束帛之等差設威儀則效旌旂之文物凡
諸舉措竊擬朝儀云云陛下方更傾儲供寺萬乘擬
附庸之儀肅拜僧尼三事執陪臣之禮寵既隆矣侮
亦劇矣臣不取者四也觀濟所列十條罔歸一僞牽
引構合增動帝心素達帝之機神深銜帝之不齒無

可以通蓄憤假謗以暢函識言雖若臣意寔輕侮何
者上列僧僞無惡不揚言帝重之明帝無識斯則獨
夫闇主不言自形飾詞覆詐迹昌露形矣故曰知人
唯難人實難知知其難者千載惟一梁祖深知濟情
無堪蒞政故曰有才而好反豈徒言哉然後所上之
事皆則濟之才辯相去懸矣故呈拙矣濟云陛下以
因果有必定之期報應無遷延之業故崇重像法供
施彌隆勞民伐木燒掘螻蟻損傷和氣豈顧大覺之
慈悲乎胡鬼堪能致福可廢儒道釋尭足能除禍屏
絕干戈今乃重關以備不虞擊柝以爭空地殺螻蟻

而營功德既乖釋典崇妖邪而行諂祭又虧名教五
尺牧竪猶知不疑四海之尊義無二三其德臣爲陛
下不取五也詳濟以事微理今則以理通事夫因果
報應事同影響若不信因前果後則不謂形動影隨
物理顯然如何致惑伐木掘地天常之舊規造寺興
供人倫之厚敬勞民損蟻何帝無之是以福不自資
四俗不辭勞役罪不及他百蟲死而非罪謂正法爲
妖書以潔齋爲諂祭斯並幽明之所切齒賢聖之所
哀矜然濟不知獄瀆大神奉佛而祈福賜天地靈聖
拜首而請玄章故能峙立宇宙之中獲四無畏獨居

空有之界具四辯才非濟所知或知而故謗以動帝情也濟曰秦政受誑於三山漢徹見欺於五利信順妖訛一至於此不察情僞豈懲前失又引五事明宋齊兩代重佛敬僧國移廟改者但是佛妖僧僞姦詐爲心墮胎殺子昏姪亂道故使宋齊磨滅今宋齊寺像見在陛下承事則宋齊之變不言而顯矣今僧尼坐夏不殺蝮蠆者愛含生之命也而傲君父妄仁於蜫蟲也墮胎殺子反養於蚊虻也夫易者君臣夫婦父子三綱六紀也今釋氏君不君乃至子不子綱紀紊亂矣濟引宋齊信佛而早亡斯欺帝也何獨毀佛

亦毀神祇夫運業廢興天之常數禪讓放誅有國緣通前王自享於萬年後帝無宜而取位此乃交謝之恒理生滅之大期何得執一代之常存而迷百王之華運都不可也齊宋諸帝所以重佛敬僧者知帝位之有由故銜恩而酬厚德也又知帝位之無保故行因而仰長果也昔因旣短不可延以萬年故有梁之受禪也今因未就不可即因而成果故受報於未來也是則業運相循四序無失如何輕佛無報應乎若輕無報應則郊廟諸神昊天圓丘地祇方澤山川望秩一切須除豈獨佛僧濫受誣罔乃云墮胎殺子今

存好仇爾亦好仇何爲干政自不見也晝奏梁武大怒集朝士將加顯戮濟竊逃於魏欲匡靜帝事露爲齊文襄燒殺之年八十餘矣濟所行非理妄逞才術干政冒榮圓智自滅古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濟布衣之人而謀廟堂之事濫矣佛行仁化無損王臣守戒潔心除邪滅惑此佛教也故三學八正以道出家六度四弘用開士俗其中通局適化隨緣悟達爲宗餘非佛意而濟不談正行之士專述亂業之夫以僞排眞以邪陵正以寡伐衆以僻亂全禍不謀身竊陳無上之典餘殃不盡終被焚身之酬深可悲矣

齊章仇子陁者魏郡人齊武平中爲儒林學士于時崇重佛法造制窮極凡厥良沃悉爲僧有傾竭府藏充佛福田俗士不及子陁微官固非所幸乃上疏陳曰帝王上事昊天下字黎庶君臣夫婦綱紀有本自魏晉已來胡妖亂華背君叛父不妻不夫而姧蕩奢侈控御威福坐受加敬輕欺士俗妃主晝入僧房子弟夜宿尼室又云臣不惶不恐不避鼎鑊輒沐浴輿櫬奉表以聞有十餘紙書奏帝震怒欲殺之高那肱曰此漢覓名欲得死陛下若斫伊頭落漢術內可長禁令自死徒之經二年周武平齊出之隋初猶存不

測其終令讀子陁表奏惟述僧之妖淫蓄積財事更無別致吐言繁重隨事廣張無識者謂上事極多通贍者止唯二轍謂財色也大同荀濟之言才理雲泥不及于時魏齊兩代名僧若林舉十統以綰之立昭玄以司之淸衆韙如不可陷溺子陁家素貧煎投庇莫從形骸所資唯衣與食因此終篗長弊饑寒嫉僧厚施致陳抗表終被抑退不遂其心可謂澹漠博士詞費而無鎔檢傳奕又加粉墨言轉浮碎爲下愚者所笑何況上達者哉

周衛元嵩本河東人遠祖從宦遂家于蜀梁末爲僧佯狂浪宕周氏平蜀因爾入關天和二年上書略云唐虞無佛圖而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國則會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爲本安樂含生終不苦役黎民虔恭泥木損傷有識蔭益無情令大周啓運遠慕唐虞之化無浮圖以治國而國得安齊梁之時有寺舍以化民而民不立者未合道也若言民壞不由寺舍國治豈在浮圖但教民心合道耳民合道則國安道滋民則治立是以齊梁竟像法而起九級連雲唐虞憂庶人而累土堦接地然齊梁非無功於寺舍而祚不延唐虞豈有業於浮圖而治得久而大周啓運繼曆膺圖總六合在一心齊日月而雙照養四生如厚地覆萬姓同玄天實三皇之中興嗟兆民之始遇成五帝之新立慶黎庶之逢時豈不慕唐虞之勝風遺齊梁之末法嵩請造平延大寺容貯四海萬姓不勸立曲見伽藍偏安二乘五部夫平延寺者無選道俗罔擇親疎以城隍爲寺塔即周主是如來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爲聖衆推令德作三綱遵耆老爲上座選仁智充執事求勇略作法師行十善以伏未寧示無貪以斷偸劫是則六合無怨紂之聲八荒有歌周之詠飛沈安其巢穴水陸任其長生云云嵩此上言有所因也曾讀智論見天王

佛之政令也故立平延然述佛大慈含生安樂斯得理也事則不爾夫妻乃和未能絕欲城隍充寺非是聖基故不可也卽色爲空非正智莫曉卽凡爲聖豈凡下能通故須兩諦雙行二輪齊運以道通俗出要可期嵩云不勸立曲見伽藍者以損傷人畜故也若作則乖諸佛大慈昔育王造塔一日而役萬神今造浮圖累年而損財命況復和土作泥輙夭成日爲草蟲而作火劫助蟫蟻而起天災仰度仁慈未應垂許斯誡戒也故比丘造房先除妨難有損命者必不得

爲重物起慈卽爲仁塔理極正矣事寧行之又云請
有德貧人免丁輸課無行富僧輸課免丁輸課免丁
則諸僧必望停課爭斷慳貪貧人免丁衆人必望免
丁競修忠孝此則興佛法而安國家實非滅三寶而
危百姓也有十五條總是事意勸行平等非滅佛法
勸不平等是滅佛法勸行大乘勸念貧窮勸捨慳貪
勸人發露勸益國民勸獠爲民勸人和合勸恩愛會
勸立市利勸行敬養勸寺無軍人勸立無貪三藏勸
少立三藏勸僧訓僧勸敬大乘戒上列事條反則滅
法順則興道幷陳表狀及佛道二論立主客論小大

嵩以理通我不事二家唯事周祖以二家空立其言
而周帝親行其事故我事帝不事佛道立詞煩廣三
十餘紙大略以慈救爲先彈僧奢泰不崇法度無言
毀佛有叶眞道也故唐吏部唐臨冥報記云云
劉慧琳秦郡人出家住揚都冶城寺有才學爲宋廬
陵王所知著均聖論一云白黑論其論難窮通後法義篇
備之矣大較云但知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
齊立殊塗同歸不得守其發足之轍也
范縝南郡人少孤貧學於沛國劉瓛而卓越不羣在
門下積年芒屩布衣徒行而危言高論處稱無佛有

於自然其詞亦備後法義篇沈休文難之故不繁載
顧歡吳郡人以佛道二教互相非毀歡著夷夏論以
統之略云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卽佛
之法身佛則在夷故爲夷言道既在華故爲華語獨
立不改絕學無爲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分
迷者分未合億善遍修修遍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
能盡然其文中抑佛而揚道斯門人也不足評之又
張融門律意亦同歡前集已詳後更略引亦備法義
篇且佛則金姿丈六道則白首同凡佛則捨王位道
則臣王者佛化無國不有道則不出神州佛則塔遍

閻浮道則家居槐里全不同也何得輒引以擬倫乎
邢子才河間人仕魏著作郎遷中書黃門郎以爲婦
人不可保謂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變色子才曰
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然佛是西域聖人尋已
冥滅使神更生安能勞苦今世邢子才爲後身張冏
得耶亦有難解如法義篇自尋之
凉高道讓者凉書述云釋氏之化聞其風而悅之義
生天地之外詞出耳目之表斯獎教之洪致九流之
一家而好之既深則其術亦高而圖寺極壯窮海陸
之財造者弗悋金碧殫生民之力豈大覺之意乎然

至敬無文至神不飾未能盡天下之性故祭天以蠒
栗未能極天下之文故藉神以稾秸苟有其誠則蘋
藻侔於百品明德匪馨則烹牛下於礿祭而況鷲山
之術彼岸之奇而可以虛求乎乃有浮遊都鄙避苦
逃劇原其誠心百裁一焉既朱紫一亂城社狐鼠穢
大法之精華損農蠶之要務執契者不以為患當衡
者不以為言有國者宜鑒而節之此則讓為護法之
純臣矣奕又何為裁之可謂高識之人而載于高識
之傳者可也
齊李公緒趙郡人通經史善陰陽見有喪之家憂齋

供福利便曰佛教者脫略父母遺蔑帝王捐六親捨
禮義搢衣髠剔自比刑餘妄說眩惑唯利是親陰陽
名墨雖紕繆奇察而四時節用有取至如玆術則傷
化託幽玆為鬼道惜哉舉國皆迷彼衆我寡悲哉吾
之死也福事一切罷之棄華卽戎有識不許第奘學
季節屬文讀佛經脚指夾之斯北邊士俗自保尊執
之大魁者惜哉生為徒生無上善以資神死為徒死
有下惡以沈報冥冥隨業反本何期來際莫知現在
焉識與夫羣畜愚叟奚以異哉
隋盧思道范陽人仕齊黃門郎周武平齊詣京師作

西征記略云姚興好佛法羅什譯經論佛圖遍海內
士女為僧尼者十六七糜費公私歲以鉅萬帝獨運
遠略罷之强國富民之上策也又作周齊興亡論晞
云周祖始位大冢宰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負圖作
宰親受顧命周祖高居深視一朝折首凡厥黨與咸
見夷戮乃棄耆淫布公道屏童內躬大布始自六宮
被於九服以為釋化立教本貴清靜近世已來糜費
財力遂下詔削除之亦前王之所未得也思道為論
紀其糜費罷之則謂强國富民之策斯一代之小識
未遠大之弘略也夫佛法之行化也要在清神滅惑

也彼費財崇福者知身命財終歸散滅徒為保愛此
厚生守財之奴也故俗云多藏厚亡積而能散石崇
以財色而受誅殷辛亦同之而早戮自古咸爾溢於
見聞而不能止者乃貪惑使之然也昔漢武壽陵秦
皇終隴財寶充牣畢被侵開何若捨貪積而興上福
以崇敬仰之至割形骸而從道化以襲全正之極者
可也不然藏積空勞自他形神校計晨夕無暇身死
名滅卒從他手今昔如此習俗相仍略舉近代齊代
之行福也寺塔崇盛僧衆雜聚不能節之以道縱其
淆亂斬斛律明月虛聽讖詞周軍聞便解甲齊后斯

暗主也權守國資不能周給宇文既破齊藏克盈不
解身用衒紲而詣軍門財寶並爲周有周祖既殲二
教自以爲萬代之上策也西平東討無往不剋以爲
滅法之妙略也固天宥之統牧齊餘泉貨嶋拾素是
貧國縑纊全希一旦獲之塡胷滿目運手運帛接軫
長途斯爲大盜之滅國乃以爲興師之盛業也生滅
得失曾不籌之惟疑目前快意莫慮於後我既破他
他亦破我自古恒爾無得不思周祖謂以萬代常存
與天地而齊壽也窮討巖穴務存藏積守儉保素剋
已勵俗亦萬代之一人也當年崩背而其子用之大
張文物高陳聲勢卽開佛法以從百姓之歡心又顯
勝相用呈大國之威雄也立四皇后表八柱國前後
鹵簿隊仗倍常各二十四自古皇王莫之比擬立元
宣政禪位小兒時在襁褓正位斯及自號天元皇帝
也春秋方富未許喪身不盈一載又從萬古見小不
立后父控衡曆移運徙隋高受禪位及國財並爲隋
有斯可師也而不師之隋雖重法廣陳寺塔至於財
事無足稱言故使蓄積穀帛遍於國中倉庫般實不
能散施故禍門雖開示存而已及煬帝之末天下沸
騰郊壘風驚谿甸霧結初登位也歌帝德而曰萬年

後陵遲也咸面罵而揚諸咎倉廩資於羣盜糜爛者
無窮形骸執於賊臣百辟困於黔首舉斯以統無得
守株佛之誠言信而可驗何以知其然耶自古登臨
無不高稱萬歲歲之有萬斯卽有期況滅於萬何代
不有既前王不守於萬固知後帝義不踰之各取萬
歲令何所在五運相襲可不鏡諸是以明后英賢知
五家之必散上智高識鑒三堅之可修已用之財則
如影之相逐未用之物不可賜及怨親所以於國於
家遺之如脫屣若財若命棄之若遊塵莊嚴性識使
早備法身成就善權務津梁諸有斯至教也餘諸幻
有知何所論故經云劫燒終訖乾坤洞然須彌巨海
都爲灰揚天龍人鬼於中凋喪二儀尚殞國有何常
如斯法句可以尋眞自外凡鄙固非其務

唐傅奕北地泥陽人其本西涼隨魏入代齊平入周
士通道觀隋開皇十三年與中山李播請爲道士十
七年事漢王及凉反遷于岐州皇運初授太史令武
德四年上減省寺塔僧尼益國利民事十一條高祖
聞之竟不行下奕乃多寫表狀遠近流布京師諸僧
作破邪論以抗之如後所列奕表云一僧尼六十巳
下簡令作民則兵強農勸易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此則陰陽父子天地大象不可乖也今衛壯之僧婉孌之尼失禮不婚夭胎殺子減損戶口不亦傷乎今佛家違天地之化背陰陽之道未之有也請依前條尋老子至聖尚謁帝王孔丘聖人猶跪宰相況道人無取德義未隆下忽公卿抗衡天子如臣愚見請同老孔弟子之例拜謁王臣編於朝典者奕奏如此未足理論出處殊途不可一述易稱構精佛則絕欲固知李氏道門相結伉儷日夕共會順易陰陽不順則與佛何殊若順固其恒俗何爲學僧守靜絕欲無爲以事討論纏綿自顯如上已述迷者未尋且李耳子

孫遍於天下張陵餘胤散列諸州祖宗遺緒如何輒異若異其先斯爲絕嗣三千之罪莫有高之況復黃書服氣三五七九之經上下相和四眼二舌之教不可削也佛教不爾欲是過原先必戒之方袪俗滯此則佛道之分途也高識者體之又云請同孔老門人拜謁王臣者不知奕出此語何以自陳毀僧傲親抗君非爲忠孝固知道士常拜君親如何自見道士從僧抗禮不能自化其類何用彈人實而言之道士由來拜謁竊形濫吹冒入出俗之儔致有黃巾乃張角之風也法儀抗禮是緇徒之範也至如李老之服本

襲朝章冠履同蘭臺太史揖讓等大夫之儀也如何門人高抗先師之位仰則沙門之法都不可也會違寬政置不繩之以法懲劾於何逃責但奕上事碎亂不經或言胡佛邪教退還西域云或三萬戶州且存一寺不足校也一奕云唐丁壯僧尼二十萬衆共結胡心可不備預之哉請一配之則年產十萬此亦劉生之古計也無用陳之如前已顯斯則女子帶甲餘夫執戈餌敵負國一何可笑入大唐寺籍佛道二衆不滿七萬如何面欺上帝二十萬衆乎斯卽自刑無勞他處二明寺作草堂土舍則秦皇漢武爲有德之

君良以佛縱奢侈寺塔八萬四千此國效之又增其倍凡百士庶瘖愁往罪虛規來福浪說天堂地獄誑我華人至如秦皇阿閣漢武甘泉古跡宮觀不過十數史官書之號曰無道曾不言佛無道過之又引張融三破之言廣如前集今重顯之佛之化也依樹爲家形骸有累權開小室寺塔崇廣信心所營請增福田非僧課造至如天堂地獄善惡之報殊爲品類區分升沈之義天別不知道經往往亦述地獄須彌天堂有幾地獄何所云云故道步虛云天人同其願飄飄入紫微七祖生天堂我身白日升如是乃非一述

天堂也不許僧云是誰過乎三明請滅寺塔則民安
國治者由妖胡虛說造寺之福庸人信之爭營寺塔
小寺百僧大寺二百以兵率之五寺强成一旅總計
諸寺兵多六軍侵食生民國家大患請三萬戶州且
留一寺又引自古已來僧反十餘自餘凶黨至今猶
在請必除蕩用消胡氣浹旬之間宇宙廓清奕奏如
此妄述兵多于時二衆不滿七萬半爲尼女豈等大
國之六軍乎又云反僧凶黨猶在者僧之從逆爲俗
所拘一身獨立如何動衆虛引飾詐亂俗罔君天地
不容故早磨滅又統詳之賊臣酷吏何代不無濁濫

當官何獨不有堯放四凶非由事佛舜既絕嗣豈是
僧風不可以一臣逆節舉朝同誅一僧爲過全宗族
滅奕奏狀曰望即依行明明作辟固絕其議四明僧
尼衣布省齋則貧人不饑蠶無橫死者臣聞佛戒僧
尼糞掃衣五綴鉢望中一食獨坐山中清居禪誦此
佛之章法也若殺蠶作衣佛戒不許今則知佛理虛
故生違犯（此是荀濟語）餘則鄙罵惡類斯下之言不足聞
也五明斷僧尼居積利百姓豐滿將士皆富者六明
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者七明封
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胡必不行者八明統論佛教虛

多實少者九明隱農安近市廛處中國富民饒者十
明帝王受命皆革前政者十一明直言忠諫古來出
口禍及其身者此之十一條通釋甚衆爲存詞費約
同諸異解奏之高祖覽之大悅詔廢諸州寺塔至九
年六月四日後上謂曰你太直奏事怕殺人今日後
勿懼貞觀六年又上書令僧吹螺不合擊鍾又言佛
法妖僞敕示蕭瑀瑀曰傅奕非聖人者無法奕駁曰
瑀先祖已來不事宗廟專崇胡鬼非孝者無親因集
佛教入中華已來士人識見高遠有駁議其妖惑者
爲高識傳云奕傳如此云高祖從其言而廢寺者斯

罔君也豈有四年上事九年方廢省諸州寺塔乎竟
無此詔如何信之一條假誑萬途可悉奕身死後出
傳貨之言雖矯詔無命可死又云上書不許擊鍾斯
妄作也經云擊鼓戒兵鳴槌集衆又云撞擊佛鍾斯
非教耶又述蕭瑀不事宗廟專事胡佛斯罔欺於宰
伯也梁典云高祖七廟每祭畢涕泗滂沱是何言也
今京師東西兩第俱有宗廟四時饗祀相仍即目義
不濫聽私爲此傳又可笑也止可誑緣邊小議未足
以示中華惜哉淨識一從汙染頓爾沈滯反本何期
上所列人亦如前評輿亡太半隨類詳焉

檢唐臨冥報記云云太史令傅奕自武德初至貞觀十四年常謗毀佛僧以其年秋暴病卒初奕與道士傅仁均薛賾善後傅薛俱受官傅均先亡賾夢見均曰先所負錢可付泥人賾問誰耶均曰即傅奕也是夜少傅馮長命又夢在一處多見先亡長命問佛經罪福之事有實乎曰皆定實也又問如傅奕生平不信佛死受何報答曰傅奕已配越州作泥人矣長命旦入殿庭見薛賾說所夢賾又說之二夢符合臨在其側同曉數之賾即送錢付奕并說所夢後數日而奕卒案泥人者謂泥犁中人也泥犁即地獄之別名矣八大地獄在於地下餘諸雜獄散在山中海內而受苦也深可痛哉

廣弘明集卷第七

釋文 廣第七

祫 何夾切合祭也 礿 餘灼切夏祭曰礿 檮杌 檮音桃杌音兀 峞 虞為切三峞山名

燉煌 燉徒渾切煌戶光切燉煌郡名 貜 居慶切獸名 愀 七小切色變也 縝 章忍切

轢 郎擊切踐也 儭 初覲切 攏 初覲切 暐 于鬼切光盛也 宕 徒浪切 獠 力道切夷也 獄 苦官切 秸 訖黠切禾稈也 帑 他囊切金帑所藏也

廣弘明集卷第八

唐 釋 道 宣 撰

敘元魏太武廢佛法事

帝諱燾以明元帝泰常八年即位時年八歲尚在幼沖資政所由唯恃台輔時司徒崔浩尤不信佛帝訪國事每以爲懐言佛法虛誕爲俗費害黃老仙道可以存心浩既雅信仙道授帝老經隨言信用曾無思擇即立道壇四追方士當時佛法隆盛浩內嫉之常求瑕舋會蓋吳反於杏城關中騷動帝乃西伐時浩從焉既至長安有沙門種麥於寺中御騶牧馬帝入觀馬從官入其僧室見有弓矢出以奏聞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當與蓋吳通謀規害人耳命有司案誅一寺閲其財産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蓋以萬計詔乃焚破佛像敕留臺下四方一依長安行事太平眞君五年帝年二十有九春秋方富盛於武功又崔浩邪謀相接交扇方士仙觀日有登臨釋門清衆將事殲殄又下詔曰愚民無識信僞惑妖私養師巫挾藏讖記沙門之徒假西域虛誕坐致妖孽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已下至於庶人有私養沙門者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沙門身死容止者誅一門時恭宗爲太子監國素敬佛法頻上表陳刑殺沙門之濫又非圖像之罪今罷其道杜諸寺門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毀滅如是再三不許時有沙門玄高者定門之秀傑也太子晃師之晃敬事如佛崔浩得倖於帝恐晃攝政或見危逐密讒於帝晃有異圖若不先慮後悔無及又晃結納玄高高又通靈鬼物善得人心可不猜邪帝初不從且幽之又夢其先祖云太子無事又問百官咸云太子仁孝枉見幽辱帝乃出晃以政歸之浩又重譖帝信之便幽死晃於禁中縊高於郊南浩得志於朝廷也列辟莫敢致言便以太平眞君七年三月下詔一切蕩除所有圖像胡經皆擊破焚毀沙門無少長悉坑之斯竝崔浩之意致也及後帝遭癘惱浩被族誅呼嗟長慨無所及矣事迹如前釋老志廣之

敘周武帝集道俗議滅佛法事

周高祖猜忌爲心安忍嫌郄大冢宰晉國公護權衡百揆決通庶政帝竊嫉之恐有陵奪召護入內親自誅之并大臣六家竝從族滅帝以得志於天下一無所慮也然信任讖緯偏以爲心自古相傳黒者得也謂有黒相當得天下猶如漢末訛言黃衣當王以黃

代亦承運之像言黑亦然所以周太祖挾魏西奔衣物旗幟並變爲黑用期訖讖之言斯亦漢光武之餘命也昔者高洋之開齊運流俗亦有此謠洋言黑者稠禪師黑衣天子也將欲誅之會稠達識悟而得免備如別說故周祖初重佛法下禮沙門並著黃衣爲禁黑故有道士張賓譎詐罔上私達其黨以黑釋爲國忌以黃老爲國祥帝納其言信道輕佛親受符籙躬服衣冠有前僧衛元嵩與賓脣齒相扇惑動帝情云僧多怠惰貪逐財食不足欽尚帝召百僧入內七宵行道時既密知各加懇到帝亦同僧懇處覘候得

失或爲僧讀誦或讚唄禮悔僧皆懔厲莫不許帝之微行也既期已滿無何而止至天和四年歲在己丑三月十五日敕召有德衆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帝御正殿量述三教以儒教爲先佛教爲後道教最上以出於無名之前超於天地之表故也時議者紛紜情見乖舛不定而散至其月二十日依前集論是非更廣莫簡帝心帝曰儒教道教此國常遵佛教後來朕意不立僉議如何時議者陳理無由除削帝曰三教被俗義不可俱至四月初更依前集必須極言陳理無得面從又敕司隸大夫甄鸞詳度佛道二教定其深淺辨其眞僞天和五年鸞乃上笑道論三卷用笑三洞之名五月十日帝大集羣臣詳鸞上論以爲傷蠱道法帝躬受之不愜本圖即於殿庭焚蕩時道安法師又上二教論云內教外教也練心之術名三乘內教也救形之術名九流外教也道無別教即在儒流斯乃易之謙謙也帝覽論以問朝宰無有抗者於是遂寢乃經五載至建德三年歲在甲午五月十七日敕斷佛道兩教沙門道士並令還俗三寶福財散給臣下寺觀塔廟賜給王公餘如別述于時衛王不忍其事直入宮燒乾化門攻帝不下退

至虎牢捉獲入京父子十二人并同謀者並誅

二教論 十二篇

釋道安

歸宗顯本一

有東都逸俊童子問於西京通方先生曰僕聞風流傾墜六經所以緝脩誇尚滋彰二篇所以述作故攘柔弘潤於物必濟曰儒用之不匱於物必通曰道斯皆孔老之神功可得而詳矣近覽釋教文博義豐觀其汲引則恂恂善誘要其旨趣則亹亹慈良然三教雖殊勸善義一塗迹誠異理會則同至於老嗟身患孔歎逝川固欲後外以致存生感往以知物化何异

釋典之厭身無常之說哉但拘滯之流未馳高觀不能齊天地於一指均是非乎一氣致令談論之際舛有不同此所謂匿摩尼於胎㲉掩大明於重夜傷莫二之淳風塞洞一之玄旨痛之彌劫奚可值哉敬請先生爲之開闡通方先生曰子之問也激矣哉可謂窮辯未盡理也僕雖不敏稽疑上國服膺靈章陶風下席今當爲子畧陳其要夫萬化本於無生而生生者無生三才兆於無始而始始者無始然則無生無始物之性也有化有生人之聚也聚雖一體而形神兩異散雖質別而心數弗亾故救形之教教稱爲外濟神之典典號爲內是以智度有內外兩經仁王辯內外二論方等明內外兩律百論言內外二道若通論內外則該彼華夷若局命此方則可云儒釋釋教爲內儒教爲外備彰聖典非爲誕謬詳覽載籍尋討源流教唯有二寧得有三何則昔玄古朴素墳典之誥未弘淳風稍離丘索之文乃著故包論七典統括九流咸爲治國之謨竝是修身之術故藝文志曰

儒家之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五德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其道最高者也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者南面之術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是其所長也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敕法此其所長也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官茅屋採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此其所長也

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其所長也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無不貫此其所長也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五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此其所長也若亂而別之

則應有九教若總而合之則同屬儒宗論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職談其籍也並皇家之一書子欲於一代之內令九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成競辯豈不上傷皇極莫二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弊眞所謂巨蠹鴻猷眩曜朝野矣

佛教者窮理盡性之格言出世入眞之軌轍論其文則部分十二語其旨則四種悉檀理妙域中固非名號所及化擅繫表又非情智所尋至於遣累落筌陶神盡照近超生死遠證泥洹播闡五乘接羣機之深淺該明六道辯善惡之升沈變期出世而理無不周

邇比王化而事無不盡能博能要不質不文自非天下之至慮孰能與斯教哉雖復儒道千家墨農百氏取捨驅馳未及其度者也唯釋氏之教理富權實有餘不了稱之曰權無餘了義號之爲實通云善誘何成妙賞子謂三教雖殊勸善義一余謂善有精粗優劣宜異精者超百化而高升粗者循九居而未息安可同年而語其勝負哉又云教迹誠異理會則同爰引世訓以符玄教此蓋悠悠之所昧未瞥其本矣教者何也詮理之謂理者何也教之所詮教若果異理豈得同理若必同教寧得異筌不期魚蹄不爲兎將

爲名乎理同安在夫厚生情篤身患之誠遂與不悟遷流逝川之歎乃作並是方內之至談諒非踰方之巨唱何者推色盡於極微老氏之所未辯究心窮於生滅宣尼又所未言可謂聽之似盡察之未極者也故涅槃經曰分別色心有無量相非諸聲聞緣覺所知且聲聞之與菩薩俱越妄想之鄉菩薩則惠兼九道聲聞則獨善一身其猶露潤之方巨壑微塵之比須彌況凡夫識想何得齊乎故淨名曰無以日光等彼螢火若夫以齊而齊不齊者未齊矣以齊而齊於齊者未齊焉余聞善齊天下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

也何須夷嶽實淵然後方平續鳧截鶴於焉始等此蓋猶夫之野議豈達士之貞觀故諺曰紫實昧朱狂斯濫哲請廣其類更曉子懷上至天子下至庶民莫不資色心以成軀稟陰陽以化體不可以色心是等而便混以智愚安得以陰陽義齊則使同之貴賤此之不可至理皎然雖强齊之其義安在

儒道升降二 儒道六典道止兩篇升降二事備彰四史

問曰先生涇渭孔釋淸濁大懸與奪儒道取捨尤濫史遷六氏道家爲先班固九流儒宗爲上討其祖述並可命家論其憲章未乖典式欲言俱非情謂未可

讜其都是何宜去取答曰塗軌乖順不可無歸朱紫之際久宜有在漢書十志竝是古則藝文五行豈今始有農爲治本史遷不言安毀縱横官典俱漏故孟堅之撰今古褒其是子長之論襃見貶其非是以前漢書曰史遷序墳籍則先黄老後六經論遊俠則退處士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羞貧賤此其爲弊也後漢書曰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春秋列時事上自黄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三十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疎略不如其本務欲以

多聞廣載爲功論義淺而不篤其論術學也則崇黄老而薄五經輕仁義而賤守節此其大弊傷道所過極形之咎也又晉書禮樂志曰世稱子長史記奇而不周奇謂博古遠達不周謂弊於儒道儒道既弊聖教不興何王摹之尚道廢儒惑亂天下變風毀俗遂使魏晉爲之陵遲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此皆國史實錄之文奚獨可異校其得失詳列典志取捨升降何須鄙懷

問老子之教蓋修身治國絶棄貴尚論大道則爲三才之元辯上德則爲五事之本猶陶埏之成造譬橐籥之不窮先生何爲抑在儒下答曰余聞恬志大和者不務變常安時處順者不求反古故詩曰不愆不亾率由舊章唯藝文之盛易最優矣吾子謂老與易何若昔宓羲氏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文王重六爻孔子弘十翼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故繫詞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易說曰夫有形生於無形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夫氣形質而未相離故曰渾混視

之不見聽之不聞修之不得故曰易也孝經說曰奇者陽節偶者陰基得陽而成合陰而居數相配偶乃爲道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謂之神此而遐曠足賢於老也子謂仁由失德而興禮生忠信之薄安其所習毀所不見且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豈在飾敬之年責報之歲哉然老氏之旨本救澆浪虛柔善下修身可矣不尚賢能於治何續既扶易之一謙更是儒之一派幸勿同放兼棄五德

君爲教主三 世謂孔老爲弘教之人討之典謨則君爲教主

問敬尋哲製剖析離合云派而別之應有九教統而合之同一儒宗採求理例猶謂未當何者名襍鄧尹法參俚商墨出由胡農與野老斯皆製通賢達不可以爲教首孔老聖歟可以命教故九流之中唯論其二儒教道教豈不婉哉答曰子之問也似未通遠夫帝王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此蓋皇業之盛事也而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百王同其風萬代齊其軌若有位無才猶虧弘闡有才無位灼然全闕昔周公攝政七載乃制六官孔老何人得爲教主孔雖聖達無位者也自衞廻輪始弘文軌正可修述非爲教源柱史在朝本非諧贊出周入秦爲尹言道無聞諸侯何況天子既是仙賢固宜雙鈌道屬儒宗已彰前簡

問孔子問禮於老聃則師資之義存矣又論語孔子自稱曰吾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我於老彭子云孔聖而云老賢比類之義義將焉在褒貶乖中謬爲侮聖答曰余既庸昧奚敢穿鑿履智任誠唯依謨典稽子云老子就涓子學九仙之術尋乎練餌斯或有之至於聖也則不云學論語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依前漢書品孔子爲上上類皆是聖以老氏爲中上流竝是賢又何晏王弼咸云老未及聖此皆典達所位僕能異乎孔子曰吾無常師問禮於老聃斯其義也有問農云吾不如老農又問圃云吾不如老圃入大廟每事問豈農圃守廟之人而賢於孔丘乎竊比遜詞斯其類也故知他評近實自謙則虛侮聖之談恐還自累（孔子問樂於萇弘學琴於師襄子豈弘子之流皆賢於孔丘乎聖人之述於斯可見也）

問曾隱公者蓋是讓國之賢君而人表評爲下下老子者乃無爲之大聖漢書品爲中上故知班彪父子詮度險巇先生何乃引之爲證答曰吾子近取杜預之談遠忽春秋之意隱公者桓公之庶兄也桓公幼小攝行政事及桓長大歸政桓公雖能歸政不能去猜譖毒於是縱橫遂爲桓公所弒既不自全陷弟不義讓國之美竟復何在此而非下孰有下乎漢書之評於是乎得且孔子受命遂號素王未聞載籍稱老爲聖言不關典君子所懲

問尚書云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則狂子云聖也則不關學是何言歟答曰孔語生知學言積習向者論儒未云釋也上智下愚本不隨化中庸之類乃順化遷聖可爲狂則非上智狂可爲聖復非下愚書辨

狂聖皆中庸也老子曰絶聖棄智民利百倍此蓋中才之聖非上智也

詰驗形神四（形神之教初篇已言今別詰之驗其典證也）

問曰先生云救形之教教稱爲外敬尋雅論寔爲未允易云知幾其神乎寧得雷同七典皆爲形教釋辨濟神義將安在答曰書稱知遠遠極唐虞春秋屬詞詞盡王業至若禮樂之敬良詩易之溫潔皆明夫一身豈論三世固知教在於形方者未備洪祐示逸乎生表者存而未議易曰幾者動之微也能照其微非神如何此言神矣而未辨練神練神者問情關照期

神曠劫幽靈不亾積習成聖階十地而逾明邁九宅而高蹈此釋教所弘也經曰濟神拔苦莫若修善六度攝生淨心非事故也

仙異涅槃五（仙明延期之術不無其終涅槃常住之果居然乖異）

問釋稱涅槃道言仙化釋云無生道稱不死其揆一也何可異乎答曰靈飛羽化者並稱神丹之力無疾輕强者亦云餌服之功泉哉不知善積前成生甄異氣壽夭由因修短在業佛法以有生爲空幻故忘身以濟物道法以吾我爲眞實故服餌以養生生生不貴存存何勸縱使延期不能無死故莊周稱老子曰古者謂之遁天之形始以爲其人今則非人也尚非遁天之仙故有秦佚之弔死扶風葬槐里涅槃者常恒清涼無復生死心不可以智知形不可以像測莫知所以名强謂之寂其爲至也亦以極哉縱其雙林息照而靈智常存體示闍維而舍利恒在雖復大椿遐壽以彭年爲殤非想多劫與無擇對戶凡聖理懸動寂天異焉可同時而辨升降吾子何爲抗餘爝於日月之下而欲與曦和爭暉至於猶也何至甚乎

道仙優劣六（道以恬虛寡欲優在符於謙德仙則餌服紛紜劣在徒勤無効）

問先生高談壽夭善積前生業果雖詳芝丹仍略且

道家之極極在長生呼吸太一吐故納新子欲劣之其可得乎答曰老氏之旨蓋虛無爲本柔弱爲用渾思天元恬高人世浩氣養和得失無變窮不謀通達不謀巳此學者之所以詢仰餘流其道若存者也若乃練服金丹餐霞餌玉靈升羽蛻屍解形化斯皆尤乖老莊立言本理其致流漸非道之儔雖記奇者有之而言道者莫取昔漢武好方技遂有欒大之妖光武信讖書致有桓譚之議書爲方技不入墳流人爲方士何關雅正吾子易爲捨大而從小背理而趣誕乎

孔老非佛七 佛生西域孔氏商推商宰致問列子書記

問西域名佛此方云覺西言菩提此云爲道西云泥洹此言無爲西稱般若此飜智慧準此斯義則孔老是佛無爲大道先已有之答曰鄙俗不可以語大道者滯於形也曲士不可以辨宗極者拘於名也案孟子以聖人爲先覺聖王之極寧過佛哉故譯經者以覺翻佛覺有三種自覺覺他及以滿覺孟軻一辨豈具此三菩提者案大智度譯云無上慧然慧照靈通義翻爲道道名雖同道義尤異何者若論儒宗道名通於大小論語曰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若談釋

典道名通於邪正經曰九十有六皆名道也聽其名則眞僞莫分驗其法則邪正自辨菩提大道以智度爲體老氏之道以虛空爲狀體用既懸固難影響外典無爲以息事爲義內經無爲無三相之爲名同實異本不相似故知借此方之稱翻彼域之宗寄名談實何疑之有準如玆例則孔老非佛何以明其然昔商太宰問於孔丘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博聞强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因用時聖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人乎孔子動容有閒曰丘聞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若老氏必聖孔何不言以此校之理當推佛

釋異道流八 出世三乘域中四大懸如天地異過塵嶽

問後漢書云佛道神化興自身毒 案山海經西方有天毒國郭景純注云卽天竺國也而漢書西域傳云天竺國又名身毒國也 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以此推之則道教收佛又佛經云一切文字悉是佛說非外道書而先生高位釋教在儒道之表將不自局而近誣聖乎答曰吾子

援引漢書而問余亦還以漢書而答後漢西域傳曰張騫之著天竺惟云地多濕暑班勇之列身毒正言奉佛不殺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記余聞之後記也其國則殷平中土玉燭和氣靈智之所降集賢哲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理絶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經典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大修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但神明之耶且好仁惡殺蠲弊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受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辨莊周蝸角之論未

足以槩其萬一尋漢書之錄兼而有徵取其微義未
譯則云道書之流談其神奇感驗則言理絕天表唯
四藏聽博二諦竝陳總論九道則無非佛說別明三
乘則儒道非流此乃在我之明證非吾子之清決乎

服法非老九 絕聖棄智老氏之心 黃巾禁厭張家之法

問經云釋迦成佛已有塵劫之數或為儒林之宗或
為國師道士固知佛道冥如符契又清淨法行經云
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薩彼稱孔丘光淨菩
薩彼稱顏淵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先生辨異似若自
私答曰聖道虛寂圓應無方無方之應逗彼羣品器

量有淺深感通有厚薄故令無像之像像遍十方無
言之言言充八極應實塵沙大略有二八相感成雙
林現滅斯其大也權入六道晦迹塵光斯其小也小
則或畫卦以御時或播殖以利世或修正以定亂或
行禮以誡物或談無而傲榮或說有而重爵何為老
生獨非一迹故須彌四域經曰寶應聲菩薩名曰伏
犧寶吉祥菩薩名曰女媧但今之道士始自張陵乃
是鬼道不關老子何以知之李膺蜀記曰張陵避病
瘧於丘社之中得咒鬼之術書為是遂解使鬼法後
為大蛇所噏弟子妄述升天後漢書稱沛人張魯母

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劉焉家益州刺史劉焉遂任
魯以為督義司馬魯遂與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掩殺
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漢使者魯既得漢中遂
殺張修而并其眾焉於漢為逆賊戴黃巾服黃布褐
魯字公旗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鵠鳴山中
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世謂
之米賊陵傳其子衡衡傳於魯魯遂自號天師君其來
學者初名鬼卒後號祭酒祭酒各領部眾多者名曰
治頭皆教以誠信不聽欺妄有病但令首過而已諸
祭酒各起義舍於同路同路懸亭置米肉以給行旅

食者量腹取足過多則鬼能病人犯法者先加三令
然後行刑不置長吏以祭酒為治民夷信向朝廷不
能討遂就拜魯鎮夷中郎將通其貢獻自魯在漢垂
三十年獻帝建安二十年曹操征之至陽平魯欲舉
漢中降其弟衛不聽率眾數萬拒關固守操破衛斬
之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歸降閻圃說曰今以急往
其功為輕不如且依巴中然後委質功必多也於是
乃奔南山左右欲悉焚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
家其意未達今日之走以避鋒銳非有惡意遂封藏
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安

之魯即與家屬出迎拜鎮南將軍封閬中侯而張角張魯等本因鬼言漢末黃衣當王於是始服之曹操受命以黃代赤黃巾之賊至是始平自此已來遂有玆弊至宋武帝悉皆斷之至寇謙之時稍稍還有今既大道之世風化宜同小巫巾色寔宜改復且老子大賢絕棄貴尚又是朝臣服色寧異古有專經之學而無服象之殊黃巾布衣出自張魯國典明文豈虛也哉夫聖賢作訓弘裕溫柔鬼神嚴厲動為寒暑老子誡味祭酒皆飲張製鬼服黃布則齊眞僞皎然急綫可見自下略引張氏數條妄說用懲革未聞

或禁經止價 玄光論云道家諸經凡意教迹邪險是故不傳但得金帛便與其經貪者造之至劾不竊實利無慈逆莫過此又其方術穢濁不清乃有扣齒爲天鼓咽唾爲醴泉馬屎爲靈薪老鼠爲芝藥資此求道焉得乎

或妄稱眞道 蜀記曰張陵入鵠鳴山自稱天師漢嘉平末爲蟒蛇所噏子衡奔出尋屍無所畏負清議之譏乃假設權方以表靈化之迹生縻鵠足置石崖頂到光和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米民之山僚遂因妄傳販死利生逆臭過此之甚也

或含氣釋罪 妄造黃書呪癩無端乃開命門抱眞人嬰兒迴龍虎戲備如黃書所說三五七九天羅地網士女溷漫不異禽獸用消災禍其可然乎

或挾道作亂 黃巾鬼道毒流漢室孫恩求仙禍延皇胥破國害民感亂天下

或章書代德 遷達七祖乞免擔沙橫貫紙筆奏章太上戊辰之日上必不達不達太上則生民扣灰咄呼哀哉

或畏鬼帶符 左佩太極章右佩昆吾鐵指日則停暉擲鬼千里血若受黃書赤章郎是靈仙

或制民輸課 蜀記曰受其道者輸米肉布絹器物紙筆薦席五綵後生邪蜀增立米民

或解除墓門 左道餘氣墓門解除春秋二分祭竈祠社冬夏兩至祀祠同俗先受治籙兵符社契皆立軍將吏兵都無殺誡之義

或苦妄度厄 塗炭齋者事起張魯驢輾泥中黃土塗面擿頭懸擲埴使熟乎義熙初王公明省去打拍吳陸修靜猶尼輾反縛懸頭而已貪此度厄句癡之甚

或夢中作罪 夢見先亡輒云變怪召食鬼神罰考吏兵奏章斷之

或輕作呪佞 造黃神越章用持殺鬼又造赤章用持殺人叛逆世情不計殃罪陰謀懷嫉咒邪之甚

斯皆三張之鬼法豈老子之懷乎自於上代爰至符姚皆呼衆僧以爲道士至寇謙之始竊道士之號私易祭酒之名曹簡姚書略可詳究然法行經者無有人鄙雖入疑科未傷弘旨摩訶迦葉釋迦弟子稟道闡猷詎希方駕三張符籙詭託老言捃摭論詞以相扶助復引實談證其虛說嗚呼可歎幸深察焉

問敬尋道家厥品有三一者老子無爲二者神仙餌服三者符籙禁厭就其章式大有精麤麤者厭人殺鬼精者練屍延壽更有青籙受須金帛王侯受之則延年益祚庶人受之則輕健少疾君何不論唯取鄙

者答曰子之所言何其陋矣唯王者興作非詐力所致必有靈命以應天人至於符瑞不無階降上則河圖洛書次則龜龍麟鳳此是帝皇之符籙也今大周馭宇膺曆受圖出震爲神電軒流景上宣衢室下闢靈臺列彼三光揺兹二柄而德侔終古動植效靈仁竝二儀幽明薦祉故眞容表相不假尋於具茨澄照淵猷無惑求於象罔牢籠語默彈壓名言超絶有無廻踰彼此芻狗萬機不可謂之爲有孝慈兆庶不可謂之爲無四海一家不可謂之爲彼九州遐曠不可謂之爲此故遊之者莫測其淺深蹈之者未窮其厚

薄加以三足九尾赤雀綠龜嘉瑞相尋不時而至兹乃大道弘仁光盈四表慶靈總萃厚祚無疆豈聖德之清寧天朝之多士尚信鬼籙之談猶傳巫覡之說者哉昔神賜號田若始求田之義民供趙雀由初受爵之徵此皆委巷鄙言子從所不許也然皇帝之號尊極天人之義王者之名大盡霸功之業當受命神宗廓風化於宸宇封禪山岳報成功於天地不見鬼言預經綸之始曾無詭說達致遠之宗徒誑惑生民敗傷王教眞俗擾動歸正無從唯孔子貴知命伯陽去奇尚矣取鬼符望致其壽者言受之必益今佩符道士悉可長年無籙生民並應短壽事既不徵何道之有

明典眞僞十（丙經實談爲眞二洞誕謬爲僞）

問老經五千最爲淺略上淸三洞乃是幽深且靈寶尊經天文玉字超九流越百氏儒統道家豈及此乎

答曰老子道經朴素可崇莊生內篇宗師可領暨兹已外製自凡情黃庭元陽採擷法華以道換佛改用尤拙靈寶創自張陵吳赤烏之年始出上淸肇自葛玄宋齊之間乃行尋聖人設教本爲招勸天文大字何所詮談始自古文大小兩篆以例求之都不相似

陽平鬼書於是乎驗晉元康中鮑靖造三皇經被誅事在晉史後人諱之改爲三洞其名雖變厥體尚存猶明三皇以爲宗極斯皆語出凡心寧知非教不關聖口豈是典經而張葛之徒皆糅符禁化俗怪誕違爽無爲氛哉吁何乃指蟲迹欲比蒼文以毒乳而方甘露乎（依張魯靈記凡有二十四治而陽平一治最爲大者今道士上章及奏符厭皆稱陽平重其本故也以上淸爲洞玄靈寶爲洞眞三皇爲洞神故曰三皇）

問道經幽簡本接利人佛經顯博源拔鈍士窮理微事皎然可見答曰釋典汪汪幽顯竝蘊玄章浩浩廣略俱通大智度曰爲利人略說爲解義故爲利人廣

說爲誦持故爲鈍人略說爲誦持故爲鈍人廣說爲解義故如般若一座數玄鷲嶽及其皆益乃數十周智典既然餘經皆爾通言搏在其鈍何誣之甚香城金簡龍宮玉牒天上人間經典何量八音部奏其數無邊十二該之罄無不盡可謂詩篇三百蔽者一言以此例之廣略可見莊其道經三十六部廣則定廣無略可收卽是純鈍何利之有廣而可略則非定廣略而可廣則非定略釋典之深於是乎在

教指通局十一 典東世治而不出生死爲局近比王化而遠期出世爲通

問姬孔立敎可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老莊談玄可

以歸淳反素息尚無爲爲化足矣何假胡經又辯抽髮削毀容易姓可以化彼强夷不可施之中夏其猶車可陸運不可汎流船可水行不宜陸載佛經怪誕大而無徵怖以地獄則使怯者寒心誘以天堂則令愚者虛企竪說塵劫尚云不遥傍談沙界猶言未遠或說貧由慳至富藉施來貴因恭恪賤與傲慢慈仁不殺則壽命延長多殘掠漁獵則年算減夭尋討云云難相符允竊見好施不害貧而早終慳貪多殺富而長壽禪戒苦節嬰罹疾患坑殘至虐封賞始隆信謂苦惱由惑而生爵祿因殺而得其猶種角生聾毋子乖張牛毛生蒲因果不類雖言業報無以愜心徒說將來何殊繫影未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恍爾而無吉凶任運離合非我人處神滅其猶若爐膏明俱盡知何所至胡勞步驟於空談之際馳騁於無驗之中答曰異哉子之所陳何其鄙也果以拘纏窟井封守一方故耳孟子曰大之所知未若人之所不知信矣吾當告子古之明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所以方內階漸猶未可頓者也至於鉤七順待禁四民之暴三驅之禮顯王迹之仁可謂美矣未盡善也尋先生制作局云

寰宇天分十二野極流沙地列九州西窮黑水談遺過去辨略未來事盡一生未論三世豈聖達之不知信嘉緣之未構釋迦發窮源之眞唱演大哀之洪慈上極聖人下及蜆蟻等行不殺仁人之至也若乃道包眞俗義冠精靈移仁壽於菩提徙教義於權實使宗虛者悟空空之旨存有者進戒定之權於是慧光遐燭莊王因覩夜明靈液方津明帝以之神夢 春秋左傳曰魯莊公七年歲次甲午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星隕如雨卽周之莊王十年也莊王別傳曰遂卽易筮之云西域銅色人出也所以夜明非中夏之災也案佛經如來四月八日入胎二月八日生亦二月八日成道生及成佛皆放光明而云出世卽成佛年也周以十一月爲正春秋四月卽夏之二月也依天竺用

正與竇司杜預用晉曆算辛卯二月五日也安廿八篁奉忠用魯曆算即二月七日用前周曆算即二月八日也又依什法師年紀及石柱銘並與春秋符同如來周桓王五年歲次乙丑生桓王二十三年歲次癸未出家莊王十年歲在甲午成佛襄王十五年歲在甲申而滅度至今一千二百五年也良謂遂通資感悟涉藉緣運值百齡齊均萬劫於是秦景西使而摩騰東逝道陽皇漢之朝訓敷永平之祀物無爝螢人斯草偃始知放華猶昏而文宣未旭者也吾子初云其同而未識其異故知始之所同者非同未之所異者非異何則修淳道者務在反俗俗既可反道則可淳反俗之議莫先剃落而削髮毀容事存高素辭親革愛趣聖之方袪嗜欲於始心忘形骸於終

果何眷戀乎三界豈留連於六道泰伯文身斷髮匪是西夷范蠡易姓改名寧非東夏近讓千乘論語稱其至德遠辭九宅寧羅氏族之拘故阿含經曰四姓出家同一釋種莊子舟車之喻譬以古今猶禮有損益樂有相沿吾子何為濫云國土唯聖化無方不以人天乖應妙化無外豈以華戎阻情是以一音演唱萬品齊悟豈以夷夏而為隔哉維摩經曰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夫纖介之惡歷劫不亡毫釐之善永為身用但禍福相乘不無倚伏得失相襲輕重冥傳福成則天堂自至罪積則地獄斯臻此乃

必然之數無所容疑若造善於幽得報於顯世謂陰德人咸信矣造惡於顯得報於幽斯理盡然寧不信也易曰積善必有餘慶積惡必有餘殃而商臣肆惡乃獲長壽顏子庶幾而致早終伯牛含沖和而納疾盜跖挹凶悖而輕彌斯皆善惡無徵生茲網惑若無釋教則此塗永躓矣經曰業有三報一者現報二者生報三者後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苦樂即此身受生報者次身便受後報者或二生或三生百千萬生然後乃受受之無主必由於心心無定司必感於事緣有強弱故報有遲速故經曰譬如負債強者先

牽此因果之賞罰三報之弘趣自非通才達識罕得其門世或有積善而得殃或有凶邪而致慶此皆現業未熟而前報已應故曰禎祥遇禍妖孽享福疑似之嫌於是乎在斯則顏子短壽運鍾在昔今之積德利在方將盜跖長年酬於往善今之肆惡衰在未來注曰楚穆王字商臣楚成王之太子世有殺父之愆諡之為穆名實之差起於此矣此皆生後一報非現報也故經曰雜業故雜受如歌利王之刖羼提現被霹靂末利夫人供養須菩提見為王后若斯之流皆現報也子云多殘為富貴之因持戒為患疾之本經

有成通可得而言矣或有惡緣發善業多殺而致爵或有善緣發惡業多禪戒而獲病病從惡業而招豈修善而得貴從善業而與非坑殘所感故論曰是緣不定非受不定受定者言因不可變也其猶種稻得稻必不生麥麥雖不生不可陸種地為緣也稻即因矣然因果浩博諒難詳究依經誠言略標二種一者生業二者受業俱行十善同得人身生業也貧富貴賤聰鈍短長受業也故施獲大富慳致貧窮忍得端正瞋招醜陋相當因果也唯業報理微通人尚昧思不能及邪見是興或說人死神滅更無來生（斷見也）或

云聚散莫窮心神無間（常見也）或言吉凶苦樂皆天所為（他因外道）或計諸法自然不由因得（無因外道）果以禍福之數交謝於六府苦樂之報迭代而行遂使遇之者非其所對乃謂名教之書無宗於上善惡報應無徵於下若能覽三報以觀窮通之分則尼父不答仲由斷可知矣是故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其變無窮又嬴博之葬曰骨肉歸乎地而神氣無不之釋典曰識神無形假乘四虵形無常主神無常家斯皆神馳六道之明證形盡一生之朗說未能信經希詳軒昊因茲而觀佛經所以越六典絕

九流者豈不以疎神達要陶鑄靈府窮源盡化水鏡無垠者矣

依法除疑第十二（去有常惜人無定則若能依法則衆疑自除也）

於是童子愀然而怒曰僕聞釋典沖深非名教所議玄風悠邈豈器象所該故染濱風流者脫形梏於始心研窮理味者蕩心塵於終慮抗志與夷皓齊蹤潔已與巖鄭等跡忽榮譽去嗜欲然釋訓稍陵競為奢侈上減父母之資下損妻孥之分齋會盡肴膳之甘塔寺極莊嚴之美罄私家之年儲費軍國之資實然諸沙門秀異者寡受茲重惠未能報德或墾植田圃

與農夫等流或估貨求財與商民爭利或交託貴勝以自矜豪或占算吉凶徇於名譽遂使澄源漸濁流浪轉渾僕所以致怪良在於斯覬欲清心佛法鑽仰餘風覩此悵然洗心無託先生憮然而笑曰余聞鱗介之物不達皐壤之事毛羽之族豈識流浪之形類異區分固其宜耳惟十性淵博含生等有二諦該深物我斯貫辨有也則九道森然談空也則萬像斯寂故般若曰色即薩婆若薩婆若即色然色是無知之頑質薩婆若諸佛之靈照論有居然無別言無一而莫異極矣哉極矣哉老氏之虛無乃有外而張義釋

師之法性乃卽色而遊玄遊玄不礙於器象何緣假之可除卽色而冥乎法性則境智而俱寂般若曰不壞假名而說諸法實相維摩曰但除其病而不除法信哉此道孰可逮乎故能拯溺俗於沈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開三乘之津廣闢天人之路夫大士建行以檀度爲先標牓宗極以塔寺爲首施而有報匪成虛費惠而有德豈曰空爲且精微稍薄華侈漸興失在物懷何關聖慮故崇軒玉璽非堯舜之心翠居麗食豈釋迦之意今大周馭宇淳風遐被震道綱於六合布德綱於八荒川無抑浪之夫谷無含歎之士四民

咸安其業百官各盡其分嘉穀秀於中田倉庫積而成朽方將擊壤以頌太平鼓腹而觀盛化吾子何拘妄慮窮竭古人歎曰才之爲難信矣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簡充四科數不盈十其中伯牛惡疾回也六極商也慳悋賜也貨殖求也聚斂由也凶頑而舉世推戴爲人倫之宗欽尚高軌爲搢紳之表百代慕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於沙門苦相駁節㳟髮膚徽嗣世人之所重而沙門遺之如脫屣名位財色有情之所滯而沙門視之如秕糠斯乃忍人所不能忍去人所不能去可謂超世之津梁弘道之勝趣也錄其

脫俗之誠足消四事採其高尚之迹可報四恩況優於此者乎夫崑山多玉尚有礫沙浮水豐金寧無土石沙門之中禪禁寔多不無五三缺於戒律正可以道廢人不應以人廢道子何覩此遂替釋教故經曰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識不可見紂跖之蹤而忽堯孔之軌究調達之迹而忘妙德之風今當爲子撮言其致三乘俱出生死而幽竄大有淺深九流咸明宇內沖曠寧無總別儒經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旣云德本道高仁義之迹教之由生墳典因之以弘然則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孝慈爲總子何惑

爲儒之爲統子何疑焉於是童子莞然而悅曰夫柏梁之構興乃知茆茨之仄陋仰日月之彌高何丘陵之可窄覩眞詮之邃廓覺世訓之爲近尋二經之實談悟三張之詭妄佛生西域形儀罔覿教流東土得聽餘音然神蹤曠遠理乖稱謂因果寂遼信絕名言今以淺懷得聞高論銷疑散滯渙若春冰始知釋典汯茫該羅二諦儒宗硌硌總括九流信侅常談無得而稱者矣僕誠不敏謹承嘉誨

廣弘明集卷第八

音釋 廣第八

騶側留切騶御也 殲將廉切滅也 覘癡廉切窺視也 蠹當故切壞也 恂須倫切恂恂恭貌 亹無匪切亹亹不倦之意 觳苦角切鳥卵也 狷姑泫切狂狷也 讜多朗切直言也 摭之石切拾也 橐籥橐他各切籥以灼切橐籥蒲囊也 悝格同切 嚱許羈切險也 勣則歷切功也 噏許及切歟吸詞偕吞也 㲉苦族切與寇同 憮罔甫切憮然怪愕之辭 秕穅秕卑委切不成粟也穅苦郎切穀皮也 仄阻力切仄陋卑陋也 硶盧各切硶硶石堅不相入貌 侅胡改切奇侅非常也

廣弘明集卷第九

唐釋道宣撰

笑道論 凡三十六條并啓

周甄鸞

臣鸞啓奉敕令詳佛道二教定其先後淺深同異臣不揆疎短謹具錄以聞臣竊以佛之與道教跡不同出沒隱顯變通亦異幽微妙密未易詳度且一往相對佛者以因緣爲宗道者以自然爲義自然者無爲而成因緣者積行乃證守本則事靜而理均違宗則意勃而教僞理均則始終若一教僞則無所不爲案老子五千文辭義俱偉誠可貴矣立身治國君民之

道富焉所以道有符書厭詛之方佛禁怪力背衆之術彼此相形致使世人疑其邪正此豈大道自然虛寂無爲之意哉將以後人背本妄生穿鑿故也又道家方術以昇仙爲神因而誑惑偸閏目下昔徐福欺妄分國於夷丹文成五利妖僞於漢世三張詭惑於西梁孫恩擾擾於東越此之巨蠹自古稱誣以之臣政政多邪僻以之導民民多詭惑驗其書典卷卷自違論其理義首尾無取昔行父之爲人也見有禮於其君者敬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其君者惡之如鷹鸇之逐鳥雀宣尼云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

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春秋傳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臣亦何人奉敕降問敢不實答其道德二卷可爲儒林之宗所疑紕繆者去其兩端請量刪定案五千文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亾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名爲道臣輒率下士之見爲笑道論三卷合三十六條三卷者笑其三洞之名三十六條者笑其經有三十六部戰汗上呈心魂失守周天和五年二月十五日前司隸毋極縣開國伯臣甄鸞

啓

造立天地一

太上老君造立天地初記稱老子以周幽王德衰欲西度關與尹喜期三年後於長安市青羊肝中相見老子乃生皇后腹中至期喜見有賣青羊肝者因訪見老子從母懷中起頭鬢皓首身長丈六戴天冠捉金杖將尹喜化胡隱首陽山紫雲覆之胡王疑妖鑊煮而不熟老君大瞋考殺胡王七子及國人一分並死胡王方伏令國人受化髡頭不妻受二百五十戒作吾形像香火禮拜老子遂變形左目爲日右目爲月頭爲崑崙山髮爲星宿骨爲龍肉爲獸腸爲蛇腹爲海指爲五嶽毛爲草木心爲華蓋乃至兩腎合爲眞要父母臣鸞笑曰漢書云長安本名咸陽漢祖定天下將都雒邑因婁敬之諫乃歎曰朕當長安於此因爾名之周幽王未有何得老子預知長安與尹喜期乎又案三天正法混沌經云混沌之始淸氣爲天濁氣爲地便有七曜萬像之形其來久矣豈有化胡之後老子方變爲日月山川之類乎若爾者是則幽王之前天地未生萬物云何道經有三皇五帝三王乎然則天地起自幽王矣又造天地記云崑崙山高四千八百里上有玉京山大羅山各高四千八百里

三山合則高一萬四千四百里又廣說品云天地相去萬萬五千里計紫微宮在五億重天之上是則高於崑崙山數百萬里而老君以心爲華蓋肝爲青帝宮脾爲紫微宮頭爲崑崙山不知老君何罪倒竪於地頭在下肝在上以顛倒故見亦倒乎以長安爲度關之年幽王爲開關之歲將以化物詎可承乎

年號差舛二

道德經序云老子以上皇元年丁卯下爲周師無極元年癸丑去周度關臣笑曰古先帝王立年無號至漢武帝創起建元後王因之遂至今日上皇孟浪可

笑之深又文始傳云老子從三皇已來代代爲國師
化胡又云湯時爲錫壽子周初爲郭叔子旣爲國師
應傳典籍何爲不述但列伊尹傅說呂望康邵之人
乎而傳說者唯注老子爲柱下史道家注爲周師便
是俗官如何史傳不說又上皇元年歲在丁卯討姬
王一代七百餘年未聞上皇之號檢諸史傳皆云老
子以景王時度關魯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卽周敬王
時敬王卽景王之子景王卽幽王之後一十餘世此
則孔老同時而化胡經乃云幽王之日度關不聞更
返何得與孔子相見乎化胡又云爲周柱史七百年

計周初至幽王止有三百餘年何得妄作然上皇之
年道門詭號故靈寶云我於上皇元年半劫度人其
時人壽萬八千歲如何超取半劫前號將來近世用
乎一何可笑且上皇無極並是無識穿鑿作者欲神
其術仍以年號加日冀有信者從之又云代代爲國
師葛洪神仙序中具說前聖人旣出臣救爲先而夏
桀殷虐塗炭生民成湯武丁思賢若渴老子何以賢
君不輔虐政不師修身養性自守而已期頤將及自
知死至潛行西度獨爲尹說直令讀誦不勸授人身
死關中墳隴見在秦佚弔之三號而出究前傳經後

人妄論雖曰尊崇翻成辱道

　氣爲天人三

太上三元品云上元一品天宮元氣始凝三光開明
青黃之氣置上元三宮第一宮名玄都元陽七寶紫
微宮明則有青元始陽之氣總主上眞自然王宮靈
寶上皇諸天帝王上聖大神其宮皆五億五萬五千
五百五十五億萬重青陽之氣其中神仙官僚人衆
各有五億五萬乃至如上萬重皆結自然青元之氣
而爲人也其九宮重數官僚人衆皆同紫微臣笑曰
三天正法經云天光未朗蔚積未澄七千餘劫玄景

始分九氣存焉一氣相去九萬九千九百九十里青
氣高澄濁混下降而九天眞王元始天王生於九氣
之中氣結而形焉便有九眞之帝皆九天淸氣凝成
九字之位三元天人從氣而生在洞房宮玉童玉女
各三千而侍以天爲父以氣爲母生於三元之君又
案靈寶罪報品云太上道君禮元始天尊問十善等
法於是天尊命召神仙各說因緣恒沙得道已成如
來其未成者亦如恒沙又文始傳云天堂對地獄善
者升天惡者入地若如此說理則不然何者元始天
王及太上道君諸天神人皆結自然淸元之氣而化

爲之本非修戒而成者也彼本不因持戒而成者何得令我獨行善法而望得之乎又案度人本行經云太上道君言我無量劫度人無數元始天尊以我因緣之勲賜我太上之號推此有疑如有無生成品云空爲萬物母道爲萬物父此則先有於道乃有衆生然此爲道之父非衆生所作道既如此衆生何用修善而作乎又道生萬物生物之初是則始也我既始生未有染習何得有六道四生苦樂之別乎又不可也又云衆生神識本來自有非道生者道既能生萬物神識豈非物乎又不可也

結土爲人四

三天正法經云九氣既分九真天王乃至三元夫人三元之君太上道君於是而形遠至皇帝始立生民結土爲像於曠野三年能言各在一方故有傖秦夷羌五情合德五法自然承上真之氣而得爲人也臣笑曰三元品善惡業對皆由一身又文始傳云若婬盜不孝死入地獄受五苦八難後生六畜邊夷之中推此而言乖違大甚且皇帝土像之日經于三年上真氣入乃能言語此上清之氣與太上同源論先未有惡善何爲入土像中卽墮八難爲蠻夷乎此土爲像先亦無因云何造作之後乃有中邊之別乎又上真之氣爲癡爲黠若其癡也不應入土能言如其黠也應識五苦八難如何不樂善樂而貪爲苦難乎推此諸條可笑之深也

五佛並出五

文始傳云老子以上皇元年下爲周師無極元年乘青牛薄板車度關爲尹喜說五千文曰吾遊天地之間汝未得道不可相隨當誦五千文萬遍耳當洞聽目當洞視身能飛行六通四達期於成都喜依言獲之旣訪相見至罽賓檀特山中乃至王以水火燒沈

老子乃坐蓮華中誦經如故王求哀悔過老子推尹喜爲師語王曰吾師號佛佛事無上道王從受化男女髡髮不娶於妻是無上道承佛威神委尹喜爲罽賓國佛號明光儒童臣笑曰廣說品云始者國王聞天尊說法與妻子俱得須陀洹果淸和國王聞之與羣臣造天尊所皆白日升天王爲梵天之首號玄中法師其妻聞法同飛爲妙梵天王後生罽賓號憤陀力王殺害無道玄中法師須化度之乃化生李氏女之胎八十二年剖左腋生而白首經三月乘白鹿與尹喜西遊隱檀特三年憤陀力王獵見便燒沈老子

不死王伏便剃髮改衣姓釋名法號沙門成果爲釋迦牟尼佛至漢世法流東秦又文始傳老子化胡推尹喜爲師而化胡消氷經云尹喜推老子爲師文始傳云吾師號佛佛事無上道又云無上道承佛威神黍喜爲佛推此衆途師弟亂矣何名教之存乎又化胡消氷經皆言老子化罽賓身自爲佛廣說品憒陀力王老之妻也得道號釋迦牟尼佛卽秦漢所流者玄妙篇云老子入關至天竺維衛國入於夫人清妙口中至後年四月八日剖左腋而生舉手曰天上天下唯我爲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尋罽賓一國乃有

五佛俱出一是尹喜號儒童者二是老子化罽賓者三老子之妻憒陀王號釋迦者四老子在維衛作佛亦號釋迦五白淨王子悉達作佛復號釋迦案文始傳云五百年一賢千年一聖今五佛竝出不覺煩乎若言聖人能分身化物說經亦必多方何爲老化則多經唯二卷不變至於儒童尹喜憒陀佛經無聞於今但是白淨王子所說以此推之老喜爲佛虛妄可笑且老經秘說不許人聞前後相番誠有遠意然老子能作佛止是一人道士不知奉佛惑之甚矣如父爲道人子爲道士豈以道人故而不認其父乎

五練生尸六

五練經云滅度者用色繒天子一匹公王一丈庶民五尺上金五兩而作一龍庶民用鐵五色石五枚以書玉文通夜露埋深三尺女青文曰九祖幽魂卽出長夜入光明天供其厨飯三十二年還其故形而更生矣臣笑曰三元品中天地水三官九府九宮一百二十曹罪福功行考官書之無有差錯善者益壽惡者奪筭豈有不因業行直用五尺繒而令九祖幽魂入光明天三十二年還故形耶不然之談於斯可見計五練之文出天地未分之前至今亦應用者則三

十二年後穿冢而出耳目所知何爲犧皇已來不聞道士死屍九祖從地出者不然之狀又可笑也今郊野古冢亦有穴開焉非道士祖父更生之處乎亦可啓齒

觀音侍老七

有道士造老像二菩薩侍之一曰金剛藏二曰觀世音又道士服黃巾帔或以服帔通身被之偷佛僧袈裟法服之相其服黃帔乃是古賢之衣橫披加前兩帶者今悉削除學僧服像臣笑曰案諸天內音八字文曰梵形落空九靈推前天眞皇人解曰梵形者元

始天尊於龍漢之世號也至赤明年號觀音矣又案蜀記云張陵避瘧丘社中得呪鬼之術自造符書以誑百姓爲大蛇所吞弟子恥之云白日升天陵子衡爲係師衡子魯爲嗣師以祖妖法惑亂天下漢書云劉焉以魯爲督義司馬遂殺漢中太守蘇固便得漢中鬼道化人時傳黃衣當王魯遂令其部衆改著黃衣巾帔代漢之徵自爾至今黃服不絕像服沙門良可悲也且立身之本忠孝爲先子像父侍天地不立觀音極位大士老子不及大賢而令祖父立侍子孫是不孝也又襲張魯逆人之服是不忠也既挾不忠

不孝何足踵焉

佛生西陰八

老子序云陰陽之道化成萬物道生於東爲木陽也佛生於西爲金陰也道父佛母道天佛地道生佛死道因佛緣並一陰一陽不相離也佛者道之所生大乘守善道者自然無所從生佛會大坐法地方也道會小坐法天圓也道人不兵者乃是陰氣女人像也故不加兵役道作兵者可知道人見天子王侯不拜像女人深宮不干政也道士見天子守令拜者以干政爲臣僚也道會飲酒者無過也佛會不飲以女人

飲酒犯七出也道會不齋以主生生須食也佛會持齋以主死死不食又以女人節食也道人獨臥以女人等守一也道士聚宿故無制也臣笑曰文始傳云道生東木男也佛生西金女也今以五行推之則金能剋木木以金爲官鬼金以木爲妻財推此則佛是道之官鬼道是佛之妻財也又云道生佛者理則不然陰陽五行豈有生金之木故知道不生佛道人大坐以是道之官府道士小坐以上逼於官也道人不兵租者以本王種故免也道士庶賤兵租是常道經若此若免兵租便違道教又靈寶大誡云道士不飲

酒不干貴如何故違犯大誡乎後之紜紜全無指的又云道士以齋爲死法故不齋者何不飽食終日養此形骸而與絕粒服氣以求長生之術乎卒不見之終爲捕影之論矣又云道人獨臥道士聚宿據此合氣黃書不亦妄乎

日經不同九

文始傳云天去地四十萬九千里日月直度各三千里周迴六千里天地午子相去九千萬萬里卯酉西隅亦令轉形濟苦經云崑崙山高一萬五千里臣笑曰依濟苦經云天地相去萬萬五千里與前文始全

所不同文始傳云日月周圍六千里徑三千里據法則圍九千里如何但止六千耶又天圓地方道家恒述今四隅與方等量則天地俱圓矣化胡云佛法上限止極三十三天不及道之八十一天上也又云崑崙山九重重相去九千里山有四面面有一天故四九三十六天第一重帝釋居之今計崑崙山高一萬五千里而有九重重高九千則高八萬一千而言萬五千者何太乖角大可笑也

崑崙飛浮十

文始傳云萬萬億萬萬歲一大水崑崙飛浮爾時飛

仙迎取天王及善民安之山上復萬萬億萬萬歲大火起爾時聖人飛迎天王及人安于山上臣笑曰濟苦經云天地劫燒洞然空蕩清氣爲天濁氣爲地乃使巨靈胡亥造立山川日月如前崑崙山飛浮容可迎人安山之上若天地洞然山爲火焚義不獨立如何迎取王人安山上乎又度人妙經云五億重天之上大羅之天有玉京山災所不及計太上慈愍何不迎之以在玉京乎若看死不迎是不慈也若不能迎是欺詐也又度人本行經云道言我隨劫生死然太上道君居大羅之上災火不及猶云隨劫生死自餘飛仙如何迎取天王善人安于山上令免死者深大悲駭又可笑也

法道立官十一

五符經云中黃道君曰天生萬物人爲貴也人身包含天地無所不法立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九州百二十郡千二百縣也膽爲天子大道君脾爲皇后心爲太尉左腎爲司徒右腎爲司空封八神及臍爲九卿珠樓神十二胃神十二三焦神三合爲二十七大夫四肢神爲八十一元士合之百二十以法郡數也又肺爲尚書府肝爲蘭臺府臣

笑曰檢道經州縣之名文似近代所出古縣大而郡小見于春秋及周書洛誥今反以郡大於縣是則非春秋已前道經乎誣罔迷謬不可觀而可笑也

稱南無佛十二

化胡經云老子化胡王不受其敎老子曰王若不信吾南入天竺敎化諸國其道大興自此巳南無尊於佛者胡王猶不信受曰若南化天竺吾當稽首稱南無佛又流沙塞有加夷國常爲劫盜胡王患之使男子守塞常憂因號男爲優婆塞女子又畏加夷所掠兼憂其夫爲夷所困乃因號優婆夷臣笑曰梵言南

無此言歸命亦云救我梵言優婆塞此言善信男也優婆夷者云善信女也若以老子言佛出於南便云南無佛者若出於西方可云西無佛乎若言男子守塞可名憂塞女子憂夫恐夷可名爲憂夷未知婆者復可憂其祖母乎如此依字釋詁醜拙困辱大可笑

鳥跡前文十三

洞神三皇經稱西域仙人曰皇文者乃是三皇已前鳥跡之始文章也又云三皇者則三洞之尊神大有之祖氣天皇主氣地皇主神人皇主生三合成德萬物化生臣笑曰南極眞人問事品稱靈寶眞文三十

六卷在玉京山玄臺玉室眞文大字滿中天地淪沒萬成萬壞眞文獨明此之眞文即三洞文也三皇即三洞之尊神必不在三洞之後爾時未有鳥獸何得云三皇已前鳥跡之始文也若以伏犧爲三皇者案淮南子云皇帝使倉頡覩鳥跡造文字此則止在皇帝之時何得云三皇已前鳥文之始乎

張騫取經十四

化胡經曰迦葉菩薩云如來滅後五百歲吾來東遊以道授韓平子白日升天又二百年以道授張陵又二百年以道授建平子又二百年以道授干室爾後漢末陵遲不奉吾道至漢明永平七年甲子歲星晝現西方夜明帝夢神人長丈六尺項有日光旦問羣臣傅毅曰西方胡王太子成道佛號明帝即遣張騫等窮河源經三十六國至舍衛佛已涅槃寫經六十萬五千言至永平十八年乃還臣笑曰漢書云張騫者後漢順帝時人客學於蜀入鵠鳴山爲蛇所吞計順帝乃明帝七世孫理不在明帝之前百餘年也又云明帝遣張騫尋河源者此亦妄作按漢書張騫爲前漢武帝尋河源云何後漢明帝復遣尋耶不知騫是何長壽仙乎代代受使一何苦哉可笑其妄引也

日月普集十五

諸天內音第三宗飄天八字文曰澤落覺菩臺緣大羅千天眞皇人解曰澤者天中山名衆龍所窟落覺者道君之內名菩臺者眞人之隱號玉臺處澤山之陽三萬日月明其左右羅漢月夫人大劫既交諸天日月會玉臺之下大千世界之分天下改易大千洞然臣笑曰濟苦經云乾坤洞然之後乃使巨靈胡亥造山川玄中造日月崑山南三十兆里復有崑山如是次第有千崑山名小千界復有千小千名中千界復有千中千名一大千世界計大千世界中有百億

日月又經云大劫既交天地改易日月星辰無有存者若其普集則百億俱來何爲但三萬而至若餘不集者爲是災所不及爲是本界闕少若必少者地上凡人尚蒙日月之照天上福勝如何獨無照乎又日月之下乃是欲界下人不名大羅上界災所不及今所不來者理在然乎將知造此經者唯聞大千之名迷於日月之數故其然哉

太上尊貴十六

文始傳稱老子與尹喜遊天上入九重白門天帝見老便拜老命喜與天帝相禮老子曰太上尊貴冠日

引見太上在玉京山七寶宮出諸天上寂寂冥冥清遠矣臣笑曰神仙傳云吳郡沈羲白日登仙四百年後還家說云初上天時欲見天帝天帝尊貴不可見遂先見太上在正殿坐男女侍立數百人如此狀明則知太上劣於天帝矣言太上尊貴治在泉天之上者妄也今撿九天生神章太上住在玄都宮也其玉清宮在玄都之上何重宮復在玉清之上便高玄都兩重矣而老子云太上治在泉天之上者何謬如斯

五穀命鑿十七

化胡經云三皇修道人皆不死上古之時天生甘露地生醴泉食飲長生中古世來天生五氣地出五味食之延年下古世薄天生風雨地養百獸人捕食之五傷此際故嘗百穀以食兆民於是三皇各奉粟五斗爲信求世世子孫不絕五穀生神州臣笑曰五符經云三仙王告皇帝曰人所以壽老者不食五穀故也大有經曰五穀刻命鑿臭五藏命促縮此糧入腹無希久壽汝欲不死腸中無屎五府經云黃精者三腸之氣上入太清之宮食之甘美又長生也未解老子何不嘗此而嘗五穀腐人之腸乎又三皇者皆神人也何以不令子孫王於長生之國而以五斗之穀請子孫王於神州求刻命腐腸之短壽乎又可笑也

老子作佛十八

玄妙內篇云老子入關往維衛國入清妙夫人口中後剖左腋生行七步曰天上天下唯我爲尊於是乃有佛法臣笑曰化胡經云老子化罽賓一切奉佛老曰却後百年兜率天上更有眞佛託生舍衛白淨王宮吾於爾時亦遣尹喜下生從佛號曰阿難造十二部經老子去後百年舍衛國王果生太子六年苦行成道號佛字釋迦文四十九年欲入涅槃老子復見於世號迦葉在雙樹間爲諸大衆啓請如來三十六

問訖佛便涅槃迦葉菩薩焚燒佛屍收取舍利分國造塔阿育王又起八萬四千塔卽以事推老子本不作佛若作佛者豈可老還自燒老屍而起塔耶且可一笑且老子諸經多云作佛或作國師豈可天下國師與佛必待伯陽乎度人化俗要須李耳耶若云佛不能作要須道者從始氣已來獨一老子不許餘人悟大道而爲國師耶是則老爲自伐惟我能也然佛經人人修行皆得佛果道經不述唯一老君如何佛敎如此之弘道經如斯之隘乎且妄言虛述首尾無據蜀記張陵被虵噉注而白日升天漢書劉安伏鉞

乃言長生不死道家誣老子作佛詎可怪哉又造天地經云西化胡王老子變形而去左目爲日右目爲月案玄妙經云老子乘日精入清妙口中是則老子乘一目之精而入口也討大道洞神何所不在乃要憑一精而入胎乎若必藉精精依於首若乘頭入者兩眼俱來今乃乘一眼而入便成偏見之大道乎亦可笑也

敕使瞿曇十九

老子化胡歌曰我在舍衛時約敕瞿曇身汝共摩訶薩齋經來東秦歷洛神州界迫至東海問廣宣世尊法教授聾俗人與子威神法化道滿千年年滿時當還愼莫戀東秦無令天帝怒太上蹋地瞋臣笑曰案瞿曇者卽釋迦也化胡經云周莊本初三年太歲丙辰白淨三子旣得正覺號佛釋迦老子見其去世恐人懈怠復下多羅聚落號曰迦葉親近於佛焚屍取骨起塔分布若如上文釋迦未生不得預遣瞿曇往東土也如其已生成佛者中間無容得受迦葉之約敕克千年之使乎豈有菩薩親侍於佛而敕佛爲使乎又周莊一致止有一十五年元年乙酉全無丙辰本初之號何謬如斯足令掩耳亦使太上蹋地而瞋

乎

事邪求道二十

度人妙經稱三界魔王各有歌辭誦之百遍名度南宮千遍魔王保迎萬遍飛升天空過三界登仙公又玄中精經道士受戒符籙置五嶽位設酒再拜臣笑曰觀身大戒云道學不得祠祀鬼神及向禮拜旣是欲界魔王未度諸有焉能誦通百遍度南宮耶又案三張之法春秋二分祭社祠竈冬夏兩至同俗祠祀兵符社契軍將吏兵都無誡勸之文此之神社爲神爲道若是神者道士不拜如其道也不設酒脯豈有

口誦魔言身行禮祭求出三界詎可悲夫

佛邪亂政二十一

化胡經云佛與胡域西方金氣剛而無禮神州之士效其儀法起立浮圖處處尊尚佛經背本趣末言辭迂蕩不合妙法飾彫經像以誑王臣致天下水旱兵革相伐不過十年災變普出五星失度山河崩竭王化不平皆由佛亂帝主不事宗廟庶人不享其先所以神祇道氣不可復理臣笑曰智慧罪根品云元始天尊曰我於上皇元年半劫度人延命萬八千年我去後人心頹壞淫祀邪神殺生禱祈更相殘害自取

夭傷壽無定年以此推之淫祀邪神萬神歡喜氣與道合應獲福利云何命促壽無定年又漢明已前佛法未行道氣隆盛何乃兵戈屢作水旱相尋雨血山崩饑荒荐集更有桀紂炮烙生靈自明帝後佛法行來五百餘年寧有妖災虐政甚於前者以今驗古誰有誑欺事彰竹帛不可掩也鸞乃庸踈頗尋兩教道法謙退行僞以顯佛眞佛法澄正存理而開物性若不如此通道則可笑殺人

戒木枯死二十二

老子百八十戒重律云吾戒大重向樹說之則枯向人說之則死又靈寶經云玄素之道古人修之延年益壽今人修之消年損命又道士受三五將軍禁厭之法有怨憎者癲狂殞命又度國王品東方開明招眞神身著黑衣有赤文足廣百步頭拄天主食邪魔口容山朝食五百暮噉三千十十五五合衣吞臣笑曰三元大戒云天尊說十戒十善等法無量人得道戒云不得懷惡心聞戒不信生謗生謗皆得罪今樹木無情不應獲罪起謗何須戒之令枯若必枯死此則有知若有知者聞法應悟然無此理何用斯言公知今人修則損命災毒已行大道寬容撿而不撿致

令殃延後代而不收錄之耶又案三張之術畏鬼科曰左佩太極章右佩昆吾鐵指日則停空擬鬼千里血又造黃神越章殺鬼朱章殺人或爲塗炭齋者黃土泥面驢輾泥中懸頭著柱打拍使熱自晉義熙中道士王公期除打拍法而陸修靜猶以黃土泥額反縛懸頭如此淫祀衆望同笑又案漢婕妤帝疑其詛對曰若鬼神有知不受無理之詛如其無知請之何益故不爲此以事推測常人之智尚識達之況鬼有靈聰明正直而受愚肰者未之有也今觀其文詞義無取有同俗巫解奏之曲何期大道若此容而不非

乎將不耽嗜精汁酒淫終歲以理推誠豈得爾耶

北方禮始二十三

依十戒十四持身經云北方禮一拜北方爲始東向而周十方想見太上眞形臣笑曰文始傳云老子與尹喜遊天上喜欲見太上老曰太上在大羅天玉京山極幽遠可逆禮闕遂不見而還以此推之玄都玉京太上所住今在上方何不以上爲首而浪禮北方耶然道生東陽也何不從東方爲始佛生西陰也北亦陰也前已鄙之今復尊重而前禮乎又罪根品云太上道君同陽館中稽首禮元始天尊問十善等法

此戒乃天尊所說何以不禮天尊而想見太上乎捨本逐末誰之咎也

害親求道二十四

老子消冰經云老子語尹喜曰若求學道先去五情一父母二妻子三情色四財寶五官爵若除者與吾西行喜精銳因斷七人首持來老笑曰吾試子心不可爲事所殺非親乃禽獸耳伏視七頭爲七寶七尸爲七禽喜疑反家七親皆存又造立天地記云老子化胡胡王不伏老子打殺胡王七子國人一分臣笑曰三元誡云道學不得懷挾惡心不孝父母不愛妻子討喜所殺父母如知是幻何得懷疑反視如其實心依誡懷惡已犯重罪何況斬二親之首乎又胡王不伏殺其七子亦以甚矣又殺國人一分何斯不仁之深乎若作法於後代則今求道者皆殺二親妻子矣又不可以一王不伏而濫誅半國之人乎進退二三可笑怪也

延生年符二十五

三元品云紫微宮有延生符八書八方則八氣應之便成人毀符以燒者人隨煙化爲氣其文四萬劫一出臣笑曰文始傳云萬萬億億歲一大水崑崙飛浮

有仙飛迎天王善人安之山上乃至前萬萬歲天地混沌如雞子黃名曰一劫按大水之日天人不死不應迎之山上又濟苦經云乾坤洞然之後潰然空蕩計一劫之時人物不存其延生符四萬劫乃出豈可四萬劫中絕無天人幽幽冥冥何其遠也又萬萬止是一億億止是一兆止言一億兆年而云萬萬億億者蓋新學造經不知數之大小耳

椿與劫齊二十六

洞玄東方青帝頌曰九五不常居天地有傾危大劫終一椿百六乘運迴臣笑曰大水既漂崑崙飛浮後

有大火金鐵融地無草乃至萬萬億歲天地如雞子黃總名一劫然㨶是世木以世火燒之則灰值劫火便絕而言大劫齊㨶者一何謬歟亦可笑矣

隨劫生死二十七

如度命妙經云大劫交周天崩地淪欲界滅無太平道經佛法華大小品周遊上下十八天中在色界內至大劫交其文乃沒其玉清上道三洞神經眞文玉字出於元始在二十八天無色界上大羅玉京山玄臺災所不及故自然之文與運同生同滅能奉之七祖生天轉輪聖王代代不絕臣笑曰度人本行經云

道言自元始開光巳來赤明元年經九千餘億劫度一恒沙衆生爾後至上皇元年度人無量我隨劫生死世世不絕恒與靈寶同出經久劫終九氣改運託胎洪氏積三千餘年至赤明開通歲在甲子誕於扶力蓋天復與靈寶同出度人元始天尊以我因緣賜我太上之號在玄都玉京以此推之眞文在玉京之山災所不及而云自然之文與運同生同滅同生同滅豈非災也又云我與靈寶同時出沒又云我隨劫生死計靈寶運滅太上隨亡而云長生不死此爲妄也又玉京在衆天之上災所不及理合可疑一切形色無有存者玉京玉臺斯爲色界色界非常玉京豈存又赤明甲子之號殊同河漢之實矣

服丹金色二十八

神仙金液經云金液還丹太上所服而神今燒水銀還復爲丹服之得仙白日昇天求仙不得此道徒自苦耳（燒丹成水銀燒水銀成丹故曰還丹）昔韓終服之面作金色又佛身黃金色者蓋道法驗也今身內外剛堅如金故號佛金剛身也臣笑曰文始傳云太上老子太一元君此三聖亦可爲一身金液經云太一者唯有中黃丈夫及太一君此二仙人主也飲金液昇天爲天神調

陰陽矣尋韓終未服金液止是常人既服昇天即老君是也而老君爲太上萬眞之主何所不能而乃須服金液後調陰陽乎又太一大神成者多少調陰陽者復須幾人若言服者皆得何其多耶又丹與水銀遍地皆有火燒成丹作之不難何爲道士不服白日昇天爲天仙之主而辛苦叩齒虛過一生良可哀哉若不服者明知爲丹所誤故捕影之談耳又云佛身金色由丹所成此乃不須行因一任丹得邪見之重可爲悲矣

改佛爲道二十九

妙眞偈云假使聲聞衆其數如恒沙盡思共度量不能測道智臣笑曰此乃改法華佛智爲道智耳自餘竝同諸文非一昔有問道士顧歡歡答靈寶妙經天文大字出於自然本非法華乃是羅什妄與僧肇改我道經爲法華也且靈寶偸於法華可誑東夏法華之興靈寶不殊西域今譯人所出不與經文以此推之故知偸改爲靈寶且佛經博約詞義宏深千卷百部無重文者不同老經自無別計倚傍佛經開張卷部且五千之文全無及佛佛之八義亦不論道自餘後作皆竊佛經後自明之不廣其類是以古來賢達

諷誦佛經至今流傳代代不絕道法必勝何不誦持舉國統括誦道誰是是故知非可爲準的

偸佛因果三十

度王品云天尊告純陀王曰得道聖衆至恒沙如來者莫不從凡積行而得也十仙者無數亦有一輿而致一仙位復有積劫而登由功高則一舉功早則十昇有十階級從歡喜至法雲相好具足於是諸王聞說即得四果又度身品尼乾子於天尊所聞法獲須陀洹果又文始傳老子在罽賓彈指諸天王羅漢五通飛天俱至遵尹喜爲師得道菩薩爲老子作頌臣笑曰佛之與道敎迹不同變通有異道以自然爲宗佛以因緣爲義自然者無爲而成因緣者積行乃證是以小乘列四果之秩大乘有十等之位從凡入聖具有經論未知道家所引四果十仙名與佛同修行因緣未見其說然道家所修吸氣沖天飲水證道餌法飛空餌草尸解行業既殊證果理異但說天有五重或三千六千或八十一天或六十大梵或三十六天或三十三天或五億五萬餘天或九眞天王九氣天君四方氣君三元三天九宮天曹玉淸太有玄都紫微三皇太極諸如此類理有所緣豈有虛張自取

矯異請說此天爲重爲橫爲虛爲實服何丹草而獲此天脫所未詳則徒爲虛指更來可笑矣

道經未出言出三十一

案玄都道士所上經目取宋人陸修靜所撰者目云上淸經一百八十六卷一百二十七卷已行始淸已下四十部六十九卷未行於世檢今經目竝云見存乃至洞玄經一十五卷猶隱天宮今檢其目竝注見在臣笑曰修靜宋明帝時人太始七年因敕而上經目旣云隱在天宮爾來一百餘年不聞天人下降不見道士上昇不知此經從何至此昔文成書以飯牛

詐言王母之命而黃庭元陽以道換佛張陵創造靈寶吳赤烏時始出上清起於葛玄宋齊之間乃行鮑靜造三皇事露而被誅文成書飯牛致戮於漢世今之學者又踵其術又可悲乎漢書張魯祖父陵桓帝時造符書以惑衆受道者出米五斗俗謂米賊陵傳子衡衡傳子魯號曰三師三人之妻爲三夫人皆云白日昇天初受道名鬼卒後號祭酒妖鄙之甚穿鑿濫行皆此例矣

五億重天三十二

文始傳云天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重地亦

如之厚一萬里四角有金柱金軸方圓三千六百里神風持之以四海爲地脉天地山川河漢通氣風雲皆從山出臣笑曰三天正法經云天光未明七千餘劫玄景始分九氣存焉九真天王元始天王稟自然之胤置九天之號上中下眞眞爲一元元有三天上元宮即太上大道君所治計一天相去九萬九千九百九十里則九天相去七十九萬九千九百二十里一里有三百步一步有六尺則有一十四億三千九百八十五萬六千尺以五億重天分之則天天相去二尺豈有厚萬里之地上載二尺之天乎文始傳云

老子引四天王大衆皆身長丈六短者丈二計人大而天小何以自容常臥不起愕然大怪

出入威儀三十三

玄中經說道士執簡者用金玉廣一寸長五寸五分執之爲況中古王執朝師君下古金玉隱執雜木長九寸名爲手簡執以去慢誡於道士若入王宮聚落人室在舍外十步著巾帔執簡而入勿有側背出舍外脫巾帔著素服行勿自顯損道法若入俗家整威儀執簡坐勿使俗怪道士行百里外執杖巾帔香爐銅鑼鉢盂出家之具自隨威儀具足得十種功德臣

笑曰自然經云道士巾褐帔法褐長三丈六尺三百六十寸法年三十六旬年有三百六十日一身兩角角各有六條兩袖袖各六條合二十四條法二十四氣二帶法陰陽中兩角法兩儀乃至冠法蓮華巾也自然經既有科律何以不依乃法張魯黃巾之服違律而無識也

道士奉佛三十四

化胡經云願將優曇華願燒栴檀香供養千佛身稽首禮定光又云佛生何以晚泥洹何以早不見釋迦文心中大懊惱又大戒云道學當念遊大梵流景宮

禮佛臣笑曰敷齋經天尊令右玄眞人曰釋迦文以轉輪生死法化世使天老右玄眞人以仙度之道不死之大法又老子序云道主生佛主死道忌穢佛不忌道屬陽生忌穢佛則反之據此清濁天分死生大判何為不念清虛大道而願生死穢惡佛乎故昔殷太宰問孔子聖人孔答三皇五帝三王及丘俱不聖也西方之人有聖者焉故知孔子以佛為聖不以道為聖也化胡經云天下大術佛術第一昇玄云吾師化遊天竺符子曰老氏之師名釋迦文此道脅經又云稱仙梵天稱佛隱文外國讀經多是梵天道士所

好梵即佛也此即學佛久矣由稱梵也又靈寶三十二天大梵隱語天各八字誦之萬遍即飛行七祖同昇南宮此又道士學佛之證也然道士止知學梵亦不知梵是何佛愚而信之亦應有福不知可笑以不

道士合氣三十五

眞人內朝律云眞人曰禮男女至朔望日先齋三日入私房詣師所立功德陰陽並進日夜六時此諸猥雜不可聞說又道律云行氣以次不得任意排醜近好抄截越次又玄子曰不爲戾得度世不嫉妬世可度陰陽合乘龍去云云臣笑曰臣年二十之時好道術就觀學先教臣黃書合氣三五七九男女交接之道四目兩舌正對行道在於丹田有行者度厄延年教夫易婦唯色為初父兄立前不知羞恥自稱中氣眞術今道士常行此法以之求道有所未詳

諸子道書三十六

玄都經目云道經傳記符圖論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二千四十卷有本須紙四萬五十四張其一千一百餘卷經傳符圖其八百八十四卷諸子論其四千三百二十三卷陸修靜錄有其數目及本並未得臣笑曰道士所上經目陸修靜目中見有經書藥方符圖

止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本無雜書諸子之名而道士今列二千餘卷者乃取漢藝文志目八百八十四卷為道之經論據如此狀理有可疑何者至如韓子孟子淮南之徒並不言道事又有八老黃白之方陶朱變化之術翻天倒地之符辟兵殺鬼之法及藥方呪厭得為道書者可須引來未知連山歸藏易林太玄皇帝金匱太公六韜何以不在道書之例乎修靜目中本無諸子今乃乘安不知何據且去年七月中道士所上經目止注諸子三百五十卷為道經今云八百餘卷何以前後不同又人之有惡唯恐人知已

之有善處人不見故道士自書云不受道戒者不得讀道經即如此狀恐人知其醜乎若以諸子爲道書者人中諸子悉須追取何得遺之且道士引例我老子道德本是諸子今尊爲經流例相附有何過歟若爾則知老子黃子諸子之流如何得與儒流七經而相抗乎班固先六經後二篇序道爲中上賢類斯實錄矣又陶朱者即范蠡也既事越王勾踐君臣因吳石室嘗屎飲尿亦以甚矣今尊崇其術不亦昧乎又蠡子被戮於齊何爲不行父術變化而自免乎又造天地經老子託幽王皇后腹即幽王之子也身爲柱

史即幽王之臣也化胡經云老子在漢爲東方朔若爾者幽王爲犬戎所殺豈可不授君父與神符令不死乎又漢武窮兵疲役中國天下戶口至減太半老子爲方朔者何忍不與辟兵辟穀之符厭人呪鬼之方以護漢國乎眼看流弊若此無心取救將非欺誑之謬乎又統收道經目錄乃有六千餘卷撿論見本止有二千四十卷餘者虛指未出將非鉛墨未備致經本未成乎自餘孟浪紛綸無足更廣

廣弘明集卷第九

音釋　卷第九

鸛之然切鸛也　傖仕衡切吳謂中州人口傖又吳人罵楚人曰傖　帔披爲切裳帔也　帊匹嫁切與帕同　剳苦胡切剳也　鉞王伐切大斧也　荐才線切再也　婕好婕即夷切好以諸切婕好婦官名　湎彌與切溺也　鬲古伯切與鬲同　蠡里弟切　鉛與專切黑錫也

廣弘明集卷第十

唐釋道宣撰

叙周武帝更興道法事（先並廢二氏今更興道法）

武帝猜忌黑衣受法黃老欲留道法擯滅佛宗僉議攸同咸遵釋教帝置情日久殊非本圖會道安法師上二教論無聞道法意彌不伏無柰理通衆口義難獨留遂二教俱除憤發於內外未逾經月下詔曰至道弘深混成無際體包空有理極幽玄但岐路既分流源逾遠淳離樸散形器斯乖遂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競九流七畧異說相騰道隱小成其來久矣不有

會歸爭驅靡定自今可立通道觀聖哲微言先賢典訓金科玉篆祕賾玄文所以濟養黎元扶成教義者並宜弘闡一以貫之俾夫翫培塿者識嵩岱之隆崛守磧礫者悟渤澥之泓澄不亦可乎所司量置員數俸力務異恒式王者施行于時員置百二十人監護吏力各有差並選擇李門人有名當世者著衣冠笏履名通道觀學士有前沙門京兆樊普曠者憸悖譎詭調笑動人帝頗重之召入通道雖被抑退當翦髮留鬚帝問何事去留曠曰臣學陛下二教雖除猶存通道鬚爲俗飾故留髮非俗教故遣帝曰俗有留髮

上加以冠何言非教曠曰無髮之士豈是敎乎臣須除之加冠何損帝笑之自爾常淨剃髮者冠纓領人有問者曰我患熱也云云

叙釋慧遠抗周武帝廢教事

周武帝以齊承光二年春東平高氏召前修大德並赴殿集帝昇御座序廢立義云朕受天命寧一區宇世弘三教其風逾遠考定至理多愆陶化今並廢之然其六經儒教之弘政術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且自眞佛無像遥敬表心佛經廣嘆崇建圖塔壯麗修造致福極多此實無情何能恩惠愚人嚮信

傾竭珍財徒爲引費故須除蕩故凡是經像皆毀滅之父母恩重沙門不敬悖逆之甚國法不容並退還家用崇孝始朕意如此諸大德謂理何如于時沙門大統等五百餘人咸以王威震赫決諫難從關內已除義非孤立衆各默然下敕催答並相顧無色俛首垂淚有慧遠法師聲名光價乃自惟曰佛法之寄四衆是依豈以杜言謂能通理遂出對曰陛下統臨大域得一居尊隨俗致詞憲章三教詔云眞佛無像誠如天旨但耳目生靈賴經聞佛藉像表眞今若廢之無以興敬帝曰虛空眞佛咸自知之未假經像遠曰

漢明已前經像未至此土含生何故不知虛空眞佛帝時無荅遠曰若不藉經教自知有法者三皇已前未有文字人應自知五常等法當時諸人何為但識其毋不識其父同於禽獸帝又無荅遠曰若以形像無情事之無福故須廢者國家七廟之像豈是有情而妄相遵事帝不荅此難乃云佛經外國之法此國不須廢而不用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為是將同廢之遠曰若以外國之經非此用者仲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不行又以七廟為非將欲廢者則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則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則五經無用前存儒教其義安在若爾則三教同廢將何治國帝曰魯邦之與秦晉封域乃殊莫非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無以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教通行者震旦之與天竺國界雖殊莫不同在閻浮四海之內輪王一化何不同遵佛經而今獨廢帝又無荅遠曰詔云退僧還家崇孝養者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即是孝行何必還家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棄親向踈未成至孝遠曰若如來言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長役五年不見父母帝曰朕亦依番上下得歸侍奉遠

曰佛亦聽僧冬夏隨緣修道春秋歸家侍養故目連乞食餉母如來擔棺臨葬此理大通未可獨廢帝又無荅遠抗聲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滅三寶是邪見人阿鼻地獄不簡貴賤陛下何得不怖帝勃然作色大怒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得樂朕亦不辭地獄諸苦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趣阿鼻何處有樂可得帝理屈言前所圖意盛更無所荅但云僧等且還有司錄取論僧姓字帝已行虐三年關隴佛法誅除畧盡既克齊境還准毀之爾時魏齊東川佛法崇盛見成寺廟出四十千並賜王公充為第宅五衆釋門減三百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戶融刮佛像焚燒經教三寶福財簿錄入官登即賞賜分散湯盡帝以為得志於天下也未盈一年癘氣內蒸身瘡外發惡相已顯無悔可措遂隱於雲陽宮纔經七日尋爾傾崩天元嗣曆於東西二京立陟岵寺置菩薩僧用開佛化不久帝崩國運移革至隋高祖方始大通如後所顯近見大唐吏部尚書唐臨冥報記云外祖隋左僕射齊公親見文帝問奴者還活人云初奴見周武帝云為我相聞大隋天子昔與我共食倉庫玉帛亦我儲之我今為滅佛法極受大苦可

爲我作功德也文帝出敕普及天下人出一錢爲之
追福焉
敘任道林辨周武帝除佛法詔
周建德六年十一月四日上臨鄴宮新殿內史宇文
昂上士李德林收上書人表于時任道林以表上之
上士覽表曰君二教也聖王機辯特難酬荅可思審
之對曰王上鋒辯名流十方林亦早聞矣正以聞辯
故來得辯無爽云云乃引入上階御座西立
詔曰卿既上事助匡治政朕甚嘉尚可條別目申勿
廣詞費林乃上安撫齊餘省減賦役事帝備納之又

曰林原誓弘佛道向且專論俗政似欲諂附宮父其
實天心護法自釋氏弘訓權應無方智力高奇廣宣
正法救茲五濁特拔三有人中天上六道四生莫不
皈依廻向受其開悟自漢至今踰五百載王公卿士
遵奉傳通及至大周頓令廢絕陛下治襲前王化承
後帝何容偏於佛教獨不師古如其非善先賢久滅
如言有益陛下可行廢佛之義臣所未曉
詔曰佛生西域寄傳東夏原其風教殊乖中國漢魏
晉世似有若無五胡亂治風化方盛朕非五胡心無
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廢之奏曰佛教東傳時過七代

劉淵篡晉元非中夏以非正朔稱爲五胡其漢魏晉
世佛化已弘宋趙苻燕久習崇盛陛下恥同五胡盛
修佛法請如漢魏不絕其宗
詔曰佛義雖廣朕亦嘗覽言多虛大語好浮奢罪則
喜推過去無福則指未來事者無徵行之多惑論其
勸善未殊古禮研其斷惡何異俗律昔嘗爲廢所以
暫學決知非益所以除之奏曰理深語大非近情所
測時遠事深寧小機欲辨豈以一世之局見而拒久
遠之通議方迷忽悟不亦過乎是以佛理極於法界
教體通於外內該行自他俱益辨果常樂無爲樹德

恩隆天地受道廣利無邊見奇則神通自在布化則
萬國同歸救度則怨親等濟慈愛則有識無傷戒除
外惡定止內心非慧照古今智窮萬物若家家行此
則民無不治國國行此則兵戈無用今雖不行何處
求益因重奏曰臣聞孝者至天之道順者極地之養
所以通神明光四海百行之本孰先此孝昔世道將
傾魏室崩壞太祖奮威禰天夷難創啓王業陛下因
斯鴻緒遂登皇極君臨四海德加天下追惟莫大終
身無報何有信已心智執固自解倚恃爪牙任從王
力殘壞太祖所立寺廟毀破太祖所事靈像休廢太

祖所奉法教退落太祖所敬師尊且父母林凡尚不敢損虧況父之親事輒能輕壞國祚延促弗由於佛政治興毀何關於法豈信一時之慮招萬世之譏愚臣冒死特爲不可

詔曰孝道之義寧非至極若專守執惟利一身是使太智權方反常合道湯武伐主仁智不非尾生守信禍至身滅事若有益假違要行儻非合理雖順必剪不可護己一名令四海懷感外乖太祖內潤黔元令沙門還俗省侍父母成天下之孝各各自活不惱他人使率土獲利捨戎從夏六合同一即是揚名萬代

以顯太祖即孝之終也何得言非奏曰若言壞佛有益毀僧益民昔太祖康日玄鑒萬理智括千途必佛法損化即宜除蕩寧肯積年奉敬興遍天下又佛法存日損處是何自破已來成何利潤若實無益寧非不孝

詔曰法與有時道亦難准制由上行王者作則縱有小利尚須休廢況佛無益理不可容何者敬事無徵招感無効自救無聊何能益國自廢已來民役稍希租調年增兵師日盛東平齊國西之妖戎國安民樂豈非有益若事有益太祖存日廢管討齊何不見護

朕壞佛法若是違害亦可亡身既平東夏明知有益廢之合理義無更興奏曰自國立政唯貴於道制化養民寧高於德止見道消國衰未有兵強祚久是以虐紂恃衆禍傾帝業周武修德福集皇基夫差驕戰遂至滅身勾踐以道危而更安以此論之何關壞佛退僧方平東夏直是毀佛當此託定之時偶然斯會妄謂壞法有益若爾湯伐有夏文王滅崇武王誅紂秦并天下赤漢滅項此等諸君豈由壞佛自後交論譏毀人法或以抗禮君親或謂妄稱佛性或譏辯析色心或重見作非業或指身本陰陽林皆隨難消解

帝雖構難重疊三番五疊窮理盡性林則無疑不遣有難斯通

帝曰卿言業不乖理凡有入聖之期性非業外道有通凡之趣此則道無不在凡聖該通是則教無孔釋虛崇如是之言形通道俗徒加剃剪之飾是知帝王即是如來宜停丈六王公即是菩薩省事文殊耆年可爲上座不用賓頭仁惠眞爲檀度豈假棄國和平第一精僧寧勞布薩貞謹即戒木叉何必受戒儉約實是少欲無假頭陀蔬食至好長齋豈煩斷穀放生妙同無我何藉解空忘功全過大乘寧希般若文武

直是二智不觀空有權謀終成巧便豈待變化加官
眞爲授記無謝證果爵祿交獲天堂何待上界罰戮
見感地獄不指泥犂以民爲子可謂大慈四海爲家
即同法界治政以理何異匡救安樂百姓寧殊拔苦
窮罰殘害理是降魔君臨天下眞成得道汪汪何殊
於淨土濟濟豈謝於迦維卿懷異見妄生偏執即事
而言何處非道奏曰伏承聖旨義博言深融道混俗
移尊散執乃令觸處乘眞有情俱道物我咸適千徒
齊一美則美矣愚臣尚疑若使至道唯一則無二可
融若理恒外内則自可常別若一而非一則半是半

非二而無二則乍道乍俗是則緇素錯亂儒釋失序
外内交雜上下參倫何直遠泲淸化亦是近惑求俗
是以陰陽同氣生殺恒殊天地齊形高卑當異不可
以其俱形而使地動天靜或者見其並氣而令陰生
陽殺即事永無此理虛言難可成用所以形齊氣一
可得言同生殺高卑義無不別故使同而不同一而
不一道俗之理有齊無與無爲自別又若王名雖一
凡聖天殊形事微同寬狹全異是故儒釋與無始俱
興道俗共天地同化若欲泯之爲一正可以道廢俗
如其俱益於世則兩理幽顯齊明今則與一廢一眞

成不可
詔曰卿言道俗天殊全乖内外亦可道應自道無預
於俗釋應自釋莫依儒生道若唯道道何所利佛若
獨佛化有何功故道俗相資儒釋更顯卿不因朕言
卿欲何論是以内外抑揚廢興彼此今國法不行王
法所斷廢興在數常理無違義無常興廢有何咎奏
曰仰承聖旨如披雲覩日伏聽敕訓實如聖說道不
自道非俗不顯佛不自佛唯王能興是以釋教東傳
時經五百弘通法化要依王力是知道藉人弘神由
物感佛之成毀功歸聖旨道有興廢義無恒久法有

隱顯理難常存比來已廢義無即行休斷既久興期
未及興廢更迭理自應機並從世運不亦宜乎
詔曰帝王之法善決取捨明斷去就審鑒同異妙察
非常朕於釋教以潛思於府内校量於今古驗之以
行事筭之以得失理非常而不要文高奇而無用非
無端而棄廢何發憤於儒釋奏曰弘法之本必留心
於達人通化之首要存志於正道勿見忤已以惡者
懷之以疎隔容已以美者歡心以親近是則自惑於
所見自亂於所聞不可數聞有諂正之言遂便信納
從唱而和乘生是非尋討愆短曰懷憎薄是則以僞

移眞槩聲感志故令當疎者更進之當親者更遠之遂使談論偏駮取捨專非斯乃害眞之禍患喪懷之妖累於是帝不答乃更開異途以發論端問曰朕聞君子舉厝必合於禮明哲動止要應於機比頻賜卿食言不飲酒食肉且酒是和神之藥肉為充肌之膳古今同味卿何獨鄙若身居喪服禮制不食卽如今賜自可得食可食不食豈非過耶奏曰貪財喜色貞夫所鄙好膳嗜美廉士所惡割情從道前賢所歎抑慾崇德往哲同嗟況肉由殺命酒能亂神不食是理寧可為非

詔曰肉由害命斷之且然酒不損生何為頻制若使無損計罪無過言非飲槃食飯亦應得罪而實不爾酒何偏斷奏曰結戒隨事得罪據心肉體因害食之卽罪酒性非損過由弊神餘處生過過生由酒斷酒卽除過所以遮制不同非謂酒體是罪

詔曰罪有遮性酒體生罪今有耐酒之人能飲不醉又不弊神亦不生罪此人飲酒應不得罪斯則能飲無過不能招咎何關斷酒以成戒善可謂能飲耐酒常名持戒少飲卽醉是大罪人奏曰制過防非本為生善戒是正善身口無違緣中止息遮性兩斷乃名戒善今耐酒之人旣不亂神未破餘戒實理非罪正以飲生罪酒外違遮教緣中生犯仍名有罪以乖不飲猶非持戒

詔曰大士懷道要由妙解至人高達貴其不執融心與法性齊覺肆意共虛空同量萬物無不是善美惡何有非道是則居酒肉之中寧能有罪帶婦懷兒而遊豈言生過故使太子以取婦得道周陀以捨妻沈淪淨名以處俗高達身子以出家愚執是故善者未可成善惡者何足言惡禁酒斷肉之奇殊乖大道奏曰龍虎以銛牙為能猨鳥以超翔為才君子以解

行為道賢哲以與實成德故使內外稱奇緇素高尚若唯解而無行同沙井之非潤專虛而不實似空雲而無雨是以匠萬物者以繩墨為正御天下者以法理為本故能善防邪萌防察姦宄故使一行之失痛於割肌一言之善重於千金若使心根妙解則居惡為善神智虛明處罪成福亦可移臣賤質居天重任迴聖極尊處臣卑下是則君臣雜亂上下倒錯卽事不可古今未有何異詞談忠孝身恒叛逆語論慈捨形常殺盜口闢百技觸事無能言通萬里足不出戶斯皆情切事奢虛高無用是以才有大而無用理有

小而必適執此爲道誠難取信

詔曰執情者未可論道小智者難與談真是以井坎之魚寧知東海深廣鷃雀雞翔詎羡鵬鳳之遊斯皆固小以違大趣守文以害通途若以我我於物無物而非我以物物於我無我而非物我既不異於物物復焉異於我我物兩亡自他齊一虛心者是物無不同道功者無事而不可奏曰仰承聖旨名義深博宗源浩汗究察莫由事等窺天誰測其廣又同測海寧識其深若以小小於大無大而不小以大大於小無小而非大大無不小則秋毫非小小無不大則太

山非大大故使大大非大小小非小大是則小大異於同大小同於異無大小之異同何小大之同異方知非異可異同寧有同可同異無同可同異非異同無異可異同無同異是故無同而同非同無異而異非異何同異而可異同非異同而可同異帝遂不荅於是君臣寂然不言良久

詔乃問卿何寂漠乃欲散有歸無勿以談不適懷遂息清辯奏曰古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是以古有不言之君世傳忘功之士所以息言表知非爲不適

詔曰至人無爲未曾不爲知者不言未曾不言亦有鸚鵡言而無用鳳凰不言成執未有無任得存鴈有不鳴致死卿今取捨若爲自適又曰士有一言而知人有目擊而道存亦有覩色審情復有聽言辨德朕與卿言爲日既久其間旨趣寧不略委卿可爲朕記録在所伸陳令諸世人知朕意焉是則助朕何愧忠誠林以佛法淪陷冒死申請帝情較執不遂所論辨論雖明終非本意承長安廢教後别立通道觀其所學者唯是老莊好談虛談通伸三教莫因義勢登明釋部乃表鄴城義學沙門十人並聰敏高明者請預通道觀上覽表即曰卿入通道觀大好學無不有至

論補已大爲利益仍設食訖曰卿可裝束入關衆人前却至五月一日至長安延壽殿奉見二十四日帝往雲陽宮至六月一日帝崩天元登祚在同州至九月十三日長宗伯岐公奏訖帝允許之曰佛理弘大道極幽微興施有則法須研究如此屢奏恐有稽違奏曰臣本申事止爲興法數啓慇懃惟願早行今聖上允可議曹奏決上下含和定無異趣一日須行天下稱慶臣何敢言至大成元年正月十五日詔曰弘建玄風三寶尊重特宜修敬法化弘廣理可歸崇其舊沙門中德行清高者七人在正武殿西安置行道

二月二十六日改元大象又勅佛法弘大千古共崇豈有沈隱捨而不行自今已後王公已下幷及黎庶並宜修事知朕意焉即于其日殿嚴尊像具修虔敬于時佛道二衆各詮一大德令昇法座敷揚妙典遂使人懷無畏伸吐微言佛理汪洋沖深莫測道宗漂泊淸淺可知挫銳席中王公嗟賞至四月二十八日下詔曰佛義幽深神奇弘大必廣開化儀通其修行崇奉之徒依經自檢遵道之人勿須翦髮毀形以乖大道宜可存鬚髮嚴服以進高趣今選舊沙門中懿德貞潔學業沖博名實灼然聲望可嘉者一百二十

人在陟岵寺爲國行道擬欲供給資須四事無乏其民間禪誦一無有礙唯京師及洛陽各立一寺自餘州郡猶未通許周大象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任道林法師在同州衛道虔宅修述其事呈上內史沛公宇文澤親覽小內史臨涇公宇文弘披讀掌禮上士拓拔行恭委尋都上士叱冠臣審覆

敘王明廣請與佛法事

大象元年二月二十七日鄴城故趙武帝白馬寺佛圖澄孫弟子王明廣誠惶誠恐死罪上書廣言爲益州野安寺僞道人衛元嵩旣鋒辯天逸抑是飾非請廢佛圖滅壞僧法此乃偏辭惑上先主難明大國信之諫言不納普天私論兆庶怪望是誠哉不便莫過斯甚廣學非幼敏才謝生知嘗覽一志之言頗讀多方之論訪求百氏覆審六經驗考嵩言全不符會嗚呼佛法由來久矣所悲今日枉見陵遲夫諂諛苟免其身者國之賊也直言不避重誅者國之福也敬憑斯義敢死投誠件對元嵩六條如左伏願天元皇帝開四明達四聰暫降天威微廻聖慮一垂聽覽恩罰之科伏待刑憲謹上

臣廣謹對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酬雖則庸愚聞諸

先達至道絕於心慮大德出於名聲君子不出浮言諸佛必爲篤論去迷破執開導羣冥天人師敬由來久矣善言教物凡聖歸仁甘露闡之誰其見德繼使堯稱至道不見金夢平陽舜號無爲尚隔瑞光蒲坂悲夫虛生易死正法難聞淳勝之風頗違諂曲之言難用若使齊梁坐與佛法國祚不隆唐虞豈爲業於僧坊皇宗絕嗣人飢菜色詎聞梁史浮天水害者自堯年全道何必唐虞之邦民壞豈止齊梁之域至如義行豐國寶殿爲起非勞禮廢窮年土階處之爲逸故傳數云世人稱美神農親耕堯舜茅茨蓋衰周之

言非先王之道也齊梁塔寺自開福德之因豈責交報之祐故曾子曰人之好善福雖未至去禍遠矣人之為惡禍雖未至去福遠矣抱朴子曰賢不必壽愚不必殀善無近福惡無交禍焉責斯近驗而遠棄大徵者乎今古推移質文代變治國濟俗義貴適時悲夫恐唐虞之勝風言是不獨是齊梁之末法言非不獨非

臣廣又對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造化自然豈關人事六天勸請萬國皈依七處八會之堂何量豈止千僧之寺不有大賢誰其致敬不有大聖誰其戾止

涅槃經云不奪他人財常施惠一切造招提僧房則生不動國詩經既顯庶事有由不合佛心是何誣罔寺稱平延嵩乃妄論佛立伽藍何名曲見斯乃校量過分與奪乖儀執行何異布鼓而笑雷門對天庭而誇蟻穴勸以夫妻為聖衆苟恣嬌娃言國王是如來冀崇諂說清諫之士如此異乎何别魏陵之覓交寵勸楚王奪子之妻宰嚭求於近利為吳王解蒼蒼之夢心知不順口說美詞彼信邪言由斯滅國元嵩必為過罪僧官驅擯忿羞恥辱謗旨因生覆巢破寺恐理不伸扇動帝心名尊為佛曲取一人之意埋沒三寶之田凡百聞知孰不歎惜有佛法來永久無際天居地止所在遵崇前帝後王誰不重異獨何此國賊而者哉昔卞和困楚孔子厄陳方今擬古恐招讒論

臣廣又對佛為慈父調御天人初中後善利安一切自潛神雙樹地動十方髮授四天軀分八國涅槃經云造像若佛塔猶如大拇指常生歡喜心則生不動國明知資父事師自關古典束修發起孔教誠倫臣有衛嵩橫加非難入堂不禮豈勝不言昔唐堯則天之治天有逸水之災周置宗廟之禮廟無降雨之力如謂塔無交福以過則歸亦可天廟虛求側應停棄

若以禮推冥運密天廟之恩亦可數窮命也豈堂塔而能救設使賈公縮地尊子迴天不柰必死之人豈續已休之命命而不定福也能排義異向論必須慈祐至如過古像前病癩歸之得愈祇洹精舍平服殘患之人濟苦禳災事多非一更酬餘難不復廣論若夫道不獨偏德無不在千途一致何止內心至若輪伽之建寶塔百鬼助以日功雀離之起浮圖四天扶其夜力大矣哉感天地動鬼神外修無福是何言也此若課貧抑作民或嗟勞義出包容能施忘倦若必元由塔寺敗國窮民今既廢僧貧應卒富儉困城市

更甚昔年可由佛之者也鬼非如敬謂之爲諂拜求
社樹何感良多若言社樹爲鬼所依資奉而非咎亦
可殿塔爲佛住持修營必應如法若言佛在虛空不
處泥木亦應鬼神冥寂豈在樹中夫順理濟物聖教
尤開非義饒益經言不許頗有天宮佛塔撤作橋屏
之牆繡像幡經用衣膿血之服天下日日饑窮百姓
年年憔悴鬼神小聖尚或叵欺諸佛大靈何容可負
詩云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此之謂也更別
往代功臣今時健將干戈討定清息遐方生乃偏受
榮勳朱門紫室死則多使民夫樹廟與墳祭死殺生

崇虛損實有勞無益初未涉言況釋迦如來道被三
千化隆百億前瞻無礙後望誰勝能降外道之師吾
伏天魔之黨不用寸兵靡勞尺刃五光遍照無苦不
消四辯橫流怨家安樂爲將爲帥名高位大寺存廟
立義有何妨土龍不能致雨尚遵之以求福況佛縱
使不語敬者豈得無徵昔馬卿慕藺孔父夢周故人
重古敬遵舊德況三世諸佛風化理同就使彌勒初
興不應頻棄釋迦遺法

臣廣又對今無行富僧從課有理有德貧僧奪寺無
辜至如管蔡不臣未可姬宗悉戮上商鄙吝詎可孔

徒頻貶牧馬童兒先去亂羣之馬放牛豎子猶寵護
羣之牛莊子曰道無不在契之者通適得怪焉未合
至道唯此而已至如釋迦周孔堯舜老莊發致雖殊
宗歸一也豈得結繩之世孤稱正治剃髮之僧獨名
權道局執之情甚矣齊物之解安寄老子曰上士聞
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毀
之元嵩既是佛法下士偷形法服不識荊珍謬量和
寶醜詞出自僞口不遜費於筆端若使關西之地少
有人物不然之書誰肯信也廣嘗見逃山越海之客
東夷北狄之民昔者慕善而來今以破法流散可謂

好利不愛士民則有離亡之咎矣然外國財貨未聞
不用外國師訓獨見不祇天下怪望事在於此廣既
志誠在念忠信爲心理自可言早望申奏但先皇別
解可用嵩言已往難追遂事不諫二年久矣三思乃
言有一可從乞尋改革

臣廣又對竊以山包蘭艾海蘊龍蛇美惡雜流賢愚
亂處若龍蛇俱寵則無別是非若蘭艾並桂誰明得
失若必存留有德簡去不肖一則有潤家風二則不
惑羣品三則天無謫咎之譏四則民德歸厚矣我大
周應千載之期當萬機之位述禮明樂合地平天武

烈文昭翼眞明俗賢僧國器不弊姚氏之兵聖衆歸
往豈獨龜茲之陣或有慈悲外接聰辯內明開發大
乘舟航黎庶或有禪林戢翼定水游鱗固守浮囊堅
持忍鎧或有改形換服苟異常人婬縱無端還同愚
俗元嵩乞簡差當有理夫天地至功有時動靜日月
延縮猶或短長今莊老之學人間罕遇若使合國共
行必應違式者罪何以得知現見時人受行儒教克
已復禮觸事多違禮云饑乾不食未見與肉而求菜
者爵盈不飲未見危滿而不勸者禮極飲不過三爵
未見酣酒而不醉者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庶民

不靡卵廣既少染玄門不閑掩圍之事舉目盡見靡
卵之民復云何彼不合禮不罷儒服者乎夫化由道
洽政以禮成榮辱所示君子刑罰所御小人類野耘
田之法禾莠須分條桑初樹豈當盡杌
臣廣又對忠臣孝子義有多途何必躬耕祖丁爲上
禮云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沙門之爲孝也
上順諸佛中報四恩下爲含識三者不匱大孝一也
是故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若必六經不用反信
浮言正道廢虧竊爲不願若適事親以力僅稱小孝
祖丁奉上黍是庸民施僧敬像俱然合理以崇向背

矛盾自妨上言慢人敬石名作癡僧敬像還成愚俗
婬妻愛子畜生亦解詠懷兎念何其陋哉孝經云身
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
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若言沙門出家即涉
背親之譏亦可曾參事於孔丘便爲不孝之子夫以
道相發闡之聖典東脩合禮僧有何愆老子曰四象
不行大象無以暢五音不聲大聲無以至若欲永滅
二乘亦可大乘無以暢元嵩若志明出家不悔志若
不明悔何必是昔丁公入漢先獲至點之殘馬毋叛
姜自招覆水之逝是驗敗國之師不任忠臣之用違

夫之婦終失貞淑之名嵩本歸命釋迦可言善始厭
道還俗非是令終與彼變女亂臣計將何別天無長
惡何久全身背眞向俗取返何殊請簡僧立寺者廣
聞金玉異珍在人共寶玄儒別義遐邇同遵豈必孔
生自國便欲師從佛處遠邦有心捐棄不勝事切輒
陳愚亮是非之理不敢自專昔孔丘詞逝廟千載之
規模釋迦言往寺萬代之靈塔欲使見形兢念向像
歸心敬師忠主其義一也至如丁蘭束帶孝事木母
之形無盡解瓔奉承多寶佛塔躬葬曠古邈想清塵
既種成林於理不越又案禮經天子七廟諸侯五廟

大夫卿士各有階級故天曰神祭天於圜丘地曰祇祭地於方澤人曰鬼祭之於宗廟龍鬼降雨之勞牛畜挽犂之効猶或立形村邑樹像城門豈況天上天下三界大師此方他方四生慈父威德爲百億所尊風化爲萬靈之範故善人迴向若羣流之歸溟壑大光攝受如兩曜之伴衆星自月支遺影那竭灰身舍利遍流祇洹遂造乃賢乃聖憑茲景福或尊或貴豈此獲安忽使七層九架頽龕墜構四戸八窻可無於失道不令而治形教隨時損益至理不言而得經像自可令行通人達士隨方顯用翼眞明俗聖感應時

若待太公爲卿相千載無太公要得羅什爲師訓萬代無羅什法不自顯弘必由人豈使大周法輪永滅聖上六條御物九德自明曲理莫施直言必用昔秦始皇發孔丘墓禍鍾三世魏太武滅僧伽藍災起七年崔皓之說可知衛嵩之言難用仁者不損他自利智者不樂禍邀名元嵩天喪無祐只然一罷人身當生何處廣識謝指南言虧信正此如不對恐傷衆善夫恕人之短者厚之行也念存物德者仁之智也今僧美惡假令相半豈宜驅擯一切不留普天失望率土嗟傷愚謂此塗未光周德何爲敬儒士以顯尊重

賤釋子以快其意賤金貴石有何異乎討王道蕩蕩豈理應然土以負水而平木以受繩故直明君納諫不諱達士好聞其非智不輕怒下愚之見得申仁不輕絕三寶之田頓立天無不覆地載寛勝山包海納何所不容十室之內必有忠信一國之裏可無賢僧伏惟天元皇帝舉德納賢招英簡俊去繁就省州存一寺山林石窟隨便聽居有舍利者還令起塔其寺題名周中興寺使樂慧之士抑揚以開導志寂之侶息言以求通內外兼益公私無損即是道俗幸甚玄儒快志隆周之帝業重百王大象之君光於四海天

高聽遠輕舉庸言氣悖鼃浮以生冒死乞降雷電之威布其風雨之德謹上

納言韓長鸞受書內史上大夫歸昌公宇文譯內史大夫拓跋行恭等問廣曰佛圖澄者乃三百年人觀卿不過三十遠稱上聖弟子不乃謬乎廣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亦可知先師雖復二百許年論時不過十世何足可惑

譯曰元嵩所上由見伽藍害民損國卿今勸立有何意見廣荅曰桀紂失國殷士歸周亡國破家不由佛法內外典籍道俗明文自古及今不可停棄是故請

立
譯又問齊君高偉豈不立佛法國破家亡摧殘若此
廣荅曰齊君失國有兩義不由佛法一則曆數有窮
開闢已來天下未見不亡之國二則寵罰失忠君子
惡居下流是以歸周不由佛法
譯又問經者胡書幻妄何時引為口實廣又荅曰公
謂佛經為妄廣亦謂孔教不真
譯又問卿據何為驗言孔教不真廣荅曰莊周有孔
子之行古往事同已陳芻狗猶使百代歌其遺風千
載詠而不絕遍尋諸子未見一人名佛幻妄矣

譯又問丁蘭木母卿引不類何者昔人蹟頻木母木
母為之血出高祖破寺已來泥佛石像何箇出血廣
荅曰昔夏立九鼎以鎮九州一州不靜則一鼎沸九
州不靜則九鼎都沸比來見二國交兵四方擾動不
見一鼎有沸今日殿前尚依古立鼎獨偏責泥木石
像不出血即便停棄
三月一日勑賜飲食預坐北宮食訖駕發還京皇帝
出北宮南門與上書人等面辭受拜拜訖內史拓跋
行恭宣勑旨日月雖明猶假衆星輔曜明王至聖亦
尚臣下匡救朕以闇德卿等各獻忠謀深可嘉尚文
書既廣卒未尋究即當披覽別有撿校卿等並宜好
任至四月八日內史上大夫宇文譯宣勑旨佛教興
來多歷年代論其至理實自難明但以世漸澆浮不
依佛教致使清淨之法變成濁穢高祖武皇帝所以
廢而不立正為如此朕今情存至道思弘善法方欲
簡擇練行恭修此理令形服不改德行仍存敬設道
場敬行善法王公已下並宜知委

廣弘明集卷第十

音釋 廣第十一

培塿培蒲口切塿郎斗切培塿小阜也 磧礰磧七迹切礰郎擊切磧礰水中沙石渚也

渤澥渤蒲沒切澥下買切渤澥海之別名 彭悙彭步行切悙許庚切彭悙自強也 譎古穴切譎詐也 擯必刃切擯斥也 嗤赤脂切嗤笑也 餚胡交切凡非穀而食曰餚 逭胡玩切逃也

朷都勞切木名 嬖卑義切興而獲幸也 邈莫角切遠也 悸其季切動也

拓他各切

廣弘明集卷第十一

唐釋道宣撰

箴傅奕上廢省佛僧表

臣奕言臣聞羲農軒頊治合李老之風箴曰詩云上以風化下下以諷刺上老子在周爲守書藏吏如今祕書官也本非天子有何風化今羲農上帝與之合治虞夏湯姬政符周孔之教箴曰周公孔子竝是國臣主迹虞夏之教下化澆薄之民亦非人王不得自爲教主豈今虞夏四君卻符周孔之敎耶雖可聖有先後道德不別君有沿革治術尚同竊聞八十老父擊壤而歌十五少童鼓腹爲樂耕者讓畔路不拾遺孝子承家忠臣滿國然國君有難則徇命以報讎箴曰既國竝忠臣何得有難由常六親之徒不應起逆也父母有病則終身以側侍豈非曾參閔子之友庠序成林墨翟耿恭之儔相來羽翊箴曰二十九代止一曾參漢高已前獨推閔子成林之言無實羽翊之奏本虛事太過矣乃有守道含德無欲無求箴曰州吁殺段不能守道夏桀殷紂唯事貪暴寵辱若驚職參朝伍箴曰潘崇羿浞未肯若驚季氏陽貨方居朝位荊山鼎上攀附昇龍緱氏瀛邊相從駕鶴瑤池王母之使具禮來朝碧海無奚之神周行謁帝所以然者當此之時共遵李孔之教箴曰黃帝昇龍蓋是三皇之世瑤池王母復是周穆之時計其李老未出之前孔丘無名之日不應遠遵老教卻習孔書者也而無胡佛故也箴曰汝既稱無佛亦不得有道自漢明夜寢金人入夢傅毅對詔辨曰胡神箴曰周世不交傳毅豈知有佛量巴

(先宋早有傳氏得知先祖亡佛女反稱無五逆重殃自貽永劫也)後漢中原未之有信(箴曰虛誕太過)魏晉夷虜信者一分(箴曰信樂不冠晉朝始偏狡既諂言夷虜中夏是誰矣)笮融託佛齋而起逆逃竄江東呂光假征胡而叛君峙立西土(箴曰晧人敏融謗云結聚呂光征遊符主圖破遂居河右霸在涼州亦不內信敎居西土也)降斯已後妖胡滋盛太半雜華(箴曰恚悲所重出于末劫惡世有緣得度正在於斯)搢紳門裏翻受禿丁邪戒儒士學中倒說妖胡浪語(箴曰搢紳遵忍辱之服儒士貴金口之誠)曲類蛙歌聽之喪本臭同鮑肆過者失香(箴曰發汝蛙聲揚女戲肆鮑之處如賣本過者寧不失香所面審天自受其學身言信矣)兼復廣置伽藍壯麗非一(箴曰生迭天之業種發苦之閉)勞役工匠獨坐泥胡(箴曰爭運身手偶像聖尊也)擅華夏之洪鐘集番僧之偽衆(箴曰鳴百鍊之神鐘召二千之聖衆)動淳民之耳目索營私之貨賄(箴曰感信心之耳目發會貪之貨賄也)女工羅綺剪作淫祀之幡巧匠金銀散雕舍利之冢(箴曰女工羅綺造續命之幡巧匠金銀起碎身之塔也)粇米麪米横設僧尼之會香油蠟燭枉照胡神之堂(箴曰粇粱米麪爭崇福田六會香油蠟燭求照燕非之堂)剝削民財割截國貯朝廷貴臣曾不一悟良可痛哉(箴曰朝廷稽古捨俗歸眞崇敬釋門不同邪見)伏惟陛下定天門之開闔更新寶位通萬物之屯否再育黔黎布李老無為之風而民自化執孔丘愛敬之禮而天下孝慈且佛之經教妄說罪福(箴曰原敎所由示人斷惡之門開人行善之路)軍民逃役剃髮隱

中不事二親專行十惡(箴曰捨二親之恩愛修十善之仁風忍其小違以成大順也已)歲月不除姦偽逾甚臣聞覽書契爰自庖犧至於漢高二十九代四百餘君但聞郊祀上帝(箴曰圜丘南郊不免殺牲祭豈如佛戒不殺爲先校量是非斷可知矣)官治民察未見寺堂銅像建社寧邦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箴曰緣感則與事濟便息來往應物隱顯隨時)凡是沙門放歸桑梓令逃課之黨普樂輸租避役之曹恒忻効力勿度小禿長揖國家(箴曰昔巖子陵不拜天子趙元叔長揖司空典籍稱其美也況沙門是出世福田爲氏爲物外高士欲令拜揖違損虧深理不可也)自足忠臣宿衛宗廟則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姓無事爲羲皇之民(箴曰造化之世人不能祖羲皇之民鼓腹而臥聖明在上豈信崔皓羨蔑之詞者)臣奕誠惶誠恐(箴曰事君盡忠言而有信聞奏不實罪有所歸誣罔國家於須代劍豈誠惶誠恐能了者矣)謹上益國利民事十有一條如左謹言(箴曰如汝所奏損國害民事不可也)

武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對傅奕廢佛僧事(并啓)　釋法琳

沙門法琳等啓琳聞情切者其聲必哀理正者其言必直是以窮子念達其言勞人願歌其事何者竊見大業末年天下喪亂二儀驂黷四海沸騰波震塵飛丘焚原燎五馬絕浮江之路七重有平壘之歌烽燧時警羽檄競馳關塞多虞刁斗不息道消德亂運盡數窮轉輸塞路頭會箕斂積屍如莽流血爲川人不

聊生物亦勞止控告無所投骸莫從百姓苦其倒懸
萬國困其無主豈圖法輪絕響正教陵夷聖上與弔
伐之心百姓順昊天之命爰舉義旗平一區宇當時
道俗蒙賴華戎胥悅於是叶天地而通八風測陰陽
而調四序和邦國序人倫功蓋補天神侔立極降雲
雨而生育開日月以照臨發之以聲明紀之以文物
恩霑行葦施洽蟲魚方欲重述九疇再敷五教興石
渠之學布庠序之風遠紹軒羲近同文景功業未隆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矣竊見傅奕所上之事
披覽未遍五內分崩尋讀始周六情破裂嗚呼邪言

惑正魔辯逼眞猶未足聞諸下愚況欲上干天聽但
奕職居時要物望所知何容不近人情無辜起惡然
其文言淺陋事理不詳辱先王之典謨傷人倫之風
軌何者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子曰一言合理則天
下歸之一事乖常則妻子背叛觀奕所上之事括其
大都窮其始末乃罔冒闕庭處多毀辱聖人甚切如
奕此意本欲因茲自媒苟求進達實未能益國利人
竟是惑弄朝野然陛下應天順時握圖受錄赴萬國
之心當一人之慶扶危救世之力夷兇靜難之功固
以感蓋前王聲高往帝爰復存心三寶留意福田預

是出家之人莫不感戴天澤但由僧等不能遵奉戒
行酬報國恩無識之徒非違造罪致令傅奕陳此惡
言辭踊痛心投骸無地然僧尼有罪甘受極刑恨奕
輕辱聖人言詞切害深恐邪見之者因此行非案春
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現夜明如日即佛生
時之瑞應也然佛有眞應二身權實兩智三明八解
五眼六通神曰不可思議法號心行處滅其道也運
衆聖於泥洹其力也接下凡於苦海自後漢明帝永
平三年夢見金人已來像教東流靈瑞非一具在漢
魏諸史姚石等書至如道安道昱之輩圖澄羅什之

流竝有高行深解當世名僧盡被君王識知貴勝崇
重自五百餘年已來寺塔遍於九州僧尼溢於三輔
竝由時君敬信朝野歸心像教興行於今不絕者寔
荷人王之力也世間君臣父子猶謂恩澤難酬昊天
不報況佛是衆生出世慈父又爲凡聖良醫欲抑而
挫之罪而辱之不可得也仰尋如來智出有心豈三
皇能測力包造化非二儀可方列子云昔商太宰嚭
問孔丘曰夫子聖人歟孔子對曰丘博識強記非聖
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
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亦非

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政聖亦
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為聖人乎夫子動容
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
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若三王五帝必
是大聖孔丘豈容隱而不說便有匿聖之愆以此校
量推佛為大聖也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
入泥洹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直就孔老經書
師敬佛處文證不少豈奕一人所能謗讟昔公孫龍
著堅白論罪三王非五帝至今讀之人猶切齒已為
前鑑良可悲夫主上至聖欽明方欲放馬休牛式閭

封墓興皇王之風開釋老之化狂簡之說尤可焚之
若言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者案
堯舜獨治不及子孫夏殷周秦王政數改蕭牆內起
逆亂相尋爾時無佛何因運短但琳預居羌世日用
莫知在外見不便事恐畜國遠聞謂華夏無識夫子
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言之者欲使
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傅奕出言不遜聞者悉為有
穢國風特損華俗謹錄丹款冒以啓聞伏惟大王殿
下天挺英靈自然岐嶷風神穎越器局含弘好善為
樂邁彼東平溫易是歡更方西楚加以阿衡百揆式

序六條德既褰帷仁兼裂網開康莊之第坐荀卿之
賓起修竹之園醼文雅之客莫不詩極緣情而賦窮
體物信可譽形朝野美貫前英者焉但琳等內顧闇
如方圓寡用念傅奕下愚之甚媿凡僧禿丁之呵惡
之極也罪莫大焉自尊盧赫胥已來天地開闢之後
未有如奕之狂勃也不任斷骨痛心之至謹錄奕害
事概述鄙詞件答如左塵黷威嚴伏增殞絕謹啓
奕云海內勤王者少樂私者多乃外事胡佛內生邪
見剪剃髮膚迴換衣服出臣子之門入僧尼之戶立
謁王庭坐看膝下不忠不孝聚結連房且佛在西域

言妖路遠統論其教虛多實少捨親逐財畏壯慢老
重富強而輕貧弱愛少美而賤耆年以幻惑而作藝
能以矯誑而為宗旨然佛為一姓之家鬼也作鬼不
兼他族豈可催驅生漢供給死胡賤此明珠貴彼魚
目違離嚴父而敬他人何有跪十箇泥胡而為卿相
置一盆殘飯得作帝王據佛邪說不近人情且佛滑
稽大言不及旃孟奢侈造作罪深桀紂入家破家入
國破國者也對曰夫出家者內辭親愛外捨官榮志
求無上菩提願出生死苦海所以棄朝宗之服披福
田之衣行道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大意也

若言佛爲胡鬼僧是禿丁者案孔子經書漢魏已來內外史籍略引孔老師敬佛處文證如左以答邪人冀其伏罪道士法輪經云若見沙門思念無量願早出身以習佛眞又云若見佛圖思念無量當願一切普入法門太上清淨消魔寶眞安志智慧本願大戒上品經四十九願云若見沙門尼當願一切明解法度得道如佛老子昇玄經云天尊告道士張陵使往東方詣佛受法道士張陵別傳云陵在鶴鳴山中供養金像轉讀佛經又云東方如來遣善勝大士詣太上曰如來聞子爲張陵說法故遣我來看子語張陵

曰卿隨我往詣佛所當令子得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陵卽禮大士隨往佛所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智慧觀身大戒經云道學當念旋大梵流影宮禮佛昇玄經云若有沙門欲來聽經觀齋供主不得計飲食費遏截不聽當推置上座道士經師自在其下又云道士設齋供若比丘來者可推爲上座好設供養道士經師自在其下若沙門尼來聽法者當隱處安置推爲上座供主如法供養不得遮止也化胡經云願採優曇華願燒栴檀香供養千佛身稽首禮定光又云我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不見釋

迦文心中常懊惱靈寶消魔安志經云道以齋爲先勤行當作佛（新本此改云勤行登金闕）故設大法橋普度諸人物老子大權菩薩經云老子是迦葉菩薩化遊震旦又靈寶法輪經云葛仙公生始數日有外國沙門見仙公禮拜兩手抱持而語仙公父母曰此兒是西方善思菩薩今來漢地教化衆生當遊仙道白日昇天仙公自語弟子云吾師姓波閱宗字維那訶西域人也仙公請問衆聖難經云葛仙公告弟子曰昔與釋道微竺法開張太鄭思遠等四人同時發願道微法開二人願爲沙門張太鄭思遠願爲道士仙公起居注

云于時生在葛尚書家尚書年逾八十始有此一子時有沙門自稱天竺僧於市大買香市人怪問僧曰我昨夜夢見善思菩薩下生葛尚書家吾將此香浴之到生時僧至燒香右遶七帀禮拜恭敬沐浴而止仙公請問上經云與沙門道士言則志於道上品大戒經校量功德品云施佛塔廟得千倍報布施沙門得百倍報昇玄內教經云或復有人平常之時不肯作福見沙門道士說法勸善了無從意（云云）道士陶隱居禮佛文一卷智慧本願大戒上品經曰施散佛僧中食塔寺一錢已上皆二萬四千倍報功少報多

世世賢明說好不絕七祖皆得入無量佛國仙公請
問經云復有凡人行是功德願爲沙門道士太傅至
後生便爲沙門大學佛法爲衆法師復有一人見沙
門道士齋靜讀經乃笑曰彼向空吟經欲何希耶虛
腹日中一食此罪人也道士乃慈心喻之故執意不
釋死入地獄考毒萬苦仙公請問經云五經儒俗之
業道佛各歎其敎大歸善也太上靈寶眞一勸誡法
輪妙經云吾歷觀諸天從無數劫來見道士百姓男
子女人已得無上正眞之道高仙眞人自然十方佛
皆受前世勤苦求道不可稱計法輪妙經云道言夫

輪轉不滅得還生人中大智慧明達者從無數劫來
學已成眞人高仙自然十方佛者莫不從行業所致
也案周書異記云周昭王卽位二十四年甲寅歲四
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泛漲井泉並皆溢出宮殿人
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五色光氣入貫太微遍
於西方盡作青紅色周昭王問太史蘇由曰是何祥
也由對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瑞昭王曰於
天下何如由曰卽時無他一千年外聲教被及此土
昭王卽遣鐫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當此之時佛
初生王宮也穆王卽位三十二年見西方數有光氣

先聞蘇由所記知西方有聖人處世穆王不達其理
恐非周道所宜卽與相國呂侯西入會諸侯於塗山
以禳光變當此之時佛久已處世至穆王五十三年
壬申歲二月十五日平旦暴風忽起發損人舍傷折
樹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動午後天陰雲黑西方有白
虹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
是何徵也對曰西方有大聖人滅度衰相現耳穆王
大悅曰朕常懼於彼今已滅度朕何憂也當此之時
佛入涅槃也史錄曰吳太宰嚭問於孔子曰孰爲聖
人乎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

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奕云僧尼六十已下簡使作民則兵彊人衆對曰夫
形迹易察而眞僞難明自非久處未可知矣昔遠法
師答桓玄書云經敎所述凡有三科一者禪思入微
二者諷味遺典三者興建福業然有興福之人不存
禁戒而迹非阿練者或有多誦經文諷詠不絕而不
能暢說義理者或有年已宿長雖無三科可紀而體
性貞正不犯大非者以此校量取捨難辨案出家功
德經云度一人出家勝起寶塔至于梵天何者人能
弘道自利利他潔已立身住持三寶津梁七世資益

國家請有罪者依法苦治無過者為國行道
奕云寺多僧衆損費為甚絓是寺舍請給孤老貧民
無宅義士三萬戶州唯置一寺草堂土塔以安經像
遣胡僧二人傳示胡法對曰法流漢地五百餘年寺
舍僧尼積世已有龕塔堂殿皆是先代興營房宇門
廊都由信心起造或為存歿二親及經生七世求將
來勝報種見在福田咸出彼好心非佛僧課立書云
成功不毀故子產不毀伯夷之廟夫子謂之仁人況
佛為三界良田四生父母唯可供養不可毀除佛雖
去世法付人王伏惟陛下再造生民重興佛道即是

如來大檀越主請遵漢明永平之化近同文帝開皇
之時
奕云西域胡者惡泥而生便事泥瓦今猶毛臊人面
而獸心土梟道人驢騾四色貪逆之惡種佛生西方
非中國之正俗蓋妖魅之邪氣對曰案史記歷帝紀
王儉目錄及陶隱居年紀等云庖犧氏蛇身人首大
庭氏人身牛頭女媧氏亦蛇身人頭秦仲衍鳥身人
面夏禹生於西羌文王亦生西羌簡狄吞燕卵而生
偰伯禹剖母胷背而出伊尹託自空桑元氏魏主亦
生夷狄然並應天明命或南面稱孤或君臨萬國雖

可生處僻陋形貌鄙麤而各御天威人懷聖德老子
亦託牧母生自下凡何得以所出庸賤而無聖者乎
夫子云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信哉斯言也僉曰有道
則尊豈簡高下故知聖應無方隨機而現尋釋迦祖
禰蓋千代輪王之孫刹利王之太子期兆斯赴物感
則形出三千世界之中央南閻浮提之大國垂教設
方但以利益衆生為本若言生在羌胡出自戎虜便
為惡者太昊文命皆非聖人老子文王不足師敬案
地理志西域傳言西胡者但是葱嶺之東三十六國
不關天竺佛生之地若知妄說何罪之深若不知浪

言死有餘責
奕云庖犧已下二十九代父子君臣立忠立孝守道
履德生長神州得華夏正氣人皆淳朴以世無佛故
也對曰史記淮南等云黃帝時蚩尤銅頭鐵額作亂
天下與黃帝戰于坂泉以登帝位蚩尤逆命復戰涿
鹿之野凡經五十二戰顓頊時龔公作亂頭觸不周
山天柱折地傾危顓頊又誅三苗於左洞庭右彭蠡
汲冡竹書云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今見有囚堯
城舜又與有苗戰于丹水之浦堯上射九日落其烏
羽（楚詞十日代出流金鑠石）繳大鳳於青丘斬脩蛇於洞庭禽封

豕於大澤殺九嬰於洶水尚書云洪水滔天懷山襄陵黎民阻飢百姓昏墊禹時百姓各以其心而柏谷子退耕於野三苗不修德政禹親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背其北焚皇圖殺龍逢因成湯縱妹喜修政不仁湯放滅之湯凡九征二十七戰大旱七年河洛竭流銷金爍石高宗伐鬼方三年殷紂辛迷惑妲己恣十惡之害流五虐之刑剖賢人之心刳孕婦之腹囚文王禁箕子周武王伐紂於牧野血流漂杵誅之鹿臺王親射紂躬懸頭太白之旗而夷齊非之不食其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

善也武王之世三監作亂成王之日二叔流言宣王六月出征詩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採薇遣戍役云北有獫狁之難西有昆夷之患採芑又云宣王南征上來所道並是三皇已下三王之時必能守道履德懷忠奉孝爾時無佛足可清平何為世世興師兵戈不息至於毒流百姓殃及無辜乃為姚石慕容永嘉之世豈名湯湯無為之時邪見失言一何謬矣

奕云秦起秦仲三十五世六百三十八年對曰史記云自殷已前諸侯不可得而譜為多失次第年代難知故尚書但以甲子為次第而無年月者良以史闕不記也邪見乃始於秦仲迄于二世有六百餘年者一往似長出何的證案春秋已前秦本未有春秋已來始有秦伯當春秋時秦仲時雖漸霸但是周之小邑孝王之世令非子放馬於汧渭之間不承天命未有正朔曾孫秦仲宣王之世始受車馬侍御之臣仲孫襄公以送平王東遷進爵為伯文公已下始見史記自茲訖滅不過二百餘年史記竹書及陶公年紀皆云秦無曆數周世陪臣故隱居列之在諸國之下何因得有年紀續至胡亥史記但從厲公列之一百一年終于二世縱有年代皆附春秋自無別紀赧王

之末秦昭襄王因周微弱始滅周國僭號稱王諸史相承秦唯五世四十九年齊祕書楊玠史目云秦自始封至滅凡三十五世六百餘年者蓋取始封秦號經六百餘年非霸統中國經多年也邪見乃延秦短祚冒上長年一何虛妄哉

奕云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自庖犧已下爰至漢高二十九代而無佛法君明臣忠國祚長久對曰夫理貫深據言貴實錄何故庖犧獨治不及子孫堯舜二君位居五年堯則舉善傳聖舜亦仁盛聖明如尚書二典論其化民治道功業最高民

無能名則天之明君也堯又廢兄自立其子丹朱不
肖舜則父頑母嚚竝止一身不能及嗣爾時無佛何
不世世相傳遐早磨滅陶隱居年紀云夏禹治九年
羿篡十五年浞篡十二年夏臯十一年夏發十一年
書云舜禹之有天下也巍巍乎其有成功煥煥乎其
有文章大禹謨云禹能卑宮菲食卑帳綈衣而盡力
於溝洫爲民治水於民有功若皇天輔德何爲天祚
不永治止九年勘年紀云夏后相及少康之世其臣
有窮羿寒浞及風夷淮夷黃夷斟尋等國竝相次作
亂凡二十六年篡夏自立當時無佛篡逆由誰殷湯

治十三年外丁治三年仲壬治四年太甲治十年沃
丁治十三年太戊治十年外壬治三年沃甲治四年
盤庚治九年小辛治七年湯仁不殺開三面之網放
夏桀於鳴條之野甚有仁德爾時無佛何以天曆不
長外丁外壬其年轉促尚書云湯行九伐太甲五征
伊尹立湯子勝又立勝弟仲壬又放太甲于桐宮汲
冢書云伊尹自篡立後太甲潛出親殺伊尹而用其
子既稱忠朴之世爾時無佛何爲變起蕭牆君臣無
道周武王治十一年懿王三年僖王五年頃王六年
匡王六年元王八年烈王七年靜王六年貞王八年

悼王一百一日哀王三月思王五月武王伐紂師渡
孟津白魚入舟應天嘉命謚法曰尅定禍亂曰武民
賴來蘇式閭封墓休牛放馬治致太平汝言無佛年
長何因祚短治十一年懿王僖王更復絕嗣周武滅
佛壽祚更窮子孫披猖須臾運從秦五世六君四十
九年昭王五年（滅周後始稱王在位五年）孝文王一年襄王三年
始皇三十七年胡亥三年子嬰四十六日周顯王五
年秦穆公始霸三十四年秦權周政竹書云自秦仲
之前本無年世之紀陶公竝云秦是篡君不係德政
次第不在五運之限縱年長遠終非帝王以短爲長

指虛爲實有何意見秦時北築長城備胡僞殺扶蘇
矯立二世陳勝蟻聚作亂關東漢高祖十二年惠帝
七年文帝乃高祖第四子非嫡武帝本膠東王景帝
第六子非嫡漢初匈奴入塞烽火照甘泉宮南越不
賓乃習水戰孝景時吳楚七國皆反昭帝崩立兄子
昌邑王卽位二十七日凡有一千一百二十七罪霍
光廢之後立宣帝此時無佛何爲乃爾後漢凡十二
帝一百九十五年光武三十三年孝明十八年章帝
十三年和帝十七年安帝十九年順帝十九年桓帝
二十一年靈帝三十一年獻帝三十年後漢書云光

武撥亂反政明帝致治升平民無百里之憂吏無出門之役麒麟入囿神鳳栖桐赤雀文龜蒼烏白鹿嘉瑞備臻兆民胥悅慶垂沕汩磅礴之恩布通天漏泉之澤論衡等書並云後漢嘉祚不愸周夏汝言有佛祚短何故長年隱居云自魏皇初元年至蕭齊之末凡二百八十二歲拓跋元魏一十七君合一百七十九年爾時佛來何故年久

奕云未有佛前人民淳和世無篡逆者對曰何故周烈王弟顯王篡位四十八年悼王立二百一日爲庶弟子朝所害敬王弟哀王治三月思王外哀王弟治

五月思王殺之孝王復殺思王三王共立一年（出關孫史日陶公年紀）

奕云西域胡旦末國兵三百二十人小宛國兵二百人戎盧國兵三百人渠勒國兵三百人倸耐國兵三百五十人郁立師國兵三百三十一人單桓國兵四十五人孤胡國兵四十五人凡八國胡兵合有一千八百九十一人皆得紹其王業據其土地自相征伐屠戮人國況今大唐僧尼二十萬衆共結胡法足得人心寧可不備預之哉對曰檢漢書西域傳云且末小宛等八國並是葱嶺已東漢域胡國計去長安不經萬里本非天竺佛生之地又無僧尼在中誅逆縱彼造惡何關此僧但奕狂鬼入心外典邪說虛引往事假謗今賢達者知其浪言愚人必生異見惑亂朝野深可痛哉

奕云佛來漢地有損無益入家破家入國破國漢明之時佛法始來者對曰大唐聖朝正信君子論曰諸佛大人遊涅槃之妙苑住般若之眞空不可以言象求不可以情慮擬形同法性壽等太虛但應物現身如水中月所以瞿師見三尺之貌羅漢覩丈六之容大滿虛空小入絲忽隨緣應質化無常儀尋釋迦之

肇依後漢郊祀晉魏等書及王儉史録費長房三寶録考校普曜本行等經並云佛是周時第十五主莊王他九年癸巳之歲四月八日乘栴檀樓閣現白象形從兜率下降中天竺國迦毗羅城刹利王種淨飯大王第一夫人摩耶之胎至十年甲午二月八日夜鬼宿合時於嵐毗園波羅樹下從摩耶夫人右脇而生放大光明照三千世界瑞應經云佛星下現侍太子生本行又云虛空無雲自然而雨左傳云星隕如雨杜氏注解云蓋時無雲然與佛經符合信知佛生時也十九出家三十成道四十九年處世說法至周

匡王四年壬子二月十五日後夜於拘尸城入般涅
槃自滅度已來至大唐武德五年壬午之歲計得一
千二百二十一歲滅後一百一十六年東天竺國有
阿育王收佛舍利役使鬼兵散起八萬四千寶塔遍
閻浮提我此漢土九州之內竝有塔焉育王起塔之
時當此周敬王二十六年丁未歲也塔興周世經十
二王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焚燒典籍育王諸塔由此
淪亡佛家經傳靡知所在如釋道安朱士行等經錄
目云始皇之時有外國沙門釋利防等一十八賢者
齎持佛經來化始皇弗從乃囚防等夜有金剛

丈六人來破獄出之始皇驚怖稽首謝焉問曰雖有
此說年紀莫知以何為證請陳其決答曰前漢成帝
時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傳云向博觀史籍備覽
經書每自稱曰余遍尋典策往往見有佛經及著列
仙傳云吾搜檢藏書緬尋太史創撰列仙圖自黃帝
已下六代迄到于今得仙道者七百餘人向檢虛實
定得一百四十六人又云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
推劉向言藏書者蓋始皇時人間藏書也或云夫子
宅內所藏之書據此而論豈非秦漢已前早有佛法
流行震旦也尋道安所載十二賢者亦在七十四人

之數今列仙傳見有七十二人案文殊師利般涅槃
經云佛滅度後四百五十年文殊至雪山中為五百
仙人宣說十二部經訖還歸本土入于涅槃恒星之
瑞即其時也案地理志西域傳云雪山者即葱嶺也
其下三十六國先來屬秦漢以葱嶺多雪故號雪山
為文殊往化仙人即其處也詳而驗之劉向所論可
為證矣雖遭秦世焚除漢興復出所以荊揚吳蜀扶
風洛陽有寶塔處皆發神瑞具在衆書依檢成帝鴻
嘉三年歲在癸卯劉向撰列仙傳明矣故知周世佛
法久來生盲人云有佛祚短良可悼矣依經律云釋

迦正法千年像法千年末法萬年五千年已還四衆
學者得三達智證四道果末法已去猶披袈裟勸周
書異記云穆王聞西方有佛遂乘驊騮八駿之馬西
行求佛因以攘之據此而推同齊時統上法師答高
麗使云佛是西周第五主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
至武德五年得一千五百七十七年也信穆王之世
法已東行劉向之言益為明證矣又漢武帝鑿昆明
池得黑灰以問東方朔朔云非臣所知可問西域胡
人後外國沙門竺法蘭來因以事問蘭云是劫燒餘
灰也方朔既博識通人生知儁異無問不酬無言不

答豈容不達逆記胡人蓋是方朔久知佛法興行勝
人必降故有斯對也佛既去世阿難總持一言不失
迦葉結集羅漢千人咸書皮紙並題木葉致今五百
中國各共奉持十六大王同時起塔逮于漢世東流
二京所經帝王十有六代翻梵經本為漢正言相承
至今垂六百祀是以佛日再曜起自永平之初經像
重興發于開皇之始魏人朱士行沙門衛道安等並
為記錄總其華戎道俗合有一百八十二人所譯經
律論或大小乘三藏雜記等凡二千一百七十一部
總有六千四百四十六卷莫不垂甘露於四魔之境

流慧日於三有之中汲引將來永傳勝業教人捨惡
行善佛法最先益國利民無能及者汝言破家破誰
家破國破誰國邪見豎子無角畜生鳳結豺心久懷
蠆毒無絲髮之善負山嶽之辜長惡不悛老而彌篤
乃以生育之慮忖度聖尊何異尺鷃之笑大鵬井蛙
不信滄海可謂闡提逆種地獄罪人傷而憫之故為
論也尋夫七十二君三皇五帝孔丘李耼漢地聖賢
莫不葬骨三泉橫屍九壤未有如佛舍利現瑞放光
火燒不然砧鎚不碎於今見在立試可明且據此一
條足知佛法之神德也震旦諸聖孰與為儔乃欲毀

而滅之事難容忍傷風敗俗虧損福田誑惑生民汙
黜朝野實可歎矣
奕云佛法來漢無益世者對曰準上以談此土先聖
亦未可弘矣至如孔子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計其
在世七十餘年既是聖人必能匡弼時主何以十四
年中行七十國宋伐樹衛削迹陳絕糧避桓魋之殺
懸喪狗之呼雖應聘諸國莫之能用當春秋之世文
武道墜君蹈臣姦禮崩樂壞爾時無佛何因逆亂滋
甚暴弑由生孔子乃俯俛順時逡巡避患難保妻子
終壽百年亦無取矣或發匏瓜之言興逝川之歎然

復遁詞於季氏傷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及西狩獲麟
遂返袂拭面稱吾道窮雖門徒三千刪詩定禮亦疾
沒世而名不稱吾何以見於後世矣遭盜跖之辱被
丈人之譏校此而論足可知也若以無利於世孔老
二聖其亦病諸何為訥其木舌而不陳彈也
奕云寺饒僧衆妖孽必作如後趙沙門張光後燕沙
門法長南涼道密魏孝文時法秀太和時惠仰等並
皆反亂者對曰檢崔鴻十六國春秋並無此色人出
何史籍苟生誣枉誑惑君王請勘國史知其妄奏案
前後漢書即有昆陽常山青泥綠林黑山白馬黃巾

赤眉等數十羣賊並是俗人不關釋子如何不論後漢書云沛人道士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劉焉之家焉後爲益州刺史任魯爲督義司馬魯共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漢使者魯既得漢中又殺張修而幷其衆于時假託神言黃衣當王魯因與張角等相應合集部衆並戴黃巾披道士之服數十萬人賊害天下自據漢中垂三十載後爲曹公所破黃衣始滅爾時無一沙門獨饒道士何默不論然漢魏名僧德行者衆益國甚多何以不說但能揚惡專論人短豈是君子乎魏志曰

張魯字公旗祖父陵客蜀學道在鶴鳴山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米五斗世號米賊陵死子衡傳業衡死魯復傳之陵爲天師衡爲嗣師魯爲係師自號三師也素與劉焉善焉死子璋立以魯不順殺魯母及宗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化民符書章禁爲中其來學者初名鬼卒受道者用金帛之物號爲祭酒各領部衆衆多者名治頭有病者令首過大都與張角相似後漢皇甫嵩傳云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黃老行張陵之術用符水祝法以治病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行敎化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數十萬自靑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之民莫不必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千人訛言蒼天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邑寺門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三月五日內外俱起皆著道士黃服黃巾或殺人祠天于時賊徒數十萬衆初起潁川作亂天下並爲皇甫嵩討滅南鄭反漢而蜀亡（出魏書）孫恩習仙而敗晉（出晉書）道育蠱祭因而禍宋（出宋書）于吉行禁殆以危吳（出吳書）公旗學仙而誅家國（出華陽國志）陳瑞習道而滅族（事在晉陽秋）魏華叛夫（出靈寶經序）張陵棄婦（見陵傳）子登背父衞叔去兄（出神

仙傳）自陵三世專行鬼道符書章醮出自道家禁厭妖孽妄談吉凶姦由茲起然吳魏已下晉宋已來道俗爲妖數亦不少何以獨引衆僧不論儒道二敎至如大業末年王世充李密建德武周梁師都盧明月李軌朱粲唐弼薛舉等並是俗人曾無釋氏何爲不道事偏理局黨惡嫉賢爲臣不忠明矣

奕云請胡佛邪敎退還西域凡是僧尼悉令歸俗者

對曰莊周云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老子云域中有四大而道居其一考詩書禮樂之致但欲修序彝倫明忠烈孝慈之先意在

敬事君父緘稱至德唯是安上治民假令要道不出
移風變俗自衞反魯詎述解脫之言六府九疇未宣
究竟之旨及養生齊物之談龍圖鳳紀之說亦可懷
仁抱信遵厲鄉之志删經讚象肆闕里之文次曰九
流末云七略案前漢藝文志所紀衆書一萬三千二
百六十九卷莫不功在近益但未暢遠途皆自局於
一生之內非迥拔於三世之表者矣遂使當現因果
理涉旦而猶昏業報吉凶義經丘而未曉故知道邏
一部猶述有有之情道德二篇未入空空之境斯乃
六合之寰塊五常之俗耆詎免四流浩汗爲煩惱之

場六趣諠譁造塵勞之業也原夫實相杳冥逾要道
之要法身凝寂出玄之又玄惟我大師體斯妙覺二
邊頓遣萬德俱融不諠不寂安能以境智求非爽非
昧胡可以形名取爲小則小也而無內處大則大也
而無外故能量法界而興悲揆虛空而立誓所以見
生穢土誕聖王宮示金色之身吐玉毫之相布慈雲
於鷲嶺則火宅餘銷扇慧風於雞峯則幽途霧卷行
則金蓮捧足坐則寶座承軀出則帝釋居前入則梵
王從後左輔密迹以滅惡爲功右弼金剛以長善爲
務聲聞菩薩儼若侍臣八部萬靈森然翊衛演涅槃

則地現六動說般若則天雨四華百福莊嚴狀滿月
之臨滄海千光照耀猶聚日之映寶山師子一吼則
外道摧鋒法鼓暫鳴則天魔稽首是故號佛爲法王
也豈得與衰周迦葉比德爭衡末世儒童輒相聯類
者矣是以天上天下獨稱調御之尊三千大千咸仰
慈悲之澤然而理深趣遠假筌蹄而後悟教門善巧
憑師友而方通綜其教也八萬四千之藏二諦十地
之文祇園鹿苑之談海殿龍宮之旨玉牒金書之字
七處八會之言莫不垂至道於百王扇玄風於萬古
如語實語不思議也近則安國利民遠則超凡證聖

故能形遍六道教滿十方實爲世界福田蓋是蒼生
歸處於時敬信之侶猶七曜之環北辰受化之徒如
萬川之投巨海考其神變功業利益人天故無得而
名也既滿恒沙之因故得常樂之果善矣哉不可測
也但以時運未融遂令梵漢殊感所以西方先音形
之奉東國暫見聞之益及慈雲卷潤慧日收光遡夢
金人於永平之年覩舍利於赤烏之歲於是漢魏齊
梁之政像教勃興燕秦晉宋已來名僧間出或畫滿
月於清臺之側表相輪於雍門之外遠河北翻辭漢
南著錄道與三輔信洽九州跨江左而彌殷歷金陵

而轉盛渭水備逍遥之苑廬岳總般若之臺深文奥旨發越來儀碩學高僧蟬聯遠至暨梁武之世三教連衡五乘並騖雖居紫極情契汾陽屏酒正而撤饔人薫戒香而味法喜恐四流而難拔躬七辯以能持乃輕衮飾而御染衣捨雕輦而敷草座於時廣創疊臺之業大啓寶塔之基梁記云東臺西府在位八十餘年都邑大寺七百餘所僧尼講衆常有萬人討論內典共遵聖業孜孜無怠各厲世榮也遂令五都豪族貺冠冕而歸依四海名家棄榮華而入道自皇王所居之土聲教所覃之域莫不頂禮迴向五體歸依利物之深其來久矣孔老垂化安能與京索三十六國春秋

高僧名僧牟子等紀傳始後漢永平十年已來佛法東流政經十代年將六百名僧大德世所尊敬者凡二百五十七人傍出附見者及燕趙王公齊梁卿相等凡二百五十一人陳其行業大開十例一曰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興師十曰唱導此例高僧皆德劝四依功備三業法傳震旦寔所賴焉邪見應而不論但說五三惡者夫雪山之内本多甘露亦有毒草大海之中既有明珠亦饒羅剎喩崑嶽缺於片石鄧林損其一枝耳復何可怪之哉

廣弘明集卷第十一

音釋　廣第十一

軒頊頊許玉切軒頊顓頊也顓音專　姬居宜切周姓也　狥松閏切　荊音阿　昇

涅羿切羿音詣涅足美人名並人也　諸音諸讀也　峻古侯切山名　嶷魚力切小兒有知識貌　騶音騶　𩥄七感切　騣

湯也於甸切合飲也　闇去月切與闕同　滑稽滑音骨稽音雞滑稽猶俳諧也　嫣古音　倮

臯古堯切鳥也　蹇恵切蚩尤服之曰蟇　媧古媧女聖之神　瓜音　湖

蚩尤尺之切古天子名　坂音反　徼音叫　繫　𡢁

殤之切嫗也　妲丁達切妲己紂妃　剸音祜切　猃猃音險

虐容切二　塹音店　渭音胃　㟧周乃切　玠音介

北也　芭音巴　渭音胃　報周王名　孩音

厚也　衄血也　衂　鬢　蹬　謚音示日謚行名　猲良切

音汐汨切汨音密水流于筆切　磅礴磅音旁礴音薄廣被也　拓音託　跋

拓音跋切　蕭末切　豺音柴　蠆丑芥切毒蟲　俊七全切　鵝

小鳥名　聃土甘切老子名　砧鍾　砧音針　踬音致　魑鬼名　鶚五各切

遂七句切逡巡不進貌　甃步交切瓜瓞也　跂音　摯切

也尊　瘴音章　訛吾禾切謬也　萘同與　荃七全切　謀與同　鶩音務

也　撤直列切去也　饔於容切熟食也　孜音茲孜孜不怠也

覃徒南切及也

廣弘明集卷之十二

唐 釋 道 宣 撰

決對傳奕廢佛僧事（并表） 釋明槩

僧明槩言槩聞三皇統天五帝御寓道合弘而遠大德普覆而平均數善敎以訓民布慈心而育物遠乎中古其道弗虧故漢武欽明見善而弗及顯宗睿哲體道而弗居遂能紆屈尊儀甘泉禮金人之瑞翹想夢寐德陽降銅像之徵於是秦景西遊越流沙而訪道摩騰東入踰葱嶺而傳真遂得化漸漢朝寺興白馬之號道流晉世刹建青龍之名其間盛寫尊儀競

崇寺塔騰慧雲於落仞涌法水於窮源驅有識於福林登蒼生於善地開闡佛法昭化愚矇故得永平季年嘉瑞臻集慶雲流潤湛露凝甘澤馬騰驤神雀翔集朱英吐合穎之秀紫葩生連理之枝可謂不世之奇徵非常之嘉瑞者也於是西域入侍南越歸仁偃革休兵銷金罷刃豈不由感聖降靈奉戒行善精誠昭著貫達幽明者哉故書云天生神物以祚聖人無德斯隱有道則見著之惇史可得而詳惟我大唐曆期啓運握機御曆誕命建家初起義則道叶百靈始登圖則威加萬國故世充化及授首於東都建德武周櫬身於北朔荊吳剋定秦隴廓清方應駕七寶而飛行導千輪而輕舉巍巍弗與蕩蕩誰名功旣成焉事亦畢矣加以留心佛法眷言匡護故莊嚴總持再興九級沙門釋子更度千人像化彌盛於前朝寺塔更興於聖世方頂戴三寶弘護四依合掌低頭志存王之貴欽心屈膝盡至敬之誠槩自慶遭逢屬此嘉運方願息心淨刹畢志玄門懍厲六時以酬聖世之德翹勤五體用報罔極之恩而奕忽肆狂言上聞朝聽輕辭蔑聖利口謗賢出語醜於梟音發聲毒於鴆響專欲破滅佛法毀廢衆僧割斷衣糧減省寺塔其

故何也奕曾爲道士惡妬居懷故毀聖劣凡贊愚勝智以下誇上用短加長違理悖情一至於此但讒言害德偏聽傷賢故宋受子罕之言囚於墨翟魯信季孫之說逐於尼丘二子之賢弗能自免八條之謗或累於人然後主上欽明弗容讒慝縱其三至寧致一疑但浮雲在天白日有時虧照遊翳拂日陽精爲之不明而傳奕浮辭迷於視聽情理眩惑言語混淆弗可專聽豈應偏信請共決對存毀分甘槩忝在緇徒預參法侶忽聞誹謗寧不深傷縱迴刃刳心未以爲痛抽刀斮髓詎以爲殘謗讟之深傷酷甚此經云亡

身護法沒命弘道此其時也方抽腸瀝膽報邪逆之
仇䧺申表獻誠雪師父之誘辱冒昧忤聽追用驚惶
謹言

　謹奏決破傅奕謗佛毀僧事八條列之如左

第一決破僧尼六十已還簡令作丁兵強農勸事槃
聞至理絕言本出毀譽之外玄宗離說寔超語默之
端然物情不悟寄言深淺世道多惑假示精麤故有
內外道殊邪正說異凡聖位別大小教分若以同會
一乘豈執之以謗佛終趣極果不封之以謬眞譬千
川之赴滄溟萬流之歸巨海內外明證豈虛言哉故

法華言於諸過去佛現在或滅度若有聞法者無一
不成佛又涅槃經言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究竟皆當
成得佛道又道家法輪云若見沙門思念無量願早
出身以習佛眞若見佛圖思念無量當願一切普入
法門又靈寶洞玄眞一經云衆眞高仙已得佛道又
靈寶太上秘要經云各於現在同得佛道故知不二
妙門終須齊入唯一極果要必同登苟執異端自貽
迷墜近代學者率意庸愚偸竊眞言安置僞典故五
道輪轉託作仙經三千威儀假稱道戒詣佛受法改
作天尊勤行作佛轉爲金闕本行迴爲本相佛言題

作道言橫託佛法之威儀倣習衆僧之法式或持眞
當僞詎識是非黜正入邪豈知顚倒事同癡賊竊狐
裘而反披有類愚夫盜珠瓔而倒著如斯條類數亦
衆多略舉二三不可覼縷但傅奕曾爲道士身服黃
衣不遵李老無爲之風專行張陵兵吏之法或身爲
米賊聚斂無端名稱鬼卒呪咀寧忌湯沐梳櫛與俗
既同耽荒愛慾將世何別加以內懷嫉意外肆狂言
誹謗紛紜罵詈重疊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今依事條
次第決破顚垂聖鑒少詳覽焉奕言衆僧剃髮染衣
不謁帝王違離父母非忠孝者今之道士戴幘冠巾

應拜時君在家侍養爲忠孝不令既不然豈獨偏責
夫論忠者事君以盡命狥義以忘身孝者奉親竭誠
存沒以資濟故道安直諫以輔秦佛圖忠言以匡趙
目連捧鉢而飼母釋迦擔棺而葬親寧國濟家豈非
忠孝也不如道士張魯亂於漢朝孫恩反於晉國陳
瑞習道而夷族公旗學仙而滅門亂國破家豈有忠
孝也又言衆僧仇疋內通衣形外隔天胎殺子違禮
逆天者今道士既合氣修齋交接受道應護胎生子
順禮合天此則伉儷久成陰陽本合而無產孕眞是
夭胎宜簡令作民使其養子增加戶口添足兵丁豈

非益國利民者乎又言僧有十萬六十巳還俗令作丁則兵强農勸者夫論兵强者非衆僧之類寔如來之教食唯米麪之素供唯芋蒻之饌體瘠力羸心虚氣弱不折生草詎踐蜆蟲習忍修慈好生惡殺對敵多怯下手必疑徒勞行陣無益兵勢也如論道士人足數萬祭三事五受禁行符章奏必宰雞豚祭醮要求酒脯臠膾醽醪恣其醉飽體肥力壯心勇氣强安忍無親惡生好殺臨陣必勇下手不疑列以軍伍決强兵勢若校其力則道士强論其德衆僧勝去取之宜斷可知矣若言躬耕力作以爲農勸者此由局見

未是通途夫俗不可以一禮齊政不可以一道治士不可以一行取民不可以一業成故漢書貨殖部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義於閒宴工相與議伎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議稼穡於田野此四者各安其居而樂其業故得財成天地之宜用資國家之利今者衆僧亦各有業論其内以慈忍推心即是士之仁義語其外權巧化物即是工之伎能談其行以施報相酬即是商之市井語其道以自他兼濟即是農之力田此則克誠可以感鬼神唯德能以動天地運慈心以降澤布恩惠以潤時

故善政者驟雨隨車飛蝗避境隴麥雙穟成禾九穗蓋由善政之功匪唯懃農之力者矣又言欲令衆僧拜謁帝王編於朝典者此之一見迷倒最深既自落坑引他墜井欲令同陷其可得乎昔桓玄篡逆狂勃無道已有此論朝議不從云沙門釋子剃髮染衣許其方外之人不拘域中之禮故袈裟偏袒非朝宗之服鉢盂錫杖豈廊廟之器而玄悖逆固執不悛既屈辱三尊飄蕩七廟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軍敗於東陵身喪於西浦覆車明鑒孰不誡哉我大唐皇帝命聖挺生應休明之期當會昌之運止塗炭拔溺濟沈

弘聖教以訓民垂至仁以育物年和歲稔氣阜時昌至德玄功疇能殫紀加以内懷四信外奉三尊屈乘鑾而歸依降冕旒而迴向故得八方稽顙萬國朝風豈貴離俗之人令備在家之禮今道士披褐執板戴幘冠巾既服臣吏之衣須行朝謁之禮昔天師貴士尚拜帝王今鬼卒賤夫須跪卿相宜令道士習其師法朝謁帝王參拜官長編於朝典不亦宜乎論言案漢魏已來時經九代其間道士左道亂朝妖言犯國者披閱圖史何世而無後漢獻帝張陵張魯許說鬼語假作讖書云漢祚滅後黄衣得天下遂與鉅鹿張

角遠爲外應造黃巾披黃帔聚合徒衆誑誘愚民謀危社稷尋被誅滅故禮云左道亂羣者殺之今者道士不著李老參朝之服乃披張魯亂國之衣師弟相承賊行不改人數既多共結賊黨或致窺覦寧不備預計數有五萬簡今作丁年稅貲租歲產男女則利國益民强兵農勸如槃愚見其如法者遵而奉之其違禁者廢而使之庶莠稗一除田苗鬱茂姦邪既遣徒衆肅清豈不善歟

第二決破寺作草堂士舍則秦皇漢武爲有德之君者槃闍法身無象應物有方故假現全身置于多寶

之塔權分碎質流乎阿育之龕故能聚散隨緣存亡任物聖力權變不可思議但佛生天竺隨其土風葬必闍維收必起塔塔卽是廟廟者貌也祭祀承事如貌存焉今之國家宗廟社稷類皆然也但如來滅度一百年後有阿輸伽王鐵輪御世以威德使鬼神修相力與靈廟故八萬四千之塔不日而成千柱百梁之堂匪朝而就詎勞人力自是神功豈以凡夫之情而疑聖賢之事何異斗筲測大海尺寸量虛空其可得乎舍利東流吳王創感僧會稽請丹誠至而忽臨孫權驗試砧碪陷而彌固於是騰光上徹照灼斧扆

之間發彩傷涌鬱映嚴廊之下會時欣躍廣讚威靈爰及朝臣聞皆信伏卽爲建塔并置伽藍緣是江左大弘佛事豈若太上骨朽於關中別無舍利天師體葬於蚢腹詎有遺身靡所依憑便生妖詐聞佛有舍利八斛用表遺身遂畜小石二枚以代仙卵然仙卵本狂豕之陰玄壇乃老鬼之廟若言舍利胡骨理勝狂豕之陰佛圖胡冢寧同老鬼之廟豈可以高下相況等級寄言故今道士見舍利如眼梗詎肯歸依覩浮圖若心刺專謀破毀徒懷邪惡其可得乎歷代已來爲帝王者並夙種善根多懷正信傾珍造塔撤寶

崇眞皆欲伸其追遠之誠致其如在之敬故緒興九級備盡莊嚴式構百梁窮其壯麗致使貧人捧箕則梵宮立成長者紆繩天堂卽現因果之道斯理皎然闇識之徒弗能悟矣論言案仁王經世間帝王有其五種一粟散王威德最劣二鐵輪王治閻浮提三銅輪王兼二天下四銀輪王化三天下五金輪王統四天下此之五王論其位上下不同語其德勝劣有異推秦皇漢武閻浮提內唯王震旦五種王中粟散王也斯乃德劣而居勝殿位卑而處高臺不以恩惠感人專以鞭撻使物致神祇憤責民庶呼嗟故史官累

之以爲無道又身沒之後盛造墳陵費損萬金勞役
百姓於是骨肉消散靈影滅無年代寂寥威福何在
我釋迦應世德位獨高道冠百靈神超萬億聖中極
聖德過千聖之前王中法王位居百王之上豈伊秦
皇漢武而校其優劣者哉佛則德高而居勝殿位極
而處高臺唯以德化感人不用鞭撻使物自有帝王
喜捨靈神影助滅度之後爲興塔廟舍利不滅威靈
尚存毀之立見惡徵破之眼看致禍故吳主孫皓奢
淫苛虐不忌罪福言無報應掘得銅像令置廁前至
四月八日小便像頭云今八日以灌爾頂須臾之間

即患陰痛苦毒難堪太史占之云犯大神遍禱靈祇
都無降異後聞說佛方乃驚惶自慨前過即遣迎像
香湯沐浴叩頭謝過應聲即愈緣是生信戒懼終身
又宋臣謝晦身臨荊州城內有五層寺寺有舍利塔
晦性凶勃先無誠信云寺塔不宜在城令毀而出之
於是自領軍士直至塔前衆皆戰慄莫敢舉手晦遂
嚴鼓監逼軍人撞擊龕門破斫尊像俄而雲霧闇地
風塵漲天晦及軍人身蒙灰土以手拭之皮肉隨落
遂成惡疾遍身癩瘡不久叛逆尋被誅滅此事並如
宋宣驗記說略依記傳疏此事條示諸未悟曉其心

目耳如桀愚見釋迦應世物共尊崇在昔之時已有
寺塔今之造者請而存之李老棄世止尚虛無在世
之時全無館舍今之奢競請宜省之
第三決破諸州及縣減省寺塔則民安國治者桀聞
在昔明王恭已南面智擬天地不自慮也辯雕萬物
不自說也何則勞於求士逸於驅使之任役得其人
天下自治故訪道宣室恩政明堂授務分司訟方授
職八愷並列十亂當朝用能保乂國家克寧社稷於
是弘慈悲之化緩賦而恤貧行至仁之教省刑而慎
獄敷德澤遠至而邇安定成功制禮而作樂斯爲至

治可得而稱故書云治國以安民爲基安民以良吏
爲本若得其人則國安非其人則民亂故知忠臣良
吏可以治國安民者也然須崇善建福樹果修因敬
事神明承奉靈廟豈可毀塔廢廟併寺逐僧靈祇爲
徵禍福須慎而奕凶勃專肆狂言聖朝明鑒理無致
感論言竊見標樹爲社立颿石以稱君累土成壇束
茅纂而爲飾至於急危求請微有感靈雨旱祈誠片
致恩福況佛神儀疑爾靈相儼然而欲輕毀其可得
也自漢明感夢寺興白馬之名孫權驗瑞塔始建初
之號自斯厥後相係而興向若神道泯無帝王豈應

敬事威靈歆滅國主寧復遵承並以目驗身臨故使
歸依迴向未若道家都無承據李老事周之日未有
玄壇張陵謀漢之晨方興觀舍故後漢順帝中有沛
人張陵客遊蜀土聞古老相傳云昔漢高祖應二十
四氣祭二十四山遂王有天下陵不度德遂構此謀
殺牛祭祀二十四所置以土壇戴以草屋稱二十四
治治館之興始乎此也二十三所在於蜀地尹喜一
所在於咸陽於是誑誘愚民招合兇黨斂租稅米謀
為亂階稱被蛇吞逆釁弗作至孫張魯禍亂方興起
於漢中為曹操誅滅自爾迄今羣孽相係依託治館

恒作妖邪故漢順帝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自稱黃
天部師有三十六將皆著黃布巾遠與張魯相應眾
至十萬焚燒鄴城漢遣何南尹何進將兵討滅又晉
武帝咸寧二年為道士陳瑞以左道惑眾自號天師
徒附數千積有歲月為益州刺史王濬誅滅又晉文
帝太和元年彭城道士盧悚自號大道祭酒以邪術
惑眾聚合徒黨向晨攻廣漢門云迎海西公殿中桓
秘等覺知與戰尋並誅斬又梁武帝大同五年道士
袁矜妖言惑眾行禁步綱官軍收捕尋被戮滅至隋
開皇十年綿州昌隆縣道士蒲童與左童二人在崩

漢館自稱得聖誑惑人民重牀至屋却坐其上云十
五童女方堪受法令女登牀以幕圍繞遂便姦匿如
此經月計所姦女出數百人後事發覺因遂逃亡又
開皇十八年益州道士韓朗綿州道士黃儒林扇惑
蜀王令興惡逆云欲建大事須藉勝緣遂教蜀王傾
倉竭庫造千尺道像建千日大齋畫先帝形反縛頭
手呪而厭之河北公趙仲卿檢察得實送身京省被
問伏罪出市被刑今大唐革命妖惑尚興以去武德
三年綿州昌隆縣民李望先事黃老恒作妖邪去大
業季年有道士蒲子真微閑道術被送東京至梁漢

身死因葬在彼而李望矯假云子真近還又彼縣山
側有一石室巖穴幽闇人莫敢窺望乃依憑以作妖
詐在明則張喉大語領納通傳入闇則噎氣小聲詐
說禍福遂令正直檀越幾致迴向邪曲愚夫理宜尋
信道士傅説達縣閬州官人初檢並皆信受後刺史
李大禮云此事非輕必須申奏要假親驗方定是非
遂與閬州官人并道士等一百餘騎同乘鞍馬莊飾
衣巾多料祭盤倍科雜物酒脯雜味任彼所須同至
窟前再拜祈請望時詐答聞者傾心唯巴西縣令樂
世質深達機情知其誑詐入闇密候見望咽聲質時

呵之望即款伏收禁州獄方欲科罪未經數日服藥而終槃緬尋國史博究古今記傳所聞眼目所見左道亂政世有其人略出五三以為鑒誡願垂照覽宜簡除之如槃愚見若行李老清虛之道依而存之若習張陵雜穢之法亂而廢之此則蕩彼妖邪去其殘賊可謂止暴息亂豈非治國安民者乎

第四決破僧尼衣布省齋則蠶無橫死貧人不餓槃聞稟和合之氣成虛假之身外命所須藉衣食以資養內報所恃依形神以存立形神不可孤立藉衣食以資之衣食不可過費行廉恥以節之故遺教經云

比丘受食趣得支身又言著壞色衣以捨飾好斯為明訓孰不遵行但如來制戒對根不同人有上下制有寬急上則制之以急使其頓修下則授之以寬令其漸進上制急者日唯一食食止菜蔬身止三衣衣唯糞掃下制寬者食許兩時味通酥乳衣開十長服許繒綿或有老病之僧身羸凍餒沈痾之士體困飢寒須給其衣裘資其藥石此則上根不假眾具自爾證真下輩要藉資緣方得悟道欲令一准其可得乎若節僧尼衣布省齋濟貧活命者計僧尼一齋止餐一鉢一箸唯衣數練而言損田夫十口殺蠶十萬者計道士一醮酒脯百盤一年命綾千疋應損千軍之食殺萬億之蠶而奕知道士損多揚癡不計僧尼費少子細編論此全黨言君子弗聽如槃愚見宜斷道士醮祭及以命綾此則有益於國家不損於民物若縱而不禁損國害民聖上欽明寧不鑒照論言尋道士盟經先受十戒次八十戒後一百八十戒及三百大戒乃至坐起臥息三千威儀皆云秘要不妄授人尊靈寶智慧上品十戒創首即言不色不欲心無放蕩又消魔智慧經言見人妻子願出愛獄道士稟承理應遵用而建首不行專事違犯何者戴巾執板似

欲依經而畜婦養兒還成破戒此則公行色欲竟不知慙故違經戒寧應有愧何異雞雀對戶交欲而無羞狗豕當衢行婬而無恥多飲醎水忘失思微縱恣六情違犯十戒初之一戒既破不持後之三千理廢無用符錄科禁何所施行又依老子金丹之經真人內朝之律朔望之際侍師私房情意相親男女交接使四目二鼻上下相當兩口兩舌彼此相對陰陽既接精氣遂通此則夫婦禮成男女道合以斯修道道不可修以此出家家寧可出顛倒迷惑何其甚哉又言佛是黠兒理豈智慧觀音獻伎實足權奇不同祭

酒亂朝擬無智慧天師魷蟹詎有神通夫免禁釋囚
諸佛大慈拔苦除害觀音至行祈恩自施非許誘而
覓財報德出心豈追憤而取物若觀音慈悲拔獄卽
是該四天師行禁殺怨應為斬士然佛覩善則勸聞
惡則憐慈悲平等怨親無二老子亦言其善者吾亦
善之其不善者吾亦善之不如天師事五將三神四
司九府受呪咀之法行禁厭之符怨者令顛狂失心
憎者使驚怖失命此眞世俗之惡神人間之殺鬼也
如桀愚見今時道士塗炭合氣禁呪章符此並非李
老正言乃是張陵邪法妖惑誑詐損國害民請宜禁

斷息其邪偽也
第五決破斷僧尼賂貯則百姓豐滿將士皆富槃闐
八大覺行以少欲標先五比丘名以乞士為最故少
欲省事無復經營之憂乞士任緣寧有藏積之累老
子云多藏必亡又周禮云積而能散積而能散則行
合檀那多藏必亡則言符聖旨尋老子行無為之道
專任清虛修寂靜之心弗營世務然今道士都不遵
承故二錄大齋三元慶會招合愚黨誘誑迷徒設廚
食以邀賓置酒鮭以待客遂使監齋分肉事等庖丁
觀主典鮭還如屠士肉須乾腊雜血便吞酒使清醇

半糟卽歡饕餮難滿縱恣無猒加以多料紬綾以為
命縷廣科黍麥持作道租傷此與生積聚盈庫因斯
蕃殖賂貯連倉溪壑之心寧知滿極至於高門仕族
判不歸從下姓田夫偏來湊集非是宗其道法直為
貪其酒鮭猥雜繁多弗可殫述加以徒衆卑末人品
凡庸故出家沙門多是貴勝在觀道士例是卑微故
梁武帝登祚之後施身入寺供養衆僧隋帝之時秦
孝王兒捨位出家修行佛法未曾聞一帝王施身入
觀未曾見一王子出家事道自餘高門士族貴勝豪
家或有夫婦相辭俱時離俗男女相勸同共出家目

見耳聞何待言說若言斷僧尼賂貯令軍民富足者
夫論貧富皆是業緣貴賤並關運命愚智不可易慮
妍醜弗可換身故經云果報好惡定之於業書云命
相吉凶懸之於天以此言之軍民業貧者與之而弗
得必其相富者任置而恒豐故漢文帝以夢而寵鄧
通相者占通貧而餓死帝曰能富在我何謂貧乎與
之銅山專任冶鑄後遭事逃避餓死人家又寧亶離
王侍婢有娠相者占之貴而當王王曰非我之胤便
欲殺之婢曰氣從天來故我有娠及子之產王謂不
祥捐圂則猪噓棄欄則馬乳而得不死卒為夫餘之

王故知業緣命運定於冥兆終然不變弗可與奪也
論言察經所明業果不謬作善得福爲惡受殃斯理
皎然如何致惑今若引經據理彌益其深迷且依書
指事以開其淺識何者昔武丁之時亳有桑穀共生
于朝太史占曰野草生朝朝其亡矣武丁恐懼側身
修善桑穀枯死殷道中興豈非爲善而有福也又帝
辛之時有雀生鳥在城之隅太史占曰以小生大國
家必昌帝辛驕暴不修善政殷國遂亡豈非爲惡之
有殃也如奕所言將生時之實貧賤死後之虛名意
謂生時布施死後無報愚闇之甚矣可與言眼見春

時種殖空竭倉儲秋收冬藏充物府庫故施有來報
感胎甑之與掌錢德必現酬致銜珠之與負鹿此並
經籍明證何可致疑又言禮佛不得尊豪設齋不得
富貴者尋國家太廟先皇之靈百神浩侍萬民恃賴
至尊拜跪故得居大位而處尊名臣吏鞠躬荷寵靈
而享富貴況佛法王威神高遠德過千聖道冠百靈
禮拜祈誠理當富貴歸依懇至必致尊豪昔人一瓢
以濟餓夫尚得扶輪相報今一齋以供大聖寧無福
祿相酬科類而言理無致惑如奕所見賜財有二二
則是衆佛已先聽二則是私如來久制此開衆禁私

大聖明訓宜令道士習此成規禁私開衆漸學佛法
故春秋云齊桓公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夫禮
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大國用之小國習之今
道習於佛類同此也
第六決破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
槃闍中國者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也故有
輪王迭出聖主繼興御七寶而王四天行十善而被
萬國開平等之化和怨以睦親扇慈悲之風勝殘而
去殺故得不威不怒物以之行不役不勞民以之治
自大劫將邁淳風漸澆至德云衰正氣斯殄於是五

濁鼎沸三災競起十六大國各擅尊名八十聚落咸
據封域競尋戈劍爭事屬與彼此貪殘更相屠害故
釋迦愍斯塗炭忍其沈溺陳經教勸善以誘賢制戒
律禁惡以懲罪皆令息妄歸眞還源返本比乎中原
之地上古之初世朴時淳書契未作民澆俗僞典籍
方興故周公不出於上皇孔子唯生於下代制禮作
樂導俗訓民致治興風匡時救弊皆欲令止澆息競
返素還淳比於釋迦其揆一也若見言帝王未有佛
法之前則大治年長有佛法之後則虐政祚短不得
事佛像不得讀佛經者科類而言帝王未有周孔之

前則大治年長有周孔之後則虐政祚短亦不得祭
周孔神行周孔教理豈然乎但無佛無法人不知遠
惡以修善無禮無教世不識事君以養親以此而推
禮教不可一日而虧佛法豈得暫時而廢也論言尋
奕所引自後漢光武巳前無佛法則祚久長年子必
嗣父臣不篡君從漢明巳後爲有佛法子弗嗣父臣
多篡君驗奕此言知其膚闇雖引闕史弗究始終徇
尋上代巳來爲帝王者或一身而絕或累世而亡如
帝摯少昊治政繁雜九黎作亂其嗣不肖一世即亡
帝摯亦無正嗣治不滿朞一身而滅自後唐堯虞舜

子皆不肖一身絕滅夏桀殷紂並皆暴虐爲羿所誅
其間或爲臣而篡君如羿之與寒浞或爲弟而奪兄
如仲壬之與雍巳至乎周世子朝之逐敬王子廢父
也暨乎秦室趙高之殺二世臣殺君也至前漢呂后
亂朝王莽篡政此豈有佛法使之然也若言自漢明
巳後迄乎蕭齊皆爲崇佛法虐政祚短至於宇文旣
破滅佛法應善政祚長而奕盡蕭齊則論至宇文不
說非但誑惑民庶亦乃欺罔聖朝以此而論事合繩
劾但宇文篡魏而立虐政無道君臣猜貳兄弟相誅
陵蔑聖賢毀破佛法治唯五主二十四年推此一條

帝王無佛法則虐政祚短有佛法則善政祚長近代
同知寧不信也但奕太史之官委任處重須愼機密
無得妄言故古者聖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而奕不
慮禍福專事妖邪或置後引初惑隱首露尾藏護道
法謗毀佛僧唯事偏辭竟無正語聖朝明鑒寧不察
哉如奕愚見帝王欲得祚久年長者必須興隆佛法
樹善修功慈育羣民勝殘去殺明死生之分守止足
之心納忠諫之言遠佞諂之說如此則三十之期自
遠七百之祚悠長故淮南子曰夫天下有貴而非位
勢有壽而非千歲適情知足則貴矣明死生之分則

壽矣
第七決破封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而胡必不肯行用
槩聞仲尼逝而微言絕弟子喪而大義乖自爾詩書
紛然淆亂至秦皇焚滅典籍散亡漢武聿興文藝還
闡至於處大庭之館居玄宮之室習無爲之道行不
言之教以謙挹爲德卑弱爲心專任清虛杜絕仁義
務存嘉道委棄身名九流之中則道家之流也故漢
書藝文志云道流者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古今之
道有三十七家今之李老蓋一家耳至於建康莊之
第築碣石之宮闡儒學之宗弘文藝之術興邦制治

導俗訓民禮樂緝修憲章攸序九流之內儒學之流也故漢書藝文志云儒流者蓋出於司徒之官辨陰陽明教化宗堯舜師仲尼有五十二家今儒學所傳也九流之中二化爲最百家之內兩學爲先用各有宜弗可廢也何者道法是虛無之唱而違俗不可以救弊儒術乃教化之談而順民可以導物考而言之非無優降尋李老專任無爲止求自度心無廣濟行闕兼他片同聲聞之自利也故清淨法行經云摩訶迦葉化爲老子迦葉既是小心老子又無大志法行之言信而非謬也孔子以術藝訓人禮教齊俗少習

利他漸學兼濟片同菩薩之利他也故清淨法行經云儒童菩薩化作孔丘儒童既是大心孔丘復有兼濟法行之說理豈虛哉考乎李典爰及孔經教迹乃分理致終一若言封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而胡必不行奕意豈不云胡教來此漢人亦不得受科類而言升降懸矣尋佛是大聖化滿十方遠降威靈漢明親覩君臣欣感民庶歸心故遣使西行遠到天竺摩騰隨至傳化迄今周孔少聖德局一方不能遠降威靈使彼親感故西域之人無緣生信亦不遠此迎周孔之經爲此禮教不行西土以此而推抑可知矣論言

尋辛卯夜明督史傳其化迹丙午星孛漢冊記其威靈然後像教西移法流東漸自摩騰降漢創譯眞言及多入隋盛飜釋典藤皮貝葉遠傳天竺之文玉牒金版近飜震旦之語爾來流演迄至于今從漢明已來時經一十五代譯人一百九十有六所出經律記論二千一百四十五部合有六千一百五十二卷此並梵音所演天竺所傳論其龍宮經厨十分而未盡鷲山法藏萬倍而何窮今之所飜蓋少多耳考其帝代尋其圖史典誥明據奚可致疑細尋道家所注經籍昔無今有眞少僞多如藝文志明於道流雖有三

十七家七百九十三篇唯七家八十二篇明李老清虛自守之道自餘三十家七百一十一篇乃明帝王治化古今之道故後漢書法本內傳云漢明帝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朝正之次五嶽十八觀諸山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聞攝摩騰竺法蘭等將佛經像來到洛陽傾國敬崇率土歸向信等內懷惡嫉求欲校量盡將道家經書合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當時對燒並皆焚燼善信等慚憤感激而死以此而推漢明之時道家經書只有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雖有多軸非盡道經唯五百九卷是天尊道君所

說餘二百三十五卷乃黃老等諸子之書自爾已來過此數者並是道士增加妄造不可承信爰至宋朝道士陸修靜答宋明帝云道家經書并藥方符圖總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唯此爲正餘者並非而今道士或出情製造或改換佛經添足目錄增加部袟云有二千四十卷復過前數幾許浪言請問道士後出之經爲是天尊更說爲是老子前陳縱使說經應有處所爲是何帝何時何年何月如必有據容得流傳如其詐妄理合刊削又俗士所製取作道經此之流類數亦多矣如太玄經楊雄所造洞玄經王襃所製

指歸經嚴君平造三皇經鮑靜所製開天經張汴所造化胡經王浮所製或取盤古之傳或取諸子之篇假認俗書以爲道教偷竊釋典持作老經前已略陳不能重述似貧人罄窘盜他寶爲家財飢者困窮噉芻芥爲美食如槃所見老子二篇正是道經依令行之自餘諸部皆是妄認事須正之庶知道與佛殊李將釋別則使鼠璞不濫雉鳳條分後學之徒豈應謬歟

第八決破統論佛法虛多實少道人假說槃闍眞身絕待非形方質礙可求至理出情豈言談語論可得

大矣哉蕩蕩乎大道之外妙矣哉超絕乎眞一之表於是四句頓亡百非洞遣窮言極慮物莫能名者哉但妄識悠悠迷情蠢蠢縱四狂而弗悟耽五醉而長昏故大聖垂慈志存拯拔於是開五乘之迹通四辯之音非身現身滿於法界無說示說遍乎大千故有微塵化身分散而莫盡恒沙法藏流演而無窮故須彌圖經云寶應聲菩薩化爲伏羲吉祥菩薩化作女媧儒童應化作孔丘迦葉化爲李老妙德託身開士能儒誕孕國師又涅槃經云所有經書記論伎藝文章皆是佛法以此而推三皇五帝孔李周莊皆

是菩薩化身所收文字圖書詩章禮樂並是諸佛法藏所攝文理昭然豈爲虛妄而夾執言謬理覩化迷眞專以形迹見譏名器相局將泥木以毀聖持鑴畫以難眞然鑴畫代眞寧是眞佛泥木表聖非卽聖人故佛有覺名假名非實佛有形像假像非眞非眞而立像爲令因像以悟眞非實以施名爲令因名以悟實無名無實悟者所以豁虛非像非眞造人所以玄會妙哉斯言之至也深矣斯理之極也而夾闇於深理迷於業報弗矜身後唯計眼前若言欲求富貴唯須壯馬負鐵劾力彊場不須造像修功以祈福力者

武周壯馬最多世充厚鉀不少劾力征戰固守疆場常應富貴今者何在若言欲得布絹豐饒穀米成熟但栽蒔桑麻積聚爛糞不須寫涅槃千部誦法華百遍以祈福力者建德廣占桑田薛舉大足馬推長應積殖多納倉厨今復何在若言欲得糧貯充牣耕穫弗怠但開渠引水灌畦注埠不須轉海龍王經十部以求雨潤者蕭銑據有荊州堤堰倍常決潤應課收納保據封疆今復何在以此而推我大唐皇帝內則樹善憑福外則應天順民故得華戎率從羣兇授首倉庫克牣封域廓清若非內外福饗豈能剋定艱難

者也若言欲求忠臣孝子佐世治民唯讀孝經一卷老子二篇不須廣讀佛經者尋此經但明世間忠孝未及出世忠孝何者夫處俗躬耕奉親以竭力出家修道遵法以興慈竭力者答現前之小恩興慈者報將來之大德雖暫乖敬養似若慢親終能濟拔方為至孝斯則利沾三世豈唯旦夕之勞恩潤百生寧責晨昏之養校其在生勝劣明矣若言老子二篇足明忠臣孝子佐世治民者尋老子絕慮守眞亡懷猒俗捐親弗顧棄主如遺豈論奉孝守忠治民佐世也故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有何

患乎此全猒身棄世弗可佐世也又言貴身有天下者可以暫託不可久也河上公注云人君貴身而賤人欲為天下主則可暫寄不可久居此令捨俗遺榮不可以治民也尋傅奕負恃凶頑輕弄唇吻辭繁理寡語少罵多縱瞋毒以中人逞惡言以迷俗於是梟音醜氣稍滿村閭鴟響毒聲漸喧行路遂令無識邪黨唱快相傳達見士流傷歎憐愍而偏讓道法憎惡佛僧物類相感人畜同爾有類蚩尤之犬吠於軒轅盜跖之徒惡於夫子弗可怪也但奕覩佛法尊高衆僧貴勝坐必居上行要在先帝王感崇朝臣頂戴寺

塔宏壯齋供充盈民庶爭歸士女奔湊至於玄壇之內事等荒村治觀之中還同廢社時因祭醮託酒肉以招人或賴吉凶假送餉以來物故微沾識解弗受欺誣少有信心豈從迎請愧斯寂寞恒有嫉心致使虛構浮辭強相挫辱罵詈極其醜氣呪詛窮其惡言誹謗弗忌殃尤識毀寧計罪福縱令眼前焚蕩不稱其心手下屠刑寧猒其快書云民惡其上獸惡其網斯之謂歟昔崔皓說魏太武令破滅佛法殺害僧尼自於家內禮事尊像太武察得忿其矯誑即便誅戮曝屍都市敕令行人咸糞其口太武還與佛法敬事

如初又周武帝狂悖無道毀滅佛法焚燒經像破壞塔寺罷廢衆僧遂身生癩瘡惡疾而死斯並近代殊驗靈祭著明聖上文思久已玄鑒爽之罪業方墜泥黎永劫沈淪深可憐愍槩矜其邪謬曉以正言儻或返迷去道何遠望諸同志咸識此心龍朔三年七月十九日長安令清河公李義節於西明寺索破邪論往光明寺經坊所立抄演訖以其月二十一日進了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音釋　廣第十二

櫬初覲切棺也　懍呂錦切懍懍危懼貌　蔑莫結切陵蔑也　鴆直禁切毒鳥也　斮側略切斫也　忤五故切犯也　覶縷覶郎和切縷力主切委曲也　咀莊助切與詛同　擲抗阻瑟切琵琶也　紛紜紛音芬紜音云擾亂也　晉斤力切曰晉　瘠才亦切瘦也　伉儷伉苦浪切儷郎計切配合也　芊蔚芊音千蔚日于句切　瘠息呂切　膾古外切細切肉也　臑呂切肉也　齎酸齎音奏酸　襁　稽稽音色稼穡也　穢音遂禾穗也　帔披義切帔衣也　覷　芬音　稃芳無切芳音孚　筲所交切竹器斗筲也　斧扆斧音甫扆於豈切　稗蒲賣切稗也　絣補耕切以繩直物也　苛虐苛音何虐魚約切　扆於豈切　篾莫結切篾竹也　菸　壹於結切氣塞也　闔胡臘切闔合也　篡初患切以竹爲之次也　櫖慮　協　戕　誸胡犬切誇也　贍貯贍音居貯展呂切積也　鮭音圭魚名　腊音昔乾肉也　歆許金切歆歆也　饕餮饕音叨餮音鐵貪財貪食也　納直由切　囹圄囹音零圄魚巨切獄也　噓許居切吹也　刎武粉切　餧奴罪切餧飫也　摯音至　淆　窘巨隕切迫也　蒔時吏切種也　銑先典切　堰於扇切壅水也　混淆混戶本切淆戶交切濁也

唐　釋　道　宣　撰

辯正論 并序

釋法琳

有黄巾李仲卿學謝管窺智慙信度矜白鳥之異望駭嵩華負爝火之光爭輝日月乃作十異九迷貶量至聖余慨其無識念彼何辜聊爲十喻曉之九箴誡之用指諸掌庶明達君子詳茲而改正焉

十喻篇上

外一異曰太上老君託神玄妙玉女剖左腋而生釋迦牟尼寄胎摩耶夫人開右脇而生內一喻曰老君

逆常託牧女而左出世尊順化因聖母而右生開士曰案盧景裕戴詵韋處玄等集解五千文及梁元帝周弘政等考義類云太上有四謂三皇及堯舜是也言上古有此大德之君臨萬民之上故云太上也郭莊云時之所賢者爲君材不稱世者爲臣老子非帝非皇不在四種之限有何典據輒稱太上耶檢道家玄妙及中台朱韜玉札等經幷出塞記云老是理母所生不云有玄妙玉女既非正說尤假謬談也仙人玉籙云仙人無妻玉女無夫雖受女形畢竟不產若有茲瑞誠曰可嘉何爲史記無文周書不載求虛責實信矯妄者之言乎禮云退官無位者左遷論語云左衽者非禮也若以左勝右者道士行道何不左旋而還右轉耶國之詔書皆云如右並順天之常也

外二異曰老君垂訓開不生不滅之長生釋迦設教示不滅不生之永滅內二喻曰李聃禀質有生有滅畏患生之生反招白首釋迦垂象示滅示生歸寂滅之滅乃耀金軀開士曰老子云有大患莫若有身使吾無身吾有何患患之所由莫若身矣老子既患有身欲求無惱未免頭白與世不殊若言長生何因早死

外三異曰老君應生出茲東夏釋迦降迹挺彼西戎內三喻曰重耳誕形居東周之苦縣能仁降迹出中夏之神州開士曰智度論云千千重數故曰三千二過復千故曰大千迦維羅衛居其中也樓炭經曰葱河以東名爲震旦以日初出耀於東隅故得名也諸佛出世皆在中州不生邊邑邊邑若生地爲之傾案法苑傳高僧傳永初記等云宋何承天與智嚴法師共爭邊中法師云中天竺地夏至之日日正中時竪晷無影漢國影臺至期立表猶餘陰在依算經天上一寸地下千里何乃悟焉中邊始定約事爲論中天

笠國則地之中心方別巨海五萬餘里若准此土東約海濱便可震旦本自居東迦維未肯為西其理驗矣

外四異曰老君文王之日為隆周之宗師釋迦莊王之時為罽賓之教主內四喻曰伯陽職處小臣忝充藏吏不在文王之日亦非隆周之師牟尼位居太子身證特尊當昭王之盛年為閻浮之教主開士曰前漢書云孔子為上上流是聖老子為中上流是賢何晏王弼云老未及聖二教論云柱史在朝本非諧贊出周入秦為尹言道無聞諸侯不見天子若為周師

史無明證不符正說其可得乎案史記王儉百家譜云李者高陽之後始祖咎繇為舜理官因遂氏焉李氏之興起於聃也自聃之前未有李姓唯氏理焉以樹下生乃稱李氏老子之子名宗仕魏文侯蓋春秋之末六國時人也文王之世既無李姓何得有聃出為周師年代參差無的依據抱朴云出文王世嵇康皇甫謐並生殷末者蓋指道之偽文非國典所載

外五異曰老君降迹周王之代三隱三顯五百餘年釋迦應生梵國之時一滅一生壽唯八十內五喻曰李氏三隱三顯既無的據可依假令五百許年猶慙龜鶴之壽法王一滅一生示現微塵之容八十年間開誘恒沙之衆開士曰撿諸史正典無三隱三顯出沒之文唯臧兢諸操等考義例云為孔說仁義禮樂之本為一時赧王之世于室以疾病致感老君受百八十戒并太平經一百七十篇為二時至漢安帝時授張天師正一明威之教于時自稱周之柱史為太上所遣為三時也夫應形設教必藉有緣觀化度人皆資徒衆豈可五百年間全無弟子三出三隱不見門人稟學親承杳然河漢烏有之說委巷空傳在周劣駕小車鬢垂絲髮來漢即能簫鼓雲萃雨從干寶

搜神未聞其說齊諧異記不載斯靈撫臆論心詭妄尤甚

外六異曰老君降世始自周文之日訖乎孔丘之時釋迦下生肇於淨飯之家當我莊王之世內六喻曰老聃生桓王丁卯之歲終景王壬午之年雖訖孔丘之時不出姬昌之世調御誕昭王甲寅之年終穆王壬申之歲是為淨飯之胤本出莊王之前開士曰孔子至周見老聃而問禮焉史記具顯為文王師則無典證出於周末其事可尋若在周初史文不載又撿周禮官儀文武成康之世並無柱史藏吏之名當是

正品闕條周末小吏耳
外七異曰老君初生周代晚適流沙不測所終莫知方所釋迦生於西國終彼提河弟子搥胷羣胡大叫內七喻曰老子生於賴鄉葬於槐里詳乎秦佚之弔眞在遁天之形瞿曇出彼王宮隱茲鶴樹傳乎漢明之世秘在蘭臺之書開士曰莊子內篇云老聃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怪問非夫子之徒歟秦佚曰向吾入見少者哭之如哭父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古者謂之遁天之形始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遁者隱也天者免縛也形者身也言始以老子爲免縛隱形

之仙今則非也嗟其諂曲取人之情故不免死非我友也
外八異曰老君蹈五把十美眉方口雙柱參漏日角月懸此中國聖人之相釋迦鼻如金鋌眼類井星精若青蓮頭生螺髮此西域佛陀之相內八喻曰李老美眉方口蓋是長者之徵蹈五把十未爲聖人之相婆伽聚日融金之色旣彰希有之徵萬字千輻之奇誠標聖人之相開士曰老子中胎等經云老聃黃色廣顙長耳大目疎齒厚脣手把十字之文脚蹈二五之畫止是人間之異相非聖者之奇姿也傳記並云老子鼻隆薄頭尖口高齒疎眼睞耳擿髮蒼黧色厚脣長耳其狀如此豈比佛耶如來身長丈六方正不傾圓光七尺照諸幽冥頂有肉髻其髮紺青耳覆垂埵目視開明師子頰車七合網盈口四十齒方白齊平舌能掩面蓮華葉形手內外握掌文皆成其語雷震八種音聲胷上萬字足輪千紫色融紫磨相好難名具三十二八十種頑放一光而地獄休息演一法使苦痛安寧備列衆經不煩委指
外九異曰老君設教敬讓威儀自依中夏釋迦制法恭肅儀容遐遁外國內九喻曰老是俗人官居末品

衣冠拜伏自奉朝章佛爲聖主道與俗乖服貌威儀豈同凡制開士曰昔丹陽余玠與撰明眞論以駁道士出其僞妄詳彼論焉言巾褐之服正是古日儒墨之所服也在昔五帝鹿巾許由皮冠並俗者之服耳褐身長三丈六尺有三百六十寸言法一歲三十六旬或象一年三百六十日也褐前有二帶言法陰陽兩判巾之兩角又法二儀余氏又云若周秦二世即以夏之十月爲年至於分度盈縮曆運折除復焉得三百六十數耶考堯舜周孔不爲此服尋黃帝之遇皇人九眞之靈又降帝嚳至夏禹開塗鍾二山之藏

窮此等服曾無據焉案周有赤雀之徵曰感丹書之
瑞既符火德世服朱衣老是周人兼陪末吏冠履拜
伏自奉恒儀即日治頭本名鬼卒黃巾赤籙不効伯
陽祝水行符親師張氏非道非俗祖習誰風
外十異曰老君之教以復孝慈為德本釋迦之法以
捨親戚為行先內十喻曰老訓狂勃殺二親為行先
釋教仁慈濟四生為德本開士曰汝化胡經言喜欲
從聃聃曰若有至心隨我去者當斬汝父母妻子七
人頭者乃可去耳喜乃至心便自斬父母七人將頭
到聃前便成七猪頭夫順天地之道者行已不傷和

氣者孝也丁蘭感通於朽木董永孝致於天女禽獸
猶有母子而知親況聃喜行道於天下斬其父母何
名孝乎戮其妻子豈謂慈乎

十喻篇下

外論曰聖人應迹異彼凡夫或乘龍象以處胎乍開
脇腋而出世雖復無關兩氣非假二親至於左右之
殊其優劣之異一也（右從生左右異）內喻曰左衽者則戎狄
所尊右命者為中華所尚故春秋云冢卿無命介卿
有之不亦左乎史記云藺相如功大位在廉頗右頗
恥之又云張儀相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右韓而左魏

蓋云不便也禮云左道亂羣殺之豈非右優而左劣
也皇甫謐高士傳云老子楚之相父家于渦水之陰
師事常樅子及常子有疾耳往問疾焉嵇康云李耳
從涓子學九仙之術檢太史公等衆書不云老子剖
左腋生既無正出不可承信明矣驗知揮戈操翰蓋
文武之先五氣三光寔陰陽之首是以釋門右轉且
符人用張陵左道信逆天常何者釋迦起無緣之慈
應有機之召語其迹也則行滿三祇相圓百劫降神
而乘玉象掩耀而誕金姿三十二祥休徵開於地府
一十八梵禎瑞駭於天宮靈相周於十方神光顯乎

八極迷其本也久矣登圓明塵沙莫能算其高卑登寂
照虛空無以量其體豈唯就攀枝而偉瑞徵白首而
劾祥猶螢光與龍燭競輝魚目共蚌珠並曜爾道之
劣一也（右從生有優劣）
外論曰夫等無生滅其理則均導世引凡不無差異
但生者物之所以欣滅者物之所以惡然則生道難
得必假修功滅法易求詎勞稟學是知騰神駕景自
可積劫身存氣盡形殂固當一時神逝此教門之殊
二也（右教生滅異）內喻曰夫滅身以懼大患絕智以避長
勞賤生靈於縣疣齊泯性於王樂蓋老莊之談也且

綿綿常住古皇則不死不終繩繩無名老氏則復歸無物然常存非永沒之稱無物豈長生之化耶抑復明其淺深至如保弱守雌之文虛心實腹之論審浮生之有量嗟智水之無涯語大則局在域中陶鈞則不出性分蓋其志也豈與夫大覺開無窮之緣挺圓極之照測微則窮乎絕隙究理則控在無方矣氣與氤氳共和神軀同太虛比固語其量也猶嵩華與培塿殊峻溟渤將坎井異深爾道之劣二也右生敘有淺深

外論曰夫東西二方自有陰陽之別左右兩位便成仁義之殊仁唯長善陽又通生義主裁成陰論肅殺

二氣爲敎則陰不及陽五德爲言則仁深義淺此方位之殊三也右方位東西異○箴曰乾爲陽君父位在西北坤爲陰爲母卜之居南北方盛陰之鄕便爲中男之位南方盛陽之地歸成中女之居男女既無定方陰陽不均恒事所以木賤土敖以之己爲甲妻金剋木故以乙爲庚妻乾既位高乃居西北震能出帝復在東方至如禮席若南北鋪之即以西方爲上言順乾尊也東西列之即以南方爲上言逐陽盛優劣自見此之謂歟 內喩曰夫金夫木妻陰陽孰可永執離南坎北男女雖有定方所以子午以東爲陽者取男女生於東方也子午以西爲陰者言父母老於西方也此則從生老以判陰陽非尊卑以言勝劣假令父母在西未應卑子男女在東豈敢尊父仁非義則不成義非仁則不養所以子午以東仁也父西義也隨處立準無感大方苟局判於所生所拘限於封域者亦當西羌大禹所出以仁汎之德頻虛東夷文王所生裁成之敎永缺吞江納漢非湫隘之陋居浮渭椽涇無帝皇之神宅右折邪次數正夫釋氏者天上地下介然居其尊三界六道卓爾推其妙加以小學二乘之侶大心五品之倫譬眾星之拱北辰若金山之麗碧海足令鹿頭象面屈矯抗之心六異十仙伸伏膺之禮何止控徐甲於庸夫導尹喜於關吏稟學於牙齒之際高士傳曰常松子因張其口老子曰將非謂齒剛而亡舌柔而存常子曰盡矣收名於藏吏之間乎爾道之劣三

也右德位有高卑

外論曰夫華夷禮隔尊卑著自典墳邊正道乖勝負存乎史冊戎狄之主不許僭號稱王楚越之君故自貶之爲子豈可儦鬻之小匠定我天王之大師此華夷之異四也右適化華夷異 內喩曰案道德序云老子修道自隱以無名爲務周衰出關二篇之敎乃作然周書典謨無老氏所製案二敎論云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爲尹談蓋述而不作也又職唯藏吏位非阿衡隆周之師將非爲有右折邪次數正釋迦降神羅衛託質王宮智實生知道唯遍覺演慧明於百億敷法雲於大千

靈澤周於十方神化尊於四表崇崖峻壁之典龍居
象負之文蓋溢於茲矣雖弘羊潛計之術莫能紀其
纖芥鄒衍談天之論無以議其涓滴豈夫章詮八十
文列五千而已哉根子未窺牆仞致有武叔之毀亦
復何傷日月故多念其不知耳爾道之劣四也右化緣有廣狹
外論曰夫老君道契寰中與虛空而等量神超象外
隨變化而無窮所以壽命固不同凡隱顯居然異俗
釋迦生涯有限壽乃促期一滅不能再生箴曰老子既云長生今日在何邪孫乎
八十何期危脆此壽夭之異五也右壽生夭壽異

內喻曰序云懷於李氏處胎八十一年蓋太陽之數
壽一百六十年處胎已過其半三變五百將非假稱
珍怪太史公以爲楚老萊子及周太史儋皆老子也
或言二百三十年或一百六十歲皇甫謐云諸子之
書近爲難信唯秦佚弔焉老死信矣世人見谷神不
死是以玄牝故好事者遂假託焉神仙傳云鬱華子
錄回子傳豫子大成子赤精子武成子尹壽子眞行
子錫射子及邑先生等並是老身者止見碎書不出
神仙正經未可據用也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
士何時暫乏豈獨常是一老子也皆由晚學之徒好

奇尚異苟欲推崇老子使之無限淺見道士欲以老
子爲神異使後世學者信之故爲詭說耳誠哉斯言
可爲鑒矣夫妙樂資三德乃成法身爲五分所立是
以生滅頻遣圓覺之性乃彰空有兼融靈儀之妙攸
在故得形超視聽之表名息情塵之外湛然常樂文
象之所未詮疑爾圓明言象之所莫測雖西王桃實
屢熟而靡延東海桑田數變而非永五雲九轉悲繩
烏之暫留飛雪玄霜比遊駒以難固信終植無大椿
之久蜉蝣罕龜鶴之年爾道之劣五也右壽夭有延促
外論曰道佛二經各陳其說或言劫劫出世競事無

先或代代出生爭陳久遠此之眇邈難取證知今依
傳史定其時代人倫而語則老尊而少卑鄉黨爲言
亦長兄而幼弟此先後之異六也右從生前後異內喻曰釋
誕隆周之初老生姬季之末論年二百餘祀語世一
十餘王紫氣青牛弗在昭莊之世神光白象非關桓
景之年然而洞霧昏天濁流騎地文仲逆祀孔子非
其不智子貢毀聖賜也譏其失言點難磨駟不及
舌誠不虛也前叔甥後數聖夫俯迹應凡託質於危脆蹈機
化物同壽於百年故果局因脩信相由茲起惑齡促
化廣慈氏以故發疑巨嶽非衡石所量譬壽久而猶

邈玄虛非丈尺所辨方劫遠而無窮豈如虵穴求仙鼷其夭世覢纓得藥未且延齡蓋騰鷃其鶣翼偶高馳駑與驥足爭遠爾道之劣六也 右化迹有先後

外論曰老君初誕之日既不同凡晦迹之時故當殊世所以西浸流沙途經函谷青牛出境紫氣浮天不測始終莫知方域釋迦抱危疾於舍衛告殞命於雙林燒柩焚屍還同梵法氣盡神謝曾不異凡此去世之異七也 右遷神返寂異 內喻曰序云託形李氏之胎示人有始終之義豈非生滅耶卽莊生所云老聃死秦佚弔之是也而生依賴鄉死就槐里始終莫測何其轄哉 前拆邪後勸正 夫大慈化圓德滿緣謝機亡仁舟溺於兩河慧日沈於雙樹其六天八國之位法儔聖衆之倫且電合而風馳既雲委而霧集靈齒瑞骨昭勝福於殊方紺髮紅爪顯神功於絕代是知莫來莫往弘濟之德美焉非顯非昧聲華之風盛矣豈同鼎湖亡返嶠山之冢獨存流沙不歸扶風之隴空樹 自王頋見云廿田帝冢在嶠山老子冢扶風 爾道之劣七也 右遷謝有顯晦

外論曰夫聖人妙相本異凡夫或八彩雙瞳河目海口龍顏鶴步反宇奇毫至如卷髮綠睛夷人之本狀高鼻深目胡子之常形豈可不我聖人用為奇相若

事佛得此報者中國士女翻作胡形此相好之異八也 右賢聖相好異 內喻曰聖人相質無常隨方顯妙是以虵軀龍首之聖道穆於上皇雙瞳四乳之君德昭於中古周公反握猶騏驥之一毛禹耳齊肩乃崑山之片玉 前釋疑後歎正 夫法身等於如如無方理絕稱謂化體由乎應物妙質可涉名言故有白毫紺睫之輝果脣花目之麗卍字千輻之相日輪月彩之殊非色妙色之容離相具相之體浮拘有而不具輪王具而不明 薩遮經云非色生性勝諸相百福勝八十種妙勝莊嚴佛日身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四生衆生並成輪王與曾百倍始成如來一毛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好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相功德復加百倍始成眉間白毫相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無見頂相復加百倍始成蠡髻功德 仙人覩而自悲嗟衰葉之旦暮梵志見而興感歎靈華之罕逢何止蹈五把十以標奇蒙倛斷楷以顯異 曹植相論云孔子面如蒙倛周公形如斷菑也 豈陽文與嚴叟比麗孟娵與龐廉競妍爾道之劣八也 右相好有多少

外論曰老教容止威儀拜伏揖讓玄巾黃褐持笏曳履法象表明蓋華夏之古制 箴曰道士元來本著儒服不異俗人至獨武世始有橫帔二十四縫以應陰陽二十四氣也出自人情亦無典據也 釋訓袈裟左袒偏袒右肩全幅橫縵之裙半片袛支之服禿髮露頂狗踞狐蹲非預人倫寔戎狄之風也豈用茲形制不我

威儀此容服之異九也 右中表威儀異 內喻曰玉珮金貂莫施於樵野荷衣蕙帶弗踐於王庭故應器非靈廟所陳染衣異朝宗之服故乘於道者或順機而軌物據於德者或矯時而訓世是以翦髮文身仲尼稱太伯之善反常合道詩人美棠棣之華況將反性澄神隔凡踐聖而不異其容服未之有也故使衣像福田器繩難量綠桐弗惑於耳朱紫無眩於目輕肥罔狎其體勢競莫駭其心故經云羅漢者眞人也聲色不能汚榮位不能動何必鵕冠雀弁反拘自縛磕齒嘘氣而稱道哉登木求魚去之彌遠挈船待劍何其鄙夫爾道之劣九也 右威儀有同異

外論曰老君作範唯孝唯忠救世度人極慈極愛是以聲教永傳百王不改玄風長被萬古無差所以治國治家常然楷式釋教棄義棄親不仁不孝闍王殺父翻說無愆調達射兄無聞得罪以此導凡更爲長惡用斯範世何能生善此逆順之異十也 右逆順異 內喻曰義乃道德所卑禮生忠信之薄瑣仁譏於疋婦大孝存乎不匱然對凶歌笑乖中夏之容臨喪扣盆非華俗之訓 原壤母死騎棺而歌孔子聞而弗譏子桑死子貢弔四子相視而笑莊子妻死扣盆而歌 故教之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也教之以忠敬天下之爲人君也化周萬國乃明辟之至仁形于四海實聖王之巨孝佛經言識體輪迴六趣無非父母生死變易三界孰辨怨親又言無明覆慧眼來往生死中往來多所作更互爲父子怨數爲知識知識數爲怨是以沙門捨俗趣眞均庶類於天屬遺榮即道等含氣於已親 行普正之心等普親之意 且道尚淸虛爾重恩愛法貴平等爾簡怨親豈非惑也勢競遺親文史明事齊桓楚穆此其流焉欲以訾聖豈不謬哉爾道之劣十也 右法門有親疏

九箴篇

外論曰夫言者非尚於華辭貴在中理歌者非尚於淸響貴合節佛經如來說法之時諸國天子普來集聽或放光明遍大千土但釋迦在世之日當我周朝史冊所書固無遺漏未聞天王詣彼葱嶺豈於中華之帝無善不預道場邊鄙之君有緣普霑法座光明所照則衆生離苦而此土何辜偏無人悟獨隔恩外曾不見聞仰度能仁不容私簡 [illegible] [illegible] 求心責實事舛言乖詭妄敗然足稱虛僞凡夫莫悟逐影吠聲而世不能知其迷一也 內箴曰夫淳曦麗天矇瞍莫鑒其色震霆駭地聾夫弗聆其響

者蓋機感之絕也作暴兕踶孔智無以遏其心結憤野夫賜辯莫能觸其忿亦情性之舛也莊子云孔子見盜跖盜跖反責孔子孔子懼逡巡而退劉子云孔子馬佚野人之苗野人怒止其馬孔子使子貢說解焉野人逾忿今貫臣冒者辭野人乃說也故道合則萬里懸應勢乖則肝膽楚越況無始結曠惱愛與滄海校深有爲業廣塵勞將巨嶽爭峻羣情不能頓至故導之以積漸衆行不可備修故策之以限分猶天地三化始合於自然老云人法地法天天法道齊魯再變乃臻於至道密雲導於時雨堅冰創於履霜皆漸積之謂也故二皇統化須彌四域經云應聲菩薩爲伏羲吉祥菩薩爲女媧居淳風之初三聖立言空寂所問經云迦葉爲老子儒童爲孔子光淨爲顏回與已淳之末玄虛沖一之旨黃老盛

其談詩書禮樂之文周孔隆其教明謙守質乃登聖之階梯三畏五常爲人天之由漸蓋冥符於佛理非正辨之極談猶訪道於瘖聾麾方而莫窮遂適問津於兔馬知濟而不測淺深因斯而談殷周之世非釋教所宜行也猶炎威赫耀童子不能正目而視迅雷奮擊懦夫不能張耳而聽是以河池涌泛昭王懼於誕神雲霓變色穆后欣其亡聖周書異記云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江河泉池悉皆泛漲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暴風卒起樹木摧折天陰雲黑有白虹之怪豈能越葱河而梟化踰雪嶺而効誠淨名云是盲者過非日月咎適欲窮其鑒竅之辯恐傷吾子混沌之情非爾所知其盲一也右周世第[illegible]

外論曰夫銅山崩洛鐘應葭灰缺月暈虧未見虎嘯而風不生龍騰而雲不起今釋迦所說佛力最尊一念運心無不來應故凡俗各傾財產競造塔廟不悋珠璣爭陳堂宇或範土刻檀寫貌胡之狀鎔金織素代夷狄之容妙盡丹青巧窮剞劂一拜一禮冀望感通自胡法南漸已來六百餘載未聞一人言能見佛豈胡人頂禮即值如來漢國虔恭不逢調御若化不到此即是無靈誑惑人間空談威力而世不能知其

迷二也內箴曰左徹慕聖刻像而拜軒皇句踐思賢鎔金而模范蠡丁蘭孝剞劂以代親顏在貧仁彩壁而圖聖故使憂喜形乎容色精誠通乎夢寐亦其至矣豈如忉利不還優填以茲鏤木堅林晦影阿輸於是鑄金託妙相於丹青寄靈儀於銑鋈或覩真避坐寫貌迴軀感通傳云揚州長干寺有育王像人欲模寫寺僧恐損金色不許造像主乃至心發願若精誠有感乞像轉身西向於是見驗聞寺僧明日開覩像身宛已西向遂許圖之神應不窮由來尚矣自像流東被正化南移夕夢金人河浮玉馬神光導於湘水瑞彩發於檀谿感通傳云盧陵發蒙寺有育王像記云像身出廬陵三曲瑞光啟出荊州昭潭並放光明照曜荊岸武昌檀溪寺瑞像身上檀香光映水之

長沙標聚日之姿廬嶽顯融金之質其事廣焉略而言矣如于寶捜神臨川宣驗及徵應冥祥幽明錄感應傳等自漢明巳下訖于齊梁王公守牧清信士女及比丘比丘尼等冥感至聖目覩神光者凡二百餘人至如見迹萬山浮輝滬瀆清臺之下覩滿月之容雍門之外觀相輪之影南平獲應於瑞像文宣感夢於聖牙蕭后一鑄而剋成宋皇四模而不就其例甚衆不可具陳豈以爾之無目而斥彼之有靈哉然德無不備者謂之為涅槃道無不通者名之為菩提智無不周者稱之為佛陀以此漢語譯彼梵言則彼此

之佛昭然可信也何以明之夫佛陀者漢言大覺也菩提者漢言大道也涅槃者漢言無為也而吾子終日踐菩提之地不知大道即菩提之異號也稟形大覺之境未聞大覺即佛陀之譯名也故莊周云且有大覺者而後知其大夢也郭注覺者聖人也言患在懷者皆未悟丘與爾皆夢也注云夫子與子游未能忘言而神解故非大覺也君子曰孔丘之談茲亦盡矣涅槃寂照不可識識不可智知則言語斷而心行滅故忘言也法身乃三點四德之所成蕭然無累故稱解脫此其神解而患息也夫子雖聖遂以推功於

佛何者案劉向古舊二錄云佛經流於中夏一百五十年後老子方說五千文然而周之與老並見佛經所說言教往往可驗故孔子有言曰夫易者無為也無思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余今提耳語子當捨其積迷而何其晚悟也支提之製其流蓋遠夫且封且樹比干以忠勁顯墳勿翦勿伐展季以清貞禁壟四民懷於十善絢邈輪王之恩三界尊於六通昭旃羅漢之德正法念經四種人得樹塔支漢言冢謂輪王羅漢辟支如來也況智周十力德滿四弘妙辯契於忘言能垂訓於不測大明窮於勿照乃賜燭於無幽

故有香炭金瓶全身遍乎八國光鏢鮮貝散體周於十方乍五色凝輝旋空彰於漢世八彩分耀神應顯於吳宮爾其百鏡靈龕千華妙塔掌承雲露鐸韻高風紫柱紅梁迢浮空界翔鵾跂鳳遠接靈方盡壯麗之容窮輪奐之美豈夫高山仰止不忘景行崇表峻闕標樹鴻猷而已哉無以爛熒之辯譏滄海之廣陋榆枋之智測崑閬之高卑乎而汝莫知其盲二也右建造像塔

外論曰夫禮義成德之妙訓忠孝立身之行本未見臣民失禮其國可存子孫不孝而家可立今瞿曇制

法必令衣同胡服即是人中之師口誦夷言便爲世間之貴致使無賴之徒因斯勃逆箕踞父兄之上自號桑門傲慢君王之前乃稱釋種不仁不孝巳著于家無禮無恭復形于國箴曰禮云子廷父親離之母親拜之所爲處高可亦無禮無孝也斯則門門出梟獍之子人人養豺狼之兒撫膺論心良可痛矣天道無親華夷詎隔唯德是輔豈分胡漢豈可戴巾修善偏無勝福禿頂行檀獨能感果仁惠豈可俟髠頭守眞無勞毀形貌而世不能知其迷三也內箴曰夫玄聖創典以因果爲宗素王陳訓以名教爲本名教存乎治成因果期乎道立立道既

捨愛居首成治亦忠孝宜先二義天殊安可同日而言也沙門者乃行超俗表心遊塵外威儀進趣非法不動容服應器非道不行故泥染乃爲質同歸緇衣爲衆彩壞色簡易遵於解脫條隔象於福田偏服示有執勞禮云就者服也缺袂便於運役論語云褻裘長短右袂言便於執作聖制有以終不徒然是以捨愛捐親仰衆聖也擺棄聲色遵梵行也剃除鬚髮去華競也俯容肅質不忘敬也分衞掃衣支身命也言無隱曲離邪佞也和聲怡氣入無諍也吐納安詳愼詞令也世貴莫屈守貞勁也淸虛恬淡順道性也邪相不撓住八正也顏下色

敬愍衆病也人天崇仰三業淨也窮玄極眞取究竟也廣仁弘濟亦忠孝之盛也道士則不然言慕道而心不染眞謂捨家而形不變俗戴圓冠無玄象之鑒履方屨闕地理之明著南鄭反漢之巾把公旗誅家之笏飾道豈瑀宋之服曳孫恩敗晉之裳生常之業莫廢庸隸之役無恥押世則忠孝之禮虧求仙則高尚之道缺猶著蝿招白黑之論蝙蝠有鳥鼠之譏蓋妖惑之儔矣爾不自見其盲三也有藏義器服[illegible]子去念經云譬如蝙蝠人捕鳥時入穴爲鼠人捕鼠時出穴爲鳥今之[illegible]子昏蓋然畜妻子謂有恩愛勤耕稼謂不毀髮膚王役課調則謂出家亦猶蝙蝠之出入

外論曰夫聖人應世本以濟益蒼生仰觀俯察利安羣品是以味草木合五穀之精植桑柘充八蠶之績故垂衣裳存稼穡立稷正置司衣以利百姓於是乎在若一女不織天下爲之苦寒一男不耕天下爲之少食今釋迦垂法不織不耕經無絕粒之法田空耕稼之夫教闕轉練之方業廢機絍之婦是知持盂震錫糊口誰憑左袒偏衣於何取託故當一歲之中飢寒總至未聞利益巳見困窮世不能知其迷四也內箴曰謀道不先於食守信必後於飢是以桀溺矜耕孔子譬諸禽獸樊須學稼仲尼譏於小人稷下無位

而招祿高其賢也黔婁非仕而獲賜尚其清也善人之道何必耕稼吾請言之釋教驗於因果該三世之洪源仙道尚於金玉勞一生之虛費何者夫賢愚壽夭信于指掌貧富貴賤昭於目前報應則形影無差業緣亦聲響不異此其指也未見服丹不死餌液長生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寄語後世人道士愼莫作言虛棄功夫浪殀年壽也汝有轉練之方何因更請田地又談織紝之婦必知並畜妻房故應道士專耕女冠勤織何爲莫充糊口恒闕資身如其不織不耕即隨負處竊見

樓觀黃巾脫鹿皮而藉地玄都鬼卒捨橫帔而耦耕既無絕粒之人頗懃稼作之倦自舂自磨餐在其中勞形怵心何道之有尋漢安元年歲在壬午道士張陵分別黃書云男女有和合之法三五七九交接之道其道眞決在於丹田丹田玉門也唯以禁秘爲急不許泄於道路道路溺孔也呼爲師友父母臭根之名又云女兒未嫁者十四已上有決明之道故注五千文云道可道者謂朝食美也非常道者謂暮成屎也兩者同出而異名謂人根出溺溺出精也玄之又玄者謂鼻與口也陵美此術子孫三世相繼行之汝

法如是穢亂生民若勸百姓依汝法行則不孝不恭世出豺狼之種無禮無義家生梟獍之兒明矣夫辯奇貨者採驪珠不忌九泂之深求華璞者追藍琰無憚三襲之險貴其寶也慕至道者窺其戶牖輕勢利於鴻毛入其隩隅忽榮位於脫屣重其眞也故能使倦夫不愛其力貧客不恪其財蓋希冥益非其迷也至若仙術誕妄源流久矣韓終徐福始詐於秦邦文成五利紹僞於漢國叙控鶴弗自陵雲之實言餐霞莫覩療飢之信致有猱猨蜃蛤之論（曹植辯道論云仙人者黨猱猨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爲仙人夫雉入海化爲蛤燕入海化爲蜃當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

自投神化體變乃更爲魚鼈豈復識翱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牛哀病而爲虎逢其兄而噬之若此者何貴於變化耶）繫風捕影之談故棄實瓠者以非器也廢石田者以難蓺也賤左道者以虛僞也蓋檢實則積其所同究虛則集其所異理符則世重情詭則物違故常事耳豈曰迷乎卑道尊佛不亦可矣而弗自知爾盲四也（布彙耕分衞）

外論曰夫國以民爲本本固則邦寧是以賜及育子之門恩流孕婦之室故子孫享祀世載不虧雖至孝毀躬不令絕嗣故得國家富殖天下昌盛未聞人民捐盡家國可存今佛教即不妻不娶名爲奉法唯事

早逝號得涅槃既闕長生之方又無不死之術斯一
世之中家國空矣俗人雖欲求福不知形命已殘競
慕家安豈覺宗祀久滅可謂畏死而服苟吻懼溺而
赴長河且天皇地皇之世無佛而祚延後越後魏已
來有僧而運促正由眞僞混雜禮樂不調世不能知
其迷五也內箴曰夫澄神反性入道之要門絕情棄
欲登聖之蹊本故云道高者尚德弘者賞以道傳神
以德接聖神聖相傳是謂良嗣塞道之源伐德之根
此謂無後非云棄欲爲無後也子不聞乎昔何尚之
言釋氏之化無所不可詠入道之教源誠濟俗之稱

首夫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
家則萬刑息於國故知五戒十善爲正治之本矣又
五戒修而惡趣滅十善暢而人天滋人天滋則正化
隆惡趣衰而災害殄正法念經云人不持戒諸天減少阿修羅盛善龍無力惡龍有力惡龍有力則降霜雹非時暴風疾雨五穀不登疾疫競起人民飢饉互相殘害若人持戒多諸天增足衆阿修羅減少惡龍無力善龍有力善龍有力風雨時四氣和暢甘雨時降稔穀豐登人民安樂兵戎災息戎憂不行猶屏新去草益重而難彰絕餘息燼績微而
易顯且彊骨弱氣李叟之至談貴蘊愛精仙家之奧
旨今反謂姪欲爲妙訓妻子爲化源宗老而毀其言
斅仙而棄其術且愛犬馬者貴其識恩嫉梟獍者惡

其反噬爾則晝夜代勞功劣於犬馬逆鱗反舌釁深
於梟獍雄虺九首不其然乎載鬼一車吁可畏也且
運祚修短雖曰天命興替延促抑亦人符故堯舜禹
湯咸享嘉壽桀紂幽厲無終永年姬發履道而齡長
嬴政刑淫而祚短東思論昔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太公並享百年之壽七聖三賢並行道似政合天下不足振神賢宰一國不足勞思是以各盡其天年桀放鳴條紂死牧野犬戎殺幽厲王不終周歷八百秦滅於二世此時本無佛僧著諸在目非曰虛談豈無佛而
祚延有僧而運局談何容易談何容易惜哉吾子自
貽伊戚長足歎矣昏若夜遊爾盲五也右教爲台本
外論曰夫孝爲德本人倫所先莫大之宗固惟恃怙

昊天之德豈曰能酬故生盡溫凊之恭終備墳陵之
禮今佛垂訓必令棄爾骸骨指茲草野多出財賄營
我塔廟還使愚夫惑亂廢茲典禮考妣棺柩曾無封
樹之心箴曰觀大古之世不行寶葬之書始於郎宮宅分之事故有除緘棺墳及槨實稻起於中古也得周文之用以影骨暴露於野因收而藏之始有葬禮故云葬者藏也欲人之所不見是以夫子拔等門人欲厚葬之孔子聞曰吾其欺天乎當選不毛之地不封不樹唯棘唯蘩言傳周末世行於葬禮蓋太能免俗也戎狄屍靈翻盡雕莊之妙且神不享非其
族物不祀非其先不敬其親而敬他人其此謂矣且
水葬火葬風俗不同埋死露屍鄉邦本異捨已徇他
用爲求福豈知土壤斯異各自而然世不能知其迷

六也內箴曰導啞聾者必俯仰而指撝啓愚滯者亦提耳而舉掌夫人倫本於孝敬孝敬資於生成故云非父母不生非聖人不立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則生成之義通師親之情顯故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云回也視余猶父余不得視回猶子蓋其義也且愛敬之禮異容不出於二理賢愚之性殊品無越於三階故生則孝養無違死則葬祭以禮此禮制之異也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此性分之殊也比夫釋教其義存焉至如灑血焚軀之流寶塔仁祠之禮亦敬始慎終之謂也暨於輪王八萬釋主三千（阿育王經云王殺八萬四千宮人夜聞宮中有哭聲王悔爲起八萬四千塔今此震旦亦有在者釋提桓因人主造三千餘寺）竭溟海而求珠淨康衢而徙石蓋勞力也總羣生爲已任等含氣於天屬栖遑有漏之壤負荷無賴之儔蓋勞心也廻軒實相之域凝神寂照之場指泥洹而長歸乘法身而遐覽斯不匱之道也暨乃毋氏降天剖金棺而演句父王卽世執寶牀而送終（智度論云淨飯王終佛自執繩牀一脚至闍維處示於後世一切衆生報生養之恩）孝敬表儀茲亦備矣敎棄骸骨從何而至哉且經勸屍陀昔施飛走意存宿債冀免將來不若莊周非末代厚葬失禮之本而云螻蟻何親禽獸何疏生既以身爲逆旅死當以天地爲棺槨還依上古不許埋藏嫌物輕生重死之弊也求仙道者或負笈從師擔簦遠嶽披蘿緝蕙爲申熊經金竈牢成玉華難覯凝髓化骨空致斯談載魄憑蠅未覩其實或捐骸地肺喪骨天台生闕蒸養之恩死無冥益之利例心危於庶物邪網挂於羣生九族延毀正之殃六親招罔聖之業攀危據朽詎足寒心傲然不懼何愚之甚爾旨六也

右中心益孝無違

外論曰夫華夷語韻不同然佛經稱釋迦牟尼者此是胡語此土翻譯乃曰能儒能儒之名位卑周孔胡沒其能儒之劣名而存釋迦之戎號所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漢言阿無也耨多羅上也三藐三正遍知也菩提道也此土先有無上正眞之道老莊之教胡法無以爲異故不翻譯又菩薩摩訶薩者漢言大善心衆生此名下劣非爲上士掩其鄙稱亦莫有翻凡不譯之流其例如是朦覆世俗惑亂物心然厭舊尚新流蕩之常弊惡同好異恒俗之鄙情是以邯鄲有匍匐之賓弱喪有志歸之客世不能知其迷七也內箴曰夫名無得一物蓋謂實賓豈以順世假談格玄聖之優劣夫荀家以首召賓仲氏將山製名山

高於丘仲仁未如夫子首總於耳荀德不逮老聃能儒之名何容遂卑周孔然釋迦之號義含多種遍能貫於萬德不可以仁偏訓通仁絕於四句安得將能定翻述者事不得已强復存其舊號耳又言道家舊有正遍知道與菩提不異者信是正教流後僞竊此名覈實尋源豈得斯號夫上法高勝道義清通正實翻邪眞由反僞今符書呪咀不可謂正薰猶混雜不可謂眞（道士畏鬼章符云左佩太極章右帶昆吾鐵指日即停輝擬鬼千里血董仲造黃神越章殺鬼又造赤章去亦殺人）守雌表下非名爲上（老云莫若守雌又云道性近水）鉗口膠目安得稱道（莊子云膠離朱之目鉗揚墨之口）猶春鳥囀哢或

似於歌鳥無能歌之實秋蟲蠶木或近於字蟲闕解字之眞名實斯濫蓋此之謂也又疑菩薩不翻茲謬益甚書云上聖達於鴻蝡皆有蟲稱經言多足二足如來最尊然蜎蟄通於含靈衆生豈越凡聖大心之稱非爲下劣子雖洗垢求瘢無損南威之麗捧心歎疾未變西施之妍當更爲爾陳其指掌釋迦是佛顯名菩提是法尊稱菩薩爲僧導首三寶勝號譯人存其本名非如朱門玉柱之讖陽父陰母之謹（黃書云開命門抱眞人嬰迴龍虎戲三五七九天羅地網開朱門進玉柱陽思陰母曰如玉陰思陽父手摩足）號馬屎爲靈薪呼口唾爲玉液呼叩齒爲天鼓咽唾爲醴

梟（馬屎爲靈薪老鼠爲玉璞出上清經也）事鄙而怯彰辭穢而難顯猶靈鳳以容德希覩鼠以醜懼潛形雖隱質事同媸妍異矣冥焉不知爾盲七也（右三寶無翻）

外論曰夫聖人應化隨方接引在梵則禿髮露頂處漢則端委搢紳此華夷之常形非教方之勝負若佛苟今去茲冠冕阜服披緇棄我華風遠同梵俗則不能兼通冠冕便是智力不周何謂隨方現形而爲設教苟若不能則佛自是天竺之梵神非中華之大聖豈有禿髮之訓施於正國若漢學梵形剪髮便名事佛則應梵習漢法著巾亦爲奉道是知露頂括髮鄉

俗不同嗟乎士民用爲修善可謂貴隣室之弊襜賤自家之黼黻世不能知其迷入也內箴曰夫至道應運無方聖賢乗機引物子居九夷不患其陋禹入裸國欣然解裳姬伯適越而文身武靈順世而梵服雖復筌蹄異用而魚兎之功齊矣況變俗緘心毀形結志去簪纓以會道棄鬚髮以修眞聖制不徒其有致矣但仁義變於三遊盜跖貪於五善聖教綿遠終使鼠璞濫名（劉子云周人謂死鼠爲玉璞）玄化幽微遂令雞鳳混質（文心云楚人以山雞爲鳳）故九十五種騰翥於西戎三十六部淆亂於東國至如優婁佉子之論衛世師主之經（涅槃云衛

世師論也吉頭夷羅之仙（火仙外道名吉皮頭 水仙外道名夷叔羅）末伽闍夜
之道（若提子斷見外道也）或託水火而要聖憑日月而數神執
四大以非因指三業爲無報滯識將冥山等闇邪心
與昧谷同昏如斯之流西土之邪論也其次見笑虛
談安歌浩唱吞刀吐火駭仲卿之庸心潄雨噓風驚
劉安之淺慮或身佩中黃之籙口誦靈飛之符蹈金
闕而遊神憑玉京而洗累若此之例東區之異學也
並皆邪網覆心倒鍼刺眼深持惑塹高築疑城各抱
一隅迷淪於三界爭守二見沈溺於九流識體輪迴
無明翳其住本心用浮動取相溺其長源大聖道眼

預觀隨機授藥誕質西土正教東流疾重則親降醫
王患輕則寄方逢授偏禪以窮果覺重將而戮鯨鯢
此亦釋門和扁之術法王孫吳之勢也聖無二制容
服義均猶清濟濁河歸滄海而同味綠幘緋類集須
彌而共色沖和子曰琁璣文者皆是求神仙不死之
道其次則養我今日身命駐彩延華儻至三五百年
以此爲眞耳長生久視義在於斯今之道士所學之
法不復以此爲念然大都止令如佛家身死神明更
生勝地耳若不復貴此身者不如專心學佛道佛道
鎣練精神日明日益甚有名理定慧之法廓然可修

何勞勤苦自名道士而實是學佛家僧法耶學又不
專蓋是圖龍畫虎之儔耳何不去鹿巾釋黃褐剃鬚
髮染袈裟而歸依世尊耶世間道士經及行道義理
則約數論而後通（言採佛家經論改作道書如黃庭元陽靈寶上清等經及三皇之典
並改換法華及無量壽等經而作）修心則依坐禪而望感（言改坐禪之名爲思
神讀）之上清尤高而未踰上界之域太清仙法又棄置
而不論未知何法取異佛家而稱爲道士也其得意
者當師佛矣子是南人躬學茅山道士沖和子之法
沖和子與陶隱居常以敬重佛法爲業但逢衆僧莫
不禮拜巖穴之內悉安佛像自率門徒受學之士朝

夕懺悔恒讀佛經案琁璣抄文沖和所制以非當世
道士不敬佛者故陶隱居答大鸞法師書云去朔耳
聞音聲茲晨眼受文字或由頂禮歲積故致眞應來
儀正爾整拂藤蒲採汲華水端襟儼思佇聆警錫也
弟子華陽陶弘景和南法師事佛敬僧曾無異說爾
何自陷違背本宗不義不仁罪招極法牟子論云堯
舜周孔老氏之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而子
不能悟其盲八也（右毀方[illegible]制）
外論曰天皇九紀之前書契未作太昊六爻之後文
字乃興自爾已來漸弘載籍前賢往聖皆著典墳揖

讓千戈備陳篆冊所以左史右史記事記詞直筆直言無矯無妄魏書外國傳皇甫謐高士傳竝曰桑門浮圖經老子所作箴曰浮圖經者魏略及西域傳云臨兒國有神人名曰沙律之所傳也沙律年老髮白常教人為浮圖人有災禍及無子者勸行浮圖齋戒令捨財贖愆臨兒王久無太子其妃莫耶因覩浮圖而生太子遂名其子為浮圖焉前漢哀帝時秦景使月氏國王令太子口授於景所以浮圖經教前漢早行六十三年之後明帝方感瑞夢也考秦景傳經不云老說案晉世道士王浮改西域傳為明威化胡經乃稱老子流沙教胡王為浮圖變身作佛方有佛興蓋誣罔之極也但罽賓去此萬里已還奉漢至今商人蕃使相繼不絕莫傳老子在彼化胡說浮圖經及身作佛未之聞也縱使老為浮圖始是報恩供養舍利方顯聖德何名異哉袁宏後漢紀云老子入胡分身作佛道家經誥其說甚多檢袁宏漢紀本無老子作佛之文即日朝廷博識者

多豈可塞耳偸鈴指鹿為馬何愚之甚也明威化胡等經並云胡王不信老子老子神力伏之方求悔過自髡自翦謝愆謝罪老君大慈愍其愚昧為說權教隨機戒約皆令頭陁乞食以制兇頑之心赭服偏衣用挫強梁之性割毀形貌示為刑剔之身禁約妻房絕其勃逆之種箴曰女以禁約妻房而為罪者玄都會聖仍為燕爾之坊至德清虛便是同牢之觀也既學長生女恒對婦親纍李氏皆須養兒但李耳李宗人人取婦張陵張魯世世畜妻故有男官女官之兩名像師嗣師之別號繼晉已來館中生子陳梁之日圖內養兒喚婦女為朱門呼丈夫為王柱娌欲猥蜀出自道家外假清虛內專濁世可恥之甚矣所以謂重病加於毒藥宜令刳腹洗腸深罪約以嚴刑必須誅宗滅嗣但此土君子夙稟道真

檢吳宮儀云景帝已來於國學內立道館以教學徒不許人閑別立館舍考求隙齊魏之前唯以瓠盧盛經本無天尊形像案任子道論及杜氏幽求云道無形質蓋陰陽之精也陶隱居內傳云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禮佛堂有像道堂無像王淳三教論云近世道士取活無方欲人歸信乃學佛家制立形像假號天尊及左右二真人置之道堂以憑衣食宋陸修靜亦為此形無勞禿頂本遵至訓詎假髡頭可謂身無瘡疵而樂著紐褫家無喪禍而念居縗絰昏憩之甚良可悲痛昔漢明感夢此法始來還令梵人立廟漢上不許遵行魏承漢軌還依舊貫石勒之日念其胡風與僧澄道人矯足毛羽避役之流競為翦剃世不能知其迷九也內箴曰大廈為衆材所成羣生非一人可化故十方聖智比塵

沙而不窮八萬法門傾河海而莫測故有此聖彼聖殊方類於比肩前佛後佛異世同於繼踵像正差降淨穢區分懲惡勸善其流一也且周孔世訓尚無改於百王鄒孟劇談猶垂美於千載豈容周姬一代而三變三遷老氏一身而成道成佛即是餘人無踐聖之理羣萌絕登道之期又先讖十典後讚一同首軸之間毀譽矛盾卷舒之際向背參商掩目盜鈴信有斯諺夫真偽相形猶禾莠之相類善耘者存禾而去莠求道者亦依真而捨偽沙門之勝宗其流久矣至如漢帝降禮於摩騰如法本傳吳王屈節於康會吳錄云吳主問

僧會佛法行以異俗答曰爲惡於顯人得而誅之爲惡於隱鬼得而誅之易云積善餘慶詩詠求福不回雖儒俗之格言亦佛法之漸訓也曇始延魏君之席魏錄云拓跋燾用崔浩之說遂滅佛法悉毀像燒經驅僧還俗始以正日杖錫法衣立於城門門者白燾燾命斬之三刀而不傷刑者白燾燾自取佩刀又如前斫乃肉如於虎圈虎閉眼伏頭燾乃試置天師圈側虎鳴吼欲噬燾乃知佛化清高黃老所不及延始上席謝之道林登晉主之牀秦世道安榮參其輦趙邦澄上寵懋錦衣符書云符主出遊命安師共輦坐高僧傳云石虎號澄爲大和上衣以錦繡每上殿敕王公等扶輦之皆道降極尊德迴萬乘良有以也黃老之術由來不競者貴才以捕勝殞躬崔浩以邪誣喪體魏書云崔浩寇謙之勸拓跋燾滅正教燾後身發惡疾乃誅崔寇二人姜斌以集詐徙質王浮以造僞殃身皆驗之於耳目非

取與之虛談其崇敬也如此其疵譴也如彼夫顏閔遇於孔門標德行之首蘇張逢於鬼谷居浮詐之先非獨人性之優劣亦所習之眞僞也且賢佞相盜佞泄而賢彰聖詐難分詐窮而聖顯猶虵牀與蘪蕪類質達方者辯其容苟吻與素華齊根曉藥者分其性是以公旦黜而還輔孔門虛而復盈有自來矣自漢明摘試邪見折鋒慧日凝輝法雲舒蔭姜潘捨家入道呂焦棄僞從眞曹馬傳燈而不窮秦魏涌泉而無竭汝言始於澄石不亦誣哉自黃老風流容服亦變非道非俗詭號門人善詛善罵古名鬼卒其救苦也

則解髮繫頸以繩自縛牛糞塗身互相鞭打其法律也若失符籙則倒銜手板迎風掃地楊枝百束自斫自負盃奏章也則匍匐灰獄背負水瓶出道士孫氏法義責罰尤重同奴隸之法罪譴銜伏比畜生之類然釋門鍾磬集衆警時漢魏已來道家未有金剛師子護法善神蓋佛教之所明非黃領之先構亦効他勝範竊我聖蹤耳故顏之推云神仙之事有金玉之費頗爲虛放華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得仙之理縱使得仙終當有死不能出世不勸汝曹學之佛家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業歸心勿輕慢也原夫四塵五陰剖析

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羣生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慧豈徒七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老莊所及故著歸心篇以誡子弟爾不能知其盲九也布老身非佛

有考古通人與占衡君子觀李卿誹毀之論閱開士辯正之談詳而議之發憤典歎欲使邪正異轍眞僞分流定其是非以明得失冀後進者永無疑焉通人曰余觀造化本乎陰陽物類所生起乎天地歷三古之世尋五聖之文不見天尊之神亦無大道之像案靈寶九天生神章云氣清高澄積陽成天氣結凝滓

積滯成地人生也皆由三元養育九氣結形然後生也是知陰陽者人之本也天地者物之根也根本是氣無別道神君子曰道士大霄隱書無上眞書等云無上大道君治在五十五重無極大羅天中玉京之上七寶玄臺金牀玉几仙童玉女之所侍衛住在三十二天三界之外案神仙五嶽圖云大道天尊治大玄之都玉光之州金眞之郡天保之縣元明之鄉定志之里災所不及靈書經云大羅是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重天之上天也五嶽圖云都者覩也太上大道道中之道神明君最守靜居太玄之都諸天

內音云天與諸仙鳴樓都之鼓朝晏玉京以樂道君推此謬談則道君是天之神明既屬州縣則天尊復是天之民伍如佛家經論三界之外名出生死無分段之形離色心境何得更有寶臺玉山州郡鄉里虛妄之甚轉復難矜但道家僞說無迹可覩習俗生常爲日已久衆邪兢敘至有不同如欲正名理須詳悉今略出緣起隨而判之案周禮自堯已前未有郡縣舜巡五嶽始見州名尚書禹貢方陳州號春秋之時縣大郡小以郡屬縣漢高已來以縣屬郡典誥所明九州禹跡百郡秦幷是也縱有道在天上猶應觸事

無爲何因戶屬鄉居與凡不異既有州縣即有官民州牧郡守姓何名何鄉長里司誰子誰弟並是管學道士無識黃巾不悉古今未窺經史人間置立州縣亦言天上與世符同保僞爲眞良可羞恥其根脉本末並如笑道論中委出也通人曰莊周云察其始而無生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恍惚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人之生也氣之聚聚則爲生散則爲死故曰有有無相生也萬物一也何謂一也天下一氣也推此而談無別有道高處大羅獨稱尊貴君子曰陽氣黃精經云流丹

九轉結氣成精精化成神神變成人陽氣赤名曰玄丹陰氣黃名曰黃精陰陽交合二氣降精精化爲神精神凝結上於九天九天之氣下於丹田與神合凝臨於命門要須九過是爲九丹上化下凝以成於人不云別有道神能字萬物使之生也通人曰古來名僞及河上公解五千文視之不見名曰夷夷者精也聽之不聞名曰希希者神也搏之不得名曰微微者氣也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故知氣體眇莽所以迎之不見其首氣形淸虛故云隨之不見其後此則敘道之本從氣而生所以上淸經云吾生眇莽之中

其幽幽冥冥幽冥之中生乎空同空同之内生於太元太元變化三氣明焉一氣青一氣白一氣黄故云一生二二生三案生神章云老子以元始三氣合而爲一是至人法體精是精靈神是變化氣是氣象如陸簡寂臧矜顧歡孟智周等老子義云合此三乘以成聖體又云自然爲通相之體三氣爲別相之體檢道所宗以氣爲本考三氣之内有色有心既爲色心所成未免生死之患何得稱常君子曰原道所先以氣爲體何以明之案養生服氣經云道者氣也保氣則得道得道則長存神者精也保精則神明神明則

長生精者血脉之川流守骨之靈神精去則骨枯骨枯則死矣故莊周云吹欨呼吸吐故納新彭祖修之以得壽考校此而言能養和氣以致長生謂得道也通人曰縱使有道不能自生從自然出道本自然則道有所待既因他有卽是無常故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之言天地王道立不相違故稱法也自然無稱窮極之詞道是智慧靈和之號用智不及無智有形不及無形道是有義不及自然之無義也君子曰易乾鑿度云昔燧人氏仰觀斗極以定方名庖犧因之而畫八卦黄帝受命使大撓

造甲子容成次曆數五行九宮之說自此而興故說卦云陽數九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二陽一則天有三焉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剛二柔一則地亦有三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義二仁一則人亦有三三三合九陰陽相包以成萬物不聞別有道神處太玄都坐高蓋天上羅三清下包三界居七英之房出九宮之上行神布氣造作萬物豈非惑亂陷墜人間耶校功則業殊比跡則事與沙門旌德而靡違道士言行而多過立不利之遐迹遣不朽之玄猷洋洋乎弗可尚也其唯釋教歟豈以坳塘小水疋馮夷大波者哉非

所類矣

廣弘明集卷之十三

音釋 廣第十三

爝音雀火也 詵所巾切 鋌音頂 脥郎代切斜視也 擿音擲 敫
譽若爲切 藺良刃切 渦烏禾切水名 縱七容切 培塿培蒲口切塿郎斗切
瘻力侯切小阜也 獲龠 徒沈切龠弋灼切 六儋丁甘切 搥直追切
樵蒸 蜉蝣蜉音浮蝣音由朝生暮死 俱音歟 殸
切陵 竟鄭 陬子侯切 姘 諦
賢人 音叟 圉音語養馬人也 剞劂剞居宜切劂居月切 鋭
音瞽者 之澤 滬音戶瀆水名 跋蒲撥切 枋音方
鋈烏酷切白金也 梟鏡 蝙蝠
木閬音良閬苑也 鳥獸之名
名鵁鶄 猓獶 蜃蛤
氣也

藙魚祭切種也 斆胡教切 壆 窀穸窀音屯穸音夕 楉
櫝音獨小櫝也 撝許爲切 撟 磴音登 覵古莧切見也
蠡 醇 薰猶 類
蟏 呧 月氏 剠剠
扉 鞕 緣經 緌
縣 圍 緆 蝱
栩 跋 熊
也名 捅音角拔也

廣弘明集卷第十四

內德論

唐釋道宣撰

李師政

若夫十力調御運法舟於苦海三乘汲引坦夷途於火宅勸善進德之廣七經所不逮戒惡防患之深九流莫之比但窮神知化其言宏大而可驚去惑絕塵厥執清遠而難蹈華夷士庶朝野文儒各附所安鮮味斯道自非研精以考眞妄沈思而察苦空無以立匪石之信根去若網之疑蓋遠則淨名妙德弘道勝而服勤近則天親龍樹悟理眞而敦悅羅什道安之篤學究玄宗而益敬僧叡慧遠之歸信迄皓首而彌堅邁士安之淫書甚宣尼之翫易千金未足驚其視入音不能改其聽聞之博而樂愈深思之深而信彌篤皆欲罷而不能則其非妄也必矣哉我皇誕膺天命弘濟區宇覆等蒼旻載均厚地掃氛祲清八表救塗炭寧兆民五教敬敷九功惟序總萬古之徽猷改百王之餘弊搜羅庶善崇三寶以津梁芟夷羣惡屏四部之稱秀遵付囑之遺旨弘紹隆之要術功德崇高昊天罔喻但搢紳之士祖述多途各師所學異論鋒起或謂三王無佛而年永二石有僧而政虐損化

由於奉佛益國在於廢僧苟明偏見未申通理博考興亡足證浮僞何則亡秦者胡亥時無佛而土崩興佛者漢明世有僧而國治周除佛寺而天元之祚未永隋弘釋教而開皇之令無虐盛衰由布政治亂在庶官歸咎佛僧寔非通論且佛唯弘善不長惡於臣民戒本防非何損害于家國若人人守善家家奉戒則刑罰何得而廣禍亂無由而作騏驥雖駿不乘無以致遠藥石徒豐未餌焉能愈疾項籍喪師非范增之無筭石氏興虐豈浮圖之不仁但爲違之而暴亂未有遵之而凶虐由此觀之亦足明矣復有謂正覺

爲妖神比淨施於淫祀訾而謗之無所不至聖朝勸善立伽藍以崇福迷民起謗反功德以爲疣此深訕上非徒毀佛愚竊撫心而太息所以發憤而含毫者也忝賴皇恩預霑法雨切磋所惑積稔於玆信隨聞起疑因解滅昔嘗苟訾而不信今則篤信而無毀近推諸巳廣以量人凡百輕毀而弗欽皆爲討論之未究若令探賾索隱功齊於澄什必皆深信篤敬志均於名僧矣師政學匪鉤深識不臻妙少有所聞微去其惑謹課庸短著論三篇辨惑第一明邪正之通蔽通命第二辨殃慶之倚伏空有第三破斷常之執見

敎之以辟言考之以衆善上顯聖朝之淨福下折淫祀之虛誹徒有斯意寔乏其才屬詞鄙陋援證庸淺雖竭愚勤何宣聖德庶同病而未愈者聞淺譬而深悟也如蕃蘺之卉或蠲疾於腹心蔾藿之餐儻救餒于溝壑若金丹在目玉饌盈案顧瞻菲薄良足陋矣

辨惑一 凡十條

有辯聰書生謂忠正君子曰蓋聞釋迦生於天竺修多出自西胡名號無傳於周孔功德靡稱於典謨寔遠夷所尊敬非中夏之師儒逮攝摩騰之入漢及康僧會之遊吳顯舍利於南國起招提於東都自玆厥

後乃尚浮圖沙門盛洙泗之衆精舍麗王侯之居旣營之于寺塔又資之以膏腴擢修幢而曜日擬甲第而當衢王公大人助之以金帛農商富族施之以田廬其福利之焉在何尊崇之有餘也未若銷像而絕鑄鑄貨泉可以無費毀經以禁繕寫筆紙不爲之貴廢僧以從編戶益黍稷之餘稅壞塔以補不足廣賑恤之仁惠欲詣闕而効愚忠上書而獻斯計竊謂可以益國而利民矣吾子以爲何如乎忠正君子曰是何言之過歟非忠孝之道也夫忠臣奉國願受福之無疆孝子安親務防災於未兆聞多福之因緣求之

如不及覩速禍之萌祗避之若探湯國重天地之祈
祈於福也家避陰陽之忌忌於禍也福疑從取禍疑
從去人之情也忠之道焉子乃去人之所謂福取人
之所謂殃豈忠臣奉國之計非孝子安親之方觀匹
夫之自愛尚不反暨而違卜況忠臣之愛君如何勸
殃而阻福乎何異採藥物以薦君而取農岐之所忌
求醫術以奉親而反和鵲之深致彼勸取忌而用毒
良非重慎之至意施諸已而猶懼矣矧敢安於所天
乎若夫廢宗廟之粢盛供子孫之魚肉毀蒸嘗之黻
冕充僕妾之衣服苟求惠下之恩不崇安上之福恨

養親之費饍思廢養以潤屋如此者可謂忠乎可謂
孝乎且夫周棄弘播殖之教遂配稷以長饗句龍立
水土之功亦為社而恒敬坊墉小益尚參八蜡之祭
林澤微靈猶行一獻之祀況夫三達無礙之智百神
無以儔十力無等之尊千聖莫能匹萬惑盡矣萬德
備矣梵天仰焉帝釋師焉道濟四生化通三界拔生
死於輪迴示涅槃之常樂身光赫奕奪朗日之流暉
形相端嚴具聖人之奇表微妙玄通周孔未足擬議
博施兼濟堯舜其猶病諸等慈而無棄物可不謂之
仁乎具智而有妙覺可不謂之聖乎夫體仁聖之德

者豈爲譎誑之說哉靜而思之蔑不信矣至如立寺
功深於巨海度僧福重於高嶽法王之所明言開士
之所篤信若與之者增慶益國不亦大乎敬之者生
善利民不亦廣乎或小損而大益豈非國之所宜崇
乎或小益而大損豈非民之所當避乎法眼明了覩
福報之無量金口信實說咎因之不朽凡百士民皆
非目見縱未能信其必爾亦何以知其不然哉冥昧
不可以意決深遠唯當以聖證豈不冀崇之福資於
君父畏毀之累及於家國乎臣無斯慎於其君非忠
臣也子無此慮於其親非孝子也子欲苟遂娟嫉之

褊心不弘忠愼之深慮阻祈福之大緣毀安上之善
業乃取咎之道也豈盡忠之義哉余昔篤志於儒林
又措心于文苑頗同吾子之言論良由聞法之遲晚
賴指南以去惑幸失途之未遠每省過而責躬則臨
餐而忘飯子若博考而深討亦將悔迷而知返矣竊
聞有太史令傅君者又甚余曩日之惑焉內自省於
昔迷則十同其五矣請辨傅君之惑言以釋吾子之
邪執傅謂佛法本出於西胡不應奉之於中國余昔
同此惑焉今則悟其不然矣夫由余出自西戎輔秦
穆以開霸業日磾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危害臣既

有之師亦宜爾何必取其同俗而捨於異方乎師以
道大爲尊無論於彼此法以善高爲勝不計於遐邇
若夫尚仁爲美去欲稱高戒積惡之餘殃勸爲善以
邀福百家之所同七經無以易但褊淺而未深至辭
歟而不周廣其恕已及物孰與佛之弘乎其覩未知
本孰與佛之遠乎其勸善懲惡孰與佛之廣乎其明
空析有孰與佛之深乎由此觀之其道妙矣聖人之
德何以加焉豈得以生於異域而賤其道出於遠方
而棄其寶夫絕羣之駿非唯中邑之產曠世之珍不
必諸華之物漢求西域之名馬魏收南海之明珠貢

羣象之牙角採翡翠之毛羽物生遠域尚於此而爲
珍道出遐方獨奈何而可棄若藥物出於戎夷禁呪
起於胡越苟可以蠲邪而去疾豈以遠來而不用之
哉夫滅三毒以證無爲其蠲邪也大矣除八苦而致
常樂其去疾也深矣何得拘夷夏而計親疏乎況百
億日月之下三千世界之内則中在於彼域不在於
此方矣 右辨佛出西胡
傳謂詩書所未言以爲修多不足尚余昔同此惑焉
今又悟其不然矣夫天文曆象之秘輿地理山川之
卓詭經脉孔穴之調候鍼藥符呪之方術詩書有所
不載周孔未之明言然考之吉凶而有徵矣察其行
用而多効矣且又周孔未言之物蠢蠢無窮詩書不
載之法茫茫何限信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何得拘
六經之局教而背三乘之通旨哉夫能事未與於上
古聖人開務於後世故棟宇易層巢之居文字代結
繩之制飲血茹毛之饌則先用而未珍火化粒食之
功雖後作而非弊彼用捨之先後非理教之蔽通豈
得以詩書早播而特隆修多晚至而當替人有幼噉
藜藿長餘粱肉少爲布衣老遇侯服豈得以藜藿先
獲謂勝粱肉之味侯服晚遇不如布衣之貴乎萬物

有遷三寶常住寂然不動感而皆通化身示隱顯之
迹法體絕興亡之數非初誕於王宮不長逝於雙樹
何得論生滅于赴感計修促于來去乎 右辨周孔不言
傳氏譽老子而毀釋迦讚道書而非佛教余昔同此
惑焉今又悟其不然也夫釋老之爲教體一而不二
矣同蠲有欲之累俱顯無爲之宗老氏明而未融釋
典言臻其極道若果是佛固同是而無非佛若果非
道亦可非而無是理非矛盾之異人懷向背之殊既
同衆狙之喜怒又似葉公之愛畏至如柱下道德之
旨漆園內外之篇雅奧而難加清高而可尚竊常讀

之無間然矣豈以信奉釋典而苟訾之哉抑又論之夫生死無窮之緣報應不朽之旨釋氏之所創明黃老未之言及不知今之道書何因類於佛典論三世以勸戒出九流之軌躅若目覩而言之則同佛而等其照若耳聞而放之則師佛而遵其說同照則同不當非於師則師不可毀譽道而非佛何謬之甚哉右辨毀佛譽道

傳云佛是妖魅之氣寺爲淫邪之祀此其未思之言也妖唯作孽豈弘十善之化魅必憑邪寧興八正之道妖猶畏狗魅亦懼猫何以降帝釋之高心摧天魔

之巨力又如圖澄羅什之侶道安慧遠之儔高德高名非狂非醉豈容捨愛辭榮求魑魅之邪道勤身苦節事魍魎之妖神又自昔東漢至我大唐代代而禁妖言處處而斷淫祀豈容捨其財力放其士民營魑魅之堂塔入魍魎之徒衆又有宰輔冠蓋人倫羽儀王導庾亮之徒戴逵許詢之輩置情天人之際抗迹煙霞之表竝稟教而歸依皆厝心以崇信豈容尊妖奉魅以自屈乎良由覩妙知眞使之然耳又傅氏之先毅字武仲高才碩學世號通人辯顯宗之祥夢證金人之冥感釋道東被毅有功焉竊揆傅令之才識未可齊於武仲也何爲毀佛謗法與其先之反乎吳尚書令闞澤對吳主孫權曰孔老二家比方佛法優劣遠矣何以言之孔老設教法天以制不敢違天諸佛說教諸天奉而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愚謂闞子斯論知優劣之一隅矣凡百君子可不思其言乎夫大士高僧觀於理也深矣明主賢臣謀於國也忠矣而歷代寶之以爲大訓何哉知其窮理盡性道莫之加故也傅氏觀不深於名僧思未精於前哲獨師心而背法輕絕福而興咎何其爲國謀而不忠乎爲身慮而不遠乎大覺窮神而知化深勸思患

而預防唯百齡之易盡嗟五福其難常命川流而電逝業地久而天長三塗極迥而杳杳四流無際而茫茫憑法舟而利濟藉信翮以高翔宜轉咎而爲福何罔念而作狂也右辨比佛妖魅

傅云趙時梁時皆有僧反況今天下僧尼二十萬衆此又不思之言也若以昔有反僧而廢今之法衆豈得以古有叛臣而棄今之多士隣有逆兒而逐己之順子昔有亂民而不養今之黎庶乎夫普天之下出家之衆非雲集於一邑定星分於九土攝之以州縣限之以關河無徵發之威權有憲章之禁約縱令五

三凶險一二闡提旣無緣以烏合亦何憂於蟻聚且
又沙門入道豈懷亡命之謀女子出家寧求帶鉀之
用何乃混計僧尼之數雷同梟獍之黨構虛以亂眞
蔽善而稱惡君子有三畏豈當如是乎夫青衿有罪
非關尼父之失阜服爲非豈是釋尊之咎僧干朝憲
尼犯俗刑譬誦律而穿窬如讀禮而驕倨但以人稟
頑嚚之性而不遷於善非是經開逆亂之源而令深
於惡人不皆賢法實盡善何得因惡惡而及善以咎
人而棄法夫口談夷惠而身行桀跖耳聽詩禮而心
存邪僻夏殷已降何代無之豈得怒跖而尤夷惠疾

邪而廢詩禮然則人有可誅之罪法無可廢之過但
應禁非以弘法不可以人而賤道竊篤信于妙法不
苟黨於沙門至於耘稊稗以殖嘉苗翦姦回以清大
教所深願矣 右辨昔有反僧
傳云道人土梟驢騾四色皆是貪逆之惡種此又不
思之言也夫以捨俗修道故稱道人學道離貪何名
貪逆若云貪菩提道逆生死流則傅子與言未達斯
旨觀沙門之律行也行人所不能行止人所不能止
具諸釋典可得而究蠕動之物猶不加害況爲梟獍
之事乎嫁娶之禮尚捨不爲況爲禽獸之行乎何乃

引離欲之上人疋聚塵之下物校有道之賢儁比無
知之驢騾毀大慈之善衆媲不祥之惡鳥謂道人爲
逆種以梵行比獸心害善一何甚乎反白爲黑類如
此乎 右辨比僧土梟
余昔毎引孝經之不毀傷以譏沙門之去鬚髮謂其
反先王之道失忠孝之義今則悟其不然矣若夫事
君親而盡節雖殺身而稱仁虧忠孝而偷存徒全膚
而非義論美見危而致命禮防臨難而苟免何得一
槩而訶毀傷雷同而顧膚髮割股納肝傷則甚矣剃
鬚落髮毀乃微焉立忠不顧其命論者莫之咎求道

不愛其毛何獨以爲過湯恤蒸民尚焚軀以祈澤墨
敦兼愛欲摩足而至頂況夫上爲君父深求福利鬚
髮之毀何足顧哉且夫聖人之教有殊途而同歸君
子之道或反經而合義則泰伯其人也廢在家之就
養託採藥而不歸棄中國之服章依剪髮以爲飾反
經悖禮莫甚於斯然而仲尼稱之曰泰伯其謂至德
矣其故何也雖迹背君親而心忠於家國形虧百越
而德全乎三讓故泰伯棄衣冠之制而無損於至德
則沙門捨搢紳之容亦何傷乎妙道雖易服改貌違
臣子之常儀而信道歸心願君親之多福苦其身意

修出家之衆善遺其君父以歴刼之溪慶其爲忠孝不亦多乎謂善沙門爲不忠未之信矣右辨毀髮

傳又云西域胡人因泥而生是以便事泥丸此又未思之言也夫宗立靈像模寫尊形所用多塗非獨泥丸或彫或鑄則以鐵木金銅圖之繡之亦在丹青縑素復謂西域士女遍從此物而生乎且又中國之廟以木爲主則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育邪覩不可忘故爲之宗廟佛不可忘故立其形像以表罔極之心用伸如在之敬欽聖仰德何失之有哉夫以善爲過者故亦以惡爲功矣右辨種事泥

傳又云帝王無佛則國治年長有佛則政虐祚短此又未思之言也則謂能仁設教皆闡淫虐之風菩薩立言專弘桀紂之事以實論之殊不然矣夫殷喪大寶災興妲己之言周失諸侯禍由褒姒之笑三代之亡皆此物也三乘之教豈斯尚乎佛之爲道慈悲喜護齊物我而等怨親與安樂而救危苦古之所以得其民者佛既弘之矣民之所以逃其上者經甚戒之矣義軒舜禹之德在六度而包籠羿浞癸辛之咎總十惡以防禁向使桀弘少欲之教紂順大慈之道伊吕無以用其謀湯武焉得行其討可使鳴條免去國之禍牧野息倒戈之亂夏后從洛汭之歌楚子違乾溪之難然則釋氏之化爲益非小延福祚於無窮遏危亡於未兆傳謂有之爲損無之爲益是何言歟是何言歟與佛何讐而誣之至此佛何所負而疾之若讐乎右辨有佛政虐

傳又云未有佛法之前人皆淳和世無篡逆此又未思之言也夫九黎亂德豈非無佛之年三苗逆命非當有法之後夏殷之季何有淳和春秋之時寧無篡逆寇賊姦宄作士命於臯繇獫狁孔熾薄伐勞於吉甫而傳謂佛興篡逆法敗淳和專構虛言皆違實録

一縷之盜佛猶戒之豈長篡逆之亂乎一言之競佛亦防之何敗淳和之道乎惟佛之爲教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不唯一字以爲襃貶豈止五刑而作戒乃謂傷和而長亂不亦誣謗之甚哉亦何傷於佛日乎但自淪於苦海矣輕而不避良可悲夫於是書生心伏而色愧避席而謝曰僕以習俗生常違道自佚忽於所未究翫其所先迷背正法而異論受邪言以同失今聞佛智之玄遠乃知釋教之忠實豁然神悟而理攄足以蕩逆而袪疾雖從邪於昔歲請歸正

於茲日謹誦來誡以爲口實矣不揣無佛民和

通命二

或曰聖人陳福以勸善示禍以戒惡小人謂善無益而不爲謂惡無傷而不悔然有殃有福之言乃華而不實無益無傷之論則信而有徵何以言之也伯夷餓矣啓期貧矣顏回夭矣冉耕疾矣或俊後隆富言罕及於義方或皤皤壽考名不稱而没世仁而不壽富而未仁書契已陳不可勝紀故知仲尼殃慶之言徒欺人耳文命影響之喻殆難信乎有敦善行而不怠者嗟斯言之長惑焉乃論而釋之曰夫殃福蓋有其根不可無因而妄致善惡當收其報必非失應而徒已但根深而報遠耳目之所不該原始而究終儒墨之所莫逮故隨遭之命度於天而難詳夭壽之年考於人而易惑人之爲賞罰也尚能明察而不濫天之降殃福也豈反淆亂而無倫哉故知有理存焉不可誣矣非夫大覺而遍知者孰能窮理而除惑哉卜商賈誼之爲言班彪李康之著論但知混而謂之命莫辨命之所以然何異見黍稷於倉廩而不知得之由稼穡覩羅紈於篋笥而未識成之以機杼焉遷嗟報施之爽積疑而莫之通范滂惑善惡之宜合憤而

無以釋皆覩流而弗尋源見一而不知二唯觀釋氏之經論可以究其始終乎爲善爲惡之報窮枝派於千葉一厚一薄之命照根源於萬古辨六趣之往來示三世之殃福乃知形歿而業無朽焉人死而神又生焉或賢聖而受宿殃六通乏適口之饍或禽獸而荷餘福四足懷如意之寶爲業既非一緒感報寔亦千變業各異而隨心報不同其如面也原其心也或先迷而後復或有初而無終或惡恒而罔悔或善粹而常崇或爲功而兼咎或福微而慧隆或罪均而情異或功殊而志同故其報也有先號而後笑有既得而患失有少賤而卒凶有始榮而終吉有操潔而年夭有行鄙而財溢有同罪而殊刑有齊德而異秩業多端而交加果遍酬而縷悉譬如畫工布丹青之彩鏡像應妍媸之質命招六印達季子之遊談業引萬金果朱公之討術取青紫如俯拾有昔因之助焉達禮樂而固窮無宿福之資也讀論者繼踵而張文獨享其榮說詩者比肩而匡衡偏高其位或功勤可記而祿不及於介推或咎隙當陳而爵先加於雍齒韋賢經術遠勝黃金之遺趙壹文籍不如盈囊之錢此豈功業之異哉故由宿命之殊耳或材小而任大宰

衡無赫赫之功或道著而身微孔墨有栖栖之辱亦有德位俱顯元凱列唐虞之朝才命並隆傅呂受鹽梅之寄二因雙殖則兼之也如此一業孤修則其偏也若彼管仲釋囚而登相李斯爲相而被刑范雎先辱而後榮鄧通始富而終餒非初訥而末辯豈昔愚而今智由果熟而泰來以福盡而迍及若言敗伍胥者宰嚭也非由昔殃濟張倉者王陵也何關往福此爲見緣而不知因有斷見之咎矣若言業縻好爵不念同昇之恩命偶仁風無愧來蘇之澤此爲知因而不識緣有背恩之罪矣若兼達其旨兩遣其累進德

修業豈有闕乎春種嘉穀方藉夏雨以繁滋宿植良因乃藉今緣而起發受膏澤而蕪穢不墾之地也遇明時而貧賤無因之士也因緣之旨具諸經論觸途而長皆此類焉若唯見其一不會其二咎累之萌傷其德矣觀釋典之所明也白黑之業有必定之與不定禍福之報有可轉及於無轉爲德爲咎唯礙可轉之業若賢若愚無移必定之命夫大善積而災銷衆惡盈而福滅理之必然信而不忒譬如藥石勝而疾除水雨注而焚息巨隄之堰涓流薾斧之伐朝菌但疾處膏肓良藥有所不救火炎原隰滴水固其無解

鄧林之木非隻刃而可盡長江之流豈一塊之能塞大德可以掩微瑕微功不足補大咎鑠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其業微者報不堅其行堅者果必定不堅故可轉必定則難移可轉之難故三唱息巨海之波難移之厄則四果遇凶人之害劉昆小賢致反風而滅火唐堯大聖遭洪水之襄陵准此而論未足惑矣晉文增德殄長虵於路隅宋景興言退妖星於天際此不定之業也邾文輕己而利民有德而無應楚昭引災而讓禍言善而身凶乃必定之命也或同惡而殊感或善均而報異皆昔因之所致也何

足怪之於一生哉孔子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佛之所云業也儒之所謂命也蓋言殊而理會可得而同論焉命繫於業業起於人人稟命以窮通命隨業而厚薄厚薄之命莫非由己怨天尤人不亦謬乎詩云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此云天之不可推而責之於人矣孟軻千會不憾臧倉之蔽仲由仕季無恚伯寮之譏則謂人之不可責而推之於天矣其言若反其致匪殊要而論之同歸進德克己戒人以勗乾乾之志樂天知命蠲其慼慼之尤夫然故內勤克念之功

外弘不諍之德上無怨天之咎下絕尤人之累行之中和於是乎在古之善爲道者其從事於斯乎昔者初聞釋典信之不篤拘其耳目之間疑於視聽之外謂前因後果之說等莊周之寓言天上地下之談類相如之烏有覩姦回之漏網則爲非而不懲聞忠直之逢尤則輕善而無勸甚哉此惑也知業則不然夫達業之君子無私而委命仰聖賢之清德敦金玉之高行無悶于陋巷之居忘懷於名利之競所以畢既往之餘業啓將來之長慶不顧流俗之嗤毀豈求鄉曲之稱詠哉夫種植不見其長有時而大砥礪莫覩

其虧終銷厥厚今形善惡之報爲時近而未熟昔世吉凶之果須數終而乃謝譬如稼穡作甘不朝種而夕稔蒺藜爲刺亦春生而秋實不耕而飽飫者因昔歲之餘穀不賢而富壽者荷前身之舊福天道無親疎人業有盈縮由斯以推天命可得除疑惑矣若夫虞夏商周之典黃老孔墨之言道唯施於一生言罔及於三世則可惑者有六焉無辭以通之矣示爲善之利謂爵賞及名譽陳爲惡之害明恥辱與刑罰然逃賞晦名之士以何爲利乎苟免無恥之夫不受其害矣何足以爲懲勸哉可惑者一也云天與善降之

以百祥謂神糺淫加之以六極然伯牛德行而有疾天豈惡其爲善乎盜跖凶暴而無殃神豈善其爲惡乎何禍福之濫及哉可惑者二也若云罪隨形而並滅功與身而共朽善何慶之可論惡何殃而當戒若善惡之報信有而非無也食山薇以饑死何處而加之福膾人肝而壽終何時而受其禍何善惡之無報哉可惑者三也若云禍福由其祖禰殃慶延於子孫考之於前載不必皆然矣伯宗羊肸之嗣絕滅於晉朝慶父叔牙之後繁昌於魯國豈祖禰之由乎可惑者四也若云觀善察惡時有謬於上天故使降福流

災遂無均於下土然天之明命寧當闇於賞罰乎曾謂天道不如王者之制乎可惑者五也若云禍福非人所召善惡無報於後而百王賞善而刑淫六經褒德而貶過則爲虛勸於不益妄戒於無損何貴孔丘之弘教何吝嬴政之焚書乎可惑者六也然則善惡之所感致禍福之所倚伏唯限之於一生不通之以三世其理局而不弘矣何以辨人之惑乎防於惡也未盡導於善也多闕其取義也尚淺其利民也猶微比夫十力深言三乘妙法濟四生于火宅運六舟於苦海高下之相懸也若培塿之與崑崙淺深之不類

也疋潢汙之與江漢何可同年而語哉昔維摩詰之
明達及舍利弗之聰辯經論詳之可得而校足以逾
項託超孔丘邁李老踰許由伏墨翟摧莊周吞百氏
該九流書籍所載莫之與儔然受諸異道不毀正信
雖明世典常樂佛法師事釋迦伏膺善誘豈不識其
道勝而鑽仰之乎

空有三

或有惡取於空以生斷見無所懸懼自謂大乘此正
法所深戒也其斷見者曰經以法喻泡影生同幻化
又云罪福不二業報非有故知殖因收果之談天堂

地獄之說無異相如述上林之橘樹孟德指前路之
梅園權誘愚蒙假稱珍怪有其語焉無有實矣至如
冉疾顏夭以攝養之乖宜彭壽聃存由將衛之有術
貴賤自然而殊苦樂偶其所遇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若蓂莢之表祥瑞連理之應休明名載于竹帛狀圖
於丹青此則草木之貴者也若被三徑而易蔓亘七
澤而難剪克僕妾之薪蒸被牛羊之履踐此則草木
之賤者也若列挺干雲之峯羅生絕跡之地斤斧莫
之及樵蘇所不至此則草木之全壽者也若匠石之
所數顧農夫之所務芟遭荷蓧之畚鋤值工輪之揮
斧此則草木之夭命者也若篠蕩比質於松柏蕙若
同氣於蘭芷翠陵寒而未渝芳在幽而不已草木之
賢俊者也若蒺梨生而見惡枳棘多而莫美在詩騷
之比興以疋姦而喻鄙草木之庸猥者也若乃異臭
殊味千品萬形壤之所殖胡可勝名何業而見重何
因而被輕何尤而速斃何功而久生何咎而枯槁何
福而華榮何習而含毒何修而播馨此豈宿業之所
致乎乃自然而萬差耳人之殊命蓋亦如是豈由前
業使之然哉然則無是無非大乘之深理明善明惡
小乘之淺教愚騃者合眞謹愼者乖道何爲捨惡趣

善而起分別之心乎又嫌佛之說法端緒太多論空
說有自相乖背此是佛誑眾生耳何不唯明一種之
法乎邪空之說云爾正空則不然矣苟識空有之理
者豈發如是之言乎此既喻非而博言僞而辯懼其
迷誤後人增長邪見聊率所聞試論之曰

若夫如夢如幻如響如泡無一法而不爾總萬像而
俱包上士觀之以至聖至聖體之而獨超大浸稽天
而不溺大風偃岳而無飄具六通而自在越三界而
逍遙然理不自了正觀以明心不自寂靜攝斯調障
不自遣對治方銷德不自備勤修乃饒六蔽既除則

眞如可顯三障未滅則菩提極遥故眞諦離垢淨之相俗諦立是非之條指事必假於分別論法豈宜於混淆六度不可爲墜苦之業三毒不可爲出世之橋投谷難以無墜赴火何由不燒堯舜不可比之於昏桀幽厲不可同之於聖堯忠賢不可斥之於荒野邪佞不可昇之於明朝不可反白而作黑不可俾晝而爲宵不可以邪害於正不可持鳳比於梟何得同因果於兎角足罪福於龜毛乎雖引大乘之妙言不得妙之眞致說之於口若同用之於心則異異者何也正法以空去其貪邪說以空資其愛智者觀空以除

恚惑者論空而肆害達者行空而慧解迷者取空以狂悖大士體空而進德小人說空而善退其殊若此豈同致乎良由反用正言以生邪執矣騏驥泝水勤而無功舟檝登山勞而不進豈騏驥舟檝之不善哉但泝水登山用之反也讀淨名離相之典而廢進修誦莊周齊物之言以縱情欲無異策駟馬而泝流權方舟以登坂望追造父之長驅欲比越人之利涉不亦難乎夫淨名有淸高之德莊周無嗜欲之累故知斷見之論空與無爲之道反矣夫妙道之玄致卽聲有以明空旣觸實而知假亦就殊而照同其何類也

譬如對廣鏡而傍觀臨碧池而俯映衆像粲而在目可見而無實性緣生有而成形有雖緣而喪質水過寒而冰壯冰涉溫而堅失凡從緣而爲有雖大有其何實故天與我皆虛我與萬物爲一菩提不得謂爲有何況羣生與衆術故察於物而非物取諸身而匪身麗天著而皆妄鎭地崇而莫眞言論窮理而無說賓客盈堂而無人豔色絕世而無美璵寶溢目而無珍善惡殊途而不二聖凡異等而常均尋夫經論之大旨也從緣以明非有緣起以辨非無事有而無妙實義空而匪太虛無人非關戶之閒無見非面牆之

愚無說非金人之口無體非獼猴之軀無動非山立之貌無別非雷同之謏無眞非魚目之寶無實非鴈足之書財比夢財而莫異色與幻色而何殊猶頻等原憲之產宋里疋平城之姝道智了空而絕縛俗情滯有以常拘人與業報而非有業報隨人而不無天堂類天而匪妄地獄等地而爲虛非同揚雄之假稱玉樹曼都之矯見神居何乃取空言而背旨援朽木而比諸夫夜光結綠之寶南威毛嬙之色人皆見其有而與愛孰能體其空而不染睚眥慈芥之隙青蠅貝錦之讒莫不著其相而與憤詎能比於空而不憾

獨謂鄙行空而不戒善法空而不遵三惑應捨而未悛五德應修而反棄不觀空以遣累但取空而廢善此豈淨名不二之深致莊周齊物之玄旨乎大矣哉至人之體空也證萬物之本寂知四大之爲假視西施如行廁比南金于碎瓦五欲不能亂其心四魔無以變其雅智日明而德富惑日除而過寡截手足而無憾乞頭目而能捨入法不生二相萬物觀如一馬故能證無上智爲薩婆若（如者反）得其理也解脫如此失其旨者過患如彼何得爲非而不懼崇邪以爲是夫見舟見水皆非眞諦而將涉大川非舟不濟病體

藥性均是空虛而人由病殞病因藥除犀角鴆毛等類泡沫而飲鴆者死服犀者活淡水醇醪並非眞有而漿不亂人酒能生咎忠順叛逆皆如嚮響而叛逆受誅忠順獲賞罪福之性平等不二而福以善臻禍因惡致善惡諸法等空無相而善法助道惡法生障故知萬法眞性同一如矣無妨因緣法中有萬殊矣空有二門不相違矣眞俗二諦同所歸矣若謂小乘有罪福之言大乘無是非之語似胡越之殊趣若矛盾之相拒童子尚羞翻覆聖人豈爲首鼠良以道聽而途說遂使謬量而惡取若博考而深思必疑釋而

迷愈矣敬惟十力世雄無上慈父言無不實慈無不普相無不離視無不覩德無不周過無不去善無不勸惡無不沮香塗不欣刀割無怒不愛從順不憎違拒福慧圓滿而靡餘煩惱罄竭而無緒拔三界之沈溺啓四生之聾瞽空有俱照以相濟眞俗會通而雙舉務在量病而施藥不可違中而偏處若夫方等一乘波若八部聖慧之極大乘之首莫不廣述受持之利深陳毀謗之咎經又云深信因果不謗大乘何謂大乘之理都無因果乎大取相而爲善則善而未精見相而斷惡則斷已復生若悟善性寂而無作了惡

體空而何斷乃令三障冰銷而寂滅萬德雲集以彌滿智慧如海不可酌之以一蠡道邁人天豈得闚之以寸管而喻之於檮杌測之以愚短不亦謬哉夫說空而恣情者不能無所苦也疾痛惱之則寢不安矣刀鋸傷之則體不完矣終日不食則受其饑矣無裘禦冬則苦寒矣然則致苦之業豈可輕而不避乎夫五福之與六極人情所不能齊也故居窮而思達處危而求安嬰疾而願愈在感而羨歡愛壽考而忌短折榮世祿而恥形殘樂加之而欣笑苦及之而憂歎何得雷同於善惡而不修於福因乎觀萬姓之異稟

寔千種而殊級或比上壽而有餘或疋下殤而不及或衣單布而無恙或服重襦而寒入或藉草土而安和或處牀褥而風濕或不治而自愈或雖治而不立或無術而體康或善攝而痾集其形之表也均有髮膚膚之內也府藏奚殊皆含血而包肉竝筋連而骨扶何一壽而一夭何一充而一癯稟何靈而獨實受何氣而偏虛虛者不獨埃塵而作體實者豈偏金石以爲軀未必壽長者有醫術齡促者無道書何謂專由攝養不在業乎亦有夭命胞胎受疾嬰孩喜怒未競嗜欲未開未觸冒於寒暑未毀悴於悲哀壽欲何

而夭疾何從而來則其所以然者豈非前業之由哉至如漢昭哀之二主魏文明之兩帝或未三九而登遐或僅五八而捐世術人雲集但致李氏之靈方士如林不救倉舒之逝君王不乏於藥巫醫豈秘其藝何寢疾而弗瘳何促齡而莫繼豈非隨業而感報非道術之所濟乎然經稱施藥之功佛歎醫王之德孔公明愼疾之軌老子有攝生之則不信業者旣迷不順醫者亦惑能詳因果之深淺乃辨藥石之通塞可究之以智慧難具之於翰墨至如公明辨祟扁鵲除痾河東郭璞譙郡華佗廣陵吳普彭城樊阿或禳凶

而作吉或止疾以爲和何得不信醫術之有益乎然景純識加刑之日而不能使刑之不加公明知壽盡之年不能令年之不盡扁鵲元化不能使其親不歿吳普樊阿不能令其躬不殞何得不信長短之業乎醫由業會藥依緣聚醫實有功藥非無取必死之病雖聖莫之蠲可療之疾待醫而方愈寔由業反則僵尸遇再生之藥命以業徂則聖醫爲一棺之土壽之修促體之安苦隨遭否泰姸媸伸傴千品萬端皆業爲主三界六趣隨業而處百卉無情故美惡非關於業報四生有命則因緣不同於草莽斤斧伐木不驚

刀杖加人則懼匏瓜繫而不食羽毛食而馳騖比有情於無知何非倫而引喻夫空有略談則率由心業前且詠其生常今則示其正法小乘以依報爲業有大乘以萬境爲識造隨幻業而施之天地逐妄心而現之識草若翳目覩乎空華比睡夢現其生老若悟之於心業則唯闡乎佛道原夫小乘之與大乘如小學之與大學幼唯敎之以書計長乃博之以禮樂始蒙然而類牛毛終卓爾而同麟角此乃爲訓之次序何有異同而可剝良以衆生之根有利有鈍是故聖人之敎或漸或頓或致之於深遠或進之以分寸雖

百慮而一致非異道而爭論乃有執空門以反敎論大乘而謗小佛不關衆生衆生自不了譬閽室之無燭如夜遊而未曉故相剝奪而諠諠競是非而擾擾何以採芙蓉於木末尋吳楚于燕趙不亦謬乎夫一味無以和羹一木無以構室一衣不稱衆體一藥不療殊疾一彩無以爲文繡一聲無以諧琴瑟一言無以勸衆善一戒無以防多失何得怪漸頓之殊異令法門之專一夫法門之多品如藥石之殊功救冷以溫物爲用去熱則寒藥宜豐或特宜於禦濕或偏須於止風不可同病而殊藥不可病殊而藥同若守株而必凝能達變而後通何得拘一途而相剝起戰爭於其中乎三世因果佛不誑欺十力勸戒聞當不疑勸之者應修戒之者宜遠抑凡情之所耽行聖智之所願何得違經論之所明以智聽而爲斷而謂善惡都空無損益乎夫法眼明了無法不悉舌相廣長言無不實其析有也則一毫爲萬其等空也則萬象皆一防斷常之生尤兼空有以除疾彼菩提之妙理實甚深而微密厭塵勞而求解慧當謹愼而無放佚非聖者必凶順道者終吉勿謂不信有如皎日

廣弘明集卷之十四

音釋廣第十四

芟音衫伐也　藜藿藜郎低切藿忽郭切　餧奴罪切飢也　嵦口攺切高也

賑恤賑音軫恤辛聿切濟貧之曰賑恤　柢音帝根柢也木　粢音資祭飯也

墉音容　蜡音乍年終祭神曰蜡　諦音帝審也　日磾磾音低金日磾也

齷齪齷於角切齪初角切急促局狹　媲匹計切配也　褒姒褒博毛切姒音似

獫狁獫虛檢切狁余準切　彪必休切人名　杼直呂切持緯者　菌巨隕切

幽王妃　隰音習小隰也　郲音來國名　紇恨發切　閶闔　閒

切地也　膍背　齧牛齝曰膍背　士相許切　帶音帶　小帶也

機音機人名五忽切四凶之一也　祟息遂切鷂也　譙郲名其小切

廣弘明集卷第十五

唐釋道宣撰

佛德篇第三 皇覺聰命開濟在緣從其化者言行攸歸

序

序曰夫以蒙俗作梗妙籍毋師師之大者所謂王也故王者往也若海之朝宗百川焉王之取號况於此也然則統言王者約緣乃多事理兩分舉要唯二初謂詳事二謂明理故詳事之王則人王天王是也行化在事事止於身身存而化行身滅而化息此則外討其身而莫思其內識故目其化爲外教也二謂明理則法王佛覺是也行化在理理在於心心存而化行想滅而境絕此則內檢其心而不緣於外境故目其化爲內教也所以厚身而存生生生而不窮損生而去情情亡而照寂致使存形之教萬國同儀練心之術千聖齊一是則道俗兩教出入升沈俗則入有而沈形六道以之而綿亘道則出空而外位三聖自此而昌明焉自正道東流六百餘載釋蒙從信其徒不一獨夫震虐而坑僧擊像者二三明后重道寺塔崇樹者亦衆矣至如吳王之詳佛聖曉天人之所歸宋君之叙佛德明朝賢之宗奉諸餘蒙昧無足勝言故序現迹之詳瑞又述頌作之盛德隨類覽歷豈不昭彰心性乎

釋迦文佛像讚 并序

支遁

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有本道德之謂也昔姬周之末有大聖號佛天竺釋王白淨之太子也俗氏毋族厥姓裘曇焉仰靈胄以丕承藉僑哲之遺芳吸中和之誕化禀白淨之顥然生自右脅弱而能言謙天爵以不加爲貴誠逸祿以靡須爲足故常夕惕上位逆旅紫庭紆軫儲宮擬翮區外俄而高逝周覽郊野四闢皇扉三鑒疾苦風人厲辭以激興乃甘心受而莫逆諷大猷於有道慨在茲之致淹遂乃明發遐征棲遲幽閑脫皇儲之重任希無待以輕舉穢龍章之盛飾貿窮巖之褞褐資送之儔自崖而反矣爾乃抗志匪石安仁以山斑卉匪居摧心立盟壘安般之氣緒運十筭以質心併四籌之八記從二隨而簡巡絕送迎之兩際緣妙一於鼻端發三止之朦秀洞四觀而合泯五陰遷於還府六情虛於靜林涼五內之欲火廓太素之浩心濯般若以進德潛七住而挹玄搜冥魚於六絕齒既立而廢筌豁萬劫之積習同生知於當年掩五濁以擅曜嗣六佛而徵傳偉唯

夫六體佩圓光啓度黃中色豔紫金遲動陵虛悠往倏忽八音流芳逸豫揚彩沙覽未兆則卓絕六位曲成已著則化隆三五沖量弘乎太虛神蓋宏於兩儀易簡待以成體太和擬而稱邵圓蓍者象其神寂方卦者法其智周照積祘之留詳元宿命以制作或綱之以德義或疏之以沖風亮形搖於日新期妙王於不盡美既青而青藍逞百練以就粹導庶物以歸宗拔堯孔之外揵屬八億以語極罩墳索以興典擬道行之三無絡册周以曾玄神化著於西域若朝暉外于暘谷民望景而與行猶曲調諧於宮商當是時也希夷緬邈於義風神奇卓絕於皇軒蔚彩沖漠於周唐頌味有餘於鄒魯信可謂神化之都領皇王之宗謨也年逾縱心泯迹泥洹夫至人時行而時止或隱此而顯彼迹絕於忍土冥歸於維衛俗徇常以駭奇固以存亡而統之至於靈覺之性三界殄悴谿若川傾頹如乾墜黔首與永夜同幽冥流與涸津並匱六度與崩岑俱頹三乘與絕軸解轡門徒泣血而心喪百靈銜哀而情悸夫道高者應卑因巡者親與故不祈哭而哭豈非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難靈風播越環周六合曆數終於赤縣後劫所以與聞景仰神

儀而事絕於千載祇洹既已漂落玉樹卒亦荒蕪道喪人亡時亦已矣道以不才仰遵大猷追朝陽而弗暨附桑榆而未升神馳在昔願言再欽遂援筆與古述厥遐思其詞曰

太上邈矣有唐統天孔亦因周遂廬三傳明明釋迦寔惟帝先應期叡作化融竺乾交養恬和濯粹沖源邁軌世王領宗中玄堂構洪謨揭秀負靈峻誕崑岳量褒太清太象罕窺乃圓其明玄音希和文以八聲煌煌慧炬燭我宵征人欽其哲孰識其冥望之霞舉即亦雲津感揚夏烈溫柔晞春比器以形卓機以神卷即煙滅騰亦龍伸鼓舞冊資靈氣惟新誰與茲作獨運陶鈞三無衷玄八億致達二部既弘雙翰惟典充以環奇恬以易簡藏諸蘊匱寔之今善可善善因乃讚乃演致存言性豈伊弘闡日月貞朗顯廟周遍生如紛霧聣來已晞至人全化跡隨世徽假云泥洹言告言歸遺風六合佇方赤縣象罔不存誰與悟機鏡心乘翰庶覿冥暉

阿彌陀佛像讚并序

夫六合之外非典籍所模神道詭世豈意者所測故曰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每在常輒欲以所不能

見而斷所未能了故令井蛙有坎宅之矜馮夷有秋
水之伐故其冥矣余遊大方心倦無垠因以靜服復
伸諸奇麗佛經記西方有國國名安養廻遼迥邈路
踰恒沙非無待者不能遊其難非不疾者焉能致其
速其佛號阿彌陀晉言無量壽國無王制班爵之序
以佛為君三乘為教男女各化育於蓮華之中無有
胎孕之穢也館宇宮殿悉以七寶皆自然懸構制非
人匠苑囿池沼蔚有奇榮飛沉天逸於淵藪逝寓羣
獸而率真閶闔無扇於瓊林玉響天諧於簫管冥霄
隕華以闔境神風拂故而納新甘露微化以醴被蕙

風導德而芳流聖音應感而雷響慧澤雲垂而沛清
學文喻兮而貴言真人冥宗而廢翫五度憑虛以入
無般若遷知而出玄衆妙於茲大啓神化所以永傳
別有經記以錄其懿云此晉邦五末之世有奉佛正
戒諷誦阿彌陀經誓生彼國不替誠心者命終靈逝
化往之彼見佛神悟即得道矣遁生末蹤忝廁殘跡
馳心神國非所敢望乃因匠人圖立神表仰瞻高儀
以質所天詠言不足遂復係以微頌其詞曰
王猷外釐神道內綏皇矣正覺寔兼宗師泰定軫曜
黃中秀姿恬智交泯三達玄夷啓境金方緬路悠迥

于彼神化悟感應機五度砥操六慧研微空有同狀
玄門洞開詠歌濟濟精義順神玄肆洋洋三乘詵詵
藏往摹故知來惟新一才孰降朗滯由人造化營域
雲構峩峩紫館辰崎華宇星羅玉闌通方金墉啓阿
景傾朝日豔蔚晨霞神提廻互九源曾深浪無筌忘
鱗罕餌淫澤不司虞駭翼懷林有客驅徒兩埋機心
甘露敦洽蘭蕙助馨化隨雲濃俗與風清葳蕤消散
靈飈掃英瓊林諧響八音文成珉瑤沈粲芙蕖晞陽
流澄其潔葉播其香潛爽冥莘載哲來翔孕景中葩
結靈幽芳類諸風化妙兼于長邁軌一變同規坐忘

文殊師利讚

童真領玄致靈化實悠長昔為龍種覺今則夢遊方
惚恍乘神浪高步維耶鄉擢此希夷質映彼虛閑堂
觸類興清遘目擊洞兼忘梵釋欽嘉會閑邪納流芳

彌勒讚

大人軌玄度弱喪升虛遷師通資自廢釋迦登幽閑
彌勒承神第聖錄載靈篇乘乾因九五龍飛兜率天
法鼓震玄宮逸響亮三千晃晃凝素姿結跏曜芳蓮
寥朗高懷興八音暢自然恬智冥微妙縹眇詠重玄
盤紆七七紀應運莅中幡挺此四八姿映蔚華林園

亹亹玄輪奏三攄在昔緣

維摩詰讚

維摩體神性陵化昭機庭無可無不可流浪入形名民動則我疾人恬我氣平恬動豈形影形影應機情玄韻乘十哲頡頏傲四英忩期遇濡首亹亹讚死生

善思菩薩讚

玄和吐清氣挺茲命世童登臺發春詠高興希遐蹤乘虛感靈覺震網發童蒙外見憑寥廓有無自冥同忘高故不下蕭條數仞中因華請無著陵虛散芙蓉能仁暢玄句即色自然空空有交映迹冥知無照功

神期發筌悟豁爾自靈通

法作菩薩不二入菩薩讚

乃昔有嘉會茲日多神靈維摩發淵響請定不二名玄音將進和法作率所情亹亹玄心運寥寥音氣清麤二標起分妙一寄無生

閈首菩薩讚

閈首齊吾我造理因兩虛兩虛似得妙同象反入麤何以絕塵迹忘一歸本無空同何所貴無貴乃恬愉

不眴菩薩讚

有愛生四淵淵況世路永未若觀無得德物物自靜何以虛靜間恬智翳神穎絕迹遷靈梯有無無所騁不眴冥玄和栖神不二境

善宿菩薩讚

體神在忘覺有慮非理盡色來投虛空響朗生應彰託陰遊重冥冥亡影迹隕三界皆勤求善宿獨玄泯

善多菩薩讚

自大以跨小小者亦駭大所謂大道者遺心形名外都忘絕鄙當冥默自玄會善多體冲姿豁豁高懷泰

首立菩薩讚

為勞由無勞應感無所思悠然不知樂物通非我持

渾形同色欲思也誰及之嘉會言玄志首立必體茲

月光童子讚

靈童綏神理恬和自交忘弘規愍昏俗統體稱月光心為兩儀緼迹為流溺梁英姿秀乾竺名播赤縣鄉神化詭俗網玄羅摯遊方丘巖積陳痾長驅幸玉堂汲引興有待冥歸無盡場戢翼栖高嵎凌風振奇芳

萬佛影銘 并序○佛影今在西那伽訶羅國南山古仙石室中渡流沙從徑道去此一萬五千八百五十里感世之應詳於前記也　釋慧遠

夫滯於近習不達希世之聞撫常永日罕懷事外之感是使塵想制於玄襟天羅網其神慮若以之窮齡

則此生豈遇以之希心則開悟靡期於是發憤忘食情百其慨靜慮閑夜理契其心爾乃恩沾九澤之惠三復無緣之慈妙尋法身之應以神不言之化化不以方唯其所感慈不以緣冥懷自得譬日月麗天光影彌暉羣品熙榮有情同順咸欣懸映之在己罔識曲成之攸寄妙物之談功盡於此將欲擬夫幽極以言其道髣髴存焉而不可論何以明之法身之運物也不物物而兆其端不圖終而會其成理玄於萬化之表數絕乎無形無名者也若乃語其筌寄則道無不在是故如來或晦先跡以崇基或顯生塗而定體

或獨發於莫尋之境或相待於既有之場獨發類乎形相待類乎影推夫冥寄為有待耶為無待耶自我而觀則有間於無間矣求之法身原無二統形影之分孰際之哉而今之聞道者咸摹聖體於曠代之外不悟靈應之在茲徒知圓化之非形而動止方其跡豈不誣哉遠昔尋先師奉侍歷載雖啓蒙慈訓託志玄籍每想奇聞以篤其誠遇西域沙門輒餐遊方之說故知有佛影而傳者尚未曉然及在此山值罽賓禪師南國律學道士與昔聞既同並是其人遊歷所經因其詳問乃多有先徵然後驗神道無方觸像而寄百慮所會非一時之感於是悟徹其誠應深其信將援同契發其真趣故與夫隨喜之賢圖而銘焉

廓矣大像理玄無名體神入化落影離形迴暉層巖凝暎虛亭在陰不昧處暗愈明婉步蟬蛻朝宗百靈應不同方跡絕兩冥(其一) 茫茫荒宇靡勸靡獎談虛寫容拂空傳像相具體微沖姿自朗白毫吐曜昏夜中爽感徹乃應扣誠發響留音停岫津悟冥賞撫之有會功弗由曩(其二) 旋踵忘敬罔慮罔識三光掩暉萬象一色庭宇幽藹歸塗莫測悟之以靜震之以力慧風雖遐維塵攸息匪伊玄覽孰扇其極(其三) 希音遠流乃

眷東顧欣風慕道仰規玄度妙盡毫端運微輕素託彩虛凝殆映霄霧迹以像真理深其趣奇興開衿祥風引路清氣迴於軒宇昏明交而未曙髣髴鏡神儀依稀若真遇(其四) 銘之圖之曷營曷求神之聽之鑒爾所修庶茲臣軌映彼玄流漱情靈沼飲和至柔照虛應簡智落乃周深懷冥託霄想神遊畢命一對長謝百愛(其五)

晉義熙八年歲在壬子五月一日共立此臺擬像本山因即以寄誠雖成由人匠而功無所加至於歲次星紀赤奮若貞于太陰之墟九月三日乃詳檢別記

銘之於石爰自經始人百其誠道俗欣之感遺跡以悅心於是情以本應事忘其勞于時揮翰之賓僉焉同詠咸思存遠猷託相異聞庶來賢之重軌故備時人於影集大通之會誠非理所期至於佇襟遐慨固已超夫神境矣

晉襄陽丈六金像頌并序

昔衆祐降靈出自天竺託化王宮興于上國顯迹重冥開闢神路明暉宇宙光宅大千萬流澄源圓映無主覺道虛凝湛焉遺照於是乘變化以動物而衆邪革心跓神步以感時而羣疑同釋法輪玄運三乘並

轍道世交興天人攸夢淨音既暢逸響遠流密風遐扇遠生善教末年垂千祀徒欣大化而運乖其會弗獲叩津沙門發明淵極覩覿神影餐服至言雖欣味餘塵道風遂邁擬足逸步玄迹已邈每希想光晷髣髴容儀寤寐興懷若形心目冥應有期幽情莫發慨焉自悼悲憤靡寄乃遠契百念慎敬慕之思追述八王同志之感魂交寢夢而情悟於中遂命門人鑄而像焉夫形理雖殊階塗有漸精麤誠異悟亦有因是故擬狀靈範啓殊津之心儀形神模闢百慮之會使懷遠者兆玄根於來葉存近者遇重劫之厚緣乃道福兼弘真迹可踐三源反流九神同淵于時四輩悅情道俗齊趣蹟響和應者如林鑄均有虛室之供而進助者不以纖毫爲挫勸佐有彌劫之勤而操務者不以昏疲告勞因物任能不日而成功自人事猶天匠焉夫明志莫如詞宣德莫如頌故志以詞顯而功業可存德以頌宣而形容可像匪詞匪頌將何美焉乃作頌曰

堂堂天師明明遠度淩邁羣萃超然先悟慧在恬虛妙不以數感時而興應世成務金顏映發奇相暉布肅肅靈儀峨峨神步茫茫造物玄運冥馳偉哉釋迦

與化推移靜也淵默動也天隨綿綿遠御亹亹長縻反宗無像光潛影離仰慕千載是擬是儀

文殊像讚 殷晉安

文殊淵睿式昭厥聲探玄發暉登道懷英琅琅三達如日之明亹亹神通在變伊形將廓恒沙陶鑄羣生眞風幽暖千祀彌靈思媚哲宗寤言祇誠絕塵孤栖祝想太冥

文殊師利讚并序

文殊師利者是遊方菩薩因離垢之言而有斯目非厥號所先也原夫稱謂之生蓋至道與其貌何者虛

引之性彰於立德執世之表聞於童眞廉俗之風移則感時之訓興故云濡首又以法王子爲名焉夫欲窮其淵致者必先存其深大終古邈矣豈言像之所極難筭之劫功高積塵悠悠遐曠焉可爲言請畧叙其統若人之始出世爰自帝冑尊號法王無上之心兆於獨悟發中之感無不由他近一遇正覺而靈珠內映玄景未移遂超登道位於是深根永搆於沖壤豐條巽神柯而同茂慈悲之氣與惠風俱扇三達之明與日月並耀具體而微因以功侔法身矣若乃天機將運卽神通爲館宇圓應密會以不疾爲影跡斯

其所以動不離寂而彌綸宇宙倏忽無常境而名冠遊方者也世尊與出乃援躍進之明顯潛德于香林因慶雲而西徂復龍見於玆剎法輪旣轉則玄音屢唱對明淵極輒暢發深言道映開士故諸佛美其稱體絕塵俗故濯纓者高其跡非夫合天和以挺作吸沖氣而爲靈舒重霄以廻蔭吐德音而流聲亦孰能與於此哉將欲搖蕩羣生之性宅至柔之主開宏基於一簣廓恒沙而爲宇若然而不悅文殊之風則未達無窮之量長笑於方寸之寂矣自世尊泥洹幾將千祀流光移陰復與昔而昇降由是冥懷宗極者感悲長津之喪源懼風日之潛損遂共表容金石繼以文頌人思自盡庶雲露以增潤今之所遇蓋是數感百年有鐵輪王王閻浮提號曰阿育仰規遐軌擬而像焉雖眞宰不存於形而靈位若有主雖幽司不以情求而感至斯應神變之異屢革民聽因險悟時信有自來矣意以爲接頹薄之運寔由冥維之功通夫昏否之俗固非一理所弘是以託想之賢祇誠攸寄思紐將絕之緒引毫心以標位乃遠摸元匠像天所像感來自東不覺欣然同詠

眇眇童眞弱齡啓蒙含英吐秀登玄履峯神以道王體以沖通浪化遊方乃軌高蹤流光遺映爰暨玆隆

思對淵匠靖一惟恭虔標絕代庶落塵封

佛影銘并序　　宋謝靈運

夫大慈弘物因感而接接物之緣端緒不一難以形檢易以理測故已備載經傳具著記論矣雖舟壑緬謝像法猶在感運欽風日月彌深法顯道人至自祇洹具說佛影偏爲靈奇幽巖嵌壁若有存形容儀端莊相好具足莫知始終常自湛然廬山法師聞風而悅於是隨喜幽室卽考空巖北枕峻嶺南映濛澗摹擬遺量寄託青彩豈唯像形也篤故亦傳心者極矣

道秉道人遠宣意旨命余製銘以充刊刻石銘所始
寔由功被未有道宗崇大若此之比豈淺思膚學所
能宣述事經徂謝永眷罔已輒罄竭劣薄以諾心許
徽猷秘奧萬不寫一庶推誠心頗感羣物飛鶴有華
音之期闡提獲自拔之路當相尋於淨土解顏於道
場聖不我欺致果必報援筆興言情迫其慨
羣生因染六趣牽纏七識迭用九居屢遷劇哉五陰
卷矣四緣遍使轉輪苦根迍邅迍邅未已轉輪在已
四緣雲薄五陰火起疊疊正覺是極是理動不傷寂
行不乖止曉爾長夢貞爾沈詖以我神明成爾靈智

我無自我實承其義爾無自爾必祛其僞僞既殊塗
義故多端因聲成韻卽色開顏望影知易尋響非難
形聲之外復有可觀觀遠表相就近暧景匪質匪空
莫測莫領倚巖輝林傍潭鑿井借空傳翠激光發冏
金好冥漠白毫幽暧日月居諸胡寧斯慨曾是望僧
擁誠俟對承風遺則曠若有槩敬圖遺縱疏鑿峻峯
周流步欄窈窕房櫳激波映墀引月入窗雲往拂山
風來過松地勢既美像形亦篤彩淡浮色羣視沈覺
若滅若無在摹在學由其潔精能感靈獨誠之云孚
惠亦孔續嗟爾懷道愼勿中傷蕩爽之推闡提之役
反路今覩發蒙茲覿式厲厥心時逝流易敢銘靈字
敬告震錫

佛讚　宋范泰

精粗事阻始末理通捨事就理卽朗袪蒙惟此靈覺
因心則崇四等極物六度在躬明發儲寢孰是化初
夕滅雙樹豈還本無眇眇遠神遙遙安如願言來期
免茲淪滑

與謝侍中書

卿常何如歷觀高士類多有情吾亦許卿以同何緬
邈之過便是未孤了幽關也吾猶存舊情東望慨然

便是有不馳處也見熾公阡陌如卿問栖僧於山誠
是美事屢改驟遷未爲快也杖策之郡斯則善也祇
洹中轉有奇趣福業深緣森兮滿目見形者所不能
傳聞言而悟亦難其人辭煩而已於此絕筆范泰敬
謂祇洹塔內讚因熾公相示可少留意省之幷問子
與人歌而善

答范光祿書　謝靈運

辱告慰企晚寒體中勝常靈運腳諸疾比春更甚憂
慮故人有情信如來告企詠之結實過飢渴山澗幽
阻音塵隔絕忽見諸讚歎慰良多可謂俗外之詠事

覽三復味翫增懷輒奉和如別雖辭不足覩然意寄
盡此從弟惠連後進文悟哀宗之美亦有一首幷以
遠呈承祇洹法業日茂隨喜何極六粱微緣竊望不
絕卽時經始招提在所住山南南檐臨澗北戶背巖
以此息心當無所忝邪平生緬然臨紙累歎敬借爲
先繼以音告儻値行李輒復承問二月一日謝靈運
白荅

和范光祿祇洹像讚三首 幷序

范侯遠送像讚命余同作神道希微願言所屬輒揔
三首期之道場

佛讚

惟此大覺因心則靈垢盡智照數極慧明三達非我
一援羣生理阻心行道絕形聲

菩薩讚

若人仰宗發性遺慮以定養慧和理斯附夌初四等
終然十住涉求至矣在外皆去

緣覺聲聞合讚

厭苦情多兼物志少如彼化城權可得寶誘以涅槃
救爾生老肇元三車翻乘一道

和從弟惠連無量壽頌

法藏長王宮懷道出國城願言四十八弘誓拯羣生
淨土一何妙來者皆淸英頹年欲安寄乘化必晨征

維摩詰經中十譬讚八首

聚沫泡合

水性本無泡激流遂聚沫卽異成貌狀消散歸虛壑
君子識根本安事勞與奪愚俗駭變化橫復生欣怛

燄

性內相表狀非炎安知火新新相推移熒熒非向我
如何滯著人終歲迷因果

芭蕉

生分本多端芭蕉知不一合萼不結核敷花何由實
至人善取譬無宰誰能律莫昵緣合時當視分散日

幻

幻工作同異誰復謂非眞一從逝物過旣往亦何陳
謬者疑久近達者皆自賓勿起離合情會無百代人

夢

覺謂寢無知寐中非無見意狀盈眼前好惡迭萬變
旣悟眇已往惜爲浮物戀孰視娑婆盡寧當非赤縣

影響合

影響順形聲資物故生理一旦揮霍去何因得像似

羣有靡不然昧漠呼自已四色尚無本八微欲安恃

浮雲

泛濫明月陰薈蔚南山雨能為變動用在我竟無取
俄已就飛散豈復得攢聚諸法既無我何由有我所

電

倏爍驚電過可見不可逐恒物生滅後誰復覈遲速
愼勿留空念橫使神理恧發已道易乎忘情長之福

佛記序 并敕答 二首 沈約

敕云去歲令虞闡等撰佛記幷令作序序體不稱頗
治改猶未盡致尋佛教因三假以寄法藉二諦以明

理達相求宗不著會道論其指歸似未至極乃不應
以此相煩亦是一途善事可得為厝筆不以故指敕
闡等結序末體又似小異

臣約言佛記序今謹以上呈詞義無取伏懷自恧謹
啓

敕云記序始得看今敕繕寫流布

序曰含靈萬品既非記諜所窮物物稟生豈伊積塵
能討莫不起乎無理而至乎無生者也雖要終有地
而原始莫闚自非靈照特達宗極斯在則理閉機初
鑽叩事絕非唯四果不議固亦十地罔窺邈乎悠敻
有之而莫知所從者也如來覆簣爰始言登永路起
滅迴還馳驟不息去來五道大千比之毫端往復三
界祇劫未足稱遠積明累照念念不休離此生滅證
成妙果固已空有兼謝登徒齊遷磐變而已哉昊昊
區區猶秉何言之稱至人無已寧以詞義為珍蓋由
萬惑相扇昧明代起業假緣開事須曉達一音所吐
無思不服義在徇物動非為已法吼震灑於無外甘
露炳煥於龍宮開宗闡教致之有漸標四諦於鹿園
辨百非於雙樹廓不二之法門廣一乘之長陌行迷
復路弱喪知歸而因應回舛厥塗不一白毫所照遍

刹土於恒沙七步降跡蹙龍堆而攸被推極神道原
本心靈感之所召跨無邊而咫尺緣之所乖向法城
而不覩及像教云末經紀東流熱坂艱長寒山峻阻
橫書左字累萬方通翦葉成文重譯未曉自此迄今
千祀過半靈迹稍啓名僧間出律藏方等行來漸至
蘊乎西國未至者多雖法身常住之奧遠二諦三假
之淵曠悟道求宗於斯可足而能仁體玆大聖寔為
本師悠悠羣品精靈所係迄于前因往業多所昧略
然神化應感參差互見又世胄名氏本國俗緣散析
眾部卒難討究神功妙力同出異名降胎求道寧止

一相託生迦維本由權迹出自北門非悟法之始遍
照東方豈通化之極適道已來四十九載妙應事多
宜加總緝共成區畛至於經像舊錄境剎遺記開勸
之功於斯自遠大權弘曠亡身以濟物應真耿介標
心非爲已分蹤或異適末必同神塗詭互難以臆辨
靈怪倜儻言語斯絕圖澄之龍見趙魏羅什之鳳集
關輔犍陀近遊京洛單開遠適羅浮雖迹與俗同而
意無可察塗出玉門法座不遠七處九會峨然在目
靈應肸蠁偏富延澤以西光景葳蕤多見天山之表
有志奇僧每經遊歷神迹昭然咸有文注繁蕪舛雜

實須裁整分五道於人天設重牢於厚地各隨業力
的焉不差此皆卷舒眞俗終始名相其玄塗幽遠大
則直至道場其徵證切近小則開勸晚學斯寔兼濟
之方舟大悲之廣路雖復智昏覩肉形窮尺棰縁動
必應又況進於此者乎是以至聖慇懃每存汲引垂
文見意貽厥將來皇帝行成無始道承曠劫十號在
躬三達靡礙屈茲妙有同此轉輪傷昏惑久迷正
路悱發之徒空懷鑽仰條流緬曠事難總一志淺業
勞迄用無就非所以闢彼四衢出之火宅者也乃詔
中書侍郎虞闡太子洗馬劉溉後軍記室周捨博尋
經藏搜採註說條別流分各以類附曰少功多可用
譬此名曰佛記凡三十篇其有感應之流事類相似
止取其一餘悉不書或後死而更生陳說經見事涉
杳冥取驗無所亦皆靡載同之闕疑或憑人以言託
想成夢尤難信曉一無所錄若夫欲遐適者必遠記
所從欲悟道者必妙識所宗然後能允得其門親承
音旨未有不知厥路莫辨伊人膠目闇踐自與理合
所以引彼衆流歸之一源可令莘莘含識望塗知往
察砥矢而言歸不廻遑於岐路俾厥淸信之士亦有
取於此云

列塔像神瑞迹 并序

余以佛化隄封三千園內近對小識且局南洲斯則
通計神州咸蒙聲教神蹤遺跡閉在幾初前漢已來
相從間出劉向校書天閣往往見有佛經赤縣山裂
水開時時瑞像來現或塔由地踊或佛降因空事緒
繁委略標十數有未見者須顯其相云略列大唐育
王古塔來歷

越州東三百七十里鄮縣塔者西晉太康二年沙門
慧達感從地出高一尺四寸廣七寸露盤五層色青
似石而非四外雕鏤異相百千梁武帝造木塔籠之

八王自巡州里今見神瑞光聲聖僧備如別傳

鄭州超化寺塔在州南百餘里基趾遍今寺院並古時石砌合縫甚密鐵為細要其石長八尺四面細要長一尺五寸深五寸石下並泥塔南基出泉十餘所徑三尺涌而無聲永徽中有崑崙入泉向下窮之但有石柱羅列竟不測其際中有石塔在空水凝而不及

冀州（舊魏州者）臨黃縣西北三十里有育王舍利寺近為尼住寺有古塔編石為基從水底出塔三面水極深唯西面通行往足有蓮藕人畏之無敢採捕

岐州岐山南岐山縣北二十里法門寺塔在平原上古來三十年一度開開必感應顯慶五年敕令僧智琮往請有瑞令開蒙光明照燭道俗通見乃掘出進內龍朔二年還返故塔其舍利如大人指節骨長二寸許其內孔方色白光明如別圖狀

益州成都郭下福感寺塔本名大石寺隋初詵律師尋其古迹欲尋其舍利掘至泉源唯是一石見於其上架九級木浮圖備有靈相隋蜀王秀又掘之至泉風雨至不可及際於傷破得一片石出乃是黳玉今見存

益州北百里洛縣城北郭下寶興寺塔其寺本名大石其事大同福感

益州西南百餘里晉源縣等衆寺塔略同於上

潤州江寧縣故都朱雀門西南古越城東廢長干寺內昔西晉僧惠達感光掘之一丈得三石匣中有金函盛三舍利并髮爪其髮引可三尺放則螺旋今有死塔三層并剎佛殿餘但椽木大蟲登基穢汚者被打號叫驚人或有死者

懷州東武陟縣西七里妙樂寺塔方基十五步并以石編之石長五尺闊三寸已下極細密古老傳云其

塔基從泉上涌出

瓜州城東三里有土塔周朝育王寺今廢唯有遺基土以舍覆四畔牆匝時見光明公私士女往來

青州臨淄城中有阿育王寺其形像露盤在深林巨樹下昔石趙時佛圖澄知之令往取入地二十餘丈獲之

河東蒲坂有育王寺時出光明姚秦時掘得佛骨於石函銀匣中照耀殊常

并州子城東育王寺者今見尼住為淨明寺失基所在

并州楡社縣郭下育王寺小塔見有僧住
代州城東育王塔
洛州故都西白馬寺南一里育王塔
甘州東百二十里删丹縣城東弱水北土堆古老云
育王古塔
沙州城内廢大乘寺塔基云是育王塔
晉州北霍山南土堆古老云是育王寺塔已前諸塔並是姬周時有大輪王名爲阿育此曰無憂統臨此洲萬有餘國役使鬼神一日而造八萬四千塔此土有之每發神瑞廣如感應傳
揚州育王金瑞像者吳孫皓時後園所獲皓初茂而

穢之腫痛遍身太史占曰犯大神也皓謝之有間因
爾開信
吳郡松江浮水石像二軀昔西晉建興中像浮松江
有居士朱應接而出之舉高七尺於通玄寺視背有
銘一名惟衛二名迦葉
荆州長沙寺瑞像者東晉太元初見於州城北行人
異之試以刀擊之乃金像也長沙寺僧迎至寺光上
有梵書云育王所造梁武聞迎至都大放光明及梁
滅迎上荆州至今見存歷代光瑞不可備載如別所
顯

荆州大明寺檀優塡王像者梁武帝以天監元年夢
見檀像入國乃詔募得八十人往天竺至天監十年
方還及帝崩元帝於江陵即位遣迎至荆都後靜陵
側立寺因以安之
揚州長干寺阿育王像者東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悝
見張侯浦有光使人尋之得一金像無光趺載像至
長干巷口牛不復行因縱之乃徑趣長干寺後數年
東海人於海獲銅趺浮水上因送像所果同後四十
年南海獲銅光於海下乃送像所宛然符合自晉宋
齊梁陳隋唐七代無不入内供養光瑞如別今在京

師大興善寺模寫殷矣眞身在廬山峯頂寺
凉州南百里崖中泥塑行像者昔沮渠蒙遜王有凉
土專弘福事於此崖中大造形像千變萬化驚人眩
目有土聖僧可如人等常自經行無時暫捨遥見便
行人至便止觀其面貌如行之狀有羅土於地者後
人看足跡納納今見如此
襄州檀溪寺金像行者東晉寧康中沙門釋道安之
所造也及成就已乃行至萬山明迎返寺其夕又出
至寺門至山蹋石現一足相周武滅法鎭副長孫哲
志性兇麤先欲除毀令百人以索繫頸挽之不動哲

大怒乃至加五百人方倒震地哲喜落馬尋卒當毀
像時於腋下倒垂衣內銘云此像三周甲午當滅勘
以長曆大畧符焉其所蹈石在本寺今名啓法是也
涼州西番禾縣瑞石像者元魏太延中沙門劉薩訶
行至番禾東北望御谷山而禮曰此山中有佛像
者若相不具國亂人苦經八十七載正光年初風雨
震山挺出石像長一丈八尺形相端嚴唯無其首登
即命造隨安隨落魏道陵遲分東西矣後四十年州
東七里澗內獲石佛首即以安之恰然符合周保定
中像首又落隋初還復立瑞像寺煬帝西征過之改

爲感通寺今圖寫多依量模准
京師崇義寺石影像者形長八寸徑五寸八楞紫石
英色梁武太清中有僧從外國將來遇亂安廬山像
頂上隋煬在蕃鎮江陽見別記往求得之及登儲貳
送於曲池日嚴寺寺廢入崇義寺京師道俗咸就見
之往往不同見佛見神山林幢蓋者前後異等貞觀
十年敕迎入內
坊州玉華宮鐵礦瑞像者周武滅法有姜明者督尋
夜行每見山上光明旦往尋之有臥石狀如像便斲
掘四邊乃是鐵礦不可傷損舉身三丈谷中有趺乃

其村人𢴃舉忽然下流徑趣趺孔卓然特立以狀聞
奏時天元嗣曆改元大像勅其處爲大像寺因開佛
法隋初改爲顯濟寺太宗在宮時往禮謁莊嚴修飾
在宮東三十里大死內永徽中改宮立寺陰闇之夕
每放光明
襄州峴山華嚴寺盧舍那瑞像者本是周朝古像法
滅藏之得存每有凶相以涕出爲期隋文將崩一鼻
涕出沾汙于懷金薄剝起雖後修飾望還如涕貞觀
末年四月內連涕不止塗汙胷懷方可尺許太宗升
遐方驗先兆至六月內涕又流出合境同懼至七月
洪水泛溢入城郭深丈餘今見在

陳朝重雲殿飛入海者此殿梁武所立中安像設並
是珍寶梁謝陳登武帝既崩須葬具欲取殿中珠帳
人力既豐四面齊至忽見雲氣圍繞大雨滂注雷電
震擊百工奔走又見火列空中布燄相屬重雲大殿
其中佛像一切上騰煙火相扶欻然東逝傾國上望
絕目方止雨晴即日惟礎在焉月餘有人東州來是
日見殿乘空入海今望海者時往見之元魏洛京永
寧塔天震東海其事畧同
江州廬山文殊師利瑞像者昔晉名臣陶侃建旗南

海有漁人見海濱有光白侃令尋之俄見金像陵波趣船接銘乃育王所造文殊也送往武昌寒溪寺後遷荊州迎像上船船即沒水遠法師迎入廬山一無有礙今在山東林重閣

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上有佛跡十二枚皆長三尺闊一尺一寸深九寸中有魚文在佛堂北十五步見有僧住

循州東北興寧縣靈龕寺北石上佛跡三十餘大者長五尺已下京師大興善寺大有靈瑞佛像佛骨佛齒等

撫州顯慶年中有潭州行像自移來州東二十里山中道現兩迹長三尺相去五百餘步初不知其來有人尋山見怪遍告遠近將移就寺不動刺史已下官人酷旱步至像所請還州寺三人捧之至州隨行雲布當夜大澍遂以有年今在撫州

隋時蔣州興皇寺佛殿被焚中丈六銅像正當棟下及火發棟墜像自移南五六尺許形得安全四面尨土灰炭去像五六尺曾不塵玷唐武德初於泰皇寺重被焚燼金色宛然玉毫無毀今在白馬寺烏雀所不侵陵

簡州三學山寺有佛跡每夜神燈在空遠見近滅至六齋夜其燈則多

坊州玉華寺東北慈烏川武德年中居人郝辯者素有信向每見鹿麞常居山側異之遂掘其處得石像一軀高丈四五乃移出在州中家內其相大同玉華寺東者古老傳云迦葉佛時此山所藏者四十餘軀今有二現餘猶未出（涼州山現諸同）

邢州沙河縣四面銅佛者長四尺許隋初有人入山見僧守護此像因請供養失僧所在其人欲負將出而不動諸處人鬪助舉亦然沙河寺僧聞之試引輒

行至寺後人於寺側獲金一塊上有一烏形銘曰擬鑄四面佛因度之佛形上遍是烏影隋後王闢有瑞迹遣工冶鑄效之鑄卒不成終有缺少經二百日乃止今在寺中（已前神塔瑞像開俗[illegible]凡未深明者由茲發信既信殊相方能攝心疚經討論貞啓禱解方知四覽常攬六賊恒陵覺而月撝超方有日不爾虎論還同無始弘明之道豈其然哉至於經卷不灰乃符火究之布書空不黑使同天蓋之雲聖寺[illegible]陳鍾聲流於遠近神僧數現受供通於道俗斯途衆矣備於感通記中）

牙像詔　梁武帝

大同四年七月詔曰天慈普覆義無不攝方便利物豈有方所上虞縣民李胤之掘地得一牙像方減二

寸兩邊雙合俱成獸形其內一邊佛像一十二軀一
邊一十五軀刻畫明淨巧迹妙絕將神靈所成非人
功也中有眞形舍利六焉東州昔經奏上未以爲意
而胤之銜命總緝東治眞形舍利降在中署光明顯
發示希有相大悲救苦良有以乎宜承佛力弘茲寬
大凡天下罪無輕重在今月十六日昧爽已前皆赦
除之即日散出奉迎法身還臺供養

出古育王塔下佛舍利詔

大同四年八月月犯五車老人星見改造長干寺阿
育王塔出佛舍利髮爪阿育鐵輪王也王閻浮一天

下一日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其一焉乘輿幸
長干寺設無礙法喜食詔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萬
物不得齊其蠢生二儀不得恒其覆載故勞逸異年
懽慘殊日去歲失稔斗粟貴騰民有困窮遂臻斯濫
原情察咎或有可矜下車問罪聞諸往誥責歸元首
寔在朕躬若皆以法繩則自新無路書不云乎與殺
不辜寧失不經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今眞形舍利
復現於世逢希有之事起難遭之想今出阿育王寺
設無礙會耆年童齒莫不欣悅如積飢得食如久別
見親幽顯歸心遠近馳仰士女霞布冠蓋雲集因時

布德允叶人靈凡天下罪無輕重皆赦除之

上菩提樹頌啓 并敕　梁簡文帝

臣綱言臣聞擊轅小唱有慕風雅巴人淺曲實仰陽
春是以蔚葵細草猶傾朝景爝火微光不能自息伏
惟陛下至德欽明玄猷廣運乃神乃聖道跨軒嬀正
覺正眞功符圓極常住爲樂法喜爲甘慈雨被於無
垠睿化覃於幽顯故八風調四氣正天下定海外安
弘龍窟之威紹鷲山之法無爲不住實慰蒼生無相
乃宜引歸眞域製茲道樹顯比金容使誓願者結因
頂禮者增福會迹已一古今誰二伏以器表承露東

阿薦銘瑞啓黃龍中山興頌臣雖不敏實有愚心謹
上菩提樹頌一首學謝稽古思非沈鬱不足以光揚
盛德髣髴一隅顧恧無言伏紙慙震謹啓
手敕省啓覽所上菩提樹頌摛採致佳辭味淸淨仰
讚法王稱歎道樹意思口說乃至手書極得三業之
善但所言國美皆非事實不無綺語過也越敕

菩提樹頌 并序

竊以因緣假有衆生之滯根法本不然至人之妙理
是以三界六趣遶業障而自迷八解十智導歸宗而
虛豁是以能仁大師隨緣布道愍欲宅之既焚傷欲

流之永騖託白淨之宮照黃金之色居茲三惑示晝
筬之非眞出彼四門驚浮雲之易滅於是佛日啓法
雷震設漸教降權迹三寶現世一道知歸大接羣蒼
救茲未度法雨法水之潤等世界於無邊智燈智炬
之光同虛空於莫限物因難量化緣將息林開白樹
日映青枝悲哉六識沈淪八苦不有大聖誰拯慧橋
皇帝體乾元之叡德含天地之純誠照玉鏡之神握
太平之運吞虞孕夏卑漢籠周御六氣而子蒼生扇
二儀而布亭毒緯樂經禮偃武修文秋荼不設廢九
律之嚴科春雨爰生解三驅之密網固以咸池之靈

自失汾水之德知慙少陽樊善於元眞番臣燮和於
槐袞八凱三臺九棘四科之士內宣王事運策橫行
專城推轂之將外守封疆一同文軌萬方共貫穿胸
鏤臏之首短身長臂之師南越鑠石北極天沙東邁
日枝西踰月紀莫不梯峯挂迥越繩度之山航海跨
深汎浮毛之浪奉方入貢進忠請職獻同心之鳥貢
比肩之獸爾乃嘉祥競發寶瑞咸委靈芝滴露月華
郊園義鳳仁虎日聞郡國如珠如璧既朓燭於中畿
若雲非雲亦徘徊於宮雉於是驅黎民於仁壽濟動
植於幽隍歲樂民殷家給戶足斑白不提挈童稚有

謳歌從善如流應風猶草開農務本鑄刃銷鋒紅粒
盈箱青蚨委貫上照天下漏泉天既成矣地既平矣
天子乃均一子愍四先示正行之因標出要之路廣
設道場大弘妙法涅槃寶棹接惑衆於背流慈悲光
明照羣迷於未曉法輪遍乎大千清涼被於小葉故
天人舞鳳去照園而讃善菩薩飛象越香土而來儀
五百寶蓋騰光自合十千纓絡懸空下墜龕室莊嚴
國界殊特製三時之殿聳四柱之臺雖漢后望神之
宮軒轅待仙之觀曾何足擬髣髴寶雲儀形等覺於
是想成道之初建菩提之樹四海呈珍百工薦巧雕

金鏤碧綴鏡懸珠製似雪山形同飛蓋四布垂陰五
面益物名高滿月德踰普覆並豔千光之樹連英五
色之華壁日垂彩玉帶生煙微風徐動寶枝成樂儼
然妙色蔭此曲枝顯若金山尊如聚月信女百味之
初諸天四鉢之狀散漫辞草連翩青雀伏吐電之魔
却擔山之鬼奇姿環質不可勝言此實生善之妙緣
進行之深福當今盛美曩代未聞方應照德不窮懸
諸日月巍巍永樂萬萬斯年敢作頌曰
綿史載徵靈篇叶鏡寶冊葳蕤帝圖掩映烏紀稱祥
龍書表慶九州布德五紘作詠烝哉至矣有梁啓聖

功覆終古業高受命金輪降道玉衡齊政無思不服
有德斯盛一乘運出五眼清淨璽識康歌昆蟲得性
舜厨靈蓮堯庭神莢登如道樹霞潤弘洪雁密垂光
芬芳委疊時動百華乍開千葉現彼法身圖茲瑞牒
海度六舟城安四攝惠澤既播淳風普叶休明智境
清朗法泉百神嗟仰千佛稱傳榮光動照玉燭調年
菩提永立波若長宣穆穆明后萬壽如天

唱導文 作在藩

夫十惡緣巨易惑心塗萬善力微難感靈性是以摩
鉗赴火立志道場薩埵投身必之妙覺衆生積染流

浪不歸苦海易沈慈波空蕩渴愛與生死共門無明
與結綱同路各趣百非纏茲四苦人思戮力昭彼三
明是以如來因機致化如大醫王隨病施藥當今皇
化之基格天網地扇仁風於萬古攺世季於百王覆
載蒼生慈育黎首天涯海外奉道餐風抱素吹脣含
仁飲德民無賢肖愛均一子衆等宜各克己丹誠澄
心慊到奉爲至尊敬禮娑婆世界釋迦文佛歡喜世
界栴檀德尊水精剎土月電如來寶明世界山海慧
佛奉願聖御與天地比隆慈明與日月齊照九有被
康哉之澤八方延仁壽之恩玉燭之美日著退方擊
壤之歌遍聞天下敬由心起五體所以外恭情發於
中六識所以畢到故一善染心萬劫不朽百燈曠照
千里通明憑法致安積善延慶今日幸遇茲訓誘豈
得不罄竭心途奉爲皇太子敬禮東方寶海南方燈
明西方無量壽北方相德奉願離明內映合璧外和
玉震雲浮金聲海鏡日朝顏色四善流風既擅溫文
之德實著監國之重蒼生飲德有識餐仁燮和內化
事炳周經讚德含章訓高惇史故以配正奉天表七
教於仁德宣風緝惠闡六服於溫慈各宜攝心奉爲
貴嬪歸命敬禮五十三佛三十五尊當來賢劫千見

在百七十奉願月相與萬善同休金聲與四時並茂
興七覺以炳照冏十智於常樂閨守奉仁宮儲欽德
暉同疊璧煥若崑瓊蓋聞嵩高惟嶽作屏皇家宗子
維城克固磐石所以咸均魯衛任等蕭曹三台正席
坐而論道九棘勤王恪居連事宜各運心奉爲臨川
安城建安鄱陽始興豫章又南康廬陵湘東武陵諸
王家國咸屬六司鼎貴歸命敬禮舍利形像菩提妙
塔多寶踊現釋迦碎身奉願心鏡凝深身清岳峙克
隆帝祉永茂皇枝衆各一心歸命三寶三界異術五
道分逕天人植業各歸一果鬼神牽報事炳冥途土

菩提果既垂正力五濁煩心彌多惱累雖復聰明正直三牲之祀未虧陰陽不測六根之滞猶染衆等宜各露誠逮為天龍八部護塔善王乃至脩羅八臂摩醯三目盡為敬禮尊經正典清淨波若究竟涅槃法華會一之文淨名不二之說願一切善神永斷無明長遵正本臥處寶宮坐甘香積帝釋淵廣之般若之舟淨居深洸駕牛車之美澤及三界明照四天大悲拔苦事炳前經弘慈與樂義高名訓是以靈權降迹出沒不同菩薩位懷顯曠多術無邊劇惱扇八苦於修途有縛纏情繞六趣於危道金瑣玉琳猶念解脫

彫珠飾綺不及塗中至如飄飆熱風滄浪冰水暗室千重黑城百仞鐵輪碎骨銅柱焦腸傷出刀峯橫抽劒鍔如斯衆苦尤為險脆一息不追則萬劫永別剎那暫斷則千代長離相與共託閻浮泡生幻處危脆之質有險蜉蝣風電之馳誠難可駐況復三相併感二鼠攢危毒箭惡蛇尤為可畏庶憑正法拔茲累柔長享百福永斷六塵對至無強唯佛可恃今為六道四生三途八難慈悲懇倒一心遍禮十住菩薩三行聲聞禮救世觀音獻蓋寶積西方大勢東國妙音四辯淨名二土螺髻珠頂善宿彌勒文殊金剛藏解脫月藥陰蓋常舉手十大弟子五百羅漢願囹圄空虛疾惱消息城中百縣方外千城凡在幽執一同寛蕩人協蹊蛇俗化匡蟻類服鳩之不死同拔劒之無傷含生不纏轉亥自溫渭橋日飽馰柔無餓打塞三塗塡碎地獄破魔兵衆壞生死軍閻羅發十善之心牛傷落五戒之業如魚少水若鳥窮林一聽法音即捨穢質人運五體歸命三寶

禮佛唱導發願文　王僧孺

夫至覺玄湛本絕聲言妙處虛通固略筌象雖事絕百非而有來斯應理亡四句故無感不燭皇上道照

機前思超繫表凝神汾水則心謝寰中屈道軒丘則形勞宇內斯乃法忍降迹示現閻浮之境大權住地俯應娑婆之域故欲洗拔萬有度脫羣生濯淨水於寶池蔭高枝於道樹折伏攝受之仁遇緣而感拯苦言軟語之德有感而斯唱日用不知利益莫限衆等相與增到奉逮至尊五體歸命敬禮 云云 仰願皇帝陛下至道與四時並運玄風與八埏共廣反淳源於三古捨澆波於九代至治已覩於今日大道復屬於此時虎豹蹈而不驚虺蛇踐而莫噬埋金坻玉毀契焚文嘉禾生醴泉出金車玉馬自相躡躍玄鶴丹鳳

飛鳴來往光景之所照燭舟車之所驅況莫不屈膝係頸迴首革音入侍藁街迎拜渭水與天地而長久等金石而逾固中岳可轉長河有清而我聖皇愈溫愈睟不言而化行無為而教肅

夫道備監撫望表元良察遠知微貫宗句極不勞斧藻無待審諭況復靜悟空有同觀真俗能行能說既信既持衆等齊誠奉逮儲君殿下歸命敬禮云云仰願皇太子殿下厚德體於蒼蒼廣載侔於礴礴前星照曜東離煥炳淑聞自遠和氣熏天異才爭入端人並至玉體怡清金聲妙越

夫茂實英聲道周德廣秉珪襲袞之貴坐槐憩棠之尊猶應共惜東暾俱吝西崦悟蕉蘆之非實知鏡月之虛衒信秉電之不留驗畫水之隨合唯宜照之智炬灌以寶瀾增此睿根成斯妙植又各增到奉逮太尉等諸王殿下歸命敬禮云云仰願諸王既明且哲聲跨於河楚令聞令望道均於旦奭德貫右戚義高周親作鉉則與二曜相終臨岳則與四維等固若彭涓之遐永譬松筠之貞悅

夫天枝峻密帝葉英芬莫不玉震蘭搖金鏘桂緝觀寸文而驗錦覩一毛而測鳳並能才高銅爵詞富雲臺彬彬亹亹超超灼灼以斯勝善奉逮諸王殿下歸命敬禮云云仰願諸王殿下穆穆與清風並扇英英將白雲共朗永鍾清祉長享元吉出牧則聲高民上入朝則譽光物右德重山王智超海藏鏗鏘麗於珠樹皎鏡光於玉田

夫道流雲幄德感椒闈必以前藉勝因宿具嘉數況重雲法雨更披慧日雖異姜后解珥請罪於周王不待樊姬捨肉有激於荊后而遵恭儉去嗜欲棄彫璣撤靡麗了心不滯正見無疑衆等齊誠奉為六宮眷屬歸命敬禮云云願六宮眷屬業華姬日聲麗嫣辰震彩錯闈傳芳詩史位齊寶印行等月光具六神通得四無礙

夫冥開明之德懷深妙之心豈非修習有本故能依止無倦義與等諸公主忘斯華重甘此翹到並宿世之所記別故現前所以信了影響至真寤寐玄極人各增到仰為諸公主歸命敬禮云云願諸公主日增智性彌長慧根四攝四依已餌已蹈七善七定靡退靡虧盛此王姬光茲帝女長享湯沐與河山而同固永服緹綺貫寒暑而無窮

夫三相雷奔八苦電激或方火宅乍擬駃河故以尺

波寸景大力所不能駐月御日車雄才莫之能遏其閭飲苦餐毒抱痛銜悲身口爲十使所由意思乃八瓶之主衆等相與彼我齊到懺悔業纏無始已來至于今日所爲十惡自作教他見善不讃聞惡隨喜獎林涸澤走犬揚鷹窮鄭衛之響極甘旨之味戲笑爲惡倏忽成非侮慢形像陵踐塔寺不敬方等毀離和合自定權衡棄他斗斛愧心負理昧主欺親雖七尺非他方寸在我而能性其情在人未易恣此心口衆罪所集各運丹懇五體自投歸命敬禮云云　願現前衆等身口清淨行願具足消三障業朗三達智五眼六通得意自在

懺悔禮佛文

王僧孺

夫有非自有有取所以有無非自無無著所以無故有取之惑與倏成萬累無著之念起一超九劫是知道之所貴空有兼忘行之所重眞假雙照常乘同會莫闚斯本宵形賦影靡測由來故發茲識寤猶綿蒙其莫辨導此愚相尚窈冥而未悟茫茫有同暗海幽幽實在危城業風鼓蕩三有長驚惑水遷迴二死相屬以苦捨苦從暗入暗尋本不離色心卽事莫非生滅是用抱此纏蓋輪迴生死恣其六愛與其八邪或狙詐而克昌作仁義而流死或才均智等此賤彼豪或共日並時人升我墜唯言報施寂寥不知因對皎徹冀緣今果過現殖成有如符契不謬毫髮而欲以促生運其長術浮命迴其冥數當知剎那交謝瞬息不留東榑纔吐西崦已仄譬閱川之駛流若栖葉之輕露偽城易毀毒樹自攻若非假實兩明眞俗俱辨豈能寫誠迴向刻意修習不退不沒愈堅愈固南平大王殿下含辰象之正氣畜海嶽之淳靈宿侍八恒早遊七覺藉妙因於永劫招勝果於茲地若眞金之愈鎣美玉之載琢是用未積已散不藏而捨故今式

招靈指仰屈神儀建此齋講髣髴茲闡棲感來緇素濟濟洋洋名香遍室寶華覆地高梵宛轉寧止震木遏雲清梓遙爽非直騰魚御馬仰願四部至誠五體歸命東方云云　願大王殿下五畏內遣十力外扶百福莊嚴萬祉周集愕夢無忤其應甘寢有恬其神更闢寶衢愈興慧業

夫玄極凝淡非學者所窺妙本難思豈行人能測是以十地云覩有羅縠之疑三乘猶見恨狂羊之惑自非鑒窮機覺照極冥虛窮理盡性體元合一安能濟世仁壽拯物阽危道包碧海聲高赤縣昔堯耀唯在

即世舜禹不兼來果四巡疲於禹迹六事倦於湯身並域中之勤勞方內之成益豈有度元元於苦海拔冗冗於畏塗運神力震法吼究香城之妙理窮金河之奥説慧高龍樹智出馬鳴必欲洗濯臣民獎導緇白天覆地養水産陸生咸降慈悲悉蒙平等奉爲皇帝陛下儲君太子歸命敬禮云云仰願皇帝陛下景祚與七政相齊皇基與二曜均永地平天成樂和禮洽玉燭道正氛氳無爽條風祥雨膏潤相屬却馬偃伯鑄戟銷戈南洎北臨西被東漸灑甘雨布慧雲唯繩可結在冠已盡唐哉皇哉爲導爲首又願皇太子殿下睿業清輝與貞明而並燭粹範淵儀從嵩霍而俱峻聲出姬誦道越漢莊永沐智水長照慧日上妙居身至仁在巳自雙樹八枝潛光匿曜寶城不關慧扇方掩而聖后鶖法輪於長路棹寶舟於遥壑道浹人祇福隆稱壇肅事園寢虔奉宗祏籍斯妙果奉逮七廟聖靈歸命敬禮云云仰願重明累聖儼然如在騰神淨國總駕天宮託化金葉遨遊寶殿

夫誠心内惻則至覺如在形力外殫則法身咫步眾等相與增到爲諸王兄弟妃主戚屬歸命敬禮云云願諸王殿下裂壤盛於諸姬磐石過於隆漢德尚磐

衛義重間平論道則百辟依風作輸則羣黎仰化弘闡至教紹隆季像第内必長並膺此多福若百華之春願尋萬寶之秋成信解堅深翹向無怠

夫小乘志劣事唯一已大士意均乃包六趣今日檀主信等明珠無勞傷鏡質同挺玉不待外光常欲物我均心怨親等觀衆等各歸誠爲二十八天四王釋梵人間貧病地獄辛楚敬禮尊儀靈像菩提寶塔云云大乘奥藏妙法深經大身無邊身大力無量力四向四果八賢八聖願六氣氛氳四序熙穆至治光萬宇玄化洞九幽襲介披鱗濕生卵化八苦六窮三塗五道俱蒙惠利並識還依刀林輟刃劒樹摧險迷域開道直指四衢闇室生明大啓三曜俱向道場同登種覺

初夜文

王僧孺

夫遠自無始至於有身生死輪轉塵劫莫之比明暗遞來新火不能譬逝水非駛千月難保蓼蟲習苦桂蠹喜甘大聰劇於據梧長昏甚於枕麴義非他召事實已招曾不知稟此形骸所由而至將斯心識竟欲何歸唯以勢位相高爭驕華於一旦車徒自盛競馳騖於當年莫不恃其雄心壯齒紅顏緇髮口恣肥醲

身安輕靡繁絃促柱極滔湎而不厭玉彩象席窮靡
曼而無已謂悲泉若木出沒曾不關人蹲烏顧兔升
落常自在彼殊不知命均脆草身爲苦器何異犬羊
之趣屠肆麋鹿之入膳廚秋蛾拂燄而不疑春蚕縈
絲而靡悟未辨先對不識因習及其一觸畏途孟門
非險轘裂肢解方斯不臻其痛斷趾鑿肩比玆未極
其苦輪迴起伏杳杳悠悠是以天中之天降悲提引
甕夏河之長瀉撲秋原之猛燎或同商主乍等醫王
形遍三千教傳百億或恣其神力或寂諸梵境言則
三塗離苦笑則四生受樂乃應病投機解紛說理制

之日夜稱爲八關以八正鑰爲法關楗斯實出世之
妙津在家之雄行衆等相與運誠奉逮南平王殿下
歸命敬禮云　云仰願大王殿下睿業清暉與南嶽而
相固貞心峻節等東溟而共廣萬累煙消百災霧滅
巧幻所不惑彊魔莫能嬈逐慘舒而適體隨暄涼而
得性自宣儀天之氣永固膳衛之道得六神通力具
四無礙智夫日在昆吾則慮繁事擾日落濛汜則神
靜志怡璧月珠星合華相照輕雲薄霧朗然自戢鳴
鍾浮響光燈吐輝法幢卷舒拂高軒而徐游名香郁
馥出重檐而輕轉金表合映珠柱洞色況復天尊端

嚴威光四照煥發青蓮容與珂雪覺祇衛之咫尺若
林園之斯在大招離垢之賓廣集應真之侶清梵含
吐一唱三歎密義抑揚連環不輟南平王體得機之
敏資入神之微抱德合和經仁緯義善無細而不窮
累有輕而必捨受同虛舟照如懸鏡忘尊衛之尊高
略樹尊之華重建希有之勝席臨難遇之法場相與
五體歸命敬禮云　云仰願大王殿下入不二門登一
相道德階不動智超遠行洋溢德聲與八風而共遠
優游玉體等六律而相調餐雪山之良藥挹露城之
甘味褒服獄珪與四時而永久朱輪緹幟貫千祀而
常然

廣弘明集卷第十五

褫直爾切解也 貿莫候切貿易也 襹褵襹所宜切毛衣也褵音离毛裘也 罩竹孝切籠罩也 驗許及切 摹莫胡切規模也 蕆音咸 莅音利臨也 亹音尾亹亹不息之意 頡頏頡胡結切頏胡郎切上下也 閈音翰 恬愉恬徒忝切愉羊朱切安樂也 婉紆阮切順也 蛻音稅化也 簣求位切土籠也 嵌丘銜切險也 滮皮休切水流貌 鷮虛驕切鳥名 詖彼義切佞也 囧俱永切明也 惕他的切 胥息余切正作胥謂相牽引也 暱尼質切 薈蔚薈烏外切蔚紆勿切草木盛貌 恧尼六切慚也 敻虛正切遠也 眕之忍切 肸蠁肸許乙切蠁 契苦計切 墌音隻基址也 瑿烏兮切美石也 榛側詵切木叢生 悝苦回切 斲竹角切 峴胡典切山名 旟音余錯革鳥曰旟 縲紲縲力追切黑索也紲音薛繫也

葑音封菘菜也 嬀俱爲切舜居嬀汭因以爲氏 捃居運切拾取物也 燮蘇協切和也 潏以律切 嗦音素吭也 鍔吾各切鋒鍔也 脆此芮切易斷也 埏時連切地際也 䠴知演切履也 抵音底擲也 奭詩亦切召公之名也 縟音辱繁縟也 珥音耳日兩旁也 溘苦合切奄忽也 榑音符榑桑日出處 崦衣檢切崦嵫山名日入處 仄阻力切側也 揵巨偃切揵拒門木也 桴音浮擊鼓杖也 偔五各切 靸合切紗也 阽音鹽臨危也 祧他彫切遠廟 墠善去地除地爲墠祭祀處也 毅音 僾音愛彷彿也 滔湮滔他刀切漫也湮音因沒也 濛汜濛音蒙汜音似濛汜日入處 柎音夫華萼之足也 緹音啼帛丹黃色也 幟昌志切旗也 僡音惠與也

廣弘明集卷第十六

唐釋道宣撰

奉阿育王寺錢啓　梁簡文帝

臣諱言臣聞八國同祈事高於法本七區皆蘊理備於涌泉故牙牀白㲲無因不覩金瓶寶函有緣斯出伏惟陛下懸天鏡於域中運大權於宇內三有均夢則臨之以慧日百藥同枯則潤之以慈雨動寂非已行任因物無能名矣臣何得而稱焉故以照光赤書則前史之爲瑞珥芝景玉嗤任代之爲珍難遇者乃如來眞形舍利照景螢飛浮光德水如觀鉤鎖似見龍珠自非聖德威神無以值斯希有天人頂戴遐邇歸心伏聞阿育王寺方須莊嚴施用萬金檀豐千藏寶陳河府泉出水衡比丘持土大厦方搆羅漢引繩高塔將表不勝喜抃謹上錢一百萬雖誠等散華心符不盡而微均滴瀝甚懼空輕以塵聞伏啓悚汗謹啓

謝敕苦行像幷佛跡等啓　簡文帝

臣諱啓舍人顧建奉宣敕旨以金銅苦行佛幷佛跡供養具等賚使供養伏以六年道樹超出四魔千輻足輪德圓萬善故能聞見悟解逢遇祛塵天聽恩隆

曲垂奬被謹修飾檷宇齋潔身心翹仰慈光伏待昭降千唱四辯尚不宣心輕毫弱簡豈能陳謝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謝敕參迎佛啓

臣諱啓主書周昂奉宣敕旨曲賚恩參臣卽爾到建元曲奉候法身金山戾止王人勞問榮恩頻叠啓謝無辯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答敕聽從舍利入殿禮拜啓

臣諱啓舍人王景曜至奉宣敕旨曲垂逮問并聽臣隨從舍利入殿禮拜謹奉秋色照澄預表光瑞臣比

身心得無障惱明啓扈寶函謹鞠躬恭到但不生羽翼無假神通身升淨土高排閶闔足踐蓮華方茲非喻外躡寶梯比斯未重誘導殊恩實廻始望顧茲塵縛喜戴不勝謹啓

謝敕賚銅供造善覺寺塔露盤啓

臣諱啓主書陳僧聰奉宣敕旨垂賚銅一萬三千斤供造善覺寺塔露槃是稱邪陽之珍實亦昆吾之琺爍濕無變九布見奇寒暑得宜六律成用況復神龍負子光斯妙塔金烏銜帶飾茲高表函谷恥其詠歌臨淄愧其祥應陽燧含景遠曜日輪甘露入盤足稱

天酒辯林本關心辯又慙徒戴重恩終難陳謝不任銘荷之誠謹奉啓聞謹啓

謝敕使入光嚴殿禮拜啓

臣諱啓舍人王景曜奉宣敕旨曲垂勞問并使明入光嚴殿禮拜法身謹奉臣粗蒙恩造明守開恭到遂以勞屢升淨土風積木厚不足爲喻微心悚躍上謝無辯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謝敕使監善覺寺起刹啓

臣諱啓伏見敕旨使監作舍人王曇明材官將軍沈微御仗吳景等監看善覺寺起刹事爰奉聖恩曲降

神力命斯執事修茲長表寶塔雲搆無待喜園木精特進非差龍海大龜持泥未足爲盛鶖鷺引繩方斯取埒仰瞻慈渥喜戴不勝俯循宿願私增洧噎不任銘荷謹奉啓謝聞謹啓

謝御幸善覺寺看刹啓

臣諱言卽日輿駕幸善覺寺威神所被金表建立槩泰清而特起接虛樓而上征既等湛然長均淨土方爲佛事永利天人頂荷之誠臣百恒品不任下情謹奉啓事謝聞謹啓

敕答　　梁武帝

汝所營建慈悲寶刹諸佛威神不營多功纔欲運力郎便竪立幽顯欣仰我亦隨喜不得與汝同共瞻拜此以爲恨耳越敕

謝敕賚錢幷白檀香充法會啓　簡文帝

臣諱啓傳詔奉宣敕旨以臣明法會垂賚錢二十萬白檀薰陸檳香各十斤黃紙詔書先開泉府青雲好氣欻集桂宮貨重文龜芳踰羅草散金厯下止及軍吏積穀充家纔班親族未若賚此良田方開五蓋入茲法度長出四流假詞敬祖尚懸難述借辯君卿猶知非謝不任荷戴謹啓事以聞謹啓

謝敕賚栢刹柱幷銅萬斤啓　簡文帝

臣諱啓傳詔呂文強奉宣敕旨賚臣栢刹柱一口銅一萬斤供起天中天寺九牧貢金千尋挺樹永曜梵輪方與寶塔夏蓋神鼎晉惡相風使福被域中功提無外臣以庸愚稟承勝善樂受遍心恩光動色銘荷之誠無詞啓謝不任頂戴謹奉啓謝聞謹啓

千佛願文　簡文帝

蓋聞九土區分四民殊俗昏波易染慧業難基故法身寂鏡有照斯感䆳無明於欲海度蒼生於寶船或輕慈導捨薄笑牽悲曲豔口宣斜光頂入自鹿樹表光金河匿曜故像法衆生希向有形雖千聖異跡一智同塗弟子某甲久沒迷波長流苦沫不生意樹未啓心燈而蓋生一念敬造千佛雖復無上無爲極相難辨非空非有妙智誰觀而紺髮日光蓮眸月面庶可長表誠敬永寄心期

爲人造丈八夾紵金薄像疏　簡文帝

比丘某甲敬白竊以慧日潛影慈輪罷應業遂惱飄愛隨情熾徒懸衣珠抱名珍而弗悟耿歎葉金惑空言而啼止自非表茲勝業樹彼妙緣何以去此心堂移茲身窟故水精龍塔永愴恨於遺髭明鏡石龕獨

徘徊於留影某甲久發誓願遍爲六道四生造夾紵丈八佛像一軀年月已流因緣易奪常恐暫有之身忽隨畫水還無之報飄爾電光今便建立誠心遂茲本誓使聚月見容金山表跡見形善發聞名惡捨拔六根之痛惱去五燒之焚灼但四寶屢空七財多匱仰雙蓮而獨慨覩萬字而無由儻能薄離五家微捐四事結此冥慈共成因果則素氈之功非唯昔世散華之報方驗來緣語舊無奢在言多恧謹言

與僧正教　簡文帝

此州伽藍支提基列雖多設莊嚴盛修供具觀其外

迹必備華侈在乎意地實有未弘何者凡鑄金刻木鏤漆圖尾蓋所以仰傳應身遠注靈覺矣龍瓶之始晨追鵠林之餘慕故祭神如在敬神之道既極去聖茲遠懷聖之理必深此土諸寺止乎應生之日則髮列形像自斯已後封以篋笥乃至葉服離身尋炎去頂或十尊五聖共處一厨或大士如來俱藏一櫃信可謂心與事背貌是情非增上意多精進心少昔塔裏紅函止傳舍利象頭白㲲非謂全身夫以畫像追陳尚使吏民識敬鎔金圖範終令越主懷恩匹以龍阿尚能躍鞘方之虎兕猶稱出柙況復最大圓慈無上善聚聞名去煩見形入道而可慢此雕香縕斯朱櫝緘匿玉毫封印金掌既殊羅閱久入四天又異祇洹掩戶三月寶殿空臨瓊階虛斂蜜帷不開非仲舒之曲學紅壁長掩似邠卿之避讎且廣厦雲垂崇甍鳥跂若施之玉座飾以金鈿必不塵露日姿虧點月面琉璃蜜窻自可輕風難入龍鬚細綱足使飛鸞不過兼得虔敬之理必崇接足之心彌重可即宣勒永使准行

與廣信侯書　簡文帝

網白闍絕音旨每用延結風嚴寒勁願比怡和伏承淨名法席親承金口辭珍鹿苑理極鷲山微密秘藏於斯既隆莊嚴道場自茲彌闡豈止心燈夜炳亦乃意蘂晨飛思理弘明本長內教今陪十善之車開八正之路流波若之水洗意識之塵以此春翹方為秋實綱每憶華林勝集亦叨末位終朝竟夜沐浴妙言至於席罷日餘退休傷省攜手登臨兼展談笑仰望九層俯窺百尺金池動月玉樹含風當於此時足稱法樂今卷惟之部乘傳一隅聞慧雨滂流喜躍充遍徒仰懸河無由承稟空無所有不掌情靈緣凝有愛自嗟難拔兼下車已來義言蓋少舊憶已盡新解未餐既懸口誦復非心辨永謝寫瓶終慙染氍是則慈雲既擁智海亦深影末波餘希時灑拂但睽違轉積與言盈臉願加敬納言不宜心謹白

與慧琰法師書　簡文帝

五時消空部光表節白華異色紺綠成春道體何如恒清宜也對翫清虛既在風雲之表遊心入理差多定慧之樂弟子俗務紛紜勞倦特深瞻然北嶺欽賢已積會遇之期庶必可屑有緣之儔事等飢渴仰望來儀一日三歲想恩弘利益理當無爽指遣此信無述寸襟綱和南

又

且來雨氣殊有初寒攝衛已久轉得其力雖他方法界略息化緣祇洹之裏恒有語對眷佇之深無時不積久因倩師頻述方寸不知巧笑之僧頗為津及不耳前昨已來微事蟻聚龍象畢同應供皆集慧炬開心甘露入頂聞之善誰持盡歡怡想味之懷轉復無極昔在幼年經聞制旨受道日淺比而未深雖異羅那事同華永今段西下特蓄本心訪理質疑屬在明德不謂般若留難現疾未瘳問津無地歎恨何已伏承輿駕尋幸伽藍冀於此時得一覩止辨論青豆之

房遣惑赤華之舍追往年之宿眷述卽日之寸心此事此期必冀非爽指遣承問佇有還書綱和南白

答湘東王書　簡文帝

暮春美景風雲韶麗蘭葉堪把沂川可浴弟召南弊訟時綴甘棠之陰冀州為政暫止褰帷之務唐景薦大言之賦安太述連環之辯盡遊翫之美致足樂耶吾春初臥疾極成委弊雖西山白鹿懼不能癒子預赤丸尚憂未震高臥六安每思扁鵲之問靜然四屋念絕修都之香豈望文殊之來獨思旻容之辯屬以皇上慈被率土甘露聿宣鳴銀鼓於寶坊轉金輪於香地法雷警蒙慧日暉朝道俗輻湊遠邇畢集聽衆白黑日可兩三萬獨以疾障致隔聞道豈止楊僕有關外之傷周南起留滯之恨第十三日始侍法筵所以居長近還未堪執筆敬祖前邁裁欲勝衣每自念此惄然失慮江之遠矣寤寐相思每得弟書輕痾遣疾尋別有信此無所伸

寺剎佛塔諸銘頌

枳園寺剎下石記　沈約

佛教東流適未尤著始自洛京盛於江左晉故車騎將軍瑯琊王劭玄悟獨曉信解淵微於太祖文獻公

清廟之北造枳園精舍其始則芳枳樹籬故名因事立雖房殿嚴整而瓊剎未樹邵玄孫尚書僕射南徐州大中正奐深達法相洞了宗極勤誠外著仁隱內弘食不過中者一十一載雖翼務朝端而事隣柰園日者作翰湘州樹麾蠡服位與年升秩隨歲厚顧惟恩隆主眄寵結皇情任處東方寄深外屏徒欲盡能竭慮知無不為下被民和上宣聖澤而自以力弱途遠終慙短効且義止今生報褰來果非所以酬鴻貺於冥津暢丹誠於遐劫自乘傳衡臯辭轡派渚誓於舊寺光樹五層捐割藩俸十遺其一凡厥所收三十

有六萬齊之永明六年六月三日蓋木運將啓之令
辰上帝步天之嘉日乃抗崇表於蒼雲植重扃於玄
壤仰願宸居納祜福履攸歸八神警室萬祇翼體寶
祚隆遐比固須彌靈筭遐永齊軌常任諸聖延祥挹
天和於少極藩王碩茂播宗英於梁楚孝后流克讓
之風庶民垂可封之德含生怪樂物不夭性嘉穀年
登餘糧栖畝夷荒由附邊城解柝家備十善人懷六
度魔衆稽顙外道屈膝抽薪止火折劍摧鋒拯幽黢
於無擇陟神化於有頂三界五道咸同斯願刊石重
壤式昭厥心

齊竟陵王題佛光文一首　沈約

夫理貫空寂雖鎔範不能傳業動因應非形相無以
感是故日華月彩炤曜天外方區散景咫尺塵方太
祖皇帝濯襟慧水凝神淨域猒世珍陛遷靈寶地竟
陵王諱泣明臺之下臨慟高山之方遠慕餅王戀情
殷雙樹永惟可以炳發神功崇高妙業莫若式金寫
好資巧匠傳儀以皇齊之四年日子敬制釋迦像一
軀尊麗自天工非世造色符留影妙越檀香俾效林
之思永旌於萬劫用刊徽迹式垂不朽云爾

彌陀佛銘　沈約

法身無象常住非形理空反應智滅為靈窮寂震響
大夜開冥眇哉遐壽非歲非齡物愛彫彩人榮寶飾
事儉欲與情充累息至矣淵聖流仁動惻順彼世心
成茲願力於惟淨土既麗且莊琪路異色林沼煌煌
靡胎靡娠化自餘方託生在焉紫帶青房眷言安養
興言遐適報路雖長由心咫尺幽誠易寄刊靈表迹
髣髴尊儀圖金寫石遺沱玉沙乍來乍往玲瓏寶樹
因風韻響願遊彼國晨翹暮想七珍非羨三達斯仰

瑞石像銘 并序　沈約

夫靈應微遠無迹可追心路照通有感斯順我皇體
神御極抱府臨乾幽顯成泰無思不服若夫二儀叶
德五精莫化下洞淵泉上達蒼昊天無息瑞地不降
祥十任髣髴於林衡應真肸蠁於清夜素毫月舉騰
光於梵室妙趾神行布武於椒殿至於事符緗諜既
表禎圖無不雲霏霧委盈簡被策莫累三距眇千齡
而再現肩露淳腴墜鳳蓋而沾陛此皆舜日未書堯
年罕降豈直朱烏動色玄秬相趣而已哉嘉玉遠自
北戎梁狶水而委質潤徹環奇曠世之所不覩白金
近發東山剖幽巖而啓瑞傍被崖巘鴻靈之所未刊
雖復素環之絕貺燭銀之瑤寶萬斯蔑如也若夫金

石具剛非游泳之質自非霈德潛衍感極𢌞靈豈變
堅沈之體顯輕浮之相維永明七年某月爰有祥石
眇發天津浮海因潮翻流迴至表異淅河獻奇禁圃
瓊瑜等潤精金比色帝上眷幽關之易啓沓玄應之
無方雖拊事寂寥而因心咫尺愛其貞恒之性嘉其
可久之姿莫若圖妙像於檀香寫遺影於祇樹乃詔
名工是鐫是琢靈相瑞華煥同神造至於雕削之餘
遺刊委繇方圓小大觸水斯沈駐罕停躍親加臨試
良由法身是託不溺沈溺之淵剖析既離方須浮金
之水至矣哉禎符若斯之妙也敢銘寶䫉永福天人

其詞曰

遥哉上覺曠矣神功四禪無像三達皆空表靈降世
演露開蒙惟聖仁宇寶化潛融道非迹應事以感通
沈精浮質遠自河葱悠悠亘水眇眇因風泛彼遼碣
瑞我國東有符皇德乃眷宸衷永言鷲室栖誠梵官
載雕載範寫好摛工藉兹妙力祚闡業隆晃旒南面
比壽華嵩

釋迦文佛像銘　沈約

積智成朗積因成業能仁爽感將弘妙法駐景上天
降生右脇始出四門終超九劫眇求靈性曠追玄軫
道雖有門迹無可朕物我兼謝心行同泯一去後心
百非寧盡感資理悟或以言陳言不自叩出之者身
有來必應如泥在鈞形酬響合且物且人應我以形
而余䝉瞽守兹大夜焉拔斯苦仰尋靈相法言攸吐
不有尊儀夌焉誰覲

千佛頌

道有偕適理無二歸照寂同是形相俱非千聲俯應
遇叩冥機七尊緬矣感謝先違既過已滅未來無像
一剎靡停三念齊往不常不住非今非曩賢劫雖遼
倏焉如響栖林藉樹背空違家前佛後佛迹罔隆宗

或遊堅固或蔭龍華能達斯旨可類恒沙甡甡羣有
均此妙極先覺參差各願隨力密跡弘道數終乃陟
誓覩來運永傳今識

彌勒讚

乘教本一法門不二鄴基累明功由積地眇眇長津
遥遥遐轡道有常尊神無恒器脫屣王家來承寶位
慧日晨開香雨霽墜藉感必從憑緣斯至曰我聖儲
儀天作貳尚想龍柯瞻言思媚鐫石圖徽雕金寫秘
望極齊工舉光等邃超矣福臻勲然理備敬勒玄蹤
式傳遐懿

繡像題讚 并序

維齊永明四年歲次丙寅秋八月己未朔二日庚申第三皇孫所生陳夫人含微宅理炳慧臨空結言寶位騰心淨覺敬因樂林寺主比丘尼釋寶願造繡無量壽尊像一軀乃爲讚曰

表相異儀傳形匪壹鏤玉圖光雕金寫質亦有淑人含芳上律絢發綺情幽擬寶術縟文內炳靈姿外溢水耀金沙樹羅瓊寶現符淨果來膺妙秩毓藻宸闈騰華梵室有億斯年於萬茲日

光宅寺刹下銘 并序

光宅寺蓋上帝之故居行宮之舊兆揚州丹陽郡秣陵縣某鄉某里之地自去茲邠亳來儀京輔拓宇東第咫武城闉聖心留愛閑素遷貢南郭義等去鄭事均徙鎬及尅濟橫流膺斯寶運命帝關以廣闢即太微而爲宇旣等漢高流連於豐沛亦同光武眷戀於南陽思所以永流聖迹垂之不朽今事與須彌等同理與天地無窮莫若光建寶塔式傳于後乃以大梁之天監六年歲次星紀月旅黃鍾閏十月二十三日戊寅仲冬之節也乃樹刹玄壤表峻蒼雲下洞淵泉仰追星漢方當銷巨石於賢劫拯未來於忍土若夫朱光所耀形雲所臨非止天眷兼因地德皇帝乃啓扉闢闔造舟淮涘接神飈而動駿越浮梁而遲度芝蓋容與翠華葳蕤下輦停蹕躬展誠敬廣集四部擬景同蔬弘此廣因被之無外同由厥路俱至道場乃作銘曰

八維悠闊九服荒茫靈聖底止咸表厥祥壽丘設誕電繞樞光周原膴膴五緯入房自茲遐負在處邦亡安知若水窮辨窮桑自天攸縱於我惟皇即基昔兆爲世舟航重檐累構迴刹高驤土爲淨國地即金牀因斯太極溥被翱翔岦徒三界寧止十方濡足萬古援手百王一念斯答萬壽無疆如日之久如天之長

棲禪精舍銘 沈約

此寺征西蔡公所立昔廁蕃麾預班經創之始今重遊踐鑒舊興懷故爲此銘以傳芳迹在郢州永徽三年歲次某時某月某朔某日子巖靈旅逸地遠棲禪蘭房葺蕙嶠甍架煙南瞻巫野北望淮天遙哉林澤曠矣江田空心觀寂慧相淳筌眷惟斯踐愴矚遐年游仁廁遠宅賞悲旃頒創神苑陪構靈椽聽禁拓闉翠鷲疏山製石調響棲理凝玄曠移羽旆盼別松泉委組東國化景西蓮紆隰夷陂逢禪粗遷重依漢遠

復遂旌懸往辯妙幄今承梵筵八翻海鶴九噪巖騨
珮華長掩懋迹空傳式籍雲拱敢告祥緣

廣弘明集卷第十六

音釋　廣第十六

纖蘇旱切纖綫爲蓋也　嗤尺之切笑也　抃皮變切拊手也　悚息拱切怖也　庚尼輒切　賚郎代切賜也　櫩音鹽與簷同　戾郎計切至也　耶女九切邛陽名　燧音遂陽燧火母也　埒音劣等也　樓則前切香木名　紵展呂切　櫃求位切匣　也　鞘音笑刀室也　兕徐姊切角野牛　一　柙胡甲切以藏虎兕也　邡布巾切　厦音夏　甍音萌屋棟也　睽苦圭切乖違也　臉音檢目上下也　睠古倦切睠顧也　謔許約切戲也　瘳音抽病瘉也　沂魚衣切水出魯城南　蠡音黎　褰去乾切　作幨尺廉切車四蔽之帷也　面炤之笑切與照同　琪音其玉也　焜煌上戶本切下音皇　焜煌光也　盻　遺沱　細息羊切淺黃色　蒿　古老切　胰音夷　秬音呂切黑黍也　俿　瀆　黑黍也

其呂切　揣　黑黍也　摛抽知切舒也　愛音愛隱也　宓鳥瓜切汙下也　甡所巾切甡甡眾生並立之　毓余六切與育同　毫音豪　地名　闉音因城門也　城門外　涘鉏里切水涯也　說貌　讌　音武美也　組音祖　㚷屬　褘音䍐　草木皮　葉　履　也爲褘

廣弘明集卷第十七

唐釋道宣撰

立舍利塔詔　隋高祖

門下仰惟正覺大慈大悲救護羣生津梁庶品朕歸依三寶重興聖教思與四海之內一切人民俱發菩提共修福業使當今見在爰及來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宜請沙門三十人諳解法相兼堪宣導者各將侍者二人并散官各一人薰陸香一百二十斤馬五疋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諸州起塔其未注寺者就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山舊無山者於當州內清靜寺

處建立其塔所司造樣送往當州僧多者三百六十人其次二百四十人其次一百二十人若僧少者盡見僧為朕皇后太子廣諸王子孫等及內外官人一切民庶幽顯生靈各七日行道并懺悔起行道日打剎莫問同州異州任人布施錢限止十文已下不得過十文所施之錢以供營塔若少不充役正丁及用庫物率土諸州僧尼普為舍利設齋限十月十五日午時同下入石函總管刺史已下縣尉已上自非軍機停常務七日專檢校行道及打剎等事務盡誠敬副朕意為主者施行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內史令

豫章王臣暕宣

舍利感應記　王劭

皇帝昔在潛龍有婆羅門沙門來詣宅出舍利一裹曰檀越好心故留與供養沙門既去求之不知所在其後皇帝與沙門曇遷各置舍利於掌而數之或少或多並不能定曇遷曰曾聞婆羅門說法身過於數量非世間所測於是始作七寶箱以置之神尼智仙言曰佛法將滅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兒當為普天慈父重興佛法一切神明還來其後周氏果滅佛法隋室受命乃興復之皇帝每以神尼為言云我與由佛

故於天下舍利塔內各作神尼之像焉皇帝皇后於京師法界尼寺造連基浮圖以報舊願其下安置舍利開皇十五年季秋之夜有神光自基而上右繞露盤赫若冶鑪之焰一旬內四如之皇帝以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御仁壽宮之仁壽殿本降生之日也歲歲於此日深心永念修營福善追報父母之恩故延諸大德沙門與論至道將於海內諸州選高爽清靜三十處各起舍利塔皇帝於是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於御坐之案與諸沙門燒香禮拜願弟子常以正法護持三寶救度一切眾生乃取金

瓶琉璃各三十以琉璃盛金瓶置舍利於其內薰陸香爲泥塗其蓋而印之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正午入於銅函石函一時起塔諸沙門各以精舍奉舍利而行初入州境先令家家灑掃覆諸穢惡道俗士女傾城遠迎總管刺史諸官人夾路步引四部大衆容儀齊肅共以寶蓋旛幢華臺像輦佛帳佛輿香山香鉢種種音樂盡來供養各執香華或燒或散圍繞讚唄梵音和雅依阿含經舍利入拘尸那城法遠近翕然雲蒸霧會雖盲躄老病莫不匍匐而至焉沙門對四部大衆作是唱言至尊以菩薩大慈無邊無際

哀愍衆生切於骨髓是故分布舍利共天下同作善因又引經文種種方便訶責之教導之深至懇惻涕零如雨大衆一心合掌右膝著地沙門乃宣讀懺悔文曰菩薩戒佛弟子皇帝某敬白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一切諸法一切賢聖僧弟子蒙三寶福祐爲蒼生君父思與一切民庶共建菩提今欲分布舍利諸州起塔欲使普修善業同登妙果爲弟子及皇后皇太子廣諸王子孫等內外官人一切法界幽顯生靈三塗八難懺悔行道奉請十方常住諸佛十二部經甚深法藏諸尊菩薩一切賢聖願起慈悲受弟子等請

降赴道場證明弟子爲一切衆生發露懺悔於是如法禮拜悉受三歸沙門又稱菩薩戒佛弟子皇帝某普爲一切衆生發露無始已來所作十種惡業自作教他見作隨喜是罪因緣墮於地獄畜生餓鬼若生人間短壽多病卑賤貧窮邪見諂曲煩惱妄想未能自寤今蒙如來慈光照及於彼衆罪方始覺知深心慚愧怖畏無已於三寶前發露懺悔承佛慧日願悉消除自從今身乃至成佛願不更作此等諸罪大衆既聞是言甚悲甚喜甚愧甚懼銘其心刻其骨投財賄衣物及截髮以施者不可勝計日日共設大齋禮

懺受戒請從今已往修善斷惡生生世世常得作大隋臣子無問長幼華夷咸發此誓雖屠獵殘賊之人亦躬念善舍利將入函大衆圍繞塡噎沙門高捧寶瓶巡示四部人人拭目諦視共睹光明哀戀號泣聲響如雷天地爲之變動凡是安置處悉皆如之眞身已應靈塔常存天下瞻仰歸依福田益而無窮矣皇帝以起塔之旦在大興宮之大興殿庭西面執珪而立延請佛像及沙門三百六十七人旛蓋香華讚唄音樂自大興善寺來居殿堂皇帝燒香禮拜降御東廊親率文武百僚素食齋戒是時內宮東宮逮於京

邑茫茫萬宇舟車所通一切眷屬人民莫不奉行聖法衆僧初入勑使左右密夾數之自顯陽門及升階凡數三遍常剩一人皇帝見二異僧爲衆覆衛以語左右曰莫驚動他置爾去已重數之爲衆覆衛者果不復現舍利之將行也皇帝曰今佛法重興必有感應其後處處表奏皆如所言

雍州於仙遊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岐州於鳳泉寺起塔將造函寺東北二十里忽見文石四段光潤如玉小大平整因取之以作重函於是

大函南壁異色分炳爲雙樹之形高二尺三寸莖如雪白葉如瑪瑙北壁東壁有鳥獸龍象之狀四壁皆有華形左旋右轉其後基石漸變盡如水精沙門道璨圖此雙樹之象置於許州葉盡變爲青色明年岐州大寶昌寺寫得陝州瑞相圖置於佛堂以供養當戶大像三吐赤光流出戶外於是戶外十佛像及觀世音菩薩亦頻放光半旬之內天華再落

涇州於大興國寺起塔將造函三家各獻舊磨好石非界內所有因而用之恰然相稱

秦州於靜念寺起塔先是寺僧夢羣仙降集以赤繩量地鐵橛釘記之及定塔基正當其所再有瑞雲來覆舍利是時十月雪下而近寺草木悉皆開華舍利將入函神光遠照空內又有讚歎之聲

華州於思覺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有五色光氣去地數丈狀若相輪正覆塔上數十里外遙望之則正赤上屬天舍利下訖雲霧復起瑞雪飛散如天華著人衣久之而不濕

同州於大興國寺起塔舍利宿於近驛天夜雨明旦輿行雲日迎之開朗入自南門而城北雨如故既至寺又陰雨臨入函日乃出衆色光相繞日如輪光是

寺僧慧眞夢見聖人項有圓光明照天地來自西方入門而立及舍利輿至無故止於其所因定塔基焉十二月八日夜有五色圓光從基而上遍照城內明如晝日五十里咸見之明年四月白光起於塔西流照塔東良久乃滅

蒲州於栖巖寺起塔九月二十六日舍利在治下仁壽寺其夜堂內光明如晝二十八日定基明日地大震山大吼巖上有鍾鼓之聲十月七日舍利將之栖巖地又動入日輿登山從者千數大風從下而上因風力俄頃至於佛堂其夜浮圖上有光長數尺乍隱

乍顯至於十餘紙內亦有光五道散出還歛入瓶又
有二光並大如鉢出於西壁合為一道流入塔基食
頃乃滅俄而復出流入於堂山頂亦有大光照二百
里遠望者皆言燒山九日夜又有二光繞浮圖其一
流照西谷其一流照南谷十二日堂內又有光狀如
香鑪流至浮圖露盤移時乃滅其夜露盤上又有光
或散或聚皆似蓮華移更乃滅十三日夜浮圖上又
有光如三佛像並高尺停住者久之十四日夜有光
三道從堂而出其一直上天其一流於東北其一狀
如樓閣赫照州城自朔至望寺及城內常聞異香桃

李杏柰多華人採之以供養舍利入函之夜又有光
再從塔出圓如大鏡諸光多紫赤而見者色狀不必
同或云如大電或云如燎火其都無所見者十二三
有婦人抱新死小兒來乞救護至夜便蘇遇光照以
愈疾者非一諸州皆有感應而栖巖寺最多蓋由太
祖武元皇帝之所建也
并州於舊無量壽寺起塔舍利初在道場大衆禮拜
重患者便得除起塔之日雲霧晝昏至於巳後日乃
朗照五色雲來之舍利舍利將入函放光或一尺或
五寸有無量天神各持香華幢旛寶蓋遍覆州城

定州於恒嶽寺起塔有一異翁來禮拜施布一疋負
土數籠人問其姓字而不答忽然失之此地舊無水
開皇三年初營寺其西八里白龍淵忽東流而過作
役罷水便絕及將起新塔水復大流
相州於大慈寺起塔天時陰雲舍利將下日便朗照
始入函雲復合建塔之明年八月光天尼寺僧寫得
陜州瑞相圖置於佛堂神光屢發如電又有五色雲
蓋正臨堂上一日四見焉又有白雲狀如林木雰雨
金華其花之狀形如大蝶色似青琉璃翱翔而下乃
騰虛而去明年正月寺內又雨天華

鄭州於定覺寺起塔舍利將至寺東有光如大流星
入至佛堂前而沒輿到此處無故自止既而定塔基
於西岸其東岸舊舍利塔有三光西流入於基所寺
僧設二千人齋供然而萬餘人食之不盡一甕飯出
八十盆餘食供寺衆二百人數日乃盡舍利將入函
四面懸旛無風而一時內向
嵩州於閑居寺起塔人衆從舍利者萬餘有兔逆坂
走來歷輿下而去天時陰雲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
入函雲復合
亳州於開寂寺起塔界內無石舍利至便於三處各

得一成磨方石一似函而無底乃合而用之不須改鑿掘塔基至槃石有二浪井夾之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汝州於興世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泰州於岱嶽寺起塔舍利至州其夜嶽廟內有鼓聲天將曉三重門皆自關或見三十騎從廟而出蓋嶽神也舍利自州之寺未至數里雲蓋出於山頂五色而三重白氣如虹來覆舍利散成大霧沾濕人衣其狀如垂珠其味如甘露自旦至午霧氣乃歛而歸山

分爲三段乍來乍往如軍行然蓋亦嶽神之來迎也於是瓶內有聲放光高丈餘食頃乃滅人審視之見琉璃內金瓶蓋自開瓶口有寸光如箸炯然西指雖急轉終不迴如此經八日將入函光遂散出還入金瓶雲霧復起有童子能誦法華經來禮舍利遂燒身於野以供養焉明年二月六日泰山神鼓竟夜鳴北聽則聲南南聽則聲北東西亦如之

青州於勝福寺起塔掘基深五尺遇磐石自然成大函因而用之及舍利將入瓶內有光乍上乍下

牟州於巨神山寺起塔舍利初至二大紫芝欻現於

道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隋州於智門寺起塔十月六日掘基得神龜七日甘露降於石橋旁之楊樹有黑蜂無算來繞之八日旦大霧舍利將之寺天便開朗歷光化縣忽見門內木連理過楊樹之下甘露五道懸流沾灑輿上既而沈陰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神龜色狀特異有文在其腹曰王興州使參軍獻之日日開匣欲視其頭而縮藏不可見敕使著作郎王劭審檢龜便長引頸足恣人反轉連日如之乃見有文在其頭曰上大王八十七千萬年皇帝親撫視之入於懷袖自

然馴狎放諸宮沼及草內還來直至御前每放輒如之

襄州於大興國寺起塔天時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楊州於西寺起塔州久旱舍利入境其夜雨大洽

蔣州於栖霞寺起塔鄉人先夢佛從西北來寶蓋旛花映滿寺衆悉執花香出迎及舍利至如所夢焉

吳州於大禹寺起塔舍利凡五度江風波不起既至寺放青黃赤白之光獲紫芝高二尺餘四莖共三蓋天時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蘇州於虎丘山寺起塔其地是晉司徒王珣琴臺掘得甎函銀合子有一舍利浮之鉢水右轉四周舍利初發州天降雨未至寺日便出乃有雜色雲臨輿而行徘徊不散至於塔所空裏有音樂之聲既而天又陰晦舍利將下雲暫開舍利入函雲復合先是寺內鑿石井井吼二日蓋舍利將來之應也

衡州於衡嶽寺起塔沙門奉舍利自江陵水行二千餘里四遇逆風願定便定四乞順風皆如所欲初掘基歷峯上有白雲闊二丈餘甚整直來臨基所右旋三帀乃散既而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

復合

桂州於緣化寺起塔舍利未至城十餘里有鳥千數夾輿行飛入城乃散舍利將入塔五色雲來覆之

番州於洪楊鄉崇楊里之靈鷲山寺起塔掘得宋末所置石函三其二各有銅函盛二小銀像其一有銀缾子盛金缾疑本有舍利今乃空矣既而坑內有神仙雲氣之像昔宋王劉義隆之時天竺有聖僧求那跋摩將詣楊都路過靈鷲寺謂諸僧曰此間尋有異瑞兼值王者登臨徵應建立終逢菩薩聖主方大修弘其年冬果有羣燕共銜繡像委之堂內及齊主蕭道成初為始興太守遊於此寺而起白塔陳天嘉三年寺內立碑其文也如此聖主修弘驗於今日

交州於禪衆寺起塔

益州於法聚寺起塔天時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廓州於法講寺起塔舍利初發京下宿於臨皐沙門夢失舍利是夜廓州有光高數丈從東方來入寺右繞佛塔照及城樓內外洞朗遙望者疑燒積薪光漸西流食頃乃沒及定塔基正當光沒之所又有香氣氤氳異常

瓜州於崇教寺起塔

虢州表言州雖不奉舍利亦請衆僧行道有一異鳥來集梁上意似聽經不驚不動一夜一日乃下止於讀經之牀人人讚歎摩挱又擊之以行道法師於佛前為之受戒良久乃去

隋州典籤王威送流人九十道逢舍利盡釋其囚千里期集無一違者隋州人於溳水作魚獄三百既見舍利亦悉決放之餘州若此類蓋多矣

皇帝當此十月之內每因食於齒下得舍利皇后亦然以銀盤水浮其一出示百官須臾忽見有兩右旋

相著二貴人及晉王昭豫章王暕蒙賜覩敕令審視之各於覩内得舍利一未過二旬宫内凡得十九多放光明自是遠近道俗所有舍利率奉獻焉皇帝曰何必皆是眞諸沙門相與椎試之果有十三玉粟其眞舍利鐵椎而無損

慶舍利感應表(并詔荅)　安德王雄等

臣雄等言臣聞大覺圓備理照空有至聖虛凝義無生滅故雖形分聚芥尚貯金罌體散吹塵猶興寶刹自釋提請灰之後育王建塔已來未有分布舍利紹隆勝業伏惟皇帝積因曠劫宿證菩提降迹人王護

持世界往者道消在運仁祠廢毀慈燈滅影智海絕流皇祚既興法鼓方震區宇之内咸為淨土生靈之類皆覆梵雲去夏六月爰發詔旨延請沙門奉送舍利於三十州以十月十五日同時起塔而蒲州栖巖寺規模置塔之所於此山上乃有鍾鼓之聲舍利在講堂内其夜前浮圖之上發大光明爰及堂裏流照滿室將置舍利於銅函又有光若香鑪乘空而上至浮圖寶瓶復起紫焰或散或聚皆成蓮華又有光明於浮圖上狀如佛像花趺宛具停住久之稍乃消隱又有光明繞浮圖寶瓶蒲州城内仁壽寺僧等遥望山頂光如樓闕山峯澗谷昭然顯見照州城東南一隅良久不滅其栖巖寺者即是太祖武元皇帝之所建造又華州置塔之處于時雲霧大雪忽即開朗正當塔上有五色相輪舍利下訖還起雲霧皇帝皇后又得舍利流輝散彩或出或沉自非至德精誠道合靈聖豈能神功妙相致此奇特臣等命偶昌年既覩太平之世生逢善業方出塵勞之境不勝抃躍謹拜表陳賀以聞

門下仰惟正覺覆護羣品濟生靈於苦海救愚迷於火宅朕所以至心迴向結念歸依思與率土臣民爰

及幽顯同崇勝業共為善因故分布舍利營建神塔而大聖慈愍頻示光相宫殿之内舍利降靈莫測來由自然變現歡喜頂戴得未曾有斯實羣生多幸延此嘉福豈朕微誠所能致感覽王公等表慷敬彌深朕與王公等及一切民庶宜更加剋勵興隆三寶今舍利眞形猶有五十所司可依前式分送海内庶三塗六道俱免蓋纏稟識含靈同登妙果主者施行

高麗百濟新羅三國使者將還各請一舍利於本國起塔供養詔並許之詔於京師大興善寺起塔先置舍利於尚書都堂十二月二日旦發焉是時天色澄

明氣和風靜寶輿旛幢香花音樂種種供養彌遍街衢道俗士女不知幾千萬億服章行位從容有序上柱國司空公安德王雄已下皆步從至寺設無遮大會而禮懺焉有青雀狎於衆內或抽佩刀擲以布施當人叢而下都無所傷仁壽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復分布五十一州建立靈塔令總管刺史已下縣尉已上廢常務七日請僧行道教化打刹施錢十文一如前式期用四月八日午時合國化內同下舍利封入石函所感瑞應者別錄如左

恒州表云舍利詣州建立靈塔三月四日到州即共州府官人巡歷檢行安置處所唯治下龍藏寺堪得起塔其月十日度地穿基至十六日未時有風從南而來寺內香氣殊異無比道俗官私並悉共聞及有老人姓金名璜患鼻不聞香臭出二十餘年於時在衆亦聞香氣因即鼻差至四月八日臨向午時欲下舍利光景明淨天廓無雲空裏即雨寶屑天花狀似金銀碎薄大小間雜雰霏散下猶如雪落先降塔基石函上遍隨寺內城治俱有雜色晃曜金晶映日時即將衣承取復在地拾得道俗大衆十萬餘人並見俱獲又刹柱東西二處忽有異氣其色黃白初細後麤如烽火煙龍形宛轉迴屈直上周旋塔頂遊騰清漢莫測長短良久乃滅又有四白鶴從東北而來周遶塔上西南而去至二十日巳時築塔基恰成復雨寶屑天花收得盛有一升即遣行參軍王亮於先奉獻皇帝開花於寶屑內復得舍利三顆甚大歡欣

瀛州表云掘地欲安舍利石函時可深六尺許土裏忽有眞紫色光現須臾遂滅其土即有黑文雜間成篆書字云轉輪聖王佛塔謹表聞知

黎州表云掘基安舍利塔於地下得一瓦銘云千秋萬歲樂未央

覲州表云舍利塔上有五色雲如車蓋其日午時現至暮

魏州表云所送舍利數度放光復有諸病人或患眼盲或患五內發願禮拜病皆得愈至四月八日欲下舍利午時天忽有一片五色雲香馥非常須臾之間即降金花至九日旦復下銀花遍滿城池其花大者如楡莢小者似火精人人皆得函盛奉獻其日復有一黑狗耽耳白胷於舍利塔前舒左股屈右脚見人行道即起行道見人持齋亦即持齋非時與食不食唯欲得飲淨水至後日旦起解齋與粥始喫且寺內

先有數箇猛狗但見一狼狗無不競來吠囓若見此狗入寺悉皆低頭掉尾當爾之時看人男夫婦女三十餘萬盡皆不識此狗未知從何而來

秦州表云欲下舍利時七日地微動至八日大動

兗州表云敕書分送起塔以瑕丘縣普樂寺最爲清淨即於其所奉安舍利以去三月二十五日謹即經營以爲函蓋初磨之時體唯青質及其功就變同瑪瑙五色相雜紋彩煥然復於其裏間生白玉內外通徹照物如水表裏洞朗鑒人等鏡其送舍利

曹州表云三月二十九日舍利於子城上赤光現四

月五日申時舍利現雙樹并有師子現五日亥時舍利現金光長七寸六日卯時龍花樹現下有佛像俱出六日卯時漆龕板外光明狀如金花色六日申時漆龕北板上及佛菩薩雙樹等形六日亥時舍利精舍裏出黃白花光長四五寸八日辰時漆龕板後雲霧金光等形狀巳時漆龕板後娑羅樹蓮華影佛像衆僧師子形等午時塔上五色雲現午後漆龕內板上有娑羅雙樹林樓閣等現九日漆龕內板上壘石壘基文甲後漆龕板外大娑羅樹及僧執香鑪等形容金佛像現似若太子初生身如黃金色後有三僧身著紫黃法服手捉香鑪供養其香氣與世香不同每日恒聞

晉州表云舍利於塔前放光三度皆紫光色衆人盡見

杞州表云舍利以三月四日到州十四日辰時琉璃瓶裏色白如月須臾之間即變爲赤色至四月二日後變作紫光或現青色瓶內流轉一來一去循環不止道俗瞻仰咸共歸依實相容儀良久乃散七日午時神影復出變動輝煥於前無異

徐州表云舍利二月二十八日至州西一驛宿其夜

陰雨舍利放光向州四十五里其淨道寺僧向北山看光影從驛所舍利處而來舍利石函蓋四月五日磨治訖遂變出仙人二僧四人居士一人騏驎一師子一魚二自餘並似山水之狀

鄭州表云舍利四月六日石函變作玉及瑪瑙其后有文現正國德三字并有仙人麟鳳等出

安州表云奉寺安置送舍利法師浮業共州官人量度基申時忽有香氣氤氳乘空而至芬芳微妙世未曾有道俗咸皆驚愕隨至處所香氣遍滿至五更方始散盡又至四月八日行道日滿供設大齋午時欲

下舍利道俗一萬餘人法師昇高座手捧舍利以示大衆人人悲感不能自勝即有赤色從師手內瓶口而出便二度放光高一丈又下石函忽有白雲團圓如蓋正當函上右旋數帀閒訖還當元出之處消滅又塔南先有佛閣當時鏁閉舍利於其下立道場還二防人看守忽聞閣上有衆人行聲看閣門仍閉又復須臾復聞行聲即走告寺主來共開閣門上驗看唯有佛像自外都無所見又下舍利訖日到申時有法師淨範頭陀僧淨滔於舍利塔後臨水巖邊爲諸道俗受菩薩戒衆人見羣魚行隊遊水首皆南出似

欲歸依多少一萬餘請二禪師乘船入水爲魚受戒然水內諸魚遶迴首向船隨逐巡行如似聽法

趙州表云舍利以三月四日到州臣等於治下文際寺安置起塔二日治利行道舍利於塔所放赤光從未至申更見不同或似像形或似樓閣或見白光乍大乍小巡遶舍利遶瓶行道或隱或顯或遲或速官人道俗莫不親見驚嗟號咽沸騰寺內至四日又放赤光耀如金色縱橫一尺餘紫綠相間前後三度良久乃滅又見一佛像長二尺餘坐於蓮花趺坐又以二菩薩侠侍長一尺餘從卯至巳見諸形相道俗四部二萬餘人咸悉瞻仰

豫州表云舍利瓶有白光須臾成五色遊轉瓶內形相非常又鑿舍利銘其石更無異質鑿至皇帝一字從上點及竪牽橫畫隨鑿之處如刻金所成

利州表云舍利三月二十六日夜一更內放光遍照街內如月

明州表云四月八日下舍利掘地安石函乃得一像

衞州表云四月三日齋訖舍利金瓶外其色紅赤鮮麗殊常或行琉璃瓶底或遊瓶側緣瓶上下光明外照比至八日照灼如初

洺州表云舍利三月十一日天降甘澤十三日乃止有戒德沙門僧猛先患腰脚不堪出行其日聞舍利欲到合寺馳走僧猛自身抱患不得奉迎命弟子法藏扶侍出戶迴心正念遂便得起行出城十里許親迎舍利因比瘳降漸堪得行

毛州表云舍利二月二十七日到州其日即依式安置一切男女皆發菩提心競趣歸依瘂者能言攣躄之人悉皆能行石函乃變如琉璃內外明徹四月十二日天雨金銀花等表送奉獻

冀州表云舍利放光五色照滿城治時有一僧先患

目盲亦得見舍利復有一人患腰脚攣躃十五年自
舍利到州所是患人禮拜發願即得行動
宋州表云三月四日舍利至州其所部宋城縣市院
先有古井漚由來鹹苦水色舊赤全不堪食其縣民
胡子乾因取水和泥怪其色白嘗覺甚甘四月三日
舍利於塔內放赤色光六日夜五更寺內又放白色
光七日辰時寺內天雨白花白驗雰雰然狀如細雪
不落於地八日午時欲下舍利入函天上有白鶴翔
塔基之上
懷州表云舍利於州城長壽寺安置四月五日辰時

有一雄雉飛來函側心閑從容質羽鮮華自飛自止
曾無驚畏河內縣民楊邁特以示道俗六千餘人莫
不同見敕使沙門靈粲即與受戒其雉向師似如聽
法師云此雉是野鳥內法道理無容籠繫即令送城
北太行山放之舍利塔廟復有一跡從塔東南三步
而來直到塔所不見還蹤復無入處或闊四寸或闊
三寸蟠屈逶迤狀等龍蛇之跡官人道俗並悉共見
入日至午前舍利欲入塔函遂放光於瓶外巡迴數
匝暉彩照曜或上或下乍隱乍出
汴州表云舍利三月二日到州權置州館六日夜大

德僧惠徹等忽聞香氣有異尋常至八日諸僧迎舍
利將向塔所大德僧僧粲等五人復聞香氣去惠福
寺門四十餘步遂放青色光覆焰露帳大久乃滅其
寺有舍利在僧房供養其日杞州人張相仁於僧房
見寺內舍利復放青色光恰與新至舍利色狀相似
十日復至見赤色光臨寺佛堂高五尺其夜四更復
見青赤雜色光於寺復有一老母患腰已來二十餘
年拄杖伏地而行聞舍利至寺強來禮拜於大衆裏
見舍利光腰即得差捨杖而行
洛州表云舍利三月十六日至州即於漢王寺內安

置至二十三日忽降香氣世未曾有四月七日夜一
更向盡東風忽起燈花絕焰在佛堂東南神光焰燭
復有香風而來官人道俗等共聞見於是彌增剋念
至八日臨下舍利塔側桐樹枝葉低垂
幽州表云三月二十六日於弘業寺安置舍利石函
始磨兩面以水洗之明如水鏡內外相通紫光焰起
其石斑駮又類瑪瑙潤澤炫燿光似琉璃至四月一
日起齋行道至三日亥時舍利前焚香供養燈光焰
庭衆星夜朗有素光舒卷在佛輿之上至八日舍利
入函自旦及辰函石現文髣髴像有菩薩光彩粉藻

又似衆仙其間鳥獸林木諸狀不惑者衆實難詳審
其有文理照顯分明今畫圖奉進
許州表云三月三日初夜於州北境去州九十里舍
利放光紫赤二色照曜州城内外民庶皆見神光四
月七日在州大廳舍利出金瓶之外琉璃瓶内行道
放光至八日在辦行寺塔所又放光明午時舍利欲
入石函又有五色光彩雲來臨塔上雲形如蓋其日
在塔西南一百餘步依育王造塔本記一枯池不在
四畔正在池中可深九尺忽有甘井自現其水不可
思議當時道俗看者二萬餘人同飲齊見所錄瑞應

奉表奏聞
荆州舍利現雲如車蓋正當塔上雲間雨花遊颺不
落衆鳥翔塔
濟州舍利本一至彼現二放光炤現聞異香氣雲間
出音自然鍾聲及以讚善大鳥羣飛塔下
楚州舍利當行道日野鹿來聽鶴遊塔上
莒州舍利本一至彼現三放光映炤掘基地下忽得
銅塔及瘂者能言
營州舍利三度放光白色舊有龜石自然析解用書石
函

杭州舍利山間掘基得自然石函容舍利函
潭州舍利江鳥迎送
潞州舍利至彼自然泉涌飲者病愈
洪州舍利白項烏引路
德州舍利至彼躃者能行犬鳥旋塔
鄭州舍利放光旛向内垂
江州舍利至彼行道日耕人犂得一銅像
蘭州舍利掘基地下得一石像又小兒撥得二銅像
慈州舍利現白雲蓋如飛仙自然泉涌飲者病愈
廉州未得舍利別得一舍利放光佛香鑪煙氣又類

蓮華黃白色天雨寶屑
雍州表云仁壽二年五月十二日京城内勝光寺大
興善寺法界寺州公廨裏及城治街巷天雨銀屑大
如榆莢小如麩等表送奉獻仁覺寺五月十二日未
時有風從西南來如香氣氳氳沙門及經生道俗等
並悉俱聞當夜雨寶屑天花芭蕉枝葉欄檻莖榦上
人皆拾得大小如前無異仁壽二年六月五日夜仁
壽宮所慈善寺新佛堂内靈光映現形如鉢許從前
柱遶梁栿衆僧親見仁壽二年六月五日夜雨銀屑
天花琵琶葉上及餘草頭上落地仁壽二年六月八

日諸州送舍利沙門使還宮所見旨相問慰勞訖令
九日赴慈善寺爲慶光齋僧衆至寺讚誦旋遶行香
欲食空裏微雲復雨銀屑天花舍人崔君德令感奉
獻京城內勝光寺模得陝州舍利石函變現瑞像娑
羅雙樹等形相者仁壽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巳後在
寺日日放光連連相續緣感即發不止晝夜城治道
俗遠來看人歸依禮拜闐門塞路往還如市遇斯光
者照動羣心悲喜發意共城內諸寺外縣諸州以絹
素模將去者或上轝放光或在道映照或至前所開
明現朗光光色別隨見不同仁壽二年七月十五日

京城內延興寺灌寫釋迦金銅像丈六其夜雨寶屑
銀華香氣甚異無比
陝州舍利從三月十五日申時至四月八日戌時合
一十一度見靈瑞總有二十一事四度放光光內見
華樹二度五色雲掘地得烏石函變異八娑羅樹樹
下見水一臥佛三菩薩一神尼函內見烏三枝金華
與雲成輪相自然旛蓋函內流出香雲再放光舍利
在陝州城三月二十三日夜二更裏大通寺善法寺
闔業寺並見光明唯善法寺所見光內有兩箇華樹
形色分明久而方滅其色初赤尋即變白後散如水

銀滿屋之內物皆照徹舍利在大興國寺四月二日
夜二更裏靈勝寺見光明洞了庭前果樹及北坡草
木光照處見其形塔基下掘地得烏舍利來向大興
國寺三月二十八日卯時司馬張備共大都督侯進
檢校築基掘地已深五尺有閿鄉縣玉山鄉民杜化
雲鑊下忽出一烏青黃色大如鶉馴行塔內安然自
處執之不恐未及奉送其烏致死今營福事於舍利
塔內獲非常之烏既以出處爲異謂合嘉祥今別畫
烏形謹附聞奏五色雲再見三月十五日申時舍利
到陝州城南三里澗即有五色雲從東南鬱起俄爾

總成一蓋即變如紫羅色舍利入城方始散滅當時
道俗並見至二十八日未時在大興國寺復有五色
雲從西北東南二處而來舍利塔上相合共成一段
時有文林郎韋範大都督楊旻及官民等並同觀矚
其雲少時即散者也兩度出聲舍利在州三月二十
三日夜從寶座出聲如人間打靜聲至三乃止後在
大興國寺四月五日酉時復出一聲大於前者道俗
並聞石函內外四面見佛菩薩神尼娑羅樹光明等
四月七日巳時欲遣使人送放光等四種瑞表未發
之間司馬張備共崤縣令鄭乾意閿鄉縣丞趙懷坦

大都督侯進當作人民侯謙等至舍利塔基内石函所檢校同見函外東面石文亂起其張備等怪異更向北面乾意以衫袖拂拭隨手向上即見娑羅樹一雙東西相對枝葉宛具作深青色俄頃道俗奔集復於西面外以水澆洗即見兩樹葉有五色次南面外復有兩樹枝條稍直其葉色黃白次東面外復有兩樹色青葉長其四面樹下並有水文於此兩樹之間使人文林郎韋範初見一鳥仰臥司馬張備次後看時其鳥已立鳥前有金華三枝鳥形大小毛色與前掘地得者不異其鳥須臾向西南行至佛下停住函

内西南近角復有一菩薩坐華臺上面向東有一立尼面向西西向菩薩合掌相去二寸西面内復有二菩薩並立一金色面向南一銀色面向北相去可有三寸西厢上有一臥佛側身頭向北面向西其三菩薩於石内並放紅紫光高一尺許從巳至未形狀不移圖畫巳後色漸微滅道俗觀者其數不少此函本是青石色基黑闇見瑞之時變為明白表裏映徹周迴四面俱遣人坐並相照見無所翳障其函内外四面總見一佛三菩薩一尼一鳥三枝華八株樹今別畫圖狀謹附聞奏午時四方雲起變成輪相復有自然旛蓋及塔上香雲二度光見四月八日午時欲下舍利于時道俗悲號四方忽然一時雲起如煙如霧漸欲向上至於日所即遶日變成一暈猶如車輪内別有白雲團圓翳日日光漸即微闇如小盞許在輪外周匝次第以雲為輻其輪及輻並作紅紫色至下舍利訖其雲散滅日光還即明淨復於塔院西北牆外大有自然旛蓋亦有見旛蓋圍繞舍利者當時謂有人捉旛供養至下舍利訖其旛蓋等忽即不見于時道俗見者不少至戌時司馬張備等見塔上有青雲氣從塔内而出其雲甚香即喚使人文林郎韋範

大興寺僧曇暢入裏就看備共韋範等並見流光向西北東南二處流行須臾即滅

廣弘明集卷之十七

音釋 廣第十七

填闐 填音田闐於結切填闐滿塞也 覆 敷救切蓋也 髆 音博肩髆也 珣 息旬切

虢 俱獲切州名 挼 蘇和切摩挼挼捺也 溳 音云水名 蜆 音顯蛤屬 甯 音押鎮壓也

杞 音起州名 洺 音名州名 莒 音舉州名 攣躃 攣閭員切躃必益切攣躃拘曲不能行也

雰 音分雰雰雪貌

廣弘明集卷第十八

唐 釋 道 宣 撰

法義篇第四 寶乘獨運攝度是津得其趣者心照退舉

序

夫法者何耶所謂憑准修行清神洗惑而爲趣也義者何耶所謂深有所以千聖不改其儀萬邪莫迴其致者也俗法五常仁義禮智信也百王不易其典衆賢贊翼而不墜者也道法兩諦謂眞俗也諸佛之所由生羣有因之而超悟者也然則俗保五常淪惑縣亘道資兩諦勝智增明故眞俗爲出道之階基正法爲入空之軌躅者也故論云非俗無以通眞非眞無以遣俗又云諸佛說法常依二諦斯則大畧之成教也至於大小半滿之流三篋八藏之典明心塵之顯晦曉業報之殊途通慧解以鏡蒙心了世相以光神照也若斯以敘謂之法義也至於如說修行思擇靈府者則四依法正刱究識於倒情八直明道策淨心於妄境三學開其玄府一貫統其眞源漸染基搆自當得其涯也但以幽關難啓匠石易迷匪藉言方莫由升附所以自古道俗同而問津疎瀹精靈陶練心術或著論而導其解或談述而寫其懷因言而顯聖

心寄迹而揚玄理者也昔梁巳叙其致今唐更廣其塵各有其志明代代斯言之不絶也

釋疑論

晉戴安公

安處子問於玄明先生曰蓋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斯乃聖達之格言萬代之宏標也此則行成於巳身福流於後世惡顯於事業獲罪乎幽冥然聖人爲善理無不盡理盡善積宜歷代皆不移行無一善惡惡相承亦當百世俱闇是善有常門惡有定族後世修行復何益哉又有束修履道言行無傷而天罰人楚百罹備嬰任性恣情肆行暴虐生保榮貴子孫繁熾推此而論積善之報竟何在乎夫五情六欲人心所常有斧藻防閑外事之至若苟人鬼無尤於趣舍何不順其所甘而强其苦哉請釋所疑以祛其惑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史遷有言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荀悦亦云飾變詐而爲姦誑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順理者不免飢寒之患二生疑之於前而未能辨吾子惑之於後不亦宜乎請試言之夫人資二儀之性以生禀五常之氣以育性有修短之期故有彭殤之殊氣有精麤之異亦有賢愚之别此自然之定理不

可移者也是以堯舜大聖朱均是育瞽叟下愚誕生有舜顔回大賢早夭絶嗣商臣極惡令胤克昌夷叔至仁餓死窮山盜跖肆虐富樂自終比干忠正斃不旋踵張湯酷吏七世珥貂凡此比類不可稱數驗之聖賢既如彼求之常人又如此故知賢愚善惡修短窮達各有分命非積行之所致也夫以天地之玄遠陰陽之廣大人在其中豈唯稊米之在太倉毫末之於馬體哉而匹夫之細行人事之近習一善一惡皆致冥應欲移自然之彭殤易愚聖於朱舜此之不然居可識矣然則積善積惡之談蓋施於勸教耳何以言之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性欲既開流宕莫檢聖人之救其弊因神道以設教故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抑引故功玄而事適是以六合之内論而不議鑽之而不知所由日用而不見所極設禮學以開其大蒙名法以束其形跡賢者倚之以成其志不肖企及以免其過使孝友之恩深君臣之義篤長幼之禮序朋執之好著背之則爲失道之人譏議以之起向之則爲名教之士聲譽以之彰此則君子行巳處心豈可須臾而忘善哉何必循教責實以期應報乎苟能體聖教之幽旨審分命之所鍾

庶可豁滯於心府不祈驗於冥中矣安處子乃避席曰夫理蘊千載念纏一生今聞吾子大通之論足以釋滯疑祛幽結矣僕雖不敏請佩斯言

與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弟子常覽經典皆以禍福之來由於積行是以自少束修至于白首行不負於所知言不傷於物類而一生艱楚荼毒備經顧景塊然不盡唯已夫冥理難推近情易纏每中霄幽念悲慨盈懷始知修短窮達自有定分積善積惡之談蓋是勸教之言耳近作此釋疑論今以相呈想消息之餘脫能尋省戴安公和南

答戴處士書　釋慧遠

釋慧遠頓首省君別示以爲慨然先雖未善相悉人物來往亦未始暫忘分命窮達非常智所測然依傷大宗似有定檢去秋與諸人共讀君論並亦有同異觀周郎作答意謂世典與佛教粗是其中今封相呈想暇日能力尋省

難釋疑論　周道祖

近見君釋疑論蓋即情之作料檢理要殆乎有中但審分命之守似未照其本耳禍善莫驗亦僕所常惑

雖周覽六籍逾深其滯及覩經教始昭然有歸故請以先覺語當今之學者也君子爲審分命所鍾可無祈驗於冥中餘慶之言存於勸教請審分命之旨爲當宅情於理任而弗營耶爲忘懷闇昧直置而已耶若宅情於理則理未可喻善惡紛互逆順莫檢苟非冥廢豈得弗營若直置而已則自非坐忘事至必感感因於事則情亦外降履信獲祐何能不慶爲惡弗罰焉得無怨雖欲忘懷其可得乎靖求諸己其効明矣又勸教之設必傍實而動直爲訓之方不可一塗而盡故或若反而後會或曉昧於爲言是以塗車芻靈堂室異詔或顯其遠或微其近令循教之徒不苟求於分表飲和之士自守足於仁義故深淺並訓而民聽不濫而神明之賾蘊於妙物豈得顯稱積善正位履霜而事與教反理與言違夷齊自得於安忍顏冉長悲於履和恐有爲之言或異於此若謂商臣之徒教所不及汲引之端蓋中智已還而安于悽仁不沒其身臧會以僭有後魯國則分命所鍾於何而審玄明之唱更爲疑府矣是以古之君子知通否之來其過非新賢愚壽夭兆明自昔楚穆以福濃獲沒蔡靈以善薄受禍郄宛以褻深莫救宋桓以愆微易唱

故洗心以懷宗練形以聞道拔無明之沈根翦貪愛之滯網不祈驗於冥中影響自徵不期存於應報而慶罰已彰故能反步極水鏡萬有但微明之道理隔常域堯孔拯其麤宜有未盡史遷造其門而未踐乎室惜其在無聞之世故永悲以窮年君既涉其津亦應不遠而得此乃幽明之所寄豈唯言論而已乖敘多年聊以代勤來論又以爲天地曠遠人事細近一善一惡無關冥應然則天網恢恢疎而遂失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但盈換藏於日用交賒昧乎理緣故或乖於視聽耳山崩鍾應不以路遠塞感火澤革性

不以同象成親詳檢數端可以少悟矣

重與遠法師書　戴安

安公和南間作釋疑論以寄其懷故呈之匠者思聞啓誨既辱還告開示宗轍并送周郎難甚有趣致但理本不同所見亦殊今重伸鄙意答周復以相呈旨誠可求而辭不自暢想脫覽省戴公和南

答周居士難釋疑論

間以暇日因事致感脫作釋疑以呈法師既辱還告并送來難辭喻清贍致有旨歸但自覺雖先觀者莫悟所見既殊孰是能正苟懷未悟請共盡之僕所謂能審分命者自呼識拔常均妙鑒理宗校練名實比驗古今者耳不謂淪溺生死之域欣感失得之徒也苟能悟彭殤之壽夭則知修短之自然察堯舜於朱均以得愚聖之有分推淵商之善惡足明冥中之無罰等比干盜跖可識禍福之非行既能體此難事然後分命可審不祈冥報耳若如來難宅情於理則理未可喻靖求諸已其明効矣此乃未喻由於求已非爲無理可喻也若舍已而外鑒必不遠而復矣

難曰勸教之設必傷實而動直爲訓之方不可以一塗而盡僕豈謂聖人爲教反眞空設耶答曰夫善惡

生於天理是非由乎人心因天理以施教順人心以成務故幽懷體仁者挹玄風而載悅肆情出軌者顧名教而內撫功玄物表日用而忘其惠理藴冥寂濤之不見其宗非違虛教以眩於世也是以前論云因神道以設教故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抑引故功玄而事適者也

難曰安于懷仁不没其身臧會以僭有後魯國則分命所鍾於何而審玄明之唱更爲疑府矣答曰斯乃所以明善惡之有定不由於積行也若夫仁者爲善之嘉行安于懷之而受禍僭者反理之邪事臧會爲

之而獲後良由分應沒身非履仁之所務命當爲後非行僭之能罰豈異比干忠正而嬰剖心之戮張湯酷吏而獲七世之祜哉苟斯理之不殊則知分命之先定矣乃同玄明之有分非爲成疑府也

難曰古之君子知通否之來其過非新賢愚壽夭兆明自昔楚穆以福濃獲沒蔡靈以善薄受禍郄宛以釁深莫救宋桓以愆微易唱答曰夫通否非新壽夭自昔信哉斯言是僕所謂各有分命者也若夫福濃獲沒釁深莫救此則報應之來有若影響蔡靈以善薄受禍商臣宜以極逆罹殃宋桓以愆微易唱郄文

應用行善延年而罪同罰異福等報殊何明鑒於蔡宋而獨昧於楚郄乎君所謂不祈驗於冥中影響自徵不期在於應報而慶罰以彰於斯蹟矣

難曰然則天網恢恢疎而遂失耶莫見乎隱莫顯乎徵但盈換藏於日用交賒昧於理緣答曰夫天理冥昧變狀難明且當推已兆於終古考應報之成跡耳至於善惡禍福或有一見斯自遇與事會非冥司之眞驗也何以明之若其有司當如之治國長之一家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必罰使修行者保其素履極逆者受其酷禍然後積善之家被餘慶於後世積不善之家流殃咎乎來世耳而今則不然或惡深而莫誅或積善而禍臻或履仁義而亾身或行肆虐而降福豈非無司而自有分命乎若以盈換藏於日用交賒昧於理緣者但當報對遲晚不切目前耳非爲善惡舛錯是非莫驗推斯而言人之生也性分夙定善者自善非先有其生而後行善以致於善也惡者自惡非本分無惡長而行惡以得於惡也故知窮達善惡愚智壽夭無非分命分命玄定於冥初行跡豈能易其自然哉天網不失隱見微顯故是勸教之言耳非玄明所謂本定之極致也既未悟妙推之有宗

亦何分命之可審乎將恐向之先覺還爲後悟矣言而未日聊以譏敘

答戴處士書　周道祖

見重申釋疑論辭理切驗善乎校實也但僕意猶有不同乃卽欲更言所懷一日侍法師坐粗共求君意云氣力小佳當自有酬因君論旨兼有所見也僕是以不復稍屑其爝火須成旨因上君云審分命者乃是體極之人既非所同又僕所立不期存於應報而慶罰已彰亦不如君所位也書不盡言於是信矣其中小小亦多未喻付之未遇

與戴處士書　　釋慧遠

見君與周居士往復足爲賓主然佛教精微難以事詰至於理玄數表義隱於經者不可勝言但恨君作佛弟子未能留心聖典耳頃得書論亦未始暫忘年衰多疾不暇有答脫因講集之餘粗綴所懷今寄往試與同疑者共尋若見其族則比干商臣之流可不思而得釋慧遠頓首

答遠法師書　　戴安

安公和南辱告并見三報論旨喻弘遠妙暢理宗覽省反復欣悟兼懷弟子雖伏膺法訓誠信彌至而少遊人林遂不涉經學往以艱毒交纏聊寄之釋疑以自攄散此蓄情發於中而形於言耳推其俗見之懷誠爲未盡然三報曠遠難以辭究弟子尋當索歸必覲展冀親承音旨益祛其滯諸懷寄之周居士戴安公和南

報應問　　何承天

西方說報應其枝末雖明而卽本常昧其言奢而寡要其譬迂而無徵乖背五經故見棄於先聖誘掖近情故得信於季俗夫欲知日月之行故假察於璇璣將申幽冥之信宜取符於見事故鑑燧懸而水火降雨宿離而風雲作斯皆遠由近驗幽以顯著者也夫鵞之爲禽浮清池咀春草衆生蠢動弗之犯也而庖人執焉尠有得免刀俎者燕翻翔求食唯飛蟲是甘而人皆愛之雖巢幕而不懼非直鵞燕也羣生萬有往往如之是知殺生者無惡報爲福者無善應所以爲訓者如彼所以示世者如此余甚惑之若謂燕非蟲不甘故罪所不及民食芻豢奚獨嬰辜若謂禽豸無知而人識經教斯則未有經教之時畋漁網罟亦無罪也無故以科法入中國乃所以爲民陷穽也彼仁人者豈其然哉故余謂佛經但是假設權教勸人爲善耳無關實敘是以聖人作制推德翳物我將我享寔膺天祐同獲三品賓庖也焉若乃見生不忍死聞聲不食肉固君子之所務豫竊顧高明更加三思

答何衡陽書　　劉少府

敬覽高話辭切證明所謂彼上人者難爲酬對者也然如來窮理盡性因感成教故五善思啓戒品爲之設六蔽待袪般若爲之照熏以十善淨以無漏畢竟解脫至菩提而已矣斯末之所以明而本之不昧者耶孔以致孝爲務則仁被四海釋以大慈爲首則化周五道導物之迹非乃冥耶但應有麤精終然自殊

耳凡覽般若諸經不以無孔爲疑何獨誦丘之書而
有見棄之言乎以龍鬼之陋尚感聖而至誘披得信
登季俗而已哉足下據見在之教以誥三世之辨耆
迂之怪固不待言若許因果不謬猶形之與影微要
之効如合符也若日月之行幽明之信水火之降風
雲之作皆先因而後果不出感召之道故緣起鑑能
致水緣滅燧不招火一切諸法從緣起滅耳若鶩之
就鰲味登俎暴燕之獲免無取鹽梅故鶩殺於人猶
虫死於燕鶩虫見世受人燕未來報報由三業業有
遲疾若人入孝出悌揚于王庭君親無將將而必誅

此見報之疾著乎視聽者也若忠爲令德剖心沈淵
劫掠肆殺有幸而免此後報之遲疎而不失者也善
惡之業業無不報但過去未來非耳目所得故信之
者寡而非之者衆耳科法清淨滌塵開慧中國弗思
謂爲陷穽非我無謀秦弗用也勸人爲善誠哉斯言
然權者謂實非假設也故文王廢伯邑考而立武王
權也周適非王發有天命禮是疎制理固從實伯邑
廢立實也各從其實德用交歸自非大智孰能預之
經云善權方便亦復如是耳夫民生而殺性之欲也
飲血席毛在上皇之世矣聖人去殺非教殺也但民

教未盡而化宜漸損雖將享三品尊薦厚賓然湯開
其綱孔釣不綱詩翼五豝禮弗身踐據茲而觀作者
之心見矣今忍不食誠巳慈之心若推不忍於視聽
之表均不食於見聞之内其至矣哉其至矣哉祇藉
來許伸以管窺實相無言言成戲論既不自是想亦
同非若高明之譬請俟諸君子

與諸道人辨宗論　謝靈運

同遊諸道人並業心神道求解言外余枕疾務寡頗
多暇日聊伸由來之意庶定求宗之悟釋氏之論聖
道雖遠積學能至累盡鑒生不應漸悟孔氏之論聖

道既妙雖顏殆庶體無鑒周理歸一極有新論道士
以爲寂鑒微妙不容階級積學無限何爲自絕今去
釋氏之漸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
極一極異漸悟能至非殆庶故理之所去雖合各取
然其離孔釋矣余謂二談救物之言道家之唱得意
之說敢以折中自許竊謂新論爲然聊答下意遲有
所悟

法勗問敬覽清論明宗極雖微而一悟頓了雖欣新
剖竊有所疑夫明達者以體理絕欲悠悠者以迷惑
嬰累絕欲本乎見理嬰累由於乖宗何以言之經云

新學者離般若便如失明者無導是爲悵理蕩患於
茲顯矣若涉求未漸於大宗希仰猶累於塵垢則永
劫劬勞期果緬邈旣懷猶豫伏遲嘉訓初答道與俗
反理不相關故因權以通之權雖是假旨在非假智
雖是眞能爲非眞非眞不傷眞本在於濟物非假不
遂假濟物則反本如此之劫無爲空勤期果有如皎
日昜再問案論孔釋其道旣同救物之假亦不容異
而神道之域雖顏也孔子所不誨實相之妙雖愚也
釋氏所必敎然則二聖建言何乖背之甚哉再答二
教不同者隨方應物所化地異也大而校之華民易

於見理難於受教故閉其累學而開其一極夷人易
於受教難於見理故閉其頓了而開其漸悟漸悟雖
可至昧頓了之實一極雖知寄絕累學之莫良由華
人悟理無漸而誣道無學夷人悟理有學而誣道有
漸是故權實雖同其用各異昔向子期以儒道爲壹
應吉甫謂孔老可齊皆欲窺宗而況眞實者乎昜三
問重尋答以華夷有險易之性故二聖敷異同之教
重方附俗可謂美矣然淵極朗鑒作則於上愚民蒙
昧伏從於下故作則宜審其政伏從必是其宗今孔
廢聖學之路而釋開漸悟之逕筌蹄旣巳紛錯羣黎

何由歸眞三答冬夏異性資春秋爲始末晝夜殊用
緣辰暮以往復況至精之理豈可逕接至粗之人是
故傷漸悟者所以密造頓解倚孔教者所以潛成學
聖學聖不出六經六經而得頓解不見三藏而以三
藏果筌蹄歷然何疑紛錯魚兔旣獲羣黎以濟
僧維問承新論法師以宗極微妙不容階級使夫學
者窮有之極自然之無有若符契何須言無也若資
無以盡有者焉得不謂之漸悟耶初答夫累旣未盡
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得無耳累盡則無誠如符
契將除其累要須傷教在有之時學而非悟悟在有

表託學以至但階級教愚之談一悟得意之論矣維
再問論云悟在有表得不以漸使夫涉學希宗當日
進其明不若使明不日進與不言同若日進其明者
得非漸悟乎再答夫明非漸至信由教發何以言之
由教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則無入照之分
然向道善心起損累出垢伏伏似無同善似惡乖此
所務不倶非心本無累至夫一悟萬滯同盡耳維三
問答云由教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則無入
照之分夫尊教而推宗者雖不永用當推之時豈可
不暫令無耶若許其暫令猶自賢於不合非漸如何

王

三答暫者假也眞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假今豈可以假知之暫而侵常知之眞哉今暫合賢於不合誠如來言竊有微證巫臣諫莊王之言物賒於已故理爲情先及納夏姬之時已交於物故情居理上情理雲互物已相傾亦中智之率任也若以諫日爲悟豈容納時之惑耶且南爲聖也北爲愚也背北向南非停北之謂向南背北非至南之稱然向南可以至南背北非是停北非是停北故愚可去矣可以至南故悟可得矣

慧驎演僧維問當假知之一合與眞知同異初答與

眞知異驎再問以何爲異再答假知者累伏故理暫爲用用暫在理不恒其知眞知者照寂故理常爲用常在理故永爲眞知驎三問累不自除故求理以除累今假知之一合理實在心在心而累不去將何以去之乎三答累起因心心觸成累累恒觸者心日昏教爲用者心日伏伏累彌久至於滅累然滅之時在累伏之後也伏累滅累貌同實異不可不察滅累之體物我同忘有無壹觀伏累之狀他已異情空實殊見殊實空異已他者入於滯矣壹無有同我物者出於照也

驎維問三世長於百年三千廣於赤縣四部多於戶口七寶妙於石沙此亦方有小大故化有遠近得不謂之然乎初答事理不同恒成四端自有小大各得其宜亦有賢愚達方而處所謂世同時異物是人非譬割雞之政亦有牛刀佩璽而聽豈皆唐虞今謂言游體盡於武城長世皆覃於天下未之聞也且俱稱妙覺而國土精粗不可以精粗國土而言聖有優劣景迹之應本非所徵矣維再問論云或道廣而事狹或事是而人非今不可以事之大小而格道之粗妙誠哉斯言但所疑不在此耳設令周孔實未盡極以

之應世故自居宗此自是世去聖遠未足明極夫降妙數階以接羣粗則粗者所不測然數階之妙非極妙之謂推此而言撫世者於粗爲妙然於妙猶粗矣以妙求粗則無往不盡以粗求妙則莫覩其源無往不盡故謂之窮理莫覩其原故仰之彌高今豈可就顏氏所宗而同之極妙耶再答今不藉顏所推而謂之爲極但謂顏爲庶幾則孔知機矣且許禹旦言孔非本談以堯則天體無是同同體至極豈訃有之小大耶維三問凡世人所不測而又旦言者皆可以爲聖耶三答夫旦言賢者尚許其賢旦言聖者豈得反

非聖耶日用不知百姓之迷蒙唯佛究盡實相之崇高今欲以崇高之相而令迷蒙所知未之有也苟所不知焉得不以昌言爲信旣以釋昌爲是何以孔昌爲非耶

竺法綱問敬披高論探研宗極妙判權實存旨儒道遺教孔釋昌言折中允然新論可謂激流導源瑩拂發曜矣詳複答昺難之問或謂因權以通或學而非悟爾爲玄句徒設無關於智情焉竊所未安何以言之夫道形天隔幾二險絕學不漸宗智無髣髴馳騁有端思不出位神崖曷由而登機峯何從而超哉若

勤務於有而坐體於無者譬猶揮毫鍾張之則功侔羿養之能不然明矣蓋同有非甚礙尚不可以說此而善彼豈況乎有無之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又云累旣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得無耳論曰夫膏肓大道摧轍玄路莫尚於封有之累也蓋有不能祛有祛有者必無未有先盡有累然後得無也就如所言累盡則無爾爲累之自去實不無待實不無待則不能不無故無無貫矣如彼重閣自晞無假火日無假火日則不能不設亦明無尚焉落等級而奇頓悟將於是乎躓矣暇任之餘幸思嘉釋

釋慧琳問三復精議辨儘二家斟酌儒道實有懷於論矣至於去釋漸悟遺孔殆庶蒙竊惑焉釋云有漸故是自形者有漸孔之無漸亦是自道者無漸何以知其然耶中人可以語上久習可以移性孔氏之訓也一合於道場非十地之所階釋家之唱也如此漸絕文論二聖詳言豈獨夷束於教華拘於理將恐斥離之辨辭長於新論乎昺道人難云絕欲由於體理當謂日損者以理自悟也論曰道與俗反本不相關故因權以通之物齊則反本問曰權之所假習心者亦終以爲慮乎爲曉悟之日與經之空理都自反耶

若其永背空談翻爲末說若始終相扶可循教而至不答維騎假知中殊爲藻鑑但與立論有違假者以旋迷喪理不以鑽火致惑苟南向可以造越背北可以棄燕信燕北越南矣慮空可以洗心捐有可以祛累亦有愚而空聖矣如此但當勤般若以日忘贍郢路而驟進復何憂於失所乎將恐一悟之唱更躓於南比之譬耶

答綱琳二法難 并書

披覽雙難欣若暫對藻豐論博蔚然滿目可謂勝人之口然未厭於心聊伸前意無由言對執筆長懷謝

靈運和南

答綱公難

來難云同有非甚閔尚不可以翫此而善彼豈況乎有無之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此是拘於所習以生此疑耳夫專翫筆札者自可不工於弧矢弧矢既工復翫筆札者何爲不兼哉若封有而不向宗自是封者之失造無而去滯何爲不可得背借不兼之有以詰能兼之無非惟鍾胡愧射於更李弃養衛青於羅趙觸類之蹟始克巧歷之數今請循其本夫憑無以伏有伏久則有忘伏時不能知知則不復辨是以

坐忘日損之談近出老莊數緣而滅經有舊說如此豈累之自去實無之所濟且明爲晦新功在火日但火日不稱功於幽闇般若不言惠於愚蠢耳推此而往詎俟多云

答琳公難

孔雖曰語上而云聖無階級釋雖曰一合而云物有佛性物有佛性其道有歸所疑者漸教聖無階級其理可貴所疑者殆庶豈二聖與塗將地使之然斥離之歎始是有在辭長之論無乃角弓耶難云若其永背空談翻與末說若始終相扶可循教而至可謂公孫之辭辯者之囿矣夫智爲權本權爲智用今取聖之意則智即經之辭則權傷權以爲檢故三乘咸蹄筌既意以歸宗故般若爲魚兎良由民多愚也敎故迂矣若人皆得意亦何貴於攝悟假知之論旨明在有者能爲達理之諫是爲交賒相傾非悟道之謂與其立論有何相違燕北越南有愚空聖其理既嘗頗獲於心矣若勤者日忘聽者驟進亦實如來言但勤未是得聽未是至嘗其此時可謂向宗既得既至可謂一悟將無同轡來馳而云異轍耶

問謝永嘉　王弘

論曰由教而信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無入照之分問曰由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闇信聖人若闇信聖人理不關心政可無非聖之尤何由有日進之功

論曰暫者假也眞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假又曰假知累伏理暫爲用用暫在理不恒其知問曰暫知爲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見理尚淺未能常用耳雖不得與眞知等照然寧無入照之分耶若暫知未是見理豈得云理暫爲用又不知以何稱知

論曰教爲用者心日伏伏累彌久至於滅累問曰教

為用而累伏為云何伏耶若都未見理專心闇信當其專心唯信而已謂此為累伏者此是慮不能並為此則彼廢耳非為理累相權能使累伏也凡厥心數孰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未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已雖復彌久累何由滅弘曰一悟之談常謂有心但未有以折中異同之辨故難於曆言耳尋覽來論所釋良多然猶有未好解處試條如上為呼可容此疑不既欲使彼我意盡覽者泠然後對無兆兼當造膝執筆增懷眞不可言王弘敬謂

答王衛軍問并書　謝靈運

問曰由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闇信聖人耶若闇信聖人理不關心正可無非聖之尤何由有日進之功答曰顏子體二未及於照則向善已上莫非闇信但教有可由之理我有求理之志故曰關心賜以之二回以之十豈直免尤而已實有日進之功

問曰暫知為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見理尚淺未能常用耳雖不得與眞知等照然寧可謂無入照之分耶若暫知未是見理豈得云理暫為用又不知以何稱知答曰不知而稱知者正以假知得名耳假者為名非暫知如何不恒其用豈常之謂既非常用所以交賒相傾故諫人則言政理悅已則犯所知若以諫時為照豈有悅時之犯故知言理者浮談犯知者沈惑推此而判自聖已下無淺深之照然中人之性有崇替之心矣

問曰教為用而累伏為云何伏耶若都未見理專心闇信當其專心唯信而已謂此為累伏者此是慮不能並屬此則彼廢耳非為理累相推能使累伏也凡厥心數孰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未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已雖復彌久累何由滅答曰累伏者屬此則廢彼實如來告凡厥心數孰不皆然亦如來旨更恨不

就學人設言而以恒物為譏耳譬如藥驗者疾易痊理妙者吝可洗洗吝豈復循環疾痊安能起滅則事不侔居然已辨但無漏之功故資世俗之善善心雖在五品之數能出三界之外矣平叔所謂冬日之陰輔嗣亦云遠不必攜聊借此語以況入無累無阻隔

靈運白一悟理質以經誥可謂俗文之談然書不盡意亦前世格言幽僻無事聊與同行道人共求其衷猥辱高難詞微理析莫不精究尋覽彌日欣若暫對輒復更伸前論雖不辨酬釋來問且以示懷耳海嶠岨迥披敘無期臨白增懷眷歎良深謝靈運再拜

重答謝永嘉書　王弘

更尋前答起悟亦不知所以為異正當爾耳已送示生公此間道人故有小小不同小涼當共面盡脫有曆言更白面寫未由寄之於此所散猶多

答王衛軍書　竺道生

究尋謝永嘉論都無間然有同似若妙善不能不以為欣檀越難旨甚要切想尋必佳通耳且聊試略取論意以伸欣悅之懷以為苟若不知焉能有信然則由教而信非不知也但資彼之知理在我表資彼可以至我庸得無功於日進未是我知何由有分於入照豈不以見理於外非復全昧知不自中未為能照耶

與安成侯姚嵩義述佛書　後秦主姚興

吾曾以已所懷疏條摩訶衍諸義圖與什公許詳厥衷遂有哀故不復能斷理未久什公尋復致變自爾喪戎相尋無復意事遂忘棄之近以當還使送像欲與卿作疏箱篋中忽得前所條本末今送示卿徐徐尋撫若於卿有所不足者便可致難也見卿來日並可以當言笑吾前試通聖人三達觀以諮什公公尋有答今并送往諸此事皆是昔日之意如今都無情懷如何矣

通三世論 諮什法師

曾問諸法師明三世或有或無莫適所定此亦是大法中一段處所而有無不泮情每慨之是以忽疏野懷聊試孟浪言之誠知知孟浪之言不足以會理然胷襟之中欲有少許意了不能默已輒疏條相呈匠者可為折衷余以為三世一統循環為用過去雖滅其理常在所以在者非如阿毗曇注言五陰塊然喻若足之履地真足雖往厥跡猶存當來如火之在木木中欲言有火耶視之不可見欲言無耶緣合火出經又云聖人見三世若其無也聖無所見若言有耶則犯常嫌明過去未來雖無眼對理恒相因苟因理不絕聖見三世無所疑矣

答後秦主姚興書　鳩摩羅什

雅論大通甚佳去來定無此作不通佛說色陰三世和合總明為色五陰皆爾又云從心生心如從穀生穀以是故知必有過去無無因之咎又云六識之意識依已滅之意為本而生意識又正見名過去業未來中果法也又十方中第二力知三世諸業又云若無過去業則無三塗報又云學人若在有漏心中則

不應名為聖人以此諸比固知不應無過去若無過去未來則非通理經法所不許又十二因緣是佛法之深者若定有過去未來則與此法相違所以者何如有穀子地水時節芽根得生若先已定有則無所待有若先有則不名從緣而生又若先有則是常倒是故不得定有不得定無有無之說唯時所宜耳以過去法起行業不得言無又云今不與昔對不得言有雅論之通甚有佳致又大品所明過去如不離未來現在如未來現在如亦不離過去如此亦不言無也此實是經中之大要俟得高對通復盡之

通不住法住般若　後秦主姚興

眾生之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是以聖人之教恒以去著為事故言以不住般若雖復大聖玄鑒應照無際亦不可著著亦成患欲使行人忘彼我遺所寄泯若不繫之舟無所倚薄則當於理矣

通聖人放大光明普照十方

聖人之教玄通無涯致感多方不可作一途求不可以一理推故應粗以粗應細以細應理固然矣所以放大光明現諸神變者此應十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若處俗接麤復容此事耶阿含經云釋氏之處天竺四十餘載衣服飲食受諸患痛與人不別經又云聖人亦入鹿馬而度脫之當在鹿馬豈異於鹿馬哉若不與鹿馬應世常流不待此神變明矣每事要須自同於前物然後得行其化耳

通三世

眾生歷涉三世其猶循環過去未來雖無眼對其理常在是以聖人尋往以知往逆數以知來

通一切諸法空

大道者以無為為宗若其無為復何所有耶

謝後秦主姚興珠像表　姚嵩

臣言奉珠像承是皇后遺囑所建禮覲之日永慕罔極伏惟感往增懷臣言先承陛下親營像事每注心延望遲冀暫一禮敬不悟聖恩垂及乃復與臣供養此像既功寶並重且於制作之理擬若神造中來所見珠像誠當奇妙然方之於此信復有間瞻奉踊躍實在無量夫受乾施者無報蒙恩隆者無謝雖欲仰陳愚誠亦復莫知所盡臣言

上後秦主姚興佛義表

臣言奉陛下所通諸義理味淵玄詞致清勝間詣踰於二篇妙盡倖乎中觀詠之歡之紙已致勞而心猶

無厭眞可謂當時之高唱累劫之宗範也但臣頑闇
思不參玄然披尋之日眞復詠歌弗暇不悟弘慈善
誘乃欲令參致問難敢忘愚鈍輒位敘所懷豈曰存
難直欲諮所未悟耳臣言上通三世甚有深致旣已
遠契聖心兼復抑正衆說宗塗亹亹超絕常境欣悟
之至益令賞味增深加爲什公研覈彼備實非愚臣
所能稱盡正當銘之懷抱以爲心要耳臣言上通不
住法住般若義云衆生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聖
心玄詣誠無不盡然至乎標位六度而以無著爲宗
取之於心誠如明誨卽之于事脫有未極夫無著雖

妙似若有不卽眞兩冥有不卽眞兩冥恐是心忘之
謂耳竊尋玄教如更有以謹牒成言以攄愚見故經
云以無所捨法具足檀波羅蜜以此三事不可得故
三者旣冥有無無當無當之理卽同幻化以此而推
恐不住之致非眞忘彼我遺所寄而已
詔云放大光明諸神變者此自應十方諸大菩薩將
紹尊位者耳斯理之玄固非庸近所參然不已之情
猶欲言所未達夫萬有不同精麤亦異應彼雖殊而
聖心恒一恒一故圓以應之不同故權以濟之雖應
馬而未始乖其大雖現神變而未始遺其細故淨名

經云如來或以光明而作佛事或以寂寞而作佛事
顯默雖異而終致不二然則於小大之間恐是時互
說耳如華手經初佛爲德藏放大光明令諸衆生普
蒙其潤又思益經中網明所問如來三十三種光明
一切遇者皆得利益法華經云佛放眉間相光亦使
四衆八部咸皆生疑又云處闇衆生各得相見苟有
其緣雖小必益苟無其因雖大或乖故般若經云若
有衆生遇斯光者必得無上道又以神變令三惡衆
生皆生天上以此而言至於光明神變之事似存乎
等敢緣慈顧輒竭愚思若復哀矜重開導者豈直微

臣獨受其賜
詔云大道者以無爲爲宗若其無爲復何所爲耶至
理淵淡誠不容言然處在涉求之地不得不尋本以
致悟不審明道之無爲爲當以何爲體若以妙爲宗
者雖在帝先而非極若以無有爲妙者必當有不無
之因因稱俱未冥詎是不一之道乎故論云無於無
者必當有於有有無之相譬猶修短之相形耳無理
雖玄將恐同彼斷常常猶不可況復斷耶然則有無
之津乃是邊見之所存故中論云不破世諦故則不
破眞諦又論云諸法若實則無二諦諸法若空則無

罪福若無罪福凡聖無泮二苟無泮道何所益由臣闇昧未悟宗極唯願仁慈重加誨諭

答安成侯姚嵩　　後秦主姚興

卿所難問引喻兼富理極深致實非膚淺所能具答今爲當都格以相酬耳卿引般若經云若有衆生遇斯光者必得無上道即經所言未聞有凡流而得見光明者如釋迦放大光明普照十方當斯之時經不言有羣品而得見其怪而異之者皆是普明之徒以斯言之定不爲羣小也卿若以衆生爲疑者百億菩薩豈非衆生之謂耶然經復云普明之詣釋迦皆與

善男子善女人持諸華香來供養釋迦及致供養之徒自應普蒙其潤也但光明之作本不爲善男子善女人所以得蒙餘波者其猶蠅附驥尾得至千里之舉耳卿又引神變令三惡衆生得生人天若在鹿爲鹿在馬爲馬而度脫之豈非神變之謂耶華手思益法華諸經所言若云放大光明自應與大品無異也若一一光明以應適前物此作非人天所通夫光明之與寂寞此直發意有參差其揆一也卿引經言施者受者財物不可得與不住法不住般若未有異二者直是始終之教也統而言之俱是破著之語耳何者罪不罪施者受者及財物都不可得若都不可得復何所著是勸無所著明矣卿又問明道之無爲爲當同諸法之自空爲妙空無以成極耶又引論中二諦之間言意所不及道之無爲所寄耶吾意以謂爲道止無爲未詳所以宗也何者夫衆生之所以流轉生死者皆著欲故也若欲止於心即不復生死既不生死潛神玄漠與空合其體是名涅槃耳既曰涅槃復何容有名於其間哉夫道以無寄爲宗若求寄所在恐乃惑之大者也吾所明無爲不可爲有者意事如隱尋求或當小難今更重伸前義卿所引中論即

吾義宗諸法若不空則無二諦若不有亦無二諦此定明有無不相離何者若定言有則無以拔高士若定明無則無以濟常流是以聖人有無兼抱而不捨者此之謂也然諸家通第一義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吾常以爲殊太逕廷不近人情若無聖人知無者誰也

重上後秦主姚興表　　姚嵩

臣言奉賜還詔誨喻周備伏尋之日欣踊無量陛下爰發德音光闡幽極拓道義之門演如來之奧冥宗隱而復彰玄扉掩而再敞文外之旨可謂朗然幽燭

矣夫理玄者不可以言稱事妙者固非常詞之所讚雖欲心口仰詠亦罔知所盡由臣愚鈍而猥蒙陛下褒飾之美誠復欣戴殊眷實赦比仰味微言研詠彌至其爲蒙悟豈唯過半之益但臣仍克外役無由親承音旨每望雲遐慨實在罔極不勝延係謹以申聞

臣嵩言

重答安成侯姚嵩

得表具一二吾常近之才加多事昏塞觸事面牆不知道理安在爲復以卿好樂玄法是以聊復孟浪以言之耳而來喻過美益以不安

析疑論　唐釋慧淨

太子中舍辛諝學該文史誕傲自矜心存道術輕弄佛法染翰著論詳略釋宗將有對者諝必碎之于地謂僧中之無人也慧淨法師不勝其侮乃裁論以擬之曰披覽高論博究精微旨贍文華驚心眩目辯超炙輠理跨聯環幽難教以縱橫撲藻紛其駱驛非夫哲士誰其溢心贍彼上人固難與對輕持不敏寧酬客難來

論云一音演說各隨類解蠕動衆生皆有佛性然則佛陀之與大覺語從俗異智慧之與般若義本玄同習智覺若非勝因念佛慧豈登妙果答曰大哉斯舉也深固幽遠理涉嫌疑今當爲子略陳梗槩若乃問同答異文郁郁於孔書名一義乖理明明於釋典若名同不許義異則問一不得答殊此例既升彼並自沒如有未喻更爲提撕夫以住無所住萬善所以兼修爲無不爲一音所以齊應豈止絕聖棄智抱一守雌冷然獨善義無兼濟較言優劣其可倫乎二宗既辨百難斯滯

論云必彼此名言遂可分別一音各解乃翫空談答曰誠如來旨亦須分別竊以逍遙一也鵬鷃不可齊

乎九萬榮枯同也椿菌不可齊乎八千而況爝火之侔日月浸灌之方時雨寧有分同明潤而遂均其耀澤哉至若山豪一其小大彭殤均其壽夭莛楹亂其橫豎施厲混其妍媸斯由相待不定相奪可忘莊生所以絕其有封非謂未始無物斯則以余分別攻子分別子以分別卽余以分別矣君子劇談幸無虛論一言易失駟馬難追斯文誠矣深可愼哉

論云諸行無常觸類緣起後心有待資氣涉求然則我淨受於熏修慧定成於繕剋答曰無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

吾豈斷乎新故相傳假稟修以成淨美惡更代非緣尅而難功是則生滅破於斷常因果顯乎中觀斯寔莊釋玄同東西理會而吾子去彼取此得無謬乎論云續鳧截鶴庸詎真如草化蜂飛何居弱喪答曰夫自然者報分也稟修者業理也報分已定二鳥無羨於短長業理資緣兩蟲有待而飛化然則事像易疑沈冥難曉幽求之士論或罔息至乃道圓四果尚昧衣珠位隆十地猶昏羅縠聖賢固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自非鑒鏡三明雄飛七辯安能妙契玄極數究幽微貧道藉以受業家門朋從是寄希能擇善敢

進芻蕘如或鏗然願詳金牒於是辛氏頂受斯文頻褰邪網（斯疑前周沙門釋道安二教論已有疏解但未見者謂辛草創）

廣析疑論　釋法琳

有李遠問舍人者曾讀斯論意所未詳便以示沙門法琳請更廣其義類琳乃答曰蒙示辛氏與淨法師齊物論大約兩問詞旨宏贍理致幽絕既開義府特曜文鋒舉佛性平等之談別羣生各解之說陳彼此之兩難辨玄同之一門非夫契彼寰中孰能震斯高論美則美矣疑頗疑焉何者尋上皇朝徹始流先覺之名法王應物爰標佛陀之號智慧者蓋分別之小術般若者乃無知之大宗分別緣起所以彊稱先覺無知性寂於是假謂佛陀分別既於外有數無知則於內無心於外有數分別之見不亾於內無心誘引之功莫匱其秋毫之方巨嶽踰尺鷃之比大鵬不可同年而語矣莊生云吾亾是非不亡彼此庸詎然乎所以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惟彭祖之特聞非衆人之所逮也況三世之理不差二諦之門可驗是以聖立因果凡夫有得聖之期道稱自然學者無成道之望從微至著憑緣尅而方研乘因趣果藉熏修而始見彼既知而故問余亦述而略答詳夫一音

普被弱衆由是同歸四智廣覃眞如以之自顯自顯也者唯微唯彰同歸也者孰來孰去蓋知隨業受報二鳥不嫌其短長因濕致生兩蟲無擇於飛化不存待與無待明卽待之非待矣請試論之昔闕澤有言孔老法天諸天法佛洪範九疇承天制用上方十善奉佛慈風若將孔老以匹聖尊可謂子貢賢於仲尼跛鼈陵於駿驥欲觀渤澥更保涓流何異蔽目而視毛端却行以求郢路非所應也非所應也且王導周顗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次則郗超王謐劉璆謝容等並江左英彥七十餘人皆學綜九流

才映千古咸言性靈眞要可以持身濟俗者莫過于
釋氏之教及宋文帝與何尚之王玄保等亦有此談
如其宇內並遵斯要吾當坐致太平矣尚之又云十
善暢則人天興五戒行則鬼畜絕其實濟世之玄範
豈造次而可論乎中舍學富才高文華理切秦懸一
字蜀挂千金法琳徒礪鉛刀何以當茲奇麗也不量
管見輒陳鄙俚敢此有酬示麻績組耳李舍人得琳
重釋渙然神解重疑頓消仍以斯論廣于視聽故得
二文雙顯各其志乎

廣弘明集卷第十八

音釋　廣第十八

躋牋利切路也　讜多曩切直言也　芻豢芻楚俱切豢音患羊曰芻犬曰豢　豸直爾
切無足蟲也　陷穽陷戶𨹧切穽音淨陷穽掘地爲坑也　豝邦加切牝豕也　諎蘇對切誚
也　曷許王切　羿倪制切　輈竹留切車轅也　祛去魚切逐也　懥呼麥切恢辨也
惷丑降切愚也　筌此緣切取魚器也　厝倉故切施布也　替他計切廢也　嶠渠廟
切山銳而高者　折衷東涉亐切折東斷其中也　亹無匪切役役也　研覈研五堅切覈下
革切研覈窮考也　拓他各切開也　析先擊切破也　諝私呂切　輠合果切盛膏器
也　挨舒贍切擄也　蠕而兗切蟲動也　菌渠殞切地蕈也　爚郎約切火炬也　殤式羊
切未成人喪也　莛特丁切草莖也　媸赤脂切醜也　蕘五聊切採薪也　闞苦紺切姓也
郢以整切楚地名　顗音敳　謚彌畢切　璆巨鳩切

廣弘明集卷第十九

唐釋道宣撰

內典序 奉齊司徒竟陵王敎 沈約

尚矣哉羣生之始也義隱三藏之外事非二乘所窺自並識同舟隨緣受業人天異軌翻動殊貫苦樂翻回愚智相襲莫不宅火輪驚擬幾颺遷以寸陰之短晷馳永劫之遙路精靈起伏萬緒千名如來發源恒品蓋亦含生之一至於並首爭馳斯固未或異也至於覆簣無始之初成功斷籌之末塗遙業遠妙軫遐長累明積慧靈覺獨曉巨相四八照曜於大千尊法

二九包籠乎無外六度之業旣深十力之功自遠濟物以權降魔匪力妙法輪轉甘露啓霏舟輿六趣津梁五道登四衢之長陌遊一乘之廣路斯旣已事盈方等義滿神宣遠于大權協化對揚宗極徇物兆於慈悲亡身著乎非己行符四等道分十地若乃靈性特達得自懷抱神功妙力無待學成孤策獨鶩莫知所限結習紛綸一隨理悟又有捐情屛慮身心靡欲猒生死之長勤眷寂滅而投軫遂然自得漏累煙銷且津心適道功非一業雖會理共源而萌情或異是故高心遐行分路同趣忘懷屛欲殊塗一致或草櫟

身體投骸林澤內亾形相外馴兕虎或坐臥行立迹不違衆禪業定門造次無爽安忍與金石同固戒行與寶珠等色雖秋禽年至春鮪時登而耿介長蹤仲怛在念妙迹匪遐神塗密迹有悟必通由之斯至故能藉智探虛乘心照理區區懷抱融然靡執俱處三界獨與神遊苞括四天卷舒萬劫聞片義而勝道場受一言而升彼岸長夜未開心闕日曉淹迴聖迹寢息神光旣負橐以從師亦栖林以綜業足蹈慧門學通龍藏妙吼遐徹鸞音自遠若夫乂跪運心期誠匪迹而導達神功照啓未悟唱說之美義兼在斯暨九

土殊風八方舛俗遊化所包事出弘疑皆足以還光淨域登儀寶地並黜華剪飾破愛辭親鼓枻無生之流方軌俗表之路固巳千佛摩頂七住齊功至夫淸信士女植緣曠劫雖復容服未改而戒德內弘瞻暱耶而登巒望波斯而迴軫篤四禪之耿耿汎八解之悠悠若乃十號尊崇三達靡礙雖法身非有而常住在躬能仁權迹四門旣非悟道之始假滅雙樹寧有薪盡之窮而天人瞻慕髣髴與情彫金範玉圖容寫狀靈儀炫日寶刹臨雲或役鬼神之功或資髓腦之力製非人匠寶以合成莫不龍章八彩瓊華九色至

乃齒髮傳靈衣履遺證聖迹彪炳日煥於閻浮神光
陸離星繁於淨刹若乃乘此直心推誠嚮往則半息
可追一念斯至感降參差雲霏霧委此又昭彼象譯
煒映緗圖大乘牘書事其流已遠蓋所以彪著往迹
煥述遐聲雖篆籀異文胡華舛則至於叶暢心靈抑
揚訓義固亦內外同規人神一揆墳典丘索域中之
史策本起下生方外之紀傳統而爲言未始或異也
而經記繁廣條流舛散一事始末表裡卷分或詞義
離斷或文字互出兩涉後條已昧前覺尋源討流未
知攸適雖精理瑩心止乎句偈而初悟始學致惑者

多且中外群聖咸載訓典雖教有殊門而理無異趣
故眞俗兩書遞相扶奬孔發其端釋窮其致撤網去
綱仁惠斯在變民遷俗宜以漸至精粗抑引各有由
然是故曲辨情靈栖心妙典伏膺空有之說博綜兼
悆之書該括群流集成茲典事以例分義隨理合功
約悟廣莫尚於斯可以理求證成妙果若乃載司南
之車猶稱靡惑服四照之草得用不迷況乎六馬同
鑣萬流其貫日月經天方斯未已河海帶地夫豈足
云蓋入道之筌蹄群生有悟於此也

南齊皇太子解講疏

皇太子以建元四年四月十五日集大乘望僧於玄
圃園安居寶地禁苑皆充供具珍羞綺樹施佛及僧
震玄音於六宵暢微言於永劫三達宣其妙果十住
讚其祥緣踐二氣而業弁離九旬而功就暨七月既
望乃敬捨寶軀爰及輿冕自纓已降凡九十九物願
以此力普被幽明帝室有嵩華之固蒼黔饗仁壽之
福若有論形苦海得隨理悟陸體剔塗不遠斯復十
方三世咸證伊言茲誓或爽無取正覺

南齊竟陵王發講疏并頌

大矣哉妙覺之爲妙也無相非色空不可極而立言

垂訓以汲引爲方慈波慧水雖可溉而莫知其源者
也靈篇寶籍遠探龍藏蓋無得而言焉至于義指天
山之表文隱交河之外又非斷篇所能算也逮于祇
樹菴園之妙吼四諦一乘之正說重譯而通中土莫
不恒沙之一焉而詞源海廣理塗靈奧雖字流附響
萬軫同起分條散葉離文析句未或暨其萬一也竟
陵王殿下神超上地道冠生知樹寶業於冥津凝正
解於沖念若夫方等之靈遂甘露之深玄莫有不遊
其塗而啓其室也秘藏之被東國者靡不畢集皆繕
以寶緗文以麗篆凝光瓊笥炫彩瑤縢思欲敷震微

言昭感未悟乃以永明元年二月八日置講席於上邸集名僧於帝畿皆深辨真俗洞測名相分微靡滯臨疑若曉同集於邸內之法雲精廬演玄音于六宵啓法門於千載濟濟乎實曠代之盛事也自法王已降曁于藥僧條載如左以記其事焉乃作頌曰

十號神寂三達空玄迹由聖隱教以慈宣氣盈緒法昭斯遺筌標聲妙住騰華寶蓮文攜龍藏義溢中天惟王稟照道冠增璿星羅寶幄雲開梵筵恩馳春馬理析秋蟬靈場絢彩正水輿蓮乘茲上果永導芳緣

南齊竟陵王解講疏二首

夫憑形輝化必由委氣之塗因方導理必同宵天之質是以表靈邃瑞誕聖王宮駐彩辰緯停華日月故能積慈成聖累妙成空坦照路於道場拔迷根於苦岸弟子蕭子良滌盥煩襟栖情正業肅萃僧英敷慧典窮藏奧文雲開雨散今魄晉丹逵日弦上朔士步凝想空明屬念雖神迹稍緬而遺塵在茲乃飾莚藻殿張帷盛邸潔誠祇事建斯寶集蘭泉波涌芳藹雲迴秘理探微玄況悠邈宗條既舉窮功允就論堂卷座義鼓停音乘此芳緣將升上住十方三世有證無爽

又

夫妙極眾象湛恩必通理冠羣方有感斯應自鷲音輟唱圓光寢輝委華之相不傳踊地之符已遠行言入道事難於造次一悟階空劫隔於俄頃若非積毫成仞累熸爲明無以方軌慧門維舟法岸弟子是用夕惕載懷惟日不足者也故敬集名僧演敷典籍震徽起滯輪動雲迴月殿合呂魄弦上日甘露既窮輟言寶座卷文罷席不疑相趨仰惟先后稟靈娥德叶景軒度道載華嶽化洽汾陰早棄蘭宮夙違樹掖千乘不追萬鍾靡及終天之慕不續於短年欲報之誠恩隆於永劫敬捨軀服以充供施藉此幽通控情妙覺仰願聖靈速登寶位越四天之表記十號之尊惟茲三世咸證於此敢誓丹衷庶符皎日

與荊州隱士劉虬書（劉虬初爲當陽令後爲南郡丞頃之自免始事捲衣時年三十二論者比漢陳郡馬遂辟穀却粒餌朮衣麻布衣草屩茅室土帳禮誦長齋大晦不闚世諦典籍不復修綜纂書小藝一切屏絕惟研精佛理述善不受報頓悟成佛義當時莫能屈注法華等經講涅槃大小品等齊建元初詔徵通直散騎侍郎不就文宣深以正法以虬精於釋理愛其東下與虬書曰）

蕭子良

玉燭登年金商在律炎涼始貿動靜惟安勤味道腴幸遵雅尚豈不樂哉僕誠幸甚百姓一心眾生不疾

比屋可封將又何求但良書獨擁善談無析願言之子實癡我心所以不遠千里尺書道意自淳清既辨澆漓代襲隱顯之術參差默語之途紛互或飾智以驚愚或激情以悟俗或穢巳以闇通或謗歌以明道屠羊賜馬未足磷其堅佯狂如愚豈能緇其白宮楚藩魏人外之氣逾邈入漢遊梁區中之韻彌少及推其輕重品其得失則淵懷洞賞寧或符之僕夙養閒襟長慕出槩迹塵珪組心逸江湖未面自親聞風如舊而迴駕之念徒軫式閭之禮無階固巳佇軸深衷傾筐遐路者矣君嫣然獨遠確乎難拔素志與白雲

同悠高情與青松共爽宣習質文綸林枯而重茂照辨空有連河壅而復涓所謂忘言之人可論天人之際豈能鳳舉鶴翻有心儀羣高蹤愛海比策禪衢沾濛射之冥遊屈祇鷲之法侶闡三乘於窮子發二諦於困蒙有是因也何其暢歟今皇風具穆至道弘被四海不溢五嶽無塵膠庠肇修經法敷廣人賤璣璜家習禮讓樵蘇必時郊林全欝罝綱有節鱗羽借翔至於層山絕澗環帶畿畎膏田沃野亘望無蹤信可以招往隱倫栖集勝寄故文舉築室治城之阿次宗植[redacted]西山之[redacted]葛洪考槃於海岫釋遠肥遁於鍾幽

毎踐其遺蹤輒深九原之歎若高步可還復何懷乎四子昔宣尼之見伯雩師利之往維摩豈不知相忘之道哉諒有以也未敘之間爲道自愛一二令凌琚之口具王元長之詞也

與南郡太守劉景蕤書

去冬因君與劉居士書今春得其返价辭趣翩翩足有才藻實子雲之筆札元瑜之書記伸復咨嗟彌用欽想此子含貞抱璞比調雲霞背俗居幽寓歡林激養志南荊可與卞寶爭價韜光梵服固同隋照共明雖顏段之栖遲偃仰楊鄭之寂漠恬惔取之若人信

可同日而語矣且道性天悠禪心自謐敦悅九部研味三乘在家菩薩行之而不難白衣居士卽之而方易逝將燭昏鏡於慧炬拯淪溺於法橋扇靈嶂之留風鏡貞林之絕影僕栖尚既同情契彌至而悠悠京苑間以江山假復神通遠邇冥交曉曙嚌得寫析深襟辨明幽旨迹生滅之中談究眞俗之諦義故重有別書招來畿邑居問道之次具爲敦請此蘭山桂水既足逍遙儒侶玄宗復多朋往非以一爵相加豈其萑蒲爲分直閣投誠素庶必能玄了脫悠爾來儀想時加資遣也

為竟陵王致書劉隱士　庾杲之

司徒竟陵王懋於神者言象所絕接乎事者遠近所
宗鍾石非禮樂之本纓禰豈朝野之謂想閒投之懷
不以形骸為阻一日通籍梁邸親奉話言夢想清顏
為歲已積以丈人非羔雁所策故息蒲帛之典勝符
冥通諒有風期之遲君王卜居郊郭紫帶川阜顯不
徇功晦不標迹從容人野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弘
護為心廣敷真俗思聞繫表共剖衆妙式筵山阿虛
館川渙實望賁然少酬側遲昔東平樂善旌君大於
東閤晳王愛素致吾子於西山豈不盛歟百齡飄驟

凝滯自物千載一期為仁由己且陵雪戒途非滅跡
之効鴻鍾在御豈銷聲之道已標異人之跡故有同
物之勞登山水無情應之以會愛閒在我觸地蕭條
衡獄何睍鍾山何薄想弘思有在不俟繁言虬內固已矣非
復外物所動建武初徵為國子博士二年冬疾甚移
在江州白雲徘徊似人觸戶有異香氣空中磬聲因
卒年六十弟子等若喪父而無服道俗赴葬者數百
人餘論為集二十四卷梁大通三年諸子稽於篇法
高人庾詵曰道懷博聞曰文何進之謚也陳寔曰文
為世範行為士則適謚曰文範先生南郡太守任彥
升曰余與先生雖年世相接而荊吳數千未嘗滕行
下風禀承餘論豈直發憤當年固亦恨深終古然叔
夜之敘黔婁韓卓之慕巨仲未必援光摩承風彩正
復希向遠理長想千載然其人自高假使横經緯帶
日夜歸門會不覩于伊之一咫萬頃之涓澮終於對
面萬古莫莊及門故以此須千載之恨幽貞于賓孝
敬曰其子之遠任梁太常與余善求其先人遺書久以為傳云

請御講啓　梁簡文帝等

臣綱臣綸臣紀言臣聞紫宮麗天著明玄象軒臺在
獄巡聽良書是以道彌隆而禮愈縟德彌溥而事愈
泰此蓋彰至治之尊牧生民之本也伏以大光嚴殿
伴神麥則沖天開宇功深大壯事協文明儀辰建極
切靈啓構照燭三光含超百堵咸謂心華所表復非
良匠之力神通所現不藉子來而成實唯淨國固絕
董落之禮高邁釋宮理無鹿鳴之宴竊惟妙勝之堂
本師於茲佛吼摩尼之殿如來亦闡法音伏希鸞降

睟容施灑甘露油然慧雲需然慈雨光斯盛業導彼
蒼生屈天居而說無相同真也建佛事而被率土化
俗也同真化俗至矣哉一舉而二美顯豈不大乎與
彼陘山之上僊巖之下西都鳳皇負陽鸑鷟安足同
日而語哉敢露丹愚伏待矜遂輕于聽覽流汗戰慴
謹啓

答請御講啓敕　梁武帝

省啓欲須吾講具汝等意書云一日二日惟日萬機
今復過之年耆根熟氣力衰耗荷此黼扆有踰重負
日中或得一食或不得食周旦吐握未足為勞楚君

旰食方今非切未明求衣聿來弗休晝勞夜思精華已竭數術多事未獲垂拱兼國務靡寄豈得坐談須道行民安乃當議耳越勑

重請御講啓　梁簡文帝

臣綱臣綸臣紀言一日輕最上聞願垂法雨天鑒凝遠未蒙降遂預均藥木誠同器水徒羡春華還憐秋藿伏惟陛下德冠受圖道隆言契四三六五不能喻十堯九舜無以方而秋風動條尚興未息之念一物失所猶起納隍之仁方留衢室之情未義石渠之講竊以神通所現一念萬機大權所行應時三密猶處

禪寂影現十方一起道場已爲八會豈與吹律之后均熊湘之勞鑄鼎之君切風雨之務伏願以平等慧行如來慈爲度蒼生降希有事使朝滿一乘情皆十善智珠法炬人人並持四忍五明家家可望謹冒天威重以聞啓翹誠注仰伏希允遂使北冀無山豈自高於曩日南陽迴景不獨隔於當今謹啓

重答御講啓勑　梁武帝

省重啓猶欲須吾講說具汝等所懷亦不異前答緣邊未入國度多乏如是等事恒須經計其餘繁碎非可具言率土未寧菜食者衆兼款附相繼賞與未周怨望者多懷音者少漢世渾并賈誼亦且流慟魏室無虞楊阜猶云可悲況今爪牙腹心不貳之臣又論道帷幄之士四聰不開八達路擁王侯雖多維城靡寄晝厲夕惕如履霜刃以朽索馭六馬豈足爲喻詩不云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方今信非談曰汝等必欲爾者自可令諸僧於重雲中講道義也越勑

又請御講啓　梁簡文帝

臣綱臣綸臣紀言敢藉寵靈頻干聽覽再降神旨未垂臨燭伏以皇政廣覃天覆悠遠海河夷晏日月貞

明洛水有稱蕃之胡藁街有歸命之虜舂戈已戢秋塵不飛槐棘均多士之詩貂璫有得賢之頌聖德沖謙劬勞日昃猶以時多禹歎物未堯心百辟慚惶群司聳惕臣等或三善靡聞或一官不効嗜飽逢字相之請學儉得叅軍之譏而自以結根天苑竊高前載是以匪懼塵黷復敢上聞伏願樂說大慈特垂矜許放光動地不以法妨俗隨機逗藥不以人廢言俾茲含生凡厥率土心花成樹共轉六塵鏡裏得珠俱開三障於其誠願孰不幸甚累冒宸嚴倍增戰息謹啓

又答御講啓勑　梁武帝

省汝等啓復具所懐汝等未達稼穡之艱難安知天下負重庸主少君所以繼踵顛覆皆由安不思危況復未安者耶殷鑒不遠在於前代吾今所行雖異羲日但知講説不憂國事則與彼人異術同亡易言其亾繫于苞桑斯則乾乾夕惕僅而後免汝等思之一二具如前勅越勑

謝上降爲開講啓　梁簡文帝

臣綱啓舍人徐儼奉宣勑旨無礙大慈不違本誓來歳正月開説三慧經伏奉中詔身心喜躍飢蒙王膳比此未踰貧獲寶珠方斯非譬伏以元正慶流大衆

禮畢慧雲續潤法雨仍垂出世洪恩與陽春而布澤俾兹含生隨藥木而增長懽同萬國福洽九圍豈直愚臣得未曾有謹宣令勑馳報綸紀具𢿙相趨無辭上謝謹啓

奉請上開講啓

臣綱言竊以眞如無説非筌不悟極果不應注仰斯通故器有水緣方見圓曦之影藥含長性得隊慧雲之慈伏惟陛下玉鏡宸居金輪馭世應跡有爲俯存利物不違本誓開導愚蒙驅十方於大乘運萬國於仁壽豈止治斤田粟功侔造化疏江決河削成天下智高九舜明出十堯頻徙鑾蹕降甘露雨天人舞蹈含生利益是以背流知反迷岸識歸臣自叨預趨聞渴仰無厭一日曾陳丹款伏希復轉法輪未迴聽覃之恩尚絶愚臣之願懐懐寸志重敢披祈伏願將降一音曲矜三請被微言於王舍集妙義於寶坊聖心等視蒼生猶如一子遂臣之請即是普被無邊如蒙允許衆望亦足兩肩荷負豈敢爲喩不任下願謹啓事以聞謹啓

答請開講啓勑　梁武帝

省啓具汝所懐法事既善豈不欣然吾内外衆緣憂

勞紛總食息無暇廢事論道是所未遑汝便爲末體國也越勑

重謝上降爲開講啓　梁簡文帝

臣綱啓丹願懇誠屢冒宸扆寶希降甘露而普被三千天聽孔邈未垂鑒逮旱苗傾潤豈比自憐鴟鳥思林寗方渴仰近因大僧正慧令伏敢重祈降逮勑旨垂許來歳二月開金字波若經題殊特之恩曲應愚請稽拜恭聞不勝喜躍身心悦樂如觸慈光手足踊舞義非飾習伏以香城妙説實仰神文潤方雲雨明踰日月能使迷途識正大夢均朝梵志懽來天魔遥

禮提桓所聽而今得聞波崙所求希世復出其爲利益深廣無邊九圍獲悟十方蒙曉雖復識起初流心窮後念方當共捐五蓋俱照一空巍巍蕩蕩難得爲喻臣仍屈慧令續宣此典大乘普導寔由聖慈伏筆罄言寧宣蕺荷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御講般若經序

梁陸雲

夫理臻畢竟而照盡空身入三門而了覩導五濁而超津譬茲烈炎遠衆邪而不觸如彼出日示一相以趣道自羅閱闡其玄言香城弘其妙說彌勒表字於圓光帝釋念善於明呪受持讀誦神力折於猛風恭

敬尊重福利踰於寶塔蓋衆聖之圓極而萬法之本源也皇帝眞智自巳大慈應物送迎日月緯絡天地鎭三季之澆風緝五際之頹俗出臨衢室退事齋居非以黃屋爲尊每以蒼生爲念德遍區宇未足顯於至仁理絕名言更慇懃於密說昔慧燈隱耀法藏分流二乘跨駁五部乖謬訶黎狹劣徒仰黑月之光毗曇褊滯未見洸珠之寶自聖皇應期探盡幾妙決散羣迷推伏異學極天宮之浩博窮龍殿之秘深於是大發菩提深弘般若永斷煩惑同歸淸淨潤甘露於羣生轉法輪而不息上以天監十一年注釋大品自

茲巳來躬事講說重以所明三慧最爲與遠廼區出一品別立經卷亦由觀音力重特顯普門之章登住行深廼出華嚴之品故以撮舉機要昭悟新學者焉大僧正慧令蓋法門之上首亦總持之神足願等須提之問遂同迦葉之請廼啓請御講說斯經有詔許焉爰以大同七年三月十二日講金字般若波羅蜜三慧經於華林園之重雲殿華林園者蓋江左巳來後庭遊宴之所也自晉迄齊年將二百世屬威夷主多奢替舞堂鍾肆等阿房之舊基酒池肉林同朝歌之故所自至人御宇屏棄聲色歸傾宮之美女共靈

囿於庶人重以華園毀折悟一切之無常寶臺假合資十力而方固捨茲天苑爰建道場莊嚴法事招集僧侶肅肅神宇結翠巘之陰峩峩重閣臨丹雉之上廣博光明有逾菴羅之地身心安樂寔符歡喜之園于時三春届節萬物舒榮風日依遲不寒不暑瑞華寶樹照曜七重玉底金池淪漪八德洞啓高門雲集大衆廼法席以沸諠聽鳴鐘而寂靜皇太子智均悉達德邁曇摩捨三殿之俗娛延二座以問道宣成王及王侯宗室等亦咸發深心並修淨行熏戒香以調善服染衣而就列陸映蟬冕委蛇冠帶排金門登玉

階者濟濟成羣既而警蹕北廻棨戟東轉門揚清梵
傷吐香煙被淨居之服外須彌之座八種妙聲發言
無滯十方竦聽隨類得解甚深之義柱挹注而難竭
樂說之辯既往復而彌新至如宿學耆僧函淪偏執
尊枝數論未了經文變小意以稱量仰天尊而發問
於是操持慧刃解除疑網示之迷方歸以正轍莫不
渙然冰釋欣然頂戴若蓮華之漸開譬月初而增長
凡諸聽衆自皇太子王侯宗室外戚及尚書令何敬
容百辟卿士虜使主崔長謙使副陽休之及外域雜
使一千三百六十人皆路逾九驛途遥萬里仰皇化

以載馳聞大華而踴躍頭面伸其盡禮讚歎從其下
陳又別請義學僧一千人於同泰寺夜覆制義並名
擅龍象智曉江河傳習譬於瀉瓶諷誦同於疾雨沙
門釋法隆年將百歲學周三藏識洞八禪說法度人
顯名於關塞之北聞中國應講摩訶般若經故自遠
而至時僧正慧令猶未啓講京師道俗亦不知御應
講也至發講之日又有外國僧衆不可勝數並衆所
不識同集法座故知放光遍照地神唱告豈勞馳象
之使冥符信鼓之期會稽鄮縣阿育王寺釋法顯修
習苦行志求慧解既等鬱多之思惟亦同波崙之懇

到適於講所自陳願力刺血灑地用表至誠昔劍體
供養析骨書寫歸依正法匪吝身命以今望古信非
虛說凡講二十三日自開講迄於解座日設遍供普
施京師文武侍衛竝加班賚上光宅天下四十餘年
躬務儉約體安菲素常御小殿裁庇風雨所居幄座
僅於容膝外絕三驅之禮內屏千鍾之宴膳夫所掌
歲撤萬金掖庭之費年減巨億兼以博收地利同入
珍於撓海盈息泉府譬無盡於龍金故能不勞人力
無損國度財法兼施周流不竭是講也靈異雜沓不
可思議一則宮中佛像悉放光明二則大地震動備

諸踊沒三則夜必澍雨朝則晴霽淑氣妍華埃塵不
起四則犍椎既鳴講筵將合重肩絓轂填溢四門而
人馬調和不相驚擾五則所施法席止坐萬人而恒
沙大衆更無迫迮六則四部曠遠咸聞妙說軒檻之
外聽受益明七則淨供遍設廚匪宿辦妙食應時百
味盈溢八則氤氳異香從風滿觸九則鏗鏘雅樂自
然發響十則同聲讚善遍於虛空斯蓋先佛證見諸
天應感超踊寶於昔靈遍雨華於往瑞是時率土藻
抃含靈慶悅願預福田爭事喜捨上皆區其心迹爲
發大願竊以一句奉持尚生衆善二字經耳猶階勝

報況廣運大乘遍揚正法等發慧根同趣妙果方當秘諸寶函傳彼金字亘萬劫以光明彌大千而利益盛矣哉信無德而稱也小臣預在講筵職忝史載謹録時事以立今序御出同泰寺講

御講摩訶般若經序　　蕭子顯

庖犧迺神八象所以成列周文克聖六虛所以廣陳蓋道俗之偏典非適方之大訓至如漢明自講局以儒術簡文談疏復謝專經猶靈若之觀井癸雲夢之在胷中也皇帝體至道而揚盛烈覽聰明而作元后十地斯在俯應人王八福是生允歸世主玄覽無際

眇塵劫之初寂照所通該六合之外屈此無爲示同有學檀忍兼修禪慧雙舉超國城而大捨既等王宮之時量珍寶於四天又同轉輪之日輕之若鴻毛去之如脫屣故以道駕皇王事高方冊若非蘊生知之上德蓄機神於懷抱洞比三明齊功二智孰能與於此者哉金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者蓋法部之爲尊乃圓聖之極教開宗以無相明本發軫與究竟同流與義雲霏深文海富前世學人鮮能堪受皇上愛重大乘遨遊法藏道同意合眷懷總持親動王言妙踰綸綍導明心之遠筌標空解之奇趣乃搞以翠縑刻爲金篆衆具寶飾品窮無價芝英讓巧金碧相輝雖榮光之翊河圖方此非瑤青玉之爲仙簡於焉已劣皇太子承萬機之暇日藉聽朝之閒覽譬彼薰風願聞弘説殷勤奏請然後獲從以中大通七年太歲癸丑二月巳未朔二十六日甲申輿駕出大通門幸同泰寺發講設道俗無遮大會萬騎龍趨千乘雷動天樂九成梵音四合震震塡塡塵霧連天以造于道場而建乎福田也旣而龍衮輟御法服尊臨殿華紫紺座延高廣上昇莫之擬新學不能升天容有穆降詔音日弘捷疾之辯騁無畏之辭炙輠無窮連環自解

恣所請問渙然冰釋滯義同遣疑網皆除亦猶懸鏡之不藏衡樽之俟酌加以長筵亘陛冠冕千羣充堂溢霤僧侶山積對別殿而重肩環高廊而接坐錐立不容棘刺無地承法雨之通潤悅甘露而忘歸如百川之赴巨海類衆星之仰日月自皇太子王侯已下侍中司空袁昂等六百九十八人其僧正慧令等義學僧鎮座一千人晝則同心聽受夜則更述制義其餘僧尼及優婆塞優婆夷衆男冠道士女冠道士白衣居士波斯國使于闐國使北館歸化人講肆所班供帳所設三十一萬九千六百四十二人又二宮武

衛宿直之身植葆戈駐金甲並蒙講餧別錫泉府復數萬人不在聽衆之例外國道人沙呵耶奢年將百歲在檀特山中坐禪聞中國應有大講故自遠而至機感先通咫尺萬里言語不達重譯乃宣三藏之解聖情懸照又波斯國使王安拘越荒服遠夷列參近座膜拜露頂欣受未聞多種出家聞義爲貴卽有四人同時落髮先是寶誌法師者神通不恻靈迹甚多自有別傳天監元年上始光有天下方留心禮樂未遑汾陽之寄法師以其年九月自持一麈尾扇及鐵錫杖奉上而口無所言上亦未取其意于今三十餘

年矣其扇柄繫以小繩常所綰捩指迹之處宛然具存至是御乃鳴錫升堂執扇講說故知震大千而吼法者抑有冥符是時歲云芳春每夕雨注法鼓晨鳴輒便清朗時過兩旬日盈三七陽和協度雲景禎祥至解講之辰四衆雲集懺禮纔畢而正殿十方大像忽放光明起自毫間遍於卍字左右靈相炳發金儀炫燿俄而左邊十方菩薩像續復放光起右腋下達于肩上聖御躬自虔禮大衆咸所覩矚故知現此面門證明義旨若夫多聞弟子內聖垂風右史記言實惟帝則乃命近臣纂錄時事凡厥諮諏罔不備舉或

通釋已遠而疑審方來或宗致未聞而啓請先至其追審者皆是本習所懷或隔日異辰義成先後或雖伸往復終是一問聖旨並隨方酬接如響應聲萬物爲心事見乎此後之學者宜曉斯趣上弘法歲久凡諸學僧遠近同集並會京師而僧家之學師習相守唯信口說專仗耳功鮮能尋究經文依求了義上每爲之通解神彩意得已在言先裁引文句便至數十精詳朗贍莫能追領舊學諸僧黯如撤燭莚氣結舌無人不然萬衆仰觀一時心喜諸如此事非翰墨所能述又外國諸僧所論義者不必開所立之義直是

素有心疑止來求決或發偈誦然後諮疑或請問旣罷讚歎發願或語畢還坐衆俱不識或諮竟乃去莫知所在容服非常凡聖難測是講也東儲始啓止蒙七日諸僧鑽仰欲罷不能重復伸請更蒙二七而請益之衆顒顒不已上以國務久擁不允所祈將欲解座皇帝捨財遍施錢絹銀錫杖等物二百一種直一千九十六萬皇太子奉親玉經格七寶經函等仍供養經又施僧錢絹直三百四十三萬六宮所捨二百七十萬上親臨億兆躬自菲薄司服所職襃人所掌若非朝廷典章止是奉身之費則太官一日將十萬

生衣歲出千金上並不取別自營給服麤浣衣器同土簋日一蔬膳過中不餐寒暑被襲莫非大布所居便殿不能方丈昔之幄座今爲下牀傷無侍衞願無玩物左右唯經書卷軸所對但見香鑪錫杖昧旦坐朝日旰乃息夜尋法寶明發不寐所利唯人所約唯已誠起居之恒事禁中之實錄又宮人常格年給數千萬悉從停省無所爲留雖漢文衣不至地光武穀數十斛方之蔑如矣所造寺塔及諸齋會不藉子來之民不同大酺之禮皆是採山澤之地利爲如法之淨財量入爲出資無外取一役之勞計限傭賚故能

構製等於天宮設飯同於香積國朝大禮莫過三元三元所設衆止數萬隔歲預營僅而後舉監督紛糾以爲巨費至於此會出自淨財遠近百姓願爲邑飾欣欣請受爭取福分不待號令不須課率黍稷馨香如期即至數十萬衆饗之不盡所以知是皇上化力之所到百姓善根之有成至如軍國恒度府庫常畜固以天下爲公器則秋毫無所侵也初上造十三種無盡藏有放生布施二科此藏利益已爲無限而每月齋會復於諸寺施財施食又別勑至到張文休日往屠肆命切鼎俎即時救贖濟免億數以此爲常文

休者先爲運吏輒散運米與貧民應入大辟上愍其一分惻然不許非唯赦其重辜乃加以至到之目既非馮煖之市義又無汲黯之請罪人微宥重過於昔時文休既荷嘉貸未嘗暫怠日中或不得食而足不得息周遍京邑行步如飛擊鼓揚幡負擔馳逐家禽野獸殫四生之品無不放捨焉是時朝臣至于民庶並各隨喜又錢一千一百一十四萬上區其心迹列有十條或捨財同今法事者或捨財以供養者或捨財行慈悲者或捨財乞誦經者或捨財入節供者或捨財入放生者或捨財入布施者或捨身施大衆者

或燒指供養三寶者或聞講啓求出家者昔如來化導獲悟不同故法眼無生根性非一上並與其人同發大願別見願文小臣陪侍講筵謹立今序

發般若經題論義　　梁都講法彪

都講枳園寺法彪唱曰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制曰曼倩云談何容易在乎至理彌不可說雖磬兩端終懸四答夫實智不動至理無言湛然莫測超爾獨遠照盡空界不運其明用窮有境不施其功無住住以之住無得得以之得百福殊相同入無生萬善異流俱會平等故能導羣盲而竝驅方六舟而俱濟成菩提

之妙果入涅槃之玄門三明不能窺其機七辯不能宣其實大聖世尊不違本誓以方便力接引衆生於無名相寄名相說使訪道者識塗令問津者知歸所以於王舍城大師子吼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此經亦名爲大品經古舊相傳有五時般若竊檢經論未見其說唯有仁王般若題列卷後具有其文第一佛在王舍城說大品般若第二佛在舍衛國祇洹林中說金剛般若第三佛在舍衛國祇洹林說天王般若第四佛在王舍城說光讚般若第五佛在王舍城說仁王般若其云金剛般若有八卷淮南唯有校量功

德一品卽其本名金剛般若卷後題云佛五時說般若此是初時說此土未有第二時說兩記相反難得承用大智論言般若部黨有多有少止云光讚放光道行舉此三經不列五時此土有光讚放光道行三經放光卽是大品光讚道行與放光無殊正以詳略爲異光讚起序品至散華品凡二十七品大本至散華有二十九品光讚闕無二品道行初起三叚盡後囑累凡有三十品依大本除前六品猶應有八十四品道行闕無五十四品光讚道行與大品事義無異爲是出經者辭有文質是爲在天竺一時已分爲三部

前注大品亦開爲五別隨文析理非爲異處僧叡小品序云斯經正文凡有四種是佛異時適化廣略之說其文多者十萬偈少者六百偈此之大品乃是天竺中品但言四種不說五時前謂僧叡小品序卽是七卷般若隨從舊聞致成差漏不遠而復庶無祇悔僧叡所言小品卽是道行般若何以知然以三事驗故知其然一道行般若尾末亦自題爲小品二七卷有二十九品道行文有三十品僧叡序三十品者不序二十九品者三僧叡序止讚道行二字其文言云章雖三十冠之者道言雖十萬倍之者行行凝然後

無生道足然後補處以是義故知道行經卽是小品大品之名是道安法師出經後事道安云昔在漢陰十有五載講放光經歲常再遍爾時猶未名爲大品前來小品後至小品有三十章大品有九十章多少不同以相形待小大之名所以得生復有人言佛說五時教第一時在鹿野苑轉四諦法輪乃至第五時於雙樹間轉大般涅槃云大品經是第二時教淨名思益是第三時教法華經是第四時教是義不然釋論言須菩提聞法華經中說聲聞人皆當作佛是故今問爲畢定不畢定是則聞法華在前說大品在後

以是因緣不得言大品經是第二時說又如二夜經
中說佛從得道夜至涅槃夜是兩中間所說經教一
切皆實不顛倒以是義知從尼連禪河邊初得道日
乃至娑羅林中入涅槃夜常說般若波羅蜜中本起
經云如來始成道優陀耶還淨飯王問今者獨處思
憶何事優陀耶答云世尊唯空苦樂非眞淨飯王言
災矣悉達一切皆有如何言無反矣悉達與人爲讎
此是始成道時說般若波羅蜜高貴德王經言菩薩
修行方等大般涅槃不聞布施不見布施乃至不聞
大涅槃不見大涅槃知見法界解了實相空無所有

第九功德經言菩薩修大涅槃於一切法悉無所見
若有見者不見佛性不能修習般若波羅蜜不得入
於大般涅槃乃至廣說以如是因緣故當知初成道
日乃至涅槃夜常說般若波羅蜜經般若波羅蜜是
諸佛母三世如來皆由是生無相大法非可戲論豈
得限以次第局以五時根性不同宜聞非一亦復不
但止有五時往年令莊嚴僧旻法師與諸學士共相
研覈撿其根性應所宜聞凡有三百八十人是則時
教甚爲煩多一人出世多人得利益豈容止爲一根
性人次第五時轉大法輪所言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者經題立名凡有三意一以人二以法三人法雙舉
辨意思益是以人名經法華涅槃是以法名經淨名
勝鬘是人法雙舉此經立名以法名經離法無人離
人無法云何得言此經以法爲名般若是實法人是
假名此是人家之法非法家之人猶如道諦是法寶
攝是故此經得受法名摩訶般若波羅蜜此是天竺
音經是此土語外國名爲修多羅此言法本具含五
義一出生二涌泉三顯示四繩墨五結鬘訓釋經字
亦有三義一久二通三由久者名不變滅是名爲久
三世不遷即是常義通者理無擁滯是名爲通一切

無礙即是道義由者出生衆善是名爲由萬行軌轍
即是法義以經字代修多羅若修多羅名通經名別
修多羅名所以通者凡聖共有所以爲通經名別者
此土聖人所說名之爲經所以爲別以經字代修多
羅欲令聞者即得信解摩訶此言大般若此言智慧
波羅此言彼岸蜜此言度又云到具語翻譯云大智
慧度言彼岸度者蓋是國語不同此以爲非彼以爲
是此以爲是彼以爲非隨俗之說更無異義此中有
四意一稱德二出體三辨用四明宗大是稱德智慧
是出體度是辨用彼岸是明宗此中復有二意一者

法說二者譬說大者是法說彼岸是譬說卽以彼岸譬於涅槃云何是大義空是大義涅槃十八空云言大空者謂般若波羅蜜空此經言色大故般若大不得小空名爲大空大若定大不名爲大無得而稱是爲大義云何智慧義能知諸法實相是智義能照諸法無生是慧義若有照有得不名智慧無照無得而本圓窮是智慧義云何爲度義生死是此岸涅槃是彼岸煩惱爲中流以第一度濟於四流以是因緣名之爲度度若定度不名爲度無去無來是名度義又云到者以無生慧能證涅槃未到云到是體性能到

故名爲到不見因有能到不見果有所到是名到義云何是彼岸義生死是此岸涅槃是彼岸生死不異涅槃涅槃不異生死不行二法是彼此岸義所以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修般若波羅蜜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尊不修般若波羅蜜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尊修不修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尊非修非不修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尊若不爾云何當得薩婆若佛言菩薩摩訶薩得薩婆若如相須菩提又問言世尊菩薩不以二法不以不二法云何當得一切種智佛言無所得卽是得以是得得無所得又佛言色卽薩婆若乃至一切種智卽薩婆若色如相乃至一切種智如相皆是一相無二無別以是義故名般若波羅蜜若能離著取緣忘懷求理如響受聲如幻聽法斯眞可謂般若波羅蜜矣止誦初章更無異識義乖傳燈心非受水豈能宣金口於慧殿散甘露於香城潤良田之種子發菩提之萌芽譬坳塘之水隨百川而入巨海猶蟭螟之目因千日而窺大明豈知其涯岸之所止泊寧見照燭之所近遠悲藉大衆宿植德本仰承如來慈善根力儻有疑難冀能酬答餘有問答一十二卷訪本未獲故其文益

闕

謝開講般若經啓　梁簡文帝

臣綱言伏承輿駕臨同泰寺開金字般若波羅蜜經題照迷生之慧日導出世之長源百華同陰萬流歸海幽顯讚揚率土含潤臣身礙巳來望舒盈闕甘露普被人天俱萃波若魔事獨在微躬馳係法輪私深虬責不任下情謹奉啓奉承謹啓

答謝開講般若啓勅　梁武帝

省啓具之爲汝講金字般若波羅蜜經發題始竟四衆雲合華夷畢集連雨累日深慮妨事景物開明幽

顯同慶寶相之中本無去來身雖不到心靡不在善
自調養愼勿牽勞尚有兩旬日數猶奢今雖不同後
會未晚也吾始還臺不復多勑越勑

廣弘明集卷之十九

音釋　廣第十九

虬渠幽切　翾許緣切小飛也　鶩亡遇切鶩也　颷甫遙切疾風　晷居洧切日影也

馴似均切順也　兕詳里切似牛一角青色　鮪爲鬼切鱣也　橐他各切無底囊　枻余制切楫也

彪必幽切虎文　籀直祐切篆籀也　袠除失切書衣也　鑣[illegible]切馬[illegible]

[illegible]刃切鐵也　黔巨鹽切黑髮之民也　鶱去乾切飛也　縢徒登切緘繩也　[illegible]之劍切[illegible]也

璿似宣切　絢[illegible]切文也　盥古玩切澡手也　逵渠追切　惕他歷切怵惕也　屩居勺切草履也

瘼莫[illegible]切病也　駔子朗切駔儈也　磷良忍切薄石　[illegible]七芮切木盛貌

罿尺容切鳥網也　[illegible]　霾莫佳切[illegible]也　欄[illegible]切步廊也

遴呂振切　逖他歷切遠也　睟思季切清和潤澤貌　鸑鷟上[illegible]角切[illegible]鷟鳳子也

偁[illegible]　黼扆黼方矩切扆隱綺切黼扆畫斧屏風也　旰古案切日晚也

黷徒谷切黷也　逗田候切合也　僂洛侯切恭謹貌　暍於歇切傷暑也　踳駮踳尺尹切駮北角切踳駮[illegible]乖舛也

賚落代切賜也　嶽[illegible]　絓古畫切　迮[illegible]切迫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曼倩曼莫半切倩此見切曼倩東方朔字也　盬[illegible]　醎[illegible]　坳[illegible]

廣弘明集卷之二十

唐　釋　道　宣　撰

上大法頌表　　梁簡文帝

臣綱言臣聞至理隆而德音闡成功臻而頌聲作拄乎奚斯考甫神雀嘉樹或止事乎區中慶昭乎一物猶且手舞足蹈傳式方來況廼道出百非義高三代而可閣筆韜詞詠歌不作者也伏惟陛下天上天下妙覺之理獨圓三千大千無緣之慈普被慧舟匪隔法力無垠躬紆尊極降宣至理澤雨無偏心田受潤是以九圍共溺並識歸涯萬國均夢一日俱曉佛法

之勝事國家之至美稽之上古未有斯盛雅頌之作不可闕也謹上大法頌一首曹丕從征之賦劉坦遊侍之談曾無連類伏兼悚恧不勝喜悅之誠謹遣狀詔鍾超寶奉表獻頌以聞臣綱謹啓

大法頌并序

皇帝以湛然法身不捨本誓神力示現降應茲土龍顏日角參漏重瞳衡表連珠文爲玉斗自納麓開基天地之德已布封唐啓跡日月之照先明百揆之序方舜九河之導均禹尚弘事殷之禮且屈在田之則自五昴朝飛告赤文之瑞其雨七日受綠色之符神器有歸鼎運斯集焦門獸葉德之君鮪水發白旄之陣然後受皇天之駿命當四海之樂推登假祀蚩尤於沛庭託河冰於王霸于時鳳鳳（音梵）裂序蒼蒼舛度乃選五石以補之坤軸傾斜積冰發坼乃緯九數而正之陰兔兩重陽烏三足乃定王業以彈之攝提垂方孟陬失紀乃置清臺而辨之維冠冕於已頹綴珩珮於既毀自憑玉几握天鏡履璿璣而端拱居嚴廊而淵默於今三十有二載也是以天德一於上地數二於下復朗參辰不易日月兩曜如合璧五精如連珠禋宗類昊虔丘禮澤敬行五祀功被百神川嶽呈

祥風煙効祉青雲干呂黃氣出翼聽險山之咸鳳製大夏之貞錫陽管叶春雌鍾應律上林之課匪疎相府之占無謬秦六英於若水張咸池於洞庭來翟動和天之樂建華宣易俗之奏協律有渢渢之序典樂致雍雍之節詩書乃陳緗縹斯備蒲輪受伏生之誦科斗應魯宅之文蒸栗殺青玉牒石記塡委廣內暉煥麒麟置台命衮法河依嶽建職樹司區雲辭火高山容與赤繖邐迤色麗文輦章研織烏諫鼓高懸獅言不棄肺石通怨書謗橋板草名指佞便辟去朝獸稱觸罪姦回放黜是以龍翔鳳集河濂海夷露下若

飴泉浮如醴桂薪不斧而丹飯自熟玉皐詎牽而銀甕斯滿河光似纍樹彩成車氤氳四照暐麗五色神明磊落徵祥布濩金鱗鐵面貫碧砮之踩航海梯山奉白環之使戴日戴斗靡不來王太平太蒙無思不服方叔邵虎之臣均鼙應鼓之將秉龍虎之秘韜握朱玄之異略受脤於廟堂之上揚威於關塞之下出玉門而直指度金城而奏策蕩雜種之殘妖匡中原之塗炭北臨地脉西出天渠昆夷罷患夙沙自服搜犬戎之鹿懸簽須之鼓纛街有受緤之虜詔木觀受降之首四表無塵六合共賀皇德隆矣太平之風浹

乎無外矣天子內韜無生之至慧外應體乾之弘跡將欲攺權教示實道遣方便之說導化城之迷乃端扆神居叮而言曰若夫耿夢華胥怡然姑射服齊官於玄扈想至治於汾陽輕九鼎於褰裳視萬乘如脫屣斯蓋示至公之要道未臻於出世也至於藏金玉於川岫棄琴瑟乎大壑卑躬菲食茨堂土階彤車非巧鹿裘靡飾斯蓋示物以儉亦未階於出世也解網放禽穿泉掩骼起泣辜之澤行剪瑂之慈推溝之念有如不足納隍之心無忘宿寤蓋所以示物以為仁亦未階乎出世也紫府青丘陘山漳水敦河上之道

文悅岐伯之章句甘泉啓太一之壇嵩山置奉高之邑碣石刻表門之誓不期作交門之歌斯蓋止愛久齡事在諸己篤而為論彌有未弘雖獲龍從之禪終墮長生之難徙階三清之樂不祛八倒之境豈若燃智慧之炬照生死之闇出五陰之聚升六度之舟浮衆德之海踐不生之岸於是莊嚴國界建立道場廣行利益開闡佛事與彼衆生同濟仁壽引茲見縛俱入大乘九有傾心十方草靡如憑津濟咸賴歸依曄乎若朝日之開衆華霈乎若農夫之遇膏雨功德之翼已圓智慧之門必備以為般若經者方等大法峻

極靡際深邃無底龍萬善乎無相兆九垓而無邊譬猶枝川派別入大海而同味衆芳雜彩到須彌而一色空空不著如如俱會不合不散無去無來種覺可生允茲佛母羣典弗逮是號經王乃欲震一音雨法雨示五眼引重昏昭暘紀歲玄枵次星夾鍾應乎仲春甲申在乎吉日將幸同泰大轉法輪茲寺者我皇之所建立攺大理之署成伽藍之所化鐵繩為金沼變鐵網為香城照神光於熱沙起清涼於炎火千櫨巍嶭百栱穹隆紅壁玄梁華榱玉砌三階齊列四注周流上玉舄而捫天飛銀盤而蔽景虹拖蜿垂承甍

繞幡蓮抽井倒冒宇臨窴彤彤寶塔旣等法華之座
峩峩長表更同意樂之國下盤白銀之塹傷暉金薄
之輙高門洞啓不因銅馬之飾寶殿霞開無假鳳皇
之瑞金輪燭日妙臨淄之地下層臺累駕遊宛委之
空飛夏宇凝霜溫室含煖雕樓之內滴動而響生洞
扉之裏鷦歸而氣激幢號摩尼旛懸金縷盤徑十丈
鈴圍四斛舒七寶之交枝流八功之淨水地芝候月
天華逆風法鼓夜鳴聲中聞法瓊枝旦動葉裏成音
妙德陽之宮麗未央之闕故銅欄三丈追嗤井幹玉
樓十二逵恥神仙譬彼清涼之臺同符蘭臺之寺恸

利照園之東帝釋天城之北故以辛壬癸甲綿鑾霆
霧吁哉其不可狀鏘鏘肝肝瑰譎雜錯邈乎其不可
名於是璧日揚精景雲麗色薰風徐動淵露微垂後
距屯咸前茆警列武校星連鴻鍾吐響運天宮之法
駕啓天路之威神百靈扶持千乘雷動六虬齊軫七
斗垂暉雲罕乘空勾陳翼駕超光躡景日被天迴金
蓋玉鑾豹服麗鼓驖驪沃若天馬半漢綠弓黃弩象
飾魚文佽飛案節不勞斬蛟之劍虎賁弢羽豈假鳴
烏之射湛湛奕奕轔轔赫赫出乎大通之門天子降
彫輦之貴行接足之禮頂拜金山歸依月面如聞萬

歲之聲若觀六變之動於是乃披如來之衣登師子
之座均百慮之紛總啟三請之慇懃啓眞慧之深宗
明度彼之弘教二諦現空有之津二智包權實之底
大乘谿其靡礙道心究其歸涯因果之攝不運而行
眞俗莫求弗動斯到不以二法會乎中道盡佛淵海
入佛法藏極修妬之妙典研龍宮之秘法宣娑婆之
與旨闡衆聖之微言正水旣沾邪難自息慧日普照
毒霜並消除黑闇於四生遣無明於三界巍巍乎若
彌樓之在巨海穆穆乎譬衆星之繞圓月于時天龍
八部側塞空界積衣成座散華至膝三千化穢土之

質火宅有離苦之期惡道蒙休泥犁普息詵詵學侶
濟濟名僧皆樂說如辯才智慧如身子蹤乎青目黑
齒高彼廣膝赤髭咸符寫瓶之思並沾染氎之施如
金復治似玉更彫聞所未聞得未曾得歡搖動色請
益無勸百司具列簪履相趨豐貂焜煌華緌蒴蒻謂
舍衞之集大林之講無以過也將令一一佛性逢了
因而俱出一一佛土咸遣二而除三比夫歌南風尚
黃老臨辟雍講孔宅幺麼安足而語哉岠于三月甲
辰法席圓滿如來放大光明現希有事雄雄吐色珠
火非儔曈曈上映丹紫競發榮河恥其祥潤汾陰陋

其暉影掩入殿之紫雲奪鴻門之妙氣昔法華初唱
毫照普林般若筆宣通身盡笑王城之瑞千載更逢
豈非聖主同諸佛身降玆妙相等諸佛力若符契焉
猶秉淵默之謙虛弘憹焉之至誠爲而不宰推而勿
居以百姓之心爲心非關諸巳荷負無倦攝受四生
皇太子臣綱祇膺東廂親承大法以爲西巡東狩讚
頌以興柴山望祀訊歌斯作況頂聞而受露鞠躬而
聞道敢述盛德之形容以爲頌曰
玉牒悠夐青史綿長道洽五勝風殊百王商丘命顼
姬水開黃河澄待聖海謐期皇方天譬地功歸有梁

垂拱南面克巳巖廊權輿敎義製造衣裳九韶華響
六樂改張儀鳳婉婉擊石鏘鏘廣修壁水洞啓膠庠
輕軺徵聘旌帛搜揚蘭臺且富廣內斯藏芸香馥蘭
綠字摛章文功既被武跡斯彰題雕臆鏤舌紫支黃
南街請質北闕來王飛旌集翰勒跡書狼銀車引附
黑節招荒文同海嶽化普龍鄉西踰月窟東漸扶桑
卑宮類禹解網如湯衢室納異明臺引良善旌弗卷
諫鼓其鏜萬符集祉百神啓祥黑丹吐潤朱草舒芳
珠懷鏡像星合喜光液池下鶴高梧集鳳赤熊旦繞
素雉朝翔觀玉伯友訪道西王遊經建木巡指盛唐

終非運出豈曰津梁我有無礙共向圓常玉鑾徐動
金輪曉莊紫虬翼軑綠驥騰驤虎文駐蹕龍驂啓行
闢于玉馬照曜天狼玄旄映日翠鳳晞陽前飛格澤
後擁陸梁風移霆掃參差焜煌發我寶座郁郁名香
法徒學侶塵沙堵牆慈雲吐澤法雨垂涼三密不限
四辯難量猶玆海寶譬彼山王慧流總被藥木開芒
佛日出世同遣惑霜帝釋歌訊幽祇讚揚空華競下
天琴自張山含影色地入毫光非煙繞氣陸藕開房
澤普三界恩均八方巍巍堂堂爲舟爲航伊臣稽首
萬壽無疆

皇帝問太子省表幷見所製大法頌詞義兼美覽以
欣然

上皇太子玄圃講頌啓

竊以舜韶始唱靈儀自舞陳律纔暄鳳心競蕚輕禽
短葉尚識音光沐善歡心寧忘撫抃伏惟殿下體高
玄巖養道森禁宇籠文圃漁獵義河注意龍宮研心
寶印雲聚生什之才並命應王之疋探機析理怡然
不倦朱華景月詎此忘罷屬素藏晚節玄英初氣霜
竹浮陰風梧散葉從容雅論貫會神衷綱輕生多幸
屬此休世躡蹻奉渥得備磬潘而黏蝇末拔迷象不

羈寶沒醉衣珠沈勇額得聞勝善寧忘歌詠謹上玄圃園講頌一首文慚綺發思闕彫英徒懷舞蹈之心終愧清風之藻冒昧呈聞追深赧汗謹啓

玄圃園講頌并序

竊以寶山峻極騁足未窺慧海遥波輕舟詎泛故以探沙亂妙類拃迷形百代同昏千年詎啓皇上託應金輪均符玉鏡低矜苦習續照慈燈鶴樹還春龍泉更曉玄水躍辯丹陵瀉電功韜火化意覆雲名智慧之光猶初日照忍辱之力如明月珠天成地平遐肅邇睦澤漏無底化行靡外滄河鏡淥碧海調風停瑞

氣於二辰汎祥煙於五節鱗羽被解羅之澤黎元沐仁壽之慈於是正化潛通法輪常轉類空境之傳虛猶懸河之寫潤儲君德彰妙象體睿春瓊視膳闇晨遊心法揵撥管摛章既嫓娟錦縟清談論辯亦參差玉照夏啓亟德周頌懸風乃於玄圃園栖聚息心之英並命陳徐之士抵談永日講道終朝賓從無聲芳香動氣七辯懸流雙因俱啓情遊彼岸理愜祇園靈塔將涌天華乍落于時藏秋仲節麗景妍晨氣冷金扉霜浮玉管茲園邃密獨華勝地朱堂玉砌碧水銀沙鳥頡頏於瓊音樹葳蕤於妙葉液水穿流疊山寫狀風生月殿日照槐煙綱叨籍殊寵陪奉塵末預入寶樓竊覩妙簡冕與藻扑獨瑩心靈敢作頌曰

皇儀就日帝道昌雲化隆垂拱德曼鴻芬機乘八解道照三墳巍巍蕩蕩萬代一君其一 重離照景玉潤舒華七淨標美三善稱嘉降茲法雨普洽生芽漣漪義水照曜文華其二 芳園聲靉天宮類寶析論冥空玄機入道密字浮清重閣相藻日暎金雲風搖銀草其三 肩隨接武握寶靈珠皆抽四照並摛九衢顧惟多缺徒奉瑛瑜終如燕石更似齊竽其四

答玄圃園講頌啓令 梁昭明太子

得書并所製講頌首尾可觀殊成佳作辭典文豔既溫且雅豈直斐然有意可謂卓爾不羣覽以迴環良同愈疾至於雙因八辯爾有法席之致銀草金雲殊得物色之美吾在原之意甚用欣懌遲面乃悉此不盡言統報

爲亮法師製涅槃經疏序 梁武帝

曰非言無以寄言言即無言之累累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所以如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化離文字以設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珉玉異價涇渭分流制六師而正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折

世智之角杜異人之口導求珠之心開覩象之目救燒灼於火宅拯沈溺於浪海故法雨降而燋種更榮慧日升而長夜蒙曉發迦葉之悱憤吐眞實之誠言雖復二施等於前五大陳於後三十四問參差異辯方便勸引各隨意答舉要論經不出兩塗佛性開其本有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義高萬善事絕百非空空不能測其眞際玄玄不能窮其妙門自非德均平等心答無生金牆玉室豈易入哉

梁簡文帝法寶聯璧序　　梁元帝

竊以觀乎天文日月所以貞麗觀乎人文藻火所以昭發況復玉毫朗照出天人之表金牒空解生文章之外雖境智冥焉言語斯絕詠歌作焉可略談矣粤乃書稱湯誥篇陳夢說昔則王畿居亳今則帝業維揚功施天下我之自出豈與姚墟石細譙城溫縣御龍居夏唐杜入周而已哉皇帝垂衣負扆辨方正位車書之所會同南暨交阯風雲之所沾被西漸流沙武實止戈秉宜生之劍樂彰治定滅庖犧之瑟相兼二八知微知彰將稱四七如貔如虎寧侯容成翠屋之遊廣成石室之會故以宗心者忘相歸憑者常樂昔轉輪護法南宮有金龍之瑞梵天請道東朝開寶蓋之祥盡善盡美獨高皇代古者所以出師入保冬羽秋籥實以周頌幼沖用資端士漢盈末學取憑通議大傅之論孟侯小戴之談司業山川珍異倈郊迎而可知帷幄後言籍塑田而求驗以今方昔事則不然我副君業邁宣尼道高啓筮之作聲超姬發寧假卞蘭之頌譬衡華之峻極如渤澥之波瀾顯忠立孝行修言道博施尚仁動微成務智察舞雞爻分封蟻爰初登仕明試以功德加三輔威行九流董師虎據操鉞蟬冕津卿濟沈物仰平分之恩沂岱卭岷民思

後來之政陳蒼留反衷之化淮海高壘積之聲咸漸黃支化行赤谷南通舜玉北平堯柳朝鮮航海夜郎款塞然後體道方震雨施雲行漢用戊申晉維庚午增暉前曜獨擅元貞恩若春風惠如冬日履道爲輿策賢成駟降意韋編留神緗帙許商算術王圖射譜南鄉異說東馳雜賦任良弈棊羨門式法箴與琴劍銘自盤盂無不若指諸掌尋涇辨渭重以鳳豔風飛鸞驚文飈豎纖者入無倫大者含元氣韻調律呂藻震玄黃豈俟取讚彥先詢聞雅主至於鹿園深義龍宮奧說遠命學徒親登講肆詞爲憲章言成楷式往復

王粲事軼魏儲酬答蔡謨道高晉兩似懸鍾之應響
猶衢罇之待酌率爾者鍾武遜聽者風聲是使金壁
秘法寶冥夕夢無懷不滅華胥夜感自非建慧橋明
智劒薰戒香沐定水何以空積忽微歷賢劫而終現
黍累迴斡蘊珠藏而方傳加以大秦之籍非符八體
康居之篆有異六爻二乘始闢譬馬傳兎一體同歸
葉犀崇象潤業滋多見思平積本有凝邈了正相因
雖談假績不攝單影即此後心還蹤初焰俱宗出倒
蓮華起乎淤泥並會集藏明珠耀於貧女性相常空
般若無五時之說不生煩惱涅槃爲萬德之宗無不

酌其菁華撮其旨要採彼玳鱗拾茲翠羽潤珠隋水
抵玉崑山每至鶴關旦啓黃綺之儔朝集魚燈夕朗
陳吳之徒晚侍皆仰稟神規躬承睿旨爰錫嘉名謂
之聯璧聯合珠而可擬璧與日而方升以今歲次攝
提星在監德百法明門於茲總備千金不刊獨高斯
典合二百二十卷號曰法寶聯璧雖玉杯繁露若倚
蒹葭金臺鑿楹似吞雲夢繹自伏櫪西河攝官南國
十迴鳳琯一奉龍光筆削未勤徒榮卜商之序稽古
盛則文慚安國之製謹抄纂爵位陳諸左方
使持節平西將軍荊州刺史湘東王繹年二十七字

世誠
侍中國子祭酒南蘭陵蕭子顯年四十八字景暢
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彭城劉溉年五十八字茂灌
散騎常侍步兵校尉東官侍南瑯琊王修年四十二
字彥遠
吳郡太守前中庶子南瑯琊王規年四十三字威明
都官尚書領右軍將軍彭城劉孺年五十五字孝稚
太府卿步兵校尉河南褚球年六十三字仲寶
中軍長史前中庶子陳郡謝僑年四十五字國美
中庶子彭城劉遵年四十七字孝陵

中庶子南瑯琊王稱年四十五字孺通
宣城王友前僕東海徐喈年四十二字彥邕
前御史中丞河南褚澐年六十字士洋
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陳郡袁君正年四十六字
世忠
中散大夫金華宮家令吳郡陸襄年五十四字師卿
中散大夫瑯琊王藉年五十五字文海
新安太守前家令東海徐摛年六十四字士績
前尚書左丞沛國劉顯年五十三字嗣芳
中書侍郎南蘭陵蕭幾年四十四字德玄

雲麾長史尋陽太守前僕京兆韋稜年五十五字威直
前國子博士范陽張綰年四十三字孝卿
輕車長史南蘭陵蕭子範年四十九字景則
庶子吳郡陸杲年四十八字洞元
庶子南蘭陵蕭瑱年四十字文容
秘書丞前中舍人南瑯琊王許年二十五字幼仁
宣城王文學南瑯琊王訓年二十五字懷範
洗馬權兼太舟卿彭城劉孝儀年四十九字子儀
洗馬陳郡謝禧年二十六字休度
中軍錄前洗馬彭城劉蘊年三十三字懷芬

前洗馬吳郡張孝總年四十二字孝總
南徐州治中南蘭陵蕭子開年四十四字景發
平西中錄事參軍典書通事舍人南郡庾肩吾年四十八字子慎
北中記室參軍頴川庾仲容年五十七字仲容
宣惠記室參軍南蘭陵蕭滂年三十二字希傳
舍人南蘭陵蕭清年二十七字元專
宣惠主簿前舍人陳郡謝嘏年二十五字茂範
尚書都官郎陳郡殷勸年三十字弘善
安北外兵參軍彭城劉孝威年三十九字孝威
前尚書殿中郎南蘭陵蕭愷年二十九字元才

莊嚴旻法師成實論義疏序　梁簡文帝

夫事秉文辭理通氣象涉之者尚迷求之者或躓是以問玄經於揚子且云不習奏古樂於文侯猶稱則睡曆校淸臺壽王之課不密氣現斗牛南昌之地或爽況乎慧門深邃入之者固希法海波瀾汎之者未易自使河濟混淆魔塵紛糾皎皎毒霜童童苦樹善田之苗不吐意華之彩詎發無常之棲互起闇室之火無暉是以餐蜜挫糟俱珍異論持牛臥棘競起邪宗自佛日國空正流蕩垢手擎四鉢始乎鹿園之教

身臥雙林終於象喻之說含生弗等開塞之義因機感受不同淺深之言或異處處散說本應根緣有不次第各隨羣品金棺已掩旃檀之炭無追乳池且涸白氎之灰斯盡迦葉入定歡喜智滅末地之報已終優波之身且謝於是五部横流八乾起執尋源既舛取著尤別四相乃無常之刀三聚爲苦家之質習續不斷稱爲集諦無爲有體介然可求等智能斷羅漢猶退豈啻千里之舛義起毫氂三豕之書謬符晉史北轅趙郢木末寒蕖譬乎服子論丘利害不識膠柱鳴瑟燥濕無變自佛滅之後八百餘年中天竺國婆

羅門子名訶梨跋摩梁云師子鎧四種圍陀在家必習三品慧藏入道彌通師事達磨沙門事均反啓於是歎微言之已絕傷頹風之不振抗言動論以朱紫爲先發意吐詞必涇渭由已於是標撮領會商搉異端刪夷浮詭搜聚貝寶造百有二品以爲斯論成則撥文實則明理舉成對壞稱實形虛欲令眈晷外道二途皆廢如來輪王兩理兼與若夫龍樹馬鳴止筌大教旃延法勝縈縛小乘兼而總之無踰此說故華氏之王於茲頂戴樓佉外道結舌無辭百流異出同歸一海萬義區分總乎成實豈止鼓腹涅槃旗靡轍

亂雞鳴眞諦喪精掩色多歷年所復寡英才粵我大梁炎圖啓運皇帝含天包地之德春生夏長之仁以本誓願率化斯土梵輪常轉三寶現前甘露聿宣四部無厭有莊嚴旻法師羽儀寶扆頁揭光景深以通志神以知來其跡同凡其源莫測故以心包四忍行合三空慧比文殊玄如善吉總持均阿難之德樂說有富樓之功思媚我皇起予正法宣弘此論大盛乎京師負笈爭趨懷鉛來遠無勞冠軍之勢自傾衛客固有華陰之德人歸成市擬儀舍衞起邁洄洙西關自恥南宮不競湘宮寺智蒨筆札之功不殊法汰之

報安石清辯之妙何止道林之折子猷凡如于卷勒成一部法師大漸深相付囑豈直田生之亡獨臥施讎之手馬公之學方由鄭氏而陳其義云

內典碑銘集林序　梁元帝

夫法性空寂心行處斷感而遂通隨方引接故鶴園善誘馬苑弘宣白林將謝青樹已列是宜金牒方寄銀身自像教東流化行南國吳主至誠歷七霄而光曜晉王畫像經五帝而彌新次道孝伯嘉賓玄度斯數子者亦一代名人或修理止於伽藍或歸心盡於談論銘頌所稱興公而已夫披文相質博約溫潤吾

聞斯語未見其人班固碩學尚云讚頌相似陸機鉤深猶聞碑賦如一唯伯喈作銘林宗無愧德祖能誦元常善書一時之盛莫得係踵況般若玄淵眞如妙密觸言成累係境非眞金石何書銘頌誰闡然建塔紀功招提立寺或興造有由或誓願所記故鐫之玄石傳諸不朽亦有息心應供是曰桑門或謂智囊或稱印手高座擅名預師尹之席道林見重陪飛龍之座峩眉廬阜之賢鄴中宛鄧之哲昭哉史冊可得而詳故碑文之興斯焉尚矣夫世代亟改論文之理非一時事推移屬詞之體或異但繁則傷弱率則恨省

存華則失體從實則無味或引事雖博其意猶同或新意雖奇無所倚約或首尾倫帖事似牽課或復博涉體製不工能使豔而不華質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質約而能潤事隨意轉理逐言深所謂菁華無以間也予幼好彫蟲長而彌篤遊心釋典寓目詞林頃常搜聚有懷著述譬諸法海無讓波瀾亦等須彌歸同一色故不擇高卑唯能是與儻未詳悉隨而足之名為内典碑銘集林合三十卷庶將來君子或裨觀見焉

禪林妙記前集序

唐釋玄則

一切諸佛皆有三身一者法身謂圓心所證二者報身謂萬善所感三者化身謂隨緣所現今釋迦牟尼佛者法身久證報身久成今之出現蓋化身耳謂於過去釋迦佛所發菩提心願同其號故今成佛亦號釋迦三無數劫修菩薩行一一劫中事無量佛中間續遇定光如來以髮布泥金華奉上尋蒙授記得無生忍然一切佛將成佛時必經百劫修相好業其釋迦發心在彌勒後當以逢遇弗沙如來七日翹仰新新偈讃遂超九劫在前成道將欲成時生兜率天號普明菩薩盡彼天壽下閻浮提現乘白象入母右脇其母摩耶夢懷白象梵仙占曰若夢日月當生國王若夢白象必生聖子母從此後調靜安泰慈辯日異菩薩初生大地震動身紫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圓光一尋生已四方各行七步為降魔梵發誠實語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抱入天祠天像悉起阿私陀仙合掌歎曰相好明了必為法王自恨當死不得見佛斯則淨飯國王之太子也字悉達多亦號師子頰父名淨飯母曰摩耶代代為輪王姓瞿曇氏復因能事別姓釋迦朗悟自然藝術天備雖居五欲不受欲塵遊國四門見老病死及一沙門還入宮中深生厭離

忽於夜半天神扶警遂騰寶馬踰城出家苦行六年知其非道便依正觀以取菩提時有牧牛女人煮乳作糜其沸高踊牧女驚異以奉菩薩菩薩食之氣力充實入河洗浴將登岸時樹自低枝引菩薩上菩薩從此受吉祥草坐菩提樹惡魔見已生瞋惱心云此人者欲空我界即率官屬十八億萬持諸苦具來怖菩薩促令急起受五欲樂又遣妙意天女三人來惑菩薩爾時入勝意慈定生憐愍心魔軍自然墮落退散三妙天女化為癭鬼降魔軍已於二月八日明相出時而成正覺既成佛已觀衆生根知其樂小未堪

大法即趣波羅柰國度憍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輪此則三寶出現之始也其後說法度人之數大集菩薩之會甚深無相之談神通示現之力經文具之矣又於一時升忉利天九旬安居爲母說法時優闐國王及波斯匿王思慕佛德刻檀畫氎以寫佛形於後佛從忉利天下其所造像皆起避席佛摩其頂曰汝於未來善爲佛事佛像之興始於此矣化緣將畢時從厭怠佛便告衆却後三月吾當涅槃復記後事如經具說然如來實身常在不滅故法華云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處今生滅者是佛化身爲欲汲引現同其類所以受生復欲令知有爲必遷所以示滅又衆生根熟所以現生衆生感盡所以現滅佛涅槃後人天供養起諸寶塔又大迦葉召千羅漢結集法藏阿難從鑁鬚入誦出佛經一無遺漏如瓶瀉水置之異器一百年外有鐵輪王字阿輸柯亦名阿育役御神鬼於一日中天上人間造八萬四千舍利寶塔其佛遺物衣鉢杖等及諸舍利神變非一逮漢明感夢金軀日佩丈六之容一如釋迦本狀又吳主孫權燒椎舍利無所變壞爰及浮江石像汎海瑞容般若冥力觀音密驗別記具之事多不錄

禪林妙記後集序

竊聞象分庖卦克讚神明之德訓啓箕疇載穆彝倫之敘自茲已降述者尤多莫不叶璿政而增輝仞金闉而登價矧乎真乘上智津萬有以興言秘藏圓音譬百靈而暢旨爛迷均於麗景清神比於甘露自非六瓔踐位四輪飛德豈能探賾至真研機妙本是知茂於道者其教孔修昌於業者其文伊煥伏惟皇帝陛下徇齊纂極聖敬凝旒十善揚仁化柔蟠寰之表四等調俗風高胥燧之前猶且峻玄範而摛詞藻當源而行鑿霈垂汗綍留思給園遂以匠物之餘覩迋睿旨正名之末特諮嘉題僧等荷鎔施之恩紘紹隆之澤爰初肅召載惕中襟伏以聖旨難晞玄津罕涉空思測管嗟混沌之未開寔賴叫閽時象罔其如得蘭臺太史兼左侍極應山縣開國侯某奨鑒弗疲閱覽無滯乃相與搴怨林之英蔓緻耆山之迅羽搜八藏之殊珍控三點之靈液用成一部勒爲十卷較其精詣事絕稱言然以教海既中法門猶廣雖要妙之旨已具前修而博贍之文終資別錄竊以登荆山者思有獻於連城遊楚濱者願納貢於包匭況龍宮遂寶照燭於情田鹿苑遺芳芬葩於字葉苟懷貞謁敦

志膺奉加以成貸有循明規在屬方肆披翫則琳琅
畢炫擬之區別則蘭菊自分有導斯來殫東瀛之泱
澮各歸所應類南箭之宮徵以義相屬凡建十章章
分上下成二十卷經尋一千五百餘軸義列三百六
十餘條所建十章輒成四例初二立眞俗之境次雙
明染淨之由中四坦修證之塗後兩垂汲引之範相
次爲敍各錄多目俾大義粲然至言罔墜駿千門之
列敞侈百隧之兼儲同夫曉宿編珠誠不倫而磊落
春叢綴錦諒非工而彬布寔由玄覽深契故使奧旨
冥歸伊其不棻抑有憑矣然則一毛可以知鳳彩故

所錄未多雙飛不足馨晁洲故餘美難極既限金口
之誨良無玉屑之譏其間刋削毫芒斟酌去取恐貽
謬於千里每加審於三復以龍朔三年五月十七
日肖奉綸言迄今麟德元年五月四日前後二部汗
青畢具前則簡而能暢後則博而無雜庶可以振釋
網之宏綱總法門之要鍵開息心之勝躅備多聞之
靈囿伏願醍醐上味乳沃神衷般若明珠長輝睿握
斯文不墜眞宗與日月俱懸茲福無疆寶祚將穹壤
齊固云爾

法苑珠林序　　李儼

洎夫六爻爰起八卦成列肇有書契昭乎訓典鳳篆
龍圖金簡玉字百家異轍萬卷分區雖理究精微言
殫物範而紀情括性未出於寰中原始要終詎該於
俗外而有藏史之說闕吏之談寶經浮誕錦籍紆怪
同鏤冰而無成若書空而匪實與夫貫華妙旨寫貝
葉玄詞二乘之宏博八藏之沈秘競以淺深較其優
劣亦猶蟻垤之小比峻於嵩華牛涔之微爭長於江
漢夫其顯了之義隱密之規解脫之門總持之苑前
際後際莁契眞如初心末心咸歸正覺導迷生於慾
海情塵共心垢同消引窮子於慈室衣寶與髻珠雙

至化溢恒沙之境功被微塵之劫大哉至矣不可得
而稱焉洎偕雨徵周佩日通漢蔡愔西涉竺蘭東遊
金口之詞寶臺之旨盈縑積牘被乎中域而卷軸繁
夥條流深曠貫相眞源卒難詳覽暨我皇唐造物聖
上君臨玄教聿宣緇徒允合傳輝寫液照潤區宇梵
響誦音唱咽都甸弘宣之盛指喻難極屬有西明大
德道世法師者字玄惲釋門之領袖也幼疑聚砂落
飾綵衣之歲慈殷接蟻貫成具受之壇戒品圓明與
呑珠而等護律義精曉踰照鏡而同欣愛慕大乘洞
明實相爰以英博召居西明遂以五部餘閑三藏遍

覽以爲古今綿代製作多人雖雅趣佳詞無足於傳
記所以搴文囿之菁華嗅大義之腴嶺以類編錄號
曰法苑珠林總一百篇勒成十帙義豐文約紐虞氏
之博要跡宣道鏡䟽祐上之弘明其言以美其道斯
著舉至賾而無遺包妙門而必盡粤以有唐麟德三
年歲在攝提律維姑洗五月十日纂集斯畢庶使緝
玄詞者探卷而得意珠軌正道者披文而飲甘露釋
之以知微覩之而覩奧與環景而齊照將旋穹而共
久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

音釋　廣第二十

夢莫紅切不明也　悚息拱切懼也　恧女六切慚也　藪蘇后切大澤也　陬將侯切孟陬正月艮東北隅也　禋於真切祭名　渢孚梵切中庸之聲　縹普沼切帛青白色也　黻分勿切畫爲亞曰黻　翬許運切五采成章曰翬　飭[illegible]　冪莫歷切从巾覆物也　賝丑林切實也　脈[illegible]　擭胡[illegible]切　彤徒紅切丹飾也　齒[illegible]　龍從龍力孔切從七恭切　肆[illegible]　摹[illegible]　麞[illegible]　播[illegible]　壍七豔切　雲[illegible]　霽[illegible]　譎古穴切　伏飛伏扶富切飛[illegible]　瑱他甸切以玉充耳也　軺余招切小車也　鏜[illegible]鼓聲也　殺[illegible]　頡頏頡胡結切頏胡郎切鳥飛上下也　靉靆靉烏代切靆徒耐切雲貌

猊房脂切　狻[illegible]　鶯[illegible]　鈸蒲末切樂器　軼夷質切　蔑[illegible]　琯古滿切樂器　洙泗洙市朱切泗音四水名　倩倉甸切　瘦[illegible]　纘[illegible]　緈[illegible]　匯[illegible]　曖於代切　隧徒醉切　窟[illegible]切地穴也　紊文運切亂也　剖[illegible]　垤徒結切蟻封也　涔鋤簪切牛跡中水也　騣[illegible]　惲[illegible]　嶷魚力切小兒有知識貌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一

唐　釋　道　宣　撰

答雲法師請開講書　梁昭明太子

統覽近示知欲見令道義夫釋教凝深至理淵粹一相之道杳然難測不二之門寂焉無響自非深達玄宗精解妙義若斯之處豈易輕辯至於宣揚正教在乎利物耳弟子之於內義誠自好之樂之然鉤深致遠多所未悉爲利之理蓋何足論諸僧並入法門遊道日廣至於法師彌不俟說云欲見令禀良所未喻想得此意不復多云統和南

上昭明太子啓　釋法雲

釋法雲啓殿下以生知上識精義入神自然勝辯妙談出俗每一往復闔筵心醉眞令諸天讚善實使釋梵雨華貧道雖幼知向方而長無成業莛之濫吹聖明而識慚無退者豈不願食幽致敢祈仰者誠在希聞妙說今猥蒙啓旨未許羣情退思輕脫用深悚懼渴仰有實飢虛非假循思檢願重以祈聞唯希甘露當開用得永袪鄙吝伏願四弘本誓曲允三請懇款謹啓

答雲法師書　梁昭明太子

重覽來示知猶欲令述義不辯爲利具如前言甘露之開彌慚來說若止是略標義宗無爲不爾但愧以魚目擬法師之夜光耳統和南

謝敕賚水犀如意啓

臣統啓應敕左右伯佛掌奉宣勅旨垂賚水犀如意一柄式是道義所須白玉照彩方斯非貴珊瑚挺質匹此未珍雕剬既成先被庸薄如蒙漢帝之簪似獲魏堯之印謹仰承威神陳諸講席方使歡喜羅漢懷棄鉢之嗟王式碩儒忻驪駒之辯能飾寶刀乎桓恧其大賚犀牛輕拂張敞慚其舊儀殊恩特降伏深荷躍不任下情謹啓事以聞謹啓

解二諦義令旨 并問答

二諦理實深玄自非虛懷無以通其弘遠明道之方其由非一舉要論之不出境智或時以境明義或時以智顯行至於二諦即是就境明義若迷其方三有不絕若達其致萬累斯遣所言二諦者一是眞諦二名俗諦眞諦亦名第一義諦俗諦亦名世諦眞諦俗諦以定體立名第一義諦世諦以褒貶立目若以次第言說應云一眞諦二俗諦一與二合數則爲三非直數過於二亦名有前後於義非便眞既不因俗而

有俗亦不由真而生正可得言一真一俗真者是實義即是平等更無異法能爲雜間俗者即是集義此法得生浮僞起作第一義者就無生境中別立美名言此法最勝最妙無能及者世者以隔別爲義生滅流動無有住相涅槃經言出世人所知名第一義諦世人所知名爲世諦此即文證褒貶之理二諦立名差別不同真俗世等以一義說第一義諦以二義說正言此理德既第一義亦第一世既浮僞更無有義所以但立世名諦者以審實爲義真諦審實是真俗諦審實是俗真諦離有離無俗諦即有即無即有即

無斯是假名離有離無此爲中道真是中道以不生爲體俗既假名以生法爲體

南澗寺慧超諮曰浮僞起作名之爲俗離於有無名之爲真未審浮僞爲當與真一體爲當有異令旨答曰世人所知生法爲體出世人所知不生爲體依人作論應如是說若論真即有是空俗指空爲有依此義明不得別異又諮真俗既云一體未審真諦亦有起動爲當起動自動不關真諦令旨又答真理寂然無起動相凡夫惑識自橫見起動又諮未審有起動而凡夫橫見無起動而凡夫橫見令旨又答若有起

動則不名橫見以無動而見動所以是橫又諮若法無起動則唯應一諦令旨又答此理常寂此自一諦橫見起動復是一諦唯應有兩不得言一又諮爲有橫見爲無橫見令旨又答依人爲語有此橫見又諮若依人語故有橫見依法爲談不應見動令旨又答法乃無動不妨橫者自見其動

丹陽尹晉安王蕭綱諮曰解旨依人爲辨有生不生未審浮虛之與不生只是一體爲當有異令旨答曰凡情所見見其起動聖人所見見其不生依人爲論乃是異體若語相即則不成異具如向釋不復多論

又諮若真不異俗俗不異真豈得俗人所見生法爲體聖人所見不生爲體令旨答即俗知真即真見俗就此爲談自成無異約人辨見自有生不生殊又諮未審俗諦之體既云浮幻何得於真實之中見此浮幻令答真實之體自無浮幻惑者橫構謂之爲有無傷真實體自虛玄又諮聖人所見見不流動凡夫所見自見流動既流不流異愚謂不得爲一令答不謂流不流各是一體正言凡夫於不流之中橫見此流以是爲論可得成一又諮真寂之體本自不流凡夫見流不離真體然則但有一真不成二諦令答體恒

相即理不得異但凡見浮虛聖覩眞寂約彼凡聖可
得立二諦名
招提寺慧琰諮曰凡夫見俗以生法爲體聖人見眞
以不生爲體未審生與不生但見其異復依何義而
得辨一令答曰凡夫於無稱有聖人即有辯無有無
相即此談一體又諮未審此得談一一何所名令答
正以有不異無無不異有故名爲一更無異名又諮
若無不異有有不異無但見其一云何爲二令答凡
夫見有聖人見無兩見既分所以成二又諮聖人見
無無可稱諦凡夫見有何得稱諦令答聖人見無在

聖爲諦凡夫審謂爲有故於凡爲諦
栖玄寺曇宗諮曰聖人爲見世諦爲不見世諦令答
曰聖知凡人見有世諦若論聖人不復見此又諮聖
人既不見世諦云何以世諦教化衆生令答聖人無
惑自不見世諦無妨聖人知凡夫所見故曲隨物情
說有二諦又諮聖人知凡見世諦即此凡夫不令答
此凡即是世諦聖人亦不見此凡又諮聖既不見凡
焉知凡見世諦令答聖雖自無凡亦能知有凡自謂
爲有故曲赴其情爲說世諦
司徒從事中郎王規諮曰未審眞俗既不同豈得相
即之義令答聖人所得自見其無凡人所得自見其
有見自不同無妨俗不出眞外又諮未審既無異質
而有二義爲當義離於體爲當即義即體令答更不
相出名爲一體愚聖見殊自成異義又諮凡夫爲但
見俗亦得見眞令答止得見俗不得見眞又諮體既
相即寧不覩眞令答凡若見眞不應覩俗覩俗既妄
焉得見眞
靈根寺僧遷諮曰若第一以無過爲義此是讚歎之
名眞離於俗亦應是讚歎之名令答曰即此體眞不
得言歎第一義諦既更立美名所以是歎又諮無勝

我者既得稱讚歎我體即眞何故非歎令答無勝我
者所以得稱讚歎我體即眞亦是我眞故非讚歎又
諮我無過者所以得稱讚歎我是不僞何得非讚令
答不僞直是當體之名如人體義謂之解義正足稱
其實體豈成讚歎又諮此法無能出者焉得即是讚
歎令答既云無出非讚如何
羅平侯蕭正立諮曰未審俗諦是生法以不令答曰
俗諦之體正是生法又諮俗既横見何得有生令答
横見爲有所以有生又諮横見爲有實自無法實既
無法說何爲生令答即此生法名爲横見亦即此横

見名爲生法又諮若是横見不應有生若必有生何名横見令答既云横見實自無生但横見爲有有此横生

衡山侯蕭恭諮曰未審第一義諦既有義目何故世諦獨無義名令答曰世既浮俗無義可辨又諮若無義可辨何以稱諦令答凡俗審見故立諦名又諮若凡俗見有得受諦名亦應凡俗見有得安義字令答凡俗審見故諦名可立浮俗無義何得强字爲義又諮浮俗雖無實義不無浮俗之義既有此浮俗何得不受義名令答正以浮俗故無義可辯若有義可辯何名浮俗

中興寺僧懷諮曰令旨解言眞不離俗俗不離眞未審眞是無相俗是有相有無相殊何得同體令答曰相與無相此處不同但凡所見有即是聖所見無以此爲論可得無別又諮既是一法云何得見爲兩見既有兩豈是一法令答理乃不兩隨物所見故得有兩又諮見既有兩豈不相違令答法若實兩可得相違法常不兩人見自兩就此作論焉得相乖又諮人見有兩可說兩人理既是一豈得有兩令答理雖不兩而約人成兩

始興王第四男蕭映諮曰第一義諦其義第一德亦第一不令答曰義既第一德亦第一又諮直言第一已包德義何得復加義字以致繁複令答直言第一在義猶昧第一見義可得盡美又諮若加以義字可得盡美何不加以德字可得盡美令答第一是德豈待復加但加義字則德義雙美又諮直稱第一足見其美偏加義字似有所局令答第一表德復加義字二美俱陳豈有所局

吳平世子蕭勵諮曰通旨云第一義諦世諦褒貶立名眞俗二諦定體立名尋眞諦之理既妙絕言慮未審云何有定體之旨令答曰談其無相無眞不眞寄名相説以眞定體又諮若眞諦無體令寄言辯體未審眞諦無相何不寄言辨相令答寄言辯體猶恐貶德若復寄言辯相則有累虛玄又諮眞諦玄虛離於言說令既稱有眞豈非寄言辯相令答寄有此名名自是相無傷此理無相虛寂又諮未審此寄言辯體爲是當理爲不當理令答無名而說名不合當理又諮若寄言辯名名不當理未審此寄將何所說令答雖不當理爲接引衆生須名相說

宋熙寺慧令諮曰眞諦以不生爲體俗諦以生法爲

體而言不生即生生即不生爲當體中相即爲當義
中相即令答云體中相即義不相即又諮義既不即
體云何即令答凡見其有聖覩其無約見成異就體
恒即又諮體既無兩何事須即令答若體無別兩緣
見有兩見既兩異須明體即又諮若如解旨果是就
人明即令答約人見爲二二諦所以名生就人見明
即此亦何妨
始興王第五男蕭暎諮曰眞諦稱眞是實眞不令答
曰得是實眞又諮菩薩會眞之時爲忘俗忘眞不令
答忘俗忘眞故說會眞又諮若忘俗忘眞故說會眞

忘俗忘眞何謂實眞令答若存俗存眞何謂實眞正
由兩遣故謂實眞又諮若忘俗忘眞而是實眞亦應
忘眞忘俗而是實俗令答忘俗忘眞所以見眞忘眞
忘俗彌見非俗又諮菩薩會眞既忘俗忘眞今呼實
眞便成乖理令答假呼實眞終自忘眞兩忘稱實何
謂乖理
興皇寺法宣諮曰義旨云俗諦是有是無故以生法
爲體未審有法有體可得稱生無是無法云何得有
生義令答曰俗諦有無相待而立既是相待故並得
稱生又諮若有無兩法並稱爲生生義既一則有無

無異令答俱是凡夫所見故生義得同是有是無焉
得不異又諮若有無果別應有生不生令答既相待
立名故同一生義
程鄉侯蕭祇諮曰未審第一之名是形待以不令答
曰正是形待又諮第一無相有何形待令答既云第
一豈得非待又諮第一是待既稱第一世諦待於第
一何不名爲第二若俗諦是待而不稱第二亦應眞
諦是待不名第一令答若稱第一是待於義已足無
假說俗第二方成相待又諮若世諦之名不稱第二
則第一之稱無所形待令答第一褒眞既云相待世

名是待直置可知
光宅寺法雲諮曰聖人所知之境此是眞諦未審能
知之智爲是眞諦爲是俗諦令答曰能知是智所知
是境智來冥境得言即眞又諮有智之人爲是眞諦
爲是俗諦令答若呼有智之人即是俗諦又諮未審
俗諦之人何得有眞諦之智令答聖人能忘於俗所
以得有眞智又諮此人既冥無生亦應不得稱人令
答冥於無生不得言人既名相說常自有人
靈根寺慧令諮曰爲於眞諦中見有爲俗諦中見有
令答曰於眞諦中橫見有俗又諮俗諦之有爲實爲

虛令答是虛妄之有又諮為當見妄為當見有令答
見於妄有又諮無名相中何得見有名相令答於無
名相見有名相所以妄有又諮於無名相妄見為有
譬如火熱惑者言冷得就熱中有冷相不若於無相
而有名相亦於火中應有此冷令答火自常熱妄見
有冷此自惑冷熱不嘗異
湘宮寺慧興諮曰凡夫之惑為當但於眞有迷於俗
亦迷令答曰於眞見有此是迷眞既見有俗不成迷
俗又諮若使解俗便成解眞若不解眞豈得解俗令
答眞理虛寂惑心不解雖不解眞何妨解俗又諮此

心不解眞於眞可是惑此心既解俗於惑應非惑令
答實而為語通自是惑辨俗森羅於俗中各解
莊嚴寺僧旻諮曰世俗心中所得空解為是眞解為
是俗解令答可名相似解又諮未審相似為眞為俗
令答習觀無生不名俗解未見無生不名眞解又諮
若能照之智非眞非俗亦應所照之境非眞非俗若
是非眞非俗則有三諦令答所照之境既即無生無
生是眞豈有三諦又諮若境即眞境何不智即眞智
令答未見無生故非眞智何妨此智未眞而習觀眞
境豈得以智未眞而使境非眞境

宣武寺法寵諮曰眞諦不生不滅俗諦有生有滅眞
俗兩義得言有異談其法體只得是一未審體從於
義亦得有二不令答曰體亦不得合從於義又諮未
審就凡聖兩見得言兩義亦就凡聖兩見得言兩體
令答理不相異所以云一就凡聖兩見得有二體之
殊又諮若使凡者見有聖人見無便應凡夫但見世
諦有聖人應見太虛無令答太虛亦非聖人所見太
虛得名由於相待既由待生並凡所見又諮凡夫所
見空有得言是一不令答就凡為語有實異無約聖
作談無不異有

建業寺僧愍諮曰俗人解俗為當解俗參差而言解
俗為當見俗虛假而言解俗令答曰只是見俗參差
而言解俗又諮俗諦不但參差亦是虛妄何故解參
差而不解虛妄令答若使凡夫解虛妄即是解眞不
解虛妄所以名為解俗
光宅寺敬脫諮曰未審聖人見眞為當漸見為當頓
見令答曰漸見又諮無相虛懷一見此理萬相並寂
未審何故見眞得有由漸令答自凡之聖解有淺深
眞自虛寂不妨見有由漸又諮未審一得無相並忘
萬有為不悉忘令答一得無相萬有悉忘又諮一得

無相忩萬有者亦可一得虛懐窮彼眞境不應漸見
令答如來會寂自是窮眞淺行聖人恒自漸見又諮
若見眞有漸不可頓會亦應漸忩萬有不可頓忘令
答解有優劣故有漸見忩懐無偏故萬有並寂

解法身義令旨 并問答

法身虛寂遠離有無之境獨脫因果之外不可以智
知不可以識識豈是稱謂所能論辨將欲顯理不容
默然故隨從言說致有法身之稱天竺云達摩舍利
此土謂之法身若以當體則是自性之目若以言說
則是相待立名法者軌則為旨身者有體之義軌則

之體故曰法身略就言說粗陳其體是常住身是金
剛身重加研覈其則不爾若定是金剛卽為名相定
是常住便成方所所謂常住本是寄名稱曰金剛本
是譬說及談實體則性同無生故云佛身無為不墮
諸法故涅槃經說如來之身非身是身無量無邊無
有足迹無知無形畢竟清淨無知清淨而不可為無
稱曰妙有而復非有離無離有所謂法身
招提寺慧琰諮曰未審法身無相不應有體何得用
體以釋身義令答曰無名無相乃無體可論寄以名
相不無妙體又諮若寄以名相不無妙體則寄以名

相不成無相令答既云寄以名相足明理實無相又
諮若寄以名相而理實無相理既無相云何有體令
答寄言軌物何得無體又諮亦應寄言軌物非復無
相令答軌物義邊理非無相所言無相本談妙體又
諮眞實本來無相正應以此軌物何得懸斯眞實强
生言相令答眞實無相非近學所窺是故接諸庸淺
必須寄以言相
光宅寺法雲諮曰未審法身常住是萬行得不令答
曰名相道中萬行所得又諮既為萬行所得豈是無
相若必無相豈為萬行所得令答無名無相何曾有

得寄以名相假言有得又諮實有萬行實得佛果安
可以無相全無所得令答問者住心謂實有萬行今
謂萬行自空豈有實果可得又諮現有衆生修習萬
行未審何故全謂為無令答凡俗所見謂之為有理
而檢之實無萬行又諮經說常住以為妙有如其假
說何謂妙有令答寄以名相故說妙有理絕名相何
妙何有
莊嚴寺僧旻諮曰未審法身絕相智不能知絕相絕
知何得猶有身稱令答曰無名無相曾有何身假名
相說故曰法身又諮亦應假名相說是智所照何得

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令答亦得寄名相慧眼所見又諮若慧眼能見則可以智知若智不能知則慧眼無見令答慧眼無見亦無法可見又諮若云無見有何法身令答理絕聞見實無法身又諮若無法身則無正覺正覺既有法身豈無令答恒是寄言故有正覺正覺既在寄言法身何得定有

宣武寺法寵諮曰未審法身之稱為正在妙本金姿丈六亦是法身令答曰通而為論本迹皆是別而為語止在常住又諮若止在常住不應有身若通取丈六丈六何謂法身令答常住既有妙體何得無身丈

六亦能軌物故可通稱法身又諮若常住無累方稱法身丈六有累何謂法身令答衆生注仰妄見丈六丈六非有有何實累又諮若丈六非有指何為身令答隨物見有謂有應身又諮既曰應身何謂法身令答通相為辨故兼本迹覈求實義不在金姿

靈根寺慧令諮曰未審為以極智名曰法身為以絕相故曰法身令答曰無名無相是集藏法身圓極智慧是實智法身又諮無名無相則無身不身既有法身何謂無相令答正以無相故曰法身又諮若以無相故曰法身則智慧名相非復法身令答既是無相

智慧豈非法身又諮如其有身何名無相若是無相何得有身令答於無名相假說法身又諮若假說法身正存名相云何直指無相而謂法身令答既於無相假立名相豈得異此無相而說法身

靈味寺靜安諮曰未審法身乘應以不令答曰法身無應又諮本以應化故稱法身若無應化何謂法身令答曰本以軌則之體名為法身應化之談非今所軌又諮若無應化云何可軌既為物軌豈無應化令答衆生注仰蒙益故云能為物軌化緣已畢何所應化又諮若能益衆生便成應化若無應化何以益物

令答能生注仰軌則自成何勞至人俯應塵俗又諮既生注仰豈無應化若無應化注仰何益令答正由世尊至極神妙特深但令注仰自然蒙祐若應而後益何謂至神不應而益故成窮美若必令實應與菩薩豈殊

謝勑賚育講啓

臣綂啓主書周昌萬安奉宣勑旨以臣令講竟曲垂勞問伏以正言深與總一羣經均斗杓以命四時等太陽而照萬國臣不涯庸淺輕敢奉宣莫測天文徒觀玉府慚悚交并㪍與無寘仰降中使俯賚光臨榮荷

殊慈靡知啓處不任下情謹附啓事謝聞謹啓

謝勑參解講啓

臣綱啓主書周昂奉宣勑旨垂參臣今解講伏以至理希夷微言淵奧非所能鑽仰遂以無庸叨茲宣釋將應讓齒反降敎胄之恩允宜尚學勸荷說經之詔竊以挾八威之策則神物莫干服九丹之華仙徒可役臣仰承皇威訓茲學侶奉揚聖旨洞曉羣儒鼓冶異師陶鈞久滯方使慧施亞其短長公孫罷其堅白王生挫辯既盡神氣法開受屈永隱東峯中使曲臨彌光函席仰戴殊慈不知啓處不任下情謹奉啓事

謝聞謹啓

謝敕賚制旨大涅槃經講疏啓

臣綱啓後閤應敕木佛子奉宣勑旨垂賚制旨大般涅槃經講疏一部十袠合目百一卷冥鄉覩日未足稱奇採藥逢仙曾何譬喜臣伏以六爻所明至賾窮於幾象四書所總施命止於域中豈有牢籠因果辨斯寶城之教網羅眞俗開茲月滿之文方當道洽大千化均百億雲彌識種雨遍身田豈徒諭唐帝竊晉周王策府何待刊猳孟津屏黜丘索甘露妙典先降殊恩揣己循愆不勝慶荷不任頂戴之至謹奉啓

謝勑賚制旨大集經講疏啓

臣綱啓宣詔王慧寶奉宣敕旨垂賚制旨大集經講疏二袠十六卷甘露入頂慧水灌心似闇遇明如飢獲飽伏以非色非欲二界同坊匪文匪理[illegible]雲集四辯言而未極八聲闡而莫窮俯應天機垂茲聖作同眞如而無盡與日月而俱懸但觀寶春山獲珠大海臣實何能恒蒙誘被張奏谷筆豈足陳心抗袖長言未伸歌舞不任喜荷之至謹奉啓謝聞謹啓

答廣信侯書　梁簡文帝

王白仰承比往開善聽講涅槃纔賞山中遊心人外

青松白霧處處可悅奇峯怪石極目忘歸加以法水晨流天華夜落往而忘反有會昔言王牽物從務無由獨往仰此高蹤寸心如結謹白

與廣信侯書

王白闕絕音旨每用延結風嚴寒勁願比怡和伏承淨名法席親承金口辟珍鹿苑理憾鷲山微密秘藏於斯既隆莊嚴道場自茲彌闡豈止心燈夜炳亦乃意蘂晨飛況兄慧思弘明本長內敎今陪十善之車開八正之路流般若之水洗意識之塵以此春翹方爲秋實王每憶華林勝集亦叨末位終朝竟夜沐浴

妙言至於席罷日餘退休傍省攜手登臨兼展談笑仰望九層俯窺百尺金池動月玉樹含風當於此時足稱法樂今卷帷之部乘傳一隅聞慧雨滂流喜躍充遍徒抱懸河無伸承稟空無所有不瑩情靈繆疾有㤅自嗟難拔兼下車已來義言蓋少舊憶已盡新解未發既慚口誦復非心辯永謝寫瓶終慚染氎況慈雲既被智海亦深影末波餘希時灑拂但睽違轉積輿言盈瞼願加敬納言不宜意謹白

答王心要書　梁蕭映

廣信縣開國侯蕭映惶恐死罪信至奉誨清言兼紙

文彩巨麗慰喻綢繆比日寒霜慘切伏願興居和悆艮富重殿無過仰損下官智昏識闇學淺人凡遂得擁卷延階親奉教義耳餐甘露心承制說天恩淵深獻情廣與三明一鑒釋滯義於久迷四辯既陳關難思而頻解豈漢皇夢迹而梵響復弘雖晉帝留心而微言始見每至夕趨瓊筵晨登朱陛不曾不憶芳林勝集玄圃法座殿下曳舄寶雲或從容而問道拖紳博望乍折角而解頤于時謬齒末筵預聞清論親奉話言數陪顏色至於今者講席殿下限同分陝謬須天奬猶及下官誰不欽仁寧無戀德傾心東注恒以係仰爲先下官蒙薇久已仰慕雖聞妙義愚心難啓方欲馳驚㧑鄉訪疑下席忽逢令旨垂覓波餘尋讀戰皇俯仰慚惱庶爲恩誨少泰下情正當慈雲智海翻以仰屬謝瓶慚氎實歸庸菲下官惑緣既積塵累未消近攝衛乖方遂中途感疾不得餐承究竟關開末品徒自剋責終關緣運不審比日何以怡神披閱儒史無乃損悆下官每訪西鄒備餐令德仰承覲賜於章華之上或聽訟於甘棠之下未嘗不文翰紛綸終朝不息清論玄談夜分乃寐春華之容登座右而升堂秋實之實應虛左而入室文宗義府於焉總萃

唯此最樂實驗茲辰下官昔遊梁苑曲蒙眷顧今者獨隔清顏久睽接仰傾心已結與言涕欷唯異音旨時賜沾及伏願珍重尋更下承曲奉恩誨用深銘荷映死罪死罪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一

音釋 廣第二十一

簉 初救切齊衆也 犛 莫交切牛名 杓 卑遙切斗柄也 寘 職吏切安著也 愜 苦協切快也 睽 苦圭切乖離也 瞼 九儉切目上下曰瞼 綢繆 綢直由切繆武彪切綢繆纏綿也 悆 羊茹切安也 陜 失冉切地名 枌 符分切 謼 荒故切諍也 郵 羽求切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二

唐 釋 道 宣 撰

佛知不異衆生知義　沈約

佛者覺也覺者知也凡夫之與佛地立善知惡未始不同也但佛地所知者得善之正路凡夫所知者失善之邪路凡夫得正路之知與佛之知不異也正謂以所善非善故失正路耳故知凡夫之知與佛之知不異由於所知之事異知不異也凡夫之所知不謂所知非善在於求善而至於不善若積此求善之心會得歸善之路或得路則至于佛也此衆生之爲佛性寔在其知性常傳也

六道相續作佛義

一切種智與五道六趣衆生共有受知之分無分異也問曰受知非知耶答曰非也問此以何爲體答曰相續不滅是也相續不滅所以能受知若今生陶練之功漸積則來果所識之理轉精轉精之知來應以至於佛而不斷不絕也若今生無明則來果所識轉闇轉闇之知亦來應以至於六趣也受知之具隨緣受知知之美惡不關此受知之具也問曰知非知既闕命矣受知受知自是相續不滅知自然因緣中來

與此受知之具從理而相關答曰有此相續不滅自然因果中來有因有果何得無美無惡乎

因緣義

凡含靈之性莫不樂生求生之路參差不一一爾流遷塗徑各異一念之間衆緣互起一因一果内有差忒好生之性萬品斯同自然所稟非由緣立固知樂生非因緣因緣非樂生也雖然復俱宅形敵而各是一物一念既召衆緣衆緣各隨念起善惡二念誠有不同俱資外助事由一揆譬諸非水非土穀芽不生因緣性識其本既異因果不惑雖則必然善惡獨起亦有受礙雖云獨起起便成因内因外緣寔由乎此也

形神論

凡人一念之時七尺不復關所念之地凡人一念聖人則無念不盡聖人無已七尺本自若空以若空之七尺總無不盡之萬念故能與凡夫異也凡人一念忘彼七尺之時則目廢於視足廢於踐當其忘目忘足與夫無目無足亦何異哉凡人之暫無本實有無未轉瞬有已隨之念與形乖則暫忘念與心謝則復合念在七尺之一處則他處與異人同則與非我不異但凡人之暫無其無其無甚促聖人長無其無其無甚遠凡之與聖其路本同一念而暫忘則是凡品萬念而都忘則是大聖以此爲言則形神幾乎惑人疑因果相主毫分不爽美惡之來皆有定業而六度所修咸資力致若修此力致復有前因因熟果成自相感召則力致之功不復得立六度所修幾於廢矣釋迦邁九劫勇猛所成勇猛之因定於無始本不資九安得稱劫余以爲因果情照本是二物先有情照郤有因果情照既動而因果隨之未有情照因果何託因識二塗用合本異其本既異厥體不同情照別起於理非礙六度九劫差不足疑也

神不滅論

合生之類識鑒相懸等級參差千累萬沓昆蟲則不逮飛禽飛禽則不逮犬馬昺明昭著不得謂之不然人品以上賢愚殊性不相窺涉不相曉解爽北越南未足云定其愚者則不辨菽麥悖者則不知愛敬自斯巳上性識漸弘班固九品曾未槩其萬一何者賢之與愚蓋由知與不知也愚者所知則少賢者所知則多而萬物交加羣方緬曠情性曉昧理趣深玄由其塗求其理既有曉昧之異遂成高下之差自此相

傾品級彌峻窮其原本盡其宗極互相推仰應有所窮其路既窮無徼不盡又不得謂不然也且五情各有分域耳目各有司存心運則形忘目用則耳廢何則情靈淺弱心慮雜擾一念而兼無由可至既不能兼紛糾遞襲一念未成他端互起互起衆端復同前矣不相兼之由由於淺惑惑淺爲病病於滯有不淺不惑出於兼忘以此兼忘得此兼照始自凡夫至于正覺始惑於不惑不兼至能兼又謂不然也又昆蟲夭促含靈靡二或朝生夕殞或不識春秋自斯而進修短不一既有其短豈得無長虛用損年善福增壽

善而又善爲得無之又不得謂之不然也生既可夭則壽可無夭既無矣則生不可極形神之別斯既然矣形既可養神寧獨異神妙形麤較然有辨養形可至不朽養神安得有窮養神不窮不生不滅始末相校豈無其人自凡及聖含靈義等但事有精麤故人有凡聖聖既長存在凡獨滅本同末異義不經通大聖貽訓豈欺我哉

難范縝神滅論

來論云形即是神神即是形又云人體是一故神不得二若如雅論此二物不得相離則七竅百體無處非神矣七竅之用既異百體所營不一神亦隨事而應則其名亦應隨事而改神者對形之名而形中之形各有其用則應神中之神亦應各有其名矣今舉形則有四肢百體之異屈伸聽受之別各有其名各有其用言神唯有一名而用分百體此深所未了也若形與神對片不可差何則形之名多神之名寡也若如來論七尺之神神則無處非形形則無處非神矣刃則唯刃猶利非刃則不受利名故刃是舉體之稱利是一處之目刃之與利既不同矣形之與神豈可妄合耶又昔日之刃今鑄爲劒劒利即是刃利而

刃形非劒形於利之用弗改而質之形已移與夫前生爲甲後生爲丙天人之道或異往識之神猶傳與夫劒之爲刃刃之爲劒有何異哉又一刃之質分爲二刃形已分矣而各有其利今取一牛之身而剖之爲兩則飲齕之生即謝任重之用不分又何得以刃之爲利譬形之與神耶來論謂刃之與利即形之有神刃則舉體是一利形則舉體是一神神用於體則有耳目手足之別手之用不爲足用耳之用不爲眼用而利之爲用無所不可亦可斷蛟鼉亦可截鴻雁非一處偏可割東陵之瓜一處偏可割南山之竹若

謂利之爲用亦可得分則足可以執物眼可以聽聲矣若謂刀背亦有利兩邊亦有利但未鍛而銛之耳利若遍施四方則利體無處復立形方形直並不得施利利之爲用正存一邊毫毛處耳神之與形舉體若合又安得同乎刀若舉體是利神用隨體則分若使刀之與利其理若一則脚下亦可安眼背上亦可施鼻可乎不可也若以此譬爲盡耶則不盡若謂本不盡耶則不可以爲譬也若形即是神神即是形二者相資理無偏謝則神亡之日形亦應消而今有知之神亡無知之形在此則神本非形形本非神又不可得强令如一也若謂總百體之質謂之形總百體之用謂之神今百體各有其分則眼是眼形耳是耳形眼形非耳形耳形非眼形則神亦隨百體而分則眼有眼神耳有耳神耳神非眼神眼神非耳神也而偏枯之體其半已謝已謝之半事同木石譬彼僵尸永年不朽此半同滅半神既滅半體猶存形神俱謝彌所駭惕若夫二負之尸經億載而不毀單開之體尚餘質於羅浮神形若合則此二士不應神滅而形存也來論又云欻而生者欻而滅者漸而生者漸而滅者請借子之衝以攻子之城漸而滅謂死者之形

骸始乎無知而至于朽爛也若然則形之與神本爲一物形既病矣神亦告病形既謝矣神亦云謝漸之爲用應與形俱形以始亡未朽爲漸神獨不得以始末爲漸耶來論又云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案如來論生之神明生之形骸既化爲骨骼矣明生之神明獨不隨形而化乎若附形而化則應與形同體若形骸即是骨骼則死之神明不得異生之神明矣何所謂死定自未死也若形骸非骨骼則生神化爲死神生神化爲死神即是三世安謂其不滅哉神若隨形形既無知矣形既無知神本無質無知便是神亡神亡而形在又不經通若形雖無知神尚有知形神既不得異則向之死形翻復非枯木矣

性法自然論　朱世卿

寓茲先生喟然歎曰夫萬法萬性皆自然之理也夫惟自然故不得而遷貿矣故善人雖知善之不足憑也善人終不能一時而爲惡惡人復以惡之不足誡也惡人亦不能須臾而爲善又體仁者不自知其爲善體愚者不自覺其爲惡皆自然而然也座右之賓假氏大夫忽然作色而謂曰固哉先生之說也違大道而謬聖人之言先生曰大道誰主聖人何言大夫

曰大道無主而無所不主聖人無言而無所不言先生曰請言其所言性命之所由致乎請說其所主主善惡之報應乎大夫曰何爲其不然也蓋天地扶大道之功以載育聖人合天地之德以設敎序仁義五德以檢其心說詩書六藝以訓其業此聖人之言也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故曰聖人無親常與善人六極序而隆行懲五福陳而善心勸三世爲將覩覆敗之權七葉修善有興隆之性陳賞寵而不俟邪昌疎而紹國斯道家之効也何先生言皆自然之理而不可遷貿者哉先生笑而應

曰世所謂拘繩之人繩盡而不知遷若大夫之徒是也敬課管陋爲吾子陳之蓋二儀著而六子施百姓育而五材用用此句者腐萬法而盡然爲人爲生最靈膺自然之秀氣稟妍媸盈減之質懷哀樂喜怒之情挺窮達修短之命封愚智善惡之性夫哀樂喜怒伏之於情感物而動窮達修短藏之於命事至而後明妍媸盈減著之於形有生而表見愚智善惡封之於性觸用而顯徹此八句者總人事而竭焉皆由自然之數無有造爲之者夫有造爲之者必勞有出入之者必漏有酬酢之者必謬此三者非造物之功也

故墨子曰使造化三年成一葉天下之葉少哉蓋聖人設權巧以成敎借事似以勸威見强勇之暴寡怯也懼刑戮之弗禁乃陳禍淫之威傷敦善之不勸也知性命之不可易序福善以獎之故聽其言也似若勿爽徵其事也萬不一驗子以本枝繁植斯履道之所致莪嘗莫主由遺行之所招身居逸樂爲善士之明報體事窮苦是惡人之顯戮孫叔少不埋虵長無令尹之貴邴吉前無陰德終闕丞相之尊若然則天道以重華文命答鮌叟之極愚以商均丹朱酬堯舜之至聖大伯三世無黷兵之咎而假嗣於仲虞漢祖

七葉不聞篤善之行遂造配天之業箕稱享用五福身抱夷滅之痛孔云慶鍾積善躬事旅人之悲顏冠七十之上有不秀之咨冉在四科之初致斯人之歎而商臣累王荆南冒頓世居塞北首山無解顏之鬼汨水有抱怨之魂康成以姓改鄉不濟小聖之禍王褒哀變隴木適受非妄之災二生居衞覆舟之痛誰罪三仁在亳剖心之酷何辜苦乃惻近邦畿密近世代非墳籍所載在耳目之前者至有腹藏孟門之險心庫豺虺之毒役慮唯以害他爲念行已必用利我爲先錐刀推其尖鋭谿壑訝其難滿內則百兩外榮

千鍾內實優偃綺羅坐列甘膳鳴金縮玉富逸終身自有懷白璧而爲碔瑩明珠而成性心不能行路藝之殺手不忍折方長之條懷殊材而莫採蓄美志而誰聘偏棲於冗雜之中見底於鄉閭之末抱飢寒而溘死與麋鹿而共埋享嘗寂漠孀孩無寄名字不聞湮沈電滅如斯可恨豈一人哉是知桀跖之凶殘無懼來禍之將及閔曾之篤行勿擬後慶之當臻故鶡冠子曰夫命者自然者也賢者未必得之不肖者未必失之斯之謂矣大夫曰若子引百家之言則列子之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若然者

則貧賤者立名之士所營而至也則富貴者貪競之徒所求而得也何名自然之數哉先生曰此乃一隅之說非周於理者也夫富貴自有貪競富貴非貪競所能得貧賤自有廉讓貧賤非廉讓所欲避自有富貴而非貪求貧賤而不廉讓且子罕言命道藉人弘故性命之理先聖之所憚說善惡報應天道有常而關哉譬如溫風轉華寒飈颺雪有委溲糞之下有累玉階之上風飈無心於厚薄而華霰有穢淨之殊途天道無心於愛憎而性命有窮通之異術子聞千公待封而封至嚴毋望喪而喪及若見善人便言其後

必昌若覩惡人便言其後必亡此猶終身守株而冀狡兔之更獲耳大夫於是斂容而謝曰若僕者所執偏述而昧通途守狹近而失遐曠今承德音渙然蒙啓譬猶疎蜀伏尸歷萬古而忽悟中山沈醉未千朝而遽醒請事斯語以銘諸紳或問曰朱子託憑虛之談暢方寸之底論情指事深有趣焉但詳之先典有所未達夫人哀樂喜怒之情包善惡之性資待之方不足於是爭奪之事斯興才識均者不能相御天生仁聖寔使司牧樂者聖人之所作禮者先王之所制三千之儀以檢其迹五音之和以導其心設爵以勸

善懸刑以懲惡纖毫不漏酬酢如響玉帛云乎非無爲所薦鼓鍾斯合豈自然而諧千科滿目靡非力用所構百貫參差悉由智思而造吾子湯武之臣隸周孔之學徒出入戶牖伏膺名教而云善人知善之不足憑也惡人知惡之不足誡也善不能招慶禍不能報惡是何背理之談也且翾翔蠕動猶知去就況人爲最靈而同一自然之物此豈高厚之詩何取譬之非類情所未達敬待清酬答曰昔盧敖北遭若士自傷足跡之未曠河宗東窺溟海方歎秋水之不多吾子習近成性未易可與談遠大者也今子以屈伸俯

仰心慮所爲彫鏤剪琢身手所作禮樂者聖人之所作聖人者天地之所生請爲吾子近取諸身則可以遠通諸物子以耳聞眼見足蹈手握意謂孰使之然身有痾疾冷熱皆不自知哀樂喜怒與廢安在何地有識者自知識之所在者乎有智者自知智之所存者乎若識遍身中傷身則識裂智若隨事起事謝則智滅果識不知識智不知智於是推近以達遠觸類而長之故知禮樂不自知其所由而製聖人不自知其所由而生兩像亦不知其所由而立矣於是殊形異慮委積充盈靜動合散自生自滅動靜者莫有識

其主生滅者不自曉其根蓋自然之理著矣所謂非自然者乃大自然也是有爲者乃大無爲也子云天生聖人是使司牧何故唐虞疊聖加以五臣文武重光益以十亂豈天道之不能一其終始將末代貽咎於天地大舜大堯非欲生不肖之子龍逢比干豈樂身就誅割孔子歷聘栖遑卒云執鞭不憚顏稱回何敢死終使慈父請車彼三聖三仁可謂妙取捨矣天能令東海元旱不如理孝婦之怨地能使高城復塹未若救杞梁之殞故榮落死生自然定分若聖與仁不能自免深味鄙句理存顯然

因緣無性論并序　　陳釋真觀

泉亭令德有朱三議者非唯外學通敏亦是內信淵明常自心重大乘口誦般若忽著自然之論便與有性之執或是示同邪見或是實起倒心交復有損正眞過傷至道聊裁後論以袪彼執雖復辭無足採而理或可觀若與余同志希共詳覽也

請疑公子致言於通敏先生曰夫二儀始判則庶類是依七曜既懸則兆民斯仰但生前死後繫象之所未明古往今來賢聖於焉莫究而希玄君子互騁鋒求慕理名人競加穿鑿寓茲所說則盛辨自然假氏所明則高陳報應雖自然鋒鏑克勝於前報應干戈敗績於後而愚心難啓猜識易迷二理交加未知孰是通敏先生乃抵掌而對曰省二君之清論實各擅於偏隅自然則依傍於老莊報應則祖述於周孔可謂楚則已失而齊亦未爲得也今爲吾子揚搉而陳之夫三墳五典善惡之理未彰八索九丘幽明之路猶擁況復漆園傲吏恍惚狂生獨稱造化之宗偏據自然之性乃爲一時之矯俗非關契理之玄謀今請問自然之本爲何所趣有因果耶無因果乎若謂自然尚論因果則事同矛盾兩言相食愚人所笑智者

所悲直置已傾不煩多難若謂永無報應頓絕因果則君臣父子斯道不行仁義孝慈此言何用便當造惡招慶爲善致殃亦應鑽火得氷種豆生麥未見聲和響戾形曲影端者也若以放勛上聖而誕育於丹朱重華至德而生於瞽叟便爲自然而然者竊爲足下不足焉夫至親之道乃曰天性而各隨行業曾不相關堯舜樹德於往生故稟茲靈智瞽叟興惡乎前世故致此頑嚚而復共結重緣還相影發乃欲因凡顯聖以智化愚若無瞽叟之兇豈知克諧之美自非放勛之聖誰化慢遊之惡故阿難調達並爲世尊之

弟羅睺善星同是如來之胤而阿難常親給侍調達每興害逆羅睺則護珠莫犯善星則破器難收以此而觀諒可知矣若云各有自性不可遷貿者此殊不然至如鷹化爲鳩本心頓盡橘變成枳前味永消昔富今貧定性之理難奪先貴後賤賦命之言何在呂望屠牛之士終享太師伊尹負鼎之人卒登丞相鼓淵四隣所患後著高名周處三害之端晚稱令德闍王無間之罪翻然改圖育王莫大之愆忽能尊善若依自性之理豈容得有斯義善人唯應修善不可片時造惡惡人恒自起惡無容一念生善是則榮枯寵

辱皆守必然愚智尊卑永無改革豈其然乎決不然也又若以修德之人翻感憂慼行善之者反致沈淪以爲自然之命亦不然也若行善而望報去善更遙修德以邀名離德逾遠若必挺珪璋之性懷琬琰之心本無意於名聞曾不欣乎富貴而英聲必屬雅慶方臻或可未値知音便同散木不逢別玉遂等沈泥暫且龍潛無虧鳳德豈容區區於天壤擾擾於世間自可固窮無煩隕穫至如太伯高讓而流芳千禮仲尼窮厄而傳名萬代顏稱早世特是命業不長冉致斯疾當由病因未斷二子伏誅彌顯衛靈之惡三仁

受戮方見殷紂之愆首山之餓不免求名之責汨水之沈尚貽懷怨之咎且夫決定成業非神力之所救必應受報豈聖智而能禳並起昔因非今造也若謂屠割爲務而永壽百齡盜竊居懷而豐財巨億以爲定性而然者亦所未喻也斯由曩生片善感此命財今世重殃未招果報以其爲罪既大受苦宜多所以且緩其誅宜縱其惡一朝禍盈釁積則使覆巢碎卵長歸扃子泥黎永處無間地獄故書云惡不積無以滅身此之謂矣亦有見招果報事接見聞至如王莽纂逆則懸首漸臺董卓凶殘則曝屍都市晉侯殺趙

朔感陷廁之悲齊主害彭生有墜車之痛夏祚顛覆桀之罪也殷宗殄喪紂之過焉故知因果之義陸離難准業報之理參差不定所謂生報現報及後報也請疑公子曰若以自然之討於義不可則報應之辨在言爲得而前旨復云二君所述皆非契理未知此意可得而聞耶通敏先生曰子既懃懃屢請余亦俛俛相答但自省庸陋未伸其要妙耳尋法本非有非有則無生理自非無非無則無滅無生無滅諸法安在非有非無萬物何寄蕩乎淸淨推求之路斯斷夷然平等取捨之徑無從豈有報應之理可求善惡之

相可得直以凡品衆生未了斯致故橫興諍論强生分別所謂渴人逐餤水在何池眼病見華空曾無樹但爲引接近情袪其重惑微示因果略顯業緣使定性執除自然見弭若達乎正理悟此眞法亦復何所而有何所而無哉於是二三君子相視心驚欣然領悟退席斂衽而言曰今者可謂朝聞夕死虛往實歸積滯皆傾等秋風之落葉繁疑並散譬春日之銷冰謹當共捨前迷同遵後業矣

北齊三部一切經願文　　魏收

三有分區四生稟性共遊火宅俱淪欲海所以法王當洲渚之運覺者應車乘之期導彼沈迷歸茲勝地自寶塔西映法河東瀉甘露橫流隨風感授皇家統天尊道崇法拔羣品於有待驅衆生於不二所以刻檀作繢構石彫金遍於萬國塵沙數等復詔司存有事緇素精誠踰於皮骨句偈盡於龍宮金口所宣總勒繕寫各有三部合若干卷用此功德心若虛空以平等施無思不洽藉我願力同登上果

周經藏願文　　王褒

年月日其和南云云蓋聞九河疏迹策蘊靈丘四徼中繩書藏羣玉亦有靑丘紫府三皇刻石之文綠檢

黃繩六甲靈飛之字豈若如來秘藏譬彼明珠諸佛所師同夫淨鏡鹿苑四諦之法尼園八犍之文香山巨力豈云能負以歲在昭陽龍集天井奉爲云云奉造一切經藏始乎生滅之教訖於泥洹之說論議希有短偈長行靑首銀函玄文玉匣陵陽餌藥止觀仙字關尹望氣裁受玄言未有龍樹利根看題不遍斯陀淺行同座未聞盡天竺之音窮貝多之葉灰分八國文徙罽賓石盡六銖書還大海仰願過去神靈乘茲道力得無生忍具足威儀又願國祚遐長臣民休慶四方內附萬福現前六趣怨親同登正覺

寶臺經藏願文　隋煬帝

菩薩戒弟子楊廣和南仰惟如來應世聲教被物殷
懃微密結集法藏帝釋輪王既被付囑菩薩聲聞得
揚大化度脫無量以迄于今至尊拯溺百王混一四
海平陳之日道俗無虧而東南愚民餘燼相煽爰受
廟略重清海濱役不勞師以時寧復深慮靈像尊經
多同煨燼結鬘繩墨湮滅溝渠是以遠命衆軍隨方
收聚未及朞月輕舟總至乃命學司依名次錄并延
道場義府覃思澄明所由用意推比多得本類莊嚴
修葺其舊惟新寶臺四藏將十萬軸因發弘誓永事

流通仍書願文悉連卷後頻屬朝覲著功始畢今止
寶臺正藏親躬受持其次藏已下則慧日法雲道場
日嚴弘善靈刹此外京都寺塔諸方精舍而梵宮互
有小大僧徒亦各衆寡並隨經部多少斟酌分付授
者既其懇至受者亦宜殷重長存法本遠布達摩必
欲傳文來入寺寫勿使零落兩失無作前佛後佛詠
同金口即教當教寧殊玉牒須彌山上衆聖共持金
剛海底天龍盡護散在閻浮亦復如是追念結寫之
者厥誠至隆心手勤到何量功德捨撤淨財豈可稱
計所資甘雨用沃焦芽能生諸佛本是般若人能弘

法非道弘人恕己深恩即是自爲今陳此意乃似執
著若不開誓則不深固自行化他備在經律顧循菲
識誠媿通方因果相推何殊眼見豈不知獨善且最
勝無爲第一樂內典法與自關衆僧何事區區橫相
負荷但慶憑宿植生長王宮謁陛趨庭易勗存遠大出
受藩寄每用祗兢非唯禮樂政刑一遵成旨而舟航
運出彌奉弗墜無容棄稷离而同園綺爰菩薩而作
聲聞逾用垂方既其不可篤信受付囑敢當仁然五
種法師俱得六根清淨而如說修行涅槃最近徒守
經律不依佛戒口便說空心滯於有無上醫王隨病

逗藥開乳合酥爲方既異甜冷苦熱取療亦殊譬前
後教門別赴機性根莖枝葉受潤終齊總會津梁無
不入道猶如問孝問仁孔酬雖別治身治國老意無
乖殊途同歸一致百慮內外相融義同派合何處有
學毗曇而不成聖執象耶即能悟眞師子嚴鐙反貽
毀於羸目象足至底翻取誚於蜂房心同鬬戟諍踰
水火經意論意都不如斯通經通論何因若此恐施
甘露更成毒藥儻均味海則致醍醐聖御紺寶天飛
金輪雲動納萬善於仁壽總一乘於普會開發含識
濟度羣生今所傳經遍于宇內衆聖潛力必運他方

共登菩提早證常樂則是弟子之伸順弘誓於無窮平等坦然通遣唱白達識體之念隨喜也

請御製三藏聖教序表　唐釋玄奘

沙門玄奘言奘以貞觀元年往遊西域求如來之秘藏尋釋迦之遺旨總獲六百五十七部並以載於白馬以貞觀十八年方還京邑尋蒙敕旨令於弘福道場披尋翻譯今已翻出菩薩藏等經伏願垂恩以為經序唯希敕旨方布中夏并撰西域傳一部總一十四卷謹令舍人李敬一以將恭進無任悚息之至謹奉表以聞謹言

答玄奘法師前表敕　唐太宗

省書具悉來旨法師夙標高志行出塵表汎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闢法門弘闡大猷蕩滌眾累是故慈雲欲卷舒之而蔭四生慧日將昏朗之而照八極舒朗之者其唯法師乎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況佛教幽微豈能仰測請為經題者非已所聞又云新撰西域記者當自披覽敕

重請三藏聖教序啓　釋玄奘

伏奉墨敕猥垂獎喻祇奉綸言精守震越玄奘業行空疎謬參法侶幸屬九瀛有截四海無虞憑皇靈以遠征恃國威而訪道窮遐冒險雖勵愚誠纂異懷荒寔資朝化所獲經論奉敕翻譯見成卷軸未有詮序伏惟陛下睿思雲敷天華景爛理包繫象調逸咸英跨千古以飛聲掩百王而騰實竊以神力無方非神思不足詮其理聖教玄遠非聖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嚴敢希題目宸睠沖邈不垂矜許撫躬累息相顧失圖玄奘聞日月麗天既分暉於戶牖江河紀地亦流潤於巖崖雲和廣樂不秘響於聾昧金璧奇珍豈韜彩於愚瞽敢緣斯理重以干祈伏乞雷雨曲垂天文俯照配兩儀而同久與二曜而俱懸然則鷲

嶺微言假神筆而弘遠雞園奧義託英詞而宣暢豈止區區梵眾獨荷恩榮亦使蠢蠢迷生方超塵累而已謹奉表以聞謹言敕遂許焉謂駙馬高履行曰汝前請朕為汝父作碑今氣力不如昔願作功德為法師作序不能作碑汝知之貞觀二十二年幸玉華宮追奘至問翻何經論答正翻瑜伽上問何聖所作明何等義具答已令取論自披閱遂下敕新翻經論寫九本頒與雍洛相兗荊揚等九大州奘又請經題上乃出之名大唐三藏聖教序於明月殿命弘文館學士上官儀對羣僚讀之

三藏聖教序　唐太宗文皇帝

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況乎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

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敎之興基於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眞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象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途遺訓遐宣導羣生於十地然而眞敎難仰莫能一其指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糾所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時而隆替有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

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迥出隻千古而無對凝心內境悲正法之陵遲栖慮玄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聞截偽續眞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往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途間失地驚砂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煙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遊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餐風鹿苑鷲峰瞻奇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眞教於上賢探賾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之道馳驟於心田八

藏三篋之文波濤於口海爰自所歷之國總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陲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焰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升升墜之端唯人所託譬夫桂生高嶺雲露方得泫其華蓮出淥波飛塵不能汚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況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

大

謝敕賚經序啓　釋玄奘

沙門玄奘言竊聞六爻探賾局於生滅之場百物正名未涉眞如之境猶且遠徵羲冊覩奧不測其神遐想軒圖歷選並歸其美伏惟皇帝陛下玉毫降質金輪御天籠先王之九州掩百千之日月斥列代之區域納恒沙之法界遂使給園精舍並入提封貝葉靈文咸歸冊府玄奘往因振錫聊謁崛山經途萬里怙天威如咫步匪乘千葉詣雙林如食頃搜揚三藏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乘窮鷲嶺之遺旨並以載乎白

馬來獻紫宸尋蒙下詔賜使翻譯玄奘識乖龍樹謬忝傳燈之榮才異馬鳴深媿瀉瓶之敏所譯經論紕舛尤多遂荷天恩留神構序文超象繫之表若聚日之放千光理括衆妙之門同法雲之澍百草一音演說億劫罕逢無以微生親承梵響踊躍歡喜如聞授記無任忻荷之極謹奉表詣闕陳謝以聞謹言

答謝賚經序啓敕　唐太宗文皇帝

朕才謝珪璋言慚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閑昨製序文深爲鄙拙唯恐穢翰墨於金簡標瓦礫於珠林忽得來書謬承褒讚循環省慮彌益厚顏善不足稱空勞致謝

述三藏聖教序　唐高宗皇帝

夫顯揚正教非智無以廣其文崇闡微言非賢莫能定其旨蓋眞如聖教者諸法之玄宗衆經之軌躅也綜括宏遠奥旨遐深極空有之精微體生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尋之者不究其源文顯義幽履之者莫測其際故知聖慈所被業無善而不臻妙化所敷緣無惡而不翦開法網之綱紀弘六度之正教拯羣有之塗炭啓三藏之秘扃是以名無翼而長飛道無根而永固道名流慶歷遂古而鎭常赴感應身經塵劫而

不朽晨鐘夕梵交二音於鷲峯慧日法流轉雙輪於鹿菀排空寳蓋接翔雲而共飛莊野春林與天花而合彩伏惟皇帝陛下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荒德被黔黎斂衽而朝萬國恩加朽骨石室歸貝葉之文澤及昆蟲金匱流梵說之偈遂使阿耨達水通神甸之八川耆闍崛山接嵩華之翠嶺竊以法性凝寂靡歸心而不通智地玄奥感懇誠而遂顯豈謂重昏之夜燭慧炬之光火宅之朝降法雨之澤於是百川異流同會於海萬區分義總成乎實豈與湯武校其優劣堯舜比其聖德者哉玄奘法師者夙懷聰令立志夷

簡神清齠齓之年體拔浮華之世凝情定室匿迹幽巖栖息三禪巡遊十地超六塵之境獨步迦維會一乘之旨隨機化物以中華之無質尋印度之眞文遠涉恒河終期滿字頻登雪嶺更獲半珠問道往還十有七載備通釋典利物爲心以貞觀十九年二月六日奉敕於弘福寺翻譯聖教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引大海之法流洗塵勞而不竭傳智燈之長焰皎幽闇而恒明自非久植勝緣何以顯揚斯旨所謂法相常住齊三光之明我皇福臻同二儀之固伏見御製衆經論序照古騰今理含金石之聲文抱風雲之潤

治輒以輕塵足岳墜露添流略舉大綱以爲斯記

謝皇太子聖教序述啓　釋玄奘

玄奘聞七耀摛光憑高天而散景九河灑潤因厚地以通流是知相資之美處物既然演法依人理在無惑伏惟皇太子殿下發揮睿藻再述天文贊美大乘莊嚴實相珠迴玉轉霞爛錦舒將日月而聯華與咸英而合韻玄奘輕生多幸沐浴殊私不任銘佩奉啓陳謝謹啓

答法師玄奘謝啓書　唐高宗

治素無才學性不聰敏內典諸文殊未觀覽所作論序鄙拙尤繁忽見來書褒揚讚述撫躬自省慙悚交并勞師遠臻深以爲愧

金剛般若經注序　唐褚亮

若夫大塊均形役智從物情因習改性與慮遷然則達鑒窮覽皎乎先覺照慧炬以出重昏拔愛河而升彼岸與夫輪轉萬劫蓋染六塵流遁以徇無涯躊駮而趨捷徑豈同日而言也潁川庾初孜早弘篤信以爲般若所明歸於正道顯大乘之名相標不住之宗極出乎心慮之表絕於言象之外是以結髮受持多歷年所雖妙音演說成誦不虧而靈源邃湛或有未

悟嗟迷方之弗遠聽砥途而太息屬有慧淨法師博通奧義辯同炙輠理究連環以生入室研幾伏膺善誘乘此誓願仍求註述法師懸鏡忘疲衢罇自滿上憑神應之道傷盡心機之用敷暢微言宣揚至理曩日舊疑渙焉冰釋今茲妙義朗若霞開爲像法之梁棟變羣生之耳目詞鋒秀上映鷲岳而相高言泉激壯赴龍宮而競遠且夫釋教西興道源東注世閱賢智才兼優洽精該睿旨罕見其人今則沙門重闡籍甚當世想此玄宗鬱爲稱首歲唯閹茂始創懷袖月躔仲呂爰茲絕筆緇俗攸仰軒蓋成陰扣鍾隨其小

大鳴劒發其光彩一時學侶專門受業同涉波瀾遞相傳授方且顧蔑琳遠俯視安生獨步高衢對揚正法遠東眞本望懸金而不刊指南所寄藏群玉而無朽豈不盛哉豈不盛哉

金剛般若經集註序　唐李儼

夫以觀鳥垂文振宏規於八體泣麟敷典渙洪波於九流循其轍者不踰乎寰域涉其源者僅歸乎仁義孰若至聖秉時能仁昭法剖秋毫於十地總沙界而詮道釋春冰於一乘冠塵劫而流化若迺是相非相是空非空窅乎不測廓焉無像假名言以立體包權

實而爲用窮不照之照引重昏於夢境運無知之知導群迷於朽宅究其實相則般若爲之宗矣自眞容西謝像教東流香城徙築於綿區寶臺移構於中壤鱗萃羽集者咸銜其法雲寢霧廓者已悟其眞至矣哉無得而稱也然此梵本至秦弘始有羅什三藏於長安城創譯一本名舍衞國暨於後魏宣武之世有流支三藏於洛陽城重翻一本名舍婆提江南梁末有眞諦三藏又翻一本名祇樹林隋初開皇有佛陀耶舍三藏又翻一本名祇陀林大唐有玄奘三藏又翻一本名誓多林雖分軫揚鑣同歸至極而筌詞析義頗亦殊途然流支翻者兼帶天親釋論三卷又翻金剛仙論十卷隋初耶舍又翻無著釋論兩卷比校三論文義大同然新則理隱而文略舊則工顯而義周兼有秦世羅什晉室謝靈運隋代曇琛皇朝慧淨法師等並器業韶茂博雅洽聞耽味玆典俱爲注釋研考秘賾咸騁異義時有長安西明寺釋道世法師字玄惲德鏡玄流道資素蓄伏膺聖教雅好斯文以解詁多門尋覽勞近未若參綜厥美一以貫之爰掇諸家而爲集註開題科簡同銘斯部勒成三卷號爲集註般若兼出義疏三卷玄義兩卷現行要用文理

周悉庶使靈山積壤干天之峻彌高巨海納川浴日之波逾廣披文者與窮其理講導者洞盡其性學侶無疲於倍功談客有同於兼採金口妙義掩二羅以長懸玉軸微言貫三才而靡絕豈止聲芬鷲嶺字韞龍宮而已哉

與翻經大德等書并偈　唐柳宣

稽首諸佛願護神威當陳誠願罔或尤譏沈晦未悟圓覺所歸久淪愛海舟檝攸希異執并競和合是依玄離取有理絕過違慢乖八正戲入百非同捨同辨染淨泥微簡金去礫琢玉裨輝能仁普鑒凝慮研幾

契誠大道孰敢毀誹謗謗宗德唯唯淩衰惟願留聽
度有發揮望矜惘惘垂誨斐斐
歸敬曰昔能仁示現王宮假歿雙樹微言既暢至理
亦弘刹土蒙攝受之恩懷生沾昭蘇之惠自佛樹西
陰覺影東臨漢魏實為濫觴符姚盛其風彩自是名
僧間出達士連鑣慧日長懸法輪恒馭開鑿之功始
自騰顯弘闡之力仍資什安別有單開遠適羅浮圖
澄近現趙魏粗言圭角未可縷陳莫不辯空有於一
乘論苦集於四諦假銓明有終未離於有為息言明
道方契證於疑寂猶執玄以求玄是玄非玄理因玄

以忘玄或是玄義雖冥會幽途事絕言象然攝生歸
寂終藉筌蹄亦既立言是非鋒起如彼戰爭干戈競
發負者屏氣勝者先鳴故尚降魔制諸外道自非辯
才無畏答難有方則物華喧張我等恥辱是故專心
適道一意總持法幢祇植法鼓遐震旗鼓既正則敵
者殘摧法輪既轉能威不伏若使望風旗靡對難含
膠而能闡弘三寶無有是處尚藥呂奉御入空有之
門馳正見之路聞持擬於昔賢洞微侔於往哲其辯
辯其義明其德真其行著已沐八解之流又悟七覺
之分影響成教若淨名之詣菴園聞道必求猶波崙

之歸無竭意在弘宣佛教立破因明之疏若其是也
必須然其所長如其非也理合指其所短今現僧徒
雲集並是採石他山朝野俱聞呂君請益莫不側聽
瀉水皆望蕩滌掉悔之源銷屏疑忿之聚有太史令
李淳風者聞而進曰僕心懷正路行屬歸依以實際
為大覺玄軀無為是調御法體然啟日麗天寔助上
玄運用賢僧闡法實禪天師妙道是所信受是所安
心但不敢以黃葉為金山雉成鳳南郭濫吹溜溷混
流耳或有異議豈僕心哉豈僕心哉然鶴林已後歲
將二千正法既通末法初踐玄理鬱而不彰覺道淩

將湮落玄奘法師頭陀法界遠達迦維目擊道樹金
流仍覩七處八會毗城鷲嶺身入彼鄉娑羅寶階仍
驗虛實至如歷覽王舍檀特恒河如斯等輩未易具
言也加之西域名僧莫不面論波若東域疑義悉皆
質之彼師毗尼之藏既奉持而不捨毗曇明義亦洞
觀而為常蘇妬路既得之於聲明耨多羅亦剖斷於
疑滯法無大小莫不韜之胸懷理無深淺悉能決之
敏慮故三藏之名在震旦之所推定摩訶之號乃羅
衛之所共稱名實之際何可稱道然呂君學識該博
義理精通言行樞機是所詳悉至於陀羅佛法稟自

生知無礙辯才寧由伏習但以因明義隱所見不同猶彌象各得其形共器飯有異色呂君既已執情道俗企望指定秋霜已降側聽鐘鳴法雲既敷雷震希發但龍象蹴蹋非驢所堪猶緇服壹與白衣不踐脫知龍種抗說無垢釋疑則苾芻悉曇亦優婆能盡輒附微志請不為煩若有滯疑望諮三藏裁決所以承稟傳示四衆則正道克昌魔障永絕紹隆三寶其在茲乎過此已往非復所悉弟子柳宣白

答柳博士書 并頌　釋明濬

於赫大聖種覺圓明無幽不察如響酬聲弗資延慶孰悟歸誠良道可仰寔引迷生百川邪浪一味吞并物有取捨正匪衡盈八邪馳鋭四句爭名飾非鑑是抑重為輕照日氷散投珠水清顯允上德體道居貞縱加譽毀未動遺榮昂昂令哲鬱鬱含倩俟諸達觀定此權衡聊伸悱悱用簡英英

還述曰頌於望表預屬歸敬之詞其文煥乎何偉麗也詳其雅致誠哉豈不然歟悲夫愛海滔天邪山槩日封人我者顛墜其何已恃慢結者漂淪而不窮至於六十二見爭騖會而自處九十五道競扶服而無歸如來以本願大悲忘緣俯應內圓四智外顯六通運十力以伏天魔飛七辯而摧外道竭茲愛海濟冥識於三空殄彼邪山驅宵形於八正指因示果反本還源大矣哉悲智妙用無德而稱焉昔道樹登庸被聲教於百億堅林寢迹振遺烈於三千自佛日西傾餘光東照周感夜隕之瑞漢通宵夢之徵騰蘭炳慧炬於前澄什嗣傳燈於後其於譯經弘法神異濟時高論降邪安禪肅物緝頹綱者接武維絕紐者肩隨莫不夷夏欽風幽明翼化聯華靡替可略而詳惟今三藏法師蘊靈秀出含章而體一味瓶瀉以贍五乘悲去聖之逾遠憫來教之多闕緬思圓義徇道以身心口自誓形影相弔振衣挈錫討本尋源出玉關而遠遊指金河而一息稽疑梵宇探幽洞微旋化神州揚眞殄謬遺筌闕典大備茲辰方等圓宗彌廣前烈所明勝義妙絕寰中之中眞性眞空極踰方外之外以有取也有取喪其眞統無求也無求靈其實拂二邊之跡忘中道之相則累遣未易消其深重空何以臻其極要矣妙矣至哉大哉契之於心然後以之為法在心為法形言為教法有自相共相教乃遮詮表詮粹旨沖宗豈造次所能覼縷法師凝神役智詳正始末緝熙玄籍大啓幽關秘希聲應扣擊之大小廓

義海納朝宗之巨細於是殊方碩德異域高僧伏膺問道蓄疑請益固已飲河滿腹莫測其淺深聆音駭聽孰知其遠近至於因明小道現比蓋微斯乃指初學之方隅舉立論之幖幟至若靈樞秘鍵妙本成功備諸與奪非此所云也呂奉御以風神奕拔早擅多能器宇該通夙彰博物弋獵開墳之典鉤深壞壁之書觸類而長應詁數述振風飈於辯囿摛光華於翰林驤首雲中先鳴日下五行資其筆削六位佇其高談一覽太玄應問便釋再尋言象立試即成寔資代茂先漢朝曼倩方今蔑如也既而翺翔群略綽有餘

功而能敬慕大乘夙敦誠信比因友生戲爾忽復屬想因明不以師資率已穿鑿比決諸疏指斥求非誼議於朝形於造次考其志也固已難加覈其知也誠爲可惑此論以一卷成部五紙成卷研機三疏向已一周舉非四十自無一是自既無是而能言是疏本無非而能言非言非不非言是不是言是不是是是而恒非言非不非非非而恒是非非恒是不爲非所非是恒非不爲是所是以茲貶失致惑病諸且據生因了因執一體而亡二義能了所了封一名而惑二體又以宗依宗體留依去體以爲宗喩體喩依去

體留依而爲喩緣斯兩系忘起多疑迷極一成謬生七難但以鑽窮二論師已一心滯文句於上下誤字音之平去復以數論爲聲論舉生成爲滅成豈唯差離合之宗因蓋亦違倒順之前後又採鄙俚訛韻以擬梵本囀音雖廣援七種而只當一囀然非彼七所目乃是第八呼聲并雜爭訛何從而至又案勝論立常極微數乃無窮體唯極小復漸和合生諸子微數則倍減於常微體又倍增於父毋迄乎終已體遍大千究其所窮數唯成一呂公所引易繫辭云太極生二儀二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萬物云此與

彼言異義同今案太極無形肇生有象元資一氣終成萬物豈得以多生一而例一生多引類欲顯博聞義乖復何所託設引大例生義似同若釋同於邪見深累如何自免豈得苟要時譽混正同邪非身之讎奚至於此凡所紕紊胡可勝言特由率已致斯狼狽根既不正枝葉自傾遂誤生疑隨疑設難曲形直影其可得乎試舉二三蕺詳大意深涎繁絡委答如別尋夫呂公達鑒豈孟浪而至此哉示顯眞俗雲泥難易楚越因彰佛教弘遠正法凝深譬洪鑪非掬雪所投渤澥豈膠舟能越也太史令李君居忠履孝靈府

沈秘襟期遠邈專精九數綜涉六爻博攷圖典賾覩
雲物鄙衞宏之失度陋裨竈之末工神無滯用望貫
斯在既屬呂公餘論後致閒言以實際爲大覺玄軀
無爲是調御法體此乃信熏修容有分證異自然終
不可成良恐言似而意違詞近而旨遠然天師妙道
幸以再斯且寇氏天師崔君特爲共貽伊咎夫復何
言雖謂不混於淄澠蓋已自溢於金鍮耳唯公逸宇
寥廓學殫墳索庇身以仁義應物以樞機蕭蕭焉汪
汪焉擢勁節以干雲湛清瀾而鎮地騰芳文苑職處
儒林掊撫九疇之宗研詳二戴之說至於經禮三百
曲禮三千莫不義符指掌事如俯拾墻俎咸推其准
的法度必待其雌黃遂令相鼠之詩絕聞於野魚麗
之詠盈耳於朝唯名與實盡善盡美而誠敬之重冥
自夙成弘護之心實唯素蓄屬斯詭議同恥疚懷故
能投刺合膠允光大義非夫才兼內外照實隣幾豈
能激揚清濁濟俗匡眞耳昔什公門下服道者三千
今此會中同德者如市貧道猥以庸陋叨厠末筵雖
慶朝聞終慙夕惕詳以造疏三德並是貫達五乘墻
仞罕窺辭峯難仰既屬商羊鼓舞而霈澤必需詞雷
迅發恐無暇掩耳僉議古人曰一枝可以戢羽何煩

乎鄧林潢汙足以沈鱗豈俟於滄海故不以愚儒垂
逼課虛辭弗獲免粗陳梗槩雖文不足取而義或可
觀顧已庸疎彌增悚恧指述還答餘無所伸釋明濬
白

廣弘明集卷之二十二

音釋 廣第二十二

縝章忍切忒他得切差也竅苦弔切孔也齕痕及下結切齧也鍛丁貫切鍊
也銛息廉切利也胛古狎切背上兩髆間也僵居良切仆也欸許加切辛起貌
衝尺容切戰車也骼古柯切骨也鏑丁狄切矢鋒也矛莫浮切兵也盾食尹切干
擢屬之切囂語巾切口不道忠信之言也胤羊晉切嗣也悛此緣切改也孱士山
切隕穫隕羽敏切穫胡郭切隕穫困迫失志貌汨莫狄切水名也釁許覲切瑕隙也
篡初患切逆奪取之也僶武盡切僶俛切捋郎括切摩也觚古胡切本
冒頓冒音墨頓音突匈奴首名也毫胡刀切剖普后切破也颸許疾切
美辨切邪禮貌也渣烏口切奄忽也跖之石切人名也颸疾風也切颶風余亮切
也浹便有切踈也扃古熒切國名切燉火也非鹽切熛烏鑪切
乃切煙火燼也禹先結切子商之祖也高辛氏亂虧蛙郎何切蜂屬切紆匹切疏也
齬魚舉切齟側魚切齟齬不相值也掇丁括切取也斐芳尾切斐往來也灑
美辨切水名也壺古本切宮中道也覶力戈切委曲也撫孫之切扶也涔青
黃湊積澮乃管切冰也燸乃亂切弱也涔烏

廣弘明集卷之二十三　唐釋道宣撰

僧行篇第五 紹繼聖種人斯弘道名寄三寶實副一歸

序

序曰夫論僧者六和為體謂戒見利及三業也是以道洽幽明德通賢聖開物成務則福被人天導俗儀則化垂空有並由式敬六和揚明三寶內蕩四魔之弊外傾八慢之幢遂使三千國內咸稟僧規六萬遐年俱遵聲教非僧弘御孰振斯哉然則道涉窊隆岠百六之陽九塵隨信毀壞利用之安危通人不滯其開抑鄙夫有阻於時頌故使衆雜邪正布逼引之康莊心包明昧顯登機之衢術是知滿願之侶乘小道而攝生天熱之倫寄邪徒而化物擊揚翳於適道弘喻在於權謀未俟感容唯存離著若斯言之倫則通於理行者也或不達者妄起異端若見左行謬僻濫罔彌甚莫思已之煩惑專俾彼之乖儀於卽雷同荷胃坑殘夷滅下凡之例抱怨酷而消亡上聖之徒悼凶勃之安忍自古君人之帝殷鑒興亡之經開吞舟之宏綱布容養之寬政闡仁風於寓內坐致太平弘出處之成規嚮茲大賚餘則察察糺舉皆累鮮之

格言收羅咎失抱凝脂之密今及後禍作殃扇隄防莫開掩泣向隅斯須糜潰爲天下之所笑也故集諸政績布露賢明或抗詔而立讜言或輿論以詳正議或褒仰而崇高尚或銜哀而暢誄詞茲道可尋備于後列

道士支曇諦誄 并序　　晉丘道護

晉義熙七年五月某日道士支曇諦卒春秋六十有五嗚呼哀哉法師肇胤西域本出康居因族以國氏旣伏膺師訓乃從法姓支徙于吳興郡烏程縣都鄉千秋里資金商之貞氣耩陽育之韶律冑遐方而誕

秀協川嶽而稟神識情湛粹風宇明肅道致表於天期德範彰於素器貞悟獨拔羣異不足以動其心至誠深固衆論莫能以干其執是以超塵絕詣慧音發於弱齡研微眈玄明道昭於歲暮故能振靈風於神境演妙化於季葉嗣清徽於前哲接道俗而歸懷焉遊涉衆方敷揚大業妙尋幽賾清言析微加善屬文辭識賞務流固已著契風勝領冠一時矣公之中年爰乃慨以城傷難置幽居爲節且山水之性素好自然靜外之默體自天心於是謝緣人封道迹巖壑乃考室于吳興郡故鄣之崑山味道崇化二十餘載其

栖業所弘可以洗心滌垢筌象之美足以窮輿永年於是晞宗歸仁者自羣方而集欽風懷趣者不遠而叩津焉于時時望英豪多延請齋講公虛心應物不嘗以動止介懷推誠述義未始以道俗殊致其中抱一之德又遐邇所推方將灑拂玄路絙維頹風超然妙悌擬微玄蹤惜乎不永遘疾而終識者深云亡之痛攸情感惟良之悲蓋無爵而貴生榮死哀者其此之謂矣雖至理冥一存亡定於形初玄識妙照嚴器同於朽壤然而關情期於欣戚之境未泯乎離會之心者亦何能不以失得爲悲喜臨長歧而悽懷哉苟

冥廢之難體寄筌翰以懷風援弱毫而舒情播清輝乎無窮乃作誄曰

綿綿終古駿駿玄路妙緣莫叩長夜靡寤生滅紛紜動息舛互相驅百世季葉彌蠹水溺塵勞孰知其故至人乘運靈覺中肇未覩滄流井畫無小大明融朗幽夜乃曉滅有歸空除闇卽暇道洽無方仁被禽鳥昧者靡遺識者彌了其超哉法師道性自然一心絕俗祇誠重玄研微神鋒妙悟無間塵之所著在至斯捐果之所引秉之彌堅擺落塵羈振拔靈淵其遺遼清雅肅肅貞韻汪汪其沖亹亹其進和而有慨異而

不皎渟心獨得標想于仞虛以應物無來不順（其三）泯
遊弘化振響揚暉開道玄肆擊闢靈扉位制冥極剖
析幽微忌懷善挹穆然靡違會通羣方總之所歸遐
抗頹綱闡固法闢緒此妙慧乃播神威（其四）幽境湛默
人肆誼引閒邃易一華紛難泯公乃慨然中駕潛軫
卜居川巖構室林巘損拭外緣潛精內斂靡筌不服
無微不盡（其五）蔚矣崑嶺崩阜丘墟連峯雲秀迥壑迂
餘庭蔭蕭條階繞清渠翳然其遠肅爾其虛眇眇玄
風愔愔僧徒味道閒室寂焉神居心隨道親情與俗
疎（其六）道固無孤德必有隣淵清引映業勝懷人晞風

宗玄自遠來賓亦有標期時來問津湛湛先窮日日
王神林壤有謝道心常新（其七）聖逝言絕賢表義乖翳
翳未運玄化將頹潛矣夫子道俗歸懷庶享遐年振
此落維如何不弔棄世永辭儀景長歸逝矣不追有
識深慟含情同悲嗚呼哀哉（其八）推者綢繆聚淹信宿
閒宴清宇藉卉幽谷或濯素瀨爰憩翠竹屢興名辰
泯觴掇菊梨柚薦甘蒲筍爲蔌賦詩詠言怡然偕足
眷懷茲遊想之在目傷哉斯遇千載無復踐舊靈襟
聽憒悲哭嗚呼哀哉（其九）有必之無始則歸卒達人妙
覿于齡一日昧者或應横爲凶吉邈矣法師夙反玄

室累劫之勤不逮而疾庶遵冥數終會靈術妙斤弗
運寔深喪質情在未冥悵爲自失寄懷毫素微風載
述嗚呼哀哉（其十）

鳩摩羅什法師誄（并序）

後秦釋僧肇

夫道不自弘弘必由人俗不自覺覺必待匠待匠故
世有高悟之期由人故道有小成之運運在小成則
靈津輟流期在高悟則玄鋒可詣然能仁曠世期將
千載時師邪心是非競起故使靈規潛逝徵緒殆亂
爰有什法師者蓋先覺之遺嗣也凝思大方馳懷高
觀審釋道之陵遲悼蒼生之窮藹故乃奮迅神儀寓

形季俗繼承洪緒爲時城塹世之安寢則覺以大音
時將晝昏乃朗以慧日思結頹綱於道消緝落緒於
窮運故乘時以會錯枉以正一扣則時無互鄉再擊
則畏壘歸仁于斯時也羊鹿之駕摧輪六師之車覆
轍二想之玄既明一乘之奧亦顯是以端坐嶺東響
馳八極恬愉弘訓而九流思順故大秦符姚二大王
師旅以延之斯仁王也心遊大覺之門形鎮萬化之
上外揚羲和之風內盛弘法之術道契神交屈爲形
授公以宗匠不重則其道不尊故蘊懷神寶感而後
動自公形應秦川若燭龍之曜神光恢廓大宗若竊

和之出樽柔融冶常道盡重玄之妙開邪悟俗窮名
教之美言既適時理有圓會故辯不徒興道不虛唱
斯乃法鼓重震於閻浮梵輪再轉於天北矣自非位
超修成體精百練行藏應時其孰契於茲乎以要言
之其為弘也隆於春陽其除患也厲於秋霜故巍巍
乎蕩蕩乎無邊之高韻然監運幽與若人云暮癸丑
之年年七十四月十三日薨乎大寺嗚呼哀哉道匠
西傾靈軌東摧朝曦落曜寶岳崩頹六合晝昏迷駕
九迴神關重閉三途競開夜光可惜盲子可哀罔極
之感人百其懷乃為誄曰

先覺登遐靈風緬邈通仙潛凝應真沖漠叢叢九流
是非競作悠悠盲子神根沈溺時無指南誰識冥度
大人遠覺幽懷獨悟恬沖靜默抱此玄素應期乘運
翔翼天路既曰應運宜當時望受生乘利形標奇相
岐嶷俊遠髫齔逸量思不再經悟不待匠投足八道
遊神三向玄根挺秀宏音遂唱又以抗節忽棄榮俗
從容道門尊尚素朴有與斯尊有妙斯錄弘無自替
宗無擬族霜結如冰神安如岳外跡彌高內朗彌足
恢恢高韻可模可因倍倍沖懷惟妙惟真靜以通玄
動以應人言為世寶默為時珍華風既立二教亦賓

誰謂道消玄化方新自公之覺道無不弘靈風遐扇
逸響高騰廓茲大方然斯慧燈道音始唱俗網以崩
癡根彌拔上善彌增人之寓俗其途無方統斯羣有
紐茲頹綱順以四恩降以慧霜如彼維摩迹參城坊
形雖圓應神沖帝鄉來教雖妙何足以臧偉哉大人
振隆圓德標此名相顯彼沖默通以眾妙約以玄則
方隆般若以應天北如何運邅幽里冥剋天路誰通
三途誰塞嗚呼哀哉至人無為而無不為權網遐籠
長羅遠羈純恩下釣客旅上摘恂恂善誘肅肅風馳
道能易俗化能移時奈何昊天摧此靈規至真既往

一道莫施天人哀泣悲慟靈祇嗚呼哀哉公之云亡
時唯百六道匠韜斤梵輪摧軸朝陽頹景瓊岳顛覆
宇宙晝昏時喪道目哀哀蒼生誰撫誰育普天悲感
我增摧衂嗚呼哀哉昔吾一時曾遊仁川遵其餘波
纂承虛玄用之無窮鑽之彌堅躍日絕塵思加數年
微情未敘已隨化遷如可贖兮貿之以千時無可待
命無可延惟身惟人靡憑靡緣馳懷罔極情悲昊天
嗚呼哀哉

武丘法綱法師誄并序　宋釋慧琳

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辛未法綱法師卒嗚呼哀哉

夫峭立方矯既傷於通任巽隨圓比又虧於剛潔山
居協枯槁之弊邑止來囂湫之患酌二情而簡雙事
者法師其有焉少遊華京長栖幽麓樂志入出乘情
去來癢猒人流就閑於木石樂寂丘壑求歡於物類
人以為無特操我見其師誠矣天性膚敏陶漸風味
從容情理賞託文義交遊敦亮盡之契進趣慕復外
之道埋身法服朱紱之累早絕抗趾神疆丹墀之闥
夙判俄乃桑門矯拂之跡徒倚伏之數者哉昔因遊
逅傾蓋著交同以翦落夷契羣萃布懷舒憤以寄當
年遂攜手遊梁比翼栖鄧餐風靈岫挹道玄津比樂

齊謨千載一時自林傾鳥散奄忽盈紀子薄高柯予
淪泥滓常冀會卜索居之遇遂成梁高山海之別東
瀾弗復西景莫收致盡川征歸骨曾丘嗚呼哀哉誄
曰

厥族氏殷寔湯之裔榮聲中微源流昭晰少遭閔凶
宗無緦纏慈姑經營託是養衛爰逮三五聰韻特挺
雙奇比秀偶羅齊穎志陋中區思擢神境脫落生近
耽慕緣永既遵玄轍洞曉名迹仁義之外通非所借
室欲靡遂坐以會適弗依朱扇考卜巖壁來不濡足
去不絕翮頡頏外萃進退損益予惡浮波爾能即心
俱翔道澤同集德林齊拂和風共聆玄音自宮徂國
在目在襟往化綿邈遺思沈吟亦既離逖天道明晰
爾出舊山予反遐裔庶秉和運同蔭共憩寒灰弗煙
落葉離綴睽願莫從子遂下世人之云亡風懷掩翳
嗚呼哀哉玄冬淒冽江汻蕭條寒風颼薾飛霰入艘
命有近止歸途尚遙惘惘卬盡寂寂哀號孤旅如薄
均化無冥嗚呼哀哉懷遊居之虎丘悼冥滅之廬嶺
惟採錄於中京念提攜於沓境情飄飄於雙纓思纏
綿於兩省何綢繆兮無極心所存兮腷臆閱嚴冬兮
已謝藉隆暑兮既息四運紛其邅迴情期宵以長匿

苟來緣之匪亾卷生年以增惻嗚呼哀哉

龍光寺竺道生法師誄并序

元嘉十一年冬十月庚子道生法師卒於廬山嗚呼
哀哉善人告盡追敵者無凌舍理云滅如惜者又深
法師本姓魏氏彭城人也父廣戚縣令幼而奇之攜
就法汰法師改服從業夫資聰茂思悟夙挺志學之
年便登講座于時望道才僧著名之士莫不窮辭挫
慮服其精致魯連之屈田巴項託之抗孔叟殆不過
矣加以性靜而剛烈氣諧而易遵喜捨以接誘故物
益重焉中年遊學廣搜異聞自楊徂秦登廬躡霍羅

什大乘之趣提婆小道之要咸暢斯旨究舉其奥所聞日優所見踰賾既而悟曰象者理之所假執象則迷理教者化之所因束教則愚化是以徵名責實惑於虛誕求心應事芒昧格言自胡相傳中華承學未有能出斯誠者矣乃收迷獨運存履遺迹於是衆經雲披羣疑冰釋釋迦之旨淡然可尋珍怪之辭皆成通論聃周之伸名教秀彌之領玄心於此爲易矣物忌光顏人疵貞越怨結同服好折羣遊遂垂翼斂趾銷影巖穴遵晦至道投跡愚公登卅之迹有往無歸命盡山麓悲興寔歎嗚呼哀哉

泗汴之清呂梁之峻唯是淑靈育此明俊如草之蘭如石之瑾匪曰薰彫成此芳絢爰初志學服膺玄跡經耳了心披文調策弱而登講靡章不析善以約言弗尚辭儘有識欽承厭是鉤賾中年稽敎理洗未盡用是遊方求諸淵隱雖遇殊聞彌覺同近迷窮無歸迴轅改軫斐夷名跡闡揚事表何痤不流何晦不曉若出朝窗其明昭昭四果十住藉以汲矯易之牛馬莊之魚鳥孰徵斯實弗迷斯道淹留茲悟告子晦言道誠在斯羣聽咸播不獨抵峙謗毀多聞予謂無害勸是宣傳識協貞誠見誨浮諠默陰去大弭此騰口

增栖成英負逸篁薮遁思泉源無閡川阜厤乘閒託曰仁者壽命也有懸曾不云久蘭蓀連類氣傷于偶嗚呼哀哉爰念初離三秋告暮風肅流清雲高林素送別南浦交手分路茫茫去止悽悽情顧孰在隱倫各從沿泝愁是長乖異成永互嗚呼哀哉迴來風之絕響送行雲之莫因緬三冬其已謝轉獻歲於此春聽陽禽之悅豫矚神氣之氤氳念庠序於茲月信習業之嘉辰隱講堂之空觀側高座之虛聞歎因事以矜理悲緣情以懷人嗚呼哀哉天道茲昧信順可推理不涅滅厤或同歸申夭可略情念可遺短章無布

聊以寫悲嗚呼哀哉

曇隆法師誄 并序　謝靈運

夫協理置論百家未見其是因心自了一已不患其蹟而終莫相辯我若咸歎翻倫得拔竟知于誰冀行跡立則善惡靡徵欲聲名傳則薰蕕同歇然意非身之所挫期出命之所限者目所親覩見之若人矣慧心朗識發於髫辮生自京華家贏金帛加以巧乘騎解絲竹沫絕景於康衢弄絃管於華肆者非徒經旬涉朔彌歷年稔而已諒避李之咸陽程鄭之臨邛矣既而永夜獨悟中飲興歎曰悲夫欣厭迭來終歸憂

苦不杜其根於何超絕且三界迴流諸天倏瞬況齊景牛山趙武企陰催促節物逼迫霜露推此願言伊何能久慨然有損落榮華兼濟物我之志毋氏矜其心姊弟伸其操遂相許諾出家求道一身既然閭門雖世妻子長絕歡娛永謝豈唯向之靡樂判之盛年終古恩愛於今仳別矣旅舟南邁投景廬岳一登石門香鑪峯六年不下嶺僧衆不堪其深法師不改其節援物之念不以幽居自抗同學嬰疾振錫萬里相救余時謝病東山承風遙羨豈望人期頗以山招法師至正鄙人榮役前詩叙粗已記之故不重煩及中

間反山成說款盡遂獲接棟重崖俱挹泂澗姑芝术而共餌披法言而同卷者再歷寒暑非直山陽靡喜慍之容令尹一進已之色實明悟幽微祛練近滯蕩吝澡垢日忘其疾庶自首同居而乖離無象信順莫歸徵集何緣晚節罹疊遠見參尋至止阻闊音塵殆絕值暑遘疾未旬即化誠存亡命也此行頗實有由承凶感痛寔百常情紙墨幾將非以斯名蓋欽志節追深平生自不能默已故投懷援筆其辭曰

仰尋形識俯探理類探聲知律披茅覩彙物以靈異人以智貴即是神明觀鑒意謂爰初在稚慧心夙察吐喻芳華懷抱日月如彼蘭苑風過氣越如彼天倪雲披光發求名約身規操束已儻或愚世曾未近似生以意恣意營生理孰是歡慰程鄭趙李家畜金繒才練藝技驟首揮霍緊絃綺靡酒娛調促意姸服修朝迫昃憔夕忌星徙悠悠白日淒淒良夜年往歡流厭來情含苦樂環迴終卒代謝棄而更適生速名借誰能易奪何術推移精粗渾濟善惡參差即心有限在理莫規試覈衆肆庶獲所寬道家躋近聲流銳遠假名恒誰傷義豈反獨有兼忘因心則善傷物沈迷羨彼驅道變服京師振錫廬頂長別榮冀永息幽嶺

舍華襲素去繁就省人苦其難子取其靜昏之覩明即愚成絕智之秉情對理斯湼吝既弗袪滯亦安拔子之矜之爲爾苦節節苦在已利貞存彼以明闇逝以慧累徙欲以援物先宜濟此發軫情違終然理是梁鴻攜妻荷蓧見子難參接人行歌通已於世曰高於道殊鄙始見法師獨絕神理形壽易盡然諸難判乗心即化棄身靡歎懷道彌厲景命已晏矜物辭山終息旅館嗚呼哀哉魂氣隨之延陵已了喬棘同施漆園所睹委骸空野豈異豈矯幸有遺餘聊給蟲鳥嗚呼哀哉緬忘生平同幽共深相率經始偕是登臨

開石通澗剔柯疏林遠眺重巖近矚崕嶔事寡地閑
尋微探賾何旬不研奚疑弗析帙舒軸卷藏拔紙襞
問來答往俾日餘夕沮溺耦耕夷齊共薇跡同心歡
事異意違承疾懷灼聞凶憑悲孰云不痛零淚霑衣
嗚呼哀哉行久節移地邊氣改終秋中冬踰桂投海
永念伊人思深情倍俯謝常人仰愧無待嗚呼哀哉

廬山慧遠法師誄 并序

道存一致故異化同暉德合理妙故殊方齊致昔釋
安公振玄風於關右法師嗣沫流于江左聞風而悅
四海同歸爾乃懷仁山林隱居求志於是衆僧雲集

勤修淨行同法餐風栖遲道門可謂五百之季仰紹
舍衛之風廬山之嵕俯傳靈鷲之旨洋洋乎未曾聞
也予志學之年希門人之末惜哉誠願弗遂永違此
世春秋八十有四義熙十三年秋八月六日薨年踰
縱心功遂身亡有始斯終千載垂光嗚呼哀哉乃爲
誄曰
於昔安公道風允被大法將盡頹綱是寄體靜息動
懷眞整僞事師以孝養徒以義仰弘如來宣揚法雨
俯授法師威儀允舉學不闚牖鑒不出戶粳糧雖御
獨爲莀梵朗朗高堂肅肅法庭既嚴既靜愈高愈清

從容音旨優游儀形廣演慈悲饒益衆生堂堂其器
亹亹其資總角味道辭親隨師供養三寶析微辨疑
盛化濟濟仁德怡怡於焉問道四海承風有心載馳
戒德鞠躬令聲續振五濁暫隆弘道讚揚彌虛彌沖
十六王子孺童先覺公之出家年未志學如彼鄧林
甘露潤澤如彼瓊瑤既磨既琢大宗戾止座衆龍集
聿來胥宇靈寺實立舊望研幾新學時習公之勗之
載和載輯乃修什公宗望交泰乃延禪衆親承三昧
衆美合流可上可大穆穆道德超於利害六合俱否
山崩海竭日月沈暉三光寢晰衆麓摧柯連波中結

鴻化垂緒微風永滅嗚呼哀哉生盡沖素死增傷悽
單螢土槨示同斂骸人天感悴帝釋慟懷習習遺風
依依餘凄悲夫法師終然是栖室無停響途有廣蹤
嗚呼哀哉端木喪尼哀直六年仰慕洙泗俯憚蒭塋
今子門徒實同斯艱晨掃虛房夕泣空山嗚呼法師
何時復還風嘯竹柏雲靄巖峯川壑如泣山林改容
自昔聞風志願歸依山川路邈心往形違始終銜恨
宿緣輕微安養有寄閻浮無希嗚呼哀哉

若耶山敬法師誄 并序　宋張暢

夫待物而遊致用生牙道來自我懷抱以歡故晦寶

停璞導兼車以出覲鑾逸雲緒豈增軒以入衛是以
士之傲俗尚孤其道幽居之民無悶高獨吾毋宜書
夙流照爛故已致于感詠身心不足若乃沖獨之韻
少歲已高絕嶺之氣早志能遠初憩駕廬山年始勝
髮絢逸之志直已千里乃求剃形就道捨家入法時
沙門釋慧遠雖高其甚高以其尚幼未之許也遂乃
登絕瀾晉太陽臨虛投地之險以身易志法師乃奇
而納焉胄翔華仍業集素履勁露未嚴先風苦節同
學不勝其勞若人不改其操于時經藏始東肄業華
右遂扣途萬里屢遊函洛定慧相曉致用日微羅什

既亾遠公沈世乃還迹寨門屏居窮岫其不出意若
耶之山者於茲二十餘年矣余叔謝病歸身唯風停
想法師乘感來遊積席談晏清謝竟言不別而別故
已默語交達而動靜處貞矣微士戴顒秀調宜簡神
居共逸風理交融乃倚岫成軒停林啓館即此人外
因心會友西河方浪東山已隤風雲既盡草木餘哀
心之憂矣淚合無開嗚呼哀哉乃爲誄曰
在尚上王歌鳳伊洛逸路翔雲高軒鳴鶴靈源世流
幽人代作歸來之子跨古逢運結轍承風遵途襲問
緯玉則溫經金斯振歲學兩幼年盈數始令德既軒

其秀唯起鋒穎萬代風標千里情愛相輕家國如草
達矣哲人獨肆玄寶總駕七覺飛鞍八道三江多靜
澌勝廬山地去萬物軌迹停玄遼遼清慧結宇承煙
前驅犖有首路人天吾生製融集彼清風業流善會
情竦妙同白日春上素月秋中方寸無底六合可窮
卓彼羅什三界特秀真俗冠冕神道領袖若人對響
承車即轍沙漠纖寒長風負雪投袂冰霜攬裾暮節
誰斯問津悠焉在哲莊矜老帶孔思周懷百時如一
京載獨開伺地既滿願惟精魄移此無生棲居樹席
妙入環中道出形上所謂伊人玄途獨亮智虛于情

照實其相生住無住異壞相尋羅什就古慧遠去今
匠石何運伯牙罷音殷憂逝道昔還爾心東嶽解迹
削景若耶早帳風首春席雲阿流庭結草復渚含波
月軒東秀日落西華情歩不辭寢興高絕白雲臨操
清風練節經綸五道提衡六趣四諦歸想三乘總路
生滅在法諸行難常哲人新盡舊火移光白日投暉
中春起霜嗚呼哀哉昔余丸髮早識清襟送志非歲
迎韻者心家貧親老耕而弗飽就檄追歡身素孤夭
既隔于形徒通以道自我徙病高樹東山明月途靜
白雲路開承松吐嘯風上舒言沓予載疾夙居涼峻

佇館伊人流心酌韻如何高期隔成幽顯五絃寢弄
三觴誰餞嗚呼哀哉山泉同罷松竹哀涼秋朝霜露
寒夜嚴長嗚呼哀哉孤猨將思旅鴈聲時廣開性品
無情者誰連臺成草比館唯悲存亡既代物色長衰
嗚呼哀哉蒼生失御萬物無歸陰爽就夜重陽頓暉
嗚呼哀哉伊四望之茲茫愴予心之悄悄雖淚至之
有端固憂來其無兆隱長思以歔悲諒從橫於言表
嗚呼哀哉

新安寺釋玄運法師誄 并序　南齊釋慧琳

維建武四年五月八日甲午沙門玄運右臥不興神

去危城嗚呼哀哉法師本譙邦右族寓于燉煌幼稟
端明仁和之性長樹弘懿沖閒之德貞粹天挺夙鑒
道勝乃遺擯俗纓超出塵礙濯景玄津栖習法道率
由儀律之經精學體微之妙潛仁晦名之行散畜怠
相之施無得而稱者日夜而茂焉敷說衆乎當時理
思冠乎中世鑽仰之徒自遠而來虛至實歸遍于轍
跡帝后儲貳之尊藩英鼎宰之重莫不揖道宗師聽
猷結敬而宏量邃奧不以貴賤舛其顧眄夷整淵深
不以寒暑品其懷抱所以總綜像末崇振頹流者法
師其人矣啓訓之緣有限負手之歌會終風火告徵

愈悟明於危識靈聖滅現屢恭悅於告漸春秋六十
九嗚呼哀哉外稟哽識內諮慟魂慕題往迹行寔浮
言廼作誄曰

世滯悠曠苦海遐長欲善修掩愛綱宏張法燈不曜
慧日霾光朽宅燔什炎火浮揚二儀構毀筭其有歲
三轉廓遼空劫誰計從冥詎曉淪川莫濟接踵既疎
寔資命世日誕明哲降靈自緣涵徹蘊器有表孩年
神機幼徹凝鑒早宣猶玉初瑩若珠啓泉疵厭塵濁
超悟玄微訣捨愚縛澄翦情蓬齠年植節丱歲從師
承規檢敬肅範儀威秉躬淳潔淑慎心行學辨秘源

問窮理覓前隱用昭往疑斯鏡匠佚功倍思高業盛
爰洎中歲緯輿宏廣輪演法空雲滌日朗秉衡若夷
擁開似敞悠悠品類式是宗仰右河振聞左江標秀
聲因德宣稱緣道富提奬詢求悅懌研授仁厚猶地
志高如岫輟餐赴嗽捨纊矜寒蓄無停日財以施殫
寧賤傲色匪貴愉顏湛茲懿慶均彼藉蘭敎之所洽
晦識斯明智之所誘務以心成接昏茂貨撫迷諒情
憑微請要莫不咸亨險路恒遠開引有極生滅相揮
念念匪息徂年寡留西光遽逼雲變豈停將運淨域
嗚呼哀哉體深病苦慮違四疾鍼石醫巫分劑毀失

端情法旅正想慈律不捨界勤誓拯羣物嗚呼哀哉合既終離假會應謝同悲素林寂然中夜談人朂善瞻天儼駕卽彼紺宮去此塵舍嗚呼哀哉絕微言於永沒毀舟航於遐澨挨崇臺之嚴華蕪峻堂之雕麗捨形有其若遺遷情靈其何界資訓仰兮眷徒空血淚兮感逝嗚呼哀哉

南齊安樂寺律師智稱法師碑 并序

唐裴子野

法師諱智稱河東聞喜人也俗姓裴氏挹汾澮之清源稟河山之秀質蓄靈因於上葉感慧性於閻浮直

哉惟清爰初夙備溫良恭儉體以得之然而天韻貞確含章隱曜沈漸人羣莫能測其遠邇蓋由徑寸之華韜光濬壑盈尺之寶未剖聯城鑒觀者罔識其巨麗逖聽者弗得其鴻名羈束戎旅俛起阡陌年登三十始覽衆經退而歎曰百年倏忽功名爲重名不常居功難與畢且吉凶悔吝孔書已驗變化起伏歷聖未稱安知崢嶸之外寥廓之表籠括幽顯大援無邊者哉彼有師焉吾知歸矣遂乃長揖五忍歛衽四依挫銳解紛於是乎盡宋大明中益部有印禪師者苦節洞觀鬱爲帝師上人聞風自託一面盡禮印公言

歸膚蜀乃攜手同舟以宋太始元年出家於玉壘誠感人天信貫金石直心般若高步道場既而敬業承師就賢辨志遊遊九部馳騁三乘摩羅之所宣譯龍王之所韜秘雖且受持諷誦然未取以爲宗常謂攝心者迹迹密則心檢弘道者行行察則道存安上治人莫先乎禮閑邪遷善莫尚乎律可以驅車火宅翻飛苦海瞻三途而勿踐歷萬劫而不衰者其毗尼之謂歟乃簡棄枝葉積思根本頓轡洗心以爲己任於是負錫踊步千里遊學擁經持鉢百舍不休西望荊山南過澧浦周流華夏博採奇聞土木形骸琁琰心

識靡高不仰無堅不攻寢之所安席不及煖思之所至食不遑餐入道三年從師四講毅逸功倍而業盛經明每稱道不墜地人各有美宣尼之學何詎常師于時具隱二上人先輩高流鳳鳴西楚多寶穎律師洽聞溫故翰起東都法師之在江陵也稟具隱爲周旋爰及還京洛以穎公爲益友皆權衡殿最言刈菁華拾稊稗而膳稻粱會鹽梅而成鼎飪其理練其旨深膚受末學莫能踵武以泰始六年初講十誦於震澤闡揚事相咫尺神道高談出雲漢精義入無間八萬威儀怡然理暢五部章句渙爾同波由是後進知

宗先達改觀暉光今聞於斯籍甚法師應不擇方行有餘力淸言終日而事在其中立栖雲於具區營延祚於建業今不待嚴房櫳肅靜役不加迅棟宇駢羅自方等來儀變梵爲漢鴻才鉅學連軸比肩法華維摩之宗往往間出涅槃成實之唱處處聚徒而律藏寵章於時最寡振衆持領允屬當仁若夫淵源浩汗故老之所迴惑峻阻隱複前修之所解駕皆剖析毫釐紛散膠結鉤深致遠獨悟胷懷故能使反戸之南學子之北尋聲赴響萬里而至門人歲益經緯日新坐高堂而延四衆轉法輪而朝同業者二十有餘載

君子謂此道於是乎中興絕慶弔屏流俗朱門華屋靡所經過齊竟陵文宣王顧輕千乘虛心八解嘗請法師講於邸寺既許以降德或謂宜修賓主法師笑而答曰我則未暇及正位函丈始交涼燠時法筵廣置髦士如林王譽既馳客容多猛發題命篇疑難鋒出法師應變如響若不留聽聞辨者土崩負强者折角莫不還廷從靡亡本失支觀聽之流稱爲盛集法師性本剛克而能悅以待問發言盈庭曾無忤色虛己博約咸竭厥才依止疎附訓之如一少壯居家孝于惟友脫屣四攝愛著兩忘親黨書介封而不發內恕哀感抑而不臨常曰道俗異故優陁親承音旨學習其言而忽其教煩惱煦濡翛然頓遣法師之於十誦也始自吳興迄于建業四十有餘講撰義記八篇約言示制學者傳述以爲妙絕古今春秋七十有二齊永元三年遷神于建康縣之安樂寺僧尼殷赴若喪兄姊詠不言之信不召之感者云若夫居敬行簡喜愠不形於色知人善誘甄藻罔遺於時臨財廉取予義明允方大處變不渝汪汪焉堂堂焉勃碣河華不能充其量蓋淨行之儀表息心之軌則歟弟子道進等感梁木之既摧慟德音之永閟俾陳信而有徵

庶流芳而無愧

盧山香鑪峯寺景法師行狀　齊虞羲

法師諱僧景本姓歐陽衡陽湘鄉人也資無始之良因得今生之遠悟黃中通理幼而自然好誦經善持操行止有方身口無擇十歲而孤事母盡孝母爲請室良家非其好也辭不獲命弱冠以世役見羈于府馱馬生郊羽檄日至躬擐甲冑跋履山川且十年矣雖外當艱棘而內結慈悲故未離人羣已具息心之行後行經彭蠡見廬嶽而悅之於是有終焉之志復反湘川稍棄身非所味道忘食日一菜蔬後得出壘

門便離妻室忽夢廬山之神稽首致敬曰廬山維嶽峻極于天是曰三宮壁立萬仞欲屈眞人居之眞人若不見從則此山永廢矣又夢受請而行至香鑪峯石門頂見銀閣金樓丹泉碧樹崢嶸刻削希世而有於是雞鳴戒旦便飄爾晨征于時江陵僧徒多有行業或告法師曰荊州法事大盛乃因此東棲自夏首西浮遇僧淨道人深解禪定乃曰眞吾師也遂落髮從之住竹林禪房始斷粒食默然思道或明發不寐刺史聞風而悅欲相招延或曰此公乃可就見不可屈致也於是累詣草廬遂服膺請戒江漢人士亦迴

向如雲先是神山廟靈驗如響使迬見災且以十數法師考室其旁神遂見形爲禮使兩神童朝夕立侍有女巫見而問之法師不答廬山神復來固請以永明十年七月振錫登峯行履所見宛如夢中乃卽石爲基倚巖結構匡坐端念虎豹爲羣先德曇隆慧遠之徒亦卜居于此既人跡罕至遂不堪其憂且山氣氤氳令人頭痛身熱曾未幾時莫不來下唯法師獨往一去不歸既却禾黍之資不避霜露之氣時捫蘿越險行動若飛或有羣魔不喜法師來者能使雷風爲變以試法師既見神用確然羣魔乃止久之復隨

險幽尋造石梁石室靈山秘地百神之所遨遊也法師說戒行香神皆頭面禮足昔神人吳猛得入此遊觀自茲厥後唯法師復至焉羲皇已來二人而已矣初法師入山二年禪味始具每斂心入寂偏見彌勒如來常云宿植之緣也建武四年春忽語弟子曰吾壽當九十但餘年無益於世而四大有累於人思拯助衆生不得久留此矣七月二十一日標極嶺西頭爲安尸之處人莫之知也後七日而疾疾後七日而終春秋五十八臨終合掌曰願卽生三途救一切衆生苦又曰吾以身施烏鳥愼勿埋之初法師喚下寺

數人安居講授或謂法師曰今欲出山尋醫又勸進飲食法師曰吾累在此身及吾無身吾有何累勿多言也遷化旬有六日容貌如生兩指屈擬伸之隨復如故宿德比丘皆曰夫得道人多以七爲數法師自疾至殁不其然歟兩指不伸亦良有以也初鑪峯孤絕羽翼所不至自法師經始常有雙烏來巢及法師卽化烏亦永逝矣唯法師宿籍幽源久素淨業故慈悲喜捨習與性成微妙玄通因心則有入山林而不出絕榮觀而超然若乃八珍強骨之資九轉延華之術皆如脫屣矣唯直心定志在無價寶舟愛護化城

期爲彼岸鑽仰不測故未得而名焉

南齊禪林寺尼淨秀行狀　沈約

比丘尼釋淨秀本姓梁氏安定烏氏人也其先出自少昊至伯翳佐禹治水賜姓嬴氏周孝王時封其十六世孫非子於秦其曾孫秦仲爲宣王侯伯平王東遷封秦仲少子於梁是爲梁伯漢景帝世梁林爲太原太守徙居北地烏氏遂爲郡人焉自時厥後昌胤阜世名德交暉蟬冕昳映漢元嘉元年梁景爲尚書令少習韓詩爲世通儒魏時梁爽爲司徒左長史秘書監博極羣書善談玄理晉太始中梁闡爲涼雍二

州刺史即尼之逈祖也闡孫撝晉范陽王虓驃騎參軍事漁陽太守遭永嘉蕩析淪於僞趙爲秘書監征南長史後得還晉爲散騎侍郎子疇字道度征虜司馬子粲之仕宋征虜府參軍事封龍川縣都亭侯尼即都亭侯之第四女也挺慧悟於曠劫體妙解於當年而性調和綽不與凡孩儔同數弱齡便神情峻徹非常童稚之伍行仁尚道洗志法門至年十歲慈念彌篤絕粉黛之容棄錦綺之翫誦經行道長齋蔬食年十二便求出家家人苦相禁抑皆莫之許於是心祈冥感專精一念乃屢獲昭祥亟降瑞相第四叔超

獨爲先覺開譬內外故雅操獲遂上天性聰叡幼而超群年至七歲自然持齋家中請僧行道聞讀大涅槃經不聽食肉於是即長蔬不噉二親覺知若得魚肉輒便棄去昔有外國普練道人出於京師往來梁舍便受五戒勤翹奉持未嘗違犯日夜恒以禮拜讀誦爲業更無餘務及手能書常自寫經所有財物唯充功德之用不營俗好少欲入道父母爲障遂推流歲月至年二十九方獲所志落髮青園服膺寺主上事師虔孝先意承旨盡身竭力猶懼弗及躬修三業夙夜匪懈僧使衆役每居其首精進劬勤觸事關涉

有關士馬先生者於青園見上即便記云此尼當生兜率天也又覩於佛殿內坐禪同集三人忽聞空中有聲狀如牛吼二尼驚怖迷悶戰慄上淡然自若徐起下牀歸房執燭檢聲所在旋至枸欄二尼便聞殿上有人相語云各自避路某甲師還後又於禪房中坐伴類數人一尼斛眠此尼於睡中見有一人頭屆于屋語云勿驚某甲師也此尼於是不敢復坐又以一時坐禪同伴一尼有小緣事暫欲下牀見有一人抵掌止之曰莫撓某甲師於是閉氣徐出歎未曾有如此之事比類甚繁既不即記悉多漏忘不得具載

性愛戒律進止俯仰必欲遵承於是現請曜律師講
內自思惟但有直一千心中憂慮事不辦夜即夢見
鵶鵲鴝鵒雀子各乘車車並安軒車之大小還稱可
鳥形同聲唱言我助某甲尼講去既寤歡喜知事當
成及至就講乃得七十檀越設供果食皆精後復又
請頴律師開律即發講日清淨覺水自然香如水園
香氣深以為欣既而坐禪得定至於中夜方起更無
餘伴便自念言將不犯獨即詣律師律師答云無所
犯也意中猶豫恐違失且見諸寺尼僧多有不如法
乃喟然歎曰嗚呼鴻徽未遠靈緒稍隤自非引咎責

躬豈能導物即自懺悔行摩那埵於是京師二部莫
不咨嗟云如斯之人律行明白規矩應法尚爾思愆
何況我等動靜多過而不慚愧者哉遂相率普懺無
有孑遺又於南園就頴律師受戒即受戒日淨覺水
香還復如前青園諸尼及以餘寺無不更受戒者律
師於是亦次第請寺敷弘戒品闡揚大教故憲軌遐
流迄届于今頴律師又令上約語諸寺尼有高牀俗
服者一切改易上奉旨制勒無不祇承律藏之興自
茲更始後又就三藏法師受戒清淨水香復如前不
異青園徒衆既廣所見不同師已遷背更無覲侍於

是思別立住處可得外嚴聖則內窮宴默者以宋大
明七年八月故黃修儀及南昌公主深崇三寶敬仰
德行初置精舍上麻衣弗溫藿食忘飢躬執泥瓦盡
勤夙夜以宋泰始三年明帝賜號曰禪林蓋性好閒
靜冥感有徵矣而制龕造像無不畢備又寫集衆經
皆令具足裝潢染成悉自然有娑羅伽龍王兄弟二
人現迹彌日不滅知識往來並親瞻覩招納同住十
有餘人訓化獎率皆令禪誦每至奉請聖僧菓食之
上必有異迹又於一時虔請聖衆七日供養禮懺始
訖攝心運想即見兩外國道人舉手共語一云吐羅

一云毗吐羅所著袈裟色如桑椹之熟因即取泥以
壞衣色如所見倣於是遠近尼僧並相倣斆改服間
色故得絕於五大之過道俗有分者也此後又請阿
耨達池五百羅漢日日凡聖無遮大會已近二旬供
設既豐復更請罽賓國五百羅漢足上為千及請凡
僧還如前法始過一日見有一外國道人衆僧悉皆
不識於是試相借問自云從罽賓國來又問來此幾
時答云來此一年也衆僧覺異令人守門觀其動靜
而食畢乃於宋林門出使人逐視見從宋林門去行
十餘步奄便失之又嘗請聖僧浴器盛香湯及以雜

物因而禮拜内外寂默即聞器稀杓作聲如用水法意謂或是有人出便共往看但見水杓自然搖動故知神異又曾夜中忽見滿屋光明正言已曉自起開戶見外猶闇即更閉戶還牀復寢久久方乃明也又經違和極篤忽自見大光明遍於世界山河樹木浩然無礙欣爾獨笑傍人怪問具陳所見即能起行禮拜讀誦如常無異又於一時復違和亦甚危困忽舉兩手狀如捧物語傍人不解問言爲何所捧答云見寶塔從地出意欲接之旛花伎樂無非所有於是疾恙豁然而除都無復患又復違和數日中亦殊綿惙

恒多東向覩合掌向空於一時中急索香火移時合掌即自說云見彌勒佛及與舍利弗目連等諸聖人亦自見諸弟子數甚無量滿虛空中須臾見彌勒下生翅頭末城云有人持旛華伎樂及二臺來迎於此上旛華伎樂非世間比半天而住一臺已在半路一臺未至半路一臺未見但聞有而已爾時已作兩臺爲此兆故即更作一臺也又云有兩樹寶華在邊人來近牀語莫壞我華自此之後病即除損前後遇疾恒有瑞相或得涼風或得妙藥或聞異香病便即愈疾瘥之爲理都以漸豁然而去如此其數不能備記

又天監三年一夏違和於晝日眠中見虛空藏菩薩即自圍繞誦唄唄聲徹外眠覺所患即除又白日臥開眼見佛入房旛蓋滿屋語傍人令燒香了自不見上以天監五年六月十七日得病苦心悶不下飲彭城寺令法師以六月十九日夜得夢見一處謂是兜率天上住止嚴麗非世間比言此是上住處即見上在中於是法師有語上上得生好處當見將接上是法師小品檀越勿見遺棄上即答云法師丈夫又弘通經教自應居勝地某甲是女人何能益法師又云不如此也雖爲丈夫不能精進持戒不及上時體已

轉惡與令法師素疎不堪相見病既稍增飲粥日少爲治無益漸就綿惙至七月十二日爾時天雨清涼閼勢如小退自云夢見迎來至佛殿西頭人人捉旛竿猶東在地旛之爲理不異世間隊擔鼓旗旛也至二十日便絕不復進飲粥至二十二日令請相識衆僧設會意似分別至二十五日云見十方諸佛遍滿空中至二十七日中後泯然而臥作兩炊久方復動轉自云上兜率天見彌勒及諸菩薩皆黃金色上手中自有一琉璃清淨甖可高三尺許以上彌勒即放光明照于上身至兜率天亦不見飲食自然飽滿故

不復須人間食也但聞人間食皆臭是以不肯食於彼天上得波利𩜻將還意欲與令法師有人問何意將𩜻去答云欲與令法師是人言令法師是人中果報那得食天上食不聽將去既而欲見令法師聞居上爲迎法師來相見語法師可作好菜食以餉山中坐禪道人若修三業方得生兜率天耳法師不坐禪所以令作食餉山上道人者欲使與坐禪人作因緣也自入八月體中亦轉惡不復說餘事但云有三十二童子一名功德天二名善女天是迦毗羅所領恒來在左右與我驅使或言得人餉飲食令衆中行之復云空中晝夜作伎樂聞人耳也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三

音釋　廣第二十三

窊烏瓜切汙下也　讜多朗切直言也　誄氣猥切言益也　朏普沒切　緪居登切大索也

蠹當故切食木蟲　蔌蘇谷切菜茹總名　嵔嵬烏每切嵔嵬山名也　榑附俱神木日所出也

襁褓襁居兩切褓博浩切小兒衣也　邅張連切難行不進貌　衄女六切傷也

囂許驕切囂塵也　湫七由切湫隘也　閴[illegible]　翮下革切鳥之勁羽也

艘蘇遭切船之總名　腷蒲逼切意不適也　臆[illegible]　瑾奇鎮切美玉也

芟所巖切刈也　泝桑故切逆流也　惄乃歷切憂也　遡桑故切逆也　覿徒歷切見也

辮符善切編髮也　佌芳止切離別也　彙于貴切類也　噏許及切斂也　襞必益切

[illegible]莫本切頻蕩也　縶陟立切許也　帑杜奚切鬼居切　跂詰利切又巨支切望也

隤杜回切墜也　墩徒昆切虛郡名　燔扶袁切爇也　仆芳遇切僵也　卝古患切總角也

嗛苦簟切不滿也　蹻許切舉足行貌　稆杜奚切蒿草也　稗蒲拜切草似穀者

飪忍甚切熟也　燠於六切熱也　煦香句切以溫之也　閟彼冀切閉也

擐古患切貫也　蠡良以切彭蠡澤名　迕吳故切逆也　撝許爲切　虓許交切

鬐巨之切鬣也　鼾許干切[illegible]中有聲也　鴝鵒鴝其俱切鵒余蜀切　呿丘伽切　椹食枕切桑實也

斆胡教切法也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唐釋道宣撰

沙汰僧徒詔　宋武帝

門下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教而專成逋藪加以姦心頻發凶狀屢聞敗道亂俗人神交忿可付所在與寺者長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其誅坐主者詳為條格速施行

以僧顯為沙門都統詔　魏孝文帝

門下近得錄公等表知欲早定沙門都統比考德選賢寤寐勤心繼佛之任莫知誰寄或有道高年尊理無勞紆或有器玄識邈高挹塵務今以思遠寺主法師僧顯仁雅欽韻澄風柔鏡深敏潛明道心清亮固堪茲任式和妙眾近已口白可勑令為沙門都統又副儀貳事緇素攸同頃因曜統獨濟遂廢茲任今欲毗德贊善固須其人皇舅寺法師僧義行恭神暢溫聰謹正業茂道優用膺副翼可都維那以光賢徒

立僧尼制詔

門下凝覺澄沖事超俗外淵模崇賾理寄忘言然非言何以釋教非世何能表真是以三藏舒風必資誠典六度摛化固憑尺波自像教東流千齡已半秦漢華俗制禁彌密故前世英人隨宜興例世輕世重以裨玄輿先朝之世當為僧禁小有未詳宜其修立近見沙門統僧顯等白云欲更一刊定朕聊以淺識共詳至典事起怱怱觸未詳究且可設法一時粗救世

世教殿須立白一同更釐厥衷

聽諸法師一月三入殿詔

門下崇因贊業莫若宗玄禪神染志誰先英哲故周旦著其朋之誥釋迦唱善知之文然則位尊者以納賢為貴德優者以親仁為尚朕雖寡昧能無庶幾世先朝之世經營六合未遑內範遂令皇庭闕高邈之容紫闥簡超俗之儀於欽善之理福田之資良為未足將欲令懿德法師時來相見進可餐稟道味退可飾光朝庭其勑殿中聽一月三入人數法讀別當牒付

令諸州眾僧安居講說詔

門下憑玄歸妙固資冥風餐慧習慈實鍾果智故三炎檢攝道之恒規九夏溫詮法之嘉猷可勑諸州令此夏安居清眾大州三百人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任其數處講說皆僧祇粟供備若粟尠徒寡不充此數者可令昭玄量減還聞其各欽旌賢匠良推叡

德勿致澄濁情茲後進

贈徐州僧統并設齋詔

門下徐州道人統僧逞風識淹通器尚倫雅道業明博理味淵澄清聲茂與早彰於徐沛英懷玄致夙流于譙宋比唱法北京德芬道俗應供皇筵美敷宸宇仁叡之良朕所嘉重依因既終致茲異世近忽知聞悲怛于懷今路次兗濮青泗豈遙愴然念德又增厥心可下徐州施帛三百疋以供追福又可爲設齋五千人

歲施道人應統帛詔

門下應統仰紹前哲繼軌道門徽佇玄範沖猷是託今既讓俗名理宜別供可取八解之義歲施帛八百疋准四輩之販隨四時而給又修善之本寔依力命施食之因內典所美可依朝官上秩當月而施所以遠譬深理者匪獨開崇俗心抑亦獎勵道意耳

爲慧紀法師亡施帛設齋詔

門下徐州法師慧紀凝量貞遠道識淳虛英素之操超然世外綜涉之功斯焉罕倫光法彭方聲茂華裔研論宋壞宗德遠邇爰於往辰唱諦鹿苑作匠京緇延賞賢叢倏矣奄魔忽殲良器聞之悲哽傷慟于懷

可勑徐州施帛三百疋幷設五百人齋以崇追益

述僧中食論　沈約

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於外物擾之擾之大者其事有三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妖妍靡曼三則甘旨肥濃榮名雖日用於心要無晷刻之累妖妍靡曼方之已深甘旨肥濃爲累甚切萬事云云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求道無從可得不得不爲之立法使簡而易從也若直云三事惑本並宜禁絕而此三事是人情所甚惑念慮所難遣雖有禁約之旨事難卒從譬於方舟濟河豈不欲直至彼岸河流既急會無直濟之理不得不從流邪靡久而後至非不願速事難故也禁此三事宜有其端何則食之於人不可頓息其於情性所累莫甚故推此晚食併置中前自中之後清虛無事因此無事念慮得簡在始未專在久自習於是東以八支紆以禁戒靡曼之欲無由得前榮名衆累稍隨事遣故云往古諸佛過中不餐此蓋是遣累之筌蹄適道之捷徑而或咸謂止於不食此乃迷於向方不知厥路者也

述僧設會論

夫修營法事必有其理今世召請衆僧止設一會當
由佛在世時常受人請以此擬像故也而佛昔在世
佛與衆僧僧伽藍內本不自營其食具也至時持鉢
往福衆生今之僧衆非唯持中者少乃有腴恣甘腴
廚膳豐豪者今有加請召並不得已而後來以滋腴
之口進蔬款之具延頸厭類固不能甘既非樂受不
容設福非若在昔不得自營非資四輩身口無託者
也此以求福不其反乎篤而論之其義不爾何者出
家之人本資行乞戒律昺然無許自立廚帳弁畜淨
人者也今既取足寺內行乞事斷或有持鉢到門便

呼爲僧徒鄙事下劣既是衆所鄙恥莫復行乞悠悠
後進求理者寡便謂乞食之業不可復行白淨王子
轉輪之貴持鉢行詣以福施者豈不及千載之外凡
庸沙門躬命僕豎自營口腹者乎今之謂僧一會既
可彷像行乞行乞受請二事不殊若以今不復行乞
又不請召則行乞求法於此永冥此法既冥則僧非
佛種佛種既離則三寶墜于地矣今之爲會者宜追
想在昔四十九年佛率比丘入城乞食威儀舉止動
目應心以此求道道其爲適若以此運心則爲會可
矣

問沙汰釋李詔　北齊文宣帝

朕聞專精九液鶴竦玄州之境苦心六歲釋擔煩惱
之津或注神鬼之術明尸解之方或說因緣之要見
泥洹之道是以太一闢法竟於輕舉如來證理環於
寂滅自祖龍寢迹劉莊感夢從此以歸紛然遂廣至
有委親遺累棄國忘家館舍盈於山藪伽藍遍於州
郡若黃金可化淮南不應就戮神威自在央掘豈得
爲剌若以御龍非實荊山有攀髯之戀控象爲虛濯
洛寤夜光之詭是非之契朕實惑焉乃有緇衣之衆
參半於平俗黃服之徒數過於正戶所以國給爲此

不充王用因茲取乏欲擇其正道蠲其左術一則有
潤邦家二則無惑群品且積競繇來行之已久頓於
中路沙汰實難至如兩家升降二途修短可指言優
劣無鼠首其辭

答沙汰釋李詔表　北齊樊孝謙

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絕涉求難爲稱
謂伯陽道德之論莊周逍遙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
尋至若玉簡金書神經秘錄三尸九轉之奇絳雪玄
霜之異淮南成道犬吠雲中王喬得仙劍飛天上皆
是憑虛之說海棗之談求之如繫風學之如捕影而

獎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冀遇其真徐福去而不歸欒大往而無獲猶謂升霞倒影抵掌可期祭鬼求神庶或不死江壁既反還入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茂陵之墳方知劉向之信洪寶歿有餘責王充之非黃帝此爲不朽又末葉已來大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宮昆池地墨以爲劫燒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於微塵納須彌於黍米蓋理本虛無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苟求出家藥王燔軀波崙灑血假未能然猶當克念寧有改形易貌有異世人恣意放情還同俗物龍宮餘

論鹿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將墜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屈己濟民山鬼効靈海神率職湘中石燕沐時雨而羣飛臺上銅烏嗉和風而獨囀但周都洛邑治在鎬京漢宅咸陽魂歸豐沛汾晉之地王迹惟始既疲遊幸且勞經略猶復降情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瑤池念求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舜德上天賜珮實報禹功兩馬記言二班書事不見三世之辭無聞一乘之旨帝樂王禮尚有時而治華左道怪民亦何疑於沙汰臣某謹對

弔道澄法師亡書　　梁簡文帝

省啓承尊師昨夜涅槃甚深悲怛法師志業淹明道風淳素戒珠瑩淨福翼該圓加以識見冥通心解遠察記落雨而必然稱黑牛而匪謬服膺者無遠近蒙益者兼道俗弟子自言旋京輦便伸結緣豈謂一息不追奄至乎此然勝業本深智刀久利必應遊神寶地騰跡淨天但語其乳池啓殯香棺入室不入空心子何不慟但如來降生之迹因此而入泥洹正當其生住滅靡有定相先聖後賢何其形響推校因緣未始有倒上人等並在三歲積始終稟道宜應共相策勉弘道遺業使道場無斷利益不墜所遜物輒如法

供養奈何奈何

與東陽盛法師書　　梁王筠

菩薩戒弟子王筠法名慧炬稽首和南問訊東陽盛法師弟子昔因多幸早蒙覲接歲月推流踰三十載欽慕風德獨盈懷抱間以山川無由禮敬司馬參軍仰述存眷曲垂訪憶既荷錄舊之情兼佩慇懃之旨歡欣頂戴難爲譬說仰承舉和履福享年九十有四嗤絳人之未高同殷宗之遐壽且耳長直已過頂齒劒曾不先落延華駐彩怡神輔性自非宿殖善因何以招斯勝果尊年尚齒之誠懷德敦舊之款依風慕

道之深欣羡景仰之至與居在念寤寐載懷弟子限此樊籠追茲纓鏁無由問道撫躬如失庶心期冥會咫尺江山道術相忘棄置形迹唯願敬愛保此期頤赤松朱髮復何足貴飛錫騰軀眞在旦夕指陳丹款殊未伸暢儻惠一言豈不幸甚弟子筠稽首和南

與汝南周顒書　　梁釋智林

近聞檀越敘二諦之新意陳三宗之取捨聲殊恒律雖進物不速作論已成隨喜充遍物非常重又承檀越恐立異當時干犯學衆製論雖成定不必出聞之懮然不覺興悲此義旨趣似非初開妙音中絕六十

七載理高常韻莫有能傳貧道年二十時便參得此義常謂藉此微悟可以得道竊每歡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中高勝迺舊有此義常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既犯越常情後聽進受便自甚寡傳通略無其人貧道捉麈尾已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謬至一時其餘義統頗見宗錄唯有此途百里無人得者貧道積年迺爲之發病既衰痾未愈加復旦夕西旋顧惟此道從今永絕不言檀越機發無緒獨創方外非意此音猥來入耳且欣且慰實無以況建明斯義使法燈有種始是眞實行道第一功德雖復國城妻子施佛及僧其爲福利無以相過既幸已詮述想便宜廣宣使賞音者見也論明法理當仁不讓豈得顧惜衆心以夭奇趣耶若此論已成遂復中寢恐檀越方來或以此爲法障往意理然非戲論矣想便寫一本爲惠貧道齎以還西使處處弘通也比小可牽曳故入山取敘深企付之

與舉法師書　　梁劉峻

聞諸行李高談徽德逖聽風聲心飛魂竦無異蘄仙之望石髓太陰之思龍燭蒼旻昏昊涼雲送秋道勝則肥固應顧攝衣裳虹蜺帷幕霄露餌黃菊之落蘂

酌清澗之麗流旦候歸鴈晨覓暮聽羈雌獨鶴弔影影閑蓋象蕭史之騎鳴鳳列子之御長風雖荊卿旁若無人孝然堅臥冰雪沈沈隱隱何以尚之哉至於馳騖經圖翱翔書圃極龍宮之妙典彈石室之鴻記道生伏其天眞曇倩謝其辨物若乃習是童子措志雕蟲藻思內流英華外發葳蕤秋竹照曜春松爵傾息明珠之譽長門溢黃金之賞盛矣美矣煥其麗乎昔旅淅河嘗覩緗績不覺紙發筆焚魂愧斯盡自茲厥後兩絕珪璧意睠睠於菁華腸迴迴於九逝夫日御停照不踰隙穴海若潰涌莫限隈隅以玉抵鵲幸

傳餘寶冀闡清徽用瘳眩疾然越民非帶冠之所齊
國豈奏韶之地望與其進無貽責焉

與皎法師書　梁王曼穎

弟子孤子曼穎頓首和南一日蒙示所撰高僧傳并
使其掎摭力尋始竟但見偉才紙弊墨渝迄未能罷
若乃至法既被名德已興年幾五百時經六代自摩
騰法蘭發軫西域安侯支讖荷錫東都雖跡標出沒
行實深淺咸作舟梁大爲利益固宜緇素傳美鉛槧
定辭昭示後昆揄揚往秀而道安羅什間表秦書佛
澄道進雜聞趙冊晉史見檢復恨局當時宋典所好

頗因其會兼且抗出君台之記糅在元亮之說感應
或所高推幽明不無梗槩泥顯傷文未足光闡間有
諸傳又非隱括景興偶採居山之人僧寶偏綴遊方
之士法濟唯張高逸之例法安止命志節之科康泓
專紀單開王季但稱高座僧瑜卓爾獨載玄暢超然
孤錄唯釋法進所造王巾有著意存該綜可擅一家
然進名博而未廣巾體立而不就梁來作者亦有病
諸僧祐成簡既同法濟之責王季深毫復獲景興之
誚其唱公纂集最實近之求其鄙意梗槩頗見法師
此製始所謂不刊之鴻筆綿亘古今包括內外屬辭
比事不文不質謂繁難省云約豈加以高爲名既使
弗逮者恥闕例成廣足使有善者勸向之二三諸子
前後撰述豈得挈長量短同年共日而語之哉信文
徒竟無一言可豫卜市肆空設千金之賞方入蓬龍
函上登麟閣出內瓊笈卷舒玉笥弟子雖實不敏少
嘗好學頃日庇餘觸途多昧且獲披來袠斯文在斯
鑽仰弗暇討論何所成非子通見元則之論良愧處
道知休奕之書徒深謝安慕竺曠風流殷皓憚支遁
才俊耳不見旬日窮情已勞扶力此白以代訴盡弟
子孤子王曼穎頓首和南

答王曼穎書　梁釋君白

君白一日以所撰高僧傳相簡意存鍼艾而來告累
紙更加拂拭顧惟道藉人弘理由教顯而弘道釋教
莫尚高僧故漸染已來昭明遺法殊功異績列代而
興敦厲後生理宜綜綴貧道少乏懷書抱質自課之
勤長慕鉛墨隆責揚善之美故於聽覽餘閒厝心傳
錄每見一介可稱輒有懷再省但歷尋眾記繁約不
同或編列參差或行事出沒已詳別序兼具來告所
以不量寸管輒樹十科商榷條流意言略舉而筆路
蒼茫辭語陋拙本以自備疎遺豈宜濫入高聽檀越

既學兼孔釋解貫玄儒抽文綴藻內外淹砌披覽餘暇脫助詳閱故总部俚用簡能門然事高辭野久懷多愧來告吹噓更增懊惺今以所著讚論十科重以相簡如有紕謬請備斟酌釋君白

弔震法師亾書　　　梁劉之遴

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泡電倐忽三相不停苦空無我五陰寧住尊師僧正捨壽閻浮遷神妙樂雖乘此宿殖必登善地人情但化衡疚悲摧念在三之重追慕哀慟纏綿永往理不可任奈何奈何僧正精理特拔經論洽通疏菲終身有為略盡枯槁當年儀形一

然豈直息心標領亦為人倫之傑弟子少長遊遇數紀迄茲平生敬仰善友斯寄衰疾待盡不復臨泄慟慟之懷二三增楚扶力修啄迷猥不次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

與震法師兄李敬朏書

生滅無常賢弟震法師奄同力士生處道識長往法言永絕惋怛抽摧不能已已年事未高德業方播疾恙甫爾謂無過憂遂至遷化道俗驚愕念孔懷之切天倫至慟永往之情不可居處奈何奈何法師義味該洽領袖累衣識度愷悌雅甚當世昔在京師聖上騎接自還鄉國歷政禮重且講說利益既實弘多經始寺廟實廣福業標抱谿然與物無迕所與遊款皆是時賢白黑歸美近遠欽敬豈止息心殄悴實亦人倫喪寶追懷歎愴何可弭歇并辱遺書及別物對增哽欷殿下自為作銘又敕鮑記室為誌序恐鮑相悉未能究盡已得面為鮑說諸事行及徽猷計必勒不朽事如今日誌石為薦并呼師修之鐫刻亦當不久可就言增泫然投筆悽慦劉之遴頓首頓首

弔僧正京法師亾書

八月二十日之遴和南法界空虛山木隤壞尊師大

正遷神淨土凡夫淺界愛滯哀樂承此凶訃五內抽摧哀慟深至不能自已念追慕永往纏綿斷絕情在難居奈何奈何大正德冠一時道蔭四部訓導學徒紹隆像法年居僧首行為人師公私瞻敬遐邇宗仰若乃五時九部流通解說匹之前輩聯類往賢雖什肇融恒林安生遠豈能相尚頓悟雖出自生公弘宣後代微言不絕實賴夫子重以愛語利益窮四攝之弘致檀忍智慧備六度之該明白黑歸依合識知庇舟航愚冥棟梁寺塔日用不知至德潛運何道長而世短功被而身沒眇乎大海永墜須彌照彼高山長

收朗日往矣奈何當復奈何法師幼而北面生小服
膺迄乎耆邁恒在左右在三之重一旦傾殞哀慟之
至當何可處弟子執𦀳遊接五十餘年未隆知顧相
期法侶至乎菩提不敢生慢未來難知現在長隔眷
言生平永同萬古尋思惋愴倍不自勝未由哆執伸
泄哀歎謹裁白書投筆哽猥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

東陽金華山栖志　劉孝標

夫鳥居山上層巢木末魚潛淵下窟穴泥沙豈好異
哉蓋性自然也故有忽白璧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
卿相行藏紛糾顯晦蹐駁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

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户之與金閨並然其所然恱
其所恱烏足毛羽𤸪痏在其間哉予生自原野善畏
難狎心駭雲臺朱屋望絕高蓋青組且露濡霜露彌
願閒逸每思濯清瀨息椒丘寤寐永懷其來尚矣𦛗
專噬壤民欲天從爰洎二毛得居巖穴所居東陽郡
金華山東陽實會稽西部是生竹箭山川秀麗皐澤
坱鬱若其翠峯疊起則接漢連霞喬林布濩則春青
冬綠迴溪映流則十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而散
信卓犖奕㙯神居與宅是以帝鴻遊斯鑄鼎雨師寄
此乘煙故澗勒赤松之名山貽縉雲之號近代江治

中奮迅泥滓上徵士高拔風塵龍盤鳳栖咸萃茲地
良由碧湍素石可致幽人者哉金華山古馬鞍山也
蘊靈藏聖列名仙諜左元放稱此山云可免洪水五
兵可合神丹九轉金華之背有紫巖山山色紅紫因
此為稱靡迤坡陀下屬深渚嶙峋嵬嶬上虧日月登
自山麓漸高漸峻壟路迫隘魚貫而升路側有絕澗
闌閒摩豁俯窺木杪焦原石邑匪獨危懸至山將半
便有廣澤大川皐陸隱賑予之葺宇實在斯焉所居
三面皆迴山周繞有象郛郭前則平野蕭條目極通
望東西帶二澗四時飛流泉清瀾微霔滴瀝生響白

波跳沫汹涌成音並漕瀆通引交渠綺錯懸溜瀉於
軒甍激湍迴於階砌供帳無緶汲盥澈息籞盆楓櫨
椅櫪之樹梓柏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
實包綠裹杬白蔕抽紫莖𣟎矗芊蔚捎清風鳴籟㲄
條欄戶布葉房櫳中谷澗濱華藥櫕列至於青春緩
謝芊生泉動則有都梁含馥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宜
男泫露芙蕖紅華照水皐蘇縹葉從風憑軒永眺躡
憂悆疾丘阿陵曲眾藥灌叢地髓抗莖山筋抽節金
盬重於素璧玉豉貴於明珠可以養性消痾還年駐
色不藉崔文黃散勿用負局紫丸翱翔羣鳳風胎雨

轂綠翼紅毛素綴翠鬣肅肅毛羽關關好音皆馴狎園池旅食鶬鶩若迺鳴日伺辰響類鍾鼓鳴弦候曙聲像琴瑟玄猨薄霧清囀飛狢乘煙吼吟嘈囋嘹亮悅心娛耳諒所以跨躡管籥韜軼笙簧宅東起招提寺背巖面壑層軒引景邃宇臨崖博敞閑虛納祥生白左瞻右睇仁智所居故碩德名僧振錫雲萃調心七覺詆訶五塵郁列戒香浴滋定水至於熏鑪夜爇法鼓旦聞予則跕躧摳衣躬行頂禮詢道哲人欽和至教每聞此河紛梗彼岸永寂熙熙然若登春臺而出宇宙唯善是樂豈伊徒言寺東南有道觀亭亭崖側下望雲雨蔥樓菌樹隱映林篁飛觀列軒玲瓏煙霧日止却粒之氓歲集神仙之客餌星髓吸流霞將乃雲衣霓裳乘龍馭鶴觀下有石井甃時中凋雕琢刻削頗類人工躍流瀁瀉湃涌決咽電擊雷吼駭目驚魂寺觀之前皆植修竹檀欒蕭瑟被陵緣阜竹外則有良田區畛通接山泉膏液鬱潤肥腴鄉曰決漳莫之能擬致紅粟流溢鳧鴈充厭春鶩旨膳羞雜冬蕈味珍霜鷄殼巾取於丘嶺短褐出自中園蹇蔣適側於池湖菅蒯駢填於原隰養給之資生生所用無不阜實蕃廡雜充牣崖巘歲始年季農隙時閑濁醪初

釋醥清新熟則田家野老提壺共至班荊林下陳罇置酌酒酣耳熱屢舞諠呶晟論箱庾高談穀稼嘔噱謳歌舉杯相抗人生樂耳此歡豈訾若夫蠶而衣耕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食當肉無事爲貴不求於世不忤於物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蕩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警豈與嵇生齒劍楊子隆閣較其優劣者哉

與徐僕射領軍述役僧書　陳釋眞觀

泉亭光顯寺釋眞觀致書領軍檀越竊聞四依開士匡正法於將頹十地高人秉玄文於已絕能使崛山遺跡無虧宴坐之風祇樹餘苗得肆經行之道伏見今者皇華奉宣嚴憲糺是僧尼之類不書名籍之者並令捐茲淨戒就此黎民去彼伽藍歸其里閈旣普天之下莫匪王臣正當僶俛恭承鞠躬祗奉但愚情所謂竊或疑焉自佛法肇興千有餘載流傳此地數百年間濟濟僧徒一何爲盛雖復市朝亟改風化頻移慧炬常明戒香恒馥其爲福利難可勝言所現靈祥聞諸史傳至如浮圖和上曜彩鄴中高座法師流芳輦洛或復昆明池內識劫燒之餘灰長沙寺裏感碎身之遺陰道開入境仙人之星乃出法成去世紺

馬之瑞爰浮乃有青目赤髭黃脣白足連眉表稱大耳傳芳莫不定水淵澄義峯山聳汪汪道望類迦葉之高蹤肅肅威儀似頞鞞之清行頃年誂替乃日澆漓而正法洪基猶應未殄忽復違其本志奪彼前心莫不仰高殿而酸傷辭舊房而悽楚依依法座重反何期戀戀禪門再還無日乃非岐路而有分袂之悲雖異河梁遂結言離之痛若以不繼名籍為其深罪延茲咎累亦可哀矜夫出俗之人務應修道許其方外之禮不拘域中之節或有不貫名籍無關簿領並皆遊方採聽隨處利安望刹為居臨中乞飯或頭陀

林下或蘭若巖阿如此之流寧容繼屬若勝業不全清禁多毀宜應休道此事誠然而持犯難知聖凡相濫譬菴羅之果生熟難分雪山之藥眞僞難辨忽使崑峯之上玉石同焚大澤之中龍蛇等斃何期惜也吁可傷哉又其割愛辭親披緇翦髮既無僕使永絕妻孥或老病之年單貧之士皆憑子弟還相養衛如其一朝而散便盡夭溝渠遂有赴峻壑而投身縊長繩而殞命雖復汨羅之痛匹此猶輕荒谷之悲方斯未重且復奇才絕學並寄後生聽講誦經咸資晩秀所以須陀得戒猶是幼童身子揚名差非耆老如斯

之類若並翻緇恐此法門便無紹繼梵輪絕矣精舍空焉若八陣未休四郊多壘前房所寄後殿斯憑愚謂此人殆誠無用若必有拔距投石之能索鐵伸鉤之力則益從軍幕久預長驅儻復尚服緇衣猶居寺宇則是習勇心薄樂道情深若非衛玠之清羸便同孟昶之浮怯既不便弓馬徒勞行陣雖復身披甲冑還想法衣手執干戈猶疑錫杖必當遙聞戰鼓色變心驚遠望軍塵魂飛氣懾將恐有阻都護之威無益二師之勇若謂不輸王課靡助國儲所以普使收其賦斂但浮遊之屬萍迸蓬飛散誕之流且貧終窶鄉

里既無田宅京師又闕主人納屨則兩踵併穿斂襟則雙肘皆現覩董生之百結尚覺輕華見顏子之一簞更疑豐飽求朽壞以為藥寧識紫丸服糞掃而為衣豈逢黃絹貨財之禮此則無從懷璧之愆信哉應免若令其在道猶可分衛自資遂使還民便是糇粮莫寄伏惟皇朝御曆齊聖欽明繼踵軒犧比肩炎昊握鏡之風彌遠垂衣之化方深兼復梁棟三寶敷弘十善昔漢明靈感上夢金人晉武覆修纔招玉像用今方古彼有慚焉或深經是護等仙預大王寶塔斯成類無憂國主明揚仄陋信巢父之清虛徵聘漁畋

許嚴君之高尚愚謂經貢今者俛首僧尼若巳離法
衣無過道業或常居邸肆恒處田園並依民例宜從
策使如其禪誦知解蔬素清虛或宣唱有功梵聲可
録或繕修塔廟建造經書救濟在心聽習爲務乃至
羸老之屬貧病之流幸於編戶無所堪用並許停寺
仍上僧籍必望十城之寶或出荊山百步之中特逢
芳草於是寺斷流俗之僧衆無餔糟之客六時翹誦
常以國界爲心三業精修必用君王爲本豈不幽明
踊躍人鬼欣歡冥力護持善緣扶助然後二儀交泰
六氣調和征馬息鞍軍旗卷旆邊荒入附無待丹水

之師玉帛來朝還想稽山之集何期樂矣實可欣哉
儻復壇場不虞軍資有闕薄須費計伏聽徵求仰惟
領軍檀越外則採賾典墳內則鉤深經論才高帷幄
寄重鹽梅必願降意芻蕘留心正法微惠研詳薄垂
覩覽如其一毫可採深希曲爲矜論無使蘭艾同鋤
薰蕕俱翦庶得仙人苑裏更轉法輪長者園中還鋪
講席則匡維之德比恒岱以齊高擁護之功似滄溟
而共廣横此忤煩彌增悚惕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陳徐陵

竊聞出家閒曠猶若虛空在俗籠樊比於牢獄非但
經有明文亦自世間共見暨聞法師覆彼舟航翻返
緇衣之務此爲目下之英奇非久長之深計何以知
然從苦入樂未知樂中之樂從樂入苦方知苦中之
苦弟子素以法師雖無襲舊相知巳來亦復不疎夫
良藥必自無甘忠諫者決乎逆耳倚見其儕是以不
忍不言且三十年中造莫大之業如何一旦捨巳成
之功淑爲可惜敬度高懷未解深意將非帷帳之策
欲集劉侯形類卧龍擬求葛氏黃石兵法寧可再逢
三備茅廬無由兩遇封爵五等唯見不逢中閣外門
雖朱易白鳴笳鳳管非有或聞僻女歌姬空勞反戲

覓之者等若牛毛得之者譬猶牛角以此之外何所
窺覦法師今若退轉未必有一稱心交失現前十種
大利何者佛法不簡細流入者則尊歸依則貴上不
朝天子下不讓諸侯獨歎世間無爲自在其利一也
身無執作之勞口餐香積之飯心不妻妾之務身飾
芻摩之衣躬無踐境之憂夕不千里之苦俯仰優游
寧不樂哉其利二也躬無任重居必方城白壁朱門
理然致敬夜琴晝瑟是自娛懷甓筆暮詩論情頻足
其利三也假使棘生王路橋化長溝巷吏門兒何因
仰喚寸絹不輸官庫升米不進公倉庫部倉司豈須

求及其利四也門前擾擾我且安眠菴裏云云余無
驚色家休小大之調門停強弱之丁入出隨心往還
自在其利五也出家無當之僧猶勝在俗之士假使
心存殺戮手無斷命之愆客褁通情決勝灼然嬌俗
如斯煩垢萬倍勝於白衣一入愛河永沈無出其利
六也聽鐘聲而致敬尋香讃以生心朝覲尊儀暮披
實軸刹那之善遂此而生水滴微功漸盈大器未知
因緣果報善惡皎然就此而言其利難陳矣假使達
相白衣猶有埃塵之務縱令適寄彈指遠近低頭形
去心留身移意往間有者得如此貧苦者永無因近

在目前不言可見其利七也山間樹下故自難期枕
石漱流實爲希有猶斯之類不可思議如此者難逢
一心人怖過法師未能不學交習聽勝之因一旦退
心於理退矣其利八也開織成之帙見過去之因攜
琉璃之卷驗當來之果識因識果不以爲愆知福知
報何由作罪上無舟檝交見沒溺之悲下失浮囊則
有沈身之患其利九也曠濟羣品爲天人之師水陸
空行皆所尊貴言必闍黎和上書輒致敬和南遠近
嗟詠貴賤顒仰法師今必退轉立成可驗纔脫袈裟
逢人輒稱汝我始解偏袒姓名便亦可呼平交者故

自不論下劣者亦恐不讓薄言稱巳揖席懸異從來
小得自在便以君爲題封若不屈膝斂手自達無因
俯仰承迎未間合度如此尊尊何由可與其利十也
略言十事空失此機其間深道寧容具述仰度仁者
心居魔境爲魔所迷意附邪途受邪易性假使眉如
細柳何足關懷頰似紅桃詎能長久同衾分枕猶有
長信之悲坐臥忘時不免秋胡之怨洛川神女尚復
不惑東阿世上班姬何關君事夫心者面焉若論纏
綣則共氣共心一遇纏綿則連宵厭起法師未通返
照安悟實花未得他心那知彼意嗚呼桂樹遂爲豆

火所焚可惜明珠乃受於泥埋沒弟子今日積諸必
爲法師所哂世上白衣何嘗何限且一人退道而不
安危推此而言實成難解譬如瓦礫盈路人所不驚
片子黃金萬夫息步正言法師入道之功已備染俗
之法未加何異金擲赤銅銀換鉛錫可悲可惜猶可
優量能忍難忍方知其最願棄俗事務息塵勞正念
相應行志兩全籌加詳慮更可思惟悔之在前無勞
後恨如弟子算遠即十數年中決知惻惻近即三五
歲內空唱如何萬恨萬悲寧知遠及自誤自錯永棄
一生乃知斷絃可續情去難留或若火裏生花可稱

希有迷人知返去道不遥幸速推排急登正路法師
非是無智遂為愚者所迷類似阿難便為魔之所嬈
猶須承三寶之力制彼羣凶竪般若之幢天魔自款
若此言旨當即便冀棄翳莫若不會高懷幸停深怪
耳

諫周太祖沙汰僧表　周釋曇積

僧曇積白皇帝大檀越德握乾坤心懸日月照燭無
私之道卷舒不測之化能威臨皁白悲及僧尼控引
玄綱示之出路欲使清升練行顯迹於明時寡德沙
門恥還於素俗爰降明詔責其試藝頒下諸州問其
課業竊惟入道多端諒非一揆依相驗人有五理不
足何者或有僧尼生年在寺節儉自居願行要心不
犯諸禁燒香旋塔頂禮殷勤合掌低頭忘寢以食但
受性愚鈍於讀誦無緣習學至苦而不得下字今量
所告意須文誦聽者為是重審試僧不退實行為是
正意偏望取其明快且實而不聽行之本也聽而不
實智之相也若用為有業是不求備於一人若實為
非僧便責知於滿足大覺智慧不可思議諸所為法
天人頂受況在凡夫輙思改易羣聖自言種種神變
於斯大法不能加減大人出世識本知機巧妙多方

化人以漸衆生根行各各不同今聖說經互差不一
內外相通亦無乖異又如孔子領徒三千達者七十
有二升堂入室莫過數人自餘已外豈容斥逐今州
郡縣各有學生德及顏回詎幾人也可以不及顏回
廢郡不立可以無德碩僧並令還俗不及顏回者猶
勝於野人無德碩僧者猶勝於外道伏此二途不足
一也或有專歸樹下擎錫持盂望中而餐正命自活
名聞頻捨利養無心理觀除煩遂闕文誦論其入
道則內業有餘究其文解則相功不足何必聚衆京
華悉是德僧孤拔林野咸非行士故果有生熟不可
以色相而唉人有出沒不可以形名而取敢自三思
不足二也或有營經造像厲力積年修補伽藍憂勤
累歲捨身濟物不以寒苦經心施藥與人不以飢貧
易志但無聽力日誦不過一言旦夕栖栖日讀不盈
數紙准其迴向則善不空施徵其發趣則佛之真子
今無辜退俗是枉濫行人直性頓非不足三也佛說
僧是福田理難損抑雖可年末形凡而法服尊重豈
容朝施暮奪自加薦毀愛惡無常豈責其得失於一
人之上置不恒之式於十二沖典恐不合聖心甚乖
大趣上損慈悲下虧正化唯畏後世相傳受誣僧之

謗不足四也今大周大國僧尼未幾寺舍列然有盈萬數只應招延二部溢滿其間動梵鳴鐘爲國行道方便窮其長短曲覓愆非黜放還民使棟梁空曠若他方異國遠近聞知疑謂求兵於僧衆之間取地於塔廟之下深誠可怪但頑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給民豈能富國深不頻除性由漸顯一切衆生具諸煩惱若頓遣圓修是滅佛法匪直損身魔必得便何者一向純善精加供養一向純惡退令還俗此言所見深滅三寶若麤細等看魔難得便何者純善退麤成細麤細之人猶生物善經文道理莫問麤細之行唯

不還俗終成佛子進退三思不足五也貧道餘年賤質寄命關右欽化承恩得存道業是以呻吟策杖送此丹誠忏忤之愆伏增戰越敬白

貽仙城慧命禪師書　晉戴逵

竊以渭清涇濁共混潮宗之源松長箭短同秉堅貞之質幸賴含靈五常理宜範圍三教是以闕里儒童闡禮經於洙濟苦縣迦葉還妙道於流沙雖牢籠二儀蓋限茲一世豈如與正法於鹿苑蕩妄想於鷲山半滿既陳權實斯顯誠教有淺深人無內外禪師德聲遠震行高物表攝受四依因牧羊而成誦負笈千

里歷龍宮而包括故能內貫九部總雪山之秘藏外該七略備璧水之典墳支遁天台之銘竺眞羅浮之記曇斌七嶺汰詠三河寶師妙折莊生璩公著論爰集若吞雲夢如指諸掌加以妙持淨戒如護明珠善執律儀譬臨懸鏡摩羅云之密行踵賓頭之福田撫把定水使登覺觀高陰禪枝將逾喜捨是以不遠蕭湘來儀沔陸植杖龍泉仍爲精舍迴車馬谷卽創伽藍盤嶺安龕詎假聚沙成塔因山構苑無勞布金買地開士雲會衲似華陰法侶朋衝衆齊稷下禪室晨興時芳杜若支提暮啓暫入桃源香山梵響將阮嘯

而相發日殿妙音與孫琴而齊韻紫蓋貞松仍麾上辯洪崖神井卽瑩高心故以才堪買山德遒同輦宗峯景行牆仞懸絕弟子業風鼓慮欲海沈形泊渚宮淪覆將歷二紀晝倦坐馳夜悲悟夢未能忘懷彼我歸軫一乘遣蕩曾襟朗開三達既念鼠藤彌傷鳥繫昔在志學家傳賜書五禮優柔三玄饜飫頗絕韋編構述餘緒爰登弱冠搘摭百家及乎從仕留連文翰雖未能探龍門而梯會稽賦鸚鵡而詠鵷鶵若求其一介亦髣髴古人但深悟聚泡情悲交臂常欲蟬蛻俗解貪味眞如一日郞城訊修隗館屈膝情欣係轂

邇同進履未盡開襟遽嗟飄忽尋望拂衣世經脫屣牽絲滄浪濯纓漢陰抱甕行登九轉用遣幽憂漸悟三空將登苦忍仙梁觀玉不廢從師深澗折桃無妨請益所希彌天勝氣乍酬鑿齒鴈門高論時答嘉賓冬暖如春願珍清軌室邇人遐彌軫襟帶餘辭殘簡望回金玉

酬戴先生書　釋慧命

夫一眞常湛微妙於是同玄萬聖乘機違順以之殊迹是以西關明道東野談仁雕朴改工有無異軫今若括此二門原茲兩教豈不歸宗三轉會入五乘藉

淺之深資權顯實斯若池分四水始則殊名海控八河終無別味檀越幼挺奇才夙懷茂緒華辭卓世雅致參玄智涉五明學兼三教益矣能志蹈顏生之逸軌損之為道慕李氏之玄蹤雖復六經該廣百家繁富聖賢異派儒墨分流或事曠而文殷或言高而旨遠莫不納如瓶受說似河傾明鏡匪疲洪鍾任扣子建挹似奇文長卿愿其高趣故雖秦楚分墟周梁改俗白冒青蓋龜玉之價弗踰栖鳳臥龍魚水之交莫異加以識鑒若空志排塵俗形雖廊廟器乃江湖是以屬歎牽絲與言世經辭同應陸調合張嚴嗟朱火之遼傳聆清波之速逝方應濯足從道洗耳辭榮九轉究虛四禪排疾然後尋八正以味一眞解十纏而遣三患斯之德也寧不至哉貧道識鏡難清心塵易雜定慚華水戒非草繫才侔撤燭學謝傳燈內有愧於德充外無狎於人世是以淹滯一丘寓形蓬柳端居千仞託志筠松測四序於風霜候三旬於朓朒至適夜聞山鳥仍代九成晝視遊魚聊追二子蓽戶弊衿在原非病朱門結駟於我如雲所歎藤鼠易侵樹猴難靜勞想驚頭倦思雞足至於林凋秋葉曾無獨覺之明谷響春鶯終切寡聞之歎忽承來問曲見光

譽幽氣若蘭清音如玉誠復溢目致歡而實撫膺多愧雖識謝天池未辨北溟之說而事同泥井慚聞東海之談所冀伊人於焉加我黃石匪遙結期明旦白駒可縶用永終朝善敬清猷特因素札言不洗意報此何伸（時或以逵即晉朝譙國戴逵今考撰行事非也晉書云太元十二年徵隱士戴逵不久尋卒至梁大通三年一百四十三載命公方生詎不相見又非北齊明矣）

弔延法師亾書　隋薛道衡

八月二十三日薛道衡和南俗界無常延法師遷化情深悲怛不能已已唯哀慕摧割當不可任法師弱齡捨俗高蹈塵表志度恢弘理識精悟靈臺神宇可

仰而不可窺智海法源可涉而不可測同夫明鏡屢照不疲譬彼洪鍾有來斯應往逢道喪玄維落紐栖志幽巖確乎不拔高位厚禮不能迴其慮嚴威峻法未足懼其心經行宴坐夷險莫二戒德律儀始終如一聖皇啓運像法重興卓爾緇林鬱爲稱首屈宸極之重伸師資之義三寶由其弘護二諦藉以宣揚信足以追蹤澄什超邁安遠而法柱忽傾仁舟遽沒匪直悲纏四部固亦酸感一人師杖錫挈瓶夙承訓導升堂入室具體而微在三之情理百恒慟往矣奈何無常奈何疾殞不獲展慰但深悲結謹白書悽愴不次弟子薛道衡和南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音釋 廣第二十四

殲子廉切滅也 腆他殄切厚也多也 剠渠京切 鎬胡道切地名 襚徐醉切贈送衣 嗤赤脂切笑也 懁[illegible] 斵[illegible] 彯撫招切 鬻余六切賣也 掎居綺切偏引也 槩[illegible] 僛僊[illegible] 緶[illegible] 痏[illegible] 坱烏黨切 嗀苦豆切歐出也 鼠[illegible] 護胡故切救也 閘乙甲切 閜呼雅切 庨許交切 郛芳無切郭也 薺[illegible] 蠹都計切[illegible] 苯蓴[illegible]草木叢生貌 蚿胡田切 捂五胡切 跕躧跕都牒切[illegible] 吟[illegible] 萉[illegible]以手[illegible]也 嗢噱嗢乙骨切[illegible]笑不止貌 蒯苦怪切草名 隰似入切下濕曰隰 縊於計切[illegible] 蠐[illegible] 旆[illegible]旗曰旆 瞥[illegible]暫見也 啖徒濫切食也 笈極曄切書箱 鄖王分切國名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唐 釋道宣 撰

福田論

隋煬帝大業三年新下律令格式令云諸僧道士等有所啓請者並先須致敬然後陳理雖有此令僧竟不行時沙門釋彥琮不忍其事乃著福田論以抗之意在諷刺言之者無罪聞之者以自誡也帝後朝見諸少門並無致敬者大業五年至西京郊南大張文物兩宗朝見僧等依舊不拜下勅曰條令久行僧等何爲不致敬時明贍法師對曰陛下弘護三寶當順佛言經中不令拜俗所以不敢違敕又勅曰若不拜敬宋武時何以致敬對曰宋武虐君偏政不敬交有誅戮陛下異此無得下拜勅曰但拜僧等峙然如是數四令拜僧曰陛下必令僧拜當脫法服著俗衣此拜不晚帝黙然無何而止明日設大齋法就都不述之後語蕭公曰朕謂僧中無人昨南郊對答亦有人矣爾後至終畢無拜者其黃巾士女初聞令拜合一李衆連拜不已帝亦不齒問之

釋彥琮

論曰昔在東晉太尉桓玄議令沙門敬於王者廬山遠法師高名碩德傷智幢之欲折悼戒寶之將沈乃作沙門不敬王者論設敬之儀當時遂寢然以緝詞隱密援例杳深後學披覽難見文意聊因暇日輒復申敘更號福田論云忽有嘉客來自遠方造附桓氏重述前議王人正念久之抗聲應曰客似未聞福田之要吾今相爲論之夫云福田者何耶三寶之謂也功成妙智道登圓覺者佛也玄理幽寂正教精誠者法也禁戒守真威儀出俗者僧也皆是四生導首六趣舟航高拔天人重踰金石聲卑珍寶劣相擬議佛以法主標宗法以佛師居本僧爲弟子崇斯佛法可謂尊卑同位本末共門語事三種論體一致處五十之載弘八萬之典所說指歸唯此至極寂聲滅影盡雙林之運刻檀書葉留一化之軌聖賢間起門學相承和合爲羣住持是寄金人照於漢殿像法通於洛浦並宗先覺俱禀舊章圖方外而發心棄世間而立德官榮無以動其志親屬莫能累其情衣則截於壞色髮則落於毀容不戴冠而作儀豈束帶而爲飾上

天之帝猶恒設禮下土之王固常致敬有經有律斯法未殊若古若今其道無滯推帝王之重亞神祇之大入荒欽德四海歸仁僧尼朝拜非所聞也如懷異旨請陳雅見客曰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老子云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竊以莫非王土建之以國莫非王臣繫之以主則天法地覆載兆民方春比夏生長萬物照之以日月之光潤之以雲雨之氣六合則咸宗如海百姓則共仰如辰戎夷革面馬牛迴首蛇尚荷於隋侯魚猶感於漢帝豈有免其編戶假其法門忘度脫之寬仁遺供養之弘造

高大自許卑恭頓𣩵譬諸禽獸將何別乎必能駕御
神通得成聖果道被天下理在言外然今空事剃除
尚增三毒虛改服飾猶染六塵戒忍弗修定智無取
有乖明誨不異凡俗詎應恃宣讀之勞而抗禮萬乘
藉形容之別而闕敬一人昔比丘接足於居士菩薩
稽首於慢衆斯文復彰厥趣安在如以權道難沿佛
性可尊況是君臨寰非神降伯陽開萬齡之範仲尼
數百王之則至於謁拜必遵朝典獨有沙門敢爲陵
慢此而可忍孰可容乎弊風難革惡流易久不遇明
皇誰能刊正忽起非常之變易招無信之譏至言有

憑幸垂詳覽主曰吾所立者內也子所難者外也內
則通於法理外則局於人事相望懸絕詎可同年斯
謂學而未該聞而不洽子之所惑吾當爲辨試舉其
要總有七條無德不報一也無善不攝二也方便無
礙三也寂滅無榮四也儀不可越五也服不可亂六
也因不可怠七也初之四條對酬難意後之三條引
出成式吾聞天不言而四時行焉王不言而萬國治
焉帝有何力民無能名成而不居爲而不恃斯乃先
王之盡善大人之至德同霑庶類齊預率賓幸殊草
木差非蟲鳥戴圓履方俯仰懷惠食粟飲水飽滿衢

澤既能矜許出家慈聽入道斷麤業於已往祈妙果
於將來既蒙重惠還思厚答方憑萬善之益豈在一
身之敬追以善答攝報乃深徵以身敬收利蓋淺良
由僧失正儀俗滅餘慶僧不拜俗佛已明言若知可
信理當遵立知謂難依事應除廢何容崇之欲求其
福卑之復責其禮即令從禮便同其俗猶云請福未
見其潤此則存而似棄僧而類民非白非黑無所名
也竊見郊禋總祭唯存仰福爲尊僧尚鄙斯不恭如
何令僧拜俗天地可反斯儀罕乖後更爲敘是謂無
德不報者也法既漸衰人亦稍末罕有其聖誠如所

言雖處凡流仍持忍鎧縱虧戒學尚談智典如塔之
貴似佛之尊歸之則善生毀之則罪積猛以始發剃
髮難而能捨弘願終期成覺迴而能趣斯故剃髮之
辰天魔遙懾染衣之日帝釋遙懽妓女聊被無漏遂
滿醉人暫薙有緣即結龍子賴而息驚象王見而止
怖威靈斯在儀服是同幼未受具對揚佛旨小不可
輕光揚僧力波離既度釋子服心尼陀亦歸匿王屈
意乃至若老若少可師者法無賤無豪所存者道然
後賢愚之際默語之間生熟相似去取非易肉眼分
別恐不逢實信心平等或其值眞纔滿四人即成一

衆僧既弘納佛亦通在食看沸水之異方遣施僧衣
見織金之奇乃令奉衆僧之威德不亦大矣足可以
號良福田之最爲聖教之宗是謂第二無善不攝者
也若論淨名之功早升雲地臥疾之意本超世境久
行神足咸歎辯才新學頂禮誠謝法施事是權宜式
非常准謂時暫變其例乃多則有空藏弗恭如來無
責沙彌大願和尚推先一往直觀悉可驚怪再詳典
釋莫匪通塗不輕大士獨興高跡警彼上慢之流設
茲下心之拜偏行一道直用至誠既非三慧詎是恒
式因機作法足爲希有假弘教化難著律儀大聖發

二智之明制五篇之約廢其爵齒存其戒夏始終通
訓利鈍齊仰耆幼有序先後無雜未以一出別業而
令七衆普行不然之理分明可見昔妻死歌而鼓盆
子葬贏而覩土此亦匹夫之節豈槩明王之制乎況
覺典沖邃聖言幽密局執一邊殊乖四辯是謂第三
方便無礙者也且復周之柱史久掌王役魯之司寇
已居國宰宗歸道德始曰無名訓在詩書終云不作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鞠躬恭敬非此而誰巢許之風
望古仍邁夷齊之操擬今尚迥焉似高攀十力遠度
四流厭斯有爲之苦欣彼無餘之滅不繫慮於公庭

未流情於王事自然解脫固異儒者之儔矣是謂第
四寂滅無榮者也至如祭祀鬼神望秩川嶽國容盛
典書契美談神輩爲王所敬僧猶莫致於禮僧衆爲
神所禮王寧反受其敬上下參差翻違正法衣裳顛
倒何足相方令神擁護今來在僧祈請之至會開呪
力竟無拜理是謂第五儀不可越者也本皇王之奮
起必眞人之託生上德雖秘於淨心外像仍標於俗
相是以道彰緇服則情勤宜猛業隱玄門則形恭應
絕求之故實備有前聞國主頻婆父王淨飯昔之斯
等咸已克聖尊修信順每事歸依縱見凡僧還想崇

佛不以跪親爲孝詎非不孝之罪不以拜君爲敬豈
是不敬之愆所法自殊所法已別體無混雜制從於
此是謂第六服不可亂者也謹案多羅妙典釋迦眞
說乃云居剎利而稱尊籍般若而爲護四信不壞十
善無虧奉佛事僧積功累德然後日精月像之降赤
光白氣之感金輪既轉珠寶復懸應天順民御圖握
鏡始開五常之術終弘八正之道亦宜覆觀宿命追
憶往因敬佛教而崇僧寶益戒香而增慧力自可天
基轉高比梵宮之遠大聖壽恒固同劫石之長久然
則雷霆勢極龍虎威隆慶必賴兼其使怒及出言布

令風行草偃既抑僧體誰敢鴟張但恐有損其功無資盛業竭誠盡命如斯而已是謂第七因不可忘者也上已略引吾意粗除子惑欲得博聞宜尋大部客曰主人向之所引理例頗繁僕雖庸闇頗亦承覽文總幽明辨包內外所論祭典尚有迷惑周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竊以昧隱神路隔絕人境欲行祠法要藉禮官本置太常專同太祝縱知鬼事終入臣伍真佛已潛聖僧又滅仰信冥道全涉幽神季葉凡夫薄言迴向其規關逸相學剃髮職掌禮會所以加其法衣主守塔坊所以蠲其俗役纔觸

王綱即墜民賞既同典祀詎合稱寶朝敬天子周是但儀苦執强梁定非通識宋氏舊制其風不遠唯應相襲更欲何辭主人曰客知其一未曉其二請聽嘉言少除異想吾聞鬼者歸也死之所入神者靈也形之所宗鬼劣於人唯止惡道神勝於色普該情趣心有靈智稱之曰神隱而難知謂之不測詮其體用或動或靜品其性欲有陰有陽周易之旨蓋此之故殊塗顯於一氣誠言闡於六識設教之漸斷可知焉鬼報冥通潛來密去標以神號特用茲耳嘗試言之受父母之遺稟乾坤之分可以存乎氣可以立乎形至

若已之神道必是我之心業未曾感之於乾坤得之於父母識含胎藏彌亘虛空意帶熏種瀰盈世界去而復生如火焰之連出來而更逝若水波之續轉根之莫見其始究之豈覩其終濁之則爲凡澄之則爲聖神道細幽理固難詳矣神之最高謂之大覺思議所不得名相孰能窮眞身本無遷謝生盲自不瞻睹託想追於舊蹤傾心歸於遺法若欲荷傳持之任啓要妙之門損此僧徒膺茲佛付假慈雲爲內影憑帝威爲外力玄風遠及至於是乎敦通三世衆別四部二從於道一守於俗從道則服像尊儀守俗則務典

供事像尊謂比丘比丘尼也典供謂優婆塞優婆夷也所像者尊則未參神位所典者供則下預臣頒原典供之人同主祭之役吾非當職子何錯引由子切言發吾深趣理既明矣勿復惑諸在宋之初暫行此抑彼亦毎眞不煩涉論邊鄙風俗未見其美忽遣同之可怪之極客曰有旨哉斯論也蒙告善道請從退歸

敘高祖皇帝問出家損益詔表

皇唐啓運諸教並興然於佛法彌隆信重捨京舊第置興聖寺自餘會昌勝業慈悲證果集仙等寺架築

相尋至於道觀無聞於俗武德四年有太史令傅奕者先是黃巾深忌緇服既見國家別敬彌用疚心乃上廢佛法事十有一條云佛經誕妄言妖事隱損國破家未聞益世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則家國昌大李孔之教行焉武皇容其小辯朝輔任其放言乃下詔問僧曰棄父母之鬚髮去君臣之服章利在何間之中益在何情之外損益二宜請動妙釋有濟法寺沙門襄陽釋法琳憤激傅詞側聽機候承有斯問即陳對曰琳聞至道絕言豈九流能辨法身無象非十翼所詮但四趣茫茫飄淪欲海三界蠢蠢顛墜邪山至人所以降靈大聖爲之興世遂開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路於是天竺王種辭恩愛而出家東夏貴遊厭榮華而入道誓出二種生死志求一妙涅槃弘善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利益也毀形以成其志故棄鬚髮毀容變俗以會其道故去君臣華服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福霑幽顯豈拘小違上智之人依佛語故爲益下凡之類虧聖教故爲損徵惡則濫者自新進善則通人感化此其大略也

出沙汰佛道詔　　唐高祖

門下釋迦闡教清淨爲先遠離塵垢斷除貪欲所以弘宣勝業修殖善根開導愚迷津梁品庶是以敷演經教檢約學徒調伏身心捨諸染著衣服飲食咸資四輩自正覺遷謝像法流行末代陵遲漸以虧濫乃有猥賤之侶規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爲剃落託號出家嗜欲無厭營求不息出入閭里周旋闤闠驅策畜產聚積貨財耕織爲生估販成業事同編戶迹等齊人進違戒律之文退無禮典之訓至乃親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訛交通豪猾每罹憲網自陷重刑黷亂眞如傾毀妙法譬茲稂莠有穢嘉苗類彼淤泥混夫清水又伽藍之地本曰淨居栖心之所理尚幽寂近代已來多立寺舍不求閑曠之境唯趣喧雜之方繕築崎嶇甍宇舛錯招來隱匿誘納姦邪或有接近鄽邸鄰迫屠酤埃塵滿室羶腥盈道徒長輕慢之心有虧崇敬之義且夫老氏垂化本貴沖虛養志無爲遺情物外全眞守一是謂玄門驅馳世務尤乖宗旨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深思利益情在護持欲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從沙汰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練行

遵戒律者並令就大寺觀居住官給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進戒行有闕者不堪供養並令罷道各還桑梓所司明為條式務依法教違制之事悉宜停斷

敘太宗皇帝令道士在僧前詔表

貞觀十一年駕巡洛邑黃巾先有與僧論者聞之於上上乃下詔云老君垂範義在清虛釋迦貽則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求其宗也弘益之風齊致然大道之興肇於邃古源出無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邁兩儀而運行包萬物而亭育故能經邦致治反樸還淳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域逮於後漢方

被中土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洎於近世崇信滋深人冀當年之福家懼來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玄宗而大笑好異者望真諦而爭歸始波涌於閭里終風靡於朝庭遂使殊俗之典鬱為眾妙之先諸華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遯忘返于茲累代今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為之功宜有解張闡茲玄化自今已後齋供行立至於稱謂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反本之俗暢於九有貽諸萬葉時京邑僧徒各陳極諫有司不納沙門智實後生俊穎內外兼明攜諸夙老隨駕陳表乃至關口其

表略云僧某等言某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貌同蒲柳方值聖明之君竊聞父有諍子君有諍臣某等雖預出家仍在臣子之例有犯無隱敢不陳之伏見詔書國家本系出自柱下尊祖之風形于前典頒告天下無得而稱令道士等在僧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拒詔尋老君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亦無改異不立觀寺不領門人處柱下以全真隱龍德而養性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見之謂之愚非魯司寇莫之能識今之道士不遵其法所著冠服並是黃巾之餘本非老君之裔行三張之穢術棄五千之妙門反同張

禹漫行章句從漢魏已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託老君之後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之上誠恐真偽同流有損國化如不陳奏何以表臣子之情謹錄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如別所陳伏願天慈曲垂聽覽

制沙門等致拜君親勅　唐高宗

勅旨君親之義在三之訓為重愛敬之道凡百之行攸先然釋老二門雖理絕常境恭孝之躅事叶儒津遂於尊極之地不行跪拜之禮因循自久迄乎茲辰宋朝暫革此風少選還遵舊貫朕稟天經以揚孝資

地義而宣禮奬以名教被茲眞俗而瀨鄉之基克成天構連河之化付以國王裁制之由諒歸斯矣今欲令道士女冠僧尼於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或恐爽其恒情宜付有司詳議奏聞龍朔二年四月十五日光祿大夫右相太子賓客上柱國高陽郡開國公臣許敬宗宣

上高宗皇帝沙門不合拜俗表　釋威秀等

伏奉明詔令僧拜跪君父義當依行理無抗旨但以儒釋明教咸陳正諫之文列化恢張俱進賢尭之道僧等荷國重恩開以方外之禮安居率土得弘出俗

之心所以自古帝王齊遵其度敬其變俗之儀全其抗禮之迹遂使經教斯廣代代漸多宗匠攸遠時時間發自漢及隋行人重阻靈鷲之風猶鬱仙苑之化尚疎未若皇運肇興提封海外五竺與五嶽同鎭神州將大夏齊文皇華之命載隆輶軒之塗接軫莫不欽斯聖迹興樹遺蹤固得梵侶來儀相從不絕今若返拜君父乖異羣經便詒驚俗之譽或陳輕毀之望昔晉成幼沖庾氷矯詔桓楚飾詐王謐抗言及宋武晩年將隆虐政制僧拜主尋還停息良由事非經國之典理越天常之儀雖曰流言終纒顯議況乃夏勃

勃拜納上天之怒魏燾行誅肆下厲之責斯途久列備舉見聞僧等奉佩惶惶投庇失厝恐絲綸一發萬國通行必使寰海望風方弘失禮之譽悠哉後代或接効尤之傳伏惟陛下中興三寶慈攝四生親承付囑之旨用勵學徒之寄僧等內遵正教固絕跪拜之容外奉明詔令從儒禮之敬俯仰惟谷慙懼實深如不陳請有乖臣子之喻或掩佛化便陷謟君之罪謹列衆經不拜俗文輕用上簡伏願天慈賜垂照覽則朝議斯穆終遵遂於晉臣委略常談畢歸度於齊后塵黷威嚴惟深戰戢謹言龍朔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上尋京邑僧等二百餘人往蓬萊宮伸表上請右相云勅令詳議拜不拜未定可待後集僧等乃退於是大集西明寺相與謀議共陳啓狀聞諸貴宰云

上雍州牧沛王論沙門不應拜俗啓　釋道宣等

自金河徙轍玉關揚化歷經英聖載隆良輔莫不拜首請道歸向知津故得列刹相望仁祠棊布天人仰福田之路幽明懷正道之儀淸信之士林蒸高尚之賓雲結是使教分三法垂萬載之羽儀位開四部布五乘之淸範頃以法海宏曠類聚難分過犯滋彰有塵御覽下非常之詔令拜君親垂惻隱之懷顯疎朝

議僧等荷斯明命感悼涕零良由行缺光時遂令上露憂被且自法教東漸亟涉窊隆三被屏除五遭拜伏俱非休明之代並是暴虐之君故使布令非經國之謨非常致良史之誚事理難返還襲舊津伏惟大王統維京甸攝御機衡道俗來蘇繁務俶靜今法門擁閉聲教莫傳據此靜障拔難之秋拯溺扶危之日僧等叫閽難及徒鶴望於九重天階罕登終栖遑於百慮所以干冒陳款披露冀得俯被鴻私載垂提洽是則遵崇付囑清風被於九垓正像更興景福光於四海不任窮塞之甚具以啓聞塵穢之深唯知慚惕

謹啓龍朔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上榮國夫人楊氏沙門不合拜俗啓夫人帝后之母也敬崇正化大建福門造像書經架藥相續入出宮禁榮問莫加僧等詣門致書云爾

自三寶東漸六百餘年四俗立歸戒之因五衆開福田之務百王承至道之化萬載扇唯聖之風故得策海知歸生靈迴向然以慧日既隱千載有餘正行難登嚴科易犯遂有稊稗涉青田之穢少壯懷白首之徵備列前經聞于視聽且聖人在隱凡僧程器後代住持非斯誰顯故金石泥素表真像之容法衣剃髮擬全僧之相依而信毀因果兩分背此繕修俱非正道又僧之真偽生熟難知行德淺深愚智齊惑故經陳通供如海之無窮律制別科若山涯之有際宗途既列名教是依設出俗之威儀登趣真之圓德故使天龍致敬幽顯歸　心弘護在懷流功不絕比以時經濁染人涉凋訛竊服飾詐之徒叨倖憑虛之侶行無動於塵俗道有騁於憲章上聞御覽布君親之拜乃迴天聽垂朝議之勑僧等內省慚懼如灼如焚相顧失守莫知投厝仰惟佛教通囑四部幽明敢懷竊議夫人當斯遺寄況復體茲正善宗建爲心垂範宮闈感明道俗今三寶淪溺成濟在緣輒用諮陳希垂救

濟如蒙拯拔依舊住持則付囑是歸弘護斯在輕以聞簡追深悚息謹啓龍朔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簡諸宰輔敘佛教隆替狀

列子云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反山川移城邑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敬之若聖此則佛化之初及也朱仕行釋道安經錄云秦始皇時西域沙門十八人來化始皇始皇弗從禁之夜有金剛丈六人破獄出之始皇稽首謝焉漢書云武帝元狩中開西域獲金人率長丈餘列之甘泉宮帝以爲大神燒香禮拜後遣張騫往大夏尋之云有身毒國即天竺也彼謂

浮圖即佛陀也此初知佛名相云成帝都水使者劉
向云向檢藏書往往見有佛經此即周秦已行始皇
焚之不盡哀帝元壽中使景憲往大月氏國因誦浮
圖經還于時漢境稍行齋戒據此曾聞佛法中途潛
隱重此中興後漢明帝永平中上夢金人飛行殿前
乃使秦景等往西域尋佛法遂獲三寶東傳洛陽畫
釋迦立像是佛寶也翻四十二章經是法寶也迦竺
來儀是僧寶也立寺於洛城西門度人開化自近之
遠展轉住持終於漢祚魏氏一代五主四十五年隆
敬漸深不聞拜毀吳氏江表四主五十九年孫權創

開佛法感瑞立寺名為建初其後孫皓虐政將事除
屏諸臣諫之乃止召僧而受五戒蜀中二主四十三
年于時軍國謀猷佛教無聞信毀晉司馬氏東西立
政一十二主一百五十六年中朝四帝崇信之極不
聞異議唯東晉成帝咸康六年丞相王導太尉庾亮
薨後庾冰輔政帝在幼沖為帝出詔令僧致拜時尚
書令何充尚書謝廣等建議不合拜往反三議當時
遂寢爾後六十二年安帝元初中太尉桓玄以震主
之威下書令拜尚書令桓謙中書王謐等抗諫曰今
沙門雖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為禮迹充率土而趣超

方內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如育王等禮比丘之事也）良以道
在則貴不以人為輕重（如魏文之軾干木漢光之遇子陵等）尋大法東
流為日諒久雖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
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時害於隆平者乎
玄又致書廬山遠法師序老子均王侯於三大遠答
以方外之儀不隸諸華之禮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
五篇其事由息及安帝返政還崇信奉終於恭帝有
宋劉氏八君五紀雖孝武大明六年暫制拜君尋依
先政齊梁陳氏三代一百一十餘年隆敬盡一信重
逾深中原魏氏十有餘君一百五十五年佛法大行

備見魏收良史唯太武眞君七年聽讒滅法經於五
載感癘而崩還興佛法終於靜帝自晉失御中原江
表稱帝國分十六（謂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也）斯諸偽政信法不
虧唯赫連勃勃據有夏州兇暴無厭以殺為樂佩像
背上令僧禮之後為震死尋為北代所吞妻子刑剝
具如蕭子顯齊書高齊在鄴六帝二十八年信重逾
前國無兩事宇文周氏五帝二十五年初武帝信重
佛法後納張賓之議便受道法將除佛教有安法師
著二教論以抗之論云九流之教教止其身名為外
教三乘之教教靜其心或名為內教老非教主易謙

所攝帝聞之存廢理乖遂雙除屏不盈五載身殁政移隋氏承運二帝三十七年文帝崇信載興佛法海內置塔百有餘州皆發休瑞具如圖傳煬帝嗣籙改革前朝雖令致敬僧竟不屈自大化東漸六百餘年三被誅除五令致拜既乖經國之典又非休明之政剗䂍之虐被於亂朝抑挫之儀揚於絕代故使事理乖常尋依舊轍良以三寶為歸戒之宗五衆居福田之位雖信毀交貿殃咎推移斯自人有汚隆據道曾無興廢所以千餘大聖出賢劫之大期壽六萬年住釋門之正法況乃十六尊者行化於三洲九億應供

護持於四部揀斯以述曆數未終焉得情斷同符儒典且易之蠱爻不事王矦禮之儒行不臣天子在俗四位尚有不屈之人況棄俗從道而便責同臣子之禮又昊天上帝嶽瀆靈祇君人之主莫不祭饗而下拜今僧受佛戒形具佛儀天龍八部奉其道而仰其容莫不拜伏於僧者故得冥祐顯徵祥瑞雜沓聞之前傳豈復同符老氏均王侯於三大者哉故沙門之宅生也財色弗顧榮祿弗縻觀時俗若浮雲達形命如陽燄是故號為出家人也故出家不存在家之禮出俗無霑處俗之儀其道顯然百代不易之令典者也其流極廣故略述之

列佛經論明沙門不應敬俗

梵網經下卷云出家人法不禮拜國王父母六親亦不敬事鬼神涅槃經第六卷云出家人不禮敬在家人四分律云佛令諸比丘長幼相次禮拜不應禮拜一切白衣佛本行經第五十三卷云輸頭檀王與諸眷屬百官次第禮佛已佛言王今可禮優波離等諸比丘王聞佛教即從座起頂禮五百比丘新出家者次第而禮薩遮尼乾經云若謗聲聞辟支佛法及大乘法毀呰留難者犯根本罪（今僧依大小乘經不拜君親是奉佛教今乃令

違佛教拜跪俗人即不信佛語犯根本罪）又謗無善惡業報不畏後代自作教人堅住不捨是名根本重罪大王若犯此罪不自悔者燒滅善根受無間苦以王行此不善重業故梵行羅漢諸仙聖人出國而去諸天悲泣諸善鬼神不護其國大臣輔相諍競相害四方賊起天王不下龍王隱伏水旱不調飢饉無數時人不知是過而怨諸天訴諸鬼神是故行法行王為救此苦不行此過廣如經說更有諸論文多不載

白朝宰羣公沙門不應拜俗啟

君父事理深遠非淺情能測夫以出處之迹列聖齊

規眞俗之科百王同軌千木在魏高枕而諸文侯子陵居漢長揖而尊光武彼稱小道尚懷高蹈之門豈此沙門不秉開放之美但以三寶觸位用敷歸敬之儀五衆陳誠載啓福田之道今削同儒禮則佛非出俗之人下拜君父則僧非可敬之色是則三寶通廢歸戒絕於人倫儒道是師孔經尊於釋典往昔晉宋備有前規八座詳議足為龜鏡僧等荷國重寄開放出家奉法行道仰承聖則忽令致拜有累深經俯仰栖遑罔知投庇謹列內經及以故事具舉如前用簡朝議請垂詳採敬白

敘朝宰會議沙門致拜君親事九首 并序

龍朔二年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官僚九品已上并州縣官等千有餘人總坐中臺都堂將議其事時京邑西明寺沙門道宣大莊嚴寺沙門威秀大慈恩寺沙門靈會弘福寺沙門會隱等三百餘人并將經文及以前狀陳其故事以伸厥理時司禮太常伯隴西郡王博乂謂諸沙門曰勑令俗官詳議師等可退時羣議紛紜不能畫一隴西王曰佛法傳通帝代既遠下勑令拜君親又許朝議今衆人立理未可通遵司禮既曰職司可先建議同者署名不同則止時司禮大夫孔志約執筆述狀如後令主事大讀訖遂依位署人將太半左肅機崔餘慶曰勑令司別立議未可輒承司禮請散可各隨別狀送臺時所送議文抑揚駁雜今謹依所司上下區以別之先列不拜之文次陳兼拜之狀後述致拜之議善惡咸錄件之如左焉

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王博乂大夫孔志約等議曰竊以凡百在位雖存敬上之道當其為師尚有不臣之義況佛之垂法事超俗表剃髮同於毀傷擁錫異乎簪紱出家非色養之境離塵豈榮名之地功深濟度道極崇高何必破彼玄門牽斯儒轍披釋服而為

孔拜處俗塗而當法禮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再三研覈請垂道理又道之為教雖全髮膚出家超俗其歸一揆加以遠標天構大啓皇基義藉尊嚴式符高尚並仍舊貫無點彝章如必改作恐非稽古雖君親崇敬用彰神衆道法難虧還留睿想既奉詢芻之詔敢罄塵獄之誠懼不愜允追深戰惕謹議

司元議曰資形二氣嚴父稱莫大之尊貫用五材元后標則天之貴至於磬蹺曲拳之禮陶化之侶同遵服勤就養之方懷生之倫其紀凡在君父理絕名言

而老釋二門出塵遺俗虛無一旨離有會空瑞見眈
耶闍慈悲之偈氣浮函谷開道德之篇處木鴈之間
養生在慮罷色聲之相寂滅爲心執禮踞儀者慶窮
其要妙懷忠履孝者未酌其波瀾理存太極之先事
出生靈之表故尊其道則異其服重其教則變其禮
爰自近古迄乎末葉雖沿革暫乖而斯道無隆洎衰
纏雙樹勵結二號防後進之虧風約儒宗以控法故
當輪成舊教竟應裁制新儀誠宜屈宸扆之嚴伸方
外之旨妥尊親之重縱衆中之遊愚管斟量避故爲
允護議

司戎議曰臣聞三災變火六度逾凝二字爲經百成
攸緬是以白毫著相闡一乘於萬劫紫氣浮影混萬
殊於一致爰有儒津復軔殊軫秀天地陰陽之稟禮
君臣父子之穆故知循名責實矩跡端形則教先於
閨里齊心力行修來悔往則化漸於連河釋爲內防
雅有制於魏闕儒爲外檢不能括其靈臺別有玄宗
素範振蕩風物翱鶴迅鶻促椿凝菌無爲無事何得
何失然則道佛二教俱爲三寶佛以佛法僧爲旨道
以道經師爲義豈直攝生有託陶性通資信亦爲政
是基禪聲滾化而比丘未諭先生多僻恃出俗而浮

逸以矜傲而誇誕處匹夫之賤直形骸於萬乘忘子
育之恩不降屈於三大固君父所宜華乃臣子所知
非逐降綸璽是改其弊雖履孝居忠昌言敢輟而稽
古愛道參酌羣情傾響者谷不銷聲撫塵者山無隔
細必備與人之頌以貢芻蕘之說何則柱史西浮千
有餘祀法流東漸六百許年雖曆變市朝而事無損
益唯庾冰責沙門之拜桓玄議比丘之禮幸有何充
進奏慧遠陳書事竟不行道終不墜是知大易經綸
三聖盡象不事王侯大禮充物兩儀儒行不臣天子
亦有嚴陵踞謁光武亞夫長揖漢文介冑豈曰觸鱗

故人不爲纓紱惟舊詎先師道法侶何後戎昭上則
九天眞皇十地菩薩下則南山四皓淮南八公或順
風而禮谷或御氣而遊處一以貫之靡得而屈十室
忠信亦豈無其人哉五刑之設關三木者不拜豈五
德之具居三服者拜之罪之不責恭肅德之誠足容
養然則含識之類懷生之流莫不致身以輸忠彼則
不臣王者莫不竭力而遵孝彼則不敬其親雖約弛
三章律輕三尺有一於此三千其大而不被以嚴誅
寘於巨責者豈不道釋與堯孔殊制傷毀與禮教正
乖違華非結紱之色貝葉異削珪之旨人以束帶爲

彝章道則冠而不帶人以束髮為華飾釋則落而不容去國不為不忠辭家不為不孝出塵滓割愛於君親奪嗜欲棄情於妻子理乃區分於物類不可涯檢於常塗生莫重於父母子則不謝施莫厚於天地物則不荅君親之恩事絶名象豈稽首拜首可罔萬分之一者歟出家之於君父豈曰全無輪報一念必以人王為願晉四諦則於父母為弘益方袪塵劫永離眾生豈與夫屈膝為盡忠色養為純孝而已矣必包之俗境處之儒肆屈其容降其禮則不孝莫過於絶嗣何不制以婚姻不忠莫大於不臣何不令稱臣妾

以袈裟為朝服稱貧道而趨拜儀範兩失名稱兼舛深恐一毁之益不加萬乘之尊一拜之勞式彰三服之墜則所不可而豈然乎王者無父事三老無兄事五更君人之尊亦有所敬法服之敬不敬其人若屈其敬則卑其道敬而可卑道則云缺矣豈若存敬於巳存道於物敬存則巳適道在則物尊尊道所以敬於物敬物亦所以尊於巳也況復形猶身也道若影焉身既如聲道亦如響形動則影隨聲揚則響應道崇則形寵身替則道息豈可使居身之道屈於道外之身豈可使方外之人存於身中之敬又彼守一居

道不雜塵俗若可拜之是謂俗之道而可俗俗又參道則一當有二而道不專行矣安可以區道俗之常域保專一之至誠哉據僧祇律敬袈裟如敬佛塔謂袈裟為福田衣衣名銷瘦取能銷瘦煩惱鎧名忍辱取能降伏魔軍亦號蓮華不染泥滓亦為諸佛之所幢相則袈裟之為義其至矣夫若損茲佛塔壞彼幢相將輕忍辱更賤福田甚用危疑終迷去取解服而拜則越俗非章甫之儀整服而趨則緇衣異朝宗之典故禪幽舍衛之境步屏高門之地理絶朝請事無榮謁豈不謂我崇其道所以彼請其來請而卑之復

何為者廬山為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甘棠為聽訟所息式致勿翦之思山與樹之無心且以德而存物法與道之有裕豈崇道而遺人語曰人能弘道則道亦須人而行也王人雖微位在諸侯之上行道之華焉復可卑其禮若謂兩為斯說則可一而廢之寢之之道則芟薙之之謂是則所尊者多何止降屈而巳若謂兩為濃劫則崇之崇之之道則尊貴之之謂豈可尊貴其道而使其恭敬哉假以金翠為真儀不以金翠而增肅以芻狗而尊像不以芻狗而加輕肅敬終寄於道輕重不係於物物之不能遷道亦猶道

之恒隨於物矣沙門橫服於已賓法服而爲貴莫不敬其法服而豈係於人乎不拜之典義高經律法付國王事資持護法爲常也常行不易一隅可革千門或爽通有護法之資塞有墜法之慮與其墜之易若護之何必屈折於僧容盤辟於法服使萬國歸依者居帶芥於其間哉語曰因人所利而利之則利之之術亦可因其精誥而爲利矣洎乎日光上照皇運攸宗海接天潢枝連寶構藉無上之道闡無疆之業別氏他族敬猶崇往神基靈派道豈鵠今此爲甚不可一也月氏東國寶斯斯侯定水玄波法雲彩潤高解

脫之慶演常住之福前王後帝昔尚惑依遵主聖臣良胡寧此變臣愚千慮萬不一得儻綠斯創造無益將來於恒河沙劫有毫釐之累雖率土碎首羣生粉骨何以塞有隱之責竊不忠之罪此爲甚不可二也臣所以汲汲其事區區其誠搔首捫心瀝肝瀝膽伏願聖朝重興至教恒春柰苑永轉法輪心歎錄其人百祚遠光於帝宇則雖死猶生朝夕可矣竊惟詔旨徽旋義難適莫天情晝一則可使由之眷想傍求則誰不竭慮臣以庸昧何足寓言以兩教爲無則崇之於聖運聖而崇之則非無矣以兩教爲有則筆削明

時時而削之恐非有矣斯所以歧路徘徊兩端交戰道宜存跡理未厭心管豈天窺蛙焉海測理絕庶幾之外事超智識之表自可懷鉛閣筆扣寂銷聲而欲烏焉程言竿中竊吹將聾聽而齊俗與瞽視而均叟雖有蓄於心靈終不詣於聞見也直以八風迴扇萬籟成貢其音兩曜外曜千形不匿其影茲焉企景是庶轉規就日心葵輸涓驛露而覥顏桀夏履薄冰春兢惕已甚赧畏交集謹議

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議曰竊以朝廷之敘肅敬爲先生育之恩色養爲重釋老二教今悉反之抗禮於帝

王受敬於父母而優容自昔迄乎今代源其深致蓋有以然諒由剃髮有異於冠冕袈裟無取於章服出家故無家人之敬捨俗豈拘朝廷之禮至於玄教清虛道風遐曠高尚其事不屈王侯帝王有所不臣蓋此之謂國家既存其道所以不屈其身望準前章無違舊貫謹議

左威衛長史崔安都錄事沈玄明等議曰竊以紫氣騰眞玄牝之風西被白虹沈化涅槃之蘊東流響羽驂霞影玉京而凝衆妙津慈照寂啓金園而融至道義冠空有理冏希夷祛濟塵蒙薰滌因累神道禪教

玆焉有徵坦蹋業已遵從流弊義貪微懲革箴曰守虛高尚稱爲虛弊違經拜俗謂之懲革節事不可其如理何也原夫在三之敬六爻峻尊卑之象百行之本四始旌罔極之談本立然後道生敬形於焉禮穆寔王化之始乃天地之經佛以法爲師帝以天爲則域中有四大王者居一焉王道既其齊衡天法固乃同貫身爲法器法唯道本黃冠慕道緇衆奉佛致敬君父眇契玄波箴曰佛法乃寰外之寧帝天爲域中之大教存而令屈折不羈還類編入此乃法水塵而不流何玄波之眇契耶且夫戒篆纏高猶盡肅於膜拜況乎賢賤懸邈頓還恭於屈膝箴曰王筵云沙門以上下相敬而抗禮宗居者良以宗致會同則長幼以序津塗有隔則襃無降歷誠哉是言可爲龍鏡矣必以山林獨往物我兼忘混親疎齊寵辱惠我不爲是損已詎稱非自當泯若無情湛然恒寂安假仰迎維而頓顙覲天尊而雅拜塵容不異俗致敬未乖眞箴曰沙門落髮披緇高俗出塵拜違佛教且顯經文而言敬未乖眞容不異俗此乃指南爲北反白成玄且伯陽緒訓於和光不輕演教於常禮妙叶謙尊之德遠符降照之規伯陽是自姬周身充柱史爲官則王朝之一職言自則儒宗之一處拜伏君親固其宜矣至若不輕之禮因宗乃禮道之一時其猶文命入裸俗而解衣不可例享也以爲模楷矣又三極之中師居其末未猶展敬本何疑哉箴曰釋衆附以階貧相救止以教義不殊故耳非是約本乘而言何孟浪之甚也若以袈裟異乎龍黼轂巾殊於鷩弁服既戎矣拜何必華各循

其本無爽彝式其有素履貞遁清規振俗神化肜蠻戒行精勤藻拔桐篁梵清霄鶴錦旌徵獸變符御靈德秀年耆獨其拜禮自餘初學後進聲塵寂寥並令盡敬君父請即編之恒憲箴曰若以不拜爲非則德秀年耆亦宜謂免若以不拜爲是則後進初學無宜令拜進退矛盾去取自乖請即編之恒憲何所見之短乎如此則進德修業出塵之軌彌隆苦節棲壇入道之心逾勵玄風斯遠國章唯緝庶可以詳示景則靜一亂弊箴曰以乖宗爲景則謂守虛爲亂弊約齊以驗俗何可觀自我作古奚舊之拘夫鏡非常之理必藉非常之照天鑒玄覽體睿覩微探象外之遺宗極寰中之幽致雖則暫駭常聽抑亦終寘大

道謹議

右清道衛長史李洽等議曰竊以道教沖虛釋門秘寂至於昭仁濟物崇義爲心乃飈儒風理將無異箴曰儒教所明不踰寰域釋宗所辨高出見聞教籠東陽王不曰佛法淳洽非儒墨者所知今言不異何多異耶至若宿德耆齒戒律無虧棲林遯谷高尚其事若斯儒輩可致尊崇其有弱齔蒙求薰修靡譽背眞混俗心行多違以此不拜義難通允箴曰夫爲沙門者何也謂紹法像賢發蒙啓化儀之搢紳之飾敎殊廊廟之規未宗故所以貞感致可分其處業搢俗故由茲拔禮崇容偏以尊卑但在家在國事親事君不拜之儀何可以訓箴曰誠哉奉君親者無宜不拜沙門不事王庶背恩天屬以拜爲訓似未之思望請勒拜垂憲於

後譴議
長安縣令張松壽議曰竊惟佛道二門虛寂一致縱
不能練心方外損影人間猶須迹與俗分事與時隔
然今出家之輩多雜塵伍外以不屈自高內以私謁
為務徒有入道之名竟無離俗之實（箴曰不拜簡敬屈者奉法而然私謁者誠違教義只可簽其波不涅之濱寧容縱火崑崗而欲俱焚玉石耶）至若君親之
地禮兼臣子孝敬所宗義深家國不有制度何以經
綸望請僧尼道士女冠等道為時須事因法會者雖
在君后聽依舊式捨此已往並令讚拜若歸覲父母
子道宜伸如在觀寺任遵釋典（箴曰夫僧尼合拜則無宜不拜不合豈簡狩方同行剃髮同是一人豹貞便闕異體法服始終無二據事遂制時經此乃首鼠兩端要時妄立也）
庶其以卑屈為恥稍屏浮競以道德自尊漸弘教法
輒進愚管伏增慚戰謹議

右大司成令狐德棻等議曰竊以凡百在位咸隆奉
上之道當其為師尚有不臣之義況佛之垂法事越
常規剃髮同於毀傷振錫異乎簪紱出家非色養之
境離塵豈榮名之地功深濟度道極崇高何必破彼
玄門牽斯儒轍披法服而為俗拜踐孔門而行釋禮
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詳稽理要恐有
未愜又道之為範雖全髮膚出家超俗其歸一揆加
以遠標天構大啓皇基義藉尊嚴式符高尚唯此二
教相沿自久爰暨我唐徽風益扇雖王猷遐暢實賴
天功而聖輪常轉式資冥助今儻一朝改舊無益將
來於恒沙之劫起毫塵之累則普天率土灰身粉骨
何以塞有隱之責鑿不忠之罪與其失於改創不若
謬於修文孔子曰因人所利而利之老子曰聖人無
常心以百姓心為心二教所利弘益多矣百姓之心
歸信衆矣蓋其所利非因利之道棄其本心非無心
之謂請遵故實不拜為允伏惟陛下德據上皇業光
下問君親崇敬雖啓神衷道法難虧還留睿想既奉

詢芻之旨敢罄塵嶽之誠懼不折衷追深戰惕謹議
右兼司平太常伯閻立本等議曰臣聞剛折柔存扇
玄風之妙旨苦形甘辱騰釋路之微言故能開善下
之源弘不輕之義是以聲聞降禮於居士柱史委質
於周王此乃成緇服之表綴立黃冠之龜鏡自茲已
降衆其宗軌歷代凝其真理習俗守於迷途一人有
作萬物斯覩紐維天地驅駕皇王轉金輪於勝境構
玉京於玄域遂使尋眞道士追守藏之遐風落髮沙
門弘禮足之綿典況太陽垂曜在天標無二之明大
帝稱尊御宇極通三之貴且二教栽範雖絕塵容事

止出家未能逃國同賦形於蜘鏡普仰化於姬風豈有抗禮宸居獨高眞執然輕尊傲長在人爲悖臣君敬父於道無嫌考詳其義跪拜爲允議拜者明沙門應致拜也昔皇覺錚字尚開信發之源豈唯像末不流弘約之蘊頃以法濟宏暢顯聚難分有積玄默翊聞朝野致使拘文之士廢道從人較而言之未曰通方之巨唱也余所以考諸故實適而津焉庶學佛君子或能詳覽

停沙門拜君詔　唐高宗

東臺若夫華裔列聖異軫而齊驅中外裁風百慮而同致自周霄隕照漢夢延輝妙化西移慧流東被至於玄牝邃旨碧落希聲具開六順之基偕叶五常之本而於愛敬之地忘乎跪拜之儀其來永久罔革茲

弊朕席圖登政崇眞導俗凝襟解脫之津陶思常名之境正以尊親之道禮經之格言孝友之義詩人之明准豈可以絕塵峻範而忘恃怙之敬拔累貞規遺溫凊之序前欲令道士女冠僧尼等致拜將恐振駭恒心爰俾詳定有司咸引典據兼陳情理沿革二塗紛綸相半朕商榷羣議沈研幽賾然其穎之風高尚其事遐想前載故亦有之今於君處勿須致拜其父母之所慈育彌深祇伏斯曠更將安設自今已後即不宜跪拜主者施行龍朔二年六月八日西臺侍郎弘文館學士輕車都尉臣上官儀宣

上沙門應不拜親表　程士顒等

臣言臣聞佛化所資在物斯貴良由拔沈冥於六道濟蒙識於三乘其德既弘其功亦大所以佛爲法主幽顯之所歸依法爲良藥煩惑由之清蕩僧爲佛種弘演被於來際遂使歷代英主重道德而護持清信賢明度子女而承繼固得僧尼遍於區宇垂範導於無窮伏惟陛下慈濟九有開暢一乘愛敬之道克隆成務之途逾遠近奉明詔令僧跪拜父母斯則崇揚孝始布範敬源但佛有誠教出家不拜其親欲使道俗殊津歸戒以之投附出處兩異眞俗由之致乖莫

非心受佛戒形具佛儀法網懸殊敬相全別且自高尚之風人主猶存抗禮豈惟臣下返受跪拜之儀俯仰撫循無由啓處意願國無兩敬大開方外之迹僧奉內教便得立身行道不任私懷之至謹奉表以聞塵黷威嚴伏增戰越謹言

上釋在道前表此一條在貞十一年因今合上　馮神德

臣聞秘教東流因明后而闡化玄風西邏憑至識以開宗故知弘濟千門義宣於雅道提誘萬品理塞於邪津只可隨聖教以抑揚豈得逐人事而與替沙門者求未來之勝果道士者信有生之自然自然者貴

取性眞絕其近僞之跡勝果者意存杜漸遠開趨道之心誘濟源雖不同從善終歸一致伏惟皇帝陛下包元建極御一飛貞乘大道以流謙順無爲而下濟因心會物敎不肅成今乃定道佛之尊卑抑沙門之拜伏拜伏有同常禮未是出俗之因尊卑物我之情豈曰無爲之妙陛下道風攸闡釋敎載陳每至齋忌皆令祈福一依經敎二者何獨乖違陛下者造化之神宗父母者人子之慈稱陛下以至極之重猶停拜敬之儀所生旣曰人臣何得曲伸情禮捨尊就愛棄重違經緣情猶尚不通據敎若爲行用陛下統天光

道順物流形形物尚不許違淨敎何宜改作顯陛下因天人之志順萬物之心停拜伏之新儀遵尊卑之舊貫庶望金光東曜不雜塵俗之悲紫氣西暉無驚物我之貴卽大道不昧而得相於明時福業永貞庶重彰於聖日謹言

上榮國夫人楊氏論拜親無益啓　釋道宣等

僧道宣等啓竊聞紹隆法任必歸明哲崇護眞詮良資寵望伏惟夫人夙著熏修啓無疆之福早標信慧建不朽之因至於佛敎威儀法門軌式實望特垂恩庇不使陵夷自勑被僧徒許陏朝拜誠當付囑之意寔深荷戴之情然於父母猶令跪拜私懷徒慄佛敎甚違若不早有申聞恐遂同於俗法僧等翹注莫敢披陳情用迴惶輒此投訴伏乞慈覆特爲上聞儻遂恩光彌深福慶不勝懇切之至謹奉啓以聞塵擾之深唯知悚息謹啓

上請不拜父母表　釋威秀等

謹錄佛經出家沙門不合跪拜父母有損無益文如左梵網經云出家人不向國王父母禮拜順正理論云國君不求比丘禮拜玄敎東漸六百餘年上代皇

王無不依經敬仰洎乎聖帝遵奉誠敎彌隆故得列刹相望精廬峙接人知慕善家曉思愆僧等忝在生靈詎忘忠孝明詔須下率土咸遵恐直筆史臣書乖佛敎萬代之後無穢皇風竊聞眞俗異區桑門割有生之戀幽顯殊服田衣無拜首之容理固越情道殊物況擬形戒律繫念津梁酬恩不以形骸致養期於福善而今儀不改釋拜必同儒在僧有越戒之愆居親有損福之累臣子之慮敢不盡言伏惟陛下匡振遠猷提獎幽槩旣已崇之於國亦乞正之於家足使捨俗無習俗之儀出家絕家人之敬護法斯在褆

福莫先自然敬有可甄人知自勉不勝誠懇之至謹
奉表以聞塵黷扆旒伏增戰越

上拜親有損表　　釋靜邁等

竊言策條告先尊父屈體於其子形章攸華介士不
拜於君親伏以僧等揚言紹佛嗣尊之義是同故愛
敬降高乃折節於其氣容服異俗形章之華不殊致
使沙門亦不肢屈於君父窮慈內外雖復繼形變則
而心敬君親敢有忘哉至如臣服甆君以日易月形
雖從吉而心喪三年是知遏密八音其於三載循于
心敬其來尚矣若今反拜父母則道俗俱違佛戒頻

沒枉坑輪迴未已況動天地感鬼神者豈在於斯伏
願但公家之利知無不為恐因今創改萬有一累則
負聖上放習法之洪恩曠劫粉身奚以塞責伏惟陛
下廣開獻書之路通納芻言之辯輕塵聽覽伏增戰
汗謹言

上親同君上不令致拜表　　釋崇拔

伏聞道俗憲章形心異革形則不拜君父用顯出處
之儀心則敬通三大以遵資養之重近奉恩勅令僧
不拜君王而令拜其父母斯則隆於愛敬之禮闕於
經典之敎僧寶存而見輕歸戒沒而長隱豈有君開

高尚之迹不勃佛言臣取下拜之儀面違聖旨可謂
放子為求其福受拜仍獲其辜一化致疑二理矛盾
伏願請從君敬之禮以通臣下之儀輕黷扆旒彌增
隕越謹言

統論前議優劣并讚　　釋道宣

論曰威衛司列等狀詞則美矣其如理何咸不惟故
實昧於大義苟以屈膝為敬不悟俗屑之禍內經稱
沙門拜俗損君父功德及以壽命而抑令僧伏者胡
言之不認經發槌機哉雖復各言其志亦何傷之大
甚而威衛等狀通塞兩兼司列等狀一途永執試訪

二議優劣余以為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然兩兼
則屑膝冰執乃膏肓故升威衛於乙科退司列於景
第至若範公膚議則旨贍文華隴西執奏言約理舉
既而人庶斯穆龜筮叶從故得天渙下覃載降高尚
之美慈育之地更弘拜伏之仁特法侶名僧都鄙耆
耋僉曰叶私志矣遂敘如何於是具顯經文廣陳表
啓匪朝伊夕連詣庭闕但天門邃遠伸請靡由奉詔
求宗難為去取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方之釋侶豈
不然歟

讚曰威衛之流議雖通塞以人廢道誠未為得司列

等狀抑釋從儒拜傷君父詎曰忠謀賓議適華敷陳簡要天人叶允爰垂璽詔恭承明命式扑且歌顧瞻玄籍有累如何法俗疇咨咸伸啓表披瀝丹款未紆黃道進退惟咎投措靡由仰希神禹疏兹法流

沙門不應拜俗總論　　釋彥琮

夫沙門不拜俗者何蓋出處異流內外殊分居宗體極息慮忘身不汲汲以求生不區區以順化情超宇內迹寄寰中斯所以抗禮宸居背恩天屬化物不能遷其化生生無以累其生長揖君親斯其大旨也若推之人事稽諸訓詁則所不應拜其例十焉至如望

秩山川郊祀天地欲其利物君罄殫誠今三寶住持歸戒弘益幽明翼化可略言焉斯神祇之流也爲祭之尸必叶昭穆割牲薦熟時爲不臣今三寶一體敬僧如佛備乎內典無俟繁言斯祭主之流也杞宋之君二王之後王者所重敬爲國賓今僧爲法王之胤王者受佛付囑勸勵四部進修三行斯國賓之流也重道尊師則弗臣矣雖詔天子無北面焉今沙門傳佛至教導凡誘物嚴師敬學其在兹乎斯儒行之流也禮云介者不拜爲其失於容節故周亞夫長揖漢文也今沙門身被忍鎧戢前欲軍掌握慧刀志摧心

惑斯介冑之流也著代筮賓尊先冠阼母兄致拜以禮成人今沙門以大法爲已任拯羣生於塗炭敬遵遺囑祖承嫡胤斯傳重之流也堯稱則天不屈穎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今沙門高尚其事不事王侯縱翫鄙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斯逸人之流也犯五刑關三木被箠楚嬰金鐵者不責其具禮今沙門剃毛髮絕胤嗣毀形體易衣服甚刑之流也又詔使雖微承天則貴沙門綎貶冥命宜尊況德動幽明化霑龍鬼靜人天之苦浪清品庶之炎氛功既廣焉澤亦弘矣豈使絕塵之伍拜累君親閑放之流朝

同名教而已余幼睎斯務長頗搜尋採遺烈於青編纂前芳於汗簡重以感諭曜於佛日馨爝火以輿詞庶永將來傳之好事又古今書論皆云不敬據斯一字愚竊惑焉何者敬乃通心曲禮稱無不敬拜唯身屈周陳九拜之儀且君父尊嚴心敬無容不可法律崇重身拜有爽通經以拜代敬用將爲允故其書曰不拜爲文遠公有言曰淵寥豈符辰露哉蓋目伸其罔極也此書之作亦猶是焉達鑒通賢儻無譏矣

廣弘明集卷之二十五

音釋　廣第二十五

羸力果切赤體也　襯初覲切　闤闠闤胡關切市垣也闠胡對切市外門也　稂魯當切草名　莠與久切莠草也　燾徒到切　寀倉宰切同地為寀也　刳苦胡切剖也　斮側略切斷也　薙他計切刈也　驟計覞切錢也　靦他典也慚也　犿吺忍切　鷩必列切赤雉也　肸蠁肸許乞切蠁許兩切肸蠁布銳　棻符分切　耋徒結切年之至也　羝都奚切牡羊　蓍章移切蒿屬用之以筮也

廣弘明集卷之二十六

慈濟篇第六　　　唐釋道宣撰

序

若夫慈濟之道終古式瞻厚命之方由來所重故蠢蠢懷生喁喁噍類莫不重形愛命增生惡死即事可覩豈待言乎然有性涉昏明情含嗜欲明者恕已為喻不加惱於含靈昏者利已為懷無存慮於物命故能安忍苦楚縱蕩貪癡以多殘為聲勢以利欲為功德是知坑趙六十餘萬終伏劒於秦邦膳必方丈為常窮刑戮於都市至如禍作殃及方悔咎原徒思顧復終無獲已然則釋氏化本止殺為先由斯一道取濟羣有故慈為佛心慈為佛室慈善根力隨義而現有心慈德通明起慮而登色界況復慈定深勝兵毒所不能侵慈德感徵蛇虎為之馴擾末代門學師心者多不思被忍辱之衣示福田之相縱恣饕餮以酒肉為身先飲啖異於流俗踐陟同於賢聖經誥明示不得以佛為師譏醜塵點滅法在於斯矣況復蠶衣肉食聞沈侯之極誠醖釀屠宰見梁帝之嚴儆觀其勸勗之文統其懃懃之至足令心寒形懷豈臨履之

可擬乎故上士聞之足流涕而無已下愚詳此等長
風之激空林且夫生死推遷匪旦伊夕隨業受報淪
歷無窮不思形神之疲勞而重口腹之快利終糜碎
於大地何所補於精靈乎所以至人流慟常慘感於
狂生大士興言慨怨魂於煩惱撫膺弔影可不自憐
一旦苦臨於何逃責既未位於正聚何以抵於三途
行未登於初地終有懷於五怖輒舒事類識者思之

究竟慈悲論　沈約

釋氏之教義本慈悲慈悲之要全生為重恕已因心
以身觀物欲使抱識懷知之類愛生忌死之羣各遂

厥宜得無遺失而俗迷日久淪惑難變革之一朝則
疑怪莫啓設教立方每由漸致又以情嗜所深甘腴
為甚嗜深於情尤難頓革是故開設三淨用伸權道
及涅槃後說立言將謝則大明隱惻豫厥將來夫肉
食蠶衣為方未異害命夭生事均理一淪繭爛蛾非
可忍之痛懸庖登俎豈偏重之業而去取異情開抑
殊典尋波討源良有未達漁人獻鮪肉食同有其緣
桑妾登絲蠶衣其須其分假手之義未殊通閉之詳
莫辯訪理求宗未知所適外典云五畝之宅樹之以
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犬彘勿失其時則七
十者可以食肉矣然則五十九年已前所衣宜布矣
六十九年已前所食宜蔬矣輕煖於身事既難遣甘
滋於口又非易忘對而為言非有優劣宜枲麻果菜
事等義同擬寒實腹曾無一異偏通繒纊當有別途
請試言之夫聖道隆深非思不洽仁被羣生理無偏
滿拯麤去甚教義斯急繒衣肉食非已則通及晚說
大典弘宣妙訓禁肉之旨載現于言黜繒之義斷可
知矣而禁淨之始猶通蠶革蓋是敷說之儀各有次
第亦猶闡提二義俱在一經兩說參差各隨教立若
執前迷後則闡提無入善之途禁淨通蠶則含生無

頓免之望難者又以闡提入道聞之後說蠶革宜禁
曾無槩理大聖弘旨義豈徒然夫常住密奧傳譯遐
阻泥洹始度咸謂已窮中出河西方知未盡關中晚
說厥義彌暢仰尋條流理非備足又案涅槃初說阿
闍世王大迦葉阿難三部徒衆獨不來至既而二人
並來唯無迦葉迦葉佛大弟子不容不至而經無至
文理非備盡昔涅槃未啓十數年間廬阜名僧已有
蔬食者矣豈非乘心闇踐自與理合者哉且一朝裂
帛可以終年烹牢待膳亘時引日然則一歲八蠶已
驚其驟終朝未肉盡室驚嗟拯危濟苦先其所急敷

說次序義實在斯外聖又云一人不耕必有受其飢者故一人躬稼亦有受其飽焉桑野漁川事雖非己炮肉裂繒咸受其分自涅槃東度三肉罷緣服膺至訓操槩彌遠促命有殫長蔬靡倦秋禽夏卵比之如浮雲山毛海錯事同於腐鼠而甗衣纊服曾不懷疑此蓋慮窮於文字思迷於弘旨通方深信之客庶有鑒於斯理斯理一悟行迷克反斷虀肉之因固蔬菜之業然則含生之類幾於免矣

與何胤論止殺書　梁周顒

普通年中何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其甚者使

門人議之學士鍾岏曰䱇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且不悴不榮曾蝸蜯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筭有汝南周顒貽胤書曰丈人所以未極遐蹈或在於不全菜耶刳析之外鼎俎網罟之興載冊其來實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膳羞乃復為之品節蓋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縱而勿裁將無崖畔善為士者豈不以恕己為懷是各靜封疆罔相陵轢況乃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過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於我可賒而終身朝晡資之以永歲彼就冤酷莫能自伸

我業長久吁哉可畏且區區微卵脆薄易矜歘彼弱麑顧步宜愍觀其飲啄飛沉使人憐悼況可甘心撲褫加復恣意吞嚼至乃野牧成羣閉豢重圈量肉揣毛以俟支剥如土委地僉謂常理可為愴息事豈一途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雜報如家人天如客遇客日少在家日多吾修信業未足長免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念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殘至於晨鳧沉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一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鸞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豈不使人多愧恥胤覽書納之遂絕血味百論十二門論行於法聆

敘梁武斷殺絕宗廟犧牲事　并表請

梁高祖武皇帝臨天下十二年下詔去宗廟犧牲修行佛戒蔬食斷欲上定林寺沙門僧祐龍華邑正栢超度等上啓云京畿既是福地而鮮食之族猶布筌網並驅之客尚馳鷹犬非所以仰稱皇朝優洽之旨請丹陽琅耶二境水陸並不得蒐捕勑付尚書詳之議郎江貺以為聖人之道以百姓為心仁者之化以躬行被物皇德好生協于上下日就月將自然改俗

一朝抑絕恐愚民且獵山之人例堪跋涉捕水之客不憚風波江寧有禁即達牛渚延陵不許便往陽羨取生之地雖異殺生之數是同空有防育之制無益全生之術兼都令史王述以爲京邑翼翼四方所視民漸至化必被萬國今祈寒暑雨人尚無怨況去俗入眞所以可悅謂斷之爲是左丞謝幾卿曰不殺之禮誠如王述所議然聖人爲教亦與俗推移即之事迹恐不宜偏斷若二郡獨有此禁更似外道請不殺戒皆有界域因時之宜敬同議郎江貺議尚書臣亶僕射臣昂全瑩已下並同貺議帝使周舍難貺曰

禮云君子遠庖廚血氣不身翦見生不忍其死聞聲不食其肉此皆即目興仁非關及遠三驅之禮向我者舍背我者射於是依王述議遂斷又勅太醫不得以生類合藥公家織官紋錦並斷仙人鳥獸之形以爲褻衣裁翦有乖仁恕至遐祈告天地宗廟以去殺之理被之含識郊廟皆以麪爲牲牷其饗萬國用菜蔬去生類其山川諸祀則否乃勅有司曰近以神實愛民不貴無識所貴誠信非尚血膋凡有水旱之患使歸咎在上不同牲牢止告知而已而萬姓祈求諂黷爲事山川小祇難期正直晴雨或乖容市民怨愚

夫滯習難用理移自今祈請報答可如俗法所用以身賽咎事自依前前臣曰夫神道茫昧求諸不一或尚血腥之祀或歆蘊藻之誠設教隨時貴其爲善其誠無忒何往不通若祭享理無則四代之風爲爽神明實有三世之道爲弘語其無不待牲牷之潔據其有宜存去殺之仁周文禴祭由來尚矣苟有明德神其吐諸而以麪爲牲於義未達方之紋錦將不矛盾乎

誡殺家訓　顏之推

儒家君子離庖廚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

肉高柴曾皙（一作折像）未知內教皆能不殺此皆仁者自然用心也含生之徒莫不愛命去殺之事必勉行之見好殺之人臨死報驗子孫殃禍其數甚多不能具錄耳且示數條於末

梁時有人常以雞卵白和沐云使髮光每沐輒破二三十枚臨終但聞髮中啾啾數千雞雛之聲

江陵劉氏以賣鱓爲業後生一兒頭具是鱓自頸已下方爲人耳

王克爲永嘉郡有人餉羊集賓欲醼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

須臾宰羊者爲炙先行至客一臠入口便下皮內周行遍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

梁時有人爲縣令經劉敬躬亂縣廨被焚寄寺而住民將牛酒作禮縣令以牛繫刹柱屏除形像鋪設牀座於堂上接賓未殺之頃牛解徑來至階而拜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噉飽酒便臥簷下投醒即覺體痒爬搔癮疹因爾成癩十餘年死

楊思達爲西陽郡值侯景亂時復旱儉飢民盜田中麥思達遣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凡戮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

齊國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非手殺牛則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牛來舉體如被刀刺叫呼而終

江陵高偉隨吾入齊凡數年向幽州淀中捕魚後病每見羣魚齧之而死

斷酒肉文 四首 梁武帝

弟子蕭衍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夫匡正佛法是黑衣人事迺非弟子白衣所急但經教亦云佛法寄囑人王是以弟子不得無言今日諸僧尼開意聽受勿生疑閉內懷忿異凡出家人所以異於外道者正以信因信果信經所明信是佛說經言行十惡者受於惡報行十善者受於善報此是經教大意如是若出家人猶嗜飲酒噉食魚肉是則爲行同於外道而復不及何謂同於外道外道執斷常見無因無果無施無報今佛弟子酣酒嗜肉不畏罪因不畏苦果即是不信因不信果與無施無報者復何以異此事與外道見同而有不及外道是何外道各信其師師所言是弟子言是師所言非弟子言非涅槃經言迦葉我今日制諸弟子不得食一切肉而今出家人猶自噉肉戒律言飲酒犯波夜提猶自飲酒無所疑難此事違於師教一不及外道又外道雖

復邪僻持牛狗戒既受戒已後必不犯今出家人既受戒已輕於毀犯是二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五熱炙身投淵赴火窮諸苦行未必皆噉食衆生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是三不及外道又外道行其異學雖不當理各習師法無有覆藏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於所親者乃自和光於所疎者則有隱避如是爲行四不及外道又外道各宗所執各重其法乃自高聲大唱云不如我道眞於諸異人無所忌憚今出家人或復年時已長或復素爲物宗噉食魚肉極自艱難或避弟子或避同學或避白衣或避寺官懷挾邪志崎嶇

覆藏然後方得一過噉食如此為行五不及外道又復外道直情逕行能長巳徒衆惡不能長異部惡令出家人敢食魚肉或為白衣弟子之所聞見内無慚愧方飾邪說云佛教為法本存遠因在於卽日未皆悉斷以錢買肉非巳自殺此亦非嫌白衣愚癡聞是僧說謂眞實語便復信受自行不善增廣諸惡是則六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非法說法法說非法各信經書必不違背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或云肉非巳殺猶自得噉以錢買肉亦復非嫌如是說者是事不然涅槃經云一切肉悉斷及自死者猶斷何況

不自死者楞伽經云為利殺衆生以財網諸肉二業俱不善死墮叫呼獄何謂以財網肉陸設罝罘水設網罟此是以網網肉若於屠殺人間以錢買肉此是以財網肉若令此人不以財網肉者習惡律儀捕害衆生此人為當專自供口亦復別有所擬若別有所擬向食肉者豈無殺分何得云我不殺生此是灼然違背經文是七不及外道又復外道同其法者和合異其法者苦治令行禁止莫不率從今出家人或為師長或為寺官自開酒禁噉食魚肉不復能得施其教戒裁欲發言他卽譏刺云師向亦爾寺官亦爾心

懷內熱默然低頭面赤汗出不復得言身既有瑕不能伏物便復摩何直爾止住所以在寺者乖違受道者放逸此是八不及外道又外道受人施與如巳法受烏戒人受烏戒施受鹿戒人受鹿戒施烏戒人終不覆戒受鹿戒施鹿戒人終不覆戒受烏戒施今出家人云我能精進我能苦行一時覆相誑諂白衣出卽飲酒開衆惡門入卽噉肉集衆苦本此是九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顛倒無如是衆事酒者是何臭氣水穀失其正性成此別氣衆生以罪業因緣故受此惡觸此非正眞道法亦非甘露上味云何出家僧尼

猶生耽嗜僧尼授白衣五戒令不飲酒令不妄語云何翻自飲酒違負約誓七衆戒八戒齋五篇七聚長短律儀於何科中而出此文其餘衆僧故復可可至學律者彌不宜爾且開放逸門集衆惡本若白衣人甘此狂藥出家人猶當訶止云其中汝就我受五戒不應如是若非受戒者亦應云檀越酒是惡本酒是魔事檀越今日幸可不飲云何出家人而應自飲尼羅浮陀地獄身如段肉無有識知此是何人皆飲酒者出家僧尼豈可不深信經教自棄正法行於邪道長衆惡根造地獄苦習行如此豈不內愧猶服如來

衣受人信施居處塔寺仰對尊像若飲酒食肉如是
等事出家之人不及居家何故如是在家人雖飲酒
噉肉無犯戒罪此一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
噉肉各有丘窟終不以此仰觸尊像此是二不及居
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終不吐泄寺舍此是三
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無有譏嫌出家
人若飲酒噉肉使人輕賤佛法此是四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門行井竈各安其鬼出家人
若飲酒噉肉臭氣熏蒸一切善神皆悉遠離一切衆
魔皆悉歡喜此是五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

噉肉自破財產不破他財出家人飲酒噉肉自破善
法破他福田是則六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
噉肉皆是自力所辦出家人若飲酒噉肉皆他信施
是則七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是常業
更非異事出家人若飲酒噉肉衆魔外道各得其便
是則八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如此飲酒噉肉猶
故不失世業大耽昏者此則不得出家人若飲酒噉
肉若多若少皆斷佛種是則九不及居家人不及外
道不及居家略出所以各有九事欲論過患條流甚
多可以例推不復具言今日大德僧尼今日義學僧

尼今日寺官宜自警戒嚴淨徒衆若其懈怠不遵佛
教猶是梁國編戶一民弟子今日力能治制若猶不
依佛法是諸僧官宜依法問京師頃年講大涅槃經
法輪相續便是不斷至於聽受動有千計今日重令
法雲法師爲諸僧尼講四相品四中少分諸僧尼常
聽涅槃經爲當曾聞此說爲當不聞若已曾聞不應
違背若未曾聞今宜憶持佛經中究竟說斷一切肉
乃至自死者亦不許食何況非自死者諸僧尼出家
名佛弟子云何今日不從師教經言食肉者斷大慈
種何謂斷大慈種凡大慈者皆令一切衆生同得安

樂若食肉者一切衆生皆爲怨對同不安樂若食肉
者是遠離聲聞法若食肉者是遠離辟支佛法若食
肉者是遠離菩薩法若食肉者是遠離菩提道若食
肉者是遠離佛果若食肉者是遠離大涅槃若食肉
者障生六欲天何況涅槃果若食肉者是障四禪法
若食肉者是障四空法若食肉者是障戒法若食肉
者是障定法若食肉者是障慧法若食肉者是障信
根若食肉者是障進根若食肉者是障念根若食肉
者是障定根若食肉者是障慧根舉要爲言障三十
七道品若食肉者是障四眞諦若食肉者是障十二

因緣若食肉者是障六波羅蜜若食肉者是障四弘誓願若食肉者是障四攝法若食肉者是障四無量心若食肉者是障四無礙智若食肉者是障三三昧若食肉者是障八解脫若食肉者是障九次第定若食肉者是障六神通若食肉者是障百八三昧若食肉者是障一切三昧若食肉者是障海印三昧若食肉者是障首楞嚴三昧若食肉者是障金剛三昧若食肉者是障五眼若食肉者是障十力若食肉者是障四無所畏若食肉者是障十八不共法若食肉者是障一切種智若食肉者是障無上菩提何以故若

食肉者障菩提心無有菩薩法以食肉故障不能得初地以食肉故障不能得二地乃至障不能得十地以無菩薩法無菩薩法故無四無量心無四無量心故無有大慈大悲以是因緣佛子不續所以經言食肉者斷大慈種諸出家人雖復不能行大慈大悲究竟菩薩行成就無上菩提何為不能忍此臭腥修聲聞辟支佛道鴟鵄嗜鼠蝍蛆甘帶以此而推何可嗜著至於豺犬野犴皆知嗜肉人寧有知勝諸衆生近與此等同甘臭腥豈直常懷殺心斷大慈種凡食肉者自是可鄙諸大德僧諸解義者講涅槃經何可不

慇懃此句令聽受者心得悟解又有一種愚癡之人云我止噉魚實不食肉亦應開示此處不殊水陸衆生同名為肉諸聽講者豈可不審諦受持如說修行凡食肉者如前說此皆是遠事未為近切諸大德僧尼當知噉食衆生者是魔行噉食衆生是地獄種噉食衆生是恐怖因噉食衆生是斷命因噉食衆生是自燒因噉食衆生是自煮因噉食衆生是自炮因噉食衆生是自炙因噉食衆生是自割因噉食衆生是自剝因噉食衆生是斷頭因噉食衆生是斷手因噉食衆生是斷足因噉食衆生是破腹因噉食衆生是

破背因噉食衆生是刳腸因噉食衆生是碎髓因噉食衆生是抉目因噉食衆生是割鼻因噉食衆生是截耳因噉食衆生是貧窮因噉食衆生是下賤因噉食衆生是凍餓因噉食衆生是醜陋因噉食衆生是聾因噉食衆生是盲因噉食衆生是瘖因噉食衆生是瘂因噉食衆生是跛因噉食衆生是蹇因噉食衆生是瘡因噉食衆生是瘍因噉食衆生是疥因噉食衆生是癬因噉食衆生是瘤因噉食衆生是瘻因噉食衆生是癘因噉食衆生是瘢因噉食衆生是癰因噉食衆生是癩因噉食衆生是痔因噉食衆生是疽

因噉食衆生是瘦因噉食衆生是癩因噉食衆生是致蚤因噉食衆生是致虱因噉食衆生是致蚊因噉食衆生是致虻因噉食衆生是遭毒蟲因噉食衆生是遭惡獸因噉食衆生是病瘦因噉食衆生是寒熱因噉食衆生是頭痛因噉食衆生是心痛因噉食衆生是腹痛因噉食衆生是胷痛因噉食衆生是背痛因噉食衆生是手痛因噉食衆生是足痛因噉食衆生是髓痛因噉食衆生是腸痛因噉食衆生是筋縮因噉食衆生是胃反因噉食衆生是脉絶因噉食衆生是血流因噉食衆生是咽塞因噉食衆生是喉痛

因噉食衆生是風病因噉食衆生是水病因噉食衆生是四大不調適因噉食衆生是五藏不調適因噉食衆生是六腑不調適因噉食衆生是癰因噉食衆生是狂因噉食衆生乃至是四百四病一切衆病因噉食衆生是熱因噉食衆生是惱因噉食衆生是受壓因噉食衆生是遭水因噉食衆生是遭火因噉食衆生是遭風因噉食衆生是遭偷因噉食衆生是遭劫因噉食衆生是遭賊因噉食衆生是鞭因噉食衆生是杖因噉食衆生是笞因噉食衆生是脊因噉食衆生是罵因噉食衆生是辱因噉食衆生是繫因噉食衆生是縛因噉食衆生是幽因噉食衆生是閉因噉食衆生是生苦因噉食衆生是老苦因噉食衆生是病苦因噉食衆生是死苦因噉食衆生是怨憎會苦因噉食衆生是愛別離苦因噉食衆生是求不得苦因噉食衆生是五受陰苦因噉食衆生是行苦因噉食衆生是壞苦因噉食衆生是苦苦因噉食衆生是想地獄因噉食衆生是黒繩地獄因噉食衆生是衆合地獄因噉食衆生是叫喚地獄因噉食衆生是大叫喚地獄因噉食衆生是熱地獄因噉食衆生是大熱地獄因噉食衆生是阿鼻地獄因噉食衆生是

八寒八熱地獄因乃至是八萬四千鬲子地獄因乃至是不可說不可說鬲子地獄因噉食衆生乃至是一切餓鬼因噉食衆生乃至是一切畜生因當知餓鬼有無量苦當知畜生有無量苦畜生暫生暫死爲物所害生時有無量怖畏死時有無量怖畏此皆是殺業因緣受如是果若欲具列殺果展轉不窮盡大地草木亦不能容受向來所說雖復多途舉要爲言同一苦果但苦中自有輕重所以今日致衆苦果皆由殺業惱害衆生略舉一隅粗言少分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復當應思一大事若使噉食

衆生父衆生亦報噉食其父若噉食衆生母衆生亦報噉食其母若噉食衆生子衆生亦報噉食其子如是怨對報相噉食歷劫長夜無有窮已如經說有一女人五百世害狼兒狼兒亦五百世害其子又有女人五百世斷鬼命根鬼亦五百世斷其命根如此皆是經說不可不信其餘相報推例可知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又有一大事當應信受從無始已來至于此生經歷六道備諸果報一切親緣遍一切處直以經生歷死神明隔障是諸眷屬不復相識今日衆生或經是父母或經是師長或經是兄弟或經是姊妹或經是兒孫或經是朋友而今日無有道眼不能分別還相噉食不自覺知噉食之時此物有靈即生忿恨還成怨對向者至親還成至怨如是之事豈可不思暫爭舌端一時少味永與宿親長為怨對可為痛心難以言說白衣居家未可適道出家學人被如來衣習菩薩行宜應深思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又復當思一事凡噉食衆生是一切衆生惡知識是一切衆生怨家如是怨家遍滿六道若欲修行皆為障難一理中障難二事中障難何者是理中障難以業因緣自生障難令此行人愚

癡無慧不知出要無有方便設值善知識不能信受設復信受不能習行此是理中障難事中障者此諸怨對或在惡鬼中或在毒獸中或在有大力神中或在大力龍中或在魔中或在天中如是處處來作留難設令修行遇善知識深心信受適欲習行便復難起或引入邪道或惱令心亂修戒修定修慧修諸功德常不清淨常不滿足皆是舊怨起諸對障此是事中障難如是之事又宜深思但以一噉食衆生因緣能遠離一切佛法有如是種種過患貪毒亦如是瞋毒亦如是癡毒亦如是三毒等分皆同過患相與宜深自覺察善思方便

又

弟子蕭衍又復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北山蔣帝猶且去殺若以不殺祈願輒得上教若以殺生祈願輒不得教想今日大衆已應聞知弟子已勒諸廟祝及以百姓凡諸羣祀若有祈報者皆不得薦生類各盡誠心止修蔬供蔣帝今日行菩薩道諸出家人云何反食衆生行諸魔行一日北山為蔣帝齋所以皆請菜食僧者正以幽靈悉能鑒見若不菜食僧作菜食往將恐蔣帝惡賤佛法怪望弟子

是諸法師當見此意

又

弟子蕭衍又敬白大德僧尼諸義學者一切寺三官弟子蕭衍於十方一切諸佛前於十方一切尊法前於十方一切聖僧前與諸僧尼共伸約誓今日僧衆還寺已後各各檢勒使依佛教若復有飲酒噉肉不如法者弟子當依王法治問諸僧尼若被如來衣不行如來行是假名僧與盜賊不異如是行者猶是弟子國中編戶一民今日以王力足相治問若爲外司聽察所得若爲寺家自相糾舉不問年時老少不問

門徒多少弟子當令寺官集僧衆鳴揵椎捨戒還俗著在家服依涅槃經還俗策使唯寃老舊者最多門徒者此二種人最宜先問何以故治一無行小僧不足以改革物心治如是一大僧足以驚動視聽推計名德大僧不應有此設令有此當依法治問其餘小僧故自忩言今日集會此是大事因緣非直一切諸佛在此非直一切尊法在此非直一切聖僧在此諸天亦應遍滿虛空諸仙亦應遍滿虛空護世四王亦應在此金剛密迹大辯天神功德天神韋馱天神毗紐天神摩醯首羅散脂大將地神堅牢迦毗羅王孔雀王封頭王富尼跋陀羅伽王阿修羅伽王摩尼跋陀羅伽王金毗羅王十方二十八部夜叉神王一切持呪神王六方大護都使安國如是一切有大神足力有大威德力如是一切善神遍滿虛空五方龍王娑竭龍王阿耨龍王難陀龍王跋難陀龍王伊那滿龍王如是一切菩薩龍王亦應遍滿在此天龍夜叉乾闥婆王阿修羅王迦樓羅王緊那羅王摩睺羅伽王人非人等如是一切有大神足力有大威德力八部神王皆應在此今日土地山川房廟諸神亦應充塞虛空如是幽顯莫不鑒觀唯無瑕者可以戮人唯

自淨者可以淨人弟子今日唱言此事僧尼必當有不平色設令刳心擲地以示僧尼乃數片肉無以取信古人有言非知之難其在行之弟子蕭衍雖在居家不持禁戒今日當先自爲誓以明本心弟子蕭衍從今已去至于道場若飲酒放逸起諸婬欲欺誑妄語噉食衆生乃至飲於乳蜜及以酥酪願一切有大力鬼神先當苦治蕭衍身然後將付地獄閻羅王與種種苦乃至衆生皆成佛盡弟子蕭衍猶在阿鼻地獄中僧尼若有飲酒噉魚肉者而不悔過一切大力鬼神亦應如此治問增廣善衆清淨佛道若未爲幽

司之所治問猶在世者弟子蕭衍當如法治問驅令
還俗與居家衣隨時役使願今日二部僧尼各還本
寺匡正佛法和合時衆皆令聽經法者如說修行不
可復令斷大慈種使佛子不續若有犯法破戒者皆
依僧制如法治問若有容受不相舉治者當反任罪
又僧尼寺有事四天王迦毗羅神猶設鹿頭及羊肉
等是事不可急宜禁斷若不禁斷寺官任咎亦同前
科別宜意是義論竟宜意如此

又

弟子蕭衍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

向已粗陳魚肉障累招致苦果今重復欲通白一言
閻浮提壽云百二十至於世間罕聞其人遷變零落
亦無宿少經言以一念頃有六十剎那生老無常謝
不移時暫有諸根俄然衰滅三途等苦倏忽便及欲
離地獄其事甚難戒德清淨猶懼不免況於毀犯安
可免乎雖復長齋菜食不勤方便欲免苦報亦無是
處何以故爾此生雖可不犯衆罪後報業強現無方
便三途等苦不能遮止況復飲酒噉食衆生諸僧尼
必信佛語宜自力勵若云菜食為難此是信心薄少
若有信心宜應自強有決定心菜食何難菜蔬魚肉

俱是一惑心若能安便是甘露上味心若不安便是
臭穢下食所以涅槃經言受食之時令作子肉想如
俱非惑豈須此法且置遠事止借近喻今已能蔬食
者厭惡血腥其於不能蔬食者厭惡菜茹事等如此
宜應自力迴不善惑以為善惑就善惑中重為方便
食菜子想以如是心便得決定凡不能離魚肉者皆
云菜蔬冷令人虛乏魚肉溫於人補益作如是說皆
是倒見今試復粗言其事不爾若久食菜人榮衛流
通凡如此人法多患熱榮衛流通則能飲食以飲食
故氣力充滿是則菜蔬不冷能有補益諸苦行人亦

皆菜蔬多恐患熱類皆堅強神明清爽少於昏疲凡
魚為生類皆多冷血腥為法增長百疾所以食魚肉
者神明理當昏濁四體法皆沈重無論方招後報有
三途苦即時四大交有不及此豈非惑者因心各有
所執甘魚肉者便謂為溫為補此是倒見事不可信
復有一種人食菜以為冷便復解素此是行者未得
菜意菜與魚肉如水與火食菜纔欲得力復噉魚肉
魚肉腥臊能滅菜力所以惑者云菜為性冷凡數解
素人進不得菜蔬之力退不得魚肉邪益法多羸冷
少有堪能是諸僧尼復當知一事凡食魚肉是魔境

界行於魔行心不決定多有留難內外衆魔共相嬈作所以行者思念魚肉酒是魔漿故不待言凡食魚肉嗜飲酒者善神遠離內無正氣如此等人法多衰惱復有一種人雖能菜食持此憍慢多於瞋恚好生貪求如是之人亦墮魔界多於衰惱又有一種人外行似熟內心麤惡見人勝已常懷忿嫉所行不善皆悉覆相如是等人亦行魔界雖復菜蔬亦多衰惱若心力決正蔬食苦到如是等人多爲善力所扶法多堪能有不直者宜應思覺勿以不決定心期決定人諸大德僧尼有行業已成者今日已去善相開導令

未得者今去皆得若已習行願堅志力若未曾行願皆改革今日相與共爲菩提種子勿怪弟子蕭衍向來所白右牒僧尼合一千四百四十八人並以五月二十二日五更一唱到鳳莊門二十三日旦光宅寺法雲於華林殿前登東向高座為法師瓦官寺慧明登西向高座為都講唱大涅槃經四相品四分之一陳食肉者斷大慈種義法雲解釋輿駕親御地鋪席位於高座之北僧尼二衆各以次列坐講畢耆闍寺道澄又登西向高座唱此斷肉之文次唱所傳之語唱竟又禮拜懺悔普設中食竟出

敘梁武帝與諸律師唱斷肉律

二十三日會其後諸僧尼或猶云律中無斷肉事及懺悔食肉法其月二十九日又勑請義學僧一百四十一人義學尼五十七人於華林華光殿使莊嚴寺法超奉誠寺僧辯光宅寺寶度等三律師升高座御席地施座餘僧尼亦爾制旨問法超等三律師曰古人云止沸莫若去薪息過莫若無言弟子無言乃復甚易但欲成人之美使佛種相續與諸僧尼共弘法教兼即事中亦不得默已故今集會於大衆前求律中意闇諸僧道律中無有斷酒肉法又無懺悔食肉法諸律師從來作若爲闇導使人致有此疑法超奉答律教是一而人取文下之旨不同法超所解律雖許噉三種淨肉而意實欲永斷何以知之先明斷十種不淨肉次令食三種淨肉末令食九種淨肉如此

漸制便是意欲永斷法超常日講恒作如此說制又問僧辯法師復作若爲開導僧辯奉答僧辯從來所解大意亦不異法超但教有深淺階級引物若論噉三種淨肉理當是過但教既未極所以許其如此制又問寶度法師復若爲開導寶度奉答愚短所解只是漸教所以律文許噉三種淨肉若涅槃究竟明於正理不許食肉若利根者於三種淨肉教即得悉不食解若鈍根之人方待後教制又問法超法師向答是文外意若依律文作若爲判奉答常日解義只作向者所說制問僧辯法師意復云何同超法師不奉

答問法超所鮮制問法超法師從來作此解律諸律師並皆噉肉爲不噉肉法超奉答不知餘人並若爲法超從來自不食肉制問僧辯法師復食肉不僧辯奉答昔恒不食肉中年疾病有時暫開制問寶度法師復云何奉答本住定林末移光宅二處不得進肉若在餘處爲疾病亦不免開問講律時噉肉不奉答講時必有徒衆於徒衆中不敢問不敢有兩義爲不敢食爲不敢不食制又問僧辯法師常日講律時爲當許徒衆食肉爲當不許若不許噉肉有食肉者應驅遣去若許者作若爲說奉答若約教解不全言不

許若論其意未嘗開許問今正問約教時爲許爲不許答約教不遮問不遮是許爲是不許答引其向理許其得食三種淨肉問見殺亦可不見聞殺亦可不聞疑作若爲得免答若見因緣不假疑聞因緣亦不假疑唯遇得者疑問以錢買魚肉是疑不答若理中理自是疑問不得以理中見答若理中爲論衆僧不應市魚肉今所問事中是疑不答若約教非疑問市中人爲誰殺答乃爲買者殺但買者不作此想問買肉者此人既不昏亂豈得不知是爲買者殺而不作此想答于時作現死肉心問爲自死詺作死爲殺詺作死答此旨是理中言約教辯只得如此問法師既爲人講說爲人明導爲人法城云何言只得如此但問作意使人買時作若爲意答買自死者意問若自死者處處應有寺中亦應有自死者何假往屠肉家買答理中居然是疑問若理中居然是疑者云何得不疑肉食僧辯無復對制又問此肉爲當作肉味爲當作菜味僧辯奉答猶作肉味問爲是慈心故食肉無慈心故食肉答此非慈心問若非慈心豈得非殺耶答理中常應不得約事故如此問律教欲使人出離不答令人出離問食肉得出離不答不得問若爾云

何令食肉答爲淺行者說引其令深問爲具足戒者說爲不具者說答爲具足者說問既爲具足者說不爲童蒙云何令答食肉而是引其令深答初教如此非是極教問云何初教教具足戒人答僧辯所解正自齊此制又問律教起何時僧辯奉答起八年已後至涅槃問若如此涅槃經有斷肉楞伽經有斷肉央掘摩羅經亦斷肉大雲經縛象經並斷肉律若至涅槃云何無斷肉事答律接續初教所以如此問律既云接續初教至於涅槃既至涅槃則應言斷肉答若制教邊此是接續初教通於五時不言一切皆同僧

辯解正齊此問法師既是大律師爲衆開導今日大衆取判法師不得言齊此齊此亦不得住不齊此亦不得住只問此是優波離律不答是問佛般泥洹時優波離既親在座云何律文不斷食肉答此是接續前近敎問若言接近敎近敎亦不明食肉且涅槃前迦葉已持修行不食肉法律若異此則非優波離律是異部家律云何用此講說以化羣僧僧辯不復奉答制問寶度法師說既同德同行云何解此語寶度奉答若律中事是優波離所出經事悉是阿難所出問若爾律中事便當皆不出經答若經中事牽律律

中事牽經問佛說經時有所制約便集以爲律何處方復牽律若經皆牽律是則說經應在律後答只言經中有明戒處愚謂應相關涉問若論相涉三藏義何嘗不相涉修多羅中亦有毗尼與毗曇毗尼中亦有修多羅與毗曇毗曇中亦有修多羅與毗尼不言無此義但問法師今所講律是優波離律義不違經不答今所講是優波離律與經不違問若是優波離律不違經者則斷肉義不應異涅槃答涅槃經顯斷肉律文雖不明而優波離意未嘗開肉問律既是具敎優波離既不開肉律何得無文法師此解殊爲進

退只可爲寺中沙彌式叉摩尼說不得以此答弟子答寶度愚解止自極此制又問下座諸律師復云何解龍光寺道恩奉答律文不斷涅槃經方斷肉問法師所講是誰律答是佛律問所引乃極弘曠只未知此律是優波離律不答優波離仰述佛律問優波離悉集佛所說不答集前四時不集涅槃時問若爾迦葉那得語阿難道佛從何處說法至涅槃時集修多羅藏語優波離道佛從何處說法至涅槃時集毗尼藏云何得言唯取前四時不取涅槃答涅槃時不復制戒問涅槃云夫食肉者斷大慈種我從今日制諸

弟子不得復食一切肉一切悉斷及自死者如此制斷是戒非戒道恩不復奉答制又問諸律師親自講律諸大法師盡講大涅槃經云何有時解素素是何義若不解是素解則非素素若使得不素戒既是淨亦可得使淨爲不淨不諸經律師覩違此教外書所云自踰短垣爲簡書法正是此義宣武寺法寵奉答閉檝門稱爲素開檝門稱不素問若爾衆僧云何開檝門答實自不應得開但貪欲情深所以如此問云何懺悔答懇惻至心是爲懺悔若能懺悔是大丈夫問諸學人即時懺悔不故如弟子請諸法師動至千

數導師唱導令懺悔者于時諸法師懺悔已不答那
得不懺問若懺竟出寺更食肉不答居然不食但其
中有無明多者或亦不免更食問出寺更食何如發
初作者輕重答一種問云何一種初直爾而食後已
經於諸佛前誓方復更噉云何一種答初人無慚愧
後人有慚愧乃得有勝初人義問若爾但先道慚愧
痛打前人而道我慚愧汝我打汝我慚愧汝我食汝
答如大邪見人無慚愧其既知慚愧故知羞不慚者
問先道慚愧而猶噉食此是知而故犯非謂慚愧若
使先時不知或是過誤後方起愧乃是慚愧豈非知

而故犯其罪大於不知又復慚愧不得重犯如其重
犯復是違破初心論此爲罪所以彌大答經有成文
耆婆云汝有慚愧故罪可滅慚愧卽是清白法問法
師是得經言不得其意此明若作罪後方知慚愧此
爲白法不言發初慚愧而故作罪以爲白法答經又
道慚愧爲上服若爾便有非上服義問義亦如此若
正作罪雖云慚愧終無所益若作罪後能生慚愧者
乃是上服法寵無復答法寵奉答事畢三律師並下
又勑始興寺景猷升高座讀楞伽央掘摩羅經所明
斷肉經文今載如左

大般涅槃經四相品上第七曰（此品今月二十二日會已唱此文法雲法師解說今二十九日不復重唱）爾時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食肉之
人不應施肉何以故我見不食肉者有大功德佛讚
迦葉善哉善哉汝今乃能善知我意護法菩薩應當
如是善男子從今日始不聽聲聞弟子食肉若受檀
越信施之時應觀是食如子肉想迦葉菩薩復白佛
言世尊云何如來不聽食肉善男子夫食肉者斷大
慈種迦葉又言如來何故先聽比丘食三種淨肉迦
葉是三種淨肉隨事漸制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
何因緣故十種不淨乃至九種清淨而復不聽佛告

迦葉亦是因事漸次而制當知卽是現斷肉義迦葉
菩薩復白佛言云何如來稱讚魚肉爲美食耶善男
子我亦不說魚肉之屬爲美食也我說甘蔗粳米石
蜜一切穀麥及黑石蜜乳酪酥油以爲美食雖說應
畜種種衣服所應畜者要是壞色何況貪著是魚肉
味迦葉復言如來若制不食肉者彼五種味乳酪酪
漿生酥熟酥胡麻油等及諸衣服憍奢耶衣珂貝皮
革金銀盂器如是等物亦不應受善男子不應同彼
尼乾所見如來所制一切禁戒各有異意故聽食三
種淨肉異想故斷十種肉異想故一切悉斷及自死

者迦葉我從今日制諸弟子不得復食一切肉也迦葉其食肉者若行若住若坐若臥一切衆生聞其肉氣悉生恐怖譬如有人近師子已衆人見之聞師子臭亦生恐怖善男子如人噉蒜臭穢所惡餘人見之聞臭捨去設遠見者猶不欲視況當近之諸食肉者亦復如是一切衆生聞其肉氣悉皆恐怖生畏死想水陸空行有命之類悉捨之走咸言此人是我等怨是故菩薩不習食肉爲度衆生示現食肉雖現食之其實不食善男子如是菩薩清淨之食猶尚不食況當食肉善男子我涅槃後無量百歲四道聖人悉復

涅槃正法滅後於像法中當有比丘似像持律少讀誦經貪嗜飲食長養其身其所被服麤弊醜惡形容憔悴無有威德放畜牛羊擔負薪草頭鬚髮爪悉皆長利雖服袈裟猶如獵師細視徐行如猫伺鼠常唱是言我得羅漢多諸病苦眠臥糞穢外現賢善內懷貪嫉如受瘂法婆羅門等實非沙門現沙門像邪見熾盛誹謗正法如是等人破壞如來所制戒律正行威儀說解脫果離不淨法及壞甚深秘密之教各自隨意反說經律而作是言如來皆聽我等食肉自生此論言是佛說互共諍訟各自稱是沙門釋子善男子爾時復有諸沙門等貯聚生穀受取魚肉手自作食執持油瓶寶蓋革屣親近國王大臣長者占相星宿勤修醫道畜養奴婢金銀琉璃硨磲碼碯玻瓈真珠珊瑚琥珀璧玉珂貝種種果蓏學諸伎藝畫師泥作造書教學種植根栽蠱道呪幻和合諸藥作倡伎樂香花治身摴蒱圍碁學諸工巧若有比丘能離如是諸惡事者當說是人眞我弟子爾時迦葉復白佛言世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因他而活若乞食時得雜肉食云何得食應清淨法佛言迦葉當以水洗令與肉別然後乃食若其食器爲肉所汙但

使無味聽用無罪若見食中多有肉者則不應受一切現肉悉不應食食者得罪我今唱是斷肉之制若廣說者則不可盡涅槃時到是故略說是則名爲能隨問答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第四曰爾時大慧菩薩以偈問言

彼諸菩薩等志求佛道者酒肉及與葱飲食爲云何
唯願無上尊哀愍爲演說愚夫所貪著臭穢無名稱
虎狼所甘嗜云何而可食食者生諸過不食爲福善
唯願爲我說食不食罪福

大慧菩薩說偈問已復白佛言唯願世尊為我等說食不食肉功德過惡我及諸菩薩於現在未來當為種種希望肉食衆生分別說法令彼衆生慈心相向得慈心已各於住地清淨明了疾得究竟無上菩提聲聞緣覺自地止息已亦得速成無上菩提惡邪論法諸外道輩邪見斷常顛倒計著尚有遮法不聽食肉況復如來世間救護正法成就而食肉耶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大慧白佛唯然受教佛告大慧有無量因緣不應食肉然我今當為汝略說謂一切衆生從本已來展轉因緣常

為六親以親想故不應食肉驢騾駱駝狐狗牛馬人獸等肉屠者雜賣故不應食肉不淨氣分所生長故不應食肉衆生聞氣悉生恐怖如旃陀羅及譚婆等狗見憎惡驚怖羣吠故不應食肉又令修行者慈心不生故不應食肉凡愚所嗜臭穢不淨無善名稱故不應食肉令諸呪術不成就故不應食肉以殺生者見形起識深味著故不應食肉彼食肉者諸天所棄故不應食肉令口氣臭故不應食肉多惡夢故不應食肉空閑林中虎狼聞香故不應食肉令飲食無節故不應食肉令修行者不生厭離故不應食肉我常

說言凡所飲食作食子肉想作服藥想故不應食肉聽食肉者無有是處復次大慧過去有王名師子蘇陀婆食種種肉遂至食人臣民不堪即便謀反斷其俸祿以食肉者有如是過故不應食肉復次大慧凡諸殺者為財利故殺生屠販彼諸愚癡食肉衆生以錢為網而捕諸肉彼殺生者若以財物若以鉤網取彼空行水陸衆生種種殺害屠販求利大慧亦無不殺不求不想而有魚肉以是義故不應食肉大慧我有時說遮五種肉或制十種今於此經一切種一切時開除方便一切悉斷大慧如來應供等正覺尚無

所食況食魚肉亦不敎人以大悲前行故視一切衆生猶如一子是故不聽令食子肉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曾悉為親屬鄙穢不淨雜不淨所生長聞氣悉恐怖
一切肉與葱及諸韭蒜等種種放逸酒修行常遠離
亦常離麻油及諸穿孔牀以彼諸細蟲於中極恐怖
飲食生放逸放逸生諸覺從覺生貪欲是故不應食
由食生貪欲貪令心迷醉迷醉長愛欲生死不解脫
為利殺衆生以財網諸肉二俱是惡業死墮叫呼獄
若無殺想求則無三淨肉彼非無因有是故不應食

彼諸修行者由是悉遠離十方佛世尊一切咸訶責
展轉更相食死墮虎狼類臭穢可猒惡所生常愚癡
多生旃陀羅獵師譚婆種或生陀夷尼及諸肉食性
羅刹猫狸等遍於是中生縛象與大雲央掘利摩羅
及此楞伽經我悉制斷肉諸佛及菩薩聲聞所訶責
食已無慚愧生生常癡冥先説見聞疑已斷一切肉
妄想不覺知故生食肉處如彼貪欲過障礙聖解脫
酒肉葱韮蒜悉爲聖道障未來世衆生於肉愚癡説
言此淨無罪佛聽我等食食如服藥想亦如食子肉
知足生厭離修行行乞食安住慈心者我説常猒離

虎狼諸惡獸恒可同遊止若食諸血肉衆生悉恐怖
是故修行者慈心不食肉食肉無慈慧永背正解脫
及違聖表相是故不應食得生梵志種及諸修行處
智慧富貴家斯由不食肉
央掘摩羅經第一卷曰上座迦葉捨種種甘膳之食
捨肉味食受持修行不食肉法第二卷云文殊師利
白佛言世尊因如來藏故諸佛不食肉耶佛言如是
一切衆生無始生死生生輪轉無非父母兄弟姊妹
猶如伎兒變易無常自肉他肉則是一肉是故諸佛
悉不食肉復次文殊師利一切衆生界我界即是一

界所食之肉即是一肉是故諸佛悉不食肉文殊師
利白佛言世尊珂貝蠟蜜皮革繒綿非自界肉耶佛
告文殊師利勿作是語如來遠離一切世間如來不
食若言習近世間物者無有是處若習近者是方便
法若物展轉來者則可習近若物所出處不可習近
若展轉來離殺者手則可習近文殊師利白佛言今
此城中有一皮師能作革屣有人買施是展轉來佛
當受不復次世尊若自死牛牛主從旃陀羅取皮持
付皮師皮師用作革屣施持戒人此展轉來可習近
不佛告文殊師利若自死牛牛主持皮用作革屣施

持戒人爲應受不若不受者是比丘法若受者非慈
悲然不破戒
唱經竟制又語諸僧道諸小僧輩看經未遍互言無
斷肉語今日此經言何所道所以唱此革屣文者本
意乃不在此正爲此二十三日法雲法師講涅槃斷
肉事于時僧正慧超法寵法師難云若經文究竟斷
一切肉乃至自死不得食者此則同尼乾斷皮革不
得著革屣若開皮革得著革屣者亦應開食肉法雲
法師乃已有通釋而二法師難意未了于時自仍通
云若是聖人故自不著此物若中行人亦不著此著

此皆是下行人所以不同尼乾者語有所含若無麻紵之鄉亦有開皮革義論有麻紵處大慈者乃實應不著但此事與食肉不得頓同凡著一革屣經久不壞若食噉衆生就一食中便害無量身命況日日餐咀數若恒沙亦不可得用革屣以並斷肉于時諸僧乃無復往復恐諸小僧執以爲疑方成巨弊所以唱此不受革屣文正欲釋一日所疑非關前制凡噉肉者是大罪障經文道昔與衆生經爲父母親屬衆僧那不思此猶忍食噉衆生已不能投身餧虎割肉貿鷹云河反更噉他身分諸僧及領徒衆法師諸尼及

領徒衆者各還本寺宣告諸小僧尼令知此意制說此語竟僧尼行道禮拜懺悔設會事畢出其晚又勅員外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周捨曰法寵所言衛愢而食衆生此是經中所明羅刹婦女云我念汝我食汝法寵此心即是經之羅刹又勅捨云僧辯所道自死肉若如此說鵰鶚鵂鶹觸處不死那不見有一自死者麞鹿雉兎充滿野澤亦不曾見有一自死者而貿死肉其就屠殺家貿死魚必就罾網處若非殺生豈有死肉經言買肉與自殺此罪一等我本不自爲正爲諸僧尼作離苦因緣又勅捨云衆生所以不可

殺生凡一衆生具八萬戶蟲經亦說有八十億萬戶蟲若斷一衆生命即是斷八萬戶蟲命自死衆生又不可食者前所附蟲雖已滅謝後所附蟲其數復衆若煑若炙此斷附蟲皆無復命利舌端少味害無量衆生其中小者非肉眼能觀其中大者灼然共見滅慈悲心增長惡毒此實非沙門釋子所可應行又勅捨云衆僧食肉罪劇白衣白衣食肉乃不免地獄而止是一罪至於衆僧食肉既犯性罪又傷戒律以此爲言有兩重罪若是學問衆僧食肉者此爲惡業復倍於前所以如此既親違經教爲人講說口稱慈悲

心懷毒害非是不知知而故犯言行既違即成詭妄論學問人食肉則罪有三重所以貴於解義正爲如說修行反復噉食魚肉傳酷生類作惡知識起衆惡對墜墮地獄疾於積矛善惡報應必也不亡凡出家人實宜深思又勅捨云聲聞受律儀戒本制身口七支一受之後乃至睡眠悶等律儀恒生念念得未曾有律儀所以爾者睡眠等非起惡心故不損不失乃至常生若起欲殺心於聲聞法雖不失身口戒而於戒有損非唯損不殺戒亦兼汙餘戒至於手挾齒齧動身口業則失身口戒爾時律儀無作即斷不續既

失不殺戒亦損污餘戒所以爾者旃陀羅人為屠肉時為何等人殺正為食肉者若食肉者即有殺分於不殺戒即成有缺若謂於善律儀受殺生分於不殺戒無所缺者是不善律儀人持八戒齋是惡律儀猶應相續若惡律儀人持八戒齋惡律儀不復相續者是知善律儀人受諸殺分是不殺戒即時便缺別解脫戒不復解脫惡律儀人無論持八戒齋但起一念善心惡律儀即斷若一念不斷多念亦應不斷若多念斷是知一念時斷善律儀人其事亦爾無論受諸殺分有少殺分不殺律儀即時亦斷菩薩人持心戒

故自無有食衆生理若缺聲聞戒終不免地獄等苦

廣弘明集卷之二十六

音釋　廣第二十六

喁魚凶切衆口向上貌　噍在笑切噍食之類也　瀹以灼切湯中瀹熟出之也　繭古典切蠶衣也　肫徒渾切小豕也　彘直例切豕也　枲胥里切麻也　鱓常演切魚名　轢郎擊切車所踐也　歠[illegible]　搋丑皆切以拳加物也　豢胡慣切圈養也　蒐所留切春獵也　膂力舉切脊中膂也　禴以灼切祭名　[illegible]切內也　杷蒲巴切　癮疹癮音隱疹章忍切癮疹小起也　齧五結切噬也　蛆子余切蟲名　蟒[illegible]切　丁計切　瘍音羊頭瘡也　瘤力周切　瘑古禾切禿瘡也　糺古酉切羅也　[illegible]　鷤[illegible]　蓏郎果切在木曰果在地曰蓏　蠱[illegible]　剞[illegible]　嬈爾紹切苛擾也　[illegible]物名也　屣所綺切　貿莫候切　攢祖管切　擣[illegible]也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七上

唐釋道宣撰

戒功篇第七（清信誠行顯目驗成登階聖域匪此不虛）

序

夫羣生所以久流轉生死海者良由無戒德之舟檝者也若乘戒舟鼓以慈棹而不能橫截風濤遠登彼岸者無此理也故正教雖多一戒而爲行本其由出必由戶何莫由斯戒矣是以創起道意先識斯門於諸心境篤厲懷行其狀如何故論云夫受戒者慈悲爲務於三千界內萬億日月上至非想下及無間所

有生類並起慈心不行殺害或盡形命或至成佛長時類通統周法界此一念善功滿虛空其德難量惟佛知際不殺既爾餘業例然由斯戒德故能遠大所以上天下地幽顯聖賢莫不憑祖此緣用爲基趾經不云乎戒如大地生成任持出有心發是曰生也聖道良資是曰成也法延六萬是曰任也保任三業是曰持也諸餘善法蓋闕此功有入此門便稱聖種非斯妄立是謂凡流長沒苦海出濟無日自法移東夏千齡過半在魏嘉平方聞戒法自爾迄今道俗流布然大聖垂教知幾厥先故使俗士憲章則有其有缺道人律儀有小有大所以五戒入戒隨量制開對境無非戒科約分在其力用是謂接俗之化不可定其時緣出家據道異於俗流備足時緣無開階級雖復位分大小兩學就行齊均上下五衆約過品類乃殊結正同存一戒戒者警也常御在心清信所存聞諸視聽故撮舉數四知奉法之有人焉

與隱士劉遺民等書（彭城劉遺民以晉太元中除宜昌柴桑二縣令值廬山靈遠足以往而不反遇沙門釋慧遠可以服膺丁母憂去職入山遂有終焉之志於西林澗北別立禪坊養志閑處安貧不營貨利是時閑退之士輕舉而集者若宗炳張野周續之雷次宗之徒咸在會焉遺民與羣賢遊處研精玄理以此永日遠乃遺其書）

釋慧遠

毎尋疇昔遊心世典以爲當年之華苑也及見老莊便悟名教是應變之虛談耳以今而觀則知沈冥之趣豈得不以佛理爲先苟會之有宗則百家同致君諸人並爲如來賢弟子也策名神府爲日已久徒積懷遠之興而乏因籍之資以此永年豈所以勵其宿心哉意謂六齋日宜簡絕常務專心空門然後津寄之情篤來生之計深矣若染翰綴文可託興於此雖言生於不足然非言無以暢一詣之感因驥之喻亦何必遠寄古人（於是山居道俗日加策勵遺民精勤偏至具持禁戒宗張等所不及專念）

禪坐始涉半年定中見佛行路遇像佛於空現光照天地皆作金色又披袈裟在寶池浴出定已請僧讀經願速捨命在山一十五年自知亾日與衆別已都無疾苦至期西面端坐歛手氣絕年五十有七光作篤終誡曰皇甫謐遺論佩孝經示不忘孝道盂似有意小兒之行事今郎上爲墓勿用棺槨孖雍從之周續之等策室相次各有芳績如別所云

與蕭諮議等書　梁元帝

蓋聞圓光七尺上映眞珠之雲面門五色旁臨珊瑚之地化爲金案奪麗水之珍變同珂雪高玄霜之彩豈不有機則感感而遂通有神則智智而必斷故碧玉之樓升堂未易紫紺之殿入室爲難必須五根之信以信爲首六度之檀以檀爲上故能捨財從信去有卽空李斯而談良可知矣竊以瑞像放光倐將旬日蹈舞之深形於寤寐抃躍之誠結於興寢稍覺千字之蒸嗤何曾之饌五鼎之味笑主偃之辭竈羹麟脯空聞其說羊酪猩脣曷足云也困于酒食未若過中不餐螺蚳登俎豈及春蔬爲淨欲吾子三日潔齋自寅至戌一中而已自有米如玉銳鹽類虎形雲麥之片遼東之藻十斤之梨千樹之橘青筍紫薑固栗霜棗適口充腸無索弗獲八功德水並入法流四王俱至偕讓弘道同志爲友豈不盛歟蕭繹䟽

答湘東王書　梁簡文帝

十八日晚於華林閤外省中得弟九月一日書甚慰懸想秋節淒清比如常也州事多少無足疲勞濠梁之氣不異恒日差盡怡悅時有樂事遊士文賓比得談賞終宴追隨何如近日注漢功夫轉有次第思見此書有甚飢惄吾蒙受菩薩禁戒遂預大士此十二日便於東城私懺十七日旦早入寶雲壁門照日銅龍吐霧紅泉含影青蓮吐芳法侶成羣金山滿座身心快樂得未曾有昨旦平等寺法會中後無礙受持天儀臨席睟容親證拜伏雖多疲勞頓還剃頂之時此心特至心口自謀併欲剪落無疑馬援遺蝨之談不辭應氏赤啞之諷僧璡與議不異昔日竟日問璡殊均子路探鉤取名名曰因理皇情印可今便奉行昨晡後方還所住徐摛庾吾光恒日夕鏡遠在直時來左右但不得個儻殊異盤下之時稍習節文欲避酒泉之職尹王相去既爾彌伸款對臨汝侯比多爲疾來宮小稀其間信使差得其簡睥兼屠事蝀爲洗馬時仲話言數語論辯句之侯東撫復成離闊衡山允嶷尋應引遊臨歧有歎望水興嗟但吾自至都已來意志忽恍雖開口而笑不得真樂不復飮酒垂二十旬次公醒狂自成無理知者艾數信述吾經過適

憶途遵江夏路出西浮日月易來已涉秋暮而韋述有長沮之弊必笑之災術異葛仙形均荀序弟復資其糧饒特爲經營轉禍爲福事均北叟分別已來毎增慨憶歎因月積想逐時旋毎有西郵事同撫髀相見之期未知何日贍言玉嶺靜對金闕懷勞之深未常弭歇善自保惜及此不多綱疏

與梁朝士書　釋曇瑗

光宅寺曇瑗白竊惟至人垂誨各赴機權故外設約事三千內陳律儀八萬誠復楷訓異門無非懲惡孔定刑辟以詰姦宄釋敷羯磨用擯違法二聖分教別

有司存頃見僧尼有事毎越訟公府且內外殊揆科例不同或內律爲輕外制成重或內法爲重外綱更輕凡情僞侻肆其阿便若苟欲利已則捨內重而附外輕若在陷他則棄內輕而依外重非唯穢黷時宰便爲頻垂理制幸屬明令公匡弼社稷和燮陰陽舟檝大乘柱石三寶遐邇向風白黑兼慶貧道忝居僧例頗曾採習毗尼累獲僧曹送事訪律詳決尋佛具切戒國有憲章絓僧家諍執未審依何折斷謹致往牒佇奉還旨庶成約法永用遵模釋曇瑗呈

與瑗律師書　釋惠津

惠津和南竊聞尋師萬日以禮見知而津伏奉未淹過蒙優接昔鄒陽上書乃可引爲上客宋玉陳賦則一賜以良田且復康會來吳才堪師表摩騰入漢行合律儀者哉故知道寄人弘德不孤立儔今訪古並非其例豈可虛佩寵靈坐安隆渥便是名踰分外譽超身表但法輪初啓請業者如雲非直四海同風天下慕義遂令負笈之徒排肩自遠歸仁之士繼踵來儀華陰成市曾何足云擧袂如帷豈得獨高前代況乃闡禪定之初門開智慧之燈炬信實傾河倒海宣說不窮先進者陷於金城後生者摧其利齒可號熏

修戒善能令十地瓔珞守持身行則使八正莊嚴允穆聖凡叶和幽顯加有懷鉛握錐之好聚螢流麥之勤或剖蚌求珠開河出寶而惠津一介無取內外靡聞學謝懸鍾言慚散帙同斯曲木空廁直蘭類此棄葭謬參玉樹乃知滄溟汪濊不待毫滴之珠華嶽穹祭穿侯遊塵之壤譬茲秋鳳如彼春林陸獨葉不預百枝落一毛何關六翮正言身名仰委觸途憑累區區寸誠喻如皎日不意三邊有務四郊多壘致使虧贊講筵請益成癈及言悲鯁寧可具披所冀難靜障除更敦諮受不任戀結行遣祇承惠津和南

答淨律師書　　釋曇瑗

信來枉告良用憮然余學慚拔萃人非准的中間雖曾講授不異管内闚天豈足作範後昆踵武前哲益身疾弗瘳門人引去一師盛業廢而莫傳五十之年忽焉將至長夜永懷惆悵何已每有好事者日相請逼遂以罷老復成自勵如法師數子本出名家洛下奇才當今利齒必欲採覈論部任持律藏方爲美器日見經塵復有海表奇僧聚中開士皆學無常師不遠而至訪道質疑足稱一時之樂不意胡兵犯蹕虜馬飲江塔廟焚如義徒道殣即日京華故老倚席不談乃復爰訪幽阿令其訓導久廢無次何以誨人故乃荊棘生乎口中雌黃謬於舌杪矣煎水求冰未足爲喻佇能近顧方陳寸款瑗白

天台山顗禪師所受菩薩戒文　　隋煬帝

弟子基承積善生長皇家庭訓早趨胎教夙漸福㥝攸臻妙機須悟恥崎嶇於小徑希優遊於大乘笑息止於化城誓舟航於彼岸開士萬行戒善爲先菩薩十受專持最上喻造宮室先必基址徒架虛空終不能成孔老釋門咸資鎔鑄不有軌儀孰將安仰誠復能仁奉爲和尚文殊冥作闍黎而必藉人師顯傳聖授自近之遠感而遂通波崙罄髓於無竭善財忘身於法界經有明文非徒臆說深信佛語幸遵時導禪師佛法龍象戒珠圓淨定水清澄因靜發慧安無礙辯先物後已謙挹成風名稱遠聞衆所知識弟子所以虔誠遥注命檝遠迎每慮緣差值諸留難亦既至止心路豁然及披雲霧即銷煩惱以年月日於揚州金城設千僧會敬受菩薩戒戒名爲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歸宗奉極作大莊嚴同如來慈普諸佛愛等視四生猶如一子云云既受戒已便舉法名諮帝爲總持菩薩也帝頂受已白曰大師禪慧内融導之以法澤可奉名爲智者斯同梁高舉約法師之徽號矣

統略淨住子淨行法門序　　釋道宣

夫淨住之來其流尚矣祖述法王開化導達之方統引羣生發信成濟之務也是以正法存沒畢乘信毀之功神用昏明終藉情勤之力竊聞輪王興運肇於有劫之初法主膺期開於濁惑之始其故何耶良有以也諒由淳薄結於夙心故使機感隆於視聽自教流震土六百餘年道俗忝仰其蹤可悉至於知機明略弘贊被時垂清範於遺黎導成規於得信者斯文在斯可宗鏡矣昔南齊司徒竟陵王文宣公蕭子良

者崇仰釋宗深達至敎注釋經論鈔略詞理掩邪道而闢正津弘一乘而揚十衆世稱筆海時號智山或通夢於獨尊謚天王之嘉稱或冥授於經唄傳神度之英規其德難詳輒從蓋闕以齊永明八年感夢東方普光世界天王如來樹立淨住淨行法門因其開衍言淨住者卽布薩之翻名布薩天言淨住人語或云增進亦稱長養通道及俗俱稟修行所謂淨身口意如戒而住故曰淨住也子者紹繼爲義以三歸七衆制御情塵善根增長紹續佛種故曰淨住子也言淨行法門者以諸業淨所以化行於世了諸法門故

有性相差別始於懷鉛終於絕筆凡經七旬兩袠都了遂開延廣第盛集英髦躬處元座談敘宗致十衆雲合若赴華陰之墟四部激揚同謁靈山之會咸曰闡所未聞清心傾耳故江表通德體道乘權綜而羽之用開靈府陳平隋統被及關河傳度不虧備于藏部後進學寡識昧前修曾不披尋任情抑斷號曰僞經相從捐擲斯徒衆矣可爲悲夫余以暇景試括撿之文寔菁華理存信本矣故知今所學教全是師心心何可師一至如此是以智度論云佛滅度後凡所製述弘贊佛經者並號阿毗達磨卽十二部經之所攝也聖教明訣理絕凡謀但以初學惑昧未能贍及輙又隱括略成一卷撮梗概之貞明摘扶疎之茂美足以啓初心之跬步標後鋭之前蹤又圖而讚之廣于寺壁庶使愚智齊曉識信牢強萬載之道遐開七衆之基成立敬而信者是稱淨行之人宗而行之不亾淨住之目貽厥諸友知其意焉

淨住子淨行法門 二十一條 并王融頌　蕭子良

皇覺辨德門一

九十六種道而佛道爲最上勝者非無其義夫立名所以表德非德無以顯名有名未必具德有德名非

虛唱是知名有眞假德有虛實豈可道俗混同竊名假實而不辨析者乎今覩殊教異軌分衢殊迹未嘗不有其名而闕其德不無其稱而求其用是知有名無德者外道也有德有名者佛道也譬若濟海託舟跂途寄足故經云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發行是道場能辦事故如是四弘六度俱稱道場精如此之勝因獲若斯之妙果所以解脫去其累般若窮其照相好表其容法身顯其德語其至仁則三念齊想言其自在則無畏獨步談其累功則十力爲用仰其妙極則不共之法神通方便無量法門洞達三世了照萬

有卓然明顯英聖超羣故號如來十號具足既自覺於生死昏夜又復起於未覺悟者斯可謂有其名德無不包具其美德無不備故知形端則影直聲調則響和未見貌醜鑒鏡有悅目之華體姹照水發溢羣之觀書云不登山無以知天之高不測水無以知地之厚也凡如斯之異學皆漏於佛之大道矣故經云世間亦有常樂我淨出世亦有常樂我淨世間者有名無義出世者有名有義故六師結誓經問佛名德佛答云最正覺自得不染一切法一切智無畏自然無師保至獨無等倫自獲於正道如來天人尊一切

智無畏今各既知至德有歸邪正異趣善惡分遥凡聖路隔幸得信因果悟非常順智流入正道諸聖並能悼川上之不追悟交臂之潛往病生滅之無窮慕我淨之恒樂凡我咸已仰風餐化割愛辭榮豈得不懍然增到形命相競者乎故當清和其性哀愍有形等心存濟以法惠施不犯不取有求不逆常志大乘內外相副是名具足清淨度門

頌曰紫實朱狂斯濫哲舛遥揚鑣分源競枻麗晉或幽澄舒無鈌水激波生煙深火滅情端徒總理向空徹不有明心誰驅聖轍

開物歸信門二

如來愍念衆生愛同一子何嘗不以善權方便弘濟益之津乎所以垂形丈六表現靈儀隨方應感法身匪一及其金容託體相好莊嚴顯發衆生欣樂瞻覩行則大千震動衆魔懾伏住則洞達諸定外道歸化坐則演示方等釋梵諮仰臥則開一實道三乘稟德言則三塗靜苦笑則四生受樂聞聲者證道見形者解脫當此之時豈不盛哉今者雖稟精靈昏惑障重進不覩分衛國城退不聞八音辯說將由罪業深厚煩惱牢固非唯恐不見前佛後佛來聖近賢深憂惡

道無由可絕發如此意實有切情之悲運如是想不覺痛心之苦豈容順默使流晏安苦海沈淪沸火而不自拔者乎當須慷慨凜厲挫情折意生增上心懺悔滅罪去諸塵累乃可歸信自不堅強其志亾身捨命捍勞忍苦銜悲惻愴者將恐煩惱熾火無由而滅無明重闇開了未期譬如牢獄重囚具嬰衆苦抱長枷牢大械帶金鉗負鐵鎖捶撲其軀膿瘡穢爛周遍形骸臭惡纏帀而欲以此狀求見國主貴臣雖復一心無息懇誠嘉到恐升高殿踐王莛亦無由而果假令愍念欲覩為難何以故以其具諸罪惡不離苦具

故若去枷脫鎖洗垢嚴服王不我礙自然而現今欲歸信亦復如斯將見如來相好光明者先當淨身口意洗除心垢六塵愛染永滅不起十惡重障淨盡無餘業累既除表裏俱淨方可運明想於迦維標清心於寶剎去諸塵勞入歸信門必然仰覩法身無礙如因脫枷鎖自然見於王我今除煩惱亦必覩諸佛若不如是雖復慇懃倍切直恐障礙難通豈可不五體投地如太山崩一心歸信無復疑想奉爲至尊皇太子七廟聖靈龍神八部一切劇苦衆生敬禮十方一切三世諸佛求哀懺悔既悔已後常行柔軟調和心

堪受心不放逸心寂滅心眞正心不雜心無貪悋心勝心大心慈悲安樂心善歡喜心度一切心守護衆生心無我所心如來心發如是等廣勝妙心專求多聞修離欲定奉戒清淨念報恩德常懷悅豫不捨衆生

頌曰生浮命舛識因情遷業雲結影慧日潛暉逶迤修道極夜無歸登山小魯泛海難沂參珉見璧辨礫知璣迷其未遠匪正何依

　滌除三業門三

身口意三禍患之首故經云有身則苦生無身則苦滅既知其患苦則應挫而滅之滅苦之要莫過懺悔懺悔之法先當潔其心靜其慮端其形整其貌恭其身肅其容內懷慚愧鄙恥外發書云禮無不敬敖不可長又曰過而能改是謂無過經云於一切衆生敬之如親想各自省其過然後懺悔衆等從無始世界已來至於此生由於身意造諸苦業並緣愚癡多違至教遂乃憍慢懈怠形用不恭眠坐放逸行動輕傲或入出僧坊登上堂殿禮拜旋遶形不畢恭或於父母師長上中下座善友知識前服用不端動止乖法非禮而覩用違禮製或盜三寶財及親屬物一切他

有抄掠强奪欺誑增減非分相陵或婬佚恣縱非時非處罔隔禽獸不避親族或造五逆水火焚澆攻略坑陷加毒無罪或剠劓刖刵考掠斫射傷毀斬截殘害剝裂屠割炮燒煮炙焞瀹諸如此罪或爲婬欲或爲財利或爲慳貪或爲癡我無慚賢愚不愧聖達今思此過若影隨形怖懼慚愧悲惻懺悔痛苦懺悔已有相加害者從今已去爲眞善友生生相向以法示誨願十方佛特加攝念悔身業障永更不造次懺口業此是患苦之門禍累之始書曰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國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一發榮辱

之主經云不得離間惡口妄言綺語諂曲華詞構扇
交亂故知有言之患招報實重廣如自愛經彰斯業
相又如經云失命因緣尚不妄語何況戲笑構扇是
非常以直心懺悔口業次懺意業意為身口之本罪
福之門書云檢七情務九思思無邪動必正七情者
喜怒憂懼憎愛惡欲者也九思者視思明聽思聰色
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利思
義此皆所以洗除胸懷去邪務正經云不得貪欲瞋
恚愚癡邪見故知萬惡川流事由心造何以知其然
若暫緣心起故口發惡言由意顯便行重罪今欲

織其言而正其身者未若先梏其心而次折其意故
經云制之一處無事不辦既心會於道身過不遏而
止意順於理口失不防而滅然身口業麤易可抑絕
意造細微難可塞盡廣如諸經說其相狀
頌曰樂由生滅患以身全業資意造事假言詮利衰
畢倚榮辱茲纏燕驥匪躡周錯徒鐫惑端夙緒愛境
旌懸不動一至何階四禪

修理六根門四

經云罪無定相隨因緣造既是因緣而生今亦隨因
緣而滅前已懺其重惡則三業俱明又欲莊嚴容體
則須六根清淨同知心之驅役諸識亦猶君之總策
諸臣故書云君人者懍乎如朽索之御六馬言其畏
敬御物不及於亾驗之此事曉然俱了但以萬境森
然感發內外更相因倚構接心識故經云心王若正
則六臣不邪須各慚愧制馭根識如法句經心意品
說昔有道人河邊學道但念六塵曾無寧息龜從河
出水狗將噉龜龜縮頭尾四脚藏於甲中不能得便
狗去還出便得入水道人因悟我不及龜放恣六情
不知死至輪轉五道皆由意根故須總明六根罪業
我從無始已來眼根因緣隨逐諸色見勝美之事不

能修學見不善之業隨順履行獲此雙眼其淨甚少
惟見無慚無恥之色不見賢聖神通方便作用之色
雖有雙目與盲不異是大可恥一也我從無始已來
耳根因緣隨逐外聲聞說正善信忠勸美不能修學
反生憤結聞邪惡事歡然順行緣此因故唯聞一切
不善音聲不聞清淨正法之聲十方諸佛常說妙法
我今不聞生聾不異是大可恥二也我從無始已來
鼻根因緣若聞正教戒德妙香初不樂聞反生妨礙
聞諸惡欲邪媚之香深心耽著由此業故墮大地獄
生在邊地不聞賢聖五分之香不聞三乘四攝等香

使我輪迴常與善隔是大可恥三也我從無始已來舌根因緣造過特多貪著厚味不淨說法致此罪緣常淪生死是大可恥四也我從無始已來身根因緣多造衆罪自重輕他增長癡愛由此業故得下賤報於佛勝緣無由攀附是大可恥五也我從無始已來意根因緣備造衆惡至人經教拔苦出要心不希行更生違拒乃學異論規圖罪種致無正信求名求利增長我見弄僻尤重臨死之時方悔虛過此大可恥六也

頌曰傾都麗住繞梁之曲肥馬輕裘蔥肴芳醁瞞黑

滋生昏寵競欲貌蕩魂浮身甘意觸靈龜攝根痛葵衛足蟲草或虞人如不勗

生老病死門五

尋夫遠劫已來三業所纏六根所惑染愛習業沈沒迄今生老病死實爲大苦故經云一身死壞復受一身生死無數盡天下草木斬以爲籌計吾故身不能數矣所以達人興厭高外界繫之表愚夫貪生恒淪死生之獄故須識過可得長辭如胞胎經云衆生受胎冥冥漠漠狀若浮塵在胎十月四十二變識微苦毒楚痛難忍臭處迫迮劇於牢獄飢渴寒熱過於餓鬼母飽急塞母飢悶絕食冷如冰食熱如火飲多如漂大海行急如墮險谷坐久如土鎮笮立久如懸廁屋下熏上壓無時不苦及將欲生倍復艱難如赤身赴刃叫聲震烈雖具此苦復多不全若一日百日一月十月或在胞胎墮落或出生母子喪命當思此生實是大苦次思老苦經云年耆相熟形變色衰坐起苦極餘命無幾涅槃經云譬如燈炷唯賴膏油膏油既盡光炷非久人亦如是唯賴壯膏壯膏既盡衰老之炷何得久住又如折軸無所復用如遭霜花人不欲視又經云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

樂當思此老復爲大苦次思病苦皆由風寒冷熱食飲不節四時變改則水石乖扶況此假合之體危脆之形望免四大不虧百一無惱豈可得也及至苦患切身心煩愁塞求生不差求死不絕痛楚百端窮憂自結屎尿臭處妻子爲之改容形骸不攝傷人爲之變色況單身寄病誰肯提携故經云慈父孝子至病死時不能相救此至言也實爲大苦次思死苦經云死者盡也氣絕神逝形體蕭索人物一統無生不終又經云去處懸遠而無伴侶無所破壞見者愁毒等經又云獨生獨死身自當之幽冥幽冥會見無期是

以聖人以身爲患豈復以死更受生乎往來五道勞我精神誓斷貪源絕其生本是故死苦實由此身如來出家立言此意

頌曰穠華易遷蘩蕉不實星髮鮐肌鄰光偈日二豎潛言十至空術生之往矣高松蕭瑟即化翻靈從緣墜質嗟嚌有識嗟然何汨

剋責身心門六

身爲苦本自所造集於生死中復增惡業不能改悔隨順佛語是故特須深自剋責經云見人之過口不得言已身有惡則應發露書云聞人之過如聞父母

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又云君子顯其過經云讚人之善不言已美書云君子揚人之美不伐其善經云恕己可爲譬勿殺勿行杖書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今以經書交映內外之教其本均同正是音殊名異若使理乖義越者則不容有此同致所以稱內外者本非形分但以心表爲言也經云佛爲衆生說法斷除闇惑猶如良醫隨疾授藥書云天道無親唯仁是與若出家之人觀空無常厭離生死行出世法是則爲內弃此爲外在家之人歸崇三寶持戒修善奉行禮義是則爲內弃此爲外今內外道俗共知內美之稱由心外惡之名在行豈得不捨外惡勤修內善若欲修行先自剋責當知求進是假名退檢是實法欲涉千里者必裹糧衞足而致也欲升彼岸者必聚智糧具戒足而登也所以能果者實由退檢覺察校試輕重故能卻斷無明退截老死愚闇滅則慧光發四相遷則戒德顯故知廉退者進之兆也貪進者退之萌也夫求而獲者虛則實愛情深故有傾危墮墜之苦此外道之法也退而獲者實則意無深戀故得常安涅槃之樂斯佛道之法也今者但應退檢不及以自責躬若志求進必損我傷物退檢檢失則彼我

兼利當知剋責心口是八正之路檢察身行是解脫之蹊是故如上善自剋責則無善而不歸也

頌曰瞻彼進德莫敢惑遑顧咨小智徒以太康豈無通術敵此榛荒雖有重離迹照螢光循情內省撫事外傷層羅一舉空念高翔

檢覆三業門七

剋責之情猶昧審的之旨未彰故以事檢心校所修習既知不及彌增悚惡何謂檢校檢我此身從旦至中從中至暮從暮至夜從夜至曉乃至一時一刻一念一頃有幾心幾行幾善幾惡幾心欲摧滅煩惱幾

心欲降伏魔怨幾心念三寶四諦幾心念苦空無常幾心念報父母恩慈幾心願代衆生受苦幾心發念菩薩道業幾心欲布施持戒幾心欲忍辱精進幾心欲禪寂顯慧幾心欲慈濟五道幾心欲勸勵行所難行幾心欲超求辨所難辦幾心欲忍苦建立佛法幾心欲作佛化度羣生上已檢心次復檢口如上時刻從旦已來已得演說幾句深義已得披讀幾卷經典已得理誦幾許文字已得幾過歎佛功德已得幾過稱菩薩行已得幾過稱讚隨喜已得幾過迴向發願次復檢身如上時刻已得幾過屈身禮佛幾拜已得

幾過屈身禮法禮僧已得幾過執勞掃塔塗地已得幾過燒香散華然燈已得幾過拂除塵垢正列供具已得幾過懸幡表刹合掌供養已得幾過遶佛恭敬幾十百帀如是檢察會理甚少違道極多白淨之業裁不足言煩惱重障森然滿目闇礙轉積解脫何由如上檢察自救無功何有時閑議人善惡故須三業自相訓責知我所作幾善幾惡

頌曰渾風緬沒旅俗膠加競文內疾誰覗心瑕再惟情反三省身華貴危窮濫貧懾豪奢邅迴六蔽紛綸七邪不圖厥始逸馬難圉

訶詰四大門八（四大謂地水火風也）

上已檢校所行多諸廢惰由此四大招致懈怠是故訶詰令其覺悟夫三界遐曠六道繁滋莫不依因四大相資成體聚則爲身散則歸空然風火性殊地水質異各稱其分皆欲求適求適非一所以乖忤易動故一大不調四大俱疾乍增乍損痾疹繽生風輕而地重水冷而火熱互相煎惱無時得安經喻四蛇信哉可患又此四大無慚無恥無恩無義我今恐其不安所以資給所須然彼四大初無愧感何以知之至如悲風霜殞嚴冬雪零便須綿纊衣裘臥褥溫室若

季夏熾景焬赫炎烈復須輕絺廣室風扇牙簟春秋改節氣候淸爽復須輕軟服御乃至食則甘肥珍餚充滿飲則瓜果溫漿冷水隨時資給安苦求樂此皆四大所須而我供贍未曾拒逆而此四大求索無慚不知有無有則充給不厭無則恐迫令得如飢須食不可暫闕脫致乖違內愁外戰增發火大不知我艱辛不恕我空乏唯欲貪求無有休息是名無慚云何無恥汝之所須無窮我隨給汝不少雖然當受初無愧容我既役智盡謀以相資贍而汝初無矜念於我於少日中不須衣食云何無恩今既得我如此供給

未嘗爲我造作善事獲我衣食飽暖怡懌反更思念作一切惡少時禪誦禮拜即生懈怠云何無義此四大身不可期懷不可委信我今爲汝種種供須反復橫起種種愛著驅逼於我行殺盜婬我既愚癡不能制華還相隨順生諸疾病或遭王法牢獄鞭杖爲汝所招我既嬰苦汝亦無利猶復不知更求更索從今日去不復隨汝流轉老病生死大海汝當隨我行道作諸善業方可給汝隨病衣食趣得支身以除飢渴汝當善自驅策令我早得五分法身常化遊行自在無礙

頌曰迅矣百齡綿茲六入出沒昏疑輿居愛習矻矻予求營營爾給匪德日歸惟殃斯集貪人敗類無厭自及昭回不希玄墟何泣

出家順善門九

上已檢校所行知垂道實遠剋責自咎則進趣有途前雖道俗總論混知其過然在家罪重出家罪輕但出家之人行業階差生熟難辨然阡陌而觀亦粗見其迹今出家者未登聖境而期望之人恒引聖責凡良由大教勝遠尊之者貴重法律精微信之者望深何以知然今欲見雅形妙相之體當覩儀容端麗之人欲觀仁義盛德之風當尋有禮有義之行何常見衆多之口競譏釋爲外道正以不足及言所以息譏在於衆僧動爲論端實由我法清勝嫉之者多我法高遠毀之者衆猶若城高則衝生道尊則魔盛今作闡提謗之者乃是爲怪就理而尋非無義而發試爲檢其所修比其所習福之深淺罪之厚薄可加意察之夫父母是孝戀難遣而能辭親妻子恩深難棄而能割愛勢位物情所競而能棄榮飢苦是人所難忍而能節食滋味是人所貪嗜而甘厭蔬澀翹勤是人所厭怠而能精苦七珍是人所悋惜而能捨離錢帛

是人所蓄聚而能棄散奴僕是人所資待而自給不使五色是人所欣覩而棄之不顧八音是人所競聞而絕之不聽飾玩細滑人所保著而能精麤無礙安身養體人所共同而能忘形捨命眠臥是人所不免而晝夜不疲爲業恣口朋遊人所恒習而處靜自檢白衣飲饌不知紀極而進食如毒白衣日夜無所不甘而已限以晷刻虛腹白衣則華屋嬿偶而已塚間離著又行住坐臥如是法禮拜圍遶如是法讀誦講說如是法食飲便利如是法受供行施如是法修道習行如是法略說如上無非有法數則三千威儀廣

則說不可盡餘如出家功德經說

頌曰澡身浴德晦迹埋名將安寶地誰留化城道場曠謐禪逕閑清風飄茀響宸轍徒嶅嘯傲焉虞脫落何營長揖有結永寘無生

廣弘明集卷之二十七上

音釋 廣第二十七上

職即步切弃擢也 謐莫橘切 扑亟西切拊手也 嗤抽知切笑也 猩所庚切猩猩能言獸也 蚳丈飢切蛤屬 惄乃歷切飢餒也 睟雖遂切潤澤貌 璡子鄰切 摛抽知切

倜他歷切倜儻卓異也 嶷疑其切九嶷山名 餽於既切客饗也 郵音疑 膛 胜部禮切股也 懲持陵切戒也 究古秀切窮也 偪音逼 紐 捹

上行書 合也 鼰 罳 殷 變 徵

阬古骨切阬殑勞也 鑣 遛 暑 娗 侗 亘 瘆 痤 嫮 錯 管 淪 悟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七下

唐 釋 道 宣 撰

在家從惡門十

俗士每言談之次或問白衣歸向何法無不答云釋氏純臣縱復實心錯背亦羞言其爭各所以爾者寔由大法精勝不欲與善相違故也既言其信當事與言同若言事相反者便是矯僞誑詔側佞邪媚天下所驚嗟四海所駭歎若欲真實期於三世者見沙門之過當知凡劣形服雖異喜怒何殊便思其理可崇本不在人何得以鄙恡之行用廢大道乎且其積習

勝業已積熙連沙喻可不深思令諸士女試自撿察實自多過瞋恚不避尊貴惡罵無復高卑貪求不計毀辱慳恡不知禮節婬欲不擇禽獸黜退不避親族加以憍慢放逸貢高慰恨諍訟邪命詐現異相以利求利惡求多求無有恭敬不隨教誨身見有見及以無見未嘗省退以禮自制一何苦哉唯恐我不勝人人莫及我經說起慢此業熾盛燒滅宿世所種善根又云爲惡雖少後苦無邊如毒在身終爲重患諸俗人等唯欲營生不知顧死然生不可保死必奄至尋此危命非朝則夕俄頃之間兇變無常如佛爲愚癡富老公說偈汲汲憂子財非我何所有愚人多預慮莫知當來變廣文如彼何得不思貪求積聚終必散失身死名滅唯業相隨又觀女人所起患毒倍於男子經云女人甚深惡難與爲因緣恩愛一縛著牽人入罪門女人有何好但是諸不淨何不審諦觀爲此發狂亂郁伽長者經云在家修道當觀女人生猒離想非常久想不淨想臭穢惡想羅刹惡鬼恒噉人想貪色難飽無止足想惡知識妨淨行想三惡道增愛苦不斷目前屠口惑人之具人爲所惑破家滅國殺親害子衆禍之本皆由女色

頌曰石磨則磷玉生雖堅維居必徙豈曰能賢冰開春日蘭敗秋年教隨類反習乃情遷命符三漏生偕十纏茲焉遂往憂畏方延

沈冥地獄門十一

萬法雖差功用不一至於明昧相形唯善惡二途而已語善則人天勝果差別於目驗述惡則三途劇苦皎然而非虛而愚惑之夫好起疑異多言人天是妄造地獄非實說以不親故便不知推因以測果由不了故復不知驗果以尋因既因果未分空扇是非疑途亂起明在何日無論未來其事難了但以即今善

惡是驗冥漠非妄夫有形則影現有聲則響應未見形存而影滅聲續而響乖故知善惡相資亦復如是幸各明信無厝疑心何謂地獄經中廣說此洲地下入大地獄最下阿鼻四萬由旬鐵城四周表裏火徹銅狗黑虵哮吼嚼咋甚可怖畏諸小獄者散在鐵圍山間海渚空野衆處備受寒熱難可具說獄各有主牛頭阿傍其性殘虐無一慈忍見受苦者唯憂不苦唯憂不毒或問獄卒衆生受苦甚可憐愍而汝無慈常懷毒害獄卒答曰諸受苦者由是不孝父母謗佛法僧罵辱親疎毀陷一切破壞和合瞋恚殺害貪婬

欺詐邪命邪求及以邪見憍慢懈怠放逸怨恨迷沒聲色耽著酒食犯所受戒不知慚愧具足惡業來此受苦受苦既畢恒加諫喻此是惡處今已得脫勿復重來然此衆生初無改悔今日得出俄頃復來勞我形力加毒於彼今觀此輩既不修善往趣泥洹則是無知不識避苦所以倍痛害之何由得生慈忍又經云有十惡業殺生偷盜能令衆生墮於地獄畜生餓鬼無量刧數乃得爲人還受短命貧窮等報又感外報棘刺沙礫水草少味不如意等且身口意此三發業之始自作教人見作隨喜此三成業之由現報生報後報此三感業之所故論云三三合九種從三煩惱生然前九位業通善惡受三塗報唯在三毒是故行人先須觀彼於此人身可有出理

頌曰冥津殊復曉高聽亦能卑陰精雖兩密幽夜有四知炎山爇烈火氷澗帀寒凘羅城振雲幕鋒樹鬱霜枝茹荼非云苦集木豈稱危求仁曾已得長歎欲何爲

出家懷道門十二

自大聖已還性體未圓三相所遷四山作固所以如來智周域外尚假苦切之言令諸有生得入律行今

居在凡愚善惡雜糅何能免點累之愆愛染之失若聞所說當深歎悼何時免離若斯之過不得内懷驚疑增其忿慽也然則起忿之來誠由著我如經所說執我見者生死大患第一破戒且舉一我無人不患自非正聚誰不弊之出家本意爲滅此惑故諸行者常須遮制積功不已漸得出有迷此不修還同無始徒在僧倫更招苦業今聞出家之美不得便言無惡又聞俗人之惡不可便言無善故通述之宜各警策夫出家者猶信故入道也當去愛著順佛語則出世之行成也若於行有虧則非謂之信也内既無信則

翦落納衣瓶鉢等於身無用略引數條不得自恣已去憒閙得空閑已離俗愛無攀緣已出馳動入寂定已離染著得無礙已捨苦境得無惱已離妻子無纏縛已棄飾好厭華侈已絕聲色滅貪求已斷榮辱去我見已向八正趣道門已披弘誓忍辱鎧已服解脫涅槃衣已登畢竟空寂舍已登慈悲喜捨堂已見迴向之大利已聽多聞自覺音佛見出家之利樂如此所以勸獎誡勵修學故經云蓋聞沙門之為道也捨家妻子捐棄愛欲斷絕六情守戒無為其清淨一心者則萬邪滅矣一心之道者聲色不能汙榮位不能動免離憂苦存亾自在塊然獨立捨五慳除兩穢二堅縛二障法二種垢二雨雹二癰瘡二燒法二種病四破戒者一謂三業不淨二謂聞空怖畏三謂不為泥洹四謂貪著我見又如經說菩薩修行先除四失謂捨欺誑重報恩決嫌疑滅諂心如是備行諸度妙行清淨廣大安住寂靜

頌曰韞石謬非真飾甎信為假竊服皐門上濫吹溜軒下鳳祀徒驚心騶文終好野貫相豈或照浮榮未能捨迹殊冠冕客事襲驅馳者已矣歇鄭聲無然亂周雅

在家懷善門十三

前已聞其惡深自鄙悼今顯其善悅以進道何以知之自非貪欲情厚染愛性深富貴意重勢利心濃者則不容安處累縛黑闇所纏故知在家者衆患之本矣故使室家妻子宗親眷屬周旋來往朋友遊處奉上接下皆須將意意不獨往其應筐篚筐之用非求不至既馳求事廣則念無窮惟念多蓄不顧無常擁積觸壞靡知分散是為欲不慳貪便不能得既眷屬纏繞百心不同不加鞭罰則為惡者衆雖曰止惡要由意瞋起是為欲不瞋恚亦不能得為此資生校計馳求萬方以利榮心不知患害水火盜賊艱苦備經或夭身命殘殺無辜宴集歡樂非此不濟起貪癡心謂我加爾飲噉之後暢快莫思是為欲不起癡而不能得當知白衣與善相違故曰所作之事與地獄對門又云居處如牢獄妻子如枷鎖財物如重擔親戚如怨家而今在窮苦之地繫縛憂厄艱辛纏累備諸苦惱不覩三寶不近正法窮迷闇障劇苦之內而能一日一夜守持清禁六時行道兼修六齋年三長齋或持一戒二戒三戒乃至五戒八戒十戒菜蔬節味檢身口意又率妻子內外眷屬迴向崇善建菩提因

或撤父母之供妻子之分財貨衣服甘珍餚果窮其所有敬供精潔合室營奉晨昏翹注或爲疾病患危急縣官牢獄或親族崩亾祈福魂路或生善滅罪始發信心系仰沙門在聖無別由其隨順佛正教故所以順佛語故出離生死若違佛語必墮惡道是故常應堅發正願願受化生自在飛行一切佛剎隨所感見應接羣生學佛威儀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巧便大慧開悟解脫於諸法中究竟無障盡虛空際大誓莊嚴

頌曰處塵貴不染被褐重懷珠美玉曜幽石曾蘭挺叢蕪四氏不爲侶三界豈能淪諒兹親愛染寧以財利拘煩流捨智實榛路坦夷途萬物竟何匹烈火樹紅芙

三界內苦門十四

夫三界牢獄四圍輪轉在家出家未斷我倒無得免者既爲生死所纏身心勞累遷變無窮無非是苦故經云三界皆苦何可樂者而衆生常惑謂言世間是常是樂出世樂因無常是苦何其沈迷頗此顛倒緣驗制身即覺苦受何得云樂略引數條證知唯苦若謂飲食爲樂者則應多所餐進身和心悅何意小乖分度便成疹患若謂衣服爲樂者則應春夏一服受心無厭何意寒暑異服明不甘樂所以苦本若謂室宇爲樂者何意不常一處既致馳動明知避苦若謂妻子眷屬爲樂者則應長相歌笑何意俄爾無常悲號哽咽當知眷屬實是苦本若謂妙色以爲樂者則應長悅心目永慰形骸何意須臾顏貌變改髮白面皺傷痛少年華美之豔故知此色本自是苦不是外來若謂好聲以爲樂者則應絲竹繁會觀聽無厭何意小久便致昏倦耳不樂聞當知是苦若謂酣酒以爲樂者則應適意逍遙長無惱患何故神昏心悶骨

節慘痛或因此事鞭杖鎖繫喪身夭命破家亾國受苦無量若謂朋遊爲樂者則應終日遊散不知厭極何意每一登臨少時便倦後更相攜無復行意若謂婬佚爲樂者則應血氣剛強眼明神爽少而不老壯而不變何意恣情逞欲輒有疲困抽腦徹髓頭眩眼亂心驚氣迫筋骨緩縱口燥脣焦四肢振掉抽拔五藏由此夭命當知婬佚實是苦本若謂榮位爲樂者則應始終不變無恥無辱何意黜陟之間憔悴立至已上諸條大舉而言然此六塵五情遊心之處無非是苦所以大聖覺察三界牢獄知苦不迷解脫生死

頌曰心怨動紛遶情怡飄遷五歡愛一離遠傷憂坐衰暮連幌結清陰高臺起風露爵毒綠芳旨夭伐寃修婞慾網必虧生緊冝或全兔眇眇夜何期悠悠終肯悟

出三界外樂門十五

佛世尊說三界世間總是苦聚非唯一苦而已又是無常無我不淨終歸於空出世之外則有常樂我淨具八自在而衆生長迷妄謂爲樂一何可悲且說一苦隨相有八何謂八苦所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五盛陰苦於一苦中更

有諸苦故諸行人策勵行道節身口意翹勤匪懈舉小無知謂之爲苦大聖圓照三達洞了知此小苦大樂正因雖有勞頓所期者大非謂爲苦故引諸行相用簡有心若捨身命憐愍衆生得佛金色身光明洞徹行住坐臥震動大千相若禮拜父母師長賢聖得佛頂相高明若不誑衆生讚揚其德得佛眉間毫相若行慈愛仁救衆生得佛紺青螺髮相若以光燈供養施人得佛項出日光相若以慈意視衆生者得佛淨目上下眴相若絕滋味十善化人得佛四十齒齊密相若說慈善志意堅强得佛四牙白淨相若絕口

四過得佛方頰車廣長舌相若行施平等得佛果肺七處合滿相若忍苦行決定無亂得佛師子臆相若行正淨醫藥救人得佛身方正相若行慈仁不杖衆生得佛修臂指長相若視地行不踐蟲命得佛行不蹈地相若手扶接有苦衆生得佛手內外握相若行四攝攝取衆生得佛手足網相若以淨心供養善人得佛手足輪千輻理相若施衣服隱過蔽惡得佛陰馬藏相若說除患疾法得佛鹿膞腸相若善莊嚴不解衆生肢節得佛鉤鎖骨相若柔和順塔右遶從人得佛右旋毛相若平治道去棘刺得佛一孔一毛相

若不服華綺沐浴於人得佛皮膚細軟相若掃塔除穢得佛身不受塵相若修萬行常願具足得佛胸卍字相若捨國城妻子得佛淨土眷屬賢聖相若自節食上味施人得佛上味相若常讀誦不惡口加人得佛總持口香氣相若說法引接衆生得佛面無飢渴滿口光辯才相若持戒無缺得佛法身圓備相若在山閒頭陀苦行得佛塵累都盡相若捨華堂幽林禪思衆生謂苦不能行之菩薩志意堅强所期者大不以爲苦故得自然宮殿七寶房舍早得成佛衆生猶自流轉生死海中豈非爲顛倒惑纏之所致也故當

勸加精進修行此行便出三界

頌曰端襟測煩海矯步寫埃氛三受猶絕兩八苦若浮雲翰心仰圓極罄質委方墳朝遊淨國侶暮集靈山羣燈祇開遠照香字薦芬薰俛首睇人俗信矣靜爲君

斷絕疑惑門十六

夫因果感應影響相生必然之道理無差舛而衆生業行不純善惡迭用以不純故報有精麤或貴或賤或美或惡其事迹匪一不了本行故致疑惑何者如精進奉戒應得長生子孫熾盛親族榮顯而返見身

命夭促門族衰殄居害之人應嬰促壽眷屬殘滅而反延年壽考宗强援廣清廉之行應招富足而見貧苦貪盜之人應見困窘而覩豐饒此乃緣其福故現世輕受如金剛般若云由持經故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輕賤故先世罪滅所以致有此疑者由其無明惑故妄起顛倒不能解了三世業相今略出數條世人惑事用以懲誡庶有識者識以除疑智人以生爲苦所以不忍愚夫貪生以生爲樂是一惑也智人以不生則不死故云涅槃寂滅之樂而愚夫惡死不知遠死之方是二惑也智人以居家爲苦譬之牢獄書云割情在於驕奢而愚夫染著以爲榮樂是三惑也智人知妻子之累故比之枷鎖書云割情在於所愛而愚夫以恩愛爲懽欣是四惑也智人以眷屬是繫縛之本放之如雠而愚夫繫戀以爲勝適是五惑也智人以榮利是自滅之筌書云割情在於速達而愚夫不計讒害取貴是六惑也智人以色聲香味爲苦本書云割情在於嗜欲而愚夫爲之沈溺迷醉且列如前不容致惑是以智人當勤自勉自生老病死不離其身勿生疑惑一生空過今更出之以顯疑相見布施者疾患早亡便起疑心慳恪

見持戒人過中不食致患懷疑自養見忍辱人撿心攝形致患懷惱勸令開意見誦經人旦夕緣理致患勸息見菜蔬人致患瘦弱勸噉肥美見坐禪者致患勸臥聞語引進便稱本情懈怠自恣隨順流俗曾不思量朝聞夕死如救頭然何有情賴更習常俗以死自誓方曰有志

頌曰生塗非一理識緒固饒津徒駭東陵富空嗟北郭貧國生曾已戾顏氏信爲仁逢尤昭往業習善會玆身勤憂永夷泰晏安終苦辛令名且云重豈若樹良因

十種慚愧門十七

既已同知在家男女之惡又見出家僧尼瑕累又聞疑惑顛倒之門退自思省實可慚愧經云慚愧得具足能滅闇障故又云慚如鐵鉤能制人非法若無慚愧與諸禽獸無相異也涅槃經云有二白法能救衆生一慚二愧慚者自不作惡愧者不教他作慚者內自羞恥愧者發露向人有慚愧故則能恭敬父母師長懷慚愧故罪則除滅顯相如此各須慚愧順清白法事乃無量略舉十條以為綱要第一慚愧諸佛如來往昔欲令我等離苦獲安所以發心行菩提道忍

苦受辱今成法身常以正法為我解說而我不能如說修行第二慚愧父母哀哀父母生我劬勞長養教詔常懷憂惕既為人子不順誨約反學凶强陵蔑貴賤既乖評子上失令名深為可愧第三慚愧諸子然彼實能晨昏定省色養無虧而終貧煎無物賑給故使諸子無由得立又闕教導使子愚昬實為可愧第四慚愧師僧然我父母生育訓誨不能使我出生死海今此師僧教我出家受增上戒懷羅漢胎得羅漢果而我違犯深為可愧第五慚愧弟子既能晨夕依教策修而反固遮有違聖說致使道業寸尺無功一生空過無法制奉顧斯負累亦可深愧第六慚愧帝王恒以十善化導天下故國土安寧五穀豐熟所以百姓安家復業出家之人泰然安樂任其禪誦而今懈惰深是可愧第七慚愧檀越出家所懷解脫為本形骸資待衣食為先所以諸俗為道與福供給資緣故隆正業而惑不全失於敬重亦可深愧第八慚愧良友知識化導見佛因緣今具梵行大經唱示而我闘諫反以為讎背逆三歸禮向神俗迷著善導故違正誨深可為愧第九慚愧所化諸人由我無德久不種緣致使開悟莫能津濟故令聽者徒枉功夫織闇

雜善不獲純淨內心自疚深可慚愧第十慚愧天龍神鬼護法冥祇我本發心誓度一切故諸天龍擁護無惱而我愆缺情志不恒唯知負恩但增慚愧

頌曰神膏施唯重玄酒恩未隆明璣隋水上潤玉藍田中稟天性所極資敬道攸崇羽毛共以勢輪軌相為通報德愴前雅酬言愛餘風遵途每多舛顧省能無忡

極大慚愧門十八

慚愧之義以不及為本若於正行悉能遵奉則無假慚愧書云內省不疚何憂何懼又曰心苟無瑕何恤

無家今既理妙難精觸向乖背一念之間造過無量過無量故慚愧亦應無量前已略舉大致其中枝派不可縷悉更立此門使尋文求旨知理無不攝也夫衆生以我見故不能推美於物引惡在已而於萬善不能修習見人勝行意欲陵之無慚之甚何得不見今列位顯之庶可欽迹若見直心行慚愧人我不能行願彼不作見行布施持戒人開解脫門願其早止見行忍辱精進人自不能行願早退沒見多聞修定者自不能行不欲使作見行慈悲喜捨者不能讚勉欲其不行見菜蔬一食者自不行故勸令退敗見行

伏心人應慚愧法乃勸不行乖八正道見學問誦經人自無此行不使彼作見闔進禮拜者自嬾惰故嫉令不行見有唱導梵音者自不及彼願不爲之見經行頭陀者既不能行反謗毀滅令擯叔世設法開化以此爲高義當生信滅罪祈福弘道而今登無畏座開廣笑譃之端飾詞自麗之美高言與色誹謗往還儀容傲佷初無謙遜永不退省我解未深唯詰諸者尋經有謬故經云若爲利養名譽我心愛黨而說法者是名非說若利於彼增信心故滅煩惱故起淨業故知慚知愧開八正路是名善說如過去世有苦岸

比丘說有衆生我人壽命違於佛語命終入阿鼻地獄仰臥伏臥左右脇臥各九百萬億歲爾後更歷諸餘地獄自外徒黨受苦難言故知不依佛教毀謗正法其罪實重當知法師實亦爲難其善則致福無量其惡則獲罪亦重是故法師應須極大慚愧然居在世間養生之急在於衣食由此衣食勞亂極深所須繒纊皮革無不損生殘命著他皮肉還養肉身乃至食噉一粒之食非用功夫無由入口推度前功商量我腹上入下出常流不止而於其中選擇精肥進納軟滑貪嗜美味無羞無恥須臾變改臭不可近將行

將坐如廁不殊何有智者於食生貪若生貪者大須慚愧與彼畜獸復何取別

頌曰冬狐理豐毳春鷰緒輕絲形骸翻爲阻心識還自欺華容羈丱日生平少年時驅車追俠客酌酒弄妖姬但念目前好安知身後悲惕然一以愧永與情愛辭

善友勸奬門十九

夫能了除疑惑內發慚愧勸奬之功善知識也今欲修習萬行非善知識無由進道經云如栴檀葉在伊羅林其葉則臭伊羅臭葉在栴檀林其葉則香書云

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借芳與惡人居如在鮑魚之肆與之俱臭又云近墨必緇近朱必赤故知善友能作佛事是大因緣是同梵行善知識者令能將我得外淨土惡知識者令能陷我墜於地獄當知善恩不可酬報夫善惡之理皎然明白但以任情適道則進趣之理遲善友勸獎使勇猛之心疾經有獎課之文書有勸學之說當知要行實由勸成故經云菩薩自身布施亦勸他人令行布施自行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亦勸他人令行此事然則勝美之事欣樂羨仰物之恒情今若徒有願樂之心不行願樂

之事未見其果猶若絕根思味其於飢渴終無濟益故略引數條盛行要事以相警誡今有財富室溫家給人足不勞營覓自然而至復有貧苦飢弊形骸勞悴終日願於富饒而富饒未嘗暫有以此苦故勸其布施力厲修福若有衣裘服翫鮮華克備又有尺布不全垢膩臭雜是以勸獎令施衣服及以室宇若見甘味珍羞連几重案又有藜藿不充困於水菜所以勸獎令施飲食若見榮位通顯乘肥衣輕適意自在復有卑陋猥賤人不齒錄塗炭溝渠坐臥糞穢此苦可厭勸令修福除滅憍慢奉行謙敬豈可他人常貴

我常在賤若見形貌端正吐言廣利又有面狀矬陋所言險暴此苦可捨勸令忍辱若見意力彊幹少病登勞行道無礙有人多患不安所行莫濟見有此苦勸施醫藥令其進趣故法句經云四時行道得度衆苦一者少年有力勢時二者有財物時三者遇三寶福田時四者當計萬物必離散時常行此四必得道跡應自督課不待他勸

頌曰蘭室改蓬心栴崖變伊草丹青有必渝絲素豈常皓曲轅且繩直詭木遂彫藻一簣或成山百里倦中道隆漢乃王臣失楚信元保勉矣德不孤至言匪虛造

戒法攝生門二十

前已勸獎於他我今自加課勵凡論課勵要必託境行因若心志浮蕩則進趣無寄然託境行因戒為其始可謂入聖之初門出俗之正路如乘此訓永處三塗人天長絕是以經云譬如大地長生萬物戒亦如是能生衆生人天華果故經云若無此戒諸善功德皆不得生良以三塗苦報罪障所纏人天勝果堪為道器欲感勝果非戒不生是以聖人先明此教然三歸五品戒法兩科七衆小學要以三歸為宗一乘大

敎必崇三聚爲本並如經律具顯規猷卓爾憲章行
業明逾鑒鏡今粗舉其大致用光恒俗所以發戒之
原須依三寶者蓋由佛法僧寶天人所尊歸依生信
必能出有若歸邪神反增苦趣故經說云歸佛淸信
士不歸諸天神故須先定邪正方識逆順經云信爲
道元功德之母智是解脫出有之因誠至言也若無
此信心志浮虛歸戒不得是以發足立信爲先何謂
三歸謂佛法僧此三可重故名爲寶何謂爲佛自覺
覺彼無師大智五分法身也何謂爲法能軌能正滅
諦涅槃淸淨無相也何謂爲僧能和和衆無學功德

自他滅處也何謂爲歸可憑可向也何謂爲寶能招
利樂正心依仗近獲人天遠登無學此則三寶區別
之門若論極敎理唯一統照無不周照周等覺謂之
佛寶體無非法謂之法寶至德常和謂之僧寶此乃
體一義三同性三寶衆生解悟信知佛性離此生死
招與利樂是故一切無不歸憑第一翻邪三歸第二
五戒三歸第三八戒三歸第四十戒第五具戒第六
十善戒第七大菩薩戒此之七戒所防過境近約大
千世界之內一切六根六大並是戒境廣如常說
頌曰金山嚴寶仞瓊琬烈瑳英擿狐譏不窟擔鵝豈
能栖淨花莊思序慧沼盟身倪六羣儻未一七衆固
恒齊端儀有直景正道無傾蹊維宮起以悟襄野竟
何迷

自慶畢故止新門二十一

從前發心已來知至德可歸檢校剋責滅諸惡門疑
惑旣遣慚愧續修勸獎兼行戒德又顯得捨如是之
罪障餐聽若斯之勝法豈得不踊躍歡喜嗟抃自慶
者乎經云八難難度一地獄難二餓鬼難三畜生難
四邊地難五長壽天難六雖得人身盲聾瘖瘂不能
聽受難七雖得人身六情完具而世智辯聰信邪倒

見不信三寶肆意輕侮此身死已便在三途隨業沈
沒久乃得出時在人道還不正信家生第八前後佛
間不覩正法徒生一世增長邪見具造衆罪尋爾徒
死是故經云徒生徒死甚可憐愍奉法行人先崇此
意生死大事不可自寬今略出自慶數條繫在心膂
佛言地獄難免而今同得免離此苦一自慶也佛言
餓鬼難脫而今同得遠於此苦二自慶也佛言畜生
難捨而今同得不樹此因三自慶也佛言生在邊地
不知仁義今在中國修習禮智四自慶也佛言生長
壽天不知植福福盡命終還墮惡道而今不以世樂

自娛迴以供養五自慶也佛言人身難得一失不返有過盲龜浮木之譬今得人身六自慶也佛言六根難具今無缺損七自慶也佛言丈夫男身難得我已得也佛言女人身者須知佛性則是丈夫我已知也佛言邪辯難捨我今歸正法也佛言佛前佛後是爲大難我今相與慷慨立志既見色像又聞正法則同鹿野滅惑不殊也佛言見佛爲難我今頂禮佛所記像功用等倫也佛言聞法爲難我今備得聞也佛言出家爲難我今具隨衆也佛言出家專信倍復爲難我今一心無敢二見敬法愛法以法爲師經中偈言

惟念過去世供養爲輕微蒙報歷遐劫餘福值天師淨慧斷生死癡愛銷無遺佛恩流無窮是故重自歸

頌曰春非我春秋非秋一經長夜每悠悠陶形練氣住元造啓蒙夷阻出重幽榮公三樂非爲曠箕生五福豈能求靈姿妙境往難集微言至道此云修年逢生幸會以慶盈愆貳過儻知憂畢故斷新別苦海希賢庶善憑智流

大忍惡對門二十二

夫道從苦生不由樂果德憑功建非情所集故經云忍辱第一道於諸衆生心無礙故以其在苦則多礙多惱起不善業今所以得無礙者良由在礙而修無礙故礙而不爲礙既於礙而無所礙豈非忍力之所致乎經云娑婆世界五濁之刹五痛五燒具諸惡報是故發大乘者多來此土以救苦爲資糧以拔惱爲要行此土一日修善勝於他方淨國百千萬劫所以爾者良由極苦之地心不及善而能於劇苦之中卓然發意忍苦受辱豈不奇哉所謂火中生蓮華此實爲希有他方淨土無修福地所以不及此土何者淨國七財豐溢不假布施攝貧窮也淨國律儀圓淨不假持戒攝毀禁也淨國則無辱無忍穢土無事非辱

在辱能忍勝他方也淨國精進如救頭然不假翹勤攝懈怠也淨國之人入法流水念念修順無出入觀不假寂定攝亂意也淨國智慧明滿不假才巧說攝愚癡也又淨國之人非無弘誓但弘誓之功不及淨土四攝四等例同無用淨國樂故則救苦之心薄惡土苦故則進善之心猛故經云行於非道通達佛道也夫欲發廣大心行菩薩行自非履危涉險備受艱難蹈熾火歷冰霜嬰苦切甘楚毒於萬苦中而能忍受者則道場可踐若無此惱忍何從生藉此煩惱起我諸善所謂塵勞之儔爲如來種當知忍者有力大

人功德之本所謂忍痛癢忍思想忍疾病忍飢苦忍疲勞忍寒暑忍憂悲忍熱惱忍惡罵無恥辱忍撾打無恚礙忍貪欲無愛著忍憍慢無背道忍所難忍忍所難行忍所難作忍所難辦能行此者眞可謂大忍辱矣

頌曰春山之下玉柢禽漢水之陽璧千金清業神居德非重潔已愚侶道已深愛憎喜怒生而習榮華芳旨世所欽鴻才巨力萬夫敵誰肯制此方寸心逸驥狂兕獷不御縶羈啗柙儻能禁遣情遣事復何想寂然無待恣幽尋

緣境無礙門二十三

經云在俗則謂之爲縛在道則謂之爲解解即無礙所致縛即資待所招今若欲有待於無待則有待更煩無待於無待則有待自遣有待既遣則無礙之門可入若志在於資養便覩縛纏更重但衆生凡類觸向多阻不資於物則自濟無方資於物者累之重也生累纏繞解脫何由今既深知其累累實爲苦何以知之今欲陸行非車轝人馬不動一累礙也今欲水遊非舟航不移二累礙也今欲養身非衣裘屋宅則無所憑託三累礙也今欲養命非粳糧黍粟五味柔軟則無所資待四累礙也今欲修習一慧髣像無向五累礙也今欲求見一佛及一淨土發奇特心冥漠不見六累礙也今欲徹視十方障礙滿目七累礙也今欲求佛聖智以除障惑近是衆生心行而我不覩八累礙也今欲披文尋義雖課心力近在淺言不達意旨九累礙也今欲誦習經典受已忘漏十累礙也凡此累礙其事無量聖人所無礙自在者由何而致實由遠諸塵勞自策爲本是所資待莫不勤役自辦不假於他而他爲我用所謂讓而得者則其理通求而獲者則其理滯菩薩不求自利但欲利益衆生是

以其利在已而得無礙衆生常利我忘彼所以恒縛而無解聖是可求而得非是永隔無津今若欲學聖捨凡者當遵聖人所習雖其途無量然津濟要趣唯一解脫耳故經云若自無縛欲解彼縛斯有是處今欲學菩薩道必須棄凡夫縛凡夫縛者唯願得五欲縱意自在實大縛也菩薩行人棄之不顧經云不得畜養奴婢畜生當自翹勤出離生死若假於他他還縛我無解脫期今云無奴不立無婢不辦此乃氣力強梁之時一旦臥牀百事同棄自救不暇何憂及人宜自勉勵則解脫之門易可登耳

頌曰恍象惚物終不名能舉鷲集竟誰辯絕智亾身
孰爲礙韜名戢曜故能顯匪日匪月灼以懸安飛安
翔虛而踐壁石無間恣出沒水火有性任舒卷敷教
應俗鶩泉流現迹依方迅風轉大哉超世莫與羣希
轅慕舜宜自勉

一志努力門二十四

從初辨德極於無礙善惡二塗凡聖苦樂明了審諦
斯言備矣唯應努力勤而行之經云感傷世間貪意
長流沒於愛欲之海吾獨欲反其源故自勉而特出
是以世世勤苦不以爲勞經云我與阿難空王佛所

共發菩提心我常勤精進所以速成正覺又云得正
法智已以無疲厭心爲衆生說斯可謂努力矣夫衆
生流轉三有觸苦相纏所以情識闇弱處淺多迷毎
一修善怯退遑擾念念之間百變再舛自非勸之以
努力獎之以剛幹則勇鋭驍果之心不發經云衆生
與無明怨賊鬬戰亦不異世間剋敵相禦世間則須
金鉦壯其氣鼓鍾激其忿鬱佛增其怒決烈成其力
不資此發勇不假此振威何能摧鳴條之戰拉牧野
之師乎今與煩惱共戰當集無漏之智命無畏之師
控道品之衆禦六度之侶建道場之幡擊甘露之鼓

著弘誓鎧冑被忍辱袍甲握智慧弓刀執堅固箭盾
精進督怠惰翹勤課不及發行登懽喜税駕頓法雲
種智斷其勇方便運其略於是無明老妖之賊協附
四魔之軍影響波旬因倚天女憑帶鬼神億千萬衆
擔山吐火雷電四繞欲入闇惑之旅退金剛之師由
乎菩薩忍調無想積德久善魔怨稽伏一念努力豁
然大明非法王壞正法王勝此並經中之盛事若不
努力何由辦也如人營家晨起夜寐劬勞督課便自
室內盈實飢寒不切但能努力無所不濟出世妙行
事不殊俗若小努力微復加意三明六通不足爲難

更運方便重課心形信順之忍漸深自至豈得空捨
一生虛過三塗切已力無所施方復生悔何嗟及矣
所以努力一門貫通前後位心極行唯此而已顯幽
明聖鑒照覽窮途故敢發言託文現意
頌曰像北二山尚有移河中一洲亦可爲精誠必至
鏤塵下意氣所感金石離有子刺掌修名立王生擢
髪美譽垂自來勤心少騫墜何不努力出憂危勝幡
法鼓縈且擊智師道衆紛以馳有常無我儼既列無
明有縛孰能窺

禮舍利寶塔門二十五

大聖詮化隨機感益譬若一音說法各得其解是故
應以現生蒙利者所以降神母胎誕聖王宮應以出
家蒙利者所以捨金輪位剃除鬚髮應以相好蒙利
者所以現成正覺坐菩提樹應以實相蒙利者所以
三轉法輪十二部經應以滅度蒙利者所以雙樹潛
輝現於涅槃良由衆生障業煩多是故聖化隨應不
一然則現於涅槃者復是增發悲戀之心以悲慕故
善心濃到凡禮拜像塔皆宜感發悲心潛然思慕慘
切其情追想正法我不餐仰泣想如來不親音旨如
入祖禰之廟覩靈若在歔欷無顏如來慇懃令我等

具諸苦行而我違背自墮惡道在於像末未蒙解脫
以苦報故憶如來恩是以今各歸心於此像塔嗚咽
涕零慚顏哽慟至心奉為至尊皇后皇太子七廟聖
靈今日信施龍神八部廣及一切劇苦衆生敬禮十
方三世一切諸剎土中所有如來形像靈廟敬禮釋
迦如來一切現在靈骨舍利敬禮如來現在頂骨舍
利敬禮如來現在髏蓋舍利敬禮如來現在眼睛舍
利敬禮如來現在一切紺髮紅爪舍利敬禮如來現
在一切指骨舍利敬禮如來現在一切牙齒舍利敬
禮如來現在衣鉢水瓶錫杖衆具敬禮過去四佛生

地并行坐遺迹敬禮如來得道樹寶塔敬禮如來轉
法輪處寶塔敬禮如來般涅槃處寶塔敬禮如來滅
後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敬禮阿育王所造無量諸
佛像敬禮天上人間海中龍宮一切像塔敬禮此國
諸州諸瑞聖像敬禮此國諸寺諸山無量靈像敬禮
天上人間海中無量形像願一切衆生不在佛前佛
後常見佛生常見佛出家常見佛得道常見佛涅槃
能建立是無量像塔盡於來際佛事不絕
頌曰越人鑄金誠有思魏后粧木亦云悲中賢小節
猶可戀去聖彌遠情彌滋祇樹蕭條多宿楚王宮寂

寞鞠遺基設像居室若有望開儀駐景曖如之連鄉
其日獨先後道悠命舛將無時傾懷結想側以慕垂
靈寫照拂塵疑

敬重正法門二十六

諸法本空寂滅無說以因緣故現有文字當知文字
經典本在破病滅惑為先惑既八萬四千故使教門
亦有八萬四千法藏至於病銷惑遣藥亦隨亡如栰
喻者可以情悉然羣生沈圂隨言封滯由此見故教
藥常陳所以金簡盈於寶殿玉軸煥於神宮辯析空
有於假實表發權智於無方故如來一代四十九年

隨緣示教種種說法及於涅槃但有聲教討隨言說必致淪亡然以義理談玄正宗無昧言雖得審金旨難爭故立法依用永刊定天魔外道莫敢侵陵自慧日已沈法雲遐布非夫簡冊無由獻功尊大迦葉法門英儁擊鍾聲告召集無學千僧一夏撰結遺言十二義求三藏文稱多羅葉典其量莫思蘊積西夏將及千載時運漸染東翻漢朝洎彼至今年垂六百雜錄正經七千餘卷詞義明敏談味無遺近則安國利人遠則超凡證聖備如卷部智者尋之至心奉爲至尊皇后皇太子七廟聖靈天龍八部乃至十方一切

劇苦衆生敬禮一切眞如正法藏敬禮十方一切諸佛所說法藏敬禮過去一切諸佛法藏敬禮賢劫初佛拘樓孫如來天龍宮法藏敬禮拘那含牟尼佛天龍宮中法藏敬禮迦葉佛天龍宮中一切法藏敬禮釋迦如來天龍宮一切法藏敬禮西印度黑蜂山寺一切法藏敬禮沮渠國大乘十二部法藏敬禮北印度石壁八字捨身法藏敬神禮州大國一切衆藏經典敬禮易州石經朔州恒安石窟經像敬禮一切受持三藏諸法師等敬禮一切禪師律師讀誦經典諸行人等願一切含靈入如是法門常能總持廣說教化通達無礙

須曰出不自戶將何由行不以法欲焉修之燕入楚待駿足陵河越海寄輕舟仁言爲利壯已博聖道弘濟邈難求通明洞燭煥曾景深凝廣潤湛淵流翼善開賢敷教義照蒙啓惑滌煩憂功成弗有名弗居淡然無執與化遊

奉養僧田門二十七

僧稱福田羣道宗尚斯何故耶良由發蒙俗之幽心啓正道之遐趣拯沈淪而將濟於三有御法綱而弘護於萬齡由是道被天下德光四俗能生善種號曰

福田德響犍椎又稱應供心乖理義行越法科則顯乖剃落之容幽受空樹之譬及與施主爲儔隊與骨肉爲瘡疣熱血之相可尋石女之倫不遠僧護佛藏明言不迷智論大經清範攸屬固當日須三省事必九思念念策心無時寧舍方可入三乘之一位預三寶之一員盛德可觀六道歸依而出有高行難擬七衆相從爲福田豈非形寄域中情超域外者也流俗纏糾封附昏迷處處生著何能遠出是以樹立僧寶爲俗良田令與福力得出生死不徒設也然佛超累表作範區中爲物受供而實不受法在除惑清淨非

情供養感果自隨生業僧含凡聖形繫往因縱成無
學猶嬰善報身謝無餘方出諸有今以形累亦緣多
須資待故凡施者敎多在僧然供養於僧備有三寶
故佛有言隨順我語供養佛也爲解脫故供養法也
衆僧受用供養僧也有斯理義故名衆僧良福田矣
奉爲至尊皇后皇太子七廟聖靈天龍八部乃至十
方一切劇苦衆生敬禮十方一切僧寶敬禮當來下
生佛兜率天彌勒菩薩僧敬禮遊方大士文殊師利
菩薩僧敬禮救苦大士觀世音菩薩僧敬禮護法大
士普賢菩薩僧敬禮滅罪大士虛空藏菩薩僧敬禮

十方一切行大道心菩薩僧敬禮十方一切行緣覺
心辟支佛僧敬禮十方一切行下乘者諸聲聞僧敬
禮賓頭盧閣住法萬載諸聲聞僧敬禮佛子羅睺羅
住法萬載諸聲聞僧敬禮剡州山海九億萬住法萬
載諸聲聞僧敬禮三千界內見在一切諸凡聖僧願
一切含靈常與賢聖同乘正道開智生福不墜惡趣
生生遭遇爲善知識拔除煩惱得出諸有
頌曰五玉已潤談而信入桂雖芳風乃掃妙理至言
唯聖寶不自伊人孰弘道照空觀法識遷流撫俗聽
光厭生老絕滅情嗜斷懽怡縱落豪榮棄彫藻親愛

倏忽信風煙財利悠悠若塵草測以龍雲登曰高濯
足江漢更皭皓

勸請增進門二十八

勸請者慇懃之至意也由發慇懃之意則願善之情
深矣是故於一切纖微之善咸須慇懃勸請增進令
生慧行不容中廢然勸請有二勸請衆生修行戒善
具諸德本勸請諸佛救護衆生說法久住十方四惡
趣我今悉勸請修持諸戒行獲得於人身十方一切
人我今悉勸請令修十善業得生於天上十方諸天
人我今悉勸請登立正定聚得離於惡道十方諸學

人我今悉勸請覺察諸煩惱速證無學地十方向羅
漢我今悉勸請知非究竟位唯有一佛乘十方辟支
佛我今悉勸請成就大悲智敎化諸衆生人天二乘
衆我今悉勸請體覺如來藏修習菩薩行一切諸菩
薩我今悉勸請修行十度行速登於十地兜率天菩
薩我今悉勸請常轉不退輪速下度羣生菩薩智未
明我今悉勸請金剛滅塵累顯發眞實相十方一切
佛初成正覺者我請轉法輪安樂諸衆生十方一切
佛若欲捨壽命我今歸命請願久住於世如是佛菩
薩我今皆勸請發此慇懃心是故稽首禮

頌曰俟河之淸逢聖朝靈智俯接一其遙白日馳光不流照葵藿微志徒傾翹遍盈空有盡三界綿塞宇宙磬入遼德光業遂升至覺寂寞常住獨能超煎灼欲火思雲露洗汨使水望舟橋弘慈廣度昔有誓法輪道御且徐驪

隨喜萬善門二十九

衆生以愚惑故多懷嫉妬增上之心是以見人行善則興惡想摧毀破壞不令成就然彼前人未必損行而此嫉者妄增惱熱增長惑業生死不絕是以聖人調心制意行此隨喜亦復勸請衆生如說奉行十方

一切衆所有微細善仁義及禮智孝養謙恭敬慈和及愛敬廉貞淸潔行若有如是善我今悉隨喜離欲在家人奉修如來戒三歸五八戒十善菩薩戒淸淨諸律儀離惡名聞者如是諸功德我今悉隨喜飯僧施法衣浴除煩惱垢救攝諸貧窮飢寒窮寒者疾病艱危苦施藥悲憐業如是等功德我今悉隨喜曠路作好井橋船度人物園林池花果施佛幷供僧渴乏除熱惱其福實無量如是等功德我今悉隨喜造經流法教然燈發慧明習誦及轉讀決了諸義趣若復爲人說倍增歡喜心如是諸功德我今悉隨喜建立諸塔廟堂殿及寶刹彩畫及木像金銀銅石等傳寫諸相好顯示於法身如是諸功德我今悉隨喜若有造僧坊牀帳及臥具令彼息心者安意於禪林出入苦空門次第寂滅觀如是諸功德我今悉隨喜如來大慈悲善說諸法門發生隨喜行令我等修學隨喜諸聲聞忍苦度生死隨喜諸菩薩不捨惡道受隨喜十方佛無畏天人尊能於三界獄引出諸衆生願令衆生類悉得於佛道是故我隨喜稽首禮諸佛

頌曰聞善若已觸良書見賢思齊美通詰感幽動地孝有誠殞首流腸忠爲操振禮摛文弘憲則機謀颺

勇靜姦暴明白入素志沖閒高論窮微契神興捐軀濟物不邀名輕財貴義豈期報百行萬善紛塗軌求詠馨想畢歡蹈

迴向佛道門三十

言迴向者以不著爲義原一切衆生備修萬行捨身命財所以不得解脫生死者皆緣耽著果報不能捨離若能不執其心修行攝度隨有微福迴施羣生向於佛道者則於果報不復生著便於生死蕭然解脫故經云如所說修行迴向爲大利是以一切所作善業皆應迴向兼勸衆生不著果報何者卽此身形果

報之本終日養飼莊嚴彫飾要必當死徒爲保著自
非愚闇所以貪受此身必有慧明何得無時不厭以
是智者撫臆論心不容貪著迴流生死十方諸衆生
所行微善業仁孝及謙敬慈愛柔和等忠正修禮智
矜逮賑孤窮如是世俗善悉迴向佛道一切諸外道
種種勤苦行五熱炙其身投巖赴水火反縛塗灰等
無量諸邪見今皆爲迴向同歸正覺道一切淸信士
歸戒行十善乃至諸女人亦能修福德又能善說法
開化衆妙福迴向施羣生共成無上道一切弟子衆
聞聲即解悟善來成比丘乃至四道果方便及初觀

苦空非常想亦迴施羣生共向無上道十方諸辟支
自然成緣覺深悟在別世曉了因緣法隱顯化衆生
獨處樂善寂如是兼一切盡迴向佛道十方諸菩薩
讀誦於經法入禪出禪者勸總行衆善如是等三善
一切衆德本亦迴施衆生歸向無上道一切諸善等
乃至賢聖果解空未能窮有無不雙盡悉令與一切
同入眞妙境著迴有相心皆向解脫道如是諸菩薩
我今勸迴向發此無著心是故稽首禮
頌曰悠悠九土各異形擾擾四俗非一情驅車秣馬
徇世業市交覇義衒虛名三墨紛紜殊不會七儒委

鬱曾未弁吉凶拘忌過數術取與離合實縱橫朝日
夕月竟何取投巖赴火空捐生咄嗟失道爾迴偶沔
彼流水趣東瀛

發願莊嚴門三十一

原衆惡所起皆緣意地貪瞋癡也自害害他勿過於
此故經號爲根本三毒能煩能惱勞擾身心於緣起
惡三三九種然此九種義通善惡三善根生名善業
道三不善根生名惡業道是故行人常一其心不令
動亂微起相見即自覺察守護六根不令塵染常發
弘願以自莊嚴願一切衆生皆從今日乃至菩提眼

常不看貪婬邪豔惑人之色不看瞋恚醜狀屠裂愚
癡疑闇倨慢邪衆之色願見一切十方常住法身之
色菩薩下生八相之色如來相好聖衆和會善集之
色願一切衆生耳常不聞悲啼愁嘆聲地獄苦楚聲
餓鬼畜生受苦聲八苦交對聲四百四病起發聲八
萬四千塵勞聲願耳常聞諸佛說法八音聲八萬四
千波羅蜜聲三乘聖果十地功德如是等聲願一切
衆生鼻常不聞殺生滋味飲食之氣三十六物革囊
之氣發欲羅綺脂澤之氣五辛能薰九相尸氣願鼻
常聞十方世界諸樹草木之香五戒八戒十善六念

諸德香學無學人十地五分十力八萬四千諸度無漏之香十方諸佛說法之香願一切衆生舌恒不嘗衆生有命身肉雜味能生煩惱滋味願舌恒嘗甘露不死之味天自然食在其舌根變成上味諸佛所食之味法喜禪悅之味解脫泥洹最上勝味願一切衆生身常不覺邪婬細滑生欲樂觸不覺鑊湯寒冰之觸餓鬼畜生諸苦惱觸四百四病寒熱風霜蚉虻蚤虱飢渴困苦等觸願身常覺清涼强健心悟安隱證道飛行八自在觸願一切衆生皆從今日乃至菩提意常覺知九十八使八萬四千塵勞之法十惡五逆

九十六種邪師之法三塗可厭生死大苦願意常知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佛爲醫王法爲良藥僧爲看病者爲諸衆生治生死患令得解脫心常無礙空有不染

頌曰心所期兮彼之岸何事浮俗久淹逭照慧日兮駕法雲騰危城兮出塵館芳珠燁兮聞歲時寶樹飀兮響昏旦清露搏甘永以挹喜園流禾常爲玩無待殷鼎方丈羞安用秦箏纖指彈勤誠款願長不渝習苦塵勞從此捍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七下

音釋 廣第二十七下

懟 徒對切，怨也 磷 良刃切，薄石也 厝 倉故切，置也 咋 陟格切，齧也 澌 相支切，流水也 荼 同都切，苦草也 哽噎 哽古杏切，噎一結切，聲塞也 嫭 胡故切，美好貌 腨 市兗切，腓腸也 窘 巨隕切，迫也 謔 迄却切，戲也 佷 下懇切，不聽從也 詰 契吉切，問也 繒 慈陵切，帛也 纊 苦謗切，絮也 毳 此芮切，細毛也 丱 古患切，束髮也 惕 他歷切，懼也 嚛 狼狄切，嚛的白貌 簣 求位切，土籠也 晼 委遠切，曖也 蹊 弦雞切，徑路也 兕 序姊切，野牛也 柙 轄夾切，檻也 騖 亡遇切，亂馳也 驍 堅堯切，健也 鉦 諸盈切 拉 荅合切，摧也 潸 師姦切，涕流貌 歔欷 歔休居切，欷香依切，悲泣氣咽而抽息也 剡 時染切，州名 驃 悲嬌切，驃馬銜也，亦作 鬻 余六切，賣也 衒 黃絹切，自矜也 沔 彌兗切，滾滿貌 逭 胡玩切，逃也 飀 力求切，高風也

廣弘明集卷之二十八上

唐釋道宣撰

啓福篇第八（福蹤樂門日用斯貴　準酌乘時行而不著）

序

福者何邪所謂感樂受以安形取歡娛以悅性也然則法王立法周統識心三界牢獄三科檢定一罪二福三曰道也罪則三毒所結繫業屬於鬼王論其相狀後篇備列福則四弘所成我固屬於天主道則虛通無滯據行不無明昧昧則乘分小大智涉信法明則特達理性高超有空斯道冒明如別所顯今論福

者悲敬爲初悲則哀苦趣之艱辛思拔濟而出離敬則識佛法之難遇弘信仰而澄神緣境乃涉事情據理惟心爲本故虛懷不繫則其福不同於自他倒想未移則作業有乖於事用故綿古歷今相從不息王者識形有之非我興任持於塔寺餘則因於不足多行施以周給是知爲有造業未曰超昇多由起過重增生死故云爲有造罪一向須捨爲有起福雖行不著由斯意致位行兩分滯則增生捨則增道道據逆流出凡入聖福則順生興倒結業故啓福本擬歷賢明

與朗法師書　北魏主拓跋珪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承妙聖靈要須經略已命元戎上人德同海嶽神算遐長冀助威謀克寧荒服今遣使者送素二十端白氈五十領銀鉢二枚到願納受

與朗法師書　晉司馬昌明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承叡德光時飛聲東嶽靈海廣淹有生蒙潤大人起世善翼匡時輒伸經略懸禀妙筭昔劉曜創荒戎狄繼業元皇龍飛遂息江表舊京淪沒神州傾蕩蒼生荼蓼寄在左衽每一念至嗟

悼朕心長驅魏趙掃平燕代今龍旗方興剋復伊洛思與和尚同養羣生至人通微想明朕意今遣使者送五色珠像一軀明光錦五十疋象牙簟五領金鉢五枚到願納受

答晉主昌明書　釋僧朗

僧朗頓首頓首夫至人無隱德生爲聖非德非聖何敢有喻忝曰出家栖息塵表慕靜山林心希玄寂靈迹難逮形累而已奉被詔命慰及應否大晉重基先承孝治惠同天地覆養無邊願開大乘申揚道味僧朗頓首頓首

與朗法師書　　秦主苻堅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大聖膺期靈權超逸陰盖十方化融無外若山海之養羣生等天地之育萬物養存生必澄神寂妙朕以虚薄生與聖會而隔萬機不獲輦駕今遣使人安車相請庶冀靈光迴蓋京邑今并送紫金數斤供鍍形像絹綾三十疋奴子三人可備灑掃至人無違幸望納受想必玄鑒見朕意

答秦主苻堅書　　釋僧朗

僧朗頓首頓首如來永世道風潛淪忝在出家栖心山嶺精誠微薄未能弘匠不悟陛下遠問山川詔命慇懃實感恩旨氣力虚微未堪跋涉願廣開法輪顯保天祚蒙重惠賜即爲施設福力之功無不蒙賴貧道才劣不勝所重僧朗頓首頓首

與朗法師書　　燕主慕容垂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澄神靈緒慈陰百國凡在含生孰不蒙潤朕承藉纂統方夏是膺昔蜀不恭魏武含慨今二賊不平朕豈獲安又元戎剋興征掃暴亂至人通靈隨權指化願兵不血刃四海混伏妥心歸誠久敬何已今遣使者送官絹百疋袈裟三領綿五十斤幸爲呪願

答燕主慕容垂書　　釋僧朗

僧朗頓首頓首能仁御世英規遐邈光敷道化融濟四海貧道忝服道味習教山林豈惟詔旨諮及國難王者膺期統有六合大能并小自是常倫若葵藿之傾太陽飛步之宗麟鳳皇澤載融羣生繫仰陛下高明何思不服貧道窮林蒙賜過分僧朗頓首

與朗法師書　　南燕主慕容德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遭家多難災禍屢臻昔在建熙王室西越賴武王中興神武御世大啓東夏拯拔區域遐邇蒙蘇天下幸甚天未忘災武王即晏永康之始西傾東蕩京華主上播越每思靈闕屏營飲淚朕以無德生在亂兵遺民未幾繼承天祿幸和尚大恩神祇蓋護使者送絹百疋并假東齊王奉高山茌二縣封給書不盡意稱朕心焉

答南燕主慕容德書　　釋僧朗

僧朗頓首陛下龍飛統御百國天地融溢皇澤載賴善達高鑒惠濟黔首蕩平之期何憂不一陛下信向三寶恩旨殊隆貧道味靜深山豈臨此位且領民戶興造靈刹所崇像福冥報有所歸僧朗頓首

與朗法師書　　秦主姚興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惣神履道飛聲映世休聞遠振常無巳巳朕京西夏思濟大猷今關未平事唯左右巳命元戎剋寧伊洛冀因斯會東封巡省憑靈伏威須見指授今遣使者送金浮圖三級經一部寶臺一區庶望玄鑒照朕意焉

與林法師書　晉王洽

洽稽首和南夫教之所由必暢物之所未悟物之所以通亦得之於師資雖玄宗沖緬妙旨幽深然所以會之者固亦簡而易矣是以致雖遠必假近言以明之理雖昧必借朗喻以徵之故夫殆陛之旨可得之於千載將絕之趣可悟之於一朝今本無之談旨略例坦然每經明之可謂衆矣然造精之言誠難爲允理詣其極通之未易豈可以通之不易因廣異同之說遂令空有之談紛然大殊後學遲疑莫知所擬今道行指歸通敘色空甚有清致然未詳經文爲有明旨耶或得之於象外觸類而長之乎今衆經甚多或取譬不遠豈無一言昭然易喻古人有云聖人之言可能使人信之不可能是以徵之於文未知所釋今故諮其數事思聞嘉誨以啓其疑洽稽首和南

南齊皇太子禮佛願疏　沈約

維年月朔日皇太子共稽首和南十方諸佛一切賢聖夫至理可祈必憑誠於正覺極妙有感乃歸仰於真如然後取證現前獲驗茲日去歲皇帝暫虧御膳小愆乾行四海震惶百司戰悚諱歷劫多幸夙世善緣忝生王家叨守儲嗣臣子心地倍用焦迫禁門旦啓欣問竪之安寢扉早闢訪膳夫之宰祇樹獨園伏膺下拜伽藍精舍稽足頂禮百神警衛萬福具臻曾不信宿聖躬和愈豈非三寶之弘慈十號之法力既而天從心欲誠願克果今於崇正殿奉還法會千僧仍留白僧八關行道又度二十同日出家惟願藉此功德奉資皇帝陛下壽與南山共久年將北極俱長道懋農軒德高堯舜上界八萬之劫可期下方七百之祚未擬元良之位長守膝下之權上嗣之所永保懷袖之愛以茲法田奉中宮皇后殿下福履攸善無忠不屆天母之德厚載不能加任姒之盛坤儀寧足匹未及諸王妃主宮掖嬪房未來因緣過去眷屬並同茲辰預此慈善又普爲積苦餓鬼受罪畜生三途八難六道十惡水陸蠢動山藪翾飛濕生化生有想無想皆藉今日慈悲咸道浣濯人天攝受幽顯證明庶憑衆力共相津濟謹疏

捨身願疏

優婆塞沈君敬白十方三世諸佛本師釋迦如來安養阿彌陀世尊云云一切衆聖今日道俗諸大賢德夫形非定質衆緣所聚四微不同風火亦異析而離之本非一物燕肝越膽未足爲譬靜念求我無時可得而積此淪昏生生不已一念償值曾未移時障習相蕩旋迷厥路橫指空呼名之爲有豈已傷物日夜靡休菑身外之財以充其慾攘非已之分用成其侈豈直溫肌啗腹若此而已哉至於積篋盈藏未嘗登體溢俎充庖既飫斯棄曾不知粟帛所從事非因已

悠悠黔首同有其分離多共寡猶或未均我若有餘物何由足仁者之懷不應若此侵他之財世稱爲盜盜之甚者孰過於斯幽顯推求無一或可君仰藉時來久乘休運玉粒晨炊華燭夜炳自此迄今歷年三十遂乃服冕榮國裂土承家潤盈身已慶流僕妾室非懸罄俸有兼金救寒止於重裘而笥委餘襲冬夜既蒙東壐而櫝有羸衾自斯已上侈長非一雖等彼豪家其陋已甚方諸窶室所適寔多悟此非常事由諸佛有懷捨散宜光道場飢寒困苦爲患乃切布滿州縣難悉經緣其當稱力因事一旦隨年頭目髓腦誠難輕慕虧已贍物未易頓行誓欲廣念深恩積微成著施路檀門冀或能踐以大梁天監之八年年次玄枵日殷鳥度夾鍾紀月十八在於新所創蔣陵皇宅請佛及僧髣髴祇樹息心上士凡一百人雖果謝菴園飦非香國而野粒山蔬可同屬饜兼捨身資服用百有一十七種微自損撤以奉現前衆僧夫室家患苦刀俎非切制除蕭散形質超然蠢彼羣生咸有佛性不因翦削此路莫由緣業舛互世諦煩記變形改飾即事爲難故關以八支導彼淸信一日一夜同佛出家本弘外教事非僧法而世情乖舛同迷斯路

招屈名僧賓之虛室主人高臥取逸閒堂呼爲八關去之實遠雖有供施之緣而非斷漏之業約今謹自即朝至于明旦捨遣俗累一同善來分留上德易成微志藉此輕因庶證來果功德之言非所敢及

南齊南郡王捨身疏

弟子蕭王上白諸佛世尊道德僧衆夫色固無象觸必歸空三世若假八微終散雖復迴天震地之威窮於寂滅齊冠楚組之麗靡救埃壤而嗜慾易縈每疚心術捨施難弘用迷假照弟子樹因曠劫嚮報茲生託景中璇聯華日彩玉組夙紆蕃麾早建蘭池紫爽

之乗擾於外閒𢇁帳翠帷之飾光於中㝛徒以心源
尚滯情路未昭識謝兼忘理慚獨悟不能叶調五氣
綏御六神霜暑或褰風露時舛是以敷襟上實栖誠
妙覺敬捨肌膚之外凡百一十八種當令經衛夙理
府給時順萬祉雲翔百妖窮濊望北極而有恒瞻南
山而同永又願宸居納祐則天均慶少陽介福儷日
承休儲妃闡膺祥之符皇枝廣惟祺之祚敬飾崇覺
嚴置寶幄仰延息心旁旅清信易茲弘誓證其幽疑
庶可以感降禎和招對靈應玄塗匪昧要之無爽

千僧會願文

弟子沈約上白十方諸佛十方諸大聖今日見前衆
僧三界非有五陰皆無四倒十纒共相和合一切如
電揮萬劫於俄頃丘井易淪終漂洸於苦岸迷塗邃
遠弱喪忘歸區區七尺莫知其假耳目之外謂爲空
談靡依靡歸不信不受生靈一謝再得無期約所以
撫心自惻臨踐非譬者也至聖凝寂無迹可尋緣應
所感事惟拯物持鉢安行出彼祇樹不逾停午以福
衆生芳塵餘法我然未改約以往夏遘羅痾疾帝上
哀矜深垂愍慮以月次徂暑日在丙寅仰會千僧於
其私宅隆茲重施弗知所限既已奉祇洪德又思自

罄家財一舉盈千力難私辦稍而後滿事或易充草
堂約法師於所住山寺爲營八集其一仰憑上定林
寺祐法主今月二十九日第十會集百僧於所創田
廬福不唐捐聞之經訓心路皎然又過於此凡有涓
塵應澄來業無巨無細咸歸聖主仰願十方共明此
誓豈足少酬天眷蓋以微寄誠心云爾

四月八日度人出家願文　梁簡文帝

弟子蕭綱以今日建齋設會功德因緣歸依十方盡
虛空界一切諸佛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尊法歸
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聖僧竊聞涅槃經言身如畫

水隨畫隨合是身不淨九孔常流凡夫愚人常行味
著愚癡羅刹止住其中又如瑞應經言沙門之爲道
也捨家妻子捐棄愛欲斷絕六情守戒無爲其清淨
得一心者則萬邪滅矣一心之道謂之羅漢聲色不
能染榮位不能屈難動如地以免憂苦故知出恩愛
獄薄俗爲難善來比丘其福深重弟子以此因緣今
日度人出家願一切六道四生常離愛欲永拔無明
根削道闇惑心修習般若慧足踐輕輪之光口說懸
珠之辯被忍辱鎧秉智慧刀乘菩薩車坐如來座結
纏披解頂相光明戒因清白後報尊重所有果業皆

悉勝出受持法藏爲佛眞子一切道行皆悉能行一
切大誓不休不息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佛仰
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尊法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
切聖僧咸加證明又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天
仰願十方淨虛空界一切諸仙仰願十方盡虛空界
一切聰明正直守護一切善神又願今日見前幽顯
大衆咸加證明今日誓願使弟子蕭綱得如所願滿
菩提願一切衆生皆悉隨從得如所願

八關齋制序

夫五宅易昏四流不泊業動心風情漂愛餘自非識

達眞空照靈珠於難曉神緣妙境畜慈根於未化無
以却此四魔登茲十善今列筵肅靜高宇開邃香吐
六銖煙浮五色目對金容耳餐玉韻無容使情緣異
染形不肅恭類倚於鶩宮同力於羊角宜制此心勉
祛斯辭象立制如左咸勉聽思謹條八關齋制如左
睡眠籌至不覺罰禮二十拜擎香鑪聽經三契一出
不請刺罰禮十拜二出過三契經不還罰禮十拜三
鄰座睡眠維那至而不語者罰禮十拜四鄰座睡眠
私相容隱不語維那者罰禮十拜五維那不勤聽察
有犯制者不即糺舉爲衆座所發覺者維那罰禮二
十拜擎香鑪聽經三契六白黑維那更相糺察若有
阿隱罰禮二十拜七聽經契終有不唱讚者罰禮十
拜八請刺無次第罰禮十拜九請刺白黑刺有誤者
罰禮十拜十

爲人作造寺疏

郢州某甲敬白竊以布金須達表精舍於給園影石
仙人造伽藍於離越莫不事表區中心憑眞外但四
纏惑惱去善源而無滌五濁重積非慧刃而安揮故
以愍彼濕新傷茲滴器今於郢州某山爲十方僧建
立招提寺棨貧郊原面帶城雉枕倚巖壑吐納煙雲

重門洞啓未創飛行之殿步櫚中霄猶寡密石之功
巖飾之理難階瓶鉢之資已罄道俗儻能微留善念
溥奬勝緣則事等觀香義同錫乘昔人修檀手雨七
寶前賢溥施掌出雙金福有冥移言無多遜謹疏

謝勑賚納袈裟啓 三首

臣綱啓殿師吳苗奉宣勑旨垂賚鬱泥細納袈裟一
緣分同妙葉界寫長縢拂石慚華裁金非重是日新
菜厥惟田服方使幽貞芳杜恥緝芙蓉仙客排雲羞
裳飛羽穢食凡軀無明膌識叨恩每重荷澤難勝不
任銘戴之至謹奉啓事謝謹啓

又

臣綱啓蒙賚鬱泥納袈裟一緣荀鐵秦縷因製緝而成文聲縞齊紈藉礬漿而受彩初開篋笥便覩舍衛四疇不出戶庭坐視南山縢陌竊以三銖輕穎稱美服於淨居千金巨麗得受用於迦葉而湛恩特被萃此愚躬霜降授衣曲澤便及喜溢心崖如從空中所墜忽不自知更謂寶支所出采襟四色事非離世鉤蘭兩葉殊澤實隆不任荷戴之至謹啓事謝聞謹啓

又

臣綱啓宣傳左右俞景茂奉宣勑旨垂賚鬱泥眞納九條袈裟一緣精同織縷巧均結毦邁彼良疇成斯妙服雖復貴比千金輕踰二兩無以匹此洪恩方斯殊賚臣臥疾累旬未堪行踐不獲即被新染陪侍寶坊塵緣穢體愧荷相集不任慚悚之至謹啓事謝聞謹啓

為諸寺檀越願疏

菩薩戒弟子蕭綱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佛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尊法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聖僧積習長夜輪轉覆灰末劫易危煩流難拯不樹兩門豈修二翼常恐虛蕉染惑永結駛河愛藤懸綱長垂苦岸敢承三寶覺悟之力於幽顯前發弘誓願今願為武當山太平寺并此鎮望楚白塔同安習善延明頭陀上鳳林下鳳林廣嚴等寺皆盡形壽永為檀越雖七寶四事多謝往賢一念片言庶符般若方類不滅之燈終非起煙之螢以此功德仰福皇帝春宮家國內外咸同此善乃至天龍八部六道四生普皆蒙福

設無礙福會教　　梁蕭綸

係紀大士廣濟義非為已導弘羣生種種方便所以虛已樂靜表之內經確乎難拔著自外典又加獨往斯意足論隱不隔眞乃為菩薩廬山東林寺禪房智表法師德稱僧傑實號人龍懷道守素多歷年所不為事屈不為時伸上下無常一相無相遂能捨彼耆闍來遊垢濁與言一面定交杵臼余以薄德謬臨大邦敬義未聞賚贊總至昔綺季之出漢年樊許之輿唐日茲廼聖主流慈天澤滂被異人間出復在此辰不勝舞蹈帝之恩昔也剋今月十日於栖賢寺設無礙會并致敬開士躬諮勝福下筵餐道凡厥民隸爰及庶士罔不率從咸皆請業上答乾慈永同彼岸外依事宜行

答湘東王書　梁簡文帝

暮春美景風雲韶麗蘭葉堪把沂川可浴弟召南褰訟時綴甘棠之陰冀州為政暫止褰襜之務唐景爲大言之賦安太述連璅之辯盡遊玩之美致足樂耶吾春初臥疾極成委弊雖西山白鹿懼不能瘉子豫赤丸尚憂未振高臥六安每思扁鵲之問靜然四屋念絕修都之香豈望文殊之來獨思吳容之辯屬以皇上慈被率土甘露聿宣鳴銀鼓於寶坊轉金輪於香地法雷驚夢慧日暉朝道俗輻湊遐邇畢集聽衆白黑日可兩三萬獨以疾障致隔聞道豈止楊侯有

關外之傷周南起留滯之恨第十三日始待法筵所以君長近還未堪執筆敬祖前邁裁欲勝衣每自念此愍然失慮江之永矣寤寐相思每得弟書輕疴遣疾尋別有信此無所伸

與琰法師書　二首

五翳消空韶光表節百華異色結綵成春道體何如恒清宜也對玩清虛既在風雲之表遊心入理差多定慧之樂弟子俗務紛紜勞倦特深聰然北嶺欽賢已積會遇之期庶必可得有緣之儔事等飢渴佇望來儀一日三歲想思弘利益理當無爽指遣此信無述寸冷綢和南

又

旦來雨氣殊有初寒攝衛已久轉得其力雖他方法界略息化緣祇桓之裏恒有語對眷佇之深無時不積久因倩師頻述方寸不知巧笑之僧頗為津及不耳前昨已來微事義聚龍象畢同應供皆集慧炬開心甘露入頂聞之善誼特盡歡怡想昧之懷轉復無極昔幼年經聞制旨受道日淺北面未深雖異禪那事同花水今改西下特蓄本心訪理質疑屬在明德不謂般若留難現疾未瘳問津無地歎恨何已伏承

輿駕尋幸伽藍冀於此時得一覩止辯論青豆之房遣惑赤花之舍追往年之宿眷述卽日之寸心此事必期冀非爽指遣茲承問佇有還書白和南

與劉智藏書　梁元帝

菩薩蕭法車置郵大士劉智藏侍者自林宗澂反玄度言歸以結元禮之心彌益眞長之歎故以臨風望美對月懷賢有勞寤寐無忘興寢方今玄冥在節歲聿云適日似青緹雲浮紅藥清臺炭重北宮井溢想禪說爲娛稍符九次成誦之功轉探三密山間芳杜自有松竹之娛巖穴鳴琴非無薜蘿之致修德之暇

差足樂也昔韓梅兩福求羊二仲鄭林騰名於馮翊
周黨傳芳於太原或有百鎰可捐千金非貴松子爲
餐蒲根是服未有高蹈眞如歸宗法海梵王四鶴集
林欒而相鳴帝釋千馬經丘園而踞步有一於此猶
或稱奇兼而總之何其盛也故知南臨之水已類呂
梁之川北眺之山彌同武安之嶺豈復還思豫浦尚
想瓊臺聽彼漢池載懷荒谷以此相求心可知矣僕
久厭塵邦本懷人外加以服膺常住諷味了因彌用
思齊每增求友常欲登却月之嶺蔭偃蓋之松挹琁
玉之源解蓮華之劒藩維有限脫屣無由每坐向謝

之牀恒思管寧之榻夢匡山而太息想桓亭而延佇
白雲間之蒼江不極未因抵掌我勞如何想無金玉
數在郵示弱水難航猶致書於青鳥流川弗遠佇芳
音於赤玉鶴望還信以代萱蘇得志忘言此寧多述
法車叩頭叩頭

與約法師書　沈約

周中書風趣高奇志託夷遠眞情素韻氷桂齊質自
接彩同栖年逾一紀朝夕聯事靡日暫違每受沐言
休道遙寡務何嘗不北茨遊覽南居宴宿春朝聽鳥
秋夜臨風匪設空言皆爲實事音容滿目言笑在耳
宿草既陳楸檟將合眷往懷人情不勝慟此生篤信
精深甘此藿食至於歲時包篚每見請求凡厥菜品
必令以薦弟子輒靳而後與用爲歡謔其事未遠其
人已謝昔之諧調倏成悲緒去冬今歲人鬼見分石
耳紫菜愴焉與想淚下不禁指遣恭送以充蔬僧一
飯法師與周情期契闊非止恒交覽物存舊彌當楚
切痛矣如何往矣柰何弟子沈約和南

與印闍梨書　劉之遴

大喜稽首和南大喜精誠無感奄丁禍罰攀號永往
五内屠鱠自咎自悼萬殁何補慈母臨終正念不亂

繫想諸佛及本師至乎壽盡凡夫戀著母子恩深嬰
此長別肝心破潰不能自任遺旨以三十兩上金奉
別充道場功德九月二十八日奉營安厝終始永畢
不可復希長號懊惱無心苟存伏度聞問理垂哀愍
所希運心救拔必使亡靈遊於淨土不圖此啓臨紙
崩絕大喜和南

與雲僧正書　王筠

弟子孤子筠頓首稽首和南弟子釁結幽明備嬰荼
蓼攀援崩踊肌髓糜潰尋繹煩冤肝腸寸斷號天叩
地永隔精誠捨命捐軀終無補益思欲仰福廣爲法

事以伸罔極之痛少寄追慕之誠鑄像度僧仰遵法
教建齋設會務依經典敷說大乘誘度羣生其福不
淺仰惟大正法師道心純淑至德凝深智包空有照
通眞俗多聞不窮機辯無礙一代師匠四海推崇弟
子宿植善因早蒙親眷情同骨肉義等金蘭外書所
謂冥契神交內典則爲善友知識敬藉微緣敢陳大
願來歲夏中欲仰請講說弘法之情既無彼此眷愛
之深特希降屈公私道俗要請既多故預諮聞必願
允遂豈圖一旦忽有斯臼臨紙崩劬厝言無次弟子
孤子王筠頓首頓首稽首和南

與長沙王別書

筠頓首頓首高秋淒爽體中何如願比勝納承入東
禮拜用深傾仰昔潘后遨遊不無是事或龍舟水嬉
或臨川送遠攬金飛旆汎此安流猶復見重良書以
爲盛德未有選日簡辰歸誠繫念尋法城之遊逅祇
園之聚翹心讚歎無以譬說僕風疾增彌寒廢蓬門
不獲執離彌深傾慼願敬勗白書不次王筠頓首頓
首

答雲法師書　劉孝綽

孝綽和南辱誨垂示勑旨所答劉太僕思効啓義窮
深遠語兼巧便伏聞希有身心踊躍昔戈盾夾車備
不虞於周后兵旗引駕防未然於漢君斯皆執心黃
屋瑞無紺馬事極寰㝢之中理隔天人之外皇上自
茲善覺降迹閻浮以住地之心行則天之化故能慈
導三有仁濟萬物猶以法藥未周寶船不倦解劒却
益躬詣道場瑞花承足人覩彫輦之威金輪啓路物
覩重英之飾顯實開權事均祇鷲本無四畏寧慮五
怨思効遂膚引梁丘隨劒之說日磾觸瑟之辭何異
迴龍象於兔徑注江海於牛跡聖旨慇懃曲相誘喻
豈直淨一人垢衣將以破羣生之暗室弟子世傳正

見幼覩眞言但惑網所縈塵勞自結微因宿植仰逢
法教親陪寶座預餐香鉢復得俱聽一音共聞八解
庶因小葉受潤大雲覆蒙開示深自慶幸不勝歡喜
略附陳誠劉孝綽和南

遠陽山寺願文　北齊盧思道

齊與二十有三載區宇乂安列聖重光百神受職天
平地成禮諧樂暢劒戟亾鑄江海無波皇帝體膺上
哲運鍾下武以至德字黔首大明臨赤縣深仁俯漏
惠化潛通榮鏡六幽照縣八表唐旌巳立舜輿不遠
而至般網既開宵翹咸遂其所壇凝休氣渚藹榮光

玄扈告符[redacted]翠[redacted]啓籙阿閣朝誼棘林夜靜西瑲協律南宮迎神衣氣操龜之俗懷音請吏反踵修股之渠膜拜空首四海灑然中外禔福慰候無警青軌大同猶以爲負扆垂旒人世微業功成治定域中小道投心覺海東意玄門手執明珠頂受甘露調御天人不徇嚴廊之重明行具足寧屑衷冕之尊十力四心東漸西被日月出矣風雨潤之屠門鮑肆化成嚴淨之所蜉蝣蟪蛄網於仁壽之域參墟奧壤王迹所基窰都是宅別館攸在襟帶遐長原陸爽秀高巖鬱起作鎮東偏峯羅羣玉鷲爲頭之狀非美樹列三珠難足

之形可陋洞穴條風生和雅之曲圓珠積水流清妙之音于時玉燭調年金商在律職方具禮効駕西巡六龍齊轡七萃按部雷動雷移凝鑾佇蹕乃建仁祠于彼勝地成之不日既麗且康昔周夜初明漢池云鑿事隔荒裔道若存亾哲王馭曆弘濟區有前聖後聖旦暮爲期以此勝因仰爲武成皇帝及清廟聖靈願西遇彌陀上征兜率雄視三界高臨四衢百年之神俯輕羣后一音所導遠同佛日皇太后福踰姜水祉邁塗山壽比太陰業均厚載聖主齊明兩曜合德二儀受錄錯於靈河開金簡於仙嶽龍宮爲紀未可匹其光大象天任地焉能喻其長久皇太子德茂元良道高上嗣牢籠啓誦孕育莊丕六宮眷屬諸王昆弟皆智慧莊嚴玉華松茂永侍披香長固磐石以茲博利被於萬品當使法界虛空生靈動植俱沐定水同蔭法雲斯謦或差無取正覺

北齊武成帝以三臺宮爲大興聖寺詔　魏收

門下皇居帝邑擬日瞻星仍離有常几席斯在雖今古推移文質代變而成世作範義貴適時朕奄家四海作孚萬國當陽負扆深存庇甿濟下利物無怠懷

抱昭仁訓俗不遺造次今臨繒聽朝咸極崇廣宴息之所不足溫華每謂爲之者勞居之者逸至於離宮別館有時遊幸耳目所及聊可忘懷而乃千門洞啓萬柱周架上迫雲漢下臨雷雨巧極金銅麗殫珠璧眷然長想良非宿心三臺並列撫擬自久天保之末經構甫興仍創棟宇規摹宏博有司過實匠人逞功氓庶勞止靡費難量既非殿寢正所便爲虛衛之地凝華生白經歷歲年不剪茅茨事頗逼下卑其宮室有可庶幾顧茲侈麗豈伊寧處自魏朝失政九域崩離人神無主實求明聖我太祖獻武皇帝握茲乾紀

執斯地綱懸持日月嘯吒風雲紀忠貞以成務感靈徵而大造爰以克定之初躬圖道場之業神迹冥果理燭幽明朕嗣膺寶祚永惟家祉仰祇先志尚琫玄門忍展聿修之重念歸喜捨之大肌膚匪悋國城何寶朗濟率土至於圓極可以三臺宮爲大興聖寺此處極土木之壯窮丹素之妍奇怪備於刻削光華畢於圖彩顧使靈心肸蠁神物弈會眞覺唯寂有感必通化爲淨土廣延德衆心若瑠璃法輪常轉灑甘露於大千照慈燈於曠劫

修起寺詔　後周明帝

制詔孝感通神聽天罔極莫不布金而構祇桓流銀而成寶殿方知鹿苑可期鶴林無遠敢緣雅頌仰藉莊嚴欲使功侔天地興歌不日可令太師晉國公總監大陟岵大陟屺二寺營造

隋文帝爲太祖武元皇帝行幸四處立寺建碑詔　李德林

門下風樹弗靜隙影如流空切欲報之心徒有終身之慕伏惟太祖武元皇帝窮神盡性感穹昊之靈膺錄合圖開炎德之紀魏氏將謝躬事經綸周室勃興同心匡贊問關二代造我帝基猶夏禹之事唐虞晉宣之輔漢魏往者梁氏將滅親尋構禍蕭察稱兵擁衆據有襄陽將入魏朝狐疑未決先帝出師樊鄧飲馬漢濱彼咸慼慄連城頓頹隋郡安陸未即從風敵人騁輪車之援重城固金湯之守乃復練卒簡徒一舉而剋始於是日遂啓漢東蕭繹往在江陵後梁稱制外通表奏陰有異圖心迹之間未盡臣節王師薄伐帝旅推鋒誅厥方命繼其絕祀有齊末亡凶徒孔熾連山巨防艱危萬重晉水之陽是其心腹於是鳴鑾執鉞假道北隣皮服欽風煙隨霧集懸兵萬里直指參墟左纛右拂麻積草靡雖事未既功而英威大

振齊人因以挫衂周武賴以成功尚想王業之勤遠惟風化之始率夷狄而制東夏用偏師而取南國豈徒湯征葛伯周伐崇侯而已哉積德累功福流後嗣俾朕虔膺君臨區有追仰神猷事冥眞寂降生下土權變不常用輪王之兵伸至人之意百戰百勝爲行十善故以干戈之器已類香華玄黃之野久同淨國思欲崇樹寶刹經始伽藍增長福因微副幽旨昔夏因導水尚且銘山周曰巡遊有聞勒石帝王紀事由來尚矣其襄陽隋州江陵晉陽並宜立寺一所建碑頌德庶使莊嚴寶坊比虛空而不壞導揚茂實同天

地而長久

於相州戰場立寺詔　　隋高祖

門下昔歲周道既衰羣凶鼎沸鄴城之地寔爲禍始或驅逼良善或同惡相濟四海之内過半豺狼兆庶之廣咸憂吞噬朕出車練卒蕩滌妖醜誠有倒戈不無因戰將士奮發肆其威武如火燎毛殆無遺燼于時朕在廊廟任當朝宰德慚動物民陷網羅空切罪已之誠唯增見辜之泣然兵者凶器戰實危機節義之徒輕生忘死干戈之下又聞殂落興言震悼日久逾深永念羣生蹈兵刃之苦有懷至道興度脫之業

物我同遇覩智俱愍思建福田神功祐助庶望死事之臣菩提增長悖逆之侶從闇入明並究苦空咸拔生死鯨鯢之觀化爲微妙之龍臺蚰之野永作玫瑰之鏡無邊有性盡入法門可於相州戰地建伽藍一所立碑紀事其營構制度置僧多少寺之名目有司詳議以聞

行道度人天下勑　　隋煬帝

大業三年正月二十八日菩薩戒弟子皇帝總持稽首和南十方一切諸佛十方一切尊法十方一切賢聖僧竊以妙靈不測感報之理遂通因果相資機應之徒無爽是以初心爰發震動波旬之宮一念所臻咫尺道場之地雖則聚沙益斛實覆簣於著山水滴已微乃濫觴於法海弟子階緣宿殖嗣膺寶命臨御區宇寧濟蒼生而德化弗弘刑罰未止萬方有罪寔當憂責百姓不足用增塵累夙夜戰兢如臨淵谷是以歸心種覺必冀慈愍謹於率土之内建立勝緣州別請僧七日行道仍總度一千人出家以此功德並爲一切上及有頂下至無間蜎飛蠕動預更識性無始惡業今生罪垢藉此善緣皆得清淨三塗地獄六趣怨親同至菩提一時作佛

於行陣所立七寺詔　　唐太宗

門下至人虚已忘彼我於胷襟釋教慈心均異同於平等是知上聖惻隱無隔萬方大悲弘濟義猶一子有隋失道九服沸騰朕親總元戎致慈明罰誓牧登陑曾無寧歲其有桀大愚惑嬰此湯羅銜鬚義憤終于握節各徇所奉咸有可嘉日往月來逝川斯遠雖復項籍方命封樹紀於丘墳紀信捐生丹青著於圖象猶恐九泉之下尚淪鼎鑊八難之間永纏冰炭愀然疚懷用忘興寢思所以樹立福田濟其營魄可於建義已來交兵之處爲義士凶徒隕身戎陣者各建

寺刹招延勝侶望法鼓所震變炎火於青蓮清梵所
聞易苦海於甘露所司宜量定處所并立寺名支配
僧徒及修造院宇具爲事條以聞稱朕矜愍之意破薛舉於豳州立昭仁寺破霍老生於台州立普濟寺破宋金剛於晉州立慈雲寺破劉武周於汾州立弘濟寺破王世充於邙山立昭覺寺破竇建德於鄭州立等慈寺破劉黑闥於洺州立昭福寺右七寺並官造又給家人車牛田莊并立碑頌德

爲戰亾人設齋行道詔

門下刑期無刑皇王之令典以戰止戰列聖之通規是以湯武干戈濟時靜亂豈其不愛黔首肆行誅戮禁暴戢兵蓋不獲已朕自隋末創義志存拯溺北征

東伐所向平殄然黃鉞之下金鏃之端凡所傷殪難用勝紀雖復逆命亂常自貽殞絕惻隱之心追以愴恨生靈之重能不哀矜悄然疚懷無忘興寢且釋氏之教深尚慈仁禁戒之科殺害爲重承言此理彌增悔懼今宜爲自征討已來手所誅翦前後之數將近一千皆爲建齋行道竭誠禮懺朕之所服衣物並充檀捨冀三途之難因斯解脫萬劫之苦藉此弘濟滅怨障之心趣菩提之道

度僧於天下詔

門下三乘結轍濟度爲先八正歸依慈悲爲上流智慧之海膏潤羣生翦煩惱之林津梁品物任眞體道理叶至仁妙果勝因事符積善朕欽若金輪恭膺寶命至德之訓無遠不思大聖之規無幽不察欲使人免蓋纏家登仁壽冥緣顯應大庇含靈五福著於洪範三災終於世界比因喪亂僧徒減少華臺寶塔窺戶無人紺髮青蓮櫛風沐雨眷言凋毀良用憮然其天下諸州有寺之處宜令度人爲僧尼總數以三千爲限其州有大小地有華夷當處所度少多委有司量定務取精誠德業無問年之幼長其往因減省還俗及私度白首之徒若行業可稱通在取限必無人

可取亦任其闕數若官人簡練不精宜錄附殿失但戒行之本唯尚無爲多有僧徒溺於流俗或假託神通妄傳妖怪或謬稱醫筮左道求財或造詣官曹囑致贓賄或鑽膚焚指駭俗驚愚並自貽伊戚動推刑網有一於此大虧聖教朕情深護持必無寬捨已令依附內律參以金科具爲條制務使法門清整所在官司宜加檢察其部內有違法僧不舉發者所司錄狀聞奏庶善者必採惡者必斥伽藍淨土咸知法味菩提覺路絕諸意垢

斷賣佛像勅

勑旨佛道形像事極尊嚴伎巧之家多有造鑄供養之人競來買贖品藻工拙揣量輕重買者不計因果止求賤得賣者本希利潤唯在價高罪累特深福報俱盡違犯經教並宜禁約自今已後工匠皆不得預造佛道形像賣鬻其見成之像亦不得銷除各令分送寺觀令寺觀徒衆酬其價直仍仰所在州縣官司檢校勑到後十日內使盡

與暹律師等書　唐褚亮

竊伏下風久挹高義有懷靡託於邑良深春暮清和道體休納弟子植生多幸早預法緣近於華嶽創立僧宇此山蘊蓄奇秘控接煙霞削峯累仞靈泉百丈神仙以爲勝地賢哲之所同歸結構雖淹禪誦猶寡厥道興廢弘之在人且棟梁三寶必資龍象之力羽儀四衆尤待鴛鷺之羣法師等學洞經典聲宣眞俗實宜共化蒼生升於彼岸且遠人屈巳存乎應物大德怨名唯在伸教理必弘濟無隔遐邇仰願俯從微請降迹來儀則釋遠禪居逢蹤可擬王珣精舍清塵不沫是所願也是所願也

捨舊宅造興聖寺詔　唐太宗

丹陵啓聖華緒降祥叶德神居克隆鴻業朕丕承大寶奄宅域中遠藉郊禋之慶仰惟樞電之祉思園之禮既弘撫鏡之情徒切而永懷慈訓欲報無從靖言因果思憑冥福通義宮皇家舊宅制度弘敞以崇仁祠敬僧靈祐宜捨爲尼寺仍以興聖爲名庶神道無方微伸凱風之思主者施行

爲太穆皇后追福手疏

貞觀十六年五月御製願文致弘福寺曰聖哲之所尚者孝也仁人之所愛者親也朕幼荷鞠育之恩長蒙撫養之訓蓼莪之念何日云怨罔極之情昊天匪報昔子路歎千鍾之無養虞丘嗟二親之不待方寸亂矣信可悲夫每痛一月之中再罹難攻與言永慕哀切深衷欲報靡因唯憑冥助敬以絹二百疋奉慈悲大道儻至誠有感冥錫過往之愆爲善有因庶獲

二教鍾銘并序　周武帝

天和五年歲次攝提五月丙寅造鍾一口冶昆吾之石練若溪之銅郢匠鴻爐化兹神器雖時屬甤賓而調諧夷則故春秋外傳曰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二弘宣兩教同歸一揆金石冥符天人咸契九宮九地進徹洞玄三千大千遠聞邊際銀闕應供延法侶而浮聲金闕降眞侯仙冠而聽響式傳萬古遒勸銘云

實際遐曠通玄洞微化緣得業造理因機靈圖降彩慧日垂暉金河霧集銀澗雲飛（其一）九霄仙籙五嶽眞文智煙遐照禪林遠稟金鼓入夢瓊鍾徹雲音調冬立響召秋分（其二）二教並興雙鑾同振遠赴天霜遥虧地鎮陝河浮影漢溪傳韻聽響弘法聞聲起信（其三）般若無底重玄有門長開久暗永拔沈昏不求正覺莫會天尊唯全智海先度黎元（其四）

大興善寺鐘銘序（未詳作者）

皇帝道叶金輪不居黃屋覆壽萬方舟航三界欲使雲和之樂共法鼓而同宣雅頌之聲隨梵音而俱遠

乃命鳧氏範茲金錫響合風雷功侔造化騰驤猛虡肖鐘業而將飛宛轉盤龍繞乘風而如動希聲旦發犍椎夕震莫不傾耳以證無生入神而登正覺閲海有竭福祚無窮方石易銷願力無盡

唐西明寺鐘銘（并序 未詳作者）

維大唐麟德二年歲躔星紀月次降婁二月癸酉朔八日庚辰皇太子奉爲二聖於西明寺造銅鐘一口可一萬斤發漢水之奇珍採蜀山之秘寶廣倕練火晉曠飛鑪帶龍虡而騰規應鯨桴而寫製聲流九地遐宜厚載之恩韻徹三天遠播曾旻之德庶羣生於覺路警庶類於迷塗業擅香垣功齊塵劫式旌高躅敢勒貞金頌其銘曰

青祇薦祉黃離降精渦川毓德瑤嶺飛英吹銅表性問寢登情興言淨業載啓香城七珍交鑄九乳圖形翔龍若動偃獸疑驚制陵周室規踰漢庭風飄旦響霜傳夜鳴仰延皇祚俯導蒼生聲騰億劫慶溢千齡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八上

賚各代切賜也 呰呫呰去倚切呫後五切 遲思康切 蓼郎切荼蓼之菜

衽如鴆切衣衿也 儆舉影切戒也 嬲小篆切 造刑報切行也 羸切

窶郡羽切貧寠也 寘支義切置也 黼匪父切黼黻文也 塍神陵切

褸力主切 確克角切 禬古外切 瘉勇主切病瘳也 倮

覯居候切 遒字秋切 道 緹

翮 斬 鈕 撥 瘵

濊 碑 瑁 皂

膜 禔 展 眠

肦蠁 陑地名 愀七小切容色變也 疢

居又切瘍也 岫 殪於計切 櫛 憮 禋伊真切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八下

唐釋道宣撰

悔罪篇

序

夫福曰富饒罪稱摧折富則近生四趣厚報榮祿滿於目前遠則三聖勝相資用豐於羣有至於罪也返此殊途良由沈重貪瞋能獲果登苦楚所以罪業綿亘勞歷聖凡凡惟罪聚不足討論綸綱正行事該小學致使須斯二果尚弊於怒癡羅漢漏盡猶遭於碎體是知無始故業遂分段而追徵有爲積障望變易而廻首自古正聖開喻滋彰時張四惑乃三三九品欲使隨念翦撲豈得縱以燎原然以煩惱增繁難爲禁制勃起忽忘早樹根基過結已成追悔無已但以諸佛大慈善權方便啓踈往咎導引精靈因立悔罪之儀布以自新之道既往難復覆水之喻可知來過易收捕流之方須列遂有普賢藥王之侶分衞而廣斯塵道安慧遠之儔命駕而行茲術至於侯王宰伯咸仰宗科清信士女無虧誠約昔南齊司徒竟陵王制　薩法淨行儀其類備詳如別所顯今以紙墨易繁畧列數四開明悔過之宗轄焉

謝勑爲建涅槃懺啓　梁簡文帝
臣綱啓伏聞勑旨垂爲臣於同泰寺瑞應殿建涅槃
懺臣障雜多災身穢饒疾鍼艾湯液每黷天覽重蒙
曲慈降斯大福冀慧雨微垂卽滅身火梵風纔起私
得清涼無事非恩伏枕何答不任下情謹奉啓謝聞謹啓
六根懺文
今日此衆誠心懺悔六根障業眼識無明易傾朱紫
一隨浮染則千紀莫歸雖復天肉異根法慧殊美故
因見前境隨事起惡今願捨此肉眼俱瞬佛眼如抉
目王見淨名方丈之室多寶踊塔之瑞牟尼鷲嶽之

光彌勒龍華之始常遊淨土永步天宮耳根闇鈍多
種衆惡悅染絲歌聞勝法善音昬然欲睡聽鄭衛淫
靡鋒身側耳知勝善之事樂之者希淫靡之聲欣之
者衆願捨此穢耳得彼天聰聞開塔闢鑰之聲彈指
聲咳之響諸佛所說悉皆總持香風淨土之聲寶樹
鏗鏘之響於一念中悅然入悟鼻根過患彌復頑嚚
耽染六蘭流連百和鬱金易著簷蔔難排雖復一薰
一蕕叶性難遣空中海上彌不自覺至如彫爐在彼
翠霧飛煙識染相牽彌生纏累所以蝍蛆甘帶自謂
馨香烏鴟嗜鼠不疑穢惡今願捨此鼻根得彼天受

振裳躡步跨栴檀之迴林提囊拭鉢捧香積之寶飯長
離穢濁永保清升舌根障重染惡尤深毒刺爭興惡䖝
競起既貪五黃六禽之旨又耽九鼎八珍之味所以焚
山破卵涸水枯鱗黿臛不斟有染指之過羊羹不及致
入陣之苦雖復鴞膜鹿胃猶不稱其鳳肺龍胎更云不
美雖羅鼎俎未必皆嘗在彼衆生於命已酷或復間朋
亂友破俗傷眞變紫奪朱反白爲黑所以讒言三至曾
毋投杼端木一說越霸吳亡故知三寸之舌未易可捫
駟馬既出於事難追願斷煩惑入淸淨境既同阿難乞
乳之譏又等淨名寂默之致餐禪悅之六味服法喜之

三德形恭心到永觀菩提身根頑觸唯貪細軟肩䴡膚
凝不重戈矛莫不愛我輕他陵人傲物縱此裸蟲不羈
舒象六塵四倒自此而生五蓋十纏因斯而致所以象
體淸潤遨遊於夏室重衾狐白溫煗於冬房結駟廣廈
動靜必安鷫鸘翠樓去來有託所以三業之過出自機
關四大假成豈有眞我願捨此晝穢得彼金色淨寶珠
之法飾頗瑠璃之慧體長歸五分永等十身意識攀緣
共罪山積險同夢幻譬若猨猴㹳懸鏡高堂一念難靜走
丸宗上百慮先馳至如二十五有紛繞不息九十八使
驚馳無已所以灰心滅智行拔於三乘風禪露飲道高

於六度今願斷此意根袪累斯盡心當恬怕洞然無生一切衆罪悉滅俗門三界異途歸之眞域懺悔已竟誠心作禮

悔高慢文

弟子蕭綱又重至心歸依三寶竊聞禮稱弗傲表洙泗之遺文經云不慢驗踰闍之妙典故一遇恒神陵伽尚生餘習上賓天帝淮南猶有誤辭亦有才曰隱淪調唯高俗猶足生殫晉君立前齊主況復道隆三學法兼五衆如過前殿似出北門而不密宣致恭遑于接足敢籍勝緣願起弘誓從今日始乃至菩提於諸出家悉表虔敬方欲削除七慢折制六根頂頭下步底無厭咎者達棄車方思景慕幽顯大衆咸爲證明

懺悔文　沈約

弟子沈約稽首上白諸佛衆聖約自今生已前至于無始罪業參差固非詞象所筭識昧往緣莫由證舉爰始成童有心嗜慾不識慈悲莫辨罪報以爲毛羣鮒品事充庖廚無對之緣非惻隱所及晨剉暮爚亘月隨年嗛腹塡虛非斯莫可兼曩昔蒙稚精靈靡達遨戲之間恣行夭暴蠢動飛沈罔非登俎儻相逢值橫加剿撲卻數追念種彙寔蕃遠憶想間難或詳盡又暑月寢臥蚊虻噆膚忿之于心應之于手歲所殲殞略盈萬計手因怒運命因手傾爲殺之道事無不足迄至于今猶未頓免又嘗竭水而漁躬事網罟牽驅士卒懽娛賞會若斯等輩衆夥非一藁隷賓遊從貴交互或盜人園實或偸人饋篸弱性蒙心隨喜讚悅受分呑賊皎然不昧性愛墳典苟得忘廉取非其有卷將二百又綺語者衆源條繁廣假妄之愆雖免大過微觸細犯亦難備陳又追尋少年血氣方壯習累所纏事難排豁淇水上宮誠無云幾分桃斷袖亦足稱多此實生死牢穽未易洗拔灌志慘舒性所同累遷怒過嗔有時或然厲色嚴聲無日可免又言謔

行止曾不尋研觸過斯發動淪無紀終朝紛擾薄暮不休來果昏頑將由此作前念甫謝後念復興尺波不息寸陰驟往愧悔攢心罔知云厝今於十方三世諸佛前見在衆僧大衆前誓心剋己追自悔責收遜前愆洗濯今慮校身諸失歸命天尊又尋七尺所本八微是構析而離之莫知其主雖造業者身身隨念滅而念念相生離續無已往所行惡造既由心行惡之時其心既染既染之心雖與念滅往之所染卽成後緣若不本諸眞諦以空滅有則染心之累不卒可磨今者輿此愧悔磨昔所染所染得除卽空成性其

性既空庶罪無所託布髮頂禮幽顯證成此念一成
相續不斷日磨歲瑩生生不休迄至道場無復退轉
又彼惡加我皆由我昔加人若不滅此重緣則來惡
彌遺當今斷絕永息來緣道無不在有來斯應庶達
今誠要之咸達

羣臣請陳武帝懺文　陳江總

某位某甲稽首和南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十方三世
一切尊法十方三世一切賢聖見前大德僧皇帝某
菩薩睿哲聰明廣淵齊聖心若虛空照窮般若發弘
大誓荷負衆生神道會昌膺茲景業百王既季運屬

艱難五嶽維塵六軍日動劬勞在念有切皇心既而
深悟苦空極信無我寶臺華柱本非實錄賦城樓櫓
苦具茲多遂坐道場靜居禪室堅固善本具足檀那
石壁山河珍車象馬頭目髓腦妻子國城鑾輅龍章
翠帳玉機福德所感威惠所及莫不肅然大捨供養
三尊便欲拂衣崆峒高步六合到林間而宴坐與釋
種而同遊紫微虛宮黃屋曠位上靈聳動厚土恇惶
弟子等身纏愛惑業構煩惱天生烝民樹以司牧僕
僕黔首非后罔戴豈容至尊居萬乘而伸獨往之情
應在帝王而為布衣之事且蠻夷猾夏寇賊姦宄
人警職日照甘泉之火四郊多壘未肆樓船之威若
使七聖遂迷窅然汾水之上八駿沃若方在瑤池之
濱則天下何依羣臣莫奉宗社廟堂有廢饗則弟子
不勝狼狽之切謹捨如千錢如千物仰覩三寶大衆
奉贖皇帝及諸王所捨悉還本位伏願十方三寶見
前大德僧以慈悲力用無礙心坐道放光顯揚宣說
歡喜和合超然降許當使皇帝望雲望日之姿與南
山等固乃神乃聖之德與北極同尊中宮后妃之星
金禎玉幹之底窮積善之慶盡萬歲之權玉鑾迴鑣
金門洞啓百辟翹首搢紳並列願塵勞與雲沴俱銷

億兆與天地同泰慊慊丹愚敢以為請弟子某和南

摩訶般若懺文　梁武帝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及無量尊法
一切賢聖觀夫常樂我淨蓋真常之妙本無常苦空
乃世相之累法而苦樂殊見分別之路與真俗異名
計著之情反顛倒我人之所彌見愚癡取捨有無之
間轉成專附豈知妙道無相至理絕言實法唯一真
如不二諸佛以慈悲之力開方便之門教之以遣蕩
示之以冥滅百非俱棄四句皆亡然後無復塵勞解
脫清淨但般若之說唯有五時而智慧之旨終歸一

趣莫非第一義諦悉是無上法門弟子頗學空無深知虛假王領四海不以萬乘爲尊攝受兆民彌覺萬幾成累每時不顯嗟三有之洞然終日乾乾歎四生之俱溺常願以智慧燈照朗世間般若舟航濟渡凡識今謹於某處建如千僧如于日大品懺現前大衆至心敬禮慧命須菩提願諸衆生離染著相迴向法喜安住禪悅同到香城共見寶臺般若識諸法之無相見自性之恒空無生法忍自然具足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金剛般若懺文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佛無量尊法一切賢聖如來以四十年中所說般若本末次第略有五時大品小品枝條分散仁王天王宗源派別金剛道行隨義制名須眞法才以人標題雖復前說後說應現不同至理至言其歸一揆莫非無相妙法悉是智慧深經以有取之既爲殊失就無求也彌見深乖義異去來道非內外遣之又遣之不能得其眞空之以空之未足明其妙眞俗同棄本迹俱冥得之於心然後爲法是以無言童子妙得不言之妙不說菩薩深見無說之深弟子習學空無修行智慧早窮尊道

克己行法方欲以家刑國自近及遠一念之善千里斯應一心之力萬國皆歡恒沙衆生皆爲法侶微塵世界悉是道場今謹於某處建如千僧如于日金剛般若懺見前大衆至心敬禮釋迦牟尼佛金剛般若禮長老須菩提願諸佛菩薩以般若因緣同時集會哀憐萬品護念群生引入慧流同歸佛海得金剛之妙寶見金牒之深經頂戴奉持終不捨離速得己利盡諸有結心行自在無復塵勞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勝天王般若懺文　陳宣帝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十方諸佛無量尊法一切賢聖自鶴林滅迹鷲嶺凝神瓶寫總持遺文不墜傳燈流布法輪逾廣方軌弘宣既昭著於西域分鑣顯說亦漸移於東土而周朝微應止見夜明漢帝感通不過宵夢香象所載虎觀窮而未聞龍宮所藏麟閣其無取山海爲隔傳授蓋微華夷不同翻譯何幾天王所問止得經名金剛之經纔見一品歷魏晉而未備經宋齊而恒闕我皇帝承家建國光前絕後道格天地通被幽微大啓慈悲廣開智慧施造化以仁壽濟蒼生於解脫異世界而承風殊剎土而響應眞人間出法寶傳通粵以天嘉六年外國王子月婆首那

來遊匡嶺慧解深妙靡測聖凡奉持勝天王般若經一部於彼翻譯表獻京師某校彼前名冥合符契總三乘之通敎貫六度之淵海如開暗室以照優曇十方衆生若貧人之獲寶四部弟子等力士之得珠金牒寶印始玆辰而一啓智慧實法洎爾時而方具故知如來付囑必俟仁王般若興隆期於聖運弟子纂承洪緒思弘大業願此法門遍諸幽顯今謹於某處建如千僧如千日勝天王般若懺見前大衆至心敬禮本師釋迦如來禮般若波羅蜜禮勝天王願一切衆生勤求般若不避寒暑如薩陀波崙不愛身命如

精進力菩薩得般若之性相與般若而相應攝諸萬有住安隱地含靈有識悉獲歸依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妙法蓮華經懺文　陳文帝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佛無量尊法一切賢聖竊以前佛後佛種種因緣已說當說各各方便莫非眞語悉爲妙法理無二極起必同歸但因業因心稟萬類之識隨見隨著異羣生之相品位分淺深覺悟有遲速法雨一味得之者參差法雷一音聞之者差別是以小乘頓敎由此各名聲聞菩薩因斯分路至如鹿苑初說羊車小乘灰斷涅槃分段解脫以諸佛之善巧會衆庶之根機是曰半字未稱三點及夫會三歸一反本還源說大乘經名無量義滅化城於中路駕寶車於四衢衣裏明珠隱而還見髻中眞寶於焉始得出寶塔於虛空踊菩薩於大地見希有事證微妙法最勝最尊難逢難値弟子以因地凡夫屬符負荷方欲憲章古昔用拯黎元竊以羲皇結網深失大慈成湯解羅猶非妙善揚旌丹水異道樹而降魔執玉塗山非寶坊之大集所以憑心七覺繫念四勤住菩薩乘顯無三之敎學如來行開不二之

門汲引羣迷導示衆惑今謹於某處建如千僧如千日法華懺見前大衆至心敬禮釋迦如來多寶世尊禮妙法華大乘經典禮普賢菩薩妙光法師願多寶如來從地涌出普賢菩薩乘象空來並入道場證明功德擊大法鼓轉妙法輪震動世間覺悟凡品令使盡空法界無量聲聞無邊衆生皆爲菩薩總持性相同到無生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金光明懺文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佛無量尊法一切賢聖尋夫靈鷲山間自有常住之相白鶴林處本

無變易之法故知眞解脫者誰辨去來實智慧者非有生滅而顛倒迷愚不曉三點之理無明覆蔽空有八十之疑於是四佛世尊百千菩薩俱會信相之室顯說釋迦之壽明稱歎之妙偈出懺悔之法音是曰經王微妙第一以種智爲根本以功德爲莊嚴能照諸天宮殿能與衆生快樂能銷變異惡星能除穀貴饑饉能遣怖畏能滅憂惱能却怨敵能愈疾病如法修行功德已甚弟子以茲寡昧纂承洪業常恐王領之宜不符正論御世之道有乖天律庶績未康黎民弗乂方願歸依三寶憑藉冥空護念衆生扶助國土

今謹於某處建如干僧如干日金光明懺見前大衆至心敬禮釋迦如來四佛世尊金光明經信相菩薩願諸菩薩久住世間諸天善神不離土境方便利益增廣福田映慈悲雲開智慧日作眼目導爲依止所成就菩提之道場安住不動之境國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大通方廣懺文

菩薩戒弟子稽首和南十方三寶竊以諸佛剎土不可言說如來稱號無有限量或過去見在共取頗羅之姓或同時異世俱有釋迦之名或明王十億或燃燈三萬去來三界遍滿十方聞名者離塵受持者得道其爲功德難用思議釋迦如來以無礙力遊娑羅之淨道止吉祥之福地寶池化生金花自踊說大通方廣出三寶名號譬如六天總歸一乘弟子用慈悲之心修平等之業常以萬邦有罪責自一人四生未安理爲重任所以薰修在己日夜忘勞精進爲心夜分未息菩薩行處皆願受持諸佛法門悉令如說欲使普天率土無復怖畏之塵蠕動蜎飛永得歸依之地今謹依經教於某處建如干僧如干日行方廣懺悔讀誦百遍右遶七帀塗香末香盡莊嚴之相正念

正觀罄精懇之心見前大衆至心敬禮本師釋迦如來禮方廣經中所說三寶名字願諸佛菩薩尋聲赴響放淨光明照諸暗濁施清涼水滅茲渴愛登六度舟入三昧海總萬有而會眞如齊三界而登實法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虛空藏菩薩懺文

竊以菩薩之於衆生是大依止觀察性相隨機濟拔一人未度不證道果往古今來行願如一而虛空藏菩薩最爲勝上爲衆中之幢王爲大明之尊主具諸佛之智慧得如來之秘密至因夢見形隨緣示相一

聞稱號水火不能焚溺一心稱名刀杖不能傷害壽命財産之願念而必諧色聲味觸之須求而皆遂身心疾惱憐愍療治牢獄怖畏方便解釋此蓋隨從世法安樂衆生及夫動神變相去香集之境放淨光明來閻浮之界入三昧定除煩惱熱說陀羅尼破惡業障五濁惡世一時清涼五根本罪並皆解脫此則開世間之眼示涅槃之路弟子承如來之教稟諸佛之慈國被菩薩之功家行大士之業方願十方刹土悉有一乘十方衆生皆修十地今謹於某處建如干僧如干日虛空藏菩薩懺見前大衆至心敬禮本師釋

迦文佛禮勝花敷藏如來禮陀羅尼神呪禮虛空藏菩薩願虛空藏菩薩尋聲應赴現神通力開智慧光以種種身遊諸國土度脫衆生不垂誓願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方等陀羅尼齋懺文

竊以三世諸佛以誓願因緣十方如來以智慧方便縱無礙之辯開無盡之門法流派別宗源無限法本分散枝條不極非直摩訶般若獨有八萬四千至於陀羅尼門亦有九十二億處處宣說種種名稱功德無量威神不測至如婆藪之拔地獄波旬之發菩提花聚之獲神通雷音之脫掩蔽莫不因斯章句承茲業力亦有四部弟子十方衆生聞一句而發心聽一說而悟道故知一切諸法無非眞妙弟子側身修行所學者菩提旰食風興所行者濟度一心之力攝取衆生一念之頃遍諸法相如來種智皆願總持諸佛功德悉欲流布今謹於法典本之經教見前大衆至心敬禮釋迦牟尼佛禮陀羅尼章句禮雷音比丘禮華聚菩薩願承此功德調伏衆生滅三毒心破十惡業四百之煩惱自然清淨八萬四千塵勞一時解脫得神呪之力具法印之善入陀羅尼門觀諸佛境界

頓銷獄火永盡無餘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藥師齋懺文

竊以諸行無常悉爲累法萬有顛倒皆成苦本熱餤鏡像知變易之不停漂草聚芥見生滅之奔迅隨業風而入苦海逐報障而運幽途去來三界未見可安之所輪迴五道終無暫息之期藥師如來有大誓願接引萬物救護衆生遵諸有之百川歸法海之一味亦能施與花林隨從世俗使得安樂令無怖畏至如八難九橫五濁三災水火盜賊疾疫饑饉怨家債主王法縣官憑陵之勢萬端虔劉之法千變悉能轉禍

爲福改危成安復有求富貴須祿位延壽命多子息生民之大欲世間之切要莫不隨心應念自然滿足故知諸佛方便事絶思量弟子司牧寡方庶績未乂方憑藥師本願成就衆生今謹依經教於某處建如于僧如于日藥師齋懺現前大衆至心敬禮本師釋迦如來禮藥師如來慈悲廣覆不乖本願不棄世間與四等雲降六度雨滅生死火除煩惱箭十方世界若輪燈而明朗七百鬼神尋結纓而應赴障逐香燃災無復有命隨幡續漸登常住遊甚深之法性入無等之正覺行願圓滿如藥師如來

娑羅齋懺文

等夫眞解脱者本自不生實智慧者今亦無滅故知鶴林變色非變易之文鷲山常在實常住之法但世界不一應赴所以不窮衆生無邊方便所以無際隨念隨著種種法門因業因心各各示見或八十小劫端坐之相未移方八十年無餘之機已及熙連河側晨朝之色忽明娑羅樹間中夜之聲便寂最後功德是曰茲辰弟子有緣閻浮屬當重任愍羣生之顛倒嗟庶類之愚迷常願造六度之舟濟之於彼岸駕一乘之御驅之於中道今謹於太極殿設無礙大會首僧一夕娑羅大齋願法雨法雲清涼三界之火慧燈慧炬照朗百年之室常住二字人天共聞伊字三點凡聖並悟無勞迦葉之問不待須跋之疑一切種智而爲根本無量功德以自莊嚴意樹開解脱之花身田含定慧之水居處吉祥之地枕藉福德之場與二氣而俱貞隨四時而納祐日月天子照合璧於大千星辰宮殿散連珠於百億慈悲輕雨與祥風而並飛菩提寶雲共飛煙而合彩六合四海無復塵勞六道四生俱蒙清淨

無礙會捨身懺文

竊觀雅誥奧義皇王典在予之言禮經令典聖人揚罪已之說故亾身濟物仁者之恒心克已利人君子之常德況復菩薩大士法本行處應赴三界攝受四生運無量之四心修平等之六度國城妻子僶俛哀荒承祖宗之大業扶曳喘息當天下之重任黎民弗乂庶績未熙御朽履冰無忘兢業又以世相泡影有爲露電愛河奔迅欲海飛騰冥識同焚含靈共溺垂瑱憑玉還覺萬乘非尊當宁負扆纚以萬機成果夕惕若厲思弘汲引每旦丕顯奉爲七廟聖靈奉爲皇太后聖御奉爲天龍鬼神幽冥空有三界四生五道

六趣若色若想若怨若親若非怨親遍虛空滿法界窮過去盡未來無量名識一切種類平等大捨弟子自身及乘輿法服五服鑾輅六冕龍章玉几玄裘金輪紺馬珠交纓絡寶飾莊嚴給用之所資待生平之所玩好並而檀那咸施三寶今謹於前殿設無礙大會奉行所願幷諸功德具列于前願諸菩薩冥空幽顯俱到證明開智慧日映慈悲雲樹寶幢於大千擊法鼓於百億震動世界覺悟羣生放三昧之淨光流一味之法雨引愚癡於火穽拔煩惱於棘林出輪轉河到無生岸

廣弘明集卷之二十八下

音釋　廣第二十八下

蕤儒追切蕤賓五月律也　鎛音博縣鍾者　謦欬謦苦挺切欬口溉切逆氣也小曰謦大曰欬

躧所綺切曳屐行也　臛呼各切肉羹也　鴇補抱切鳥也　臆於吉切鳥胃也

昫吁句切以氣昷之也　爚弋約切爇也　嗛苦簟切銜也　剿子小切絕也　嗒作答切

殲將廉切盡也　恇之成切懼也　惵徒頰切恐懼也　沴郎計切陽氣傷也　慊苦簟切不滿也

闃苦臭切靜也　瑱陟刃切充耳也　宁直呂切門屏之間也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九上

唐釋道宣撰

統歸篇第十（奉正閑邪義道成德 神解餘暢寧詞歌詠）

序

廣弘明者言其弘護法網開明於有識也自上九篇隨時布現籌度理路其緣頗悉然於志之所之未備詳覩如不陳列須聲何寄故次編之殷鑒遐邇且法王御寓歌頌厥初梵王天王聲聞菩薩咸資偈讚用暢幽誠無經不有彰于視聽東夏王臣斯途不惑擬倫帝德國美無不稱焉所以寫送性情統歸總亂在于斯矣然晉宋已來諸集數百餘家信重佛門俱陳聲略至於措拾百無一存且列數條用塵博觀

淨業賦并序　梁武帝

少愛山水有懷丘壑身羈俗羅不獲遂志舛獨往之行乖任縱之心因爾登庸以從王事屬時多故世路屯蹇有事戎旅略無寧歲上政昏虐下豎姦亂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御刀應勑梅蟲兒茹法珍俞靈韻豐勇之如是等多輩誌公所謂亂戴頭者也誌公者是沙門寶誌形服不定示見無方于時群小疑其神異乃羈之華林外閤公亦怒而言曰亂戴頭亂戴頭各執權軸人出號令威福自由生殺在口忠良被屠馘之害功臣受無辜之誅服色齊同分頭各驅皆稱帝主人云尊極用其詭詐疑亂衆心出入盤遊無忘昏曉屏除京邑不脫日夜屬纊者絕氣道傍子不遑哭臨月者行産路側母不及抱百姓懔懔如崩厥角長沙宣武王有大功於國禮報無報酷害奄及至於弟姪亦罹其禍遂復遣桓神與杜伯符等六七輕使以至雍州就諸軍帥欲見謀害衆心不與故事無成後遣劉山陽灼然見取壯士貔虎器甲精銳君親無挍便欲東身待戮此之橫暴出自群小畏壓溺三不弔況復姦豎乎若默然就死為天下笑俄而山陽至荊州為蕭穎胄所執即遣馬驛傳道至雍州乃赫然大號建牙竪旗四方同心如響應聲以齊永元二年正月發自襄陽義勇如雲舳艫翳漢竟陵太守曹宗馬軍主殷昌等各領騎步夾岸迎候波浪逆流亦四十里至朕所乘舫乃止有雙白魚跳入艕前義等孟津事符冥應雲動天行雷震風馳郢城剋定江州降款姑孰甲冑望風退散新亭李居士稽首歸降獨夫既除蒼生甦息便欲歸志園林任情草澤下逼民心上畏天命事不獲已遂膺大寶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猶

欲避位以俟能者若其遜讓必復魚潰非直身死名辱亦負累幽顯乃作賦曰日夜常思惟循環亦已窮終之或得離離之必不終負扆臨朝冕旒四海昧旦乾乾夕惕若厲朽索御六馬方此非譬世論者以朕方之湯武然朕不得以比湯武湯武亦不得以比朕湯武是聖人朕是凡人此不得以比湯武但湯武君臣義未絕而有南巢白旗之事朕君臣義已絕然後掃定獨夫為天下除患以是二途故不得相比朕布衣之時唯知禮義不知信向烹宰衆生以接賓客隨物肉食不識菜味及至南面富有天下遠方珍羞貢

獻相繼海內異食莫不必至方丈滿前百味盈俎乃方食輟筯對案流泣恨不得以及溫凊朝夕供養何心獨甘此膳因爾蔬食不噉魚肉雖自內行不使外知至於禮宴羣臣餚膳按常菜食味習體過黃羸朝中班班始有知者謝朏孔彥穎等屢勸解素乃是忠至未達朕心朕又自念有天下本非宿志杜恕有云刳心擲地數片肉耳所賴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誰知我不貪天下唯當行人所不能行者令天下有以知我心復斷房室不與嬪侍同屋而處四十餘年矣于時四體小惡問上省師劉澄之姚菩提疾候所以劉澄之云澄之知是飲食過所致答劉澄之云我是布衣甘肥恣口劉澄之云官昔日食那得及今日食姚菩提含笑搖頭云唯菩提知官房室過多所以致爾于時久不食魚肉亦斷房室以其智非和緩術無扁華默然不言不復詰問猶令為治劉澄之處酒姚菩提處丸服之病逾增甚以其無所知故不復服因爾有疾常自為方不服醫藥亦四十餘年矣本非精進既不食衆生無復殺害障既不御內無復欲惡障除此二障意識稍明內外經書讀便解悟從是已來始知歸向禮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

也有動則心垢有靜則心淨外動既止內心亦明始自覺悟患累無所由生也乃作淨業賦云爾

觀人生之天性抱妙氣而清靜感外物以動欲心攀緣而成眚過恒發於外塵累必由於前境若空谷之應聲似遊形之有影懷貪心而不厭縱內意而自驕目隨色而變易眼逐貌而轉移觀五色之玄黃翫七寶之陸離著華麗之窈窕耽冶容之逶迤在寢興而不捨亦日夜而忘疲如英媒之在摘若駿馬之帶羈類白日之麗天乃歷年之不虧觀耳識之愛聲亦如飛鳥之歸林既流連於絲竹亦繁會於五音經昏明

而不絕歷四時而相尋或亂情而惑慮亦惛耳而壇
心至如香氣馞起觸鼻發識婉娩追隨氤氳無極蘭
麝夾飛如鳥二翼若渴飲毒如寒披棘舌之嗜味衆
塵無有大苦鹹酸莫不甘口啜食衆生虐及飛蚤唯
日不足長夜飲酒悖亂明行罔慮幽谷身之受觸以
自安怡美目清揚巧笑蛾眉細腰纖手弱骨豐肌附
身芳潔觸體如脂狂心迷惑倒想自欺至如意識攀
緣亂念無邊靡懷善想皆起惡筌如是六塵同障善
道方紫奪朱如風靡草抱惑而生與之偕老隨逐無
明莫非煩惱輪迴火宅沈溺苦海長夜執固終不能

改迷否相隨災異互起內懷邪信外縱淫祀排虛枉
命蹠實橫夭妄生神祐以招福祉前輪折軸後車覆
軌殃國禍家亡身絕祀初不內訟責躬反己皇天無
親唯與善人外淸眼境內淨心塵不與不取不愛不
嗔如玉有潤如竹有筠如芙蓉之在池若芳蘭之生
春淤泥不能汙其體重昬不能覆其眞霧露集而珠
流光風動而生芬爲善多而歲積明行動而日新常
與德而相隨恒與道而爲隣見淨業之愛果以不殺
而爲因離欲惡而自修故無障於精神患累已除障
礙亦淨如久澄水如新磨鏡外照多像內見衆病旣

除客塵反還自性三途長乖八難永滅止善旣修行
善無缺淸淨一道無有異轍唯有哲人乃能披襟如
石投水莫逆於心心淸冷其若冰志皎潔其如雪在
欲結其旣除懷憂畏其亦滅與恩愛而長違顧生死
而永別覽當今之逸少想後來之英童懷荊玉而未
剖藏神器而存躬修聖行其不已信善積而無窮永
劫揚其美名萬代流於淸風豈伏強而稱勇乃道勝
而爲雄

孝思賦 并序○大常卿劉之遴上文多不載

想緣情生情緣想起物類相感故其然也每讀孝子

傳未嘗不終軸輟書悲恨拊心嗚咽年未髫齓內失
所怙餘喘蛉姘孋嫗相長齒過弱冠外失所怙限職
荆蠻致闕晨昏江途遼敻家無指信髣髴行路先君
體有不安責則輟食夜則廢寢方寸煩亂容身無所
便投刺解職以遐歸路于時齊隋郡王子隆鎭撫陜
西頻煩信命令停一夕明當早出江津送別心慮迫
切不獲承命止得小船望星就路夜冒風浪不遑寧
處遂次定陵船又損壞于時門賓周仲連爲鵲頭戍
主借得一舸奔波兼行屢經危險僅而獲濟及至庚
止已無逮及五內屠裂肝心破碎便欲歸身山下畢

志墳陵長兄哀慜未說獨行續有北問狡虜寇邊朝
廷以先君遺愛結民咸思在昔故舊部曲猶有數千
武慶宗將領留防彼鎮時便有旨使扞壽春王事靡
盬辭不獲免刺史崔慧景志懷翻覆遠招逋逃多聚
姦俠大猾凶醜莫不雲集至如彭盆韓元孫等不可
稱數倍道電邁奄至淮淝凶徒疑駭相引離散壽軍
主徐玄慶房伯玉等欲襲取慧景乃固禁之方得止
息是歲齊明作相疑論未決密馳表疏勸徵慧景折
簡而召必不違拒即重遣還以安其心姦渠既出緣
邊無虞旬朔之間慧景反鎮即便解甲以歸京師因

爾驅馳不獲停息數鍾百六時會雲雷撥亂反正遂
膺四海念子路見於孔丘曰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
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
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之
食為親負米不可復得每感斯言雖存若亾父母之
恩云何可報慈如河海孝若涓塵今日為天下主而
不及供養譬猶荒年而有七寶飢不可食寒不可衣
永慕長號何解悲思乃於鍾山下建大愛敬寺於青
溪側造大智度寺以表罔極之情達追遠之心不能
遺蓼莪之哀復於宮內起至敬殿竭工匠之巧盡世

俗之奇木石周流芳樹雜沓限以國事亦復不能得
朝夕侍食唯有朔望親奉饋奠雖復得薦珍羞而無
所瞻仰內心崩潰如焚如灼情切於衷事形於言乃
作孝思賦云爾
感四氣之變易見萬物之化成受天和而異命稟地
德而齊榮察蟭螟於蚊睫觀鯤鵬於北溟彼含識而
異見同有色而殊形雖萬類之衆多獨在人而宗靈
禮義別於飛走言語異於鸚猩念過隙之倏忽悲逝
川之不停踐霜露而悽愴懷燧穀而涕零掩此哀而
不去亦靡日而弗思仲由念枯魚而永慕丘吾感風

樹而長悲雖一至而捨生奉二親而何期思因情生
情因思起導情源以流澍引思心而無已既懷憂以
終身亦銜恤而沒齒常閒居以永念獨拊膺而自傷
徒外岵而靡瞻空陟屺其何望涕縱橫以交流血沸
涌而沾裳覽地義以自咎懼滅性之垂方仰太極以
長懷乃告哀於昊蒼冀皇天之有感何報施之茫茫
曉百碎於魏闕夜萬斷於中腸心與心而相續思與
思而未央晨孤立而縈結夕獨處而徊徨氣塞哀其
似噎念積心其若狂至如獻歲發暉春日載陽木散
百華草列衆芳對樂時而無歡乃觸目而感傷朱明

啓節白日朝臨木低甘果樹接清陰不娛悅於懷抱但罔極而纏心兼葭蒼蒼白露爲霜涼氣入衣淒風動衆心無迫而自切情不觸而獨傷若乃寒冰已結寒條已折林飛黃落山積白雪旅鴈鳴而哀哀朔風鼓而颼颼目觸事而破碎心隨感而斷絕無一息而緩念與四時而長切年揮忽而莫反時瞬眹其如電想慈顏之在昔哀不可而重見痛生育之靡答顧報復而無片悲與恨其俱與涕雜血其如霰鷄青春而差池鴻素秋而翱翔去來候於節物飛鳴應於陰陽何在我而不爾與二氣而乖張常茹酷而輪迴歷日

夜而不怠既視丹而成綠亦見白而爲黃撓性情以翻覆汨神慮而迷荒想鳴鶴而魂斷聽孤雛而心死慟終天而無怙號畢世而靡恃覩休屠之日磾豈教義之所及見甘泉之畫像每下拜而垂泣忽心動而不安遽入侍於帝室值何羅之作難乃捨之以投瑟超王臣之稱首冠誠勇而無匹士行已之多方見石他之有權身雖死而名揚乃忠孝而兩全顧丁蘭其何人家河內之野王時舞象而方及始成童而親亾刻木母以供事常朝夕而在傍劉鎮就養而不暇常遠汲而力寡苦節感於幽靈醴泉生於竈下顧長沙之臨湘有古初之道始時父沒而未葬遇隣火之卒起乃伏棺而長號雨暴至而火然又何琦其亦然獨柩屋而全止至如王祥黃雀入帳隗通橫石特起盛彥之開母目邢渠之生父齒覽斯事而衆多亦難得而具紀靈蛇銜珠以酬德慈烏反哺以報親在蟲鳥其尚爾況三才之令人治本歸於三大生民窮於五孝置天地而德盈橫四海而不撓履斯道而不行吁孔門其何教

遊七山寺賦　梁宣帝

此山川之寥廓時天高而氣靜路閑曠而淸華地幽

栖而特挺窮淅右之標絕極宇中之勝境承輿序而陟涉聊盤桓而騰驛盡登臨之雅致悅諠囂之暫屏因茲連鑣結駟竝暢方舟萬騎齊列千檝爭浮皆東南之俊異並禹穴之琳球差池集侶容與儔儔巷無服馬路寡遺輈窮周章而歷覽盡娛翫而遨遊爾乃傷林橫出輕舠上派歷秦王之舊陌緣越地之昔路望塗山而斜繞遷南湖而迴渡連天台之華嶺引若耶之長注乍況漾而瞻望或陵峯而一顧於是歷樂林而南上外法華而望西有磕磕之奔澗復疊疊之長溪既皎潔而如鏡且見底而無泥途嶮峭而嶢絕

路登陟而如梯既攀藤而挽葛亦資伴而相提窮羊
腸之詰屈極馬嶺之高低霧昏昏而漫漫風颸颸而
淒淒瞻洪川其如帶望巨海其如珪執玉帛於茲地
會諸侯而赴稽想疏柯之茂葉憶大骨之昏迷傳盛
美於斯岳播遺範於烝黎既迺瞰往賢之舊跡美高
尚之餘風踐莚草之蕪沒撥蓁莽之彌蒙名岳嶷而
峙立峻谷杳而虛沖春林漂而皆碧秋沼淨其如空
既連綿而相接兼隱軫而無窮信英奇之攸止實翔
集之所崇傍高巒而建剎亦帶墉而成宮神靈更其
肸蠁仙聖互其交通巖雰霏而起霧樹布濩而抽叢

嘉卉生其前後善草植其西東瞻朱扉之赫奕望寶
殿之玲瓏擬大林之精舍等重閣之講堂既爽塏之
禪宇亦顯敞之華房跨曲澗而為室繞紆岳而修構
夕雲生於窻牖朝日照於簷梁涼隙曲而成麗蓋飛
景而生光流清梵之宛轉響桴磬之鏘鏘構造精密
華麗無方清流四繞吐溜悠長邐迤閣閣峻絕堦隍
水碓侔於金谷飛樓似於建章其徒衆則乍遊乍處
或賢或聖並有志於頭陀俱勒心於苦行兢假寐而
誦習咸夙興而虔敬識苦空之迅流惜朝陰之奔競
潛深窟而學六通隱閑無而修八正或燒體而為功

或灰身而入定熏名香之氛氳或飛錫而相映或振
屣而高談或閒居而坐聽禪衆疑於漆木智士同於
懸鏡既釋教之興華乃法輪之宣盛寺既憑山而構
造山亦因寺而有七蓋靈瑞之所臻亦奇士之所出
產龍劍之遺溪遊鹿儀之餘術謝鳳來而容與鄭風
反而蕭颷既清潤之漣漪亦飛流之涌溢奇樹翁而
成林珍果榮而非一植山海之雙橘種丹盧之兩橘
梅花皎而似霜黃柑壯其如日或曄曄而夏開也離
離而冬實山多寶玩地出瓊珍金玉生其陽玫石出
其陰神竇岳岳而獨立仙的皎皎而孤臨孰知歲之

豐儉覩玄白而皆諶刻石記於嬴德披圖悟於禹心
懸崖百仞擢榦千尋岩嵬兮闊達嶸峗兮嶔崟樹修
聳而巖峻泉流激而水深仰瞻增其隱隱側聽覩其
流流耿然兮無際邈爾兮無邊遠山崔嵬而間出近
樹蘢嵸而相牽巖將頹而未隕峯入漢而猶懸望蟬
聯而蔽日覩徵恍而連天有石帆之異狀擬瀑布之
飛泉實蓬巖而聚霧乃觸石而成煙既差峩而蔭映
亦嶢岌而阡綿既遠控於江海兼近接於村田反瞰
城邑傍睨市鄽稱神州之鎮嶺實天下之名川至若
蓬萊遊於聖迹巫岫表於神仙衡陽聞於夏貢嵩岳

重於周篇曾何比麗詎此同妍復有標奇神井萬載
登渟汲之不竭添之不盈雖頻撓而不濁徒屢攪而
終清泆隆冬而温燠經畝暑而泠泠異成都之飛火
寧疎勒之表誠匹醴泉之蠲疾同淄水之鑒形亦有
孤潭道士焦里夫人獨居味道寂絕朋賓餐霞汎日
靜坐千春衡無行跡路産荆榛既勤劬而向道亦蕭
灑而忘塵或逍遥而諷詠或攤膝而長吟同董生之
垂識學梁子之明箴將松喬而共侶與巖衛而相規
其林藪彌密羽族爭歸後連臂而下飲烏比翼而羣
飛鴻鵠集而相映白鷴晶而生煇拂霜毛之奕奕鼓

素翮之霏霏兼有奇禽猛獸偃息溪圻虎懷仁而不
害熊隱木而生肥巨象數仞雄虺十圍麀鹿易附狎
兔俱依同彭鏗之仙室異海鳥之知機藥卉叢生消
痾駐老地出長齡墟多壽考似南山之溪谷匹井中
之埋竇送劉五者何殊四皓復有牛膝雞腸雀頭燕
草甘菊辛夷苦參酸棗紫菀赤箭黄菁白藥天門地
骨肉芝石腦神農是嘗仙經是造白兔服而通靈鹿
皮餌而得道其果則有木瓜木棗楊梿楊梅朱橘冬
茂黄櫨秋開楂梨並柿柰爭壞枳椇列植而爲藪
懸鉤欄草而徘徊林檎倅於苹實甘棠擬於帝臺紅

梅嬰萸車李胡頽綠㮈冬獻紫芋秋來半夏成圃春
就羣栽枇杷梨豆椎栗兼該或炫炫之丹實或靡靡
之青荄禦疾風而彌豔中嚴霜而不摧既蓊鬱之梧
桐亦檀欒之修竹篠簜亂其形類筋桂異其品族映
檐牖而交加繞房廊而郁鯈抽葉蔭於清泉結根攢
於幽谷靈木之所自生瑞鳥之所栖宿實散賞之佳
地信開心而醒目至如涼秋九月百卉飄零氣淒淒
而恒勁風颯颯而常生秋蟬吟於南壠塞鳥吟於北
庭蟋蟀哀嘶而遠聞孤猿叫嘯以騰聲鴻鴈嗈嗈而
夜響鵾雞喝嘶而悲鳴增逸民之放曠動遊士之蕭

情咸有志於獨往俱栖心於濯纓信達人之良會蓋
可伸其遊矚故孝先往而成眞慶緒經而離俗憑怪
石而爲枕因滄浪而洗足蓋往賢之所同亦先儒之
高學余宿昔之心期常有懷於遐邈屢徘徊於閬圃
頻留連於名嶽念家國之隆恩緩獨往之遺躅欲抽
簪而未從聊寄美於斯曲

宿山寺賦　梁王錫

脂車秣駟薄暮來遊入界道而逾朗息祇樹而淹留
惟基構之所處實顯敞而高居延層軒之迢遞屬廣
廡之踟躕差綉栭而反宇列緹柱而承隅爾乃陟飛

陛於峻岐登步櫩於絕頂旣中天而外降亦攀雲而遊騁宇陰陰而怡賾階肅肅而虛靜朗華鐘之妙音曜光燈之淸影其房則開寫木末浮柱山叢引含光之澄月納自遠之輕風因明兮目極憑迴兮望通平原兮無際連山兮不窮識生煙於岫裏聽列樹於巖中樹陵危而秀色煙出遠而浮空情迢遙於原野心放曠於藤櫳夜悠悠而何期露瀼瀼而漸落散一葉之流螢聆九野之鳴鶴盥泉兮藉芳杜入谷兮佩滋蘭靜嘯兮疏煩想獨往兮恣遊盤信一致之易息豈萬物之能干就薄帷而安夜寢迥高枕而極星闌

鹿苑賦　魏高允

啓重基於朔土系軒轅之洪裔武承天以作主熙大明以御世灑靈液以滂沱扇仁風以遐被踵姬文而築苑包山澤以開制植羣物以充務鎦西民之常稅暨我皇之纘統誕天縱之明叡追鹿野之在昔興三轉之高義振幽宗於巳永曠千載而可寄於是命匠選工刊茲西嶺注誠端思仰模神影庶眞容之髣髴耀金暉之煥炳卽靈崖以構宇竦百尋而直正紹飛梁於浮柱列荷華於綺井圖之以萬形綴之以淸永若祇洹之瞪對執道場之塗迴嗟神功之所建超終古而秀出寔靈祇之協贊故存貞而保吉鑿仙窟以居禪闢重階以通術澄淸氣於高軒佇流芳於王室茂花樹以芬敷涌醴泉之洋溢祈龍宮以降雨侔膏液於星畢若乃研道之倫行業貞簡慕德懷風杖策來踐守應貞之重禁味三藏之淵典或步林以經行或寂坐而端宴會衆善以並臻排五難而俱遣道欲隱而彌彰名欲毀而逾顯伊皇輿之所幸每垂心於華囿樂在茲之閒敞作離宮以營築固爽塏以崇居枕千原之高陸恬仁智之所懷眷山水以肆目玩藻林以遊思絕鷹犬之馳逐眷耆年以廣德縱生生以

延福慧愛內隆金聲外發功濟普天善不自伐尚諮賢以問道詢芻蕘以補闕盡敬恭於靈寺遵晦望而致謁奉誦戒以畢日兼六時而宵月何精誠之至到良九劫之可越資聖王之遠圖豈循常以明教希縉雲之上外羨頂生之高蹈思離塵以邁俗涉玄門之幽奧禪儲宮以正位受太上之尊號旣存亾而御有亦執靜以鎮躁覩天規於今日尋先哲之遺誥悟二乾之重陰審明离之並照下寧濟於兆民上覬光於七廟一萬國以從風總羣生而爲導正南面以無爲永措心於沖妙夫道化之難期幸微躬之遭遇逢扶

桒之初開邁長夜之始曙顧衰年以悽傷惟負忝以
危懼敢布心以陳誠効鄙言以自著

大乘賦并序　　魏李顒

大乘者蓋如來之道場也故緣覺聲聞謂之小乘言法駕之通馳如舟車之致遠也夫合抱興於毫末九層作於累土從淺以高大理妙在於不有迹麤由乎不無舉有以希無則無無以暢忘無以統有則有有以通無無以暢則乘斯小矣有有以通則乘斯大矣夫總福祐之會者莫尚於法身宜一切之知者莫貴

乎如來故神禀靈照以觀三達之權思周深妙以入四持之門知色之空任而不敗起滅無崖終始無際形寄於宇宙之中而心包乎一象之外目察於芥子之細而識鑒乎須彌之大美哉淵乎其源固不量也嗟嘆不足遂作賦曰

建大乘之靈駕兮震法鼓之雷音除行蓋之欲疑兮餐微妙以悅心滿覺意之如海兮演般若之淵深平八道之坦蕩兮遊總持之苑林定禪思於三昧兮滅色想於五陰執抵羅之引弓兮操如意之喻琴破衆網之將裂兮剝貪垢而絕淫危泡沫之暫結兮焉巧風之足欽或明行而吾逝兮積功勳以迄今收薩云之空義兮運十萬而魔擒開止觀之光燄兮消邪見之沈吟閑必固之垣牆兮同影響之難尋

詳玄賦　　釋慧命

惟一實之淵曠嗟萬相之繁雜眞俗異而體同凡聖分而道合承師友之遺訓籍經論之垂芳馨塵庸之小識請與言於大方何群類之蠢蠢處法界之茫茫性窮幽而彌曉理至寂而逾彰既非空而非有又若存而若亡談秘密於慈氏歎杳冥於伯陽湛一虛而致極總萬有以爲綱雖卽事而易迷亦至近而難識非名言之所顯豈情智而能測口欲辯而詞喪心將

緣而慮息故雖一音隨類之能三轉任機之力莫不停入正於寂泊之門暇四辯於恬惔之域尋其體也谿乎無際耿乎無窮源乎無始極乎無終解惑以茲齊貫染淨於此俱融該空有而闃寂括宇宙以通同論其用也一而能多靜而能亂挺萬類之殊形吐群情之別觀結五住之盤根起十纏之羈絆隨迷悟而通塞逐昏明而集散四流因之漂蕩六道以之悠漫三賢十聖晙以聯綿二智五眼曄而輝煥渾外流而共壑派違順以分岐體無非而不是用無相而不爲若純金不隔於環玔等積水不憚於漣漪故今名用

誼雜集起紛馳事若萬軫殊轍理則千輪共規觀無礙於緣起信難思於物性猶寶殿之垂珠若瑤臺之懸鏡彼此異而相入紅紫分而交映法無定於心境人靡隔於凡聖物不滯於自他事莫擁於邪正何巨細之殊越遂參互而容持隣虛含大千之界剎那總三際之時懼斯言之少信借帝網以除疑善普眼而能矚豈惑識以知之覿九會之玄文覽萬聖之遺則睠常啼於東市慕善財於南國歷多城而進解訪衆師而遣惑始承命於文殊終歸宗於妙德雖遊形於法界未動足於祇園歎一王之似虐嗟五熱之非聦

握十入和修之舍彈指開阿逸之門聞一音之常韻覩極聖之恒存三九於茲絕聽二七自此亾魂斯甚深之境界亦何易而詳論悼稟識之多迷慨羣生之少慧保一異之四邪執斷常之雙計怖夢虎於長眠翫空花於久翳縈結纏而未解任漂流而莫濟背七覺而逾昏染六慾而方滯何理通而志隔既法是而情非忽竛竮而獨往久逝逝而亾歸埋寶藏於窮舍匿明珠於弊衣抱一眞而不識縈萬惱以歔欷嗟余既已傷於悟曉且又悲乎命局籍五部之流耀蒙四依之睠錄涉講肆以開愚託禪林而遣慾猴著鎖而

停躁馳入筒而改曲涉曠海以戒舟曉重幽以慧燭絕諍論於封想息是非於妄情創斂緣於有覺終寂慮於無生顯眞宗之實相達世用之虛名道莫遺於始行暗弗拒於初明擬六賊其方潰冀十軍之可平昏雲聚而還散心河濁而更清性海無增減行月有虧盈疑兔足之致淺懼鴻毛之見輕爲山託於始簣㡯崑崙之可成

玄圃園講賦　　蕭子雲

曰天監之十七屬儲德之方宣惟玉帛之光盛信昌符之在焉於是上照天下漏泉輪囷之氣吐煙日月

之晷揚員乃聖武之龍飛載爲家於天下思承規於景數遂長發而明社若重光於有周似二英於皇夏方前星而列曜播洪鍾於胤雅去茲永福來即東朝文物是紀聲明是昭發玄章於紛績靡青綾於翠翹鑾納那而垂藻笳和鳴以承簫載錫其光令聞令望祭情幄帳護函處庠性與天道言爲珪璋詩史遙集禮易翱翔義華洛水文麗清澧昔七覺之吐華高人天而爲長道西被乎日用法東流而未朗故授神葯於文昌寄寶船於明兩異昔談而同世亦千年而影響聞填填之法雷見慧雲之初奕眞如之軌既接發

揮之功已躡開金泥剖玉牒例蒸栗之篇琳羅樹之葉石室靈篇南宮神篋所以一音不已而待規重矩疊者矣惟至人之講道必山林之閒曠彼柰園與杏壇深淨名與素王模清遊之浩瀁擬樂賢之隆壯容情杳然是焉供帳乃高談玄圃之苑張樂宣猷之上觀夫靈圃要妙總禁林之叫窱稟葦道之三星躔离宮之六曜寫溟淩沼方華作峭其山則岃嵲狎豸硎磳誳詭坂𡾊巀嶭夏含霜雪下則谿壑泓澄虹蝃降升上則青脊丹氣雲霞鬱蒸金華琳碧燭銀硬石藻玉摘白丹瑕流赤周以玉樹灌叢紫桂香楓篔簹含

人桃枝宥蟲妙草的皪靈果垂莖長卿寒翠簡子秋紅崖戴雲而吐雨木鳴條而起風中有蘭渚華池湶流灤濘激水推移彌望杳溟倒飛閣之差莪藻釣臺而浮迴張翠帷於鴻船泛羽旒於雀艇鳥則彩雞綸質木容錦章戴勝吐綬鷄鶿鶥香壁寵紫鷩鷫鸘鴛鴦風鳴日恩高廣浮長内則錢荇菱華菡萏散葩碑硯巨石濆滬碧砂離簁比目累綺紅蝦漂青綸之蓑折蕩碧組之鬖髿銅龜受水而獨涌石鯨吐浪而戴華所以藉園籞之壯觀將髣像於毗耶於是清宮廣闢宿設宵張華燈熠燿火樹散芒歛閃六尺龍戴九

光穎若流金之出沙嶼粲若列宿之動天潢朝曠朗而飛旦雲依霏而卷舒輕輦西園齊宮北園文衛濟濟僧徒肅肅法鼓朗而震音衆香馥而流馥亦有百獸敂敂駿驄雲車九層芝駕四鹿吳娃楚豔胡箛燕筑常從名倡戲馬蹋鞠迴少陽渡紫複繞崇賢職承祿揚散華之飄颻響清梵於林木燈王歸而贈廷香積來而獻熟似衆聖之乘空若能仁之在目既而俄軒有睟肆筵授几高殿肅而神嚴微言欣而奏理煥嘉語於丹青得親承於音旨智周物而爲心情研幾而盡諦言超超而出象理亹亹而踰繫類多兩娛心

之談未足云晉儲眞假之理豈能遠史臣乃載筆撰功請事其職賦金相玉式世既聞甘露之言民已登仁壽之域矣將奉瑤宮之軼陪雲樓之軾福穰穰委如山長莫長永無極

夢賦　　釋眞觀

昨夜眠中意識潛通類莊生之覩胡蝶如孔氏之見周公雖夢想之虛僞亦心事而冥同爾乃見一奇賓傲岸驚人無名無姓如鬼如神姿容閒雅服飾光新入門高揖詣席詩陳余乃問曰夫邪不干正惡無亂善清濁異流外沈各踐吾身披法鎧心遊妙典六賊

稍降四蚍方遣大乘巳駕小魔宜剪君是何人欲來何辯客乃對曰久承名行未遑修敬常深注仰每軫翹詠忽覩光儀良有嘉慶欲伸諮請願垂高命夫人生假借一期如擲倐虹電之驚天迅白駒之過隙豈不及年時之壯美取生平之歡適或走名驥於長阡或駕飛輪於廣陌坐西園而召友敞南牎而對客出野外而操琴入闈中而撫石或復合罇促坐傳觴舉白重之以笑歌伸之以燔炙至如學富門昌德重名揚江東獨步日下無雙心爲義府身是智囊紹金仕漢佩玉遊梁高車駟馬桂戶蘭房列燕姬而滿側湊秦女而盈堂聞弦管之寥亮聽絲竹之鏗鏘何則一生之快樂亦千載而流芳豈能栖栖獨處傷無笑語剃髮除鬚違親背主形容憔悴衣裳藍縷既闕田蠶復無商估等碎繒之百結似破襖之千補至如玉露朝團金風夜寒老冉冉而行至歲忽忽而將闌牀空帳冷覆薄眠單絕子孫於後胤罷賓從之來歡欲以斯而爲道亦得道之量難余乃聽然含笑略陳心要徐而答曰省來說之矯張遂引誘於邪方欲以井蛙共海鯢而論大爝火與日月而爭光無異鷃鵠之比鵬翼培塿之匹崑崙爾既昏懵於生死亦耽染於玄

黃唯知酣酒嗜慾峻宇彫牆豈識多財之被害寧信懐璧而爲殃佳味爽口美食爛腸貪婬致患渴愛成狂人生易盡物理無常朝歌暮哭向在今亾忻歡暫有憂畏延長且世間紛擾竟無閒賞五苦競來百憂爭往妻子翻爲桎梏親愛更如羅網私里恒弊嘖呒公事徒勞執掌榮華有同水沫富貴如山響然自沈淪倒惑恒懐瘮毒不孝不慈無道無德胷襟儱悷心騁讒賊自大憍奢志能苛刻詎識仁義誰論典則無趣損傷非理貪慝見利爭往臨財苟得失位失名亡家亾國命絕法斷身城倒匐業繫其頭鬼穿其肋氷池向踐火山方首忍痛自知銜悲誰告爾乃刀林攤聳劍樹差峩鑪飛猛燄鑊湧驚波稜層鐵網磥礁炎河頭逢鋸解骨被磨摩舉身星散合體湯淹凡諸苦難次第經過一朝鍾此萬恨如何若夫正法弘深妙理難尋非生非滅非色非心浩如滄海鬱似鄧林隨機即赴逐感便臨內宣萬德外啓八音威降醉象影攝驚禽形如滿月色似融金遂令尼犍脫屣梵志抽簪然而出家之爲道也則蕭散優游無欲無求不臣天子不事王侯似無瑕之璧如不繫之舟聲樂不能動軒冕不能留無爲無欲何懼何憂戒忍雙習禪

慧兼修天人師範豪庶依投若夫爲學日益爲道日
損損之則道業踰高益之則學功踰遠故形將俗人
而永隔心與世情而懸反所服唯是三衣所餐未曾
識飯從師則千里命駕慕法則六時精懇濯慮於八
解之池怡神於七淨之苑至如道安道昱慧遠慧持
赤髭法主青眼律師弘經辯論講易談詩開神悅耳
析滯祛疑並皆揚名後代擅步當時或與秦王而共
輦乍將晉帝而同輿遂使桓玄再拜而弗暇郗超千
斛而無辭爾乃行因已正方享餘慶四梵爭邀六天
俱聘封畿顯敞國土華淨寶樹瓊枝金蓮玉柄風含

梵響泉流雅詠池皎若銀地平如鏡妙香紛馥名花
交映近感樂身遠招常命若夫六度修成十地圓明
靈智既湛種覺斯盈寂寥虛豁皎潔澄清非起非作
無造無營法眼不闕其色天耳不聽其聲惡言不能
加毀美譽無以爲榮質非質礙之質名非名相之名
水火衡天而不懼雷霆震地而不驚雙林現滅而不
滅王宮示生而不生既窮天下之至妙誰敢與之抗
衡於是前來君子聞斯語已合掌曲躬斂眉彈指寬
飛氣懾神萎志否蹶踖無顏逡巡驚起自陳孤陋未
知臧否允追用感傷實懷慚恥今日奉敎謹從命矣 畢

音釋 廣第二十九上

馘古獲切截耳也 貙春俱切似貍能捕獸者 舳仲六切船尾也 艫龍都切船頭也
腸音揚肉也大 朏妃尾切 惛他切 堙伊真切塞也 孛蒲沒切香也 兀
部鄙切剖塞也 蹠之石切履也 不足 妳媼妳女蟹切媼烏老切乳母也 覔攻處
切迮也 盬果五切堅固也 睫即涉切目旁毛也 休屠休音朽屠如居切匈奴王號 草居
奴王號 泝蘇故切逆流也 磕克合切石聲也 颸以律切大風也 岊魚戌切山也 蓁音臻盛貌 荐任時
而譎切新出也 草 岊子結切陽高處也 貿古紅切 岊 嶔崟嶔音欽崟音吟 誻 陳鈞
切誠也 罧 嶢 罧方鼻切 嶢五聊切山高貌 切 鄂 崟 嵯峨 龍
諦切 從 蘢 龐 龐盧東切 巃嵸 祖紅切山高貌 鼎明也 了 坼岸也 巾 鹿 於求 乾
費也 蔍 字特切 菜可食 棋渠之切 木名 也 䒢 萸 䒢於六切 萸羊朱切 草名 務
棌 時占切 似柰而酸果名 搢 如支切 上馬也 綏 儒追切 冠纓也 寥 他弔切 深遠也
菏 萮 宀 山 爾切 長貌 綢 牟 直陵切 音猾 蒲買切 獸名 今取 蒿 山 賈 宅 賈切 勢 高低
之 磄 碴 磄 徒郎切 碴 蒼合切 石貌 萎 子公切 枝直 蘇也 木名 灑 湷 灑 都 賄切 湷 的 昆切
貌 鵡 停切 鵡 王 林 王 石 鳥名 切 鷺 鵜 鳥 客 切 鷈 鷈 天 鷈 步 切 鷈 鶌 鶌
牧 水 鳥 碑 砒 碑 切 部 几 切 砒 石 也 五 忽 切 積 滻 積 可 雞 切 滻 罷 切 水 往 徒
來 筑 張六切 十三絃 似箏 組 張居切 也 跧 直犀切 直視也 嵴 吾 亢
官 切 嵴 山 貌 龐 儱 偯 龐 力 董切 偯 多 惡 不 調 也 苛 寒 歌 切 煩 也 應 德 陽
也 切 涗 奄 合 切 忽 也

唐釋道宣撰

傷愛子賦并序

江淹

江艽字胤卿僕之第二子也生而神俊必為美器惜哉邁閔涉歲而卒悲至躑躅迺為此文

惟秋色之顥顥心結縎兮悲起曾惆憐之惨悽痛掌珠之愛子形惸惸而外施心切切而内圮日月可銷兮悼不滅金石可鑠兮念何已緬吾祖之赫羲帝高陽之玄胄惜衰宗之淪没恐余人之弗構覩三靈之降福矜弱子之擢秀酷奈何兮胤卿邪逢天兮不祐

爾誕質於青春攝提貞乎孟陬謂比芳於右列望齊英於前脩遴高行之美迹弘盛業之清猷白露奄被此百草爾同凋於梧楸憶朱明之在節顧岐嶷之可貴覩鑪帳而多惛瞻户牖而有慰奚在今之寂寞失音容之髣髴姊目中而下泣兄嗟季而飲淚感木石而變哀激左右而隕欷奪懷袖之深愛爾母氏之麗人肩丹泣於下壤傃慇憂於上旻覩往端而擗慄踐遺緒而苦辛就深悼而誰弭歸末命兮何陳我過幸於時私爰守宮於江潯悲薄暮而增甚思纁黃而不禁月接日而為光霞合雲而成陰霧朧朧而帶樹月蒼蒼而架林嗟奈何兮弱子我百艱兮是尋驗織帶之夜緩察條鬢之朝侵惟人生之在世恒歡寡而感饒雖十紀之空名豈百齡之能要迅朱光之映夜湛白露之凝朝指茲譬而取免排此理以自銷然則生之樂兮親與愛内與外兮長與稚傷弱子之冥冥獨幽泉兮而永閟余無怨於蒼祇亦何怨於厚地信釋氏之靈果歸三世之遠致願同升於淨刹與塵習兮永棄

無為論并序

吾曾迥向正覺歸依福田友人勸吾仕吾志不改故

註無為論焉

有奕葉公子者聦蟬七代冠冕組望多素統黼衣繡裳負長劔而耿耿佩鳴玉而鏘鏘時遊稷下或客於梁間英雄而豹變聽利害以龍驤乃動朱履而馳寶馬振玉勒而曜金羈之無為先生之門問曰先生智德光融蒿華無得以方其峻道義濤遠溟海不足以喻其深無學不窺無事不達容儀閒靜言笑溫雅至如釋迦三藏之典李君道德之書宣尼六藝之文百氏兼該之術靡不詳其津要而採撫沖玄煥乎若覩於鏡中炳乎若明於掌内余聞天地之大德曰生何

以聚人曰財是故老聃以為柱史莊周以為園吏東方持戟而不倦尼父執鞭而不恥實萬古之師範一時之高士先生嘉遁卷迹養德不仕乃列子之所待非通天下之至理雖江海以為榮實搢紳之所鄙先生條爾笑而應之曰富之與貴誰不欲哉乃運而不通也夫忠孝者國家之急務也申生伍員不得志也懷道抱德玄風之所尚楊雄東方其職未高也其大學者不過儒墨亦栖栖遑遑多有不遂也子所引之士者情雖欲之志不行也憂喜不移其情故可為道者也過此已往焉足言哉吾聞大人降迹廣樹慈悲

破生死之樊籠登涅槃之彼岸闢三乘以誘物去一相以歸眞有智者不見其去來有心者莫知其終始使得湛然常住永絕殊塗無變無遷長袪百慮恬然養神以安志為業欲使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舒卷隨取進退自然遁逸無悶幽居永貞亦何榮乎亦何鄙乎子其得之吾何失之塵內方外於是乎著公子恧然而有慚德逡巡而退

伐魔詔 并序

元魏釋懿

夫生在三界恒為四魔所嬈沈淪生死遍在六趣若一得人身及聞經法譬見優曇喻值浮孔尋惟聖教實開心目懿身處下流元希彼岸直因生有惡此漏身心去志恭徒然無補略因愚管除剿四魔昔在年幼嘗作破魔露布文雖鄙拙頗為好事者所傳自遷都之後寓在洛陽忽於故塔之中得此本文時值今國都法師尚在金剛般若寺講勝鬘經輙以呈示法師學涉內外甚好文彩乃更披經卷賜示魔事兼得擬符氏時釋道安檄魔文共尋翫之復竭愚淺修改舊文更作平魔赦重蒙法師更無嫌也但安公檄文直推天魔凡為世患經列有四且天魔權變非浮情所測煩惱陰死為患寔深輙更起伐魔詔慰勞文冠

之於初是以前後不同又煩繁重甚信心君子兩得行之輙并編安法師檄文為次合為一卷

門下偽魔逋誅于茲曠劫鷹跱四山狼顧五道心頑縱毒常懷返噬固守一隅擁隔聲教自大通已降爰暨賢劫雖百王繼踵千聖相尋咸懷百途奬導千計猶不能過彼邪心息此異見得使貪競相緣瞋癡互舉常結四生終歸六趣眷言斯瘼實用傷懷今原燎方遇淩潤有漸無宜自寬以致顛覆可簡將練卒隨機殛揲勿使蒼生懷子復之歎主者告下時速施行

奉伐魔啓

臣信相等言奉被詔書如右臣聞見機者則承風以先附守迷者必威加而後降是以舜舞干戚有苗自縛於王庭目連援弓則金地相圍之日故能斬伏心王塞靜樓觀身被忍鎧手挈浮囊棄所保之貨則設禪悅之名饎宴彼奇將集此雄勇志有所規則無往不摧心之所向則無思不服四魔區區焉足以規慮哉但令聚結未散事須平蕩輒依分處星言宿駕謹重申聞請可付外施行謹啓

慰勞魔書

告三界五道有識羣生等夫曦和迭駕盲者尚迷其光雷霆震響聾者猶惑其聽雖照屬理均而稟受道異致令法音擁於姝聞慈光蔽於異見昏病相仍長迷永夜劫石有磷此緣無竭故我高祖愍此橫流心存拯溺體韞殊光口含異響開宏基於未前廓玄覺於有始故一闡洪猷則巨黠競馳再擇道教則羊鹿服御證無生於胷襟戢寂滅於懷抱但年德推移心存靜定爰命皇儲紹隆大業先帝藉此洪資纂我前緒積德三大累功塵劫心變冥機遊神赴會身固舟囊凌波拯接出沒任情權旨自在故能超彼九劫降此四天跨據一方威攝萬國八十年中刑措不用但

時不我與聖上遷化敎迹道殊人懷異念卿等或是日種輪王世跨四域或是月性高良忠貞不貳享三界之名位保一時之榮祿但爵命難恒時有否泰或因憍慢而喪家或由貪殘而失國故令後胤波流奄然忘返遵彼邪源汎此慾海而使天魔承釁作患於上方煩惱因茲侵淫於下國或禁中陰於未生或馳五衰以告老終疲舛降長勤往沒幕府因機傑起英略超羣締文經武體眞練俗承百王之洪規稟萬代之遺則履道居彼龍象扣此津門方當驅光上下候騎入維總括羣邪羅絡萬有籠三界於一身抗百綱於無外摧拔須彌翻波巨海顚倒宇宙迴易日月使人天倒懸水陸燋沸然復塞其必我之心開其子來之路扇清風於塗炭布同愛於無間平蕩三途攝茲四有威以動之福以綏之蕞爾小醜焉足以語哉卿等既爲所悞淪日久宜藉此時機早建良圖夫時難得而易失機尚速而後悔若得時也則福祿競臻如失機也則敗捷爭及故竇融享爵事歸於先覺公孫嬰戮取敗於後機此皆往事之高鑒當今之軌轍且智者處危以謀安愚者臨成以致敗成敗安危在於時機非降自天抑亦人謀今三車竚駕寶藏初開

懸重爵以俟功設天官以命哲正是大士縱横之秋
智勇獻功之日與卿等同發遐原枝流異土迫惟往
昔猶或依依言念四魔不覺撫劍故先遣白青略陳
成敗會改迷徒尋光赴命相與齊轡道場比肩輪下
諮禀未聞受教君子友朋好合不亦善乎無宜大安
斯趣盤桓遊逸恐此生滅相尋有無繼作若三毒一
馳則義無怨親四凶互出則天壽俱翦雖欲保全其
可得哉今善牙已建六軍啓途出彼火宅尋討未服
梟斬之期非旦即夕幸體往意時作出計勿懷猶豫
盛嬰斯禍臨路遣書怱怱無盡

檄魔文　晉釋道安

彌天釋道安頓首魔將軍輪下相與雖復玄徒殊津
人天一統宗師雖異三界大同每規良集伸其襄積
然標牓未宣所以致隔今法王御世九服愿順靈綱
方伸宏綱彌布大通有期高會在近不任翹想並伸
預意釋道安頓首夫時有通塞忝終則泰千聖相尋
萬師迭襲昔我高祖本元天王體化應符龍飛初域
仗權刑以部萬邪奮慧柯以伏六合咸蕩四邪掃清
三有方當抗宏綱於八區亘靈網於宇宙夷靜七荒
寧一九土但冥宗不弔貞容凝靜重明寢輝虛舟覆
浪故令虵虺須臾梟猿競起翳朵眞徒塵惑清衆虐
被蒼生毒流萬劫怪道有情異心同忿我法王體運
應期理物上藉高貴下託羣心秉玄機以籠三千握
聖徒而降大業雲起四宫鸞翔天竺降神迦夷爲法
城塵撫育黎元善安卿士匠導羣賢慰喻有疾嚴慧
柯於胸中被神鉀於身外愍十八之無辜哀三空之
路絕志匡大業情必平難百域千邦高伏風化承君
久抱惑心重迷自覆深執愚懷固守僞見狼據欲天
梟鳴神闕睥睨壇場抗拒靈節謂天位可登洪規可
改覽茲二三遠爲歎息何者大通統世則羣方影從

而僞擬天魔不遵正節忏忤聖聽塵撓神心領卒塞
虛奇形萬變精甲耀曦霜戈拂日靈鼓競鼕響衝方
外高步陸亮自謂強威而王師一奮羣邪殄喪衆迷
革心望風內附況君單將僥然一介土無方尋衆不
成旅而欲背理違常陵墟華邑篡奪靈權勝常取信
以僞忝眞可不謬乎今釋迦統世道隆初劫妙化堂
堂神羅遠御智士邑邑玄筭葢世武夫龍超捉鞬千
隊協略應眞奇謀超拔故命使持節前鋒大將軍閻
浮都督歸義侯薩陀波崙獨稟天姿義陳玄覺神高
須彌猛志籠世善武經文忠著皇闕領衆四十萬億

揚鑣路首故命使持節威遠大將軍四天都督忉利
公導師曇無竭武勝羣標文超隨夏宏謀絕塵心柄
夢表每憂時忘身志必匡世領衆百億虎盼須彌故
命使持節征魔大將軍六天都督兜率王解脫月妙
思虛玄高步塵表略並童眞功侔九地悼愍三塗忿
君縱害援劒慷慨龍迴思奮領衆五百萬億鶴鳴天
衢故命使持節通微將軍七天都督四禪王金剛藏
朗志虛玄金顏遐矚恩殊九錫力傾山海左顧則濛
汜飛波右眄乃扶桑落曜德無不施威無不伏領衆
七百萬億雲迴天門故命使持節鎭城將軍九天都

督十地大王維摩詰奇筭不思法柯遠震體合神姿
權像萬變呼吸則九服雲崩叱吒則十方風靡威被
下愚慈覃醎楚領衆九百億飲馬靈津故命使持節
鑒復大將軍十九天都督十住大士文殊師利承冑
遐元形暉三耀身自金剛神高體大應適千途玄筭
萬計羣動感於一身衆慮靜於一念深抱慈悲情兼
四攝領衆塵沙翺翔斯土故命使持節匡教大將軍
十九天都督錄魔諸軍事羣邪校尉中千王觀世音
智略淵深慧綱遐網明達六通朗鑒三固或託跡羣
邪耀奇鋒起或權形二九息彼塗炭揮手則鐵圍摧
嚴噓吸則浮雲頽崿能爲十方作不請之益領衆不
思風吟虎嘯故命使持節撫化大將軍十方三界大
都督補處王大慈氏妙質從容天姿標朗體踰金剛
心籠塵表猛志衝天慧柯遠奮無生轉於胷中權智
應於事外志有所規無往不就威恩雙行眞俗並說
領衆八百萬億嚴駕待命勇士之徒充盈大千金剛
之士彌塞八極咸思助征席卷六合乘諸度之寶軒
守八正之修路跨六通之良馬捉虛宗之神轡彎四
禪之良弓放權慧之利箭鳴驤浩浩輕步矯矯撫劒
飛戈長吟命敵而將軍累世重光匡濟帝業歷奉聖

庭曾無有闕貴即導師身子五百幽鑒天命秉受王
化聖上開襟皆授名爵封賞列土功侔舊臣聲蓋萬
域而君何心橫生異見偃蹇邊荒頑顉帝位毒害勃
於蒼生災禍流於永劫可不哀哉可不謬哉君昔因
時荒爲物所惑狂迷君心投僞外竄百行一愆賢達
尚失久謂君覺智返愚歸罪象魏束身抽簪同遊羣
儁以道自娛榮名終始仍執愚守惑偸安邪位託癡
山以自高恃見林以遊思耽六欲之穢塵翫邪迷以
娛性建憍慢之高幢列無明之凶陣闊步長塗輕弄
神器盜篡天宮抗拒日月恐不異舉手欲障三光抱

土而塡四海打鼓與雷爭音把火共電競耀雖擬心
虛標事難就矣然將軍植德玄津原承彌遠聯華胄
然羣下矚目望善之基易登由來之功可惜可改往
修來翻然倈順誅過朱門與道齊好家國並存君臣
俱顯取名獲安曉目達觀眷屬晏然可不美歟大師
剋舉萬方猗鑾手提法蠡齊撫慧劍直柯輝耀於前
驅靈鼓震音於後隊神鍾一扣則十方徧覆海浪飛
波則原陸湯沸當爾之時須彌籠爲微塵天地迴爲
一粟無動安於左襟妙樂握於右掌神力若斯豈可
當哉然我法王體大仁慈未欲便襲權停諸軍暫頓

靈轡臨路遣書庶迴迷駕君可早定良圖面縛歸闕
委命王庭逍遙閒境上方宰任非君而誰夫聖人上
智識機明哲免禍窮而知返君子所美此乃轉禍之
高秋取功之良節昔夏桀無道殷王致伐商紂首亂
周武建師此則古今之常軌將軍之明誡相與雖復
形乖於當年風流於道味人天崎嶇何足致隔想便
霍然隨書投命所以切痛其辭委曲往久者不欲令
芳蘭夏凋翠柯摧穎深思至言善從良計勿使君身
傾匡三槩勿使六天深生禾莠迅目仰馳助情暢然
臨紙多悚文不表意釋道安頓首頓首

魔主報檄

大夢國長夜郡未覺縣寐語里六自在主他化皇帝
報檄於高座大將軍南閻浮提道綏撫大使佛尚書
安法師節下音耗自遠喜同暫接尋覽句味良用欣
然方見大國之臣禮義高矣承將軍虛心豁達密行
淵玄襟帶山河牢籠宇宙慮深宗廟憂及生民秀氣
千尋貞心萬仞亦疾風之勁草也亂世之忠臣也冀
道過則濟彼我非僞俯從人事聊此報章昔周室既
衰六國鼎沸漢朝運減三分天下或外夷侵叛毒被
中原或內禍潛作殃及良善應期鵲起逢時豹變有

之自古豈止今日惟蒼生釁積上天降禍釋迦皇帝
奄然登遐哀纏臣妾悲浹率土皇太子彌勒養德心
宮滿月停山深叢隱藥數鍾百六之世將虧九五之
基諸侯篡猾猜忌相陵一十八部教軌參差九十六
道鋒俎迴互狼噬海濱梟鳴山曲左不記言右不記
事國憲朝典與霜露而凋零天璽帝璧同冰消而葉
散臣怨民怒衆叛親離遷逝無歸蛉蝺長往竊謂數
鍾太平沐浴朝化時逢亂世濟難干戈蓋乃通人之
權變也謹率義兵發憤忘食並登山拉虎臨河斬龍
緯武經文輕身重義社稷是所不圖也天位非所傾

望也直以心城無主邪戲塵勞沓滟慾流將心源而
共遠惚恍大夢與永夜而俱長還因假寐弔民伐罪
先遣聚沫大將軍黃女侯幸空華之卒策陽炎之馬
即乾城之隅結浮雲之陣戈甲昱爍弓戟參差鋒刃
未交服兵先敗次命接響大將軍絲竹公領宮商之
衆據傳聲之谷隨聞隨翦次命百和大將軍蘭麝伯
領馨香之旅乘風抒陣千里無雲次命六味大將軍
領肥美之卒爲向門都督安滄溟之口吞噬無遺次
命七觸大將軍領細滑之衆戰鼓纔擊身城尾解五
軍前討百戰恒捷自天是祐蕃無不宜朕慮未窮巢

穴躬行問罪戎衣既整出自空窟發淵泉之智動山
嶽之威承妄想之兵數盈兆載並潛神識海隱影心
山命將元帥案劒城旅徵兵士卒擎刀結陣排空塞
迥煙飛霧集莫不雄氣衝天吐妄雲於眞際高風駭
地驚塵浪於性海擊道品官軍霜夜抒擇一心既沒
還源彌遠六愛已然宅火逾盛縱橫翦掠服背羅討
六奇三略先蘊胷襟百步千策本無橫陣遂雲消霧
卷吾道興焉於是分官置職行我風化勑無廉驃騎
虎踞貪山性澀將軍龍蟠慳海貽恤之士水陸無寄
勑繫地郎將置陰陽之府情塵駙馬觀伉儷之兵愛

水暫流身城被漬欲火纔發天廟遭燒繕性將軍已
從焚溺勑咆吻校尉弓劒隨身鴆毒鷹揚戈戟在手
嚴毅士卒警固賄城使平忿將軍銷聲剗跡勑正勤
御史且停監察隨眠武侯安撫朝猷放蕩無明縱恣
有待使精進一馬罷行四勤之路迦留二箭不射三
空之門勇猛將軍風煙欲滅勑覺觀大司馬置府初
禪邪思惟都尉列陣三有以心原未靜頻被風波禪
枝欲茂再遭霜雪安靜將軍埋身亂境勑我見行高
鎮陀那之嶺戒山萬仞疑戍百重討返還迷問津天
路使觀身實相伸如羊角緣寂妄業谿若魚鱗故毒

動狂子酒醒醉客寤眞金藏隱肥膩草博通將軍亢
蔚如辭斯則率土之賓皆吾民也今十軍意氣五將
英雄秉機廢立成國宗廟朕俛仰卽位臨軒御宇纂
承王業握圖受命因弱之輪無際足擬金輪心與駿
駃有餘聊充紺馬衣冠統二車書已一方扇長風於
火宅奮高車於門外解釋甲胄與民更始將軍士卒
並亾智力俱喪路窮箭盡棄馬焚舟螗蜋舉臂良可
愍也良可恥也豈盜跖率卒侵暴諸侯孔丘冒陳流
汗反府即將軍之明誠也皇太子彌勒代邸龍飛朕
汗馬歸朝銜罪庭闕將軍見徵未敢聞命也情深筆

短不能多白冀歸高君子相期於言外焉波旬頓首
死罪

破魔露布文

廣緣將軍流蕩校尉都督六根諸軍事新除惡建善王臣心賑惠將軍善散子都督廣濟諸軍事監軍臣施結性將軍超欲界都督攝志諸軍事司馬臣戒平忿將軍蕩恚侯都督洪裕諸軍事司空公臣忍勇猛將軍勤習伯都督六度諸軍事行臺臣進安靜將軍志念都尉都督觀累諸軍事攝散侯臣禪博通將軍周物大夫都督洞達諸軍事監照王臣智行宮謹案

臣等聞治靜泰平兇徒有時以興化淸去殺逆黨因之而作是以文命引狩於九囿遇妖魔於塗山頂生騰輪於六合値貪賊於忉利故使身滅知威魂散鬪燧淪蕩他鄉退失尊位良由內挾姦邪外樹塵軌賞差信功罰乖臣惡故也自世宗釋迦文皇帝晏駕固林條餘千載太子慈氏阿逸多有事兜率未遑紹襲法城暫空梵輪無主塵域外叛沙州弗貢遂使三界風驚六天烽起邪徒詭說翻成異俗僞自在天主賊王波旬禀質昏精體襲邪氣我慢在心愛結盈慮矯奪慧命竊弄神器放縱欲界闚闗皇境且其正教陵替內外相違姉妹同姦千子貳志三女邪蕩邀我上宮姿態未施自貽伊耋又波旬既習小道頗有才辯愎諫飾非好是惡怒不用順子之言專從佞臣之計伺國間隙乘釁來侵僞結使大將諸煩惱等因聖道消運鍾八百光音無間十纏斯作遂陳欲兵於愛海策疑馬於高原控轡於二見之域馳騁於無明之境値聖則蔵跡高栖遇惡則馳擽中區負險重關覩時而設或志求榮利假竊權門或含忿威衆專行毒害意氣稜層固守方寸憍慢邊隅未識正朔方復假遣七使傳車二障施宜六條以致殊俗愚者承教而濯

纓智人棄之而潤飲畜卒侯前儲烽候進僞四天大都督五陰魔等置宅於無始之原卜居於有形之裏浮游於苦海之中放逸於火宅之畔竊號射身假署六腑偸榮瞬息耽樂時頓元首未幾徒役無筭飢兵始卒流川遍野怖士愁人亘山滿谷同惡相求輯結一方異類羣聚阻兵三界僞署行臺有生賊王妖觀兵五道置卒三途在生逆命處老作寇五衰告期四生應世塵寒泉源杜絕飄炎業力咆嘞丁危脆以先馳三毒趦趄策羣有而長逝安忍無親禍連九族威怒互行戮及忠孝方乃忽聖誣賢欺眞枉正陷穽黎

元羅絡凡庶妄計苦空以爲已有顆繁之勢謂固同金石者也以正月三十日黄昏時有一人姓善字知識從道場來告云賊去此不遠宜急剪撲不爾當爲大患臣聞此語未遑敬信單駕羊車轉軍化城深修壍柵自備而已賊方於後夜遣一使來多貢珍異求結和好臣知此賊勢若泡燄智計莫出意性狂勃難可親近弗與之言抱恨而去方多設詭計欲來侵逼即以月七日向晨出方便門頓解脱處馳信郵以深入微羣迷以出海纂集三昧以致一壍蕫蕩除五陰戒淸諸有賊方恃固一川拒抗皇威其水彌漫廣深

難際又值旋嵐傾勃雹霰爲注轉浪揚波海神競涌七等雜類或飛或沈夜叉守途羅刹決津不許流舉覆没善財其欲泅泳鮮不沈溺又臨折阻泱大築城壘鏗立隍峻險闊唯有一門四垂幽谷一人執戈萬夫懾思四果怯憚辟支戰慄遂集衆唱議規望進擊騄度能僉曰或可即勒軍士爲渡水故備取諸草木編以爲栰附今抱路横波直進臣等手案浮囊泝流而往固護無非遂登彼岸部分將士脩備兵車齊心戮力驅馳往撲即遣安靖將軍領觀累之卒據散亂之原又使平忿將軍率洪裕之兵塞怒谷之口復令

賑惠將軍引廣濟之衆截慳貪之路更勒博通將軍鑿洞達之士守狂癡之徑督師羅張四面交侵積戰告捷不月而三行臺恐衆懈怠不得競進乃催厲六軍置阿惟越地而餘燼遊魂偷安他化驅率犬羊欲來拒戰乃假虎兕以爲威招熊羆而自衛異首別面之徒吐風火而待發擁山載樹之頻方蟻聚以齊衡希進皇家膺符受命啓土塵劫歷聖重光享祚無窮先帝鼎湖之日顧命慇懃專令文德已來不許戰爭而致莽府受符之初依勑而行略設六奇斷截而已但狂悖偷張散亾逆節雖遣遮多曉喩都無悛心乃

更命將大權徵兵十萬嘗未浹辰大淨邦土資無畏以嚴身秉衆好而獨拔龍蟠道樹虎視娑婆十號一宜則四八應期言教暫設則二九雲集遂擊法鼓而出三空建慈幢以臨八難講武大千耀威萬域神戈暫指則魔徒失膽慧劒一揮則羣邪俱斃現道身而斬妖魔因般若以翦煩惱摧波旬於不動之抔滅五陰於計性之境然後蕩巢守穴於不到處巡伏隱身者唯一人而已遠處膏肓非勇力攻及也遂乃寘生死於寂滅之原流老病於常樂之境排三障於六通之衢投十使於薩婆之域元兇既梟首徒黨伏誅自

餘從者並不追問諸有誠心先款者悉令解甲去鋒編戶民倒投以遠號移之樂土爲拔五箭并以善將療除垢病施慧湯藥于時業風息吹六塵弗起祥雲四舒靈禽翥翼引入部而自娛嚴四七以守衛垂拱開堂無爲而已大覺天王等好尚風軌志存拔擢援昔舊眞愆懇諫誥辭不獲免默許敗奏爾乃開甘露門出入正道千輻雲迴來儀鹿苑四天獻器於高堂二商薦肴於兩淵故緣行錄勳則陳如先封眞諦開賞則耶舍繼襲或朋類蒙榮或兄弟感澤揖不肖於初果表有德於十地依准古禮巡省方嶽振旅六城

治兵八國理怨於二天之上問罪於九地之下徵英傑於十中會萬國於鷲嶽華莀剋臻異士勇出於是啓寶藏以賑貧窮出三車以給諸子撫納黔黎寧堵復業乃身安一乘心固盤石據林駐水宣揚皇澤依恒說遂召集未賓仁風而守道光遐照四面交通化流無外聽訟於中路之域決判於寶山之所無量之威遠震城獄無礙之智洞徹山河故土無二統車書一軌日月重光天地清朗六萬之衆解長圍以從正十仙之徒棄大河以就秩不動之賢不遠千里意樂之哲應感而至工人牽箪食於尸城捷獸奉壺漿於長源內外剋清表裏咸泰寔由道音四敷餘波東訓主上至心翠條深敬稟承神規殄茲兇醜豈臣智力所能剋感也冀憑此一勳漸望更進方事前計凱旋未日並露布以聞臣等死罪死罪

平魔赦文

門下首區同源因派異緒寔降代與信背千途故智勝標宗歷塵劫而尚三燈明啓教經九中而末一況乃邪徒僞見駕刺榛於自然之原結賊妄根御形色於顚倒之境以茲偏師抗衡中道眷言二三良用憮然自先帝外遐寶曆無主淳風漸虧靈教異設僞魔

乘間充斥神邑假變眞容妄談空有驅役四生周還六趣畔渙欲天狼戾愛地毒被邊荒虐流華夏雖獫狁之侵宗周匈奴之陵炎漢未爲喻也朕以神昧主自塵劫幼齒參玄弱冠從政班名於大通之年驟驟於賢劫之下荷百億之重任忝三界之特尊入天樂推無所與讓遂陟靈壇受茲封禪顧唯多闕有慚庶政明發孜孜不遑啓處常恨邪境未清正教無一致使羣生沈淪魔境每一撫念用廢寢食遂命將徵兵以清時難上藉三昧之士下憑六度之師控清方夏大戢荒服故六軍雷動則三有雲消慈旆電馳則四

凶面縛降附若塵生擒萬計唯波旬一人單馬奔迸百道截羅組繼不久且令五道告清宇外咸一思與天下同茲福慶可大赦天下與同更始改像教之號爲卽眞之歲自二月八日昧爽已前繼組見徒悉皆原放若爲四魔所悞浮游三界犯十惡五逆毀經壞像三世所作一切衆罪能改過自新者不問往愆若亾命愁山挾藏姦器百劫不自首者伏罪如初其殺父害君傷兄烝母隨時投竄以息後犯其闡提一人不在赦書擯罪逸責神速可乘意驛遍告十方主者施行

奉平魔赦文啓

卽眞元年二月八日中書令補處王臣逸多宣臣文殊等言奉被詔書如右臣聞毀忠謗善經千葉而不無邪臣逆子歷百代而常有是以三監流言伏罪於明時五世肯道甘誅於聖世故王威必震慶當於周邦正教暫加福歸於露鼓伏惟陛下慈兼百王智齊千聖秉瑞靈津握圖玄化出沒動於大千馳騁應於羣有服微形以引愚迷吼法音以警聾俗至乃刎身志道釘體求經析骸貿鴿委命降獸捨塵劫之危體收一生之妙賞龍潛四天利見閻浮輕彼七寶重此一乘擲翫深宮滅膳河側去寶冠於苦林貿法衣於獵士故能駕御四禪時乘六度殄服羣邪易於返掌三界無燋然之警四生絕深溺之憂方復情存解網志尚有怨十八來蘇萬國幸甚謹重申聞請可付外施行謹啓

平心露布文

卽眞元年二月八日侍中臣文殊師利侍中臣薩陀波崙黃門臣師子吼黃門臣舍利弗黃門臣須菩提擬唯識道行軍府謹奏平心露布事擬使持節儀同三司領十二住本將軍唯識道行軍元帥上柱國晉國公臣般若等言臣聞四魔放命歷代以之爲鯁五住遊魂含識因其致患是以三明聖智十力雄尊莫不屢動偏師頻行薄伐伏惟陛下乘大慈而啓運應冥感而赴期奄宅神區光臨法海迷前王之令典演衆妙於圓音考列聖之玄謨會羣生於淨國三千剎土共稟威靈百億類洲同遵聲教唯有僞心主阿黎耶識擅假名器叨竊生民跨有乾城綿歷年祀逐窮迷於夢境長夜不歸縱極亂於空花終年如醉權舉緣爲蕃屏之任引戲論爲帷幄之臣陷溺黎元干擾鋒鏑陛下應眞理物調俗御民念此鯨鯢愍斯塗炭

遂詔臣揚旌色野問罪心庭臣敢効庸虛冥承奇略
去四月十六日軍次心境即以其夜初更與賊相見
臣於是潛機密會玄契冥馳集戈船於六度之津命
戎車於一乘之轍屯營三月揚淸梵以伸威列陣九
旬擊鳴鐘而作氣阿黎耶識固重昏而莫曉執窮計
而不移譬螗蜋之拒輪等蜂蠆之含毒乃遣僞恒行
大將軍阿陀那識率無明之子弟恃無賴之資襟據
守乾城與臣抗敵又遣僞自性大都督迦毗羅仙僞
執此太將軍迦旃延子招引烏合聚結蟻徒搖蕩邊
陲激揚聲勢臣遂分布諸將指麾籌策遣擬使持節
拔塵大將軍領四念處諸軍事率道品縣開國公臣
求知擬使持節寧境大將軍領八正道諸軍事通眞
縣開國公臣如實知部勒驍雄星流電轉從方便諸
道靜綠邊之界臣求知等尋名討義躡影追蹤乍橫
行於密室之間或轉戰於隣虛之際事窮理絕城盡
途殫冥宗所以冰消數論於斯瓦解迦毗羅等知大
乘之有在識玄統之所歸各將羸卒數千成來請命
臣哀其晚悟許以自新即令慈悲觀道士畢無緣隨
便安養僞諫議大夫邳諦懷逃聲之思負出世之奇
將全國以効忠反危身而被縶臣以此月十五日夜

挾中軍之勇氣乘外敵之離心手抗干戈躬先士卒
爰命擬使持節兜率大將軍婆娑道招慰大使上柱
國翅頭末開國公臣阿逸多擬使持節閻浮大將軍
天竺大都督天竺諸軍事上柱國富婁沙開國公臣
婆藪槃豆並以道通三空神遊四辯使其招揚勝負
馳喻是非又遣擬使持節平等大將軍兼行軍長史
上柱國清涼縣開國公臣正念擬使持節遍滿大將
軍兼行軍司馬上柱國常樂縣開國公眞如與臣表
裏玄同更相應接于斯時也邊秋氣爽塞月光寒旌
旗共雲虔齊高鋒鍔與霜天比淨披弘誓鎧圓通超
兩觀而守前排千門而並入雖生死無際一念覩其
濱涯塵勞有儔須臾見其崩潰僞丞相陳癡爲僕射
慮思無計求生闔門自縊僞司空師子鉛僞司隸達
磨多羅各擁餘師自嬰深壘狐疑競起猜詐萌生忍
顛危而不見扶遂淪亾而莫能濟阿陀那與其僞主
外無强援內寡深謀師旅困窮城池陷露君臣失色
進退無依銜璧叩頭輿櫬待罪臣即梟陀那之首釋
邳諦之囚廢彼昏王立其賢嗣方使宗禋不絕永爲
茅土之君世德相承恒修職貢之禮於是氣祲開蕩
若和氣之泮春冰醜穢殲夷似涼風之卷秋籜六根

超絕不開亭障之虞三界寂寥無復風塵之警斯乃
威光遠被士衆齊心豈臣微劣所能致此不勝慶快
之至謹遣厚德府別將臣隰重知奉露布馳驛以聞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九下

音釋 廣第二十九下

芃胡宮切 繢古怨切結不解也 惸葵榮切惸憂也 陬將侯切孟陬正月艮東北隅也
遰大計切 怊敕撟切悵恨也 聃他甘切老子名 恧女六切慙也 剿子小切絕也
殛紀力切誅也 犉如純切黃牛黑脣也 蕞在會切蕞爾小貌 獍居慶切獸名食父者
鞈戶大切刀鞁也 濛汜蒙逢切汜序姊切濛汜日入處也 倈郎才切至也 莠以九切草似苗者
駃[illegible]切駃騠馬也 闟闟闟[illegible]切闟鉠闟鞨 趑趄趑七私切趄七余切趑趄
耋徒結切八十曰耋 愎弼力切很也 奰披義切怒也 輈音舟車轅也
行不進也 塹七豔切坑也 沶[illegible]水行也 泝蘇故切逆流而上也 獫狁獫虛檢切
悛七緣切改也 翕[illegible] 秩[illegible]切 窪烏瓜切下也
狃[illegible]切 戢[illegible]切 鏑丁歷切矢鏑也 蠆丑邁切毒蟲也 郅[illegible]
縊於計切經也 稯子鳩切[illegible]也 櫸[illegible]木名葉也 隰[illegible]切入

唐　釋　道　宣　撰

四月八日讚佛詩四首　釋支道

三春迭云謝首夏含朱明祥祥令一作今日泰朗朗玄夕清菩薩彩靈和眇然因化生四王應期來矯掌承玉形飛天鼓弱羅騰擢散芝之英綠瀾頹龍首縹蕊翳流冷芙蕖育神葩傾柯獻朝榮芳一作芬津霈四境甘露凝玉瓶珍祥盈四八玄黃曜紫庭感降非情想恬怕無所營玄根泯靈府神條秀形名圓光朗東旦金姿豔春精含和總八音吐納流芬馨跡隨因溜浪心與太虛冥六度啓窮俗八解濯世纓慧澤融無外空同忘化情

詠八日詩三首

大塊揮冥樞昭昭兩儀暎萬品誕遊華澄清凝玄聖釋迦乘虛會圓神秀機正交養衛恬和靈知溜性命動為務下尸寂為無中鏡

眞人播神化流浮良有因龍潛兆衛邑漂景闔浮濱佇駕三春謝飛轡朱明旬八維披重藹九霄落芳津玄祇獻萬舞般遮奏伶倫淳白凝神宇蘭泉渙色身投步三才泰揚聲五道泯不為故為貴忘奇故奇神

緬哉玄古思想託因事生相與圖靈器像也像彼形黃裳羅帕質元服拖緋青神為恭者寘跡為動者行虛堂陳樂餌翛然起奇榮疑似垂巘微我諒作者情於焉遺所尚肅心擬太清

五月長齋詩

炎精育仲氣朱離吐凝陽廣漢潛涼變凱風乘和翔令月肇清齋德澤潤無疆四部欽嘉期潔已升雲堂靜晏和春暉夕惕厲秋霜蕭條詠林澤恬愉味城傍逸容研沖賾緜緜運宮商匠者握神標乘風吹玄芳淵汪道行深婉婉化理長亹亹維摩虛德音暢遊方

畢生妙傾玄絕致由近藏略略微容簡八言振道綱掇煩練陳句臨危折婉章浩若驚飆散同若揮夜光窮音豈所託意得筌自喪霑濡妙習融靡靡輕塵亡蕭索情牖頹寥朗神軒張誰謂冥津遐一悟可以航願為海遊師櫂拖入滄浪騰波濟漂客玄歸會道場

八關齋詩三首并序

間與何驃騎期當為合八關齋以十月二十二日集同意者在吳縣土山墓下三日清晨為齋始道士白衣凡二十四人清和肅穆莫不靜暢至四日朝眾賢各去余既樂野室之寂又有掘藥之懷遂便獨住於

是乃揮手送歸有望路之想靜拱虛房悟外身之眞
登山採藥集巖水之娛遂援筆染翰以慰二三之懷
建意營法齋里仁契朋儔相與期良晨沐浴造閒丘
穆穆升堂賢皎皎清心修窈窕八關客無楗自綢繆
寂默五習眞亹亹勵心柔法鼓進三勸激切清訓流
悽愴願弘濟闔堂皆同舟明明玄表聖應此童蒙求
存誠夾室裏三界讚清休嘉祥歸宰相藹若慶雲浮
三悔啓前朝雙懺暨中夕鳴禽戒朗旦備禮寢玄役
蕭索庭賓離飄颻隨風適踟蹰歧路嵎揮手謝內析
輕軒馳中田習習陵電擊息心投佯步雲岑振金策

引領望征人悵恨孤思積咄矣形非我外物固已寂
吟詠歸虛房守眞玩幽賾雖非一往遊且以閒自釋
靖一潛蓬廬愔愔詠初九廣漠排林篠流飈灑隙牖
從容遐想逸採藥登崇阜崎嶇升千尋蕭條臨萬畝
望山樂榮松瞻澤哀素柳解帶長陵陂婆娑清川右
冷風解煩懷寒泉濯温手寥寥神氣暢欽若盤春藪
達度冥三才恍惚喪神偶遊觀同隱丘愧無連化肘

詠懷詩五首

傲兀乘尸素日往復月旋弱喪困風波流浪逐物遷
中路高韻益窈窕欽重玄重玄在何許採眞遊理間
苟簡爲我養逍遙使我閒寥亮心神學含虛映自然
亹亹沈情去彩彩沖懷鮮踟蹰觀象物未始見牛全
毛鱗有所貴所貴在忘筌
端坐鄰孤影眇罔玄思劬偃蹇收神轡領略綜名書
涉老咍恬一作雙玄披莊玩太初詠發清風集觸思皆
恬愉俯欣質文蔚仰悲二匠徂蕭蕭柱下迴寂寂蒙
邑虛廓矣千載事消液歸空無無矣復何傷萬殊歸
一塗道會貴冥想罔象掇玄珠悵快濁水際幾忘映
清渠反鑒歸澄漠容與含道符心與理理密形與物
物疎蕭索人事去獨與神明居

踰陽熙春圃悠緬歎時往感物思所託蕭條逸韻上
尚想天台峻髣髴巖堦仰冷風灑蘭林管瀨奏清響
霄崖育靈藹神疏含潤長丹沙映翠瀨芳芝曜五爽
苕苕重岫深寥寥石室朗中有尋化士外身解世網
抱朴鎮有心揮玄拂無想隗隗形崖頹冏冏神宇敞
宛轉元造化縹瞥鄰大象願投若人蹤高步振策杖
閑邪託靜室寂寥虛且眞逸想流巖阿朦朧望幽人
慨矣玄風濟波一作皎皎離染純時無問道睡行歌將
何因靈溪無驚浪四嶽無埃塵余將遊其嵎解駕輟
飛輪芳泉代甘醴山果兼時珍修林暢輕跡石宇庇

微身崇虛習本照損無歸昔神暧暧煩情故零零沖
氣新近非域中客遠非世外臣惔怕一作澹泊為無德孤
哉自有隣
坤基葩簡秀乾光流易穎神理速不疾道會無陵騁
超超分一作介石人握玄攬機領余生一何散分不諮
天挺沈無冥到韻變不揚蔚焖冉冉年往遂悠悠化
期永翹首希玄津想登故未正生途雖十三日巳造
火境願得無身道一作理高栖沖默靖
述懷詩一首
翔鸞鳴崑崿逸志騰冥虛惚怳迴靈翰息肩棲南嶋

濯足戲流瀾採練銜神蘤高吟漱芳醴頡頏登神梧
蕭蕭猗一作椅明翮耿耿育清軀長想玄運夷傾首俟
靈符河清誠可期戢翼令人劬
髣角敦大道弱冠弄雙玄逍巡釋長羅高步尋帝先
妙損階玄老忘懷浪濠川達觀無不可吹累皆自然
窮理增靈薪昭昭神火傳熙怡安沖漠優游樂靜閒
膏腴無爽味婉孌非雅絃恢心委形度亹亹隨化遷
詠大德詩
遐想存玄哉沖風一何敞品物緝榮熙生塗連惚怳
既喪大澄眞物誘則智蕩昔聞庖丁子揮戈在一作任

神往苟能嗣沖音攝生猶指掌乘彼來物間投此默
照朗邁度推卷舒忘懷附罔象交一作大樂盈胷襟神
會流俯仰大同羅萬殊蔚若充甸網寄旅海漚鄉委
化同天壤
詠禪思道人并序
孫長樂作道士坐禪之像并而讚之可謂因俯對以
寄誠心求參焉於衡軛圖巖林之絕勢想伊人之在
兹余精其制作美其嘉文不能默巳聊著詩一首以
繼于左其辭曰
雲岑竦太荒落落英巒布迴壑佇蘭泉秀嶺攢嘉樹

蔚薈微遊禽崢嶸絕蹊路中有沖希子端坐摹一作[illegible]
太素自強敏天行弱志欲無欲音豫玉質陵風霜淒淒
厲清趣指心契寒松綢繆諒歲暮會衷兩息間綿綿
進禪務投一滅官知攝二由神遇承蜩累危丸累十
亦凝注懸想元氣地研幾革粗慮冥懷夷震驚怕然
肆幽度曾筌攀六淨空同浪七住逝虛乘有來永為
有待馭
詠利城山居
五嶽盤神基四瀆涌蕩津動求目方智默守標靜仁
苟不宴出處託好有常因尋元存終古洞往想逸民

玉潔其巖下金聲瀨沂濟捲華藏紛霧振褐拂埃塵
跡從尺蠖屈道與騰龍伸峻無單豹伐分非首陽貞
長嘯歸林嶺瀟灑任陶鈞

念佛三昧詩集序　釋慧遠

序曰夫稱三昧者何專思寂想之謂也思專則志一不分想寂則氣虛神朗氣虛則智恬其照神朗則無幽不徹斯二者是自然之玄符會一而致用也是故靖恭閑宇而感物通靈御心惟正動必入微此假修以凝神積習以移性猶或若茲況夫尸居坐忘冥懷至極智落宇宙而闇蹈大方者哉請言其始菩薩初

登道位甫闚玄門體寂無爲而無弗爲及其神變也則令修短革常度巨細互相違三光迴景以移照天地卷而入懷矣又諸三昧其名甚衆功高易進念佛爲先何者窮玄極寂尊號如來體神合變應不以方故令入斯定者昧然忘知即所緣以成鑒鑒明則內照交映而萬像生焉非耳目之所暨而聞見行焉於是覩夫淵凝虛鏡之體則悟靈相湛一淸明自然察夫玄音之叩心聽則塵累毋消滯情融朗非天下之至妙孰能與於此哉以茲而觀一觀之感乃發久習之流覆谿昏俗之重迷若以疋夫衆定之所緣固不得語其優劣居可知也是以奉法諸賢咸思一揆之契感寸陰之頹影懼來儲之未積於是洗心法堂整襟淸向夜分忘寢夙宵惟勤庶夫貞詣之功以通三乘之志臨津濟物與九流而同往仰援超步拔茅之興俯引弱進垂策其後以此覽衆篇之揮翰豈徒文詠而已哉

念佛三昧詩四首　晉王齊之

妙用在茲（一作茲妙）涉有覽無神由昧徹識以照麤積微
自引因功本虛淚彼三觀忘此毫餘
寂漠何始理玄通微融然忘適乃廓靈暉心悠（一作）

緬域得不踐機用之以沖會之以希
神資天凝圓映朝雲與化而感與物斯冥應不以方
受者自分寂爾淵鏡金水塵紛
慨自一生夙乏惠識託崇淵人庶藉冥力思轉毫功
在深不測至哉之念注心西極

薩陀波崙讚（[illegible]）

密哉達人功玄業龍潛九澤文明未接運通其會
神疎其轍感夢魂交啓茲聖哲

薩陀波崙入山求法讚

激響窮山憤發幽誠流音在耳欣躍晨征奉命宵遊

百慮同冥叩心在誓化乃降靈

薩陀波崙始悟欲供養大師讚

歸塗將啓靈關再闢神功難圖待損而益信道忘形
歡不期適非伊哲人孰探玄策

曇無竭菩薩讚

亹亹淵匠道玄數盡譬彼大壑百川俱引涯不俟津
塗無旋軫三流開源於焉同泯

諸佛讚 因常啼念佛為現像靈

妙哉正覺體神以無動不際有靜不降虛化而非變
象而非摹映彼真性鏡此罩麤

法樂辭十二章　　齊王融

天長命自短世促道悠悠禪衢開遠駕愛海亂輕舟
累塵曾未極心樹豈能籌情埃何用洗正水有清流

右歌本起

百神肅以虔三靈震且越恒一作常曜掩芳宵薰風動
蘭月丹榮藻玉墀翠羽文珠闕皓毳非虛來交輪豈
徒發

右歌靈瑞

韶年春已仲明星夜未央千祀鍾休曆萬國會嘉祥
金容涸夕景翠䰅佩旋光表塵維淨覺泯俗乃輪皇

右歌下生

襲氣變離宮重析警層殿曼響感心神修容展驩宴
生老終以縈病死行當薦方為淨國遊豈結危城戀

右歌在宮

春枝多病夭秋葉少欣榮心骸紛委滅親愛暫平生
長風吹壯齡迅瀨急東流知三既情暢得一乃身貞

右歌四遊

飛策辭國門端儀偃郊樹慈愛徒相思閨中空戀慕
夙隸乖往塗駿足獨歸路舉袂謝時人得道且還去一作顧

右歌出國

明心弘十力寂慮通四禪青禽承逸軌文驪一作鏡鏡
重川騖巖標遠勝鹿野究清玄不有希世寶何以導
濛泉

右歌得道

亭亭宵月流朏朏晨霜結川上不徘徊條間亟淪滅
靈智湛常然符一作齊應有盈缺感運復來儀且厭人
閭世音泄

右歌雙樹一作寶樹

春山玉所府檀林芳一作鬱所棲引火歸炎燧挹水自

清偍菴園無異鞞祇館有同蹤比肩非今古接武豈
無齊

右歌賢衆

昔余輕歲月兹也重光陰闇中屏鉛黛闕下挂纓簪
禪悅兼芳旨法言喜一作忘思一作清琴一異非能辨寵
辱誰爲心

右歌學徒

峻宇臨層穹苕苕疎遠風騰芳清漢裏響梵高雲中
金華紛苒若瓊樹鬱青葱貞心延淨境遂業嗣天宮

右歌供具

影響未嘗隔晦明殊復覩弘慈邈已遠睿后朔高塵
區中禔景福宇寓一作外沐深仁萬祀留流一作國祚億
兆慶唐民

右歌福應

栖玄寺聽講畢遊邸園應司徒教

道勝業兹遠心閑地能隙桂樜鬱初裁蘭塀坦將闢
虛檐對長嶼高軒臨廣液芳草列成行嘉樹紛如積
流風轉還旋一作遷清煙泛喬石日汨山照紅松映水
華碧暢哉人外賞遲遲眷西夕

述會一作三教詩　梁武帝

少時學周孔弱冠窮六經孝義連方冊仁恕滿丹青
踐言貴去伐爲善在好生中復觀道書有名與無名
妙術鏤金版眞言隱上清密行貴陰德顯證表長齡
晚年開釋卷猶月映衆星苦集始覺知因果方昭明
示教唯平等至理歸無生分別根難一執著性易驚
窮源無二聖測善非三英大椿徑億尺小草裁云萌
大雲降大雨隨分各受榮心想起異解報應有殊形
差別豈作意深淺固物情

開善寺法會詩　梁昭明太子

栖烏猶未翔命駕出山莊詰屈登馬嶺迴互入羊腸

稍看原蔼蔼漸見岫蒼蒼落星埋遠樹新霧起朝陽
陰池宿早鴈寒風催夜霜兹地信閑寂淸曠唯道場
玉樹琉璃水羽帳鬱金牀紫柱珊瑚地神幢明月璫
牽蘿下石磴攀桂陟松梁澗斜日欲隱煙生樓半藏
千祀終何邁百代歸我皇神功照不極叡鏡湛無方
法輪明暗室學文作智日慧海渡慈航塵根久未洗希霑
垂露光

望同泰寺浮圖詩并和三首　梁簡文帝

遥看官佛圖帶璧復垂珠燭銀踰漢汝寶鐸邁昆吾
日起光芒散風吟宮徵殊露落盤恒滿桐生鳳不雛

飛幡雜晩虹（音絳）畫鳥狎晨鳧梵世陵空下應真蔽景
趨帝馬咸千轡天衣盡六銖意樂開長表多寶現金
軀能令苦海渡復使慢山踰願能同四忍長當出九
居（穆天子傳天子之寶璿珠燭銀郭璞曰銀有精光如燭也）

奉和　王訓

副君坐飛觀城傍屬大林王門雖八達露塔復千尋
重櫨出漢表層栱冒雲心崑山雕潤玉麗水瑩明金
懸盤同露掌垂鳳似飛禽月落簷西暗日去柱東侵
反流開睿屬搦翰動神襟願託牢舟返長免愛河深

奉和

朝光正晃朗涌塔標千丈儀鳳異靈鳥金盤代仙掌
積栱承（成作）彫桷高簷挂珠網寶地若池沙風鈴如
樹響刻削生千變丹青圖鵠象嫮霞時出沒神仙乍
來往晨霧半層生飛幡接雲上遊蜺不敢息翔鵾詎
能仰讚善資哲人流詠歸明兩願假舟航末彼岸誰
云廣

奉和

迢迢陵太清照殿比東京長影臨雙闕高層出九城
栱積行雲礙幡搖度鳥驚鳳飛如始泊蓮合似初生
輪重對月滿鐸韻擬鸞聲畫水流全注圖雲色半輕

露晩盤猶滴珠朝火更明雖連博望苑還接銀沙城
大香下桂殿仙梵入伊笙庶聞八解樂方遣六塵情

夜望浮圖上相輪　梁簡文帝

光中辨垂鳳霧裏見飛鸞定用方諸水持添承露盤

賦詠五陰識支詩

澆淳混靡因心形復依色欲浪逐情飄愛網隨心織
鑄金雖改狀斲雕方未極錙觀既無辯猿攀此焉息

賦詠百論捨罪福詩　劉孝綽

業因逐乃異及捨趣猶并苦極降歸樂樂極苦還生
豈非輪轉愛皆緣封著情一知心相濁樂染法流清

蒙華林園戒詩　梁簡文帝

庸夫耽世樂俗士重虛名三空既難了八風恒易傾
伊余久齊物本自一枯榮弱齡愛質頼由來重伯成
非為樂肥遯特是厭逢迎執珪守藩國主器作元貞
昔日書銀字久自慕宗英斯焉佩金璽何由廣德聲
（一作譽）居高常慮缺持滿每爰盈茲言信非矯丹心良
可明舟航奉睿訓接引降皇情心燈朗暗室牢舟出
愛瀛是節高秋晩滈寥天氣清郊門光景麗祈年雲
霧生紅蕖間青瑣紫露濕丹楹葉疏行徑出泉溜遠
山鳴綠衿依浦戍絳潁拂林征庶蒙八解益方使六

塵輕脫闇時可去非恡捨重城

蒙預懺悔直疏詩藝文作蒙預懺悔詩

皇情矜幻俗聖德愍重昏制旨開獮愛絲綸廣慧門時英滿君國閑一作法侶盛天園俱銷五道縛共蕩四生怨寃一作三脩循一作袪愛馬六念靜心猿庭深林一作伎彩豔地寂鳥伎一作聲喧上風吹法鼓垂鈴鳴畫軒新梅含未發落桂聚還翻旱煙藏石路寒潮淺水門一朝蒙善誘方願遣籠樊

和太子懺悔詩太子即簡文原本句今依詩紀補全　梁武帝

玉泉漏向盡金門光未成繚繞聞天樂周流揚梵聲蘭湯沐身垢懺悔淨心靈萎草獲再鮮落葉蒙重榮

時

奉和皇太子懺悔應詔幷序　王筠

奉和皇太子懺悔詩仍上皇宸極聖旨即跡降同所用十韻私心慶躍得未曾有捃採餘韻更題鄙拙

一聖智比明帝德光四海荷負誠彼篇度脫實斯在懺說濟蒙愚推心屏欺殆名僧引定慧朝纓列元凱還迷依善導反心由眞宰和鈴混吹音勝幡榮雪彩旱蒲欲抽葉新篁向舒蕊翹懃詳懇到歸誠信兼倍睿豔似煙霞欄干若珠琲善誘雖欲繼含毫愧文彩

講席將訖賦三十韻詩依次用　梁昭明太子

法苑稱嘉柰慈園羨修竹靈覺相招影神仙共栖宿惠義比瑤瓊熏染等一作蘭菊理玄方十筭功深似九築華水驚銀舟方衢列金軸微言絕已久煩勞多累蓄內茲闡甚忘欲使心塵伏八水潤焦芽三明啓翠目寶鐸日參差名香晚芬郁暫捨六龍駕微袪二鼠蹙意樹發空花心蓮吐輕馥喻斯滄海變譬彼菴羅熟妙智方縟錦深辭同霧縠善學同梵爪眞言異銅腹逶迤合盆城崴嶷布金郁珠華蔭八溪玉流通

九谷青齡下上雲鷹飛翻覆高談屬時聽象聞終自恧日麗鴛鴦瓦風度蜘蛛屋落蘂散遠香霏雲卷遙族曠濟同象園中乘如佇獨後餞難堅明初心易驚縮應當離華水無令乖漆木投巖不足貴刺林安可宿器月希留影心灰庶方撲視愛同採蜂遊善如原救八邑仙人山四寶神龍澳藥樹永繁稠禪枝詎捆撤以茲悅聞道庶此優馳逐願追露寶車脫屣親推轂

旦出興業寺講詩　梁簡文帝

沐芳肅朝帶駕言抵淨宮羽旗承去影鐃吹雜還風

吳戈夏服箭驤馬綠沈弓水照柳初碧煙含桃半紅
由來六塵縛箝昔五纏縈覺見觀徒知謬祭象理難同
方知恧四辯奚用諳三空

和劉尚書侍五明集詩 藝文作和劉尚書侍講
梁元帝

帝德洽區宇垂衣彰太平黃唐懈懋賞子姒愿嘉聲
治家陳五禮功成奏六英汲引留宸鑒舟航動睿情
法王唯一法無生信不生因因從此見果果自斯明
元良仰副后含一震鴻名龜藏踰啓筮眷吏冠春卿
日宮佳氣滿月殿善風清綺筵敬西觀緹幔卷南榮

金門練朝鼓玉壺休夜更宮槐留曉合城烏侵曙鳴
露光枝上動霞影水中輕虛薄今何事徒知戀法城

奉和昭明太子鍾山解講 并各和一首
陸倕

終南鄰漢闕高掌跨周京復此虧天嶺穹隆距帝城
當衢啓珠館臨下構山楹南望窮淮溆北眺盡滄溟
步簷時中宿飛階或上征網戶圖雲氣龕室畫仙靈
副君憐世網廣命萃人英道筵終後說鑾轡出郊坰
雲峯響流吹松野映風旌睿心嘉杜若神藻茂琳瓊
多謝先成敏空頒後乘榮

奉和
蕭子顯

嵩嶽基舊宇盤嶺跨南京叡心重禪室遊駕陟層城
金輅徐既動龍驂躍且鳴塗方後塵合地迥前笳清
邐迤因高樹參差憩羽旂高隨閬風極勢與元天并
氣歘連松遠雲外秋野平徘徊臨井邑表裏見淮瀛
祈析一作果尊常住渦慧在無生暫留石山軌欲知芳
杜情物躬荷嘉慶贍道闡頌聲

奉和
劉孝綽

御鶴翔伊水策馬出王田我后遊祇鷲比事實光前
翠蓋承朝景珠旗曳曉煙樓帳縈巖谷緹組曜林阡
況在登臨地復及秋風年喬柯變夏葉幽澗潔涼泉

停鑾對寶座辯論悅人天海塵豈海滴昭暗仰燈然
法朋一已散笳劍儼將旋邂逅逢優渥託乘侶才賢
摛辭雖並命遺恨獨終篇

奉和
劉孝儀

韶韶一作樂臨東序時駕出西園雖窮禮遊盛終為塵
俗喧豈如弘七覺揚鑾啓四門夜氣清簫管曉陣爍
郊原山風亂彩眊初景麗文轅林開前騎騁逕曲羽
旄屯煙壁浮青翠石瀨響飛奔迴輿下重閣降道訪
眞源談空匹泉涌綴藻邁絃繁輕生逢過誤並作輩
龍鴆顧已同偏爵何用挹衢罇

八關齋夜賦四城門詩 殿下自製文時為皇太子中庶府君謂肩吾為太子中庶子

第一賦韻東城門病 梁庾肩吾等

伏枕愛危光痾纏生易折無因雪岸草應反斫山穴 徐防
消渴賸腸肪痰塞嬰肢節如何促齡內憂苦無暫
缺 孔燾

南城門老

虛蕉誠易犯危藤復將嚙一隨柯已微當年信長訣 劉孝儀
已同白駒去復類紅花熱妍容一旦罷孤燈行
自設 王君

西城門死

綫心雖殊用滅景寧優劣一隨業風盡終歸虛妄設 王臺卿
五陰誠為假六趣寧有截零落竟同歸愛恩空
相結 李鏡遠

北城門沙門

俗幻生影空憂繞心塵瞪於茲排四纏去矣求三涅 殿下
學輦流心方從窈冥別已悲境相空復作泡雲
滅 中庶肩吾

第二賦韻東城門病

空痾誠易愈有病故難痊徒知餌五色終當悲九泉 王臺卿
已無雲山草沈痾竟誰憐復悲淪苦海何由果
淨天 諸葛

南城門老

昔類紅蓮草自玩淥池邊今如白花樹還悲明鏡前 殿下
壯心欲何在餘日乃西還清鐏不復樂逢髮豈還
妍 徐防

西城門死

高堂信逆旅儴業理常牽玉匣方委櫬金臺不復延 中庶肩吾
挽聲隨逕遠蘿影帶松懸詎能留十念唯應逐
四緣 孔燾

北城門沙門

經行林樹下求道志能堅既有神通力振錫遠乘煙 李鏡遠
一登四弘誓至道莫能先不貪曠劫壽無論延
促年 孔燾

第三賦韻東城門病

纏痾稿百年自傷無五福長縈畫篋蛇不值仙人鹿 殿下
習染迷晝瓶臥起求栖宿羅襦豈再歡蹄歧方土
木 中庶肩吾

南城門老

少年愛紈綺衰暮慚羅縠徒傷歲冉冉陳詩非郁郁

王臺卿 鶴髮辭軒冕鮐背亨葵菽松柏稍相依懽愛時
睦睦 李鏡遠

西城門死

追念平生時遨遊上苑囿一沒松柏下春光徒儵昱
孔燾 結根素因假枝葉緣骨肉自應螻蟻驅值此風刀
逐 諸葛㙉

北城門沙門

俗繭厭纏縣因田抽善殼長披忍辱鎧去此纖羅服
徐防 願引三塗衆俱令十使伏珠月猶沈首金錍未挑
目 君

第四東城門病

紫紱未可得漳濱徒再離一逢犬馬病貴育罷驅馳
李鏡遠 已無九轉術復闕萬金奇不看授羅掌唯夢蓮
花池 君

南城門老

盛年歌吹日顧步惜容儀一朝衰朽至星星白髮垂
孔燾 已傷萬事盡無復念九門枝垂軒意何在獨坐鏡如
斯 中庶府君

西城門死

一息於今罷平生詎可規天長曉露促千齡誰復知

下幾華堂一相捨松帳杳難窺萬祀藏珠臆千年罷玉
轜 徐防

北城門沙門

深心不可染正道亦難歆方除五欲累長辭三雅卮
王臺卿 依空慮難靜習善路猶弛沒身竟靡託單盂詎
待貴 諸葛㙉

正月八日燃燈詩應令　梁簡文帝

藕樹交無極華雲衣數重織竹能爲象縛荻巧成龍
落灰然蘂盛垂油濕畫峯天宮儻若見燈王願可逢

遊光宅寺詩應令

陪遊入舊豐雲氣鬱青葱紫陌垂青柳輕槐拂慧風
八泉光綺樹四柱暎臨空翠網隨煙碧丹華共日紅
方欣大雲溥慈波流淨宮

被幽述志詩 并連珠二首○梁簡文於幽縶中援筆自序云有梁正士蘭陵蕭綱立身行已終始若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非欺暗室豈況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

恍忽煙霞散颼飀松柏陰幽山白楊古野路黃塵深
終無千月命安用九丹金闕里長無沒蒼天空照心
十月薨於永福省年四十九崩崩時大清五年也

連珠三首

一曰吾聞有古富而今貧可稱多而賑寡是以度索

數下獨有哀神松栢橋南空餘白社
二曰吾聞言可覆也仁能育物是以欲輕其死有德必昌兵殘於義無思不服
三曰吾聞道行則五福俱泰運閉則六極所鍾是以麟出而悲豈唯孔子途窮則慟寧止嗣宗

臨終詩　謝靈運

龔勝無遺生李業有窮盡嵇叟理既迫霍子命亦殞悽悽後（一作凌）霜柏納納衝風菌邂逅竟無時（一作幾何）修短非所愍恨我君子志不得巖上泯送心正覺前斯痛久已忍唯願乘來生怨親同心朕

臨終遺表　沈約

臣約言臣抱疾彌留迄今即化形神欲離月已十數窮楚極毒無言以喻平日健時不言若此舉刀坐劒比此為輕仰惟深入法門厲茲苦節內矜外恕寔本人情伏願聖心重加推厲微臣臨途無復遺恨雖衡也善庶等鳴哀謹啓

臨終詩（[illegible]）　陳釋智愷

千月（一作秋）本難滿三時理易傾石火無恒燄電光非久明遺文空滿笥徒然昧後生泉路方幽噎寒隴向凄清一隨朝露盡唯有夜松聲

入攝山栖霞寺（并序　一作序）　陳江總

壬寅年十月十八日入攝山栖霞寺登岸極峭頗暢懷抱至德元年癸卯十月二十六日又再遊此寺布法師施菩薩戒甲辰年十月二十五日奉送金像還山限以時務不得恣情淹留乙巳年十一月十六日更獲禮拜仍停山中宿永夜留連棲神竦聽但交臂不停薪指俄謝幸製此篇以記即目俾後來賞者知余山志

靜心抱冰雪暮齒逼（一作迫）桑榆太息波川迅悲哉人世拘歲華皆秣稄冬晚共嚴枯濯流濟八水開襟入

四衢茲山靈妙合當與天地俱石瀨乍淺深崖煙遞有無缺碑橫古隧盤木臥荒途行行備履歷步步轔（一作等）威紆高僧迹共遠勝地心相符樵隱各有得丹青獨不渝（[illegible]）遺風佇芳桂比德喻生芻寄言長往客悽然傷鄙夫

至德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升德施山齋三宿決定罪福懺悔詩

四知無矯志三施啓幽心簡通避人物假息還山林曲澗停騶響交枝落幔陰池臺聚凍雪欄牖噪歸禽石彩無新故篆形詎古今大車何杳杳奔馬遂駸駸

何以修六念虔誠在一音未泛慈舟遠徒令頴游深

攝山栖霞寺山房夜坐簡徐祭酒周尚書并同
遊羣彥

深身事珠戒非是學金丹月磴時橫枕雲崖宿解鞍
梵宇調心易禪庭數息難石澗水流靜山窻葉去寒
君思北闕駕我惜東都冠翻愁夜鐘盡同志不盤桓

仰同令君攝山栖霞寺山房夜坐六韻　徐孝克

戒壇青石路靈相紫金峯影進一作盡飯依偏餐迎守
護龍晨朝宣寶偈寒夜歛疎鍾雞闌靜舍提仁智獨

從容五禪清慮表七覺蕩心封願言於此處携手慶
相逢

同江僕射遊攝山栖霞寺　陳後主

時宰磻谿心非關狎竹林鷲嶽青松曉雞峯白日沈
天迴浮雲細山空明月深摧殘枯樹影零落古藤陰
霜村月一作夜烏去風路寒露一作猨吟自悲堪出俗詎
是欲頴一作抽簪

遊攝山栖霞寺并序　江總

禎明元年太歲丁未四月十九日癸亥入攝山展慧
布法師憶謝靈運集還故山入石壁中尋曇隆道人
有詩一首十一韻今此拙作仍學康樂之體

巖深時雨霽清和孟夏肇栖宿綠野中登頓丹霞杪
敬仰高人德抗志塵物表三空豁已悟萬有一何小
始終情所寄冥期諒不少荷衣步林泉麥氣涼昏曉
乘風面泠泠候月臨皎皎煙崖憩古石雲路排征鳥
披逕憐森沉攀條惜杳裊平生忌是非朽謝豈矜矯
五淨自此涉七塵庶無擾

靜臥栖霞寺房望徐祭酒

絕俗俗無侶修心心自齋連崖夕氣合虛宇宿雲霾
臥藤新接戶欹石久成階樹聲非有意禽戲似忘懷

故人市朝狎心期林壑乖唯憐對芳杜可以為吾儕

仰和江令君　徐孝克

上宰明四空迴車入道中洞涼容麥氣巖光對月宮
香來詎經火花散不隨風澗松無異貼禪桂兩分叢
虛薄誠為累何因偶會同暫此乖山北猶可向牆東

營涅槃懺并序

禎明二年仲冬攝山栖霞寺布法師只爾待終余以
此月十七日宿昔入山仰為師氏營涅槃懺還途有
此作

可否同一貫生死亦一條況期滅盡者豈是俗中要

人道雖羣愴冥期出世遥留連入澗曲宿昔涉巖椒
石溜氷便斷松霜日自銷向崖雲靉靆出谷霧飄颻
勿言無大隱歸來即市朝

庚寅年二月十二日遊㢘丘山精舍　江總

縱棹憐迴曲尋山靜見聞每從芳杜性須與俗人分
貝塔涵流動花臺偏領芬蒙籠出磴桂散漫繞窻雲
情幽豈徇物志遠易驚羣何由狎魚鳥不願屈玄纁

二人今公集云廬山遠法師未出家善弩射嘗射鶴雌
時得雛後復伺鶴母見將射之鶴不動熟觀之而
死乃剖其中疑其愛子致死破視心腸
寸寸斷遠大師於是放弩發菩提心

紀事　釋道宣

宋初有法瓊尼南方人不知因緣所出辟穀食棗栗
不著綿帛戒德甚尊嚴禪定多所感通會稽恭子張
使君莅廣州便供養之隨使君還吳又隨出入尼自
剋以日捨命後勿棺殮但以乞烏鳥至破尚如期而
終使君依旨送林野間停再七日七夕烏獸不敢侵
乃收殯焉以祖親使君之第四女也就瓊尼受戒勅
余記錄之

往虎窟山寺詩（并和五首○詩紀考藝文此詩簡文帝作所載王冏諸臣和詩可證今此集作江令詩蓋有脫簡紊誤爾）

塵中喧處積物外衆情捐茲地信爽塏墟壟睃阡綿
蕭蕭車徒邁飄飄旌旄懸細松斜繞逕峻嶺半藏天
古樹無枝葉荒郊多野煙分花出黃鳥挂石下新泉
蓊鬱均雙樹清虛類八禪栖神紫臺上縱意白雲邊
徒然嗟小藥何由齊大年

奉和　王冏

美境多勝迹道場實茲地造化本靈奇人功兼製置
房廊相映屬塔閣並殊異高明留睿賞清淨穆神思
豫遊窮嶺歷藉此芳春至野花奪人眼山鶯紛可喜
風景共鮮華水石相輝媚像法無塵染眞僧絕名利
陪遊既伏心聞道方刻意

奉和　陸罩

雞鳴動睟駕柰苑曉晨遊朱鑣陵九達青蓋出層樓
歲華滿芳岫虹彩被春洲葆吹臨風遠旌羽映九斿
脩枝隱修逕曲澗聚輕流徘徊花草合瀏亮鳥聲遒
金盤響淸梵涌塔應鳴桴慧雲方靡靡法水正悠悠
實歸徒荷教信解愧難詶

奉和　孔燾

聖情想區外脂駕出西南前驅鬧鳳管後乘躍龍驂
愛遊非逸豫幽谷有靈龕兼覿息心者宴坐臨淸潭

禪食寧須稼雲衣不待蠶行緣澗壑蘿蔦蔓松楠
鷲林響初囀春畦藥欲含慼心隨教遣法味與恩覃
庶憑八解力永滅六塵貪

奉和　王臺卿

我王宗勝道駕言從所之輜軒轉朱轂驛馬躍青絲
清渠影高蓋遊樹拂行旗肩徒紛雜沓景物共依遲
飛梁通澗道架宇接山基叢華臨迴砌分流繞曲墀
誰言非勝境雲山獨在茲塵情良易著道性故難緇
承恩奉教義方當弘受持

奉和　鮑至

神心睠物序訪道絕塵囂林疎蓋影出風去磬聲遠
息徒依勝境稅駕止山樹年還節已仲野綠氣方韶
短葉生喬樹疎華發早條遠峯帶雲沒流煙雜雨飄
復茲承乏者領名廁末僚願藉連河澗庶影慧燈昭
一知衣內寶方慚（一作悲）茲地遼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上

音釋　廣第三十上

瘽 武登切懵懂不佬意也　窂 音勞與牢同　驃 毗召切驃騎官名　頡頏 頡奚結切頏寒剛切頡頏鳥飛貌　椅 於宜切　蔚薈 蔚紆胃切薈烏外切蔚薈草木盛也　崢嶸 崢仕耕切嶸胡盲切崢嶸山高峻貌　蠖 屋郭切尺蠖屈伸蟲也　柝 他各切擊柝以宿衞之也　儕 鉏佳切等輩也　禔 常支切安福也　撩 寮聒切　搦 昵角切按也　箈 徒致切竹萠也　蔿 爲詭切華榮也　摵 色責切隕落也　毦 而志切羽飾也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下

唐釋道宣撰

春日從將軍遊山寺 集原作蕖從事何處士今從詩紀

陳從事

蘭庭猒俗賞柰苑賜年華始入香山路仍逢火宅車慈門數片葉道樹一林華雖悟危藤鼠終悲在篋虵

別才法師於湘還郢北

秉杯事將遠捧袂忽無聊南楚長沙狹西浮郢路遙離亭華已散別戍馬新驕明日分千里相思非一條

敬詶解法師所贈

道林俗之長一作長慧遠廬之阿買山即高世秉杯且渡河法雨時時落香雲片片多若爲將羽化來濟在塵羅

通士人篇

龍宮既入道鳳闕且辭榮禪龕八想淨義窟四塵輕香蓋法雲起華燈慧火明自然忘有著非止悟無生

從遊天中天寺應令 陳沈炯

福界新開草名僧共下筵楊枝生拱樹錫杖呪飛泉石座應朝講山龕擬夜禪當非舍衛國賓地取金錢

同庚中庶肩吾周處士弘讓遊明慶寺

鷲嶺三層塔菴園一講堂馴烏逐飯磬狎獸繞禪牀摘菊山無酒然松夜有香幸得同高勝於此瑩心王

從駕經大慈照寺詩 并序 北齊盧思道

皇帝以上叡統天大明御極彈壓九代驅駕百王至德上通深仁下漏威稜西被聲教東漸布政合宮考儀太室張樂洞野會計苗山天不愛寶神靡遺貺鱗羽郊異山澤薦祉華裔率從幽顯咸秩八政惟序六府告平猶且棲志窅冥凝神空寂俯陋區域顧遺形有救精民於苦器拯欲界於危城身心澄淨樂之境生靈仰調御之力中宮厚德載物正位儷天道冠邵陵業踰姒慧雲朝起四生佇其寸合慈燈夜爇九服照其餘光乃瞻參墟實唯唐舊山川周衛襟帶巖垌東郊勝地爰構寶坊儼若化成驟如踊出旣而景躔西陸氣中南呂商飇振野白露感寒聖主御辯巡方順時育物六龍進駕七聖齊驂翠旗揚旆雕玉徐輪問百年而拜耆朝萬靈以按節熊渠佽飛之輩入參中壘虎殿金門之侶迥望屬車將屆下都遘茲淨域兼悅鷲山之覩共喜龍宮之遊接足栖心俱展誠敬課虛引寂仍發詠歌雖事比擊轅義同叩角亦以雍容盛烈述讚休美豈若皐朔文辭甫陳男祝王答

蟲篆纔譬女工作者二十六人其詞云爾
玄風冠東戶內範軼西陵大川開寶匣福地下金繩
縹栢高可映畫栱疊相承日馭非難假雲師本易憑
陽室疑停燧陰軒類鑿冰迴題飛星沒長楣宿露凝
旌門曙光轉輦道夕雲蒸山祇効靈物水若薦休徵
薄命叨恩紀微軀竊自陵優游徒可恃周賚㮚難勝

五苦詩　周釋亾名

生苦

可患身為患生將憂共生心神恒獨苦寵辱橫相驚
朝光非久照夜燭幾時明終成一聚土强覓千年名

老苦

少時忻日益老至苦年侵紅顏既罷豔白髮寧久吟
階庭唯仰杖朝府不勝簪甘肥與妖麗徒有壯時心

病苦

拔劒平四海橫戈却萬夫一朝牀枕上迴轉仰人扶
壯色隨肌減呻吟與痛俱綺羅雖滿目愁眉獨向隅

死苦

可惜淩雲氣忽隨朝露終長辭白日下獨入黃泉中
池臺既已沒墳隴向應空唯當松柏裏千年恒勁風

愛離

誰忍心中愛分為別後思幾時相握手嗚噎不能辭
雖言萬里隔猶有望還期如何九泉下更無相見時

五盛陰

先去非長別後來非久親新墳將舊冢相次似魚鱗
茂陵誰辯漢驪山詎識秦千年與昨日一種併成塵
定知今世士還是昔時人焉能取他骨復持埋我身

遊明慶寺詩遇見蕭祭酒書明慶寺禪房詩覽之愴然懷此寺仍用舊韻述懷　陳姚察

地靈居五淨山幽寂四禪月宮臨鏡石華蓋綴峯蓮
霞暉間旛影雲氣合鑪煙迴松高偃蓋水瀑細分泉

含風萬籟響裛露百華鮮宿昔尋真趣結友亟留連
山庭出藿靡澗沚濯潺湲因斯事熏習便得息攀緣
何言遂雲雨懷此悵悠然徒有南登望會逐東流旋

詠懷詩三首　陳張君祖

運形不標異澄懷恬無欲座可栖王侯門可迴金轂
風來詠逸清鱗萃淵不濁斯乃玄中子所以矯逸足
何必翫幽閑青衿表離俗百齡苟未遐昨辰亦非促
曦騰望舒映曩今迭相燭一世皆逆旅安悼電往速
區區雖非黨兼忘混礫玉惛神罔叢穢要在夷心曲

又

靈飈起回浪飛雲騰逆鱗苟擢南陽秀固集三造覆
緬懷結寂夜味藻詠終晨延佇時無遘誰與拂流塵
眇情寄極眄蕭條獨傲神相忘東溟裏何晞西朝津
我崇道無廢長謠想義人

又

遙遊播荊衡杖策憩南郢遺動透浪迹遇靖恬夷性
拊卷從老語揮綸與莊詠遐眺獨緬想蕭神颷塵正
時無喜惠偶絕韻將誰聽習（習一作）子茂芳標有欣徵
音令穎頹陵霜倩葩熙三春盛拂翮期霄翔豈與桑
榆競我混不材姿遺情忘彫映雖非蟬陽椅聊以翮

泗磬

贈沙門竺法頵三首（并序）

沙門竺法頵遠還西山作詩以贈因亦嘲之省其二
經聊爲之讚（頵於倫切）

鬱鬱華陽岳絕雲抗飛峯峭壁溜靈泉秀嶺森青松
懸巖廓崢嶸幽谷正寥籠丹崖栖奇逸碧室禪六通
泊寂淸神氣綿眇矯妙蹤止觀著無無還淨滯空空
外物豈大悲獨往非玄同不見舍利弗（佛一作）受屈維
摩公

又

至人如影響靈慧陶億劫應方恢權化兆類蒙慈悅
冥冥積塵昧永在巖底閉廢聰無通照遺形不洞滅
明哉如來降豁矣啓潛穴幽精淪朽壤孰若阿維察
遙謝晞玄疇何爲自矜潔

又

邈邈慶城標峩峩浮雲嶺峻蓋十二嶽獨秀閻浮境
丹流環方基瑤堂臨峭頂淵滋甘泉液崖蔚芳芝潁
翹翹英化倫眇眇陵巖正肅拱望妙覺呼吸晞齡永
苟能夷沖心所憩靡不淨萬物可逍遙何必栖形影
勉尋大乘軌練神超勇猛

道樹經讚

峩峩王舍國鬱鬱靈竹園中有神化長空觀體善權
私呵晞光景豈識眞迹端恢恢道明玄解發至神權
飄忽凌虛起無云受慧難

三昧經讚

迹超十二燒戒由三昧成賢行極妙住道志慧以明
九本既殊動四禪不同冥淵哉不起滅始自無從生
借問道氣倫安測泥洹靈

代答張君祖（并序）　陳庾僧淵

省贈法頵詩經通妙遠亹亹淸綺雖云言不盡意殆

亦幾矣夫詩者志之所之意迹之所寄也忘妙玄解
神無不暢夫未能冥達玄通者惡得不有仰鑽之詠
哉吾想茂德之形容雖栖守殊塗標寄玄同仰代答
之末足盡美亦各言其志也其辭曰
眞朴運既判萬象森已形精靈感冥會變化靡不經
波浪生死徒彌綸始無名捨本而逐末悔吝生有情
胡不絕可欲反宗歸無生達觀均有無蟬蛻豁朗明
逍遙衆妙津棲凝於玄冥大慈順變通化育曷常停
幽閑自有所豈與菩薩并摩詰風微指權道（一作道）多
所成悠悠滿天下孰識秋露情

答庾僧淵　張君祖

茫茫混成始豁矣四天朗三辰環須彌百億同一像
靈和陶氤氳會之有妙長（一作常）大慈濟羣生冥感如
影響蔚蔚沙彌衆粲粲萬心仰誰不欣大乘兆定於
玄曩三法雖成林居士亦有黨不見虯與龍灑鱗凌
霄上沖心超遠寄浪懷邈獨往衆妙常所睎維摩余
所賞苟未體善權與子同髣髴悠悠誠滿域所遺在
廢想

又答張君祖　庾僧淵

遥望華陽嶺紫霄籠三辰瓊巖朗璧室玉潤灑靈津
丹谷挺樛樹季穎奮暉新融飈衝天籟逸響互相因
鸞鳳翔迴儀虯龍灑飛鱗中有沖漠士耽道玩妙均
高尚凝玄寂萬物息自賓栖峙遊方外超世絕風塵
翹想睎眇蹤矯步尋若人咏嘯舍之去榮麗何足珍
濯志八解淵遺朗豁冥神研幾通微妙遺覺忽忘身
居士成有黨顧眄非疇親借問守常徒何以知反眞

謁方山靈巖寺詩　隋煬帝

梵宮既隱隱靈岫亦沈沈平郊送晚日高峯落遠陰
迴旛飛曙嶺踈鍾響畫林蟬鳴秋氣近泉吐石谿深
抗迹禪枝地發念菩提心

奉和方山靈巖寺應教　隋諸葛穎

名山鎮江海梵宇駕風煙畫栱臨松蓋鑿牖對峯蓮
雷出階基下雲歸梁棟前靈光辨晝夜輕衣數劫年
一陪香作食長用福爲田

正月十五日於通衢建燈夜升南樓　隋煬帝

法輪天上轉梵聲天上來燈樹千光照華焰七枝開
月影凝流水春風含夜梅旛動黃金地鍾發琉璃臺

奉和通衢建燈應教　諸葛穎

芳衢澄夜景法炬爛參差逐輪時徙焰桃華生落枝

飛煙繞定室浮光映瑤池重閣登臨罷歌管乗空移

捨舟登陸示慧日道場玉清玄壇德衆　隋煬帝

天淨宿雲卷日舉長川旦颸灑林華落透迤風柳散孤鶴近追羣啼鶯遠相喚蓮舟水處盡畫輪途始半江淹各自遙東西並輿歎巳熏禪慧力復藉金丹捍有異三川遊曾非四門觀於焉履妙道超然登彼岸

臥疾閩越述淨名意（并序）　隋王胄

余臥疾閩海彌留旬朔善友顥法師勸余以淨名妙典調伏身心力疾粗陳其意敬簡法師云爾

客行萬餘里耿然滄海上五嶺常炎鬱百越多山瘴兼以勞形神遂此嬰痰恙桐雷邈已遠砭石良難訪抱影私自憐霑襟獨惆悵毗城有長者生平夙所尚復藉大因緣勉以深廻向心路資調伏於焉念實相水沫本難摩乾城空有狀是生非至理是我皆虛妄求之不可得誰其受業障信矣大醫王茲力誠（一作難）無量

展敬上鳳林寺　隋薛道衡

淨土連幽谷寶塔對危峯林栖丹穴鳳地邇白沙龍獨巖樓迴出複道閣相重洞開朝霧歛石濕曉雲濃高篠低雲蓋風枝響和鐘簷陰翻細柳澗影落長松珠桂浮明月蓮座吐芙蓉隱淪徒有意心迹未相從

奉和武帝三教詩　梁釋智藏

心源本無二學理共歸眞四執迷叢藥六味增苦辛資緣良雜品習性不同循至覺隨物化一道開異津大士流權濟訓義乃星陳周孔尚忠孝立行肇君親老氏貴裁欲存生由外身出言千里善芬爲窮世珍但空非即有三明似未臻近識封岐路分鑣疑異塵安知悟云漸究極本同倫我皇體斯會妙鑒出機神眷言總歸轡迴照引生民顧惟慚宿殖邂逅逢嘉辰

願陪入明解歲暮有攸因

謁并州大興國寺詩　唐太宗

迴鑾遊福地極目翫芳晨梵鐘交二響法日轉雙輪寶刹遙承露天華近足春未佩蘭猶小無絲柳尚新圓光低月殿碎影亂風筠對此留餘想超然離俗塵

詠興國寺佛前幡

拂霞疑電落騰虛狀寫虹屈伸煙霧裏低舉白雲中紛披乍依迴掣曳或隨風念茲輕薄質無翅強摇空

遊大慈恩寺詩（并和○一作太宗）　唐高宗

日宮開萬（一作百）仞月殿聳千尋華蓋飛團（一作圓）影幡

虹曳曲陰霞綺遥籠帳叢珠細網林霧廓煙雲表超然物外心

和　慈恩寺沙門

皇風扇祇樹至德茂禪林仙華曜日彩神旛曳遠陰綺殿籠霞影飛閣出雲心細草希慈澤恩光重更深

奉和竇使君同恭法師詠高僧二首

竺佛圖澄　唐釋僧宣

大誓憫塗炭乘機入生死中州法既弘葛陂暴亦止乳孔光一室掌鏡徹千里道盛呪蓮華炎生吟棘子埋石綠雖謝流沙化方始

釋僧肇

般若唯絕鑒涅槃固無名先賢未始覺之子唱希聲秦王嗟理詣童壽揖詞清徹音聞廬岳精難動中京適驗方袍裏奇才復挺生

秋日遊東山寺尋殊曇二法師

木落樹蕭槮水清流寥寂屬此悲哉氣復兹羇旅戚奚用寫煩憂山泉恣遊歷萬丈窺深澗千尋仰絕壁傍嶺竹參差緣崖藤冪歷行行極幽遂去去逾空寂果值息心侶喬枝方桂錫圍遶悉栴檀純良豈沙礫妙法誠無比深經解怨敵心歡即頂禮道存仍目擊

慧刀幸已逢疑網於焉析豈直袪煩惱方期拯沈溺

音釋 賡第三十下

痗莫佩切病也 漳諸良切水名 縶陟立切羈也 颼飂颼踈鳩切飂力求切颼飂高風也 菌苦隕切地蕈也 隧徐醉切墓道也 騶溜尤切廄御也 駸千尋切駸馬疾行也 霡霂霡莫白切霂莫卜切霡霂小雨也 霾謨皆切晦也 瀏湸瀏力求切湸音亮瀏湸清徹聲也 婁姒婁蘇綠切國名姒序姊切太姒也 軼弋質切侵軼也 栱古甬切栱枓也 蘼息委切蘼靡草木花敷貌 頵俱倫切 樛居尤切高木下曲也 羃歷羃莫狄切歷郎狄切羃歷煙覆貌